

訂重
虞初廣志

姜汝序先生輯

丹筆題



●可作高小以上學生之國文捷徑●
 (美) 泣羣 (選) 輯 (野) 蘭 (校) 閱
 (揚) 虛 (因) 評 (張) 冥 (飛) 編 (訂) 點

近代小說滙海

第一集

第二集

近代小說滙海第二集乃姜泣羣先生繼續虞初廣志之體裁而輯自有明迄當代名人著作揚潛發幽琳瑯滿目其大半為藏家孤本湮沒人間不可多得之鴻寶也特請開楊張三先生悉心校訂評點其甄別之精審材料之豐富於此可見內容可分八十一類節錄預布祈垂鑒焉

(游俠) 有王築夫之元成夏公傳彭破佛之寶希逸傳章太炎之徐錫麟傳陳澹然之張文祥傳(節烈) 王築夫之副使蘭公傳胡匏更之明凌御史傅侯元涵之夏允彝傳(遺民) 錄東籍之朱舜水傳陳鳳藻之屈大鈞先生傳(忠義) 張浦山之李襄水傳(閩媛) 王壬秋之張氏傅林琴南之黃氏孺閩記陳澹然之彭嬌別傳(剛強) 李岳瑞之書熊知縣事(妖孽) 曹春林之吳三桂傳(紅羊) 李岳瑞之石達開軼事逸民遜客之李秀成小史(國恥) 蘇曼殊之胡元快事單士釐女士之俄人殺掠東三省記(偵探) 蘇曼殊之施樂雄逸事(認師) 逸園之大刀祁孝廉(大盜) 李岳瑞之書內黃捕盜案逸民遜客之唐殿榮始末記馬賊周五(蠻荒) 許指嚴之拾可敦阿奴事蠻荒慘劇等作或狀慷慨之英雄則生龍活虎或寫婉孌之兒女則旖旎風光或誌張皇之鬼神則變幻莫測或聞玄妙之哲理則曲折無窮都百二十萬言凡八百餘篇皆足使人喚之而腹噴之而芳按之而澤睨之而華者也

全書十二冊

都八百餘頁

定價三元六角

MG
I242.1
103
21

錢樵林題



了
云
山
必
如
此



3 2169 5751 8

多文為富

瘦鵲



無
奇
不
有

任
視
為
題

丹
斧



在昔晦盲蒼塞之世士君子不得其時徒借文字以自見讓者百家之多鳴於春秋
 戰國爭聲始之矣遠觀者六經開戰爭離亂未有實息故士居其地長感頑
 駘使人迴腸逆氣不能以已者唐以來每值并季之世則生文之可傳者多所
 謂宏而後文不獨居在人乎而國乎世運矣豈不以其之際典章文物掃地以居
 不有述者其何以傳世也夫世以文進出而傳代遠文多賴以傳古文苑成而教
 百年名若覆不湮沒策述之功固在君子汲世之所賴矣有明之季作者為林其八
 宗國之風感怪於古者易世之士君子中多有為文也者敢顯其志諱美人志草一官託
 遠深細微錦妙之思非深懷者莫辨張四來氏慎之久遠保粹存之名曰虞黎
 志晦言深沈言言避文綱之隱部理思內練成一言中自極已異於時於於多暇代
 遠老之作其感來之勤惟謹於格量間蓋非危作述也為虞述矣其清穆既華其和
 悅其文所謂三國之情遠老志意無不盡於情字文字事之字今不述其美蓋子法摩於足
 理性內部氏之論也肯虞和原志之輯蓋將使一代文章之面目倍於今而善法遠也者
 越能大異於時氏而於部氏也將毋同今皆重刊謹書可據以弁其端

民國十年十一月長沙張冥飛



翰墨之光

俠魂所纂之小說滙海原
名虞初廣志風行於市選
輯精宏洵一時之說部珍
品也

辛酉冬譙北楊慶田題



俠魂先生屬題

寓言十九

君博



题赠虞初广志出版

沈浸醲郁

沈卓吾



謹贈

俠魂先生冥初廣志出版

裨海明星

辛酉冬蛟川莊病骸



李序

姜君泣羣秉質嶽嵒抗懷邈古慨正音之淪亡悲大雅之不作爰仿虞初先例輯爲廣志諏諮博采遠徵前朝旁及近代凡朝章國故軼事異聞以及山林隱逸閨閣名媛足以諷勵人心箴砭薄俗爲當世模楷者莫不條分縷悉網羅靡遺而編輯之審慎選擇之謹嚴尤近時著作界中所僅有也研鉛握槩披卷摩編昕宵不輟寒暑兩度于甲寅歲始脫稿付梓出版而後蜚聲闐苑名重儒林而姜君虛懷若谷謙撝自持猶以初版出書匆迫搜羅懼有遺漏爰於今歲之秋詳加刪正增輯四卷重刊行世寸瑕點污一律剔除研都鍊京仿斯名

李序

三

貴異日人手一編珍同和璧風傳四海價逾南金可操券也余嘉姜君毅力之堅抉別之嚴爲書重訂之顛末于此乙卯冬初毘陵李定

夷撰

楊序

夫虞初九百稗史淵源循是已還雜家雲起蟬嘶蛙噪競欲有傳雖
遺事敷辭亦不乏裨益世風文教者然靡言藝作正後紛紛秘辛誌
恠之籍雖以班馬之筆藻飾之欲何觀焉况下之者哉君子于斯未
嘗不嘆惜正音之淪亡蕪文之蠹世也况夫五車四部連屋汗牛皓
首窮年難窺涯涘迺于旦夕之頃思擷芳咀華糟醜之辨又何易乎
其秘鈔絕本之蕪徵者且不與焉嗚呼筆海無修類鈔靡作豈徒弋
獵文史者之失所圃田亦文獻漸滅之懼也往者虞初新續志之出
海內士夫珍視瓊珠璧而其選辭取事亦以精審已惜乎市朝遞嬗

文物時興于古多未備者際今有不及之憾此亦勢時所禁格又何足網羅百代而不弊哉甲寅秋余寄跡光華編輯社姜子泣羣乃重今愛古搜祕徵遺作虞初志補洋洋巨裘都十二卷凡近昔之才媛墨士可歌可泣之文章中土邊邑可愕可驚之事物鷄碑雀錄宋豔班香罔不最納茲冊薈爲大觀繼因採擇有未盡醇就商於余爰襄爲刪輯評訂并增四卷爲一十六卷如是實足以上追前哲下詔方來冠冕稗林焜耀文苑已則其傳也又僅雜述家言之行藏一世者比哉予矜其克爲文藝光旣畢其事于梓行之日重序數言以弁端首乙卯冬楚南楊南邨撰

潘序

昔湯臨川校刊虞初志張山來後輯新志鄭醒愚從而編續志類皆搜遺聞紀逸事資助掌故振發談藪故其書靡不紙貴洛陽名重鷄林夫庸行難記奇事易傳國史難知野史易得經籍典墳之流播不及稗官小說之人置一編從古如是况一代之人物一時有一時之紀載網羅收拾則又後來之責也際此民國方立清史未修草野軼聞尤冀採取鄴水姜君泣羣劬於編輯甲寅秋寄眎虞初志補十二卷披閱所錄較新志續志益爲大備余以時代人才各有不同無所謂補易其

名曰廣志集思廣益勵人志節不徒以異聞作說蒼也但採擇未能全
愜其志恐不足爲文藝光於今春復加刪訂并增輯四卷共爲一十六
卷摛華披藻抽祕騁妍非獨爲文苑之捷徑集說林之大觀而立意醇
正取材謹嚴有功世道人心亦豈淺鮮哉乙卯秋十月潘飛聲重序於
焦山水晶庵之餐菊軒

重訂虞初廣志凡例

本書之名義

虞初周說藝文所詳自明湯若士以虞初二字名書後清初張山來之新志鄭醒愚之續志久已蜚聲說海豎矚藝林惟囿於時代格於見聞不無遺珠棄素之憾爰輯是編并名廣志其選辭取事務極精純庶無續貂之論

本書之組織

是編原本十二卷因體例稍有不愜於是重加刪輯博采書林廣搜文府精華薈萃棄取謹嚴并增輯四卷共訂爲一十六卷

本書之取材

重訂虞初廣志 凡例

是編所採皆明季迄今數百年來名家紀載大半假抄藏書祕本爲多以文章豐贍事實瑰奇興味穠醇三大要點爲抉別精審之原則

本書之體例

朝有替興文有稱諱本編除訛書闕文重加校正外餘悉仍舊至於編輯體例一如新續志

本書之性質

是編治掌故歷史文藝野乘爲一爐洵小說界之精髓亦文章家之軌範也

本書之內容

是編內容上自宮闈下逮閭巷於事則朝章國典風土民情於人則忠孝義烈優異畸俠宗旨所在可分爲四縷列如下

一曰崇尙公忠

蓋明末社墟畸人烈士之多上軼前代本編所輯如●沈光祿傳●侯將軍傳●諸天佑傳●鐵脚板傳●賈義士傳●王義士傳●徐錦衣墓柱銘●書高大鎬事●李將軍全城紀略●等篇以慷慨激昂之氣發淋漓酣暢之文一腔忠孝義烈之意令人油然而生似亦有功世道維持名教之導線也

二曰振興武俠

夫日本有大和魂之徽號斯巴達有蔑士民亞之奏凱悉爲武俠之紀念立國之精神被諸歌詠傳爲美談用資激勸故其國民體魄雄健品性高尚對於國家與社會遇有患難不惜披肝擲腦赴湯蹈火以救之堅成城之衆志鞏國力於無疆本編所輯如●記客語●沙七事●喬三秀事●

髯俠小史●武義士傳●彭七事●岑太君傳●記甘鳳池●異僧普濤
●周開奇●記曹大●丐俠●金陵樵者●馬義士●秦良玉軼事●蔡
氏傳●小霸王●唐戚公黃衫客傳●等篇以雲譎波詭之文筆寫驚世
駭俗之軼聞國民觀感所及或亦足以挽末世之澆風召垂喪之英魂也
三曰覺牖民心

世界擾攘我民懵懂日從事於酣歌宴舞驕奢淫佚至於四夷乘釁搆禍
邦家恣意厲行蹂躪無既我執事置若罔聞亦弗克自砥礪嗚呼國勢凌
弱如此士風頹夷如彼大廈將傾其何以堪本編所輯如●安重根傳●
越南遺民淚談●沈寤伊傳●南渡三疑案●南北二太子事●思陵改
葬事●閩粵死事偶紀●皖髯事實●等篇文勢縱橫筆意峭厲麥秀黍
離之痛史固已昭然若揭闡揚貞英刻畫奸僞無不曲盡其致作醉生夢

死之棒喝可作亡國滅種之殷鑒亦無不可

四曰發揮情諦

萬物造化因情而生亦因情而死人爲萬物之靈情之所鍾正在吾輩况男女爲人之大欲其相悅相愛之情必較他人爲甚然而情魔易擾怨海生波其間權劫威奪詐取利誘在所不免坐令青衫舊恨長此工愁紅粉飄零愴懷薄命王孫逝去難招化蝶之魂彼美情癡空灑杜鵑之血幾欲使天下有情人同聲一哭豈知情不可以一律論有至情有私情每因誤溺情天以致墮入魔道本編所輯如●一夢緣記●眉珠盒憶語●陸子鴻●鵝籠夫人傳●阿媼●花情花理花姻緣●賣花女兒●常無咎●薛苕華●王娟相●馮彩苞●閨房紀樂●等篇其旨則磊落光明其情則纏綿悱惻或月下試劍或花間論詩眞鸞脂香粉膩黛痕眉波揚溢於

行間字裏多情。人共成眷屬。好兒女同慶團圓。莫非爲情界之正宗。覺迷之木鐸。足能喚醒情天。孽海中億萬數。鰥鰥鵲得登彼岸。享無窮之幸福也。

以上四例。或哀艷奇偉。或魁詭譎怪。事事物物。備極諸體。誠可謂鉤玄索奧。極寰宇之奇觀。玉帙珠篇。粹絕世之完璧者矣。

民國四年乙卯暮秋泣羣刪輯。既竟叙次如右。

重訂虞初廣志目錄

卷一

頁數

石屋丈人傳 沙定峯

一

記客語 注釋

五

賈義士傳 孫箋

八

一夢緣記 王國梓

十一

明懿安皇后外傳 紀附

十三

二楊將軍傳 關名

五十一

記沙七事 陸長春

五十七

傳青主軼事 關名

五十九

吳三桂軼事 關名

六十四

卷二

記鄭氏 邱嘉穗

一

壬子官駝記 葉楚儉

二

書朱鑿鼻 陸長春

二十一

記俠客 吉樂

二十二

書喬三秀事 湯用中

二十五

黃巖觀瀑記 張遠

二十七

趙孝子傳 曾衍東

二十九

劉淑英傳 注疏

三十四

南北三疑案 錢秉燾

三十五

南北二太子事 凌雪

四十三

思陵改葬事 凌雪

四十八

閩粵死事偶紀 錢秉燾

五十二

皖幹事實 錢秉燾

五十五

卷二

葉女士略傳 王韜

眉珠齋憶語 華鬢生

錢東平別傳 大哀

龔半倫傳 大悲

瘋十八姬 葉楚偕

嶺左賸觚 葉楚偕

石澳風土記 善提

梅花嶺記 全祖望

史八夫人傳 汪琬

應廷吉傳 凌雪

沈光祿傳 陳玉璫

倪文徵傳 凌雪

孫將軍傳 康乃心

諸天祐傳 王源

一

三

十七

二十二

二十五

二十七

三十三

三十五

三十七

三十九

四十三

四十九

四十九

五十二

遊黃嶽記 程南園

卷四

鵝籠夫人傳 周容

書少廷尉張公逸事 唐祖芬

陸子鴻 林琴南

南雄陋俗記 善提

髯俠小史 胡蘊玉

陳蛻庵事別錄 傅專

褚廷瑄傳 振公

竇菜傭傳 孫靜庵

山東武義士小傳 陳代卿

權奸之凶炤 程南園

獨木舟 柴小梵

湯臨川折獄 陳小蝶

五十七

一

三

七

十三

十四

十七

二十五

二十七

二十八

三十一

三十三

三十五

陳健夫墓

記介休獄 錢泰吉

王仲瞿逸事 陳匪石

王仲瞿墓表銘 龔羣祚

鄭氏故臣 孫靜庵

鴛道士傳 孫靜庵

梭羅降王錄 闕名

查氏七烈 闕名

五十奇俠傳一則 葉楚儉

記張真人 王統

卷五

鐵脚板傳 彭蓮泗

趙文華軼事 清涼道人

象齒焚身錄 許指巖

三十八

四十二

四十四

四十七

四十九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六

六十一

六十三

侯夷門墓誌銘 袁枚

花情菑理花姻緣 闕名

三僕 胡蘊玉

張屠 李澄

歸莊傳 孫靜庵

高麗七奇 飛來

義獬記 鍾癡

謝泰臻傳 凌雪

轉蛇考 邵元冲

蠻女咬兒 葉楚儉

岑太君傳 陳鼎

樵煙野客傳 盛大士

應醉吾傳 馮弁

葛將軍 孫劍秋

二十四

二十六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四十三

四十五

四十九

五十一

五十六

五十九

六十一

六十三

六十四

淮北徐氏婦 黃花奴

六十八

碧玉小傳 闕名

二十五

嘉定二勇士 病童

七十

雛玉 林琴南

二十八

馮婉貞 陸士爵

七十二

繩妓 闕名

三十二

切麵匠 朱劍山

七十五

柳珊 陸秋心

三十四

三元里義民 孫劍秋

七十七

汪存傳 包袖斧

四十一

卷六

副將華爾小傳 馮桂芬

一

書高松保郎斷腕事 黎庶昌

四十三

賣花女兒 葉楚偕

四

觀車利尼馬戲記 閔莘祥

四十六

番鷺小傳 周實

八

小鴉兒 高太癡

五十

常無咎 葉楚偕

九

紀鄧閣臣 葉玉森

五十四

薛苔華 高太癡

十四

虎報 高太癡

五十六

伴娘 葉楚偕

十八

劉雲田傳 譚嗣同

六十

書鉅盜周綠事 闕名

二十二

花部農談 焦循

六十三

斯巴達王鬪獸記 闕名

二十四

鍾小妹傳 宣鼎

一

卷七

書金伶 慶源祥

遊龍泉觀觀梅花記 譚尙忠

沁香閣筆記兩則 李涵秋

開闢家湯克音 闕名

潘孺人傳略 王稻

李涼州 阿修羅

記福王事 闕名

鄭珏畫清涼道人

朱廓 林琴南

何僕 醉公

年大將軍 菩提

晏河捕鱷記 李警衆

盜孝子賊孝子 沈礪

魯監國后妃傳 沈礪

六 鄧道士傳 胡青崖

十 王媪相 柴小梵

十三 記神醫 陸長泰

二十二 金陵道人 陸長泰

二十四 卷八

二十九 書苗喜鳳事 闕名

四十 侯將軍傳 姚光

四十二 侯氏昆玉傳 姚光

四十三 記異僧普濤 闕名

四十八 記甘鳳池 闕名

四十九 邵得魯先生軼事 闕名

五十六 記周開奇事 闕名

五十八 記曹大事 闕名

六十 記丐俠 闕名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七

六十八

一

三

六

九

十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記趙爾豐卒與婢事 康溼著

十八

記銀妃 柴小梵

七十

少伯山人傳 舒燕

二十一

剛剛奪黍蝶障外史

七十三

蓋生 高太癡

二十三

如臯道人 李澄

七十五

廖氏苦節記 闕名

二十五

盲蟲先生舟中人 李溼

七十六

樂師王玉峯傳 陳去病

二十八

卷九

鄒君家傳 周同愈

三十一

書太監安得海伏法事 薛福成

一

缶廬先生小傳 諸宗元

三十二

其二(庸齋筆記一題)薛福成

三

金陵樵者 闕名

三十五

處士崔君家傳 薛福成

六

馬義士 闕名

三十八

書方烈婦事 薛福成

八

柳影憐 闕名

四十

李孔昭傳 凌雪

九

記江南生 張介侯

四十二

書涿州獄 薛福成

十二

董小宛別傳 許指殿

四十三

李仕魁傳 孫靜庵

十四

明錦衣徐公墓柱銘 全祖望

六十五

唐訪傳 孫靜庵

十七

記高螺舟先生軼事 俞樾

六十八

楊藝傳 孫靜庵

十八

閔貞傳 呂星垣

胡開貞傳 孫靜庵

林孝子傳 陳庚煥

書高大鎬事 鄧顯謨

儀眞四貞烈合傳 戴名世

黃周星傳 孫靜庵

神騙記 清涼道人

神騙記二 湯用中

陳玉成苗沛霖伏誅事 薛福成

科爾沁忠親王死事略 薛福成

書桐城忠烈公遺事 薛福成

書胡官交驩事 薛福成

卷十

書金寶珣團練禦賊事 薛福成

二十

二十三

二十五

二十八

三十三

三十五

三十九

四十四

四十七

五十二

五十四

六十一

書樂城唐公祠 薛福成

書劇寇石達開就擒事 薛福成

盲盜記 闕名

陸宇燦傳 凌雲

雜記 薛福成

呂豐呂遜 林琴南

玉奴 天馬

書秦良玉佚事 何日愈

李將軍全城紀略 曾衍東

蔡氏傳 陳玉璣

馮彩苞 高太燾

記義優 陳尙岳

藥師院苦行僧傳 張九鏡

勞山道人 王菽

十三

四

十

十三

十五

十七

二十

二十六

三十五

四十一

四十三

四十八

五十

五十二

遼陽海神傳 蔡羽

五十三

唐六生 李澄

八

卷十一

過墟志 (并心史先生考證) 聖西逸叟

一

西城風俗記 金人瑞

十四

記王輔臣事 劉獻廷

四十

記吳鴻事 闕名

二十四

余增遠傳 孫靜庵

五十

蒲君作英墓誌銘 沈汝瑾

二十八

王婉儀 闕名

五十一

秦淮感舊集 蘇梗

二十九

車夫錫五 闕名

五十三

莊叟技力 清源道人

九十三

鑪師婦 劍嶺

五十六

黔苗風俗記上 王楷

一

鑪師女 劍嶺

五十九

黔苗風俗記下 王楷

八

邱從周 李澄

六十一

草付道人 徐枕亞

十五

陳圓圖傳 沙定峯

六十二

衡嶽遊記 黃周星

二十三

附吳梅村圓圖曲

七十三

陳朗生傳 饒澄之

四十四

卷十二

遊天台山日記 金病鶴

一

楚壯士傳 何聚

四十九

奇窮子傳 魏象樞

五十一

左良玉軼事 闕名

書楚兩生事 楊南邨

采薇子傳 孫靜庵

一壺先生傳 戴名世

申自然傳 儲方慶

書虬髯客事 闕名

書義馬 陳尙古

小霸王 鄒張

卷十四

龍興慈記 王文祿

烏蒙秘聞 許指巖

閩房記樂 沈三白

顏氏忠孝錄 曾衍東

紀珍妃軼事及辨殉國異聞說元室主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七

五十七

五十九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一

十一

三十三

五十六

六十一

漫遊隨錄八則 王裕

卷十五

端木方 李澄

韻鶴軒筆談四則 闕名

安重根傳 白山連長

越南遺民淚談 羅惇愚

沈寤伊傳 孫靜庵

賣餅叟 李澄

征苗軼聞 許指巖

記吳辰晉 闕名

史以慎傳 孫靜庵

卷十六

唐戚公黃衫客傳 鄭相如

王義士傳 王源

六十四

一

三

九

二十六

三十七

三十九

四十

六十五

六十六

一

三

周齊曾傳 孫靜庵

朱讓雲傳 凌雪

南都應試記 吳應笑

金昌六姬志 葉楚倫

黔陽苗妓紀聞 王賴

相字 清涼道人

書馬桂官事 王械

妓月娥 李澄

妓高娃 李澄

山居漫錄 楊南邨

唐復思傳 宋和

東明寺異人傳 孫靜庵

石哈生宋石芝傳 彭端淑

林鐵厓大參傳 唐夢賚

五

七

九

二十一

二十五

三十一

三十三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五十四

五十七

五十八

六十一

記奇丐 闕名

十

六十四

重訂虞初廣志卷一

鄧永 姜汝霖撰

石屋丈人傳

沙定舉

江陰徐霞客。好遠遊。每出則告墓祭先。因以自祭。命妻子環拜。永訣而後行。示往而未必返也。足跡遍天以下。日月所照。霜露所墜。靡弗至者。常自言當世更有一人。與我同好者。相與證道途。較山水。則甚善。恨生平未之遇也。霞客愛雲南之雞足山。崇禎末。凡兩遊焉。山之陰別有大嶺。橫亘千里。奇峯挿天。陰險重沓。開闢以來。未有人迹。霞客銳然欲裹糧探之。寺僧百計相阻。會莫之聽。既登。蓬茅荆棘。無路可跋。而霞客之志不衰。經旬日。見有石屋巍然。峙山之半。翠柏修篁。繞其左右。心駭愕。謂此中有人。及既至。則天地日月。爲之一新。一隱者枯

坐其中。讀書不輟。視其貌充然而腴。屋中蕩然。無臥具。亦無爨具。霞客肅然進拜曰。先生其仙乎。何以能居此也。隱者亦驚視良久曰。汝爲何人。乃能至此。霞客前通姓名。隱者曰。吾久知世間有子一人矣。非子亦不能來。然子能來不能留也。霞客曰。弟子周覽宇內。所見畸人甚多。然未有超出世外如先生者。憶在武夷。於窮山中見石屋三楹。於此地略相彷彿。意頗樂之。以去水絕遠。不可以居。今此地絕無澗泉。先生何以久處。隱者曰。吾二十年不寐。不火食。不水飲。澗泉何爲。所云武夷石屋。得非外有古梅一株。中有石床。可依以棲息者乎。正以山淺。人蹤或至。故舍而去之耳。霞客益駭愕。因盡述身之所至。諸險怪佳勝。以問隱者。隱者隨口答之。其應如響。欲傲之。以所未至不能也。於是霞客泥首再拜。伏地而請曰。吾因疑海內有同好者。今乃得諸先生。先生仙耶。隱耶。願得姓氏。請終身執僕隸之役。隱者曰。吾逃世者流。非仙也。身旣隱矣。安用姓名。子遇

我石屋中呼我爲石屋丈人足矣。霞客喜曰：今日霞客得一師，丈人得一弟子矣。丈人曰：子有大病二，非吾徒也。問二病云何？曰：子能忘富貴，棄妻子如敝屣似矣，而名心未忘。所至之處，必爲遊記以示後人。此何爲者？一病也。子能置死生於度外，窮高極遠，不惜身命似矣，而不能忘飲食，裹糧汲谷，以資爾軀。大病二也。霞客曰：名心未忘，弟子旣得聞命矣。飲食所以養生，何道而能忘之乎？丈人曰：此亦易事。然非旦夕可授。子姑去，裹糧再來。霞客不肯去。丈人笑曰：吾欲留子，恐從者不容耳。須與虎豹出於叢薄，向客大嘩。山谷爲之震動，勢將攫噬。漸來逼人。霞客笑曰：無以爲也。汝爲石屋先生侍衛，肯啖徐霞客乎？吾豈畏死者，而可以威劫乎？丈人聞之，麾之去。因歎息謂霞客曰：利不可誘，威不可懼。吾行天下，所見唯子。空山岑寂，亦樂與子周旋。但水火二者，子所必需，留亦無益也。傾蓋之好，不能忽然。姑有以導之可乎？霞客頓首唯命。丈人曰：明祚已盡，社

稷墟矣。今天子雖神聖。終爲羣小所誤。恐不克終。子天地間幸人也。使子遲生二十年。遭逢世亂。雖抱遠遊之志。遊將安之。顧自茲以往。海內沸騰。生人肝腦塗地。子之鄉邑。被禍尤烈。歸囑子孫。弗戀城市。可以幸免。子行矣。死歸首邱。得傍先人隴墓。亦孝子之志也。霞客曰。然則先生何以不歸。丈人泣然不答。是時霞客裹糧已盡。不勝飢渴。遂辭丈人以歸。頻行時。請問丈人所讀何書。出示之。則周易也。霞客曰。先生超然世外。吾意所讀者必世外奇書。若易則夫人習之矣。丈人曰。子謂天下之書。尙有奇於易者乎。道德五千。瞿曇三藏。皆易之糟粕也。霞客悚然而別。比歸僧寺。儲水裹糧。爲一月計。再往尋之。石屋依然。竟失隱者所在。居之匝月。糧盡復返。憶隱者教。歸未幾而病死。其後流賊恣橫。明帝殉焉。鼎革之變。江陰被屠。且如丈人之言。而霞客子孫無一受戮者。霞客嘗言書莫奇於易。山莫奇於歙之黃。人莫奇於石屋丈人云。

沙子定峯曰。徐霞客天下奇人也。石屋先生其奇乃什伯霞客。觀其遁跡窮山。絕飲食。役虎豹。類乎神仙者流。然先生非仙也。崇禎之末。主聖臣愚。君孤黨盛。燕雀處堂。舉世盡然。而先生獨深憂之。決興廢。陳禍福。抑何智也。傾蓋之交。脫霞客子孫於死。又何仁也。霞客問何以不歸。而泣然不答。吾意其人必有大痛於心。蓋英雄思濟世。時不可爲。而託之高隱者也。陳同父所傳。龍伯康趙次張其人。先生殆過之哉。窮年讀易。謂爲天下奇書。且以二氏書爲易之糟粕。可以知其學矣。非霞客孰能遇先生者。予故詳記其事。令千載而下。猶低徊向慕。想見其人云。

南邨曰。物外冥鴻。今人洄溯不已。

記客語

汪縉

客有自皋蘭歸閩。過吳訪予者。客閩之莆田人也。能詩。予見其集中香奩詩。因

問之曰。喜作香奩乎。客曰。非喜爲是也。吾里中結詩社。有僧與焉。以此體窮之。僧下筆如飛。工美冠一社。予亦同作。存之集中耳。予異是。僧因詢其生平。客曰。是僧拳勇異甚。故宦家子。少年出家里之某寺中。寺前多龍眼。僧衆資之以自給。已而爲里中無賴子百十人所燒。龍眼熟。盡取之。寺僧弱不能與爭。寺遂寥落。是僧既出家。得其故。憤然棄去。不知所往。閱三年復歸寺。寺僧怪而問之。是僧曰。吾入少林學拳勇。將以禦暴也。及龍眼熟。無賴子致人復來取。是僧執之而不擊也。叱之曰。吾知若輩之成羣。有百十人來燒吾寺。若輩輩恃衆也。若輩輩敢與我一人鬪力乎。輩輩能勝我一人。寺前後龍眼。惟輩輩取之。我一人勝輩輩。輩輩當服我。數人叩頭去。約會某地鬪力。至期。輩輩執兵械以待。僧以一棍入揮之如折枝也。於是無賴子盡伏地。誓不敢燒。寺僧并戒以勿燒里中也。由是拳勇之名震莆田。然其技一試於此。後遂絕口不道。有少年嗜拳勇。且自

負其技甚高。慕僧名。欲一得當於是僧。少年客之姻黨也。遂以客故得謁於僧。既見。僧絕口不言拳勇。少年微以語挑之。僧漠然不應。少年不自已。遂輸情於僧。是僧曰。吾嗜拳勇甚。以是遊於世。所過之地。莫予敵者。慕師久。敢以是謁師。師其以是教我。是僧堅拒之。拒之堅。少年請之益力。僧忽興至。遂曰。試若技。或能當吾意。略以吾法示汝可耳。少年大喜。踴躍試棍法。僧止之曰。若技甚俗。不足以進於是也。少年心不服。大言曰。師欺我。是僧曰。我何爲欺汝。是棍圓而下方。濯而無毛。故曰甚俗。少年益不服。曰。棍本圓而濯者也。奈何以爲俗。是僧曰。圓者方之。濯者毛之。進於技矣。少年曰。奚而爲方。奚而爲毛。是僧曰。是難言也。若與我交。則知之矣。少年踴躍以棍與僧交。僧執一竿坐迎之。棍交竹竿。竹竿東。棍隨之東。欲西不得西。竹竿西。棍隨之西。欲東不得東。若膠之不可解。若風絮之不自主也。如是久之。竹竿忽上指。棍入雲霄。僧曰。是之謂方。是之謂毛。少年

乃自恨其俗。遂不致請。是僧隨亦大恨其習心之未除也。於時年已老。客語予曰。僧已卒。客去。欲記之。未暇也。客嘗語予。以是僧之名及所住寺名。久而忘之。客語於己丑歲之十二月。予記是語。以庚寅歲六月。

賈義士傳

孫 燮

賈義士者。忘其名。山西汾州人也。汾州人挾其資。放債取息。滿天下。而義士往楚之安陸。安陸人樊癡者。設藥肆市中。乏資。義士貸以資。薄其息。而依之以居。癡長義士一歲。呼義士爲弟。甚相得也。居年餘。癡病將死。告義士曰。汝來吾家。情好甚篤。今吾不幸將死。吾死。妻子之責。其在汝矣。義士許諾。癡妻某有殊色。狡而淫。癡亡未三月。卽思卷其資。以它適。有李監生者。豔婦色。且利重資。遣媒往聘。旣成說矣。樊氏宗族十數輩。爭諫以爲不可。婦怒。不食欲死。或請終喪。弗許。請待期月。弗許。義士從容諷以大義。婦卽恚曰。若山西人。何與吾家事。吾將

還若資。遂若出。義士無可奈何。忽忽不樂。數日病。病七日。躍然起曰。吾得之矣。告婦曰。而眞欲嫁乎。而家簿籍皆吾經。而資大半吾所貸。吾收資。而資亦無幾。且而有子在。將使安歸乎。吾在此。正苦孤寡。欲覓婦以代飪汲。而爲吾婦。而子卽吾子。肆中事一切無改。而喪夫有夫。是兩便之道也。婦大喜告媒。絕李氏。趣吉與義士成婚。安陸城中十萬戶聞之。爭罵義士負德。而笑樊巖託孤爲不知人。義士旣婚。常宿於外。婦使人邀之不往。數月。婦不能堪。詬罵交作。義士使人好語之曰。吾屬有微疾。故久在外。疾愈當就汝。又數月。值巖忌辰。義士早起。具衣冠三揖。巖之靈。而告之曰。弟受兄重寄。所不能成事。以報兄者。鬼神有知。爵以其躬。願謂婦曰。汝向謂吾山西人。難與汝家事。今汝爲吾婦。得制汝否。乃執婦裸而懸之梁。拔佩刀割婦臀肉。熾炭於罏。炙之。陳之靈几。復三揖而言曰。無恥婦。敗兄家風。請兄食其肉。弟亦陪兄一臠。因取啖之。且啖且罵。婦哀號乞命。

乃幽之樓上。鑿一竇以通飲食。如是者十年。婦年四十。其子年十八矣。先是義士有所善王貢士者。有女。爲樊子聘爲婦。遣樊子往從學。晝經營藥肆。夜則課樊子讀書。至是樊子入於庠。乃擇吉完姻。爲酒食以召鄉黨。樊氏宗族畢會。樂作。義士乃言曰。吾爲樊兄所託。遲生子十年。吾非娶婦。不足以制婦死命。十年假夫受人唾罵。期成事以報樊兄也。今樊子幸成立。婦亦年老不復嫁。吾今年四十有七。尙無子。吾妻獨居。吾將歸而生子矣。出一籍付其子曰。若父遺資數百。今已數千。謹收藏無忘乃父。卽日僱驟車。輦其行李出城。當是時。安陸人十萬戶。爭歎服樊疑之能知人。而交口頌賈君之賢。曰。義士義士。

愈愚子曰。自古義烈之事。半出於徇名。衆人所屬耳目。則白刃蹈若坦途。若夫先冒不韙之名。而從容以成其事。設年不及待。則苦心終不白於天下。此必有實愛其君與友之心。而無一毫之己與者。乃能之。嗚呼。豈易及哉。昔人論程嬰。

之事難於杵臼。蓋杵臼奉主而死。世已奉若神明。程嬰導讐入山。甘爲賣主之賊。十五年之唾罵。爲不可忍也。今觀義士受友之託。詭術求全。雖身遭衆罵。不以爲病。及乎功成身退。不矜不伐。可謂純德之士矣。族兄耀。歸自郢中。爲余道其事。徵之常往來郢中者。其言信。因爲敘述。將告於當世之君子。而惜乎不傳其名也。

一夢緣記

王國梓

國梓字廷瑞。號兩峯。父晴亭。讀書不得志。教塾於武昌。梓年十三而孤。賴母守志教養。崇禎辛巳年十七。督學袁繼鳳。歲試唱名時。顧視梓。呼立案前。又相視良久。命侍側。梓不知所以。惶悚聽命。點名畢。賞坐天字第一號。督學鍵門布約。升座命題。又逐號親巡。徧加藻鑒。往復及梓。注目者再。復朱書虎頭牌示云。諸童交卷畢。序立兩階。本院尙有面諭。已而齊集東西。比次而立者千餘人。督學

顧自上而下。復自下而上。左右顧盼。呼梓曰。明日專傳汝覆試。放門出。諸童有謔梓者。指而謂曰。文宗屬意人也。以貌取人。此之謂鑒別人才。將何以振興文教。梓心不自安。歸告母。母曰。此文宗雅意。汝宜往。詰朝赴場。獨梓一人就試。題爲帝。館甥於貳室。督學坐守。梓援筆立就。閱卷畢。問已婚未。曰。未聘。年幾何矣。曰。十七。省學大喜。已而拔冠諸生。補弟子員。命之曰。本院奉楚王令旨掄選郡馬。特薦汝。汝之福也。梓曰。作賓而在王家。已叨寵命。擇偶而從大國。曷敢釋婚。又歸告母。母喜甚。次早入見督學。命坐大轎一乘。隨抵王府。步及鎮楚門。督學獨入。囑梓憩於朝房。母恐母。有內監自宦而出者。或微笑相覲。無言竟去。少頃。掌宮二監至。戴金龍之冠。服朱蟒之袍。腰玉頂珠。威儀嚴重。隨四小宦。捧紙筆墨硯。與一戴方巾人。二監諦視面容。周官行坐。袖中出小玉尺。縱橫量手掌。曰。貴人手也。惜缺陷耳。雖然姿容艷麗。郡馬佳緣。因拱手曰。王老妪兒造化也。

千歲相中之後。擇期花燭。卽吾家郡馬。吾輩無敢抗禮者。命方巾人圖像而去。久之。二監復至。宣詔進謁。並囑以進見儀注。導入大殿。拜畢。王命中立殿上。注目諦視。繡墩命坐。督學辭去。王顧梓色喜。謂梓曰。孤有愛女。及笄之年。奉旨妙選東牀。卿誠快婿也。梓俯伏曰。臣蓬茅下質。草野庸才。本隔天姻。深慚帝眷。其不惟王之所辱。王曰起。母辭。乃使宦者命欽天監擇吉。俄頃復命。進紅單云。欽天監博士孫仕柱。謹啓殿下。按七政書。選得明日黃道吉期。取申時花燭。臣孫仕柱謹啓。王命傳梓觀訖。旋命內侍爲梓更衣。須臾左右捧金帶一條。紗帽一頂。蟒繡一襲。朝靴一雙。冠服頓新。風流自許。故鄉富貴。將母項羽之冠。王室懿親。不數買臣之綬。俄而憂玉敲金。肆筵設席。王南面坐。梓側席。宮女內監。更番行酒。五齋六牲。並列軒胸之美。三醢七醢。畢羅水陸之珍。皆目中所未見。耳中所未聞。酒三巡。梓起拜謝。王問曰。卿父母在乎。對曰。臣有老母。王曰。不告而娶。

非禮也。可歸告爾母。內監導出。坐大轎而歸。入門。則縹緲五色。舉目輝煌。僕婢滿前。叩頭聽役。母亦冠服佩帶。爲老夫人矣。詢之。則江夏縣令王德甫供辦者也。賀客尊者。轂相擊。卑者肩相摩。然居室湫隘。無以容車騎。謹謝客。獨延鄰家諸少年。設喜筵。行醮禮。筵終。客去。侍母寢門。黎明梳洗畢。各官踵至。伺候於門。內監捧金花彩紅。爲梓作新郎裝束。拜母而出。內監擁升彩輿。香飄宦豎之爐。彩盞役夫之背。號鑼開導。信炮轟天。鼓樂前行。鑾儀外列。桃紅傘蓋。張自輦前。金蓮宮香。夾於輿側。上自督撫。下及守令。莫不逡巡輿後。惟馬首之是瞻。督學則插花披紅。月日之評。遂爲月老。冰壺之鑒。且作冰人。抵王府。入鎮楚門。職官舍輿而徒。入賀趨出。獨梓以彩輿徑達府門。至階墀。下輿登殿。王與妃並坐殿上。奉儀官導梓拜舞。王曰。郡馬吉期已至。當行子婿禮。奉儀官復道行禮畢。遂入席。王及妃席居右。梓中席。席次稍上。謙讓再三。長揖就坐。洪聲進饌。細樂羞

奠酒三巡樂止。奉儀官啓日官已報申牌。請郡馬成花燭禮。王與妃起。金鐘響。答彩服爛。內侍捧龍冠蟒服。玉帶宮花。爲梓新之外披朱緞一端。頭插金花兩朶。北面再拜。王與妃受禮。立送輿而返。則見宮燈對引。庭燎交輝。揚郡國之旌旗。龍蛇掩映。排王侯之儀仗。羽蓋翻翻。一宦者捧鮮紅猩血之毡。一宦者捧玉盤。盤貯碧玉四碟。一宦者捧金盤。盤貯白玉二杯。又二宦者捧寶鼎而焚香。二宦者捧金樽而酌醴。女伶前引。僮相後隨。抵郡主之前宮。太監敲雲板三聲。內出宮監十餘人。各接前儀衛。魚貫而行。隨來各宦者及門而返。抵外宮門。門書毓鳳宮。太監擊金鐘三聲。內出宮監十餘人。如前接行。前監又返。抵毓鳳宮寢門。停彩仗。遂降金輿。三響金鐘。噉開清虛之府。兩行紅彩。引入大羅之天。將升內殿。有老宮人謂梓曰。架上有鐘。請郡馬擊三聲。郡主出宮升座。宣召見。駕當行拜舞禮。傳免乃止。郡馬且暫立於斯。言已而去。森肅朱簾之內。警欬無聲。

虞 初 志 補

徘徊畫閣之前。悚惶欲遁。乃如宮人教。向架上金鐘擊之一擊。左廊下奏樂。再擊右廊下奏樂。三擊則宮人捲簾。郡主登座矣。已而傳郡馬入宮。梓鞠躬徐進。不敢仰窺。內呼曰。行謁見禮。卽有宮人導北面甫立定。將下拜。則又呼曰。請郡主下寶座。未成夫婦之交。先盡君臣之禮。煌煌國制。敢隕越以貽羞。惕惕臣心。維雍容以將事。乃宣僮相進。宮人以龍錦絨一端。蒙郡主首。僮相唱行謝恩禮。效嵩呼以千歲。誠恐誠惶。銜鳳詔於九重。有章有耀。僮相唱行交拜禮。倪天之妹。鳳翽而比鳳飛。觀國之光。駕行而偕鴛侶。僮相唱入洞房。僮相退出。老宮人導引入寢宮。呼行花燭禮。燦爛宮花。春豔桃夭之色。晶瑩玉燭。焰開夜月之光。既相對以拜嘉。亦從同而步轉。老宮人呼行合巹禮。金盞露滴。玉盞香浮。將小舉而還疑。遲如有待。未輕嘗而輒止。弱若不勝。老宮人持酒再酌。斟取杯交授。並授兩人蓮棗各一枚。祝曰。北渚有蓮。南山有棗。碩人其頤。君子偕老。老宮人

再酌。重交授。棹子柏子各二枚。祝曰。鳳凰於飛。楚邦所瞻。榛楛濟濟。則百斯男。是時斟不盈。舉飲不滿唇。咫尺蓬山。霏微薌澤。老宮人呼曰。舉蒙。二宮人揭去錦被。仙姿月皎。玉貌雲開。端正自憐。嬌羞不語。望而知爲天上人。固未敢蕩目而逞志。老宮人呼行坐帳禮。並肩登榻。聯膝坐床。垂錦帳而半遮。縞囊衣而共倚。未親玉體。早挹蘭芬。泊乎茶罷鐘鳴。筵開燭進。座分左右。几列杯盤。遂相敬以如賓。共加餐之有祝。舉杯甯造次。聽傳呼於宮人。下箸且逡巡。聽賡歌之女樂。須臾徹筵。老宮人請梓爲郡主升冠。絡捲珠旒。託芳顏而快睹。烟籠鳳髻。欵雲鬢以斜開。老宮人請梓爲郡主寬服。紐扣輕鬆。維繫鴛鴦之結。帶圍一捻。輕盈楊柳之腰。老宮人請郡馬升冠。釋服。新依貴主之旁。居然褻服。舊竊儒生之後。洽稱更衣。復座坐。飲茶訖。宮人添薰爐火。請梓更衣。早有宮人導出宮外。老宮人謂梓曰。郡主入帳。郡馬出宮。宮門已閉。更衣進去。宜親擊金鐘。以當叩款。

入卽閉門。徑自趨榻。行成婚禮。梓回宮。宮門果閉。擊金鐘有三。門啓而入。宮人絕無在側者。惟見几上燃喜燭。雙拾榻前懸明珠一顆。熾有情之火。燭影搖紅。放不夜之光。珠精耀白。掩門步入。拳幄迎探。則郡主登坐榻上。王室貴人。何敢肆其輕薄。漢陽才子。偏能出以溫存。春到人間。花開上苑。乃微挑之曰。口渴奈何。郡主答曰。郡馬渴耶。輕舒玉腕。擊牀頭小金鐘。須臾宮門開。宮人捧茶二盞。至芳心相許。饞口已傳。敬求樊妹之漿。頓解相如之渴。迨夫更籌三報。枕簟雙酣。漆吏莊生。栩栩夢中之蝶。巫山神女。油油覺後之雲。固含意而欲伸。尙有懷而未吐。天曉樂作。宮人請命。梓翩然起。並掖郡主起。喜趨奉之宮娥。請盥請漱。謝慇勤於郡主。進櫛進巾。於是郡主肅坐粧台。宮人代爲理髮。金珠妥貼於雲髮。脂粉均勻於素面。老宮人謂梓當爲郡主畫眉。爰取青鑲管一枝。輕描翠黛。淡掃清揚。一線含情。半灣獻媚。未免唐突秋月。雅欲刻畫春山。雖難傳張敞之

工却不慮毛延之流。於是凝眸視之。覺目澈波光。託青懷於一轉。額浮霞彩。含
膩媚於半低。臉欺銀杏之姿。暈頰芙蓉之色。朱唇初破。皓齒微開。蹙裙底之金
蓮。瘦盈一握。揜袖中之玉笋。柔膩十尖。蓋有曹子建之感。洛神所未及賦。宋大
夫之夢。巫女所未嘗陳。金鐘三傳。宮人請行謝婚禮。梓坐彩輿。主登鳳輦。導以
內監。從以宮人。行及丹墀。扶將而下。趨躡登殿。環珮珊珊。金鐘三響。女樂齊鳴。
則王與妃升殿矣。梓與主並四拜成禮。王與妃則立受之。以明親也。命坐賜茶。
茶罷賜宴。宴罷賜寶玉金珠果品等物。自四月十二日起。賜宴五日。十六日回
宮。是日情懷漸放。談笑始殷。或鬥宣和牌。或張葉子戲。或投壺矢。或理絲桐。或
圍棋於繡閣。勝事偏多。或賞花於名園。風情欲妬。或擁書而問難。或拈韻以聯
吟。蓋陶情淑性之需。宮中莫不備。角勝爭奇之技。郡主莫不精。迨夜。衾褥偃傍。
玉體騰挪。頰雲益縱。而迴旋跨真是鳳。汗雨屢疲於天矯。乘媿非龍。事後凝思。

情餘慨想。豈有人間玉女。當是夢裏飛瓊。一介寒儒。自問何修得此。千秋奇遇。深慚無德堪之。如是者甫一朝夕。十七日清晨。至甯安殿問安。殿門皆閉。內監奔走倉皇。紅旗羽報。駿馬星馳。踉蹌而行。絡繹不絕。私叩內監。則反賊張獻忠自囊而下。圍困省垣。七門戒嚴。危在旦夕。方惶恐間。內宮監捧牙牌出曰。郡馬兔見。梓疾回毓鳳宮。告知郡主。終日涕泣。竟夕旁皇。寢處依然。歡情頓減。十八日探報愈凶。王急發府庫賞勞軍士。巡撫以下。咸來王府商議軍情。而梓等閉絕深宮。不復知外間危迫狀。雖抱擊鼓之驚。猶篤琴瑟之好。嬉處堂以新燕。寄完卵於破巢。固謂夜月堅城。秋風勇士。事至而戰。寇來無驚耳。十九日薄暮。內監捧牙牌至云。圍城急矣。偶有不虞。郡馬當同郡主死難。則王親筆也。嗚呼。鴛衾未煖。鵲血先曠。遂見傾城。誰當報國。梓對郡主而泣曰。志甘裏革。力愧縛雞。奈何。郡主亦泣曰。王朝傾蕩。君父憂勤。婦人無禦捍之功。惟有一死以相報耳。

梓曰。草茅下士。得依日月之末光。侍郡主枕席。於今八夕矣。方期好合於百年。孰料傷哉於一日。肆機槍而月缺。虐蜂蠆而花殘。此情此恨。千古難消。請盡此一宵之幽歎。結千秋之長恨。何如。郡主曰。血肉之軀。行歸塵土。夫復何惜。一切任君所爲。永夜綢繆。居然達旦。二十日晨興。方梳洗畢。牙牌又至云。捐軀以報國。郡馬郡主當自勉。郡主曰。六尺紅綾。是吾結果。忽牙牌又至云。郡馬有母在。可勿死。請自便。梓曰。王以梓爲貪生畏死者也。郡主曰。不然。吾死忠死孝。則可以死。郡馬徒爲一婦人死。是死爲無名。且王卽無後命。吾亦必不令郡馬死。郡馬有母。逆賊破城。禍必及母。郡馬奉母而逃。使吾煢煢老姑。不喪於逆賊之手。吾心安矣。雖然。吾爲王氏婦。恨不得姑一見。宮中所蓄。悉以奉姑甘旨。因取金珠納錦襖中。與梓貼身服之。曰。聊表寸心耳。言未訖。牙牌又至云。城破在此。須臾。郡馬速出府。梓握郡主手。痛哭不忍舍。郡主忽揮手曰。緣分未盡。願結來生。

何用作楚囚對泣爲。速出府。嗚呼。世世願爲夫婦。來結何憑。生生不入帝王。當身有此。王孫徙倚於銀屏。淚斑湘竹。逐客趨趨於玉檻。火赤池魚。回首再三。愁思千萬。影漸消於青鎖。腸已斷於黃門。簇擁而來。前日何其榮也。踉蹌而去。今朝乃爾索然。出則見郡城之民。扶老携幼。相與奔保安門而去。惶急歸至家。亦扶母出保安門。有表兄呂子召者。居嘉魚縣之蓮花洞。往相依焉。征途梗塞。烽火連綿。王府之音耗。隔絕數月矣。既聞總兵左良玉。總督盧象昇。領兵逐賊而去。武昌收復。官出安民榜。居民稍稍歸。梓亦奉母返。滿目荆榛。彌望瓦礫。紅樓翠閣。今朝鬼哭之鄉。敗壁頽垣。昔日伶歌之地。尙喜故廬無恙。可以棲遲。時急欲探王府情形。而夕陽西下。遂坐以待旦。次早。白母而行。未及數十武。忽見一人。蓬首垢面。趨而前曰。楚王府郡馬耶。梓訝曰。汝何人。其人曰。毓鳳宮門監毛文華也。梓亟問曰。爾固無恙耶。王與妃何如。郡主又何如耶。文華曰。待奴從容

陳之城破之日。王坐殿上。促世子自盡。促郡主自盡。臨哭訖。復促妃及諸嬪。自盡。臨哭訖。乃縱宮侍出走。入宮仰藥而薨。掌宮監歛柩停宮。已而獻賊入城。居王府。出宮中諸樞骨昇城外。據倉廩。搜府庫。擄掠宮人。擒拷內監。驅民男婦投之江。獨毓鳳宮保全爾。梓亟問毓鳳宮何以保全。文華曰。郡主死難之後。內監宮人盡逃。所不去者。燭奴與周祥。及孫乳母余宮人耳。賊至撞破宮門。一賊爭先入。忽仆地。大呼腹痛。七竅流血而死。又三賊隨之。亦呼腹痛。不死。急趨出。如喪魂魄。羣賊峯擁而來。驚見者。卽擲火炬。欲焚宮。忽黑風怒號。自宮內出。飛沙迷目。黑霧漫空。吹火炬而反燒之。羣賊面皆焦。鬚眉欲禿。乃奔出。嗣來者俱爲風阻。不得入。羣立宮門。睜目而言曰。得毋冷宮耶。虛久無人。魑魅是宅。遂白大將軍下令焚燬。集薪縱火。火將發。宮內黑風又起。種火不燃。賊散。硫黃熠礮以引之。忽雷雨大作。硝黃皆濕。獻賊聞之。親來相視。忽若有所見者。俯首鞠躬連

稱不敢而退。因下令封鎖宮門。插兩紅旗於門首。示曰。擅入者死。毓鳳宮是以保全。問安所得飲食。曰。宮中有井可汲。有果品可食。又先餘有糯米五包。綠豆三屏。香晚米十石。別有茶鹽油醬柴煤之屬。以此不飢。獻忠之踞王宮也。日聞捶楚聲。哭泣聲。吶喊聲。凡三閱月乃去。新官既到省。王妃諸柩。並如禮安葬。獨郡主靈柩在毓鳳宮。奴婢奉遺命。候郡馬來也。乃同抵鎮楚門。門加封鎖。派軍士把守。王室如焚。徒見三荒之徑。侯門似海。曾無五尺之童。憑弔故宮。可憐焦土。轉入毓鳳宮。光景尙存。然而高明之家。鬼矚其室。遙而望之。漆燈熒然。丹旆飄然者。是郡主之柩也。嗚呼。駕幄長謝。可憐揮手之悲。鳳閣重登。尙憶回頭之哭。悔心前日。不能負季芊而逃。覩面今朝。空自覓天台而至。柩旁衣架。有喪服一襲。素履一雙。老宮人曰。爲郡馬成服之用也。郡主臨難時。涕泣囑奴棺蓋勿掩。當俟郡馬見之。葬期勿定。當俟郡馬擇之。奴謹遵遺命。以至於今日。郡馬命

啓棺親視之。乃卸蓋啓衾。掖郡主而視之。宛如親睡。撫若寒冰。唇點朱櫻。恨少驚聲之一嚙。足蹠翠鳥。不爲蓮步之半移。兩頰微頰。雙眸盡掩。梓念宮主恨不見其姑。姑亦嘗念郡主。而不獲及見。盍乘此時。請母臨一視。乃令周祥迎母。須臾至宮。母撫棺。自手及足。撫而哭之。問死幾何時。老宮人曰。殉難於四月二十一日。距今八月初四日。蓋百有三日矣。問何以顏色如新。老宮人曰。死時服雲母粉半升。曰。服此留容。以待郡馬。抑郡主忠節所感。有神明擁護之耶。梓盡哭爲之蓋棺。母又問架上何服。曰。郡馬喪服也。問吾有服乎。曰。勒一帛足矣。母泣曰。姑婦不相見。命也。禮爲冢婦有服。况又爲國殉難乎。當爲余製衰服。梓遵命製之。以俟成服。於是老宮人授梓以郡主遺書一封。梓啓讀之曰。楚府殉難郡主朱鳳德。遺書於郡主王郎。德生長深閨。一十六歲。遵奉皇帝令旨。父皇令旨。於四月十一日。妙選才郎爲郡馬。自期百年偕老。白首同歸。此亦恆情。非妄念。

虞 初 志 補

也。詎料變生不測。禍起凶頑。賊勢猖狂。城垣摧折。王府滿門殉難。民間盡室逃。生何辜。今之人。不爲昊天所弔。德以天潢嫡派。義難苟存。遂慷慨自裁。雉經畢命。命也如此。夫復何言。自恨身爲弱女。不能效娘子軍。戎衣臨陣。迅掃賊氛。坐令外絕聲援。內失防守。情傷繫頸。勢迫投繯。此匹婦之小節。何足齒數哉。所可幸者。死於王府乾淨土。一身潔白。不失爲皇室臣。可以對我列祖也。不失爲王國女。可以對我先王也。不失爲王氏婦。可以對我翁姑也。不失爲良人妻。可以對我郡馬也。死無所恨。含笑九泉矣。獨念身爲王氏婦。當共郡馬侍養孀姑。今未奉姑一日之甘旨。侍姑一日之寢門。倉卒而死。遺恨何極。又身屬郡馬。棺非他人所得。蓋柩非他人所可葬也。命宮人內監。合城文武官員。不得干預。俟郡馬親來。已命宮人爲郡馬製喪服。遵會典宜服衰麻。因德未服姑三年之喪。郡馬服宜從輕。素衣冠屨而已。又念郡馬爲王父母子壻。細麻三月禮也。亦命製

之。郡馬母以鍾情之厚。未肯降服。從殺。情不可終。義有所止。成服之後。卜日卽葬。當厝郡馬先人塋側。虛左待郡馬百年後同穴。前立碣石。題曰大明殉難節義郡主朱鳳德之墓。則瞑目泉壤矣。宮內所有。親手封識。郡馬可取之。鑲金龍鳳大箱十口。內貯衣服。大櫃二口。內貯錦緞。大桶二口。內貯金銀珠玉。各有細冊數目。可以查驗運歸。楊帳微物。係郡馬之所由成禮者。亦宜取回。或如見故人也。其他不適於用者。置之。有宮人二。其一孫宮人含翠。是吾乳母。亦保母也。無所依歸。可携歸善視之。亦他日北門鎖鑰臣。其一余宮人月英。自兒時隨侍。與德同年生。而少余三月。德性醇謹。且曉大義。欲從予死。予不之許。留爲郡馬繼室。上足以奉嫜姑。祀蘋藻。次足以謀嗣續。承禋祀。次足以主中饋。理家政。繼郡馬念予。不忍爲此。然出自德之真心。見月英如見德也。願郡馬勉從之。宮內監侍皆逃。獨兩侍在。其一爲周祥。其一爲毛文華。察其可用者用之。如不可用。

虞 初 志 補

任其去留。德以四月二十一日巳時。殉難毓鳳宮。知郡馬必來。但蓋棺營葬之。後當節哀加餐。須念孀母在堂。母以一婦人故。而遺母憂也。鳳德絕命筆。嗚呼。謝君父於生前。惟有潔身以報。念夫姑於沒後。不辭盡室以歸。梓非鐵石。心腸寸斷矣。遂擇十二日阡葬。用告於執政者。前期衆官員皆至。相禮者十六人。祭品咸周。樂人俱備。乃以繡金白綾大書神主。於八月初一日行成服禮。梓不忍殺服。更製衰麻服之外。加緦麻。爲王妃服也。梓守靈柩於幃幔之內。二宮監從。母臥郡主內寢。二宮人從。其日巡撫差中軍官來。請行祭奠禮。遣江夏令築壇於宮中。初七日巡撫以下官畢至。北面叩首訖。乃祭日月星辰壇。祭風雲雷雨壇。祭自古忠節壇。皆以郡主配享。乃祭無祀鬼神壇。乃正祀郡主。行臣禮。哭臨。初八日巡撫特祭。初九日藩臬各道特祭。初十日文武官員公祭。十二日辰刻發引。各官護送至王氏祖塋秀峯山下。立石墓前。嗚呼。三島神仙。魂歸閬苑。五

更風雨斜照玉鈎。傷弄玉之吹簫。遺音蕭史。恨樂昌之破鏡。誰其祀言。一代紅顏。千秋黃土矣。靈返故宮。例由地方官經理。梓謂老宮人曰。王府坵墟。半照徐諸。乃使周祥。毛文華。迎郡主之靈於家供養焉。老宮人以小金匣相授。封號宛然。郡主親筆。開視有鑰十四根。各繫小牌。分萬古綱常。惟宇宙。一生節烈。懷星辰十四字。梓取常字牌。開之內。係郡馬袍服。及盡發各箱。珠玉金寶者。二冠飾者。三蟒繡者。四烏襪者。二其二櫃則綾緞。二桶則金銀也。封鎖畢。即日招夫運歸。毛文華及兩宮人願從。周祥願祝髮。贈銀二百。遣去。次日啓櫃。取白綾作神主帳幔。得畫二軸。則郡主遺像也。天軸爲立像。情形逼真。小軸爲坐像。坐梓於左旁。侍含翠月英二人。有此遺像。郡主不朽矣。問之。蓋別梓之先一日。命宮人謝一蘭所寫也。嗚呼。七七何逢。莫踏陽春之舞。眞眞難叫。不歸夜月之魂。杜蘭香之麝輪。福歟。禍歟。李夫人之縹帳。是耶非耶。因思市井蠶塵。不足以辱遺像。

出郡主所蓄。買洪山之側。卓刀泉。聯錦村。水竹均諸處。爲田八百畝。更其地曰駐鳳村。建大廈焉。懸立像於內軒。酌山中清泉以供之。取似其芳潔也。懸坐像於寢內。夜分挑燈側坐。若相向笑語焉。嘻。非考仲子之宮。實築王姬之館。漿擬承夫帝女。星應降自天孫。魂兮歸來。慰予寢寐。後期年服闋。有議婚者。輒婉言謝之。人問其故。梓曰。哀郡主之義也。母聞而詈曰。如無後何。梓對曰。遭此大凶。生也幸耳。設不幸而王令之不顧梓有母而免之也。則已死。設不幸而保安門之既破也。則已死。國破城亡之際。存此一線餘生。以待甘旨。得梓之得爲母後也。梓而無後。則既甘之矣。母曰。愚哉。爾後王氏也。非後吾也。汝娶而有子。亦後王氏也。不僅後汝也。重郡主之義。而餒王氏之鬼可乎。况郡主之言。月英性淑。嘉欲汝娶爲繼室。是娶而不失爲郡主之情也。而吾又甚欲媳月英。以娛我暮年。豈不一舉而兩得乎。梓曰。惟母命。遂以五月初八日成禮。越夕。梓謂英曰。卿

之容貌。固香國佳人也。得卿爲妻。何所不足。顧念郡主恩誼。每一思及。中心抽割。不忍復尋牀第之歡。卿其諒之乎。英泣而言曰。妾自十二齡充入宮禁。幸以與郡主同庚。故卽蒙殊恩。依依數載。郡主爲國而死。妾不忍獨生。然郡主囑妾爲君婦。必得妾一言以爲信。然後卽死。妾故僉生至今。得侍巾櫛。亦前言是踐耳。忍圖衾枕之歡乎。梓曰。是則然矣。抑卿與郡主分猶有間。請以側室自處。而虛正室之名可乎。英曰。君卽不言。妾固當請之。曷敢當夕。梓曰。夫婦之懽娛。人生極樂之境也。予非草木。詎能無情。顧念郡主之義。王妃之恩。苟免國難。未報涓埃。終身繲曠。所甘心焉。乃迫於母命。無解於嗣續。爲重之言。願與卿約。請訂一載之期。天若祚予。當令有後於王氏。一載之後。未免有負卿少艾也。英曰。妾久欲脫離慾海。奉姑百歲後。卽祝髮空門耳。君若見憐。當成妾此志。梓曰。儒者門第。不得使妻子爲尼。當爲卿置淨室數間。供主遺像。卿侍奉香火。作女道士。

裝可也。甫兩月。月英有娠。卽與梓異寢。於明年五月初六日生子。乳名繼主。尊郡主爲嫡。告於遺像。是年明亡。越二年丁亥春。母沒。旣葬。月英易道裝。飄飄欲仙。以是年冬十二月望日。忽忽若有所見。端坐几上曰。吾將報命於郡主矣。曠目而逝。踰月阡。葬郡主墓旁。繼主漸長。使就傅。命名念慈。字望楚。示不忘楚府與主及英也。月英旣沒。家事盡委之孫保母。檢郡主遺書。裱成卷軸。朝夕把玩。以當琪珍。念慈年十六。能讀父書。不失爲儒家子。梓年七十有三矣。因娛情山水。謝絕塵緣。恐郡主事湮沒而不傳。慨然自以爲傳以示後人。嗟乎。此一夢境也。投試文場。竟中乘龍之選。夢之因也。晉謁王府。欣牽毓鳳之絲。夢之始也。六日合歡。夢中樂境也。三日驚惶。夢中變境也。一旦生離。終身死別。則夢已覺矣。遺棺乍啓。再撫玉肌。是爲尋夢。繼室新婚。重熏香被。是爲續夢。迨至月英奄忽。衾枕孤樓。大覺已來。垂四十餘載。百年流水盡。萬事落花空。玉人何處也。天上

會相逢。因題之曰一夢緣。

明懿安皇后外傳

紀 胸

乾隆四十五年。余從友人處借得書一冊。曰「聖后艱貞記」。蓋倣傳奇之體。記明懿安張皇后。遭客魏之變。以逮國變殉節也。是書爲合肥龔芝麓尙書所作。尙書自序。素客太康。伯張國紀慕。知其家事。後又遇明太監王永壽。陳啓榮等。爲譚明季宮中事。而述懿安皇后事尤詳。因據所聞記之。凡二萬餘言。分爲上下兩卷。皆實錄也。余惜其紀事稍繁。而又未經刊布。偶有一二鈔本。訛謬滋多。以是傳者益寡。乃爲正其誤。刪其繁。並博攷諸史之可信者。掇拾成篇。猶得五千餘言。改題曰明懿安皇后外傳。藏之於家。以便觀覽焉。庚子六月紀胸自叙。

有明一代。宮壺之政。遠軼漢唐。其開國及中興之際。代有聖后輝煥彤史。若其

德之貞而遇之難。厥惟懿安皇后爲尤著云。按懿安皇后張氏。憲宗哲皇帝之配也。諱嫺。字祖娥。小字寶珠。河南祥符縣人。父張國紀。明諸生也。家貧甚。早起爲人徵租。見棄女於道旁。臥霜雪中。不死亦不啼。怪而視之。適有異僧過其側。謂國紀曰。此女當大貴。並將大子之門。可收養之。又問之。乃曰。此女在兜率宮爲司花仙女。因塵心未淨。歷數百年一劫。謫墮人間。昔在西漢之初。曾降世爲宣平侯張敖之女。孝惠帝娶以爲后。稚年守寡。幽閉空宮。年四十一而薨。及南北朝時。又降爲北齊文宣李皇后。身遭冤辱。磨折尤多。年五十四而薨。南宋時復降爲士人妻。年二十七殉金人之難。今又偶動塵心。將使飽經憂患。多受誣謗。他日遣期既滿。卽歸真耳。異僧語畢。行數步忽不見。國紀乃取女歸。育之於家。時萬歷三十五年十月初六日。其女卽懿安皇后也。后幼而貞靜。未嘗見齒。年七歲。茹苦耐勞。凡閨內灑掃縫紉饋饗之事。一以身任之。然足跡未嘗闕庭。

戶無事則獨處一室。習女紅。觀書史。年十三四。窈窕端麗。絕世無雙。國紀有甥。幼孤養於家。年相若。議以爲配。而甥輒大病。乃罷議。后亦遠嫌不與相見。家人或過后房。忽見紅光滿室。驚暈撲地。如是者三。國紀亦嘗見之。乃憶異僧之言。意必大貴人。始撫爲女。國紀早繆。后代庀家政。內外井井。撫視弟妾。友愛尤篤。福王之就國於汴也。性好漁色。每遣內監選取良家女。內監入國紀家。見后絕美。欲載之去。后啼泣攀戶不肯行。家人勸以可得富貴。后聳身將躍入井。內監懼。乃釋之。天啓元年。熹宗將舉行大婚禮。先期舉天下淑女。年十三至十六者。有司聘以銀幣。其父母親送之。以正月集京師。集者五千人。后亦被選入都。天子分遣內監選女。每百人以齒序立。內監循觀之。曰某稍長。某稍短。某稍肥。某稍瘠。皆扶去之。凡遣歸者千人。明日諸女分立如前。內監諦視耳目口鼻。髮膚。腰領背。有一不合法相者。去之。又使自誦籍姓年歲。聽其聲之稍雄稍窳。稍濁

稍吃者。皆去之。去者復二千人。明日內監各執量器。量女之手足。量畢。復使周行數十步。以觀其丰度。去其腕稍短。趾稍鉅者。舉止稍輕躁者。去者復千人。其留者。亦僅千人。

皆召入宮。備宮人之選。分遣宮娥之老者。引至密室。探其乳。嗅其腋。捫其肌理。於是入選者。僅三百人。皆得爲宮人之長矣。在宮一月。熟察其性情言論。而彙評其人之剛柔愚智賢否。於是入選者。僅五十人。皆得爲妃嬪矣。是時司禮監秉筆劉克敬。總理選婚事。每見后。輒額手稱嘆。選冠其曹。引見神廟。昭妃劉氏。昭妃方攝太后寶。親召五十人。與之款語。試以書算詩畫諸藝。得三人爲最上選。后及王氏段氏也。太妃幕以青紗帕。取金玉條脫繫以兩臂。復遣宮娥引入密室中覆視。循舊例也。頃之宮娥以所見還報。是時后年十五。厭體頎秀而豐整。面如觀音。色若朝霞映雪。又如芙蓉出水。髮如春雲。眼如秋波。口如朱櫻。鼻

如懸胆。皓齒細潔。上下三十有八。豐頤廣頰。倩輔宜人。領白而長。肩圓而正。背厚而平。行步如輕雲之出遠岫。吐音如流水之滴幽泉。不痔不瘍。無黑子。劍陷諸病。太妃以狀達於帝所。帝復引見三人。自諦選之。初熹宗乳母客氏。年三十。以妖艷惑帝。封秦聖夫人。及選婚。客氏從旁評鷺。見后大驚。忌之。乃頤蹙曰。此女年十五而已。若是。他日長成。必更肥碩。少風趣。安得爲正選。指王氏曰。此女甚婀娜。帝意早屬后。乃復請光廟。趙選侍決之。選侍曰。二人皆姝艷絕倫。古之昭君玉環不能過。若論端重有福。貞潔不佻。則張氏女又其上也。乃定爲中宮。而以王氏爲良妃。段氏爲純妃。欽天監奏定二月二十八日尙冠。三月初三日納徵。四月初八日安牀。十五日皇后開面。二十七日授皇后冊寶。帝后同謁奉先殿。還宮合盞。飲畢。帝問后家事甚詳。后應對稱旨。

越數日。帝率皇后見於太廟。是時熹宗年十七。而軀幹短小如十三四。不若后。

虞 初 志 補
之頎然長也。帝封張國紀爲太康伯。賞劉克敬以下有差。客氏見帝寵眷中宮。頗不懌。然猶朝夕侍乾清宮。常詰熹宗曰。陛下娶少艾而忘我乎。太監魏進忠。在尙膳房。漸進用。皇后每裁抑之。進忠乃通於客氏。導帝嬉游以固寵。后立數月。言官交章遣客氏出宮。帝曰。皇后年幼。初出閨閣。賴媼保護而教誨之。言官復言。皇后年將笄。不可謂幼。且賢明素著。母儀之尊。豈容有人僭逼。客氏乃以九月出宮。帝思念流涕。至日盱不御食。遂宣諭復入。周宗建。侯震暘等。先後力諫。皆被詰責。客氏狡悍橫肆。殘虐妃嬪。脅持皇后。與魏進忠表裏爲姦。客氏生日。帝親往爲壽。請貴璫及妃嬪皆往賀。酣飲三日。笙歌喧聒。及十月初六日。皇后千秋節。則宮中闕寂。例有賞賜。一切停罷。每日尙膳房。供客魏酒茗肴饌。奔走絡繹。及中宮有所宣索。往往不時應。客魏玩帝於掌上。而后英明過人。每以客魏變亂舊章爲言。客魏憚之。乃使坤寧宮內侍陳德潤。伺后動靜。日於乾清

宮離間之。后性好讀書習字。書法端勁。學顏魯公。嘗擇宮人之秀慧者。日誦唐宋小詞。孤燈長夜。羅侍左右。課其勤惰。其能習者。則微語之。曰。學生子宜謝師傳矣。后喜奉佛法。嘗用白綾間新桑色綾。製衣如鶴氅式。服之以禮大士。宮中謂之霓裳羽衣。又嘗以素衣爲裏。手剪五色絹。疊成諸佛菩薩妙相。宮中奉釋教者。恆相倣效。謂之堆紗佛。后知客魏猜嫌日起。故以淡靜處之。以慈惠馭左右。以誠懇結上寵。不屑爲婉媚之態。持躬淑慎。客魏陰求其過失。纖毫不可得。每有奸計。后必料及。先爲之備。故終不能間之於帝。后以帝未有儲嗣。恆薦進諸妃。后每當席。輒稱病。帝心益敬而愛之。嘗謂后曰。汝性剛烈。不苟言笑。然吾見汝面。則怡然。但覺汝斌媚可憐。何性與貌之相反也。帝嘗召后泛小舟於西苑。手操篙櫓。去來便捷。欲博后之一粲。而后顧正言規諫。謂宜省覽章奏。時御講筵。以親正士。勿使羣小得蔽宸聰。帝悅曰。汝吾師也。乃勉自刻勵。未浹月。盤

遊如故矣。帝携房中藥至后宫。后取而投諸井。極言聖體清弱。宜爲宗社自愛。進忠又導帝陳百戲以爲樂。帝召后共觀之。有演劇稍淫媠者。后變色拂衣而起。後常常稱病不往。帝又召后同御內操。帝自將宮官三百人。旗幟繪龍列左。使后將宮人三百人。旗幟繪鳳列右。后既至。稱病先歸。帝命宮人之美而豐頤者代后。鮮得當者。乃命三宮人並將之。后在宮中雖盛暑。必整襟端坐。不佩芳澤。不傅粉黛。嘗清晨對鏡理妝。帝從後觀之。親爲畫眉。后兩眉秀而偉。每語及客魏。則脈脈含顰。若意餘於言者。帝雖不悅其言。而彌憐其意。帝又嘗伺后於浴室。迫而觀之。笑曰。汝無瑕如白玉。眞所謂玉人也。又謂汝臀肥大。必有後福。生子當不遠矣。客魏怨后不附己。時有河南人孫二者。犯重辟在獄中。進忠暗以重利。使言皇后實已所生。犯罪後與張國紀爲養女。客魏復於宮中潛播流言。並譖之於帝。謂罪人之女。不宜玷辱宮闈。亟當別選賢淑。且正國紀誣罔之

罪。帝亦疑之。幾欲廢后。

及至后宮。復戀戀不忍捨。乃戲問后曰。汝係重犯孫二之女乎。后頰暈微紅。默然不應。良久乃曰。皇上若信浮言。妾豈敢久辱宮禁。願早賜廢。斥避賢路。帝謝之。后起入內室。帝復從而謝焉。手爲整冠。后始強顏一笑。帝留與后對坐御膳。遂雍睦如初。謂進忠曰。皇后朕所憐愛。浮言不足深究。進忠計無所出。乃與客氏謀。以萬金募一劇盜。潛引入坤甯宮。使乘間匿后寢殿。約以夜分劫后。欲誣以嫖辭而廢之。賊騰伏梁上。夜漏數下。侍女悉出。后閉內戶將就寢。先以水漱口。旋對燭卸妝。悉去簪珥。挽髻如旋螺。坐紫檀榻上。有聲鏗洶。賊遙視后。光彩動人。與燭光相映射。方欲躍下。忽見白衣人立於后後。如世繪大士像。以手指。賊怖而墜地。后驚起叱曰。何物么魔。敢來禁中作賊。賊已傷股。但叩頭乞命。后呼召宮人以繩縛賊。將奏熹宗。交刑部嚴究。指使進忠懼。使其黨入白后。

請付廠衛縊殺之。進忠復譖張國紀縱奴不法諸事。帝爲致奴於法。而譴讓國紀。使皇后省愆三日。天啓三年。后有娠。客魏盡逐宮人之異己者。而以私人承應。后腰脅偶痛。召宮人使捶之。宮人陰欲損其胎。捶之過猛。竟損元子焉。進忠購京師民女。任氏爲養女。進之熹宗。以間后寵。立爲容妃。妃性慧而黠。與客魏比而傾后。在宮亦多失德。后惡之。每朝會。不加禮焉。任妃貌極纖麗。然宮中咸云不逮皇后遠甚。帝雖愛任妃。亦終不能奪后寵焉。

進忠旋改名忠賢。權益熾。矯詔殺楊漣。左光斗等。后聞之。慘然不樂。屢言之。帝至於涕泣沾襟。兩目皆腫。帝嘗然不省。由是忠正之士。竄戮相繼。內則司禮監王體乾等。外則閣部顧秉謙。魏徵。崔呈秀等。皆爲忠賢鷹犬。大權悉歸忠賢掌握。而裕妃張氏。以忤客魏。矯旨賜死。慧妃范氏。成妃張氏。皆被幽斥。宮中遇害者甚衆。無敢啓齒議客魏者。獨后於帝前數言之。后警敏多大略。秉性嚴

正。嫉惡如仇。嘗坐坤甯宮正殿。侍御數十人。執佩刀旁立。召客氏欲繩以法。后口操汗音。數其罪惡。其聲清朗。客氏愧悚汗下。帝聞之。使赦客氏。而益歎后有才氣。后每日午後。必披鶴氅衣。禮佛誦經。帝問何自苦。對曰。爲忠臣楊蓮左光斗等祈福耳。又一日。帝幸后宫。后讀書聲達戶外。帝問何書。答曰。趙高傳也。帝默然。忠賢聞之大怒。明日。伏甲士數人於便殿。將突入后宫。帝御殿。搜得之。皆懷利刃。帝大驚。付忠賢訊之。忠賢欲誣張國紀謀立信王。將興大獄。王體乾曰。上凡事憤憤。獨於夫婦兄弟間不薄。脫有變。吾輩無類矣。忠賢懼而止。殺甲士滅口。六年秋。使其黨邵輔忠孫杰草一疏。授順天府丞劉志選。上之。極論張國紀謀占宮婢韋氏。矯中宮旨鬻獄諸罪。謀借以撼中宮。事成則立魏良卿女爲后。疏末言母令人訾及丹山之穴。藍田之種。蓋斥皇后也。疏上。事叵測。帝伉儷情篤。但令國紀自新而已。

忠賢遷怒趙選侍。矯旨賜死。又怒劉克敬。謂客氏曰。克敬選此尤物入宮。是顯欲掣吾肘也。會皇后以食物賜克敬。忠賢偵知之。譖于熹宗。貶鳳陽。殺之。客魏以皇后鯁直。恐終不便於己。百計傾陷。閣臣李國權曰。君后猶父母也。安有助父陷母者。忠賢稍止。七年二月。復嗾其黨梁夢環。馳疏劾張國紀。客魏力勸熹宗廢后。熹宗不得已。削國紀爵祿。放歸故鄉。后免冠去飾。詣帝拜謝。帝慰之。並令后戒勉國紀。五月初六日。帝不豫。至七月未離御榻。移居懋勤殿。每召皇后侍疾。忠賢進仙方靈露飲之。帝病日增。至八月十八日病益篤。忠賢謀擁皇后垂簾而立。魏良卿爲攝皇帝。又使人諷皇后。勸以佯爲有娠。取魏良卿子爲子。俟長成而立之。時后年二十一。魏良卿語人曰。吾無樂乎爲帝。聞宮中張娘娘才德色兼茂。倘得常常瞻對。雖死不憾矣。后自知安危生死在忠賢手。既無如之何。乃正色拒曰。吾辦一死久矣。今從命固死。不從亦死。等死耳。不從而死。可

以視二祖列宗在天之靈。忠賢心服其言。后密勸熹宗召立信王。熹宗曰。忠賢告我曰。後宮有娠者二人。他日生男。卽以爲汝子而立。不亦可乎。后復苦諫。其語秘不得聞。熹宗方悟。召信王入受遺命。信王欲辭。忽見皇后淡妝靚服。出自屏後。遽白信王曰。皇叔義不容讓。且事急矣。恐有變。宜遂謝恩。王乃拜命。帝勉以當爲堯舜之君。且言魏忠賢可大任。復指皇后爲託曰。中宮配朕七年。每正言匡諫。獲益頗多。今年少嫠居。良可矜憫。吾弟宜善視之。信王將出。后使人匿之別宮。須臾上崩。八月二十二日申時也。

后傳遺詔。命英國公張維賢等迎立信王。忠賢欲爲變。崔呈秀止之。二十四日。熹宗大斂。后縗麻哭踊如禮。死而復蘇者再。信王卽位。是爲莊烈帝。忠賢方蓄異謀。后預戒帝勿食宮中食。謹備之。帝見后感激盡臣子之敬。召張國紀還都慰勞之。使入后宮行家人禮。崇禎元年正月壬午。尊后爲懿安皇后。事以太后

之禮。居慈寧宮。旋徙居慈慶宮。客魏既伏誅。錮其黨爲逆案。以六等定罪。志選夢瓊以謀危先帝中宮。準罵母律入重辟。初明之宮人無子者。各擇內監爲侶。謂之對食。亦謂之菜戶。其財物相通如一家。相愛若夫婦。然既而妃嬪以下。亦頗有之。雖天子亦不禁。以其宦者。不之嫌也。惟皇后及貴妃位尊。尙無菜戶。然明自天啓以前。皇后無年少寡居者。且皆有子也。及懿安后居慈慶宮。年尙少。內侍陳德潤。方爲總監。故魏黨也。矚后之美。且意所携寶物必多。喜曰。此奇貨也。乃賂后之侍女。使乘間說后曰。皇后盛年。而先帝見背。又無繼嗣。此與前代皇后境遇不同。宮監陳德潤。人品清雅。性亦謹厚。皇后何不召之入侍。使爲菜戶。用破岑寂。諸事有所倚託。后大怒。秩而貶諸外。一日后晨起。宮人捧匱盥頤。德潤託言奏事。直造后前。后命逐出。使人告莊烈帝。貶德潤孝陵種菜。十四年。給事中胡周鼎。請上后徽號。帝以國用日絀。歎曰。吾之不能盡孝事貧也。或言

虞

初

志

補

周竊有所受。已下理而頓釋之。曰：忍傷后心。后嘗語周后。胡廷儒罔上事。使周后白之。上怒詰所從來。以后對。遽已。

十五年七月。以太子將納妃。預改慈慶宮爲端本宮。而徙后居仁壽殿。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流寇陷京師外城。其夕更餘。周后自縊。帝至南宮。使宮人詣懿安皇后所。逼后自裁。卒倉不得達。后尙未知外間消息。十九日昧爽。望見火光。宮人譁言內城已陷。沸哭如雷。皆走出宮門。無復禁限。后索劍欲自刎。手不能下。乃自縊。宮婢數人妄解后縊。勸后暫避出宮。后頓足曰：汝輩誤我不淺。乃移至側室中。宮人出走者。或言后已自盡。或言未見后尸。有一宮嬪青衣蒙頭。徒步走出。或誤指爲后。一時遂喧傳懿安皇后已走入成國公朱純臣第矣。后初爲宮婢所阻。至巳午之間。始獲縊於側室。而賊已有入宮者。過后縊處。以劍斫繩斷之。后墮地瞑坐無言。賊見后漸甦。爭前欲撲之。一賊止之曰：吾輩闖人多矣。

未見有如此麗人。嘗聞此宮爲天啓皇后所居。得母卽是耶。當俟闔王之命。母妄動。一賊曰。非也。天啓皇后年齒已長。豈能若此妍妙。方共譁議。而諸璫已引秦婦至。秦婦者。闔賊所携秦中婦人。使分監宮人者也。諸璫指曰。此天啓朝張娘娘也。乃專以二婦守之。婦呼后曰張媪。慰之曰。媪母懼。明日大王親臨閱選。媪必不作第二人。后欲自盡。而無隙可乘。正如萬矢攢心。忽聞有大呼張太后娘娘安在者。乃賊渠李巖也。初京師將破時。諸內璫爭出降賊。告以后妃宮人之數。具一冊。分其貌爲三等。

闔賊議賞賊酋各二十人。而李巖實司其冊。巖本以河南舉人降賊。好稱仁義。見后年貌在上等冊中。歎曰。諸璫無良若此。此吾同鄉也。素有聖德。安可使受辱。城破亟馳入宮。專覓懿安皇后。使宮婢扶后坐殿上。具衣冠九拜。自通姓名。勅其黨嚴衛宮門而去。及夕。后始得從容自縊。死年三十八。容貌若未滿二十。

者。后身御深青織金大袖衣。罩以黃縷。兩當頭裏皂縠。而綠裙黃袴。裝束嚴密。異香滿室。紅光燭天。咸見有仙輿冉冉上昇。良久始杳。巖乃具棺殯諸殿上。拜哭而去。闖賊既爲崇禎帝后發喪。外人不知。懿安皇后音耗。遂妄相揣度。謂必爲賊所得矣。而是時任容妃年三十五。盛妝出迎賊曰。我天啓皇后張氏也。賊酋信之。擁之去。與之狎暱。於是浮議紛然。謂懿安皇后從賊矣。且曰。隨賊西去矣。客魏餘黨聞之。皆增飾其詞。爭相傳播。南都福王立。馬士英阮大鍼起。執朝權。皆魏黨也。甲申六月。南都上崇禎帝后謚號。或欲爲懿安皇后發喪。議謚。馬阮陰泥之。由是浮言滋甚。我大清順治元年十月。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后柩尙未獲葬。太監曹化淳請於

上奉命合葬。喜宗德陵。及乙酉三月。南中始知后已殉節。福王特命禮部議謚。始上謚曰。孝哀慈靖恭惠溫貞偕天協聖哲皇后。

方闖賊之西走也。任妃出宮。以珍寶招諸少年。居京師數百里外。穢聲大播。復語人曰。我先朝天啓皇后也。居歲餘。鄉人白於有司。聞于朝。遞入都。都人大驚。恨懿安皇后之失節也。

上惡其行穢。賜之死。內監有識之曰。嘻。此非任妃也耶。衆疑始解。厥後京師有舊宮人居民間。藏得懿安后皇鳳鳥一隻。僅二寸許。又有懿安皇后小像一幅。出鬻於市。真不啻天仙也。論曰。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后之生不知所自來。此客魏讒間之所由起也。當熹宗末。命后逆折闡謀。力贊大計。召立信王。使明之宗社。不遽移於逆闡之手。功亦偉矣。甲申之變。以聞信不早決。稍遲。幾遭危辱。橫受誣謗。嗚呼。亦命也夫。雖然。后之大節昭然。終無可訾議。今其事已大白於天下。后之靈可以不死矣。

案此傳爲紀曉嵐先生未刻之稿。先生得龔尙書所著「聖后艱貞記」。謂其

紀事稍繁。重爲刪訂。復博考他書。自明史而外。若明季稗史。若明季南北略。若荆駝逸史。若酌中志。甲申傳信錄。春明夢錄。彤史拾遺記。天啓宮詞。註諸書。無不徵引。作爲外傳一篇。藏之於家。同治庚午。余得於京都廠肆中。讀之。覺其敘事有法。得史漢之神韻。文雖長而一線貫串。處處引人入勝。洵才人之筆也。百餘年來。鈔本絕少。珠光劍氣。漸就沈埋。而古聖后之淑德懿行。碩貌閎才。亦以湮沒不彰。良爲可惜。用亟付梓。以廣闡揚之志。云。西湖散人跋。

一楊將軍傳

闕名

二楊將軍者。明故右軍都督管練兵總兵事鎮朔將軍太子太保楊國柱。及其猶子前鋒鎮中營副將都督銜錫蟒玉鎮國將軍楊振也。楊氏世爲遼東將家。其遠祖與自明初。以功襲廣寧後屯衛指揮使。二百七十年弗替。至崇禎初。遼左右衛地悉淪陷。世職徒擁空名。於是興之後有國棟。以指揮使領義州參將。

虞 初 志 補

事。以故國柱振兩人皆少長義州。國柱父應元。先以勇戰死。及國棟振尤雄勇。義州人詫之。以爲一時有兩楊無敵云。然兩人者。皆以忠義自命。齒相若。儼儼恢奇。相當也已。而義州失守。兩人家破。倉卒走相失。國柱獨身跳廣甯前屯衛。而振以父母及弟入朝鮮。振字鞠清。國棟之子。少時能伸左右臂。使兩壯夫分立其上。不墮。其人朝鮮也。母趙氏中途自經死。及太子河無舟。追者至。振解衣負父。右挾弟。左手持餼糧以渡。既渡。遇巨蟒立而噬人。振直前搏殺之。褫其皮。裹腰以示勇。久之朝鮮叛。明理逃人。將執振父子付滿洲。振復奉父携弟至皮島。依毛文龍。文龍死。又脫歸甯遠。於時孫傳庭爲甯前道。謂世職子弟宜裁擇。借補營職。由是振得試爲甯遠左哨千總。稍稍收聚。父時故部曲左哨一旅。皆投石超距。橫一時。敵人畏之。臺使者閱兵期。諸將射莫能中。振故善射。所乘小青驄。又極神駿。連發莫不中的。願臺使者不賞振之射。而索其馬弗與。則中以

法當斬。已反接轅門外矣。賴傳庭救之得免。崇禎二年。東兵大入。破永平。遵化。入薄都城。傳庭以遼兵動主。振在軍中。廷議別命兵部主事邱禾嘉護陵寢。麻昌平振以傳庭檄率五百騎赴之。翌日敵兵風雨至。振匹馬大呼。橫衝入陣。號矢貫其頰。不及顧。五百騎悉從之。短兵接呼。聲疑五六萬人。敵乃大潰。斬馘數千人。當是時禾嘉方登城。望敵兵之盛。悸欲死。齒上下震震相擊。不能一語。是乃牛酒郊迎。親爲振拔。矢傳藥慶再生。然禾嘉以護陵功。驟擢巡撫。而振僅叙功二等。遷都司。方是時。朝廷遣內臣爲監軍。凡各營精銳士。悉選以自隸。有警藉其力以逃。勝則冒功。敗輒委過諸將。或反持其短長。索重賄。振獨憤憤不爲用。內侍皆惡之。又中以法。坐落職。然振雖罷而國柱乃立功。自副將擢總督。府兵挂鎮朔將軍印。於是巡撫方一藻薦振復起。代國柱爲前鋒鎮中營副將。前鋒鎮者。平遼將軍祖大壽也。駐錦州。素倚國柱爲重。振至。一用國柱法。果建

軍功。晉都督銜。賜蟒玉。前監軍者聞之大怒。未有以發。會松山被圍急。監軍者遽以軍法檄振帥偏師赴援。行至呂洪山。日莫遇伏。被執。先是振在皮島。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人者善。三人者先後叛明。皆已富貴封王爵。相與薦振才勇。遂諭降。振曰。始所與諸君約爲兄弟者。欲戮力王室耳。今諸君已負約矣。奈何。更要我相隨爲不義耶。我家食祿二百數十年。吾卽儉生。何以見祖宗於地下。諸君誠愛我者。幸早殺我。有德等以其語奏聞。然終不忍殺之。乃使振往招諭松山城守者。且謂之曰。降者當封王。以松山爲之食邑也。振行未至城。里許。南向據地坐。語從官李祿曰。爲我至城下。語守將金公。我不幸敗。然各路援兵且至。努力堅守。不三日圍自解矣。祿至城下。如振言。敵兵乃執祿叱曰。使若諭降。反諭守耶。振大罵。遂殺之。並殺祿。振死無血。白氣縷縷自頸中出。松山人感其義。竟不下。越三日。圍解。振妻鍾氏求其尸。得之。面如生。鳥獸不敢近。李

祿亦然。身首既屬。始有血津津自口鼻間出。持而哭之。左目始瞑。逾月。弟某至。啓棺哭。右目始瞑。

國柱字廷石。國棟之少弟也。驍勇亦如振。生平矢不虛發。始與振相失。走之廣寧。廣寧衛前屯副將張洪謨。最號知兵。以爲練兵必先擇左右哨司。哨司與士卒親。哨司不賢。卽賢將無與成功。于是以國柱補前屯右哨把總。方是時。世家子多不屑爲把總。國柱獨肯就勒所部。整器械。習步伐。遠斥堠。謹干撮。不肯以官卑廢法。敵小入殲之。以聞。大入則舉烽達帥府。命師設伏。然後出。出未嘗不獲捷。洪謨益器之。頒其法軍中。先是軍中遷進罰贖。皆以首級計。國柱先後斬獲。悉讓以與軍吏之往議者。已獨不得進。久之始遷千總。又久之補守備。崇禎二年。敵大入薄京師。國柱與振皆從調勤王軍。在孫傳庭部下。振別守昌平。而國柱由三河門度白河。擊游兵之在瀛莫滄洛間者。有功。卒偕諸將復永平。道

化灤州遷安四城。由是二人者雖爲偏裨。皆名滿天下。已還前屯。擊他部之入犯者。殲之。論功進參將。俄擢前鋒鎮中營副將。是時敵兵在廣寧。與大壽所駐錦州隔河可望見。游騎一過河。卽入前鋒中營汛地。偵者出。輒爲敵所得。大壽以是莫敢遠窺。而營將多以失機得罪。國柱先度地設臺數十里外。塵起可瞭。又帥精騎直抵廣寧隘樹柵。使哨探者有所蔽。功最多。莊烈帝聞之。擢爲宣府總兵官。特命挂鎮朔將軍印。宣府左居庸右雲中。去京以不四百里。地險且狹。國柱至。增長各鎮邊浮圖箭嶺之戍。留茂山衛以護紫荊關。修李信堡以固兩衛。其東永寧諸城。西萬全諸衛。南之順聖。北之獨石中路葛峪諸堡。皆犄角布置。瞬息響應。流賊蹂躪秦晉。獨不敢窺雲中。國柱力也。是時宰相與權璫內外交構。將帥人人不知所措。而國柱尤不爲閣臣所喜。解印罷其鎮事。國柱惘惘。率所養敢死士歸保安新衛。且屯且守。會宣大總督張鳳翼。創立懷標十營。

照得宿將訓練之聞。國柱罷大惋惜。卽日拜疏。請國柱以右軍都督管懷標練兵事。國柱既至。自將領以至百十夫之長。咸與指畫。俾轉相統屬。合千萬人如一人。懷兵復強。會錦州圍急。督師洪承疇赴援。令國柱以銳卒前驅。敵設伏松山。待國柱過。突出圍之數重。承疇在後。阻險不能進。國柱孤軍殊死戰。敵益增生力兵。四面呼降。國柱太息謂其下曰。我家義不爲降將軍。以辱祖父。昔吾兄子振遇伏於此。今我不幸。又蹈焉。兩世頸血。皆濺此一塊土矣。嗚呼。語訖。躍馬復戰。面中三矢。身被六創。以沒。妻何氏盡籍所有軍資。獻以佐國。封一品夫人。蓋振死一年。而國柱繼之。又四年明亡。

記沙七事

陸長春

吳門沙七。拳勇著名。薄游金陵。無所遇。爲米肆司會計。一日有丐者。以石白置櫃上。予之錢不肯去。沙視其白重百餘觔。以手撲諸地碎之。丐熟視其人而去。

次日又一丐至。弄雙鐵丸於庭。丸大如椀。市人方聚觀。忽一丸飛上沙面。沙接而擲之。丐卽拾丸去。越數日。有一僧至肆。狀貌獯慝。手舞雙鉞。旋轉如飛。市人咸驚異。一鉞忽飛落沙前。橫削其頸。沙急閃。鉞着於柱。入木寸餘。沙以兩指夾出。又擲而碎之。僧拾破鉞。俛首去。人以沙屢壞其器。咸爲沙危。而沙殊不措意。又數日。一人持紅柬。邀沙於某日晚。至某寺飲。旁人戒勿往。沙徑諾之。先期製柄襪。堅厚如甲。至日被之。兩腿纏雙繡而往。旣入寺。有偉軀者十餘人。飲於庭。僧亦在其中。見沙至。皆努目相向。沙昂首而進。殿後又有十數人。飲啖如前。沙至。皆相視而笑。沙亦不顧。入室有二壯士。一虬髯者。一猥喙者。趨迎之曰。夙仰君名。今惠然肯顧。誠厚幸也。沙遜謝而已。室中燈光燦然。几上炳雙紅燭。大如臂。二人讓沙上坐。虬髯者左。猥喙者右。酌酒滿。叵羅以勸。庵人進蒸豚。置利刃於上。虬髯者起。舉刃割肉。割肉於刃以啖。沙顏色不變。食其肉而吐刃於几。

上。次又進熟雞子。上架鐵箸。緞喙者起。又雞子於箸以進。沙又食之而吐其箸。二人顧而笑曰。沙君真傑士也。俄虬髯者喚賽專諸何在。堦下一人應聲出曰。酒間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遂掣雙劍舞於前。白光閃爍如電。寒氣逼人。舞畢。倚劍立。虬髯者顧謂沙曰。劍術何如。沙笑曰。技至此亦可謂神矣。然其中尙有罅漏。僕有雙鋼請一獻其技可乎。虬髯者曰。可。沙乃出雙鋼置几上。解衲襖作欲舞狀。振衣一揮。室中燈燭盡滅。遂飛身上簷際。縱躍疾走回肆曰。奴輩意殊惡。不可久居此矣。星夜歸吳。沙自經此險。深自閉匿。不復與人論拳勇。有請角其技者。固謝不敏。後卒以壽終。

傅青主軼事

附子眉

闕名

山右傅青主徵君。山以書畫著名一時。而不肯輕爲人作。嘗有執友某求畫。請之諄諄。意不可却。徵君謂畫雖末藝。然必須筆補造化。我每作畫。先擇其時。非

遇良辰。不肯下筆。今重違君意。約以中秋夕爲期。如是日天氣晴爽。風定月明。當準備紙筆。惟一是聽。其友笑諾。待至其日。果晴爽如所言。友大喜。知徵君善飲。乃備肴酒迎與痛飲。自晡至昧。始罷席。徵君命侍者爲研濃墨。駢兩几。鋪丈長玉版紙其上。又取鐵界尺。鎮紙四角。謂俟月上東向。秉燭爲之作畫。少焉。月出東山。光鑑毛髮。徵君樂甚。命侍者取所研濃墨一巨鉢。置旁几。屏退諸人。獨自命筆。友遙遙竊窺。但見徵君手舞足蹈。或踊或躍。其狀若狂。友大驚。徑趨至背後。以手力抱其腰。徵君狂叫。歎曰。孺子敗吾清興。奈何。遂擲筆。搓紙。竟作罷論。友見徵君髮髻鬢眉滿頭皆墨。竟體汗下如雨。以徵君酒醉不能強事丹青。急取水爲之洗濯。遣人送歸。所畫廢紙上。惟濃墨一團大於釜。日以徵君手筆。不忍捐棄。姑疊摺皮之架上。六夜。天陰月黑。室內隱約放光。急往察之。見光出自廢紙。始悟徵君畫果通神。可惜敗興中輟。未竟厥事也。京師打鐘菴募修落

成僧慕徵君名。丐書菴額。以僧無行。辭不許。僧稔某甲與徵君善。啗以重金。求爲轉乞。甲知徵君爲人。不敢遽達。又慮無以報僧。既思得一法。乃沽佳醞。招徵君飲。又預作五絕詩一首。將打鐘菴三字嵌於詩中。乘徵君微醺。自握筆書此詩。屢書屢目拉棄之。徵君睨之而笑。甲曰。家有屏欲書此詩。刻其上。顧不善塗。且致貽君笑。時徵君已醉矣。曰。我爲汝代筆如何。甲喜曰。本不敢相煩。果爾幸甚。徵君遽索紙。縱筆爲之一揮。較常尤勝。甲請曰。旣蒙賜書。卽求署款。以爲蓬舍光。尤深欣感。徵君笑而許之。後甲剽此三字。授僧榜於門。徵君偶過菴前。訝額署已款。筆意確是。注視沈思良久。忽憶前爲甲書屏中有此三字。始悟爲甲所竄。遂與絕交。徵君精醫。今所傳世者。僅婦科書。顧不徒精婦科也。有同鄉某客都中。忽患頭痛。經多醫不效。聞太醫院某公爲國手。斷人生死不爽。特造請診。視公按脈畢。命之曰。此一月症也。可速歸家。料理後事。遲無及矣。某聞怏怏。

歸寓急治裝兼程旋里。會徵君入都遇諸途。問某歸意。以疾告曰。太醫院某君。今國手也。盍請治之。某歎曰。僕此歸。正遵某公命也。乃具告所言。徵君駭曰。果爾奈何。試爲汝脈之。按脈良久。嘆曰。某公眞國手也。其言不謬。某固知徵君技不在某公下。泣然泣曰。誠如君言。某眞無生望矣。君久著和緩名。竟不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乎。徵君又沈思久之。謂曰。汝疾萬無生理。今思得一法。愈則不任功。不愈亦不任過。汝如法試之。何如。某大喜求方。徵君命歸家。偏覓健少所著。舊甌笠十餘枚。煎濃湯澆成膏。旦夕服之。當有效。萬一幸愈。可速至都中謁某公。當云何也。某謝諾而別。歸家如法治之。疾果痊。尋至都中見徵君。喜慰異常。趨往謁某公。公見某至。瞿然曰。君猶無恙耶。某具以徵君所治之法告之。公嘆曰。傳君神醫。吾不及矣。吾初診汝疾。係腦髓虧耗。按古方唯生人腦可原。顧萬不能致。則疾亦別無治法。今傳君以健少舊甌笠多枚代之。眞神手。吾不及也。

若非傅君。汝白骨寒矣。謂非爲鄙人所誤耶。然則醫雖小道。攻之不精。是直以人命爲兒戲也。吾尙敢業此哉。公送某出。卽乞休閉門謝客。絕口不談醫矣。里蔡子曰。予幼時喜玩徵君婦科書。見前臚載軼事數則。今刻本已不載矣。猶憶載徵君所爲豔詞者。有歡牀如夫。歡身如雲。登天抱雲。歡隨儂身之句。嘆其不愧爲才人吐屬。後覓得所著霜紅龕全集。閱之多不稱意。或謂徵君稿多散佚。其霜紅龕集。乃村僧湊綴者。是或然歟。徵君書畫傳者甚少。予曾見方子箴方伯藏所書大草立幅。筆意在張顛米顛之間。洵可寶貴。而畫則未之見也。

曩在京城與李子皆同遊琉璃廠。見青主畫黑牡丹立幅甚精妙。子皆以京錢十二千購得之。方子箴識

傅眉字壽鑑。青主先生子也。能養志。每入山樵采。置書擔頭。休擔則取讀。中州有吏部郎者。故名士。訪青主問郎君安在。曰少需。俄有負薪者歸。山呼曰。孺子

來前庸客。吏部頗驚。抵暮令之伴客寢。則與叙中州文獻。滔滔不置。吏部或不
能盡答。詰朝謝曰。吾甚慚於郎君也。山故喜苦酒。自稱老孽禪。眉亦自稱曰小
孽禪。或出遊。眉與子共挽車。暮宿逆旅。仍篝燈課讀經史。騷選諸書。詰旦必成
誦。始引。否則予杖。故其家學爲大河以北所莫能及。

吳三桂軼事

闕名

吳三桂。巨耳。隆準無鬚。瞻視顧盼。尊嚴若神。雞鳴卽興。夜分始就寢。終日無惰
容。鼻梁傷痕。右高左低。中有黑紋如線。平常不見。怒時卽隱然深現。如與人語。
疾言則意無他。或中變。則閉唇微咳。聲出鼻中。以此兩者測之。百不失一。所居
平西府。制擬於帝居。千門萬戶。極土木之盛。又造亭海中。名近華浦。又爲園於
於西郊。名安阜園。園內書室一所。名萬卷樓。古今書籍無一不備。自侈平蠻功。
績。期垂永久。塑像於報國寺。左左廡布袋和尚下。西寺落成。大享文武官。鹽道。

趙廷標。平日好爲詩。三桂請詠金剛。廷標口占曰。

金剛本是一團泥。張拳鼓掌把人欺。你說你是硬漢子。你敢同我洗澡去。

三桂大笑。亦心知其諷已也。三桂有三奇物。一虎皮。一大理石。一帽頂。虎皮自章黑紋。得之甯遠。卽騶虞皮也。大理石屏。二沐氏舊物也。一高六尺。山水木石。渾然天成。似元人名筆。一差小巔。一鶯水溪。一虎上下顧盼。神氣如生。帽頂大紅寶石。徑寸長二寸許。光照數丈。炎炎如火。云福金張氏關東人。自奉儉約。嘗歎曰。昔作嫁衣裳。吾母只備一紅裙。今若此。豈非命耶。應熊張氏所出。福金貌寢而性妬。三桂頗憚之。布政司崔之英亦同有是病。常侍坐便殿。言及家事。彼此相憐之。英哽咽。三桂亦歛歎不已。八面觀音與圓圓並擅殊籠。故宗伯南昌李明睿妓也。宗伯侍兒十數輩。聲色極一時之選。而八面觀音爲之魁。其曹四面觀音亦美姿容。亞於八面。宗伯老爲給事高安所得。以奉三桂。辛酉城破。圓

圓先死。八面歸綏。遠將軍蔡毓榮。四面歸征。南將軍穆占。

吳初年。儒雅蘊藉。能爲駢儷文。殺賊作露布。固以一手兼之。其討闖賊檄云。

李自成以么麼小醜。蕩穢神京。日色無光。妖氛吐燄。豺狼突於城關。犬豕踞於闕廷。弑我帝后。刑我士紳。戮我民庶。掠我財物。二祖列宗之怨恫。天壽淒風。元勳懿戚之誅鋤。鬼門泣血。(又云)周命未改。漢德可思。誠志所孚。順能充逆。義兵所向。一以當萬。試思赤縣歸心。仍是朱家正統。

賓王討武嬰檄。亦不是過。趕趕干城之夫。亦能作才語耶。

順治辛酉。吳三桂率大兵抵雲南境。桂王匿於緬。十二月。吳在舊晚坡紮寨。檄緬酋縛獻。越日。緬酋以王至。從者扶王入帳。吳麾下趨踰進謁。少頃。靴聲震。吳躡階而上。王問左右此何人。吳噤不能言。王切責之良久。繼而歎曰。今已矣。我本北京人。欲還見十二陵而死。爾能任否。吳唯唯。王令之出。則汗流浹背。

矣。吳隊伍中多降卒。有密謀奉王以變者。吳知之。乃擁王及其子在營門外。絞以弓弦。王子年方十二。大罵曰。黠賊我家無虧於爾。父子何仇於爾。乃至於如此耶。是日天昏若晦。風霾并作人形。事後。吳捕同謀者千百餘人。悉殺之。母赦。吳三桂在滇時。有知府馮某與其母賣身王府。自書券云。身價銀一萬七千兩。後署媒人胡國柱。三桂婿也。

水西土酋安坤謀反。其帥皮熊本江西人。名羅聯芳。永歷封爵匡國公。爲孫可望所敗。遂祝髮。水西可卜河。後被擒時。皮熊年已八十餘。面責三桂。三桂不能答。皮熊不食十五日而死。

三桂子吳應熊。初爲額駙。居京師。給假省父。有丹徒錢邦芑者。字開少。以都御史撫滇。初由閩至粵。旣由粵至滇。滇破。祝髮。雞足山號大錯。和尚應熊省親。遇之於貴州道中。出語不遜。應熊執之以見三桂。三桂笑曰。是欲辱我以求死所。

耳。吾兒正墮其計矣。亟命釋之。

三桂未反時。雲南省城多怪異。北城樓脊鷗吻中出白烟高五丈。闊四尺。察之乃蛟也。以泥塗之乃已。西寺塔頂銅鳳有聲呼。數日不止。斷其首乃止。

又來一異鳥。展翼方丈餘。三桂遣人以排鎗擊殺之。狀貌怪異。博物者不能知其名。又羅次縣山素無野獸登牧。一日忽見羣羊數百徧散嶺谷間。噬者奔者臥者各自爲偶。縣人怪之。上山競觀。萋草蒼然。一無所有。

三桂既蓄異志。居常鬱鬱不樂。羽士某者。以相術爲滇中冠。嘗至省會。三桂使人召之不至。迺微服走詣。某熟視良久。謂之曰。君狀貴不可言。然頰下有紋。主後不昌。殆無嗣乎。三桂大恚。既而使覘某將殺之。則越日行矣。自是三桂每日必攬鏡照紋。深自怨憤。或慰之。且力言某之妄。三桂始釋然。而異謀日亟矣。三桂多蓄死士。有陳魁虎者。矯健絕倫。能手攫鳶鳥。一日侍三桂。酒酣大言。

謂吾欲殺人行所無事。專諸不能生刺王僚。予以俠名。殊爲有愧。三桂聞之。矍然動容。不旬日。忽傳陳深夜闖入府苑。圖姦宮女。執付刑曹。尋棄市。臨刑時。陳極口呼冤。或謂三桂設計誘之。加以惡名而誅之也。自是部下多解體者。

三桂在滇中。奢侈無度。後宮之選不下千人。三桂公暇。輒幅巾便服。召幕中諸名士。謙會酒酣。三桂擲笛。宮人以次高唱入雲。旋呼賞賚。則珠玉金帛堆置滿前。諸宮人幢幢攘取。三桂顧之以爲歡樂。宮人有名連兒者。年十七。留侍三桂。三桂寵之逾常。連姿容婉麗。嘗夏日侍三桂遊荷塘。練裳縞袂。執白羽扇。佇立九曲橋上。遠而望之。出水芙蓉。殆無其匹。三桂敗。連爲趙良棟部將所得。不逾年。卽死。絕命詞中有（君王不得見妾命薄如烟）句。麗質清才。鍾情於垂暮奸雄。亦稱僅見。

吳反志既決。令所部秣馬厲兵。徐圖發難。爲妾弟某所告發。上不信。派人覘吳

作何舉動將預爲之備。使者抵滇住吳所設逆旅中。厚賂旅店。夥不敢隱。首其事於吳。吳恐官軍掩至。倉卒不及防。擬設計緩之。值歲闌。乃集成語作桃符榜其所居門曰。

帝力於我何有 臣清恐人不知

使者留月餘。無所獲。僅以所見聯語歸述於上。大笑曰。此老果不反。彼告者過也。未幾起事。疏入上方。沐擲冠於地曰。忤奴誑我。

三桂性猜忌。措施出人意料。或發其隱。則銜之刺骨。撤藩詔下。三桂以窒礙難行。決從違於幕府。衆爭獻策。有胡生者。山陰名士也。獨偶坐默無一語。翌日三桂設謙復招數人飲。酒數巡後。胡忽腹痛若裂。起如廁。卽斃。衆以爲暴疾也。咸莫測其致死之由。三桂敗。侍從中有洩其事者。言三桂長存異志。恐胡知其隱。故鳩之以滅其口也。

重訂虞初廣志卷二

鄧水姜泣羣編輯

記鄭氏

邱嘉穗

直隸東鹿縣。快捕王吉妻鄭氏。生而魁碩。有勇力。因世精武藝。善雙刀。雄擅諸父兄之風。而平日婉孌善下。康熙二十六年二月。有盜十二人。夜攻其家。吉被繫踣地。鄭氏持白刃出衛。并奪盜一刃殺之。即挾夫出。置草場。揮雙刃趕之。盜咸驚逸。復擒其翁去。鄭氏隨取厩中馬。不及施鞭勒。輒騎而追之。不三里。盜皆返鬪。鄭氏立手刃八人。僅逸其四。復奉其翁以還。里人共高其義勇。以爲公孫大娘之渾脫。瀏亮。盧氏之冒刃救姑。不是過也。丁亥四月。余同年夏海山爲是邑令。因偶過其地。親見其夫吉。面談是事。言卽正統間王少保文之九世孫也。

壬子宮駝記

葉楚傖

索靖宮門。感懷荆棘。參軍賦筆。追慨蕪城。蓋一姓之興亡。亦萬古所憑弔。非特阿房楚火。紅啼蜀道之鶻。鍾阜繁霜。白染明陵之草已耳。秋間行次北京。遍覽宮闕。延秋蕭寂。中夜聞烏。太液渥浚。三秋折柳。斯亦齊雲摘星之遺蹟。玉儀御仗之遺徽乎。

宣武門一稱順治門。卽曩日福臨竊帝位所自入。故名。崇文門一稱哈達門。胡語也。二門東西夾輔。中闢御道。爲君主郊祈出入所由。其門曰大清門。近改大清門爲中華門。都中盛傳讖語。謂明亡於崇禎。清亡於宣統。崇文宣武二門。早啓明清結局之兆。而禁城東西二門。一曰東華。一曰西華。今改大清爲中華。又預合華夏昭蘇之符。瓊島在北海之沚。爲清光緒養痾之室。或謂光緒不憚於西后。后乃錮諸瓊島。諱言養痾室。凡二三十楹。海中植芙渠。北地秋深。露蓋風

柄不復得見。瓊島遙對分科大學。昔大學造講室。罕樓已構。避竊覘宮禁。嫌竟致改築。天子聲威。炙手如此。

南海北海中海。有二三石梁可渡。梁側守河監一。善操京語者。可微探曩日宮禁事。其一語余曰。君吳人。應識陸師傅。余頷之。監曰。師傅常來授萬歲書。月入宮數次。俸千金。讀書人究餓不死。若某王某王者。今且設白肉館。作狗屠生涯矣。

東華門常扃。出入以側戶。守門阿監。見西服者。拒之甚嚴。必大袍闊掛。且嫺京語者。乃得偶然放行。入門頽垣靡蕪。紅紫剝落。社屋未年。已若杜陵野老。春日曲江之遊矣。清室典制。惟二物觸目無恙。卽阿監顧上。粲若朝霞之纓帽。與鬢髮如蓬之辮髮也。

煤山之巔。萬卉葱鬱。冬青霜冷。衰柳枝黃。一亭兀然。俯臨御街。乃思宗殉國地。

亭凡二層。承以六柱。藁色慘綠。亭頂朱漆葫蘆。烟燦雲際。百年松翠。鳳子淒涼。一樹殘陽。鶻聲悲惋。山巔初許拾步遊眺。自汪精衛君炸彈案發。遂禁登覽。蓋山下御道。爲清攝政醇王所必由。橋下馬驚之警。猶未已也。

禁城殿閣。鮮有華樸適宜者。江南農舍。差勝燕北皇居。蓋棟榱之拙。丹碧之俗。惟此不識寸尺之天子。始居之彌安耳。自前門沿禁城而進。歷覽禁中諸殿。蝙蝠宵飛。棘荆風咽。所謂正大光明者。直闖若古剎。非特長林豐草。禽獸居之已也。

有唐太監者。積貲鉅萬。設球房於東安市場。日與諸少年逐。其義子爲前某部郎官。照例值署以外。輟欵帽襪襟。擊叫天籠。從乃父遊。京師競稱之。小唐郎中。春間兵變。東安市場夷爲瓦礫。獨唐監球房。巋然未罹劫火。渠述宮禁事甚悉。余有絕句云。鳳屏春曉日遲遲。六院分飼哈叭兒。昨夜千秋亭子上。爲聽覺羽

立冬時。卽唐親述諸余者。

東安市場有女賣技者。一昔爲南皮張香濤家侍兒。舞雙刀如飛。幽燕健兒。歎爲未及。貌媚。雙瞳剪波。長眉擁黛。而英武之概。奕奕飛舞。自言北道健兒。滄洲爲著。他則未見有勝我者。渠嘗走嶺南。能打高馬。此派爲北方所無者。

旗女非無髻者。祇以粉黛油脂。歷亂塗抹。遂現惡相。清亡以後。漸多易漢家裝束。然塗抹之習。冥頑未格。間有一二輕清流利者。則百嚙京談。雙趺光綴。在吳儂見之。殊不亞虎邱山塘間。香塵寶幃。拳帷一笑之姝也。

旗婦鮮十七八少女。屏角窺人態。浪行市集。涉足劇場。蒜蔥淡芭菂氣。撲人欲嘔。而綠衣紅緣之飾。尤惡俗無極。曩日清慶王奕助女。曾一至慶樂園。繡幃朱轂。儼然名姝。其上輿時。乃賴二盪縷可憎之寺人。挾之以入。則男女之別。誠有難言者矣。

十剝海楊柳四圍。芙蕖十畝。蕭然有江南村落致。初爲清主夏宮。後漸頽廢。南皮張香濤築讀書室於此。今改圖書館。臨水迴廊。倚城小築。文窗斐几。間幽寂可坐。最宜暑夜迎風。秋宵弄月。

天壇在前門外。與先農壇相望。矮垣綿互。周匝十里許。遍植松柏。幾數萬株。初禁閒雜。近稍稍有遊蹟。自側門入。行數十步。乃履御道。夾道長松。如羣龍擎天。天矯欲飛。數百步至便殿。折而出。度礮石橋一。卽遙見圓丘。丘圓形。歷階數十。均砌以礮石。驪首龍髯。琢工綦細。於萬松蒼翠中望之。如玉宇瓊台。仙人之居。圓丘前接御道。後望丹雘碧瓦。光奪朝曦者。爲祈年殿。殿中棟桷。金碧纒藻。窮精極細。而崇階文窗。尤至閎麗。殿側有九巨籠。爲郊天時列代君主之位。殿下東西配殿。殊頽廢矣。瞻彼傑築。與同遊。陳止齊君慨然久之。

天壇遼廓。君跡旣熄。郊天之禮。當不再舉。故開放改建。事所應有。近農林內務

教育三部。方逐鹿未已。農林部欲改農事試驗場。教育部欲改植物院。而內務部則欲闢公園於此。

昆明湖上。長堤精舍。映水生姿。而橋臥明波。柳蘸近黛之姿致。恰似明聖湖頭。余謂姚雨平曰。此際惜無三五明月。不然蕩漿載酒。吹玉笛。歌秋水伊人之章。差勝莫愁湖招飲矣。上林花草。葳蕤殊甚。秋老風淒。自非楊柳芙蓉未央太液之比。沿途得長想思草一種。花色淺紫。葉如碧玉。掩映紅欄曲砌間。頗饒姿態。舊時依裙惹帶之卉。今乃露零月冷。記我游蹤。

石舟在昆明湖陰。築大理石爲礎。凡兩層。其上層。采裝五色玻璃。遊蹤至此。恆具小飲。惟必自携榼具。而湖中銀鱗雪翅。垂釣卽是。雖非尙方之供。頗似西湖酒家活水青魚也。舟首四眺。橋堤綿互。一角爲龍王廟。一角爲三潭印月。而龍王廟翼然湖中。以一長橋通東岸。尤多薄暮漁歌。中宵碧海之概。

湖中故有一艇。明波蓼岸間。櫓聲款乃。呼語相應。不復如北地名園。湖九十餘里。湖上建築。悉依西湖。而西山塔影。倒映湖中。尤爲西湖所未有。

湖上迴廊。周匝十餘里。棟間俱詞人應制之作。今漸駁落破裂。如所謂張百熙孫家鼐諸人。其字在鄙夫得之。引爲榮寵者。在此中視之。直不值一顧。

頤和園在西直門外。西山之麓。規模閎麗。可徵君主宮室供奉之侈。

太圓寶境爲園中正殿。中供西后畫像。聞爲美人某畫師之筆。銀鐙立鳳。繡袱飛龍。圍椅一。約可駢肩坐二人。後障銅屏。風刻雲中宮闕。及錦衣雲裳之仙女數十人。其一飄裾迴袖。倘非合德之舞。不殊霓羽之盤。左側一室。爲西后臥處。金鈎錦帳。衾枕俱以黃緞爲之。床外書案一。圍椅一。案側白玉美人。高二尺許。瑩白情好。嫣然雙靨。如聞笑聲。茜窗鎖月。蘭麝餘香。一代風流。猶可想見已。自太圓寶境而上。曲廊繞雲。飛簷攬月。如見曩日曉粧初竟。宮女送花。阿監傳

膳之概廊凡二百餘級。曲折而上。不啻唐元宗踏虹訪霓裳羽衣人。覆道中折。漸入山徑。有亭翼然。凡棟榱臺瓦以及桌椅窗榻。悉爲銅製。其地山色四圍。長松數樹。自山麓至此。微覺熱燥。得此清涼境界。冷然意遠。乃信銅亭造作之妙。銅色黝剝。絕似紫檀。叩之琅琅。如萬樹夕陽中一聲清磬。

銅亭而上。至衆香閣。爲西后拜佛處。俯視太圓寶境。已在雲下。憑闌遠眺。視禁城一帶。真有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之概。閣門扇鎖綦固。非西后拜佛中戶不闢。聞閣內有巨大之玉佛一。當日受自和闐者。

頤和園爲西后長駐之地。聞諸人云。每歲西后至園。其宮人之求得隨侍入園者。不啻京吏之外放。幸而獲選。則尙膳應茶之餘。噴花罵草。備極謔浪。甚且有偶假出入之隙。流落人間作廝養卒婦者。故余入園之傾。頗留意花阡曲闌間。冀有馬嵬婦人太真遺襪之佳遇。然竟不可得。而觸目皆是者。惟彼狀元宰相。

徒增人厭之應制詩耳。

戲臺在園東側。其額似爲陽和協律。不能詳憶。凡三層。構造係舊制。而軸轆帷幕之制。頗似滬上諸舞臺。劇中神將仙女之儔。則飾以彩雲。破空而下。幽魂故鬼。則出自台下。惟今則錦幕塵封。管絃零落。不復覓裳羽衣之觀矣。

後園頽敗彌甚。霜楓露荻。蕭瑟不春。惟牡丹一坪。每榦高四五尺許。凡二三百榦。幸而無恙。惜時值秋杪。不克睹魏紫姚黃之盛。偷花開時節。踏春訪之。應勝於太液。夫容沉香芍藥也。

後園之西。有仿田舍家風景者數椽。臨水蓼莪。繞池荇藻。頗有南畝喚耕。北邱叱犢之致。小溪之陽。有修樹數十。葉至繁茂。不待風動。葉葉自能作聲。諷諷與泉水相應。令人如讀歐陽子秋聲賦。余歷覽全園。雖金暉碧映。而適然可親者。無踰於此。惜非張茂先。竟不能名此異卉也。

後園聞毀於火。余初疑卽圓明舊址。據導者言。則圓明舊址。在後園外。榛莽益甚。然比近未聞有圓明而外。罹於劫灰之宮苑。或者園非圓明。同遭曩日之劫火者乎。

園中石刻。西后手筆爲最多。乾隆次之。萬壽山巔之碑。亦其手撰。而他如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亦間有題咏。然富貴中童騃之主。何能悉嫺詞翰。習聞曩日多有捉刀於一二詞臣者。則宜乎硃文鐵勒之御寶。多於敗麓殘箋矣。

頤和園外。舊有各部辦事處。華麗整潔。以外務部爲最。當日西后居園中。各部尙侍。例隨蹕至此。入值之外。雖居私第之時多。而隨扈門面。不可不設。但粉飾太平四字。爲前清君臣所優爲。名園歌舞。曾陪華黼於丹墀。春殿瓊筵。時頒御厨於戚里。而政治之諮詢。則直元之又元者。

海淀毗近頤和園。酒家有蓮花白一種。實爲十餘年酒腸得意之作。味醲而腴。

直可瓦礫視玫瑰葡萄諸釀。嘗沽一樽於車中。引吭酣然。輪蹄尙未至頤和園。已傾一瓶許。饒酒之癖。行足自笑。而普天下酒人。幸而至海澱。實不可不繫楫以隨者。

京人忌罵。輿夫走卒之酬對。亦絕少江南惡口頭。而尤惡辱及祖宗父母之謾辭。苟有犯者。立攘臂與鬥。甚且白刃相加。決諸生死。京東諸郡縣如之。殆亦燕趙烈士之遺風歟。嘗見兩御者。轂相擊於道。其一偶施惡口吻。立解控令車中人他適。奮搏不已。然此風獨鍾於市野間。彼高冠華蓋之倫。雖日唾其面。亦鮮有自省羞惡者。此屠狗之交。所以爲古人雋思不忘者乎。

詞曲中率常用一您字。如相思已是不能聞。又那有工夫恨您。都讀如你。其實您字應讀納應切。京語用之以稱所敬愛者。今漸攙入市井語中。因所加於人者異。意義亦漸變。余甚願存此風流雋永之意義。爲詞章家煊染筆墨之材也。

金台館爲小德張資本所設。爲清吏運動機關。駿骨不來。豺狼當道。顧念名義。可堪悲歎。

與程月貞離婚之張靜軒。卽前述之唐監。友人沈龍聖語余如是。庚子之變。西后光緒倉卒奔秦。官禁弛解。張悉檢珍器以出。值數百萬。後后與光緒歸。廉得其狀。大怒。欲置之重典。張以所得珍器。遍賄內外。乃免。故今歲兵變。東安市場被毀。各鋪倉卒運遷。集賢球房在市場之尾。張度遷亦無幸。慨然曰。此身幸免於刑。失尺寸地。復何惜焉。竟不果遷。而火亦弗及。

舊時宮人。清亡以後。流落人間。多有淪爲倡家女者。但自諱甚深。非若八大胡同大張旗鼓者比。故最忌問姓氏。間有自述身世者。則感今念昔。不啻天寶宮人談開元遺事。余詩云。自言歌舞胭脂巷。不及琳琅天子家。蓋有所見而云然。崇文門街華東飯店中。多宮中珍物。聞庚子時爲日人所携出者。華東固日人

業說或可信。其第六室中有漆鼎二。高三尺許。績藻絕精。舉之輕若紙製。較曼殊贈余之日本古漆盃尤堅緻。（曼殊贈余之盃。黝表銀裏。內績茶花。一金葉紅蕊。灼然皎艷。曼云是日本前代物。今市肆中無復有此佳製。）又八音匣一。巨大無匹。金色雙龍。脚珠匣。蓋洵異製也。

京內國恥紀念。爲巍然高峙於崇文門街之克林德碑。交民巷之大鐵門。星期日之車路取締。城上祇許西人涉足之特例。皆屬觸目傷心之事。惟有一事。差強人意。則北人伉爽。較滬上略少西患性質耳。

馬神廟之大學。舊爲大公主府。公主爲乾隆愛女。故旁宮營建。俾親昕夕。梳粧樓上。金碧交映。凡七室。近花繞廊。遠山送黛。自宜爲玉人之居。今改爲藏書樓。計十餘萬卷。圖書集成而外。零編殘帙。歷落藏皮。彼司其事者。並經史子集之普通類別。亦不能識。可慨已。

京中婦人再醮之風。甚於南方。再醮時居然儀仗奕耀。鼓吹登堂。惟例不得日。問迎娶。故中夜戌亥之交。遙聞樂作。則羣相告曰。某家婦作新嫁娘矣。傳聞此例。始於滿俗。漢族習之。遂成定例。讀吳梅邨大禮恭逢太后婚之詞。應知作俑者之爲大貴人矣。

萬牲園卽珊貝子園。人稱三貝子園者誤。吾友浦醒華居園中者日餘。有意難忘一闋云。天錦初裁。是五雲機上。仙子描來。青娥偷藥怨。玉杵搗霜才。花薄命。月成胎。簫管正琮台。知甚處。簾櫳風起。環珮魂回。倚闌人興豪。哉有楊枝艷曲。荷葉新杯。蟾光溶寶霧。蛾影剔殘灰。新舊恨。夢爲媒。往事未堪哀。聽十里蘊花塘外。聲走輕雷。

清室祀祖宗之宇曰堂子。嘯亭雜錄記之綦詳。在吳人聞此名辭。頗可發噱。以一代祀典尊嚴之區。與江南歌伎樂倡爭此二字。亦一曲巷佳話。京師有東堂

子西堂子二胡同。宜卽依義於此。

陶然亭一名黑窰廠。又名江亭。在宣武門外。去寓所僅數百步。斜陽啣山時。一登眺。蘆荻釀秋。烟雲向晚。清曠殊甚。壁間題咏。絕少佳什。惟閩中林秋葉買坡塘一闋。慷慨悲抗。爲此亭生色不少。亭北爲香塚。或云某閩女埋玉處。有石碑一。銘云。浩浩愁。茫茫劫。鬱鬱孤墳。中有碧血。血亦有時盡。碧亦有時滅。此恨綿綿無斷絕。是耶非耶。化爲蝴蝶。旁爲鸚鵡塚。亦有碑一。銘文已不能悉憶。鸚鵡爲粵產。皎然雪白。後爲狸奴搏殺。其主人哀其死而葬此。嗟乎。以海南名羽。得一知己。便銘千古。而英俊義俠之士。倥傯無偶。泯然以沒者。又幾人哉。大清門外之前門。前清時。非帝后出入不關。有執青鳥術者言。此門一關。必生兵燹。今歲凡關二次。一爲臨時政府代表汪蔡諸君之入京。一爲孫中山先生之入京。然第一次關。而京津兵變。第二次關。而通州兵又變。不虞之事。每假術士以

曲證亦異事也。

東安市場後有一扁食店。非稔者不能入。內凡精室三。壁間絹帙。都非人間所易置。且衣香鬢影。時蹀躞窗外。笑語可接。云是曩日怡王府中下堂妾所設。文君當爐。風流過之。而才人淪落之感。則此尤難堪矣。琉璃廠某書買。有宋板禮記一。計四冊。巷首有趙千里畫讀書像一。後爲明代洛中陳氏所得。亦效千里畫。已像於後。今書買索價五千金。袁克定君擬以三千金購之。該買尙執前價未允。曩日潘芝軒諸書迷之餘韻。不謂至今尙存。

采萃別墅在紅羅廠。爲良弼別墅。精舍畫棟。殊似時下新築。京中屋制。殊於南中一院一隔。三明兩暗。已爲仕宦之居。院中花砌兩行。屏風一角。幾於千家一律。惟采萃別墅則遊廊疎簾。不啻江南制作。今爲陸軍學會編輯部。

北地婦女。多殺氣。醜劣可憎者無論矣。卽值嬌好。亦不過如小說家言花碧蓮。

鮑金蓮而止。求婀娜輕倩若飛燕合德者。實可謂絕無僅有。但天鍾精露。本無軒輊。今舉其修飾之徒。增厭惡者。一脂太紅。二黛太黑。三髻太高。四衣太寬。五腰太硬。有斯五事。已足生西子蒙不潔之嚮。况更益以一尺脚圍。三尺耳環之殊飾乎。

東華門內之纓帽。尙爲居人常飾。驅車過之。觸目卽是。蓋居於是者。旗人爲多。而橫髻一尺。黃色半肩之服飾。亦時與粲然腥紅之帽。纓輝映道左。旗女喜眩粧。尤勝於漢族。室如懸磬。出必綾羅。余嘗戲謂旗女寧忍腹饑。不可面黃。蓋脂粉之需。殊急於米鹽也。

自前門入。沿禁城而行。路政之不修。實甲於都中。禁城牆爲紅色。磚厚二寸許。縱尺許。橫六寸許。上覆黃色甃瓦。牆內殿閣之香。時可望見。而禁城之麓。環而居者。皆繩戶囊牖之民。咫尺之間。尙隔聰明。况中原萬里。山遙水遙。民間疾苦。

宜乎其不聞矣。西山在西直門外。頤和園卽在其麓。山上有溫泉。醴泉泉水清。腴。昔供尙方。以之煑茗。不啻金山下銅杓鐵綆中物。故京中亦以第一泉名之。^考山多佳築。夕陽春風。時入詩人箋墨間。山下西廡駢接。爲禁衛軍營房。故頤和園。近亦爲禁衛軍所管鑰。余儕之入頤和園。其管帶閩人忠君實導之。

八大胡同者。陝西巷韓家潭。大李紗帽。小李紗帽。石頭胭脂等。八胡同也。曩在南中。聞人述八大胡同。意必崇樓華路。如海上福州諸路。孰意其逼仄屈曲。乃大非余意中之八大胡同哉。

韓家潭中。頗多吳伎。大名鼎鼎之棲鳳園主。亦居於此。在幽燕間。自是足矜絕艷。置諸金昌山塘側。庸庸無足稱矣。

京中胡同名。有極雅者。有極穢者。手帕胭脂等。自是香艷絕倫。而爛面豬血煤渣。諸名稱。實令人口吻不耐。

南味齋之酒。杏花村之魚。江南春之鼈。丞相胡同口之燒鴨。皆擅勝一時。而林家鹹瓜。尤在世俗鹹酸以外。

男女合演之習。於京爲盛。文明廣德諸園。皆雜聘女伶。孫一清金翠英輩。聲譽藉甚。孫貌頗艷。唱亦清脆可喜。故京中女伶。數孫第一。近日廣德樓之活劇。孫亦起釁之一。劇場聲價於此可知矣。

京師無文章。封禪雄才。既寄懷於阿諛。長門賦藻。亦托興於買貧。其他前清翰詹之遺。則應制八韻。足策一篇。尤汨沒性靈不少。惟江叔海伍崇仁輩。尙存文士門面。頗能留意於古學。至於時下新人物。則尤鮮有此志者。

圖書館在十刹海。主之者卽江叔海。四庫館所有。現均移至圖書館。有唐經三千卷。爲明代雁宕僧某所手鈔。彌可寶貴。但余謂既爲京師圖書館。不應僅比於海內藏書家之惟古是寶。當遍羅中外應用各科學書。以建閱規。

余於九月十日入京。十月二十二日出京。歌殘水調。偶來花萼樓頭。紅到劫灰。不啻靈光殿畔矣。是爲記。

附書千子宮駝記後

葉楚傖

玉帛開關動客師。一時漢上盡諸姬。千宮春殿新朝禮。萬壽桐棺故主尸。入洛才人能感舊。過江天子是痴兒。風流十代無遺愛。誰解西台痛哭詩。

書朱醫鼻

陸長春

朱醫鼻。不知何許人。康熙時。居南潯之石澥。授徒自給。徒有戴纓帽者。拒弗納。有識之者曰。朱爲明之宗室。鼎革後。嘗舉義旗。敗兵箭傷其鼻。療治得不死。而鼻遂齧。與吳翁聲庵爲莫逆交。常至翁家。遇酒則飲。食則食。無少讓。或設席邀之。則堅辭弗至也。嘗自請作劇。以竹箸數十。縱橫几上。呼鼠。鼠卽至。納諸箸中。鼠盤旋跳躍。不能出。啓一箸。則鼠竄去。謂翁曰。此卽武侯八陣圖也。又剪紅紙。

作金魚投水中。魚游泳如生。撈視之。則仍紅紙。翁嘗苦暑。夜多蟲。朱剪紙人粘壁上。蟲攢聚之。又患多鼠。命取空罈。書符於上。鼠羣集其中。徹夜無所擾。其他戲術類如此。屢爲翁選吉日。逆料是日之晴雨。無不神驗。翁或以銀餽之。則預書一紙示翁曰。某月某日。某人餽銀若干。毫忽不爽。客至。或兩人或三人。朱親自煮茗。茗碗或浮於客數。必有客後至。人服其先知。里胥來索漕銀。朱曰。銀已繳。胥請視官票。朱入內。久之。持票出。則墨痕猶濕。人又知其有縮地術矣。時或他適。不扃其扉。有僮兒入室。見千門萬戶。終不得出。朱至始釋之。歿前數月。自擇葬地。棺衾皆預備。謂翁曰。吾某日當死。以後事累君。至期無疾而逝。舉其棺甚輕。翁爲治葬事焉。後數年。翁有姪賈於閩中。遇朱於途。問翁安否。并道繾綣。姪歸述諸翁。翁始悟朱之死。蓋尸解云。

記俠客

吉樂

東三省之戰。日本以重兵扼旅順。我國工商。被困圍中者數萬人。皆求歸不得。南方有力者。乃議以舟往援之。法自旅順載之至牛莊。不取資。後以虛舟返載。續出者。某舟載客數百人。方將啓旋。忽有三客至。其一年三十餘。狀貌甚偉。衣冠亦華好。餘二人。則僕也。行李甚多。巨箱三四支。皆二人荷之不能勝。既登舟。就艙中設羹。被出烟具匣中。臥吸之。維聞燒烟支支然。吸烟呼呼然。取簽悉然。投槍橐然。終日如是。不言亦不笑。而二僕則伺之維謹。衆以其不似避難來者。甚疑之。海行一日。見自後來二巨舟。揚帆疾駛。轉瞬出其前。突轉舵迎回。艙中各出數十人。皆壯大如牛。人手一鎗。指難舟命止駛。不則衆鎗且齊發。舟子知遇盜。皆奔避艙底。數十人超越而登。牽諸客出。一一搜其行囊。凡稍貴重可易錢者。皆攜之去。衆戰栗相視。不敢出聲。唯後來之客。泰焉臥。盜亦無有犯其一物者。既而此客徐起語羣盜。若輩皆自圍中來。須許有所携。將以之供舟車資。

盡攫之出。不將使若輩客死耶。盜努目曰。何與汝事。吾儕飄流海上。救死猶不暇。尙暇具婆子心腸耶。趣護爾裝。吾儕青睞汝。都不相犯。他勿復問也。客太息就臥。吸烟如故。羣盜搜取既盡。呼嘯過舟。揚帆遂去。衆客資斧盡喪。皆失聲哭。有欲自投於海者。客忽起謂諸客曰。徒悲何益。公等試各舉所失。列數於紙。吾當爲付有司。求其追捕。於是衆客譁然互約。計其銀物。使能書者錄爲一紙。計凡七千餘金。以授客。客閱之。微笑曰。祇此數耶。奴輩眼孔殊淺。回首命二僕啓其巨箱。所儲皆阿堵物也。呼各客。一一如所列。分償之。迄揮手令散去。衆出不意。環繞羅拜。願得姓氏。歸作香花供養。客拱手曰。浮萍春水。無意遭逢。我非蕙善家。特哀諸君困苦。偶動一念耳。豈爲傳揚計哉。諸君休矣。言已。頽然就臥。吸烟聲作矣。去牛莊百里外。有小艇來。臚舟二僕見之以告。客遂移行李如艇中。一躍過艇。解纜釋去。衆客歡呼送之。但聞款乃一聲。搖入水天深處。瞬息不可

復見矣。鄉有孫四者。業成衣旅。親自圍中來。受其資助。爲吾友。郎俊卿歷歷言之。猶詫然於客之蹤跡詭密也。

吉樂曰。是盜而俠者也。往者先長兄自濟南試返。途次滄州。夜泊大漁村。遇劫盜。既登舟。遍搜旅篋。最後一短者。侏儒操山東土語。來搜枕箱。見先嚴行卷。驚曰。險誤好人。時一蠢者尙未曉然。猶以一刀背擊吾兄。短者目豎曰。蠢者立跪。面無人色。兄爲之祈情。蓋歎爲盜中一口號耳。孰謂羣盜中盡秀類。或鋌而走險然也。然而有異。

書喬三秀事

湯用中

溫縣喬三秀。以拳勇名。善縱跳。捷如猿猱。袖箭三十步內。無虛發。受陝客聘。護送三十萬金赴西安。行至臨潼日。未晡。遇一媪。率垂髻女郎。青紗蒙面。跨雙衛至。喬頗佻健。疾馳迎之。將揭其障面。女一足起。喬離鞍。仰跌三丈外。方欲騰起。

與角。而媪已舍騎突至。踏以足。如山壓。曰。老娘洗手三十年。不犯行客。何處齷齪男子。敢白晝戲人婦女。觀汝技藝。不屑飽老拳。當使少受磨折。乃於腰間解一縑。縛喬掛樹杪。俄女郎引數十騎。盡縛其從人。驅車入林去。喬視絲縑。粗不逾指。運力斷之。極掙不能脫。日將落。有行人過。始得解。既失重資。衣裝並盡。嗒然若喪。擬赴省尋其親舊。行未二日。抵一村。有大莊院。詢之爲巨紳宅。念乘夜往劫。可少潤行囊。漏三下。聳身入。歷廣廈數重。後至一樓。燈光四射。一髯丈夫。與中年婦人。方對飲。壁上懸弓刀數事。喬忖不如先發制之。隔窗向髯。袖發一箭。髯接置几。飲如故。再發。擬婦。婦以兩箸夾之。視髯微笑。喬知有異。度不能脫。乃破窗入。長跪請死。髯問何人。喬以姓名對。問居何里。曰。溫縣。問何師。曰。王征南。髯駭然曰。吾與汝同師。識甘鳳池否。曰。向與同師。且親串也。拉之同坐。問何落拓至此。喬細述遇媪狀。曰。此非妄取人財者。僕與有葭李親。當作函爲君緩。

類。遂於案間取紙筆。作書。留飲畢。取一小尖角旗。并銀一封。付喬。磨之。出。喬至。失銀處。方欲訪媪所在。道旁一叟。問曰。客得勿喬姓。曰。是也。叟喜曰。待君久矣。偕行至一巨宅。叟引入廳事。階下曰。止。此白郡君來。須臾。婢僕數十人。擁一人至。媪也。喬再拜。出髻書。媪曰。寒家尙可。溫飽。豈利人財。向怒君無禮。原金具在也。命叟列筵款客。天未明。叟來促喬同行。所經皆重山疊嶺。數日至原處。則僕從車馬。并原金已先在焉。叟始辭去。

南邨曰。媪果何如人哉。髻又何如人哉。深山大澤。有龍蛇。掩卷輒深遐想。

黃巖觀瀑記

張遠

予淹星渚。凡七閱月。聞黃巖望瀑之奇。每欲往而中止。旱久而泉縮。故也。茲春忽雨。經兩晝夜。登樓遠望。勃勃如狂。於是遊始決。是日也。天微陰。尙有以雨爲言者。予不聽。出小西門。緣湖行。至章水橋。望文殊塔如明星。瀑如玉尺。介積翠。

間。蜿蜒而動。且仰且行。觸石幾仆。不五里至錦屏鋪。渡澗抵開先寺。向僧假松枝作杖。從寺前小徑南向。溯溪聲而上。瀑忽隱不見。塔見漸大。路險甚。累足而行。里許。如仰視塔亦不見。見香鑪峯。又里許。有石斜出。可坐數人。少憩石上。塔忽見。彷彿一白鶴引吭而立。過此則徑愈仄。峯愈近。又三四里。夾路皆杜鵑花。爛漫五色。峯塔俱隱。正夷猶倚仗。不覺花塢間飛瀑如練矣。時喜甚。無暇入寺。隨穿花徑登塔。塔峙孤峯。下臨無際。與瀑相對。於是踞坐石上。平臨瀑布。約百餘丈。十有二疊。噴薄澎湃。殊覺動人。獨疑李太白銀河落九天之句。未免太諛耳。徘徊久之。不忍遽去。俄而白雲擁至。羣峯皆失。乃返舊路。逶迤數十步。入黃巖寺。復渡澗抵空生閣。閣居雙劍峯之上。下臨無際。瀑布之源出焉。上人犀照獨居之。上人謂余曰。吾自西林抵此數年。登者惟兩人。君其一也。不宜遽返。因宿閣上。談竟夕焉。是夜雨如注。凌晨開窗。萬壑雲埋。泉漫山徑。余欲借芒鞋踏

雲而下。上人不可爲詩。見留。須臾忽覺。隨同上人再往觀瀑。天崩雷殷。射以日光。結成五彩。如虹下飲。如龍奮飛。千變萬化。眞天下奇觀。始信青蓮之句爲不虛。相與歎羨。欲賦詩而不能也。已而日斜林表。乃取舊徑返開先。納杖山僧而還。

趙孝子傳

曾衍東

趙江商。邠人。性方執而慈善。讀書不求仕進。常見貧者。句子輒與一錢。卽百句與百文。亦不吝。外此鹽米自供。皆謹細。因是多蓄。妻李氏賢其美。有二妾。李氏生二子。二妾各生一子。陶陶遂遂。鄉隣稱之。後李氏又生一子。媿之夕室。有異香。落草後一足短爲跛。週歲又壞一目。江惡之。以爲不祥。欲棄之。榛莽中。其母不可。因名曰榛。會當旱。魃爲災。連歲不登。荒脊流亡者十室九空。趙幸温飽。賴以存。至夏疫行。一村傳染。李氏病。繼而兩妾并諸子。下豎僕婢牛馬無一不疴。

瘠枕藉乎其間。時榛已七歲。江與榛獨無病。而藥爐鼎沸。巫醫相望。旬日之間。妻喪妾死。子瘍畜斃。江雖殷實。罹此百凶。亦不能支。抑且弔問皆絕。榛又幼孤。有殘疾。江於此時呼天慘地。撫境捶胸。自問生平固無大善。亦無大惡。何降禍之烈。一至此極。每每憤不欲生。既而幡然有遷引之志。乃束資欲發。榛牽其衣曰。阿爹去兒焉往。江曰。去去當復回。榛曰。行行恐別離。泣不已。江誑之。絕裾以去。出門惘惘不知所向。斯時巷無居人。僵屍在室。榛以巾兜土掩其母兄。反闔其戶。竟出渡河奔外氏家。畜養焉。閱月。其外氏携榛返舍。門庭扁如故。自窗櫺視內床上。皆土壘如邱。問榛。榛泣告。外氏憐之。遂爲之營葬。經理家事。僕婢亦漸漸歸。外氏乃與延師。年十三入庠。以家務棄舉業。而恆產十倍於前。十六畢姻。十八育一男。踰年謂其妻曰。死者已矣。生者曷歸。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不過此倫。常此彘教。吾父棄家避難。亦越於今。蓋十有二年。其杖履如故乎。音容

如故乎。未嘗一刻去諸心。今我有子而我無父。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我將不容於世矣。乃治任誓以不見父不返。其妻及外氏戚黨勸之不聽。因餞於野亭。家人送之。皆白衣冠。榛乃一肩行李。孑孑伶仃。飄然南下。以南方多佳山水。意其父或隱於僧。至維揚登金焦之山。訪吳淞諸名勝。探禹穴上九疑。入閩嶠而跨粵峒。凡有茅庵卓錫之地。莫不遍訪周諮。星霜寒暑三易而迄無消耗。既而行資告匱。乃背書其尋親之由。招搖於市。乞食。籃縷夜宿破廟。敗堵間。人見之。皆以爲假乞憐而給人者。用是行益困。一日暮至贛江。將趁渡舟。人以爲丐。不與濟。其舟至中流。風起而覆。人盡溺。榛望而喟然曰。天不死我。我必見父。生還也。其志愈堅。又三年而西。自蜀黔入滇。古云蜀道青天。而滇黔更難於蜀道。復出鐵關。達野人居。其地產生銀寶石。榛得之。返售于都市。稍壯行色。如是由西欲出漢中。度陰棧。天晦霧。徑滑。墜懸崖下。了無損傷。尋樵路出。乃至太原。當大

雪。榛凍餒行僵臥。忽見一人峨冠朱紱。與馬甚都。指曰。此吾孫也。從人急救之。至一靡冠者撫之曰。兒尋爾父。當出口不在此。會不遠矣。一丸納榛吞之。甦起。身便不寒亦不饑。且暢支體。可數日不食。乃踰燕都出居庸。又東至遼陽關東。豐腴地。人物蕃阜。無殍丐。粟爛鷄黃。且多豫人爲買。詢厥由來。命曰。吾鄉人可屈指。獨無趙姓。當他處覓耗。榛終以神語爲異。遲徊不能去。忽一日。見一翁年七旬內。白鬚行甚駛。遇榛輒投數錘而去。榛甫欲問。而翁已遠。榛急追之。三里許。至一籬落柴門。翁卽入。榛聞內書聲朗朗。少頃。翁出見榛曰。適遇諸塗。今又過門耶。榛曰。聞長者口音似豫人。敢以一事動問。此地未嘗有河南趙姓僑寓者否。翁異之。又見其躡曰。爾榛兒耶。榛聞聲一號氣噎欲絕。江亦泣曰。吾以汝爲死矣。是吾之過也。掖之入內。少息。哭訴顛末十五年。浮萍浪跡。海角天涯。靡所不到。江解顏曰。吾自離鄉井別故土。便欲南轅。聞其地澆漓浮侈。俗不長厚。

因轉念而北。然雖餘生放廢。終不肯以清獻世裔。甘心黃冠縹緲。亂我儒風之素守。瀋陽敦龐之所。食裕人和。作童蒙館。教小兒識字。鄉俗與河南頗異。每晨來學。以一錢識一字。十字十錢。百字百錢。日可青蚨數百。二十餘年。餽粥于斯。計所積可千金。旋問榛家計。則對以十倍從前。乃勸其父歸。父許之。先是江翁不言。豫人又諱其姓。號天水江先生。人咸以爲江也。今始知之。其居停梓里。爭相延譽。爲之贖餞甚衆。一月而行旌甫動。抵家十里許。其家人已候於道。問其何以預知。家人云。十日前村中同夢多人云。朔越某日。趙孝子迎其父歸。前夜舊塾上有慈烏千百集楊樹巔。是時其孫趙環已成。人將婚。鄉黨艷其事。數百里皆來觀云。趙榛不惟眇矚。且又黝縮。獨能擔荷大任。立身修行。爲第一流人。斯亦奇矣。噫。寧殘其形而不殘其性乎。將不全于人而獨全于天乎。曾生寓曹南。隣其地戚。其事不傳。求其鄉之父老。津津道之者。以書銘曰。眇能視。跛能履。

不盲于心而不墜于行止視履考祥純孝之子

按孝子有萬里尋親錄實紀其太翁卒于滇孝子負骸以歸與此傳小異

劉淑英傳

汪琬

劉淑英。江西廬陵人。故忠烈劉公鐸女也。忠烈死璫禍。淑英年七歲。母蕭恭人。陳忠烈遺書教之。旁及禪學劍術。孫吳兵法。莫不精曉。歸同邑王謫。十八而寡。李自成陷京師。帝后殉社稷。淑英聞變痛哭曰。先忠烈與王氏皆世祿。吾恨非男子。然獨不能殲此渠兇。以報國仇耶。散家財募士卒得千人。并其童僕。悉以司馬法部署。指揮成一旅。然孤軍寡援。自念當寇。徒死無益。順治三年丙戌。楚將趙先璧駐永新。聞淑英名請謁。淑英欲資爲助。則大喜。開闢見之。流涕爲言。指陳大義。諸軍聞之。無不變色卻立者。日日過先璧營報禮。周視營壘。閱步伐。出千金犒之。佐以牛酒。一軍盡歡。然先璧心持兩端。卒不敢赴敵。且欲納淑英

爲配。淑英大怒。卽筵間拔劍將斬先璧。先璧環柱走。一軍皆驚。盡甲。淑英叱曰。若曹何怯吾一女子耳。安事甲。口占詩曰。銷磨鐵膽甘吞劍。抉卻雙瞳欲掛門。大書於壁。從容北向拜曰。妾將從先國母周皇后在天左右。先璧悔且懼。率麾下叩頭請死。淑英曰。婦言不出於閫。吾爲國難以至於此。事之不濟天也。將軍好爲之。跨馬去。盡散其所募士使歸田里。爾一小菴曰蓮舫。迎其母歸。養誦佛以終身焉。

南邨曰。明季多奇女子。淑英其一也。觀其拔劍當筵。一軍氣奪。抑何雄哉。

南渡二疑案

錢秉鐙

甲申年。南渡立國。十二月有僧大悲。蹤跡頗異。至石城門。爲邏者所執。下錦衣衛獄。詔府部科道同法司會審。據供稱先帝時封齊王。又云吳王。以崇禎十五年渡江。又言見過潞王。其語似癡似狂。詞連申紹芳。錢謙益等。於是阮大鍼楊

維垣等。令張孫振窮治之。欲借此以興大獄。羅織清流。遂造爲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名。如徐石麒。徐汧。陳子龍。祁彪佳等。皆將不免。東林復社。計一網盡之。孫振審詞有云。大悲本是神棍。故作瘋癲。主使實繁有徒。陰提線索。又云。豈是黎邱之鬼。或爲專諸之雄。語多挑激。上怒。上意不欲深究。御史高允茲疏言。大悲狀類瘋癲。語同夢囈。先帝絕無十二年封齊王之事。諸王亦豈有十五年過鎮江之理。且親藩貴重。寺人驕蹇。招內澀王。下位迎接。李承奉叩首陪坐。正不知有此風影否。至如申紹芳。錢謙益。現任宮詹卿貳。敢有異圖。且此何等事。而議之孔聖廟耶。謙益紹芳各具疏辯。馬士英亦不欲窮其事。遂以弘光元年三月。棄大悲於市。是時方有北來太子一案。眞僞莫辨。而又有僞妃童氏之事。命內臣屈尙忠。錦衣衛馮可宗。嚴加鞫問。童氏初自河南至。云爲上元妃。廣昌伯劉良佐。令妻子迎候。詢其始末。言之鑿鑿有據。良佐奉之如后。以儀衛送至都。

下。上不納。下鎮撫拷問。據招係周王妃。誤聞周王爲帝。故謬認耳。上初封德昂。王娶黃氏。早薨。繼李氏。再繼董氏。封王妃。生子不育。洛陽陷。逃民間。與王相失。太妃及妃。各依人自活。太妃之南也。巡按御史陳潛夫。奏妃故在上不問。至是自詣巡撫。越其杰所。具陳本末。劉良佐以聞。上大愠。既至。下諸獄。馬可宗奏其病命善視之。童氏在獄。細書入宮月日。及相離情事甚悉。云以某月日。城陷爭出。宮妾具饌。奉帕裹上頭。踰牆而逃。求可宗爲之轉達。上棄云弗視。命屈尙忠加酷刑。氏號呼詛誓。尋瘐死獄中。或云在獄未死。南都陷不知所終。有言童氏周府宮人。逃亂至尉氏縣。遇上旅邸相依。生一子。已六歲。京師陷。上南奔。各不相顧。氏遂委身民間。馬士英勸上迎童氏入宮。密諭河南撫按。迎致皇子。以慰臣民之望。以消奸宄之心。上不聽。劉良佐奏童氏實非假冒。彝倫所係。懇賜曲全。上諭童氏妖婦。冒朕結髮。朕初爲郡王。有何東西二宮。據供係熙寧王宮人。尙未悉其真僞。

朕宮闈風化所係。豈容妖婦闖入。法司卽示情節。以息羣疑。覽上諭未嘗斥其假冒。但言冒朕結髮耳。則爲繼妃童氏無疑。豈上惡其失身。遂棄如敝屣耶。士英據外訛傳。謂逆旅生子。業已六歲。勸上迎致。此語大妄。洛陽以崇禎十四年辛巳正月陷。距今甲申。纔四年耳。安得有六歲子哉。宜上不聽也。至於大悲蹤跡始終不明。卽高御史疏詳之。句句是駭。亦句句是據。疑稱狀類癩瘋。言同夢。既入獄受當事意旨。不得不托癩瘋。其招詞必有駭聽之語。當事不得不加以夢。先帝無十二年封齊王之事。信矣。然張孫振稱大悲本係神棍。主使有人。則皆係朝臣。豈能不諳典制。而令妄言自呈敗漏。以取誅夷耶。若云諸王無十五年過鎮江之理。自流寇蹂躪。中原被陷。各藩諸王不及奏請。而南奔者多矣。賊以十四年正月陷洛陽。卽移兵攻汴。河北路阻。中州諸宗侯。大抵流寓淮泗間。且今上旣可以渡淮而南。諸王獨不可以渡江而南耶。至云潞王下位迎

接承奉叩首陪坐。正不知有此風影否。潞王近在杭州。承奉一召卽至。風影有無。眞妄立辨。况潞王方憂讒畏譏。詎敢異同。何以付之默然不問。但坐以瘋癲急誅之。以安反側耶。事干反側。詞連東林。阮大鍼楊維垣。業欲借之以興大獄。張孫振方圖百計鍛鍊。豈紹芳謙益一辯疏可免。馬士英何所畏憚。勸令中止。上意復何所顧惜。不欲深究。其中顛末。恐士英未免竊疑。大鍼維垣輩固不能知也。初。福世子歿。德昌郡王以序當立。士英撫鳳時。有以居民藏王印首者。取視則福王印也。詢其人云。有負博進者。持以資錢。士英因物色之。上與士英初不相識。但據王印所在。以爲世子。甲申國變後。遂擁戴正位。以邀爰立之功。大悲者。或云徽人。或云齊庶宗。有或見諸蘇門某橋傍者。自中原寇亂。諸藩流離南來。改名姓乞活者。不可勝紀。到留都。與齊宗室序行輩者。往往有之。今爲齊庶宗。又誣爲妄稱齊王。豈卽以此耶。問會審時。以帕蒙其頭。人不得見。所供語

秘密無人聞知。有言其供稱曾封郡王。未嘗言封齊王也。若但以郡王叩闕乞封。豈繫非分。何至斥之爲妖僧。致之於死。御史謂其語似夢囈。則必有深犯忌諱。不可以上聞者。士英不肯窮治。或止知德昌之當爲世子。猶未能實信上之果爲德昌也。上不欲深究。亦有自知之明耶。當時但使童氏得遇大悲。其事即明矣。童氏但知德昌卽位。以故妃詣闕求見。而不知今日之德昌。非昔者之德昌也。大悲但知福王世子應屬德昌。而不知今上之業已爲德昌也。童氏既已下獄加刑。自言失身之婦。無敢復生。非望上偶聖躬。但求一覩天顏。訴述情事。歸死掖庭。夫童氏陳情愈切。則天顏愈遠。何不求太后召入永巷而訊之也。豈不惟上不可見。太后亦有不可見者耶。童氏既不容見。則大悲之死。固其所矣。北來太子一案。當時藩鎮督撫。皆有疏力爭。上雖曉諭再三。至今人不見信。少年初至留都時。馬士英亦未敢決以爲僞。但設疑三端。以迎合上意。而首斥其

僞者。王鐸也。鐸不過效顰雋不疑。以自附通經足用者耳。至於方拱乾辨認。面質其僞。反滋人疑。拱乾是時方以北來。挂名從逆之案。待命吳門。一旦召之入都。許爲瀟雪。還其原官。有能不奉馬阮之意旨者乎。東宮出閣。去弘光元年無幾時。豈有少年於衆中望見拱乾。卽指彼髻者。呼爲方先生。而東宮面貌言勳。拱乾反不識耶。其真與僞。一見立辨。果僞耶。卽宜叱下。如雋不疑之叱收僞衛太子。豈不直捷。乃漫不置一語。願以講讀時蹟事爲問。凡問答十數條。曾無一語偶合。斯以異矣。蓋當時東宮講官。止拱乾一人在列。旁更無一人爲之監證。卽少年所答盡是拱乾盡以爲非。誰從質耶。蓋諸奸熟商之。以無憑無證之事。坐之以僞。使無從申辯也。及再審時。置禁城圖於前。指宮殿名目。及帝后所御居。無一差謬。聞有應天推官與訊。出語人曰。卽非真。亦深諳大內事者。士英初請令大璫盧大德及舊東宮內臣。於城外僻處。以先帝併永定二王庚甲及宮

庭制度詰之。如假冒。必不能悉。今既皆悉矣。翰問計窮。楊維垣乃臆言於朝。云駙馬都尉王昺姪孫王之明。貌類太子。固悉宮中事。馬士英遂以其言入奏。從此遂稱爲王之明。前屢審時。何未聞稱是語也。江督袁繼咸疏言。王昺原係富族。高陽未聞屠害。豈無父兄羣從。何事隻身流轉到南。楚撫何騰蛟亦疏言。王昺姪孫。何人舉發。內官公侯。多北來之人。何無一人確認。而泛云自供。愚謂王之明既云係駙馬姪孫。本非國戚。安得入宮。備悉大內事體。之明貌似太子。內庭諸闈。及東宮舊使。豈有不知。曾未言及。維垣以逆案廢錮十七年。一切國事不與聞。宮闈親密。何由悉知。而此說獨出維垣之口。聞維垣臆言時。亦祇係揣度之詞。何以後遂據爲定案。惟士英疏有云。聞東宮睿哲凝重。不輕言語。此人機辯。不可方物。以此致疑。固可疑耳。然凝重機辯。方拱乾所當知者。辨認時。何不以判其真僞。乃取漫無證據者以爲僞。人誰信之。北兵至。豫王命少年坐聖

安上。携以北去。不知存亡。即使與聖安同死。終未嘗正其爲僞也。吾嘗謂大悲本末不可知。而決爲中州之郡主也。童氏出身不可考。而決爲德昌王之故妃也。少年之爲東宮不可信。而信其決不爲王之明也。三大疑案。漫紀諸此。以後後之論定者。傳疑詩三首。載集中。

南北二太子事

凌雪

嗚呼。懷宗之太子二王。薨逝不明。於是南北皆有僞太子事。其至南都者。發自鴻臚寺少卿高夢箕。夢箕杭州人。有僕穆虎自北來。遇一穉子於逆旅。視其袞服。龍文也。大驚。詰之。則曰。我先帝太子也。虎因挾與俱。至郊。望孝陵伏地而哭。見夢箕。語及帝后。則長號。夢箕信之。館之家。已送之浙東。而外人頗有知者。夢箕不能隱。奉於朝。上命內侍馮進朝。送之。及至紹興。二月甲申朔。至京。註輿善寺。百官往謁。都人士喜躍。謂上未有子。且以爲嗣。上遣太監李承芳。盧九德。審

視還報。夜五鼓。移入錦衣衛掌衛事都督同知馮可宗邸舍。明日上御武英殿。命九卿以下往視。少詹事方拱乾。中允劉正宗。李景濂。前東宮講官也。太子見拱乾呼曰。方先生無恙乎。餘則不識。問以講讀何所。則以端敬殿爲文華。問習何書。則以孝經爲詩句。所答多不符。兵科給事中戴英進曰。先帝十六年冬。御中左門。親鞠吳昌時。太子侍旁憶之乎。不對。通政司楊維垣。颺言曰。故駙馬都尉王曷姪孫王之明。貌似太子。曾侍東宮。家破南奔。得無是乎。於是衆雜然曰。王之明也。然未敢堅決。大學士王鐸直前叱曰。僞。送中城獄。并批訊夢箕。是時又有童氏者。自稱故妃。河南巡按御史陳潛夫具儀衛送至京。上大怒。下錦衣獄。民間譁言。馬士英王鐸將殺太子以媚上。黃得功疏言。先帝子。卽皇太子。乞保留以謝天子。上不得已。命養之獄中。勿加刑。劉良佐疏并言。太子童氏。謂上爲羣臣所欺。將使天理滅絕。上報曰。朕於先帝無纖芥之隙。因宗社無主。從羣

臣之請。勉承重寄。豈有利天下之心。忍加毒害於其血胤。至是舉朝文武。皆先帝舊臣。誰不如卿。肯昧本心。害其胤子。朕夫妻之情。又豈羣臣所能欺蔽。但太祖之天潢。先帝之遺體。不可以異姓頑童。淆亂宗祚。宮闈風化所關。豈容妖婦。闖入國有大綱。朕不得私。卿勿妄聽妖訛。猥生疑議。因命法司將讞詞宣布中外。以釋羣疑。然而流言愈甚。左藩因之稱兵。而國已亡。上之如太平也。京城百姓破獄出太子。奉之入朝。毆王鐸於途。拔其髮且盡。三日。指太子語百官曰。此真太子也。汝等何故欲殺之。及弘光至。命坐於太子下。九月。偕北。明年五月。同遇害。或曰。此本朝謀也。以之搖動人心。而南中自不悟耳。北太子事。惟錢主事以爲真。卒被禍。然既死而靈爽昭報如響。豈果真耶。夫成方逐玉。郎之事。古也有之。其真其僞。莫敢辨晰。獨鳳覽忠義奮發。可諒天地。卿寃以死。宜其能爲厲也。彼奸回不道者。其亦睹之而神驚骨戰也。夫次其事如左。

錢鳳覽字子瑞。山陰人。大學士象坤孫也。美姿貌。年少有奇志。以門廕授中書舍人。值東宮講讀。陞刑部主事。賊敗仍故官。懷宗之殉也。命太子走后。父周奎奎降。入賊軍中。賊敗。或言挾太子二王以出。有見之蘆溝橋者。青袍乘馬。道旁人爭投菓餌者。其後不知所往。甲申冬月。復至奎家。先是懷宗手及長公主。公主以手承劍。傷臂仆地。內侍負至奎家養之。及是見太子。相持而哭。奎懼禍。遂太子出。徬徨門外。邏者傳送朝堂。攝政王集廷臣辨之。皆言其詐。鳳覽慨然曰。先帝太子。吾嘗識之。此是也。可以畏死而不言乎。且死而存故主之孤。我不恨。卽上疏力明其是。越日會審於刑部。召周奎識視太子。一見呼奎。因述奎家事甚晰。奎佯不識曰。僞也。鳳覽怒厲聲叱之。唾其面。王召大學士謝陞視之。陞曰。太子醜齒。今無之。且身大聲宏。非真也。鳳覽憤怒戟手詈陞。時長安聚觀者數萬人。內有十八人者。是鳳覽言。見鳳覽詈陞亦大噪。王乃怒曰。爾何從識太子。

但不忘故主。心可原耳。今乃廷辱大臣。爾敬故主。獨不當敬故主之臣乎。陞故宰相也。奈何辱之。立絞殺鳳覽。及十八人於市。鳳覽臨刑語家人曰。歸語主母。多焚紙筆。我將上疏於帝。及殮。面如生。有微笑容。數日陞晨入朝。見鳳覽於朝門。拱手呼曰。錢先生也。已仆地。七竅流血。扶至寓卽死。太子亦斃於獄。南都聞之。贈太僕寺少卿諡忠毅。夫人王氏扶柩南還。家奴以其少。出謾語。將竊賞以逃。至山東。羣奴忽手足如攣。呼號顛越。一黠奴自縛。流血滿地。大言曰。奴欺我死。事主母無禮。某月出某語。某日作某狀。我具見之。今當先殺此奴。以儆衆。羣奴大驚。叫頭乞哀。逆旅見者皆長跪爲請。久之乃曰。姑贖其死。送我歸。再究耳。呼夫人言曰。我得請於帝命。磔周奎矣。汝有身本女也。帝憐我忠。易爲男。宜名曰遺忠。其後周奎家居。一日忽驚呼曰。錢爺至。起叩頭。呼服衆。願貸死。俄而身肉寸寸裂。飛血如磔者。肉墮落。哀號數日竟死。王夫人果生男。宗人或利其資。

謀殺孤。誘之泗水。將滅頂。有丈夫掖以登岸。撫之曰。我汝父也。勿怖。將擲宗人於河。驚竄匿。病幾死。孤自是得全。夫人新建伯守仁五世孫。父葉浩。兵部尚書也。通經史。善屬文。能教其子。世其家學。云。長公主賜第於京城之彰儀門。用舊奄守門。於順治八年。世祖訪故駙馬山東周某。具禮下降。奮贈半公主。踰年公主薨。駙馬流落塞外西部。府亦毀矣。

凡士之仕本朝者。例不載。鳳覽盡忠。故太子。是以具其始末。順治十六年。又有金華人張縉。自稱皇四子朱慈英。至河南拓城見獲。送京師伏法。汪琬編修載其事。

傲吾曰。明社雖亡。人心未去。何以知之。於二太子之事知之。所惜阮馬諸人。爭權南中。不顧大局。至滿清得逞其淫毒。不亦大可哀哉。

思陵改葬事

凌雪

嗚呼。甲申之禍。天崩地塌。傳聞烈皇帝大行。昇至東華門外。殮以柳木。覆以蓬廠。考官監三四人坐其旁。諸臣皇皇然。方投揭報名。翹足新命。梓宮咫尺。無一人往謁者。甚者揚揚得意。揮鞭疾驅。遇之曾不足當一睨者。及謁葬田貴妃墓。而職其勞者。僅一吏目趙一桂。諸生孫繁祉等。出家財供啓。隧復土費。不重可哀也歟。爲附其姓名。而思陵事亦有所考云。

趙一桂者。不知其邑里。崇禎甲申三月。以省祭官署昌平州吏目。營葬思陵事竣。列其狀申州。略曰。職於三月二十五日。奉順天府僞官李檄。昌平州官吏。卽動帑銀。僱夫穿田妃壙。葬先帝及周后。四月戊午朔。賊用夫三十六名。舉先帝梓宮至州。越三日庚申。發引。翌日辛酉。下窆。時會州庫如洗。又葬日促。監葬官僞禮部主事許作梅。河南新鄉人。庚辰進士官行人從逆。改禮部主事。束手無策。職與義士孫繁祉。劉汝樸等十人。歛錢三百四十千。僱夫穿故妃壙。方中羨道。長十三丈五尺。廣一

丈深三丈五尺。督工四晝夜。至四日寅時。羨道開通。始見壙宮石門。工匠以拐丁鑰匙啓門入。享殿三間。陳祭器。中設石案一。懸萬壽燈二。旁立紅紫錦綺繪幣五色具。左右列侍宮嬪。生存所用器物。襲衣奩具。皆貯以木笥。朱紅之。左旁石牀。牀上臺氍毹。五彩龍鳳衾褥龍枕。又啓中羨門內。大殿九間。其中石牀高一尺五寸。闊一丈。陳設衾褥如前。殿田妃棺槨厝其上。申時。帝后梓宮至。陵停蓆棚。陳牲醴粢盛。金銀紙幣祭品。率衆伏謁。哭盡哀。奉梓宮下。職躬領夫役。奉移田妃柩於石牀右次。奉周后梓宮石牀左。然後奉先帝梓宮居中。田妃葬於無事之日。棺槨如制。職見先帝有棺無槨。遂移田妃槨用之。梓宮前設香案祭器。職于燃萬年燭。度不滅。久之乃事畢。掩中羨門外羨門。復土與地平。初六日癸亥。又率諸人祭奠。號哭震天。移時呼集西山口居民百餘人。畚土起塚。又築塚牆。高尺有奇。本朝定鼎。攝政王遣使巡視。建陵殿三間。繚以周垣。設守陵戶。

故主陵寢不侵樵採。雖三代開國無以加矣。余讀李清南渡錄。載陳洪範北使歸。奏思陵事。其言不詳。又云有內官黃高監視陵土。本州鄉官戶部主事孟某。及知州某囊事。野史又載襄城伯李國禎獨往送大行葬禮。今一桂所列狀中皆無之。明其言皆妄也。襄城果送葬。何待繁祉等斂財。知州果囊事。吏目何必申狀以報哉。竊計一時斂財諸人。皆義士不敢沒謹條繫之。孫繁祉州學生。捐錢五十千。耆民劉汝樸。錢五十千。白紳錢三十千。徐魁錢三十千。李某錢五十千。鄧科錢五十千。趙永健錢二十千。劉應元錢二十千。楊道錢二十千。王政行錢二十千。合三百四十千。

當其時。明之遺臣滿朝也。而趙一桂胥吏末員。孫繁祉劉汝樸等。草莽布衣。相率斂錢營葬。奠醊號哭。令諸臣聞之不當。咋舌愧死入地哉。嗚呼。驪山之役。侈費及千古。乃工未畢而項羽發之。牧羊兒燔之。思陵雖未及備天子禮。

而遺民考妣之戴勝於羽衛焉。則仁暴之分遼絕矣。

傲吾曰。懷宗之葬。竟出趙孫諸人之手。益歎當時在朝諸臣。何無良一。至於斯極耶。彼滿人之奴視我漢人者。豈無故哉。

閩粵死事偶紀

錢秉鐙

閩粵再失。死事者不可勝紀。以吾所親知。灼見決志於死而死者。得數人焉。自瞿留守張司馬外。死閩難者。在汀州有熊緯。緯江右南昌人。中丙子河南解元。崇禎癸未。進士授行人。丙戌春。與予同寓贛州。每酒後哀吟先帝。涕泗橫流。輒求死。予語曰。狼暉所云。未得死所。子有死志。盍求死所乎。已到延平。以給事中。扈駕至汀州。敵入城。從官逃散。緯獨衣冠趨赴闕。遇敵大罵而死。又贛州城破。死者數十人。褒卹不等。有楊文薦者。至今人無稱焉。文薦。長沙人。亦崇禎癸未進士。贛州總督萬元吉門生也。戊丙春。元吉失守吉州。退回贛。北兵隨至。署郡

事郡丞劉某聞風先遁。士大夫爭避出城。元吉爲兵民所不附。人情洶洶。文薦以兵垣監湖南何督師軍。道出贛州。進謁元吉。慨然曰。城可守也。遂以守城自任。士民擁入城。文薦登陣布置。方略整暇。北兵攻圍半年。時出壯士縋城下。多有斬獲。文薦體本羸。竟以勞瘁咯血。臥榻不能起。城破。執之昇往南昌。不食而死。論者以其死於南昌。不列贛州死事中。夫許遠張巡同一死耳。但少後。未有優劣也。且許遠本有守土之責。義無所辭。文薦過客也。有司棄城而出。過客入城而守。守城雖不料其必死。亦知死其所必有也。人孰肯舍其逍遙自在之生。而求萬分有一之死哉。使文薦非病不能起。城破之日。必明白慷慨。烈烈以死。何則。其死固自求之。無所悔也。此二人之死志皆素定。豈與夫逃死無地。溷爲亂兵殺者。同日語哉。死粵難者多人。其大者。如相國嚴起恆。死於左江。南楊伯李元胤。追車駕不及而死。皆可紀也。起恆。山陰人。崇禎辛未進士。以部郎出守。

邕州。一塵不染。遷衡水道。獻賊擾湖南。諸郡盡逃。公在永州。吏氏去盡。獨公一人端坐堂上。諭鼓吏早暮擊鼓如常。賊亦不至。城賴以全。丁亥擢戶部侍郎。督湖南兵餉。餉不匱。上在全州。召入內閣。從上崎嶇鋒鏑。出入烟瘴者數年。不離左右。如陸贄之於德宗也。諸將雖跋扈。皆以其清廉重之。異於他相矣。自出守時。卽不携家。已至端州。蕭然獨處。食止一味。終日與故人門生。談諧小飲。予嘗問公何恃而暇。公笑曰。更何恃哉。直辦一死耳。焉得不暇。會孫可望請封。陳邦傳陰令胡執恭入滇。矯詔封秦王。朝議不允。庚寅冬。車駕南幸。明年至南寧。可望遣其護衛張明志。領鐵騎五千迎駕。徑登公舟。問封滇是秦耶。非秦耶。公正色曰。汝以迎駕來。功甚大。朝廷自有重爵。固不惜大國封。今爲此語。是挾封也。豈有天朝封爵而可挾者乎。明志語不遜。公出舟大罵。躍水而死。可望兵皆譁。從官後至者。土人爲言公死狀如此。又言公屍沈水不起。倒流三十里。至青山。

下。兵去後。虎負之出諸岸。元胤。河南人。本姓賈。李成棟養爲己子。猶稱賈相公。成棟反正。元胤以金吾提督禁旅。封南陽伯。喜與士大夫游。袁彭年。劉湘客。丁時魁。金堡。所爲五虎者。其交好也。爲人面如削瓜。有謀略果斷。斬悍將楊太甫。叛將羅成耀於坐上。聲色不動。庚嶺失守。移蹕梧州。命元胤留守端州。忠貞營劉國昌潰入粵。將向端州。元胤禦諸境外。歛兵而過。庚寅秋。廣城破。端州不守。將吏皆叛降去。元胤聞上幸江左。單騎追之。以一妾隨。中道度不能達。則殺妾。已又殺馬。將從間道奔海。爲邏所獲。至廣城。與元胤同事者皆無恙。勸其降。元胤大罵不屈以死。死時冠幘如故也。嗚呼。可謂烈矣。

皖髯事實

錢秉鐙

皖人阮大鍼。少有才譽。萬歷丙辰通籍。授行人。考選給事中。清流自命。同鄉左公光斗在臺中。有重望。引爲同心。其人器量褊淺。幾微得失。見於顏面。急權勢。

善矜伐。悻悻然小丈夫也。天啓四年冬。將行考察。會吏掌科缺。以次應補者。江西劉弘化。在籍有丁憂信。後資無踰大鍼。大鍼亦方假回。左時已轉僉防。急招入京。大鍼既至。而當事諸公。意屬魏公大中。以察典重大。大鍼淺躁。語易泄。不足與共事也。左意遂中變。語大鍼曰。某公艱信以確。但撫按疏久未至。奈何。現有工科缺出。且宜暫補。俟其疏至。再行改題可乎。大鍼業心知其故。謬曰。可。於是具疏題補工科都給事中。凡再題而命不下。諸公怪之。而外議喧傳。吏科缺出已久。不得已。乃更以吏科請。疏朝上。而命夕下。蓋大鍼於此時。始走捷徑。叛東林也。大鍼到任。未數日。卽請終養歸。以缺讓魏公大中。與楊左諸公。同掌察典。歸語所親曰。我便善歸。看左某如何歸耳。楊左禍機。伏於此時矣。次年春。難作。遍海內。大鍼方里居。雖對客不言。而眉間栩栩。有伯仁由我之意。其實非大鍼所能爲也。大鍼與同志相呼應者。馮銓。霍維華。楊維垣等數人耳。而用以

通閣者倪文煥也。丙寅冬。召起太常寺少卿。數月卽回。心知魏閣不可久恃。凡有書幣往候。隨卽購其名刺出。故籍閣時。無片字可據。但加以陰行贊導而已。先帝卽位之初。舉朝皆闕餘黨。東林虛無人。於是楊維垣乘虛倡議。以東林崔魏並提而論。蓋兩非之。不意倪公元繫於詞林中。毅然抗疏。極詆其謬。分別邪正。引繩批根。維垣爲之理屈詞窮。而大鍼在籍。旣聞閣敗。急作二疏。遣資入京。其一疏特叅崔魏。一疏爲七年合算。以熹宗在位凡七年。四年以後。亂政者魏忠賢。而爲之羽翼者。崔呈秀輩也。四年以前。亂政者則爲王安。而羽翼安者。東林也。論役特示維垣。若局面全翻。則上前疏。脫猶未定。卽上合算之疏。是時維垣方與倪公相持。得大鍼疏。大喜。卽上之。從此東林諸公。切齒大鍼。倍於諸閣黨矣。崇禎元年。奉優旨。記陞光祿卿。旋被劾罷回。己爲魏公大中子學濂血疏。稱大鍼實殺其父。用是削奪配贖。列名欽定逆案。十七年不能吐氣。大鍼雖里

居。凡巡方使者出都。必有爲之先容。到皖卽式其慮。地方利弊。或相諮訪。大鍼隨以誇張於衆。門庭氣燄。依然薰灼。最後有溫御史應奇者。江西寧都人。出都時。語大鍼所知。極陳向往之私。大鍼聞之。逢人輒述新直指語。迨直指涖皖。視事畢。當謁客。大鍼灑掃門巷。勅庖廚音樂以候。謂出必先過我。卽留飲也。而直指往返再經其門。竟不投一刺。乃大恨。無以對僕御及里人矣。已御史被論降調。大鍼卽以下石自居。實不然也。會流寇逼皖。大鍼避居白門。旣素好延攬。見四方多事。益談兵招納游俠。希以邊才起用。惟時白門流寓諸生。多復社知名士。知而惡之。公出留都防亂。揭以逐大鍼。大鍼懼。乃閉戶謝客。客亦無造其門者。貴州馬士英。固與同譜。譴戍寓白門。同時失志。兩人者終日往還。互相慰勞耳。宜興相公周延儒。爲髻年。曠友。旣回籍。大鍼過其家。延儒與約曰。倘得再出。必起君。崇禎十四年。延儒再召。大鍼遣使往候。以金杯爲壽。曰。息壤在彼。延儒

召其使前。舉杯醕者三。仍令持歸。語使曰。飲此。如與爾主面談矣。舊約不忘。但今茲之出。實由東林。先與我約法三章。第一義卽爾主也。歸語爾主。偷意中有所爲一人交者。當用爲督撫。俟其以邊才薦。我相機圖之。必有以報耳。使歸。大鍼以爲何如。馬士英者。遂以士英請。延儒入。卽拔士英爲鳳督。甲申國變。士英擅擁戴聖安之功。實有大鍼致之也。聖安以福王踐位。從前東林所爭者。具有成案。固大鍼可以借此發難報復之秋矣。又守備太監韓贊周。素與交好。京師陷。諸閣南奔。大鍼一一招致之。深相結納。與言東林當日所以危福王狀。諸閣入內。皆悉陳於上前。又極稱大鍼才。聖安意中固早有阮大鍼矣。士英特疏薦起。以報前德。亦所不容己者。而諸公攻之已甚。激使併力同仇。乃大鍼竟由中旨起用。此又出於士英意外也。當時若早有知變計者。與士英謀。出山之時。畀之節鉞。以遂其飛揚馳騁之思。則十七年鬱結之憤。可以少抒。及業已佐樞。

而給事熊霖。乃言宜置之有用之地。固已遲矣。攻之愈急。則其機愈深。鬱之愈久。則其發愈毒。譬如囚猛虎於阱中。環而攻擊之者。不遺餘力。一旦跳躍而出。有不遭其搏噬者。幾人哉。聖安蒙塵後。大鉞由太平逃奔浙東。投金華。朱大典。大典固與同官好。方舉義婺州。聞其至。甚喜。留之與共治軍。大鉞卽身任其事。是時金華軍容頗盛。義餉大饒。大典將悉以付之。義軍譁。紳士公檄聲其罪。遂之出境。大典遣人護送。至江東。入方國安營。馬士英與國安同里。先在其營。大鉞善論談。至則掀髯抵掌。國安爲之傾動。與士英論多不合。士英亦以南渡之壞。半由大鉞而已。居其惡。意固不平。由是漸相矛盾。有方端士者。懷甯人。與國安聯宗。爲其記室。至是以僉事銜管江頭提塘事。台州推官潘某。某子也。固爲大鉞氣類。在台激變。奔杭。值北師至。投誠。補杭州同知。其家留台。悉匿端士所。杭越書信往來不絕。大鉞因是潛通降表於北。且以江東虛實啓聞北師。在江

頭爲北間諜者。幾一年。而越人不知也。故後錄用降官。有阮大鍼投誠獨早之旨。丙戌六月。貝勒渡江。馬士英與方國安等走台州。大鍼獨至江頭迎降。蓋馮銓已薦爲軍前內院矣。既見。貝勒於衣領中出一紙條授之。有字數行。馮銓手書也。自是大鍼以軍前內院從征。急招士英國安出降。自請於貝勒。願爲前驅。破金華以報國恩。初大鍼在金華。與大典閱城。至西關。大典語曰。此門新築。土未堅。有事備禦宜嚴。及是大鍼專用大砲攻西門。門塌城遂陷。焚戮甚慘。以報討檄之恨。有金華府同知耿獻忠。被繫至帳前。大鍼遙望見之。卽呼曰。耿父母也。耿舉爲巢縣令。故稱父母。因向諸內院。稱某素有吏才。可大用。親解其縛。留之帳下。自是獻忠朝夕不離大鍼。是時北兵所過。野無青草。諸內院及從征官。無從得食。大鍼所至。必羅列肥鮮。邀諸公大暢其口腹。爭訝曰。此於何處得來。則應曰。小小運簪耳。吾之用兵。不可測度。蓋不止此矣。其中有黑內院者。滿人。

喜文墨。大鍼教以聲偶。令作詩。纔得押韻協律。卽拊掌擊節。贊賞其佳。黑大悅。情好日篤。諸公固聞其有春燈謎。燕子箋。諸劇本。問能自度曲否。卽起執板。頓足高唱。以侑諸公酒。諸公北人不省吳音。乃改唱弋陽腔。始點頭稱善。皆歎曰。阮公真才子也。每夜坐諸公帳內。劇談聽者倦。旣寐有鼾聲。乃出。遍歷諸帳。皆如是。詰朝天未明。又已入坐帳中。聒而與之語。或誦其枕上詩。諸公勞頓之餘。不堪其擾。皆勸曰。公精神異人。盍少睡一休息。大鍼曰。吾生平不知倦欲休。六十年猶一日也。及諸公起。鼎烹悉陳。復人人饜飫。蓋豫飭廚人以夜備矣。一日忽面腫。諸內院憂之。語獻忠曰。阮公面腫。恐有病。不勝鞍馬之勞。老漢不宜腫面。君可相謂。令暫駐衢州。俟我輩入關。取建寧後。遣人相迓。何如。獻忠以語大鍼。大鍼驚曰。我何病。我雖年六十。能騎生馬。挽強弓。鐵錚錚漢子也。幸語諸公。我仇人多。此必有東林復社諸奸徒。潛在此間。我願諸公勿聽。又曰。福建巡撫

重訂
虞初廣志

姜汝樵先生輯

丹筆題



姜俠魂輯武俠小說叢書

第二種 風塵奇俠傳 姜俠魂輯

正續兩冊為一百三十六俠客之軼事或悲壯慷慨或旖旎纏綿刀光血影
綺語豪氣實可謂精神教育輔助品 全二冊定價一元

第二種 劍俠駭聞 莊病骸批 姜俠魂輯

是書為九十六飛仙劍俠之遺聞軼事當此魍魎當道時代虬髯遺跡僅得
留傳於楮墨間此種妙品於賞花酌酒之餘手執一卷無異與豪男子俠女
兒一堂晤談快心事 全兩冊定價一元

第三種 武俠大觀 姜俠魂輯 楊塵因評

是書內分俠中仁俠中孝俠中智俠中義俠中幻俠中勇俠中隱俠中烈俠
中趣俠中豔十大類首附武俠界三傑小影及錢病鶴先生精繪鄭成功恢
復中原圖(銅版)俞鏡人先生精繪柳娘掃花圖(銅版)但杜宇先生精繪
孤島美人影(三色版)丁慕琴先生精繪俠女鋤奸救國圖(珂羅版)全書
凡二百餘篇目著作人悉為當代名家如葉小鳳之卓女張冥飛之垂髮女
鄭周瘦鵑之紅櫻楊塵因之孤島美人莊病骸之陸榮廷俠史章太炎俠義
記段琪瑞軼事馮麟閣軼事張嘉祥別史李秀成別史彭玉麟外紀王瀛洲
之柳娘掃花記楊南邨之籠鶴士人等作皆婉委曲折淋漓盡致使閱者引
人入勝非但為俠義小說之上上乘實足資一般國民遊俠施義之好模範
也全書四厚冊 定價兩元

M9
I 242.1
105
:2



補 志 初 虞

虞初志補卷三

鄧水 姜泣羣編輯

某女士略傳

王 韜

某女士吳門人。姓氏不傳。與華鬢生少即同里。開有文字因緣。四年如一日。猝
違亂離。鬱鬱以卒。美人厄於年命。可為古今來一大痛已。女士母姚氏。字綠姬。
固側室也。生時夢古丈夫。授以白菊一枝。顏色澄鮮。迥異凡卉。曰余陶仙也。以
此為汝家女。但當以蘭為偶。配俗子壽必不永。及醒。不解所謂。九月籬菊正黃。
而女生。六歲失恃。哀號如成人。依傅母以長。色潔白如玉。臉映日若芙蓉。年始
十一。慧美無雙。書畫詩詞。俱能涉獵。時初識華鬢生。願執贄受學為女弟子。生
乃授以唐詩。是夏華鬢生道暑于簷香精舍。蓋女士之別墅也。長夏無聊。教之

虞初志補卷三

作詩。雪藕調冰。詼諧間作。閨閣之事。雖有甚于畫眉。而卒以禮自持。不及於亂。自是無日不相見。繼而華鬢生。去之海上。踪跡遂闕。酒闌燈施。幾無一刻可以去懷。曾作眉奩憶語數十則。以紀當時情事。祕諸篋笥。不以示人。迨乎赭寇之亂。吳門淪陷。女士避兵村落中。轉徙倉皇。玉損花薦。無復曩時歡緒矣。庚申秋間。華鬢生。以省故舊。旋吳。曾一見之。木犀花底。小語移時。自此一面。遂成永訣。華鬢生弔之以詩四章。庶幾達諸九幽之下。其一云。欲從太上證靈脩。不忘鴻泥此小留。轉眼鶯花春似夢。當頭樓閣月如秋。青山有約空埋骨。紅豆前身早種愁。填海補天應亦易。相逢今世合休休。其二云。無端風雨困黃昏。獨替花愁早閉門。篋裏尙存新韻本。壺中已凝舊啼痕。生無可樂何辭死。情尙難忘况受恩。灑盡悲秋叢菊淚。荒江落寞臥楓根。其三云。玉色瑤情一瞬空。幾回搔首叩蒼穹。簾前語不聞雙燕。地下書難寄隻鴻。但有離魂來夢裏。徒懷同命各心

中燈昏酒冷誰消遣。強起襦毫賦惱公。其四云。惆悵詞成錦瑟篇。歌離弔夢纏。淒然。一生恨事空花月。半夜哀音迸管絃。莽莽寒烟埋宿草。茫茫逝水送華年。藥爐經卷無聊日。合寫楞嚴懺悔先。

眉珠盒憶語

華髮生

某女士。姓氏不傳。生少卽同里閨。然末由達微波。親芳澤也。猶憶冬杪春初。寒梅始蕊。相見於茜紗窗底。女士伏几而笑。與予不作一語。几旁置畫一冊。叢樹寒鴉。墨跡澹秀。詢之則閨中手筆也。予爲題詩。有人在西風正惆悵。又吹落葉上闌干之句。今此冊尙爲女士所度藏。想當宵闌燈施時。展閱之而惘然也。女士構別室。曲折通幽。小樓三椽。多供古佛。予於樓下讀書。每當日午。女士輒至焚香。所設熏鑪茶具。靡不精好。時展縹緗。與予共讀。女士喜閱唐宋說部。以及稗官雜曲。半皆余所指授。性絕慧警。每覽一過輒不忘。今茲斗室精廬。久無

余跡。雜花細草。猶似前時否。追影憶塵。彌爲悵惘。

四五月間。予從錦里返。讀書小樓下。爲休夏計。女士爲予潔冰盃。供雪藕涼沁肺腑。予以琉璃瓶盛清露饋之。一日女士新汲井水。雜以薑縷。和以梅汁。予索飲之。女士獨不許。曰恐因冷致疾耳。今予雖有消渴之疾。僻處於茲。無地可以道暑。欲求甘泉一勺。洗此胸膈間俗氣。不可得耳。

秋時赴試金陵。道過長江。山光送黛。浪花拍天。對此風景。獨增凄惻。顧舟中人無可與語者。因念女士深處閨闈。不能同領壯觀。殊爲恨事。夜闌人靜。挑燈作書。并製寄懷詩四章。中有那有心情連日醉。祇餘雲夢昨宵歸。碧玉工愁偏此日。泥金寫帖是何年。數聯皆紀實也。

女士庭前多植鼠姑。春暮盛開。巡闌索笑。時携纖手。並立檐下。以情妙之語。互相詰問。女若愁若怨。宜喜宜嘆。意有得之於言外者。尙憶積雨初晴。燒燭夜讌。

花影歷亂。髣髴影蕭疏。幾不能辨。今美人無恙。花亦依然。而予不能一日相對也。思之腹痛。

女士能飲。尤嗜醴酒。能盡十餘罍不醉。有鬱金香者。仿京江之製。芳馨郁烈。味極甘醇。余購得二甕。以饋女士。值此闌藥。嫣紅簷花。姹紫洗杯相對。殊有佳趣。余意弗在酒。每不及醺。女士亦三爵而止。今日酒壚轟飲。與屠沽爲伍。露醉失聲。不覺別有悵觸也。

女士以舊帕贈予。淚痕尙在。私謂予曰。勿爲外人道也。予以異香熏之。置諸枕函。每值酒闌夢醒。時出視之。覺點點盡是血也。

後爲室人夢蘅所見。笑詰予曰。此非彼姝之所贈耶。予亦笑而不答。迄今香埋地下。影隔天涯。兩處茫茫。俱成長恨。能勿黯然。女士年幼工愁。每有難言之隱。秉性嫺靜。善處於繼母寵婢之間。承事繼母。務得歡心。女士爲父所鍾愛。而人

持其短以譖之者。亦復不少。故輒背人飲泣。與予論及家事。則撚帶微睇。若有所感。否則嗚咽不語。近聞母亡。婢去。新姨見嬖。家庭之事。又一變矣。不知女士何以處此也。

夏從錦溪返。道暑小樓。得與女士晨夕相聚。秋試報罷後。卽就館錦溪。數月僅得一見。女士與余。要非無情。料得日長倦繡。漏永挑燈之際。定必念及。借以盈盈脈脈。未能達此微波耳。舊作錦溪寄懷詩。末首云。欲啼還止雙行咽。將別仍牽兩意同。曲榭簾波看瑟瑟。迴廊屐點聽弓弓。非愁非怨情猶昨。無據無憑夢未通。香墨粉箋和淚寫。囑誰好寄此詩筒。蓋指女士也。今予遠至滬上。四閱歲華。欲寄寒梅。苦無孤鴈。細字短絨。徒見墨跡淚痕之痕藉也。

予夏日羅巾微污。女士手爲洗濯。曝諸庭中。至夕忘收。囑其小婢携入房櫥。小婢曰。庭中之物頗多。豈懼一帕爲人所竊。女士聞小婢抵觸之詞。默不一語。爰

泣竟夜。是事爲他媪所述。余聞之。惋嘆不已。始知女士之一往情深也。

余見女士。每於日間。至於夜深。未嘗一聚。猶憶歲闌時。夜漏已半。女士父他出。未歸。坐待殊寒。圍爐團飲。女士薄醉。余亦微醺。女士呼婢小瀹苦茗。藉以解醒。背燈而坐。與予絮談。語及深際。輒俯而不答。否則怒之以目。此境此情。非外人所能領會。予得親歷者。三載有奇。至今神情掩斂。猶如昨也。寂寂旅窗。一燈如豆。輒呼負負不置。

予舊作深鎖詩一律。暗紀夜見女士之事。今稿已散佚。僅記四句云。深鎖葳蕤。隔幾重。淚痕已凝枕函濃。見偏掩斂如神合。日尙猜疑况夜逢。消魂盡在箇中矣。

女士與予共讀之時。日長多暇。戲搜古人書籍於唐宋說部中。見事之涉於有情者。必手爲校錄。蠶眠細字。盈几滿篋。女士曰。他日若得成書。當名之爲剪愁。

瑣錄。又謂予曰。我兩人情事。不可不誌。爰成一集。出以庾詞。句甚瑰麗。凡閨閣之語言。離合之端委。纖悉備載。其後予應試白門。此事遂廢。今數卷尙存於破篋。觸撥前塵。不忍展閱。當西風起後。紅豆開時。啓緘細讀。淚從聲下也。

予曾著華胥實錄一書。純記夢中與女士相遇之事。頗涉狎昵。女士見之。始則頰微頰。繼而淚。終忽大慍。卽欲持白父母。以情婉求之。不可。方緩頰間。其父母俱從堂中出。予窘甚將逸。而女士已拭淚危坐。女士父母以其神色變異。問其故。則以天寒衣冷對。明日予至。卽以書納還袖中。予曰。昨日令人心膽俱裂。今請焚之以謝過。女士一笑而罷。近人題拾某記詩。有云。紅閨最怕人俱說。爲勸蕭郎莫著書。女士亦卽此意。

余思慕女士。勝於饑渴。別輒有夢。亦不知其所從也。夢裏綢繆。亦難自主。千回百折。別有深情。一夕夢讀女士寄懷詩五首。情詞愴惻。余捧之而泣。晨雀喧簷。

遽然而覺。今別已久。不復作此佳夢。豈因緣已盡。并此夢境而亦斬之乎。女士不喜焚香。謂世俗所炷者。皆非珍品。着於衣袂。常帶烟火氣。每至冬月。獨於小熏爐中。雜以水沉香屑。不見烟篆。滿室中自覺芳馥。垂簾默坐。萬念俱寂。今余逐臭海濱。久不領略此味。迴憶棗花簾底。細撥鑪灰。絮談愁悵。此境幾疑爲天上也。

余家有蠟梅一株。花繁而豔。香徹齋室。余蚤起。必摘含蕊。以供女士晨粧。記得冬窗漏殘。嫩寒料峭。女士擁鑪未睡。以碧磁碗盛花數種。倩余細揀。貫以紅線。裝以銅絲。盤於鬢髻。長短相宜。女士慧心妙想。大率類此。

女士所居室宇。務極曲折。堂後折而東爲書齋。齋之左折而南。繚以長廊。由廊而東。有精舍三楹。地極僻靜。庭中疊石成臺。多種薺葡。臺左芭蕉一株。新碧欲滴。夏雨初過。綠滿一室。窗明几淨。殊有幽趣。女士臨池作畫。常在於此。偶婢媪

不在側。余爲之調碧研朱。儷青配白。時泥金甚貴。里中無此品。女士輒市金葉。以指甲研之。亦復細潤可書。非女士細心體會。亦不到此。

精舍地勢卑下。牆宇甚峻。日光不至。故夏日殊涼。靜坐斗室中。幾不知有盛暑。然高樹叢篠。籠翳窗牖。晴亦疑雨。入之覺陰森之氣逼人。一日時方炎夏。天忽陡變。余訝此時。何得有秋意。女士曰。豈不聞諺云。預先十日作秋天耶。是非天公喜事。故作秋蓬鬆也。予因歎其敏慧。明日忽又酷熱。予笑謂曰。天公性情狡獪。任爾聰明。終猜不出矣。女士亦爲粲然。

余與女士飲酒。不設觴政。間爲射覆。否則猜枚。負者擊腕爲罰。卽酒亦各隨其量。女士不喜拇戰。雖碁之不屑發聲。纖指青葱。弗肯輕露。余戲呼爲鈞弋夫人。紅燈影裏。角彩尋歡。每每繼以嘲謔。第不及亂耳。醉眼茸茸。偷籠薄髮。此景已隔數年矣。日月如馳。所思不見。令人何堪回首。

殘春向盡。海棠初開。小雨霏微。薄寒如水。女士偶抱小恙。余自吳淞歸。與之相見。執手瞪視。不作一語。藥鑿狼藉。猶擁書數十卷。以爲消愁計。病稍起。小閣垂簾。雜弄翰墨。拈筆撚脂。借余破寂。然腕殊弱。作百餘字遽止。女士填清平樂一闋。自紀其事。曰。情情如水。小閣簾垂地。料理藥爐人病起。乍暖乍寒。天氣春晴。落在誰家。春風薄透窗紗。對鏡纔知容減。一春愁殺梨花。今冥想此境。不可復得。爲作一絕句云。鑪煙鬢影劇相思。簷蔔花開曉起遲。苦憶日長臨楔帖。水晶簾底界烏絲。

女士於余。愈暱而愈疎。於數人雜坐之際。聞余聲。卽匿而不出。稍發一語。紅暈於頰。昔時余至錦溪。往辭女士。女士必謂余曰。風尖寒峭。幸自珍重。至後相辭。祇微應曰。唯。不復更置一語。其情則萬種纏綿。其詞則一字吞吐。天荒地老。此恨綿綿。室遙途渺。永無見期。思之酸鼻。零涕弗止。恨不奮飛至彼。一傾肝鬲也。

初余幼時。左臂有黑痣。及長如澹墨。略約可辨。女士把余臂。諦視再四。余曰。是未爲奇。因出右手。有文如王字。點畫明朗。女士笑云。與姓巧合。不殊。當日宋仲子也。乃言已腹之右。亦有赤痣。因解羅襦以相眎。余視之。紅痕嫣然。纖纖一彎。狀若新月。嗟乎。女士於親故。每不甚酬應。而獨與余相昵若此。其始有夙契也耶。何以雲散風流。一別不見乎。

女士一日晨起。雲鬢蓬鬆。流連小閣中。余適踵至。笑指屏上一姬曰。是臨鏡理粧者。手神澹遠。酷肖卿耶。女曰。是爲羅氏所畫。筆致猶覺秀逸。閣中文窗。几。陳設殊雅。花枝姪姪。頗堪娛目。閣爲女士生母之閒房。其母早殞。閣遂閉置。女士每至其地。輒爲傷悼。余必曲意慰藉焉。

余於季夏。從錦溪歸。女士出見。秀影亭亭。殊勝于昔。薄暮設讌於小欄。于側。女士與余對坐。杯酒迴環。殷勤相勸。几側置唐詩一卷。字跡端媚。女士所手錄也。

女士爲余背盧全月蝕詩不爽一字亦奇慧也。

邨中三月農父多演劇賽神。士女畢集。女士約余乘舟往觀。余至殊早。女士晨粧未竟。髮香而細。雲髻初盤。眞覺娟秀如畫。余以扇障日。偶爲篙工所破。女士惋惜弗置。余曰。撕扇子作千金一笑耳。女士不語良久。俯首微哂曰。君非寶玉。妾豈晴雲。何得以醜語詆人也。因爲累日不歡。越日余謂之曰。一昨失言。吾知過矣。女士則他顧而笑。此境此情。今追憶之不啻夢幻也。

女士於稗史中。酷嗜紅樓夢。茶餘飯罷。把玩不忍釋手。讀至黛玉焚詩。輒爲彈淚。謂余曰。此天下有情人也。余心誌之。而知女士亦深于情者。於傳奇中。則牡丹亭。西廂記。反覆流覽。研匣隨身。筆牀在手。小帙短編。拋滿繡榻。圖書叢裏。鬢影婆娑。亦佳話也。

女士修短適中。穠纖合度。將笄之年。靡曼寡儔。猶憶仲春時。予從鹿城應試歸。

饋以香串繡帕。女士堅不肯受。強之再四。乃納諸袖。後越旬日。女士忽謂余曰。曩君所贈之物。已分惠小婢矣。余曰。何爲卿誑予耶。女士曰。君意良厚。然是物實不欲藏諸笥篋。予錯愕不語。女士亦迴顧無言。其詞恍惚。是耶非耶。至今猶成疑竇也。

女士年稍長。卽不輕見予。避予若仇。然於深幄垂簾之地。猶共促膝私語。一日四顧無人。女士謂予曰。君與我異日當何如。余曰。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此心耿耿。終不敢忘。女士忽大慍。雙背熒然。盈盈欲涕。不語者久之。而不樂與予者數日。

女士雖不談禪。而微言雋論。往往有禪理。性不喜暮。碧窗寥闕。澹然獨坐。嘗謂予曰。佞佛者愚。繭佛者妄。精廬小憩。炷香誦經。可懺惡緒。若布施緇流。躬詣寺刹。以爲精虔敬禮。可冀往生福地。竊非所取。女士家風。酷言空王。其言蓋有所

指也。

女士於淡粧素抹時。更有丰度。吳俗卜葬。例於冬季。一日女士之母出櫬。縞衣如雪。鬢髮如雲。含淚秋波。益覺斌媚。是夕達曉不寐。鬢髮斜暉。倦態惺忪。渾似海棠春睡未足。古人云。具真美者。粗服亂頭。皆有意致。洵非虛話。

女士於食品。別有嗜好。火肉則喜食肥者。鷄鶩則以醋炙之。謂風味殊勝。蟹黃魚白也。蓋女士之母。烹飪極精。女士習染其風。盡得奧祕。今護世城中。久不至矣。慕巢海上。所對者惟市脯。每憶及之。食爲之減。

女士雖慕閒靜。尠歡笑。而良辰吉日。必設小謙。燒燭看花。隨流置罍。其時女士親串。有能歌者。爰招予同酌。長簾一聲。琵琶數弄。女士細聆其韻。之抑揚。聲之宛轉。卽曰余得之矣。然不屑一效也。

女士製紅樓夢簫。以寶玉爲主。而黛玉寶釵副焉。其下則李紈王熙鳳。其餘諸

姊妹以次遞及。羣婢亦分數等。齒高爵尊者。例不入簪。其制略仿會簪。而小變其式。謂骰子自唐宮賜緋之後。以紅爲貴。故四合巧卽可得寶玉。色勝者奪。且寶玉正宜奪也。呼盧賭采。猶不失爲閨閣韻事。每值放燈時節。逡巡戲擲。藉消餘閒。若蕭鼓喧闐。非所尙也。

女士於女紅。頗不留意。然偶有所作。亦時見慧心。剪紙爲花。窮極細巧。吳俗于上元夜。喜迎紫姑。女士每製繡履。峭如菱角。工麗罕匹。至於夜午。釵小鞋占。奇變百出。聞邇來從鍼孀學繡。定有所麗製。惜予橐筆瀛壖。不得覩迴紋十幅也。精舍以紆折取勢。迴廊屈曲。屏戶重障。圓竇如月。別有洞天。入之疑非塵境。隔牆多種紫竹。爽籟颯至。聲韻冷然如戛玉。夏日午後。女士必來納涼。每聞繡履弓弓。環釧微響。則知女士將至。小榻之旁。左圖右史。時與並坐。商榷古今。柔情婉戀。不復拘于形跡。及詣錦溪。嘗欲仿微之體。作雜憶數十首。不果成也。今日

思之渺如隔世。此世此生。終成恨事。寒夕坐愁。不覺鬢絲之如雪也。

錢東平別傳

大 哀

往見某報載有錢江傳。係以曉窗春語所載爲藍本。其言不詳。閱者憾焉。錢被害處。在揚州之仙女廟。予生長彼都。慕其遺事。因諮詢故老。爲別傳一篇。蓋予所諮詢之人。固與錢爲舊交。而目擊其事者也。

作者識

錢江。字東平。浙之烏程人。家世讀書。江少任俠。負奇氣。六歲工屬對。出語驚其長老。年十二。應童子試。補博士弟子。不復事帖括。留心經世之學。旁及風角壬遁。靡所不通。自謂天下將大亂。以澄清爲己任。聞者目笑之。而江適然不顧也。年二十出遊。周歷各都會。所至輒考其郡國利病。山川阨塞。以是學益進。久之。往遊揚州。揚郡以清高宗巡遊之後。繁富甲東南。鹺商擁巨金者。每好延接知名士。博愛才名。江旣至。當事者咸歡迎。其名望與石埭周太谷埒。顧太谷創大

成教。欲以宗教之力。改革天下。景從者多。且忌江才。江往揚之初意。欲假饑賈巨金。有所建樹。顧其人率愚昧不足語。乃襍被舍去。入京師。與黃爵滋侍郎遇於逆旅。黃與語。大歎服。爲修札介紹。往投林文忠。於時林方以粵督赴任。遂携江行。居林幕府中。軍事一切。咸所指畫。江之在粵也。嘗於酒肆中遇馮雲山。馮雲山者。太平天國時之大將也。江奇其貌。呼與語。抵掌談天下事。遂定交。馮益介紹。引見洪楊諸人。與江相約。以逐胡爲務。衆乃舉楊任籌策。而江任募餉。蓋是時江方居粵督幕。日與粵之富商往來。思借其金錢。以大舉也。事甫有成說。而林已以開罪英人。遣戍。江遂不能居粵。所密謀者不果行。未幾滿琦善代林督師至粵。後聞江名。遣人至他處物色之。乃復居琦幕。其時中英方有違言。琦力主和。而江不欲。以是不相能。林之在粵督任也。嘗有公款十餘萬。已認定而商未繳。江至是乃說琦。使予以催繳。則徧循各郡縣。十餘日。獲款強半。江旣得

金立散之募勇於潮州。一呼而集者萬人。將出不意與英人戰。有忌江才者。以江謀走告琦。琦大驚。亟遣人偪江回省。褫其諸生籍。遣戍邊。且散其所招軍。和議始定。江素機變。精技擊。數十人不能當。於途間隻身以奇計脫。遯迹燕趙齊魯間。且之舊所。而洪楊已起義。舉兵入江南。江聞之。躍然起曰。此正丈夫効力時也。於是馳書上洪秀全。都萬餘言。其大旨主於慎外交。搗北京。洪善其說。欲召用江。楊秀清忌江才出己上。乃向洪齟齬。江之策又不果行。江不得已。舍之去。流轉江淮間。適雷以緘以太僕寺少卿養疴歸。次淮上。江往說以練兵禦寇。駐師揚州之萬福橋。以制洪軍。雷慮兵餉兩缺。江曰。是無憂。責在我。卽爲雷草疏具奏。時軍興以來。大臣多畏蒞不習戰事。清文宗得雷疏大喜。立進雷二品卿。以欽差幫辦揚州軍務。時有江之鄉人汪某。納粟得縣令。挾貨入都。謀得缺。適道梗。亦留滯淮上。江要其出金三千。佐雷軍。卽以其貲。刻多空白劄付。及捐

票事既具。卽持以入裏下河一帶勸捐。凡出貲者。畀以捐票。其貲多者。則填空白劄付畀。以五六七品職銜。一時應者雲集。僅旬日而捐至數十萬。一面函札四出。山澤豪傑。聞風響應。至。蓋江素好結納。是時淮泗間亡命如馮金豹輩。皆與江舊識。至是各率其徒黨。以至前後應召者凡三萬人。又有皖人張某者。精拳勇。爲人保鏢。來往山東。與江尤莫逆。會客死於路。江爲經紀其喪。復資以千金。張之子佚其名。亦趨勇善戰。俗稱之爲張小虎。亦應召入雷營。授都司銜。時雷之糧台。駐於揚州之仙女廟。而以馮金豹將五十人。扼萬福橋。仙女廟者。舊名曰龍川。水陸交會。商賈繁盛。實東北諸州縣之咽喉。其獲免於兵者。人咸歸功雷。而不知江之力也。先是。義捐僅敷數月之用。江謂雷曰。區區阿堵物。行且盡矣。事可一而不可再。其何以爲繼。雷束手無策。江乃爲定抽釐助餉之法。立釐卡章程。抽收往來貨捐。厥後天下之有釐捐。實自此始。曾胡卒賴之以募兵。奪

天下於漢人之手者。江爲之備也。然雷素庸於才。而性忌刻。江居衆好面折雷。雷不能堪。因是雷之遇江。貌恭謹而心實憤恨。會東台縣某紳。有曠人抵抗勸捐者。江欲處以軍法。雷執不可。二人乃大衝突。雷夙受制於江。積忿既久。乃決意殺江矣。時雷居仙女廟河北之大聖寺。江則恆居舟中。一日議事不合。江移棹將他去。雷急檄張小虎入營。諭之曰。公義與私恩孰重。張瞠目不能答。雷乃捏稱江謀反狀。張叩頭謝曰。願爲大帥誅叛賊。雷卽止張宿於寺。不令離左右。隔其部卒於外。翌晨遣幕僚四人登江舟。道雷返悔意。謂先生果枉駕者。當盡去已見。惟先生命是從。江坦然往。時爲五月十一。雷見江至。出迓甚恭。江仍傲不爲禮。徑上坐。仰首向天而嘆曰。駿豎子。今日亦服乃公耶。雷不答。趨床前。拔令箭。江知有變。亟離坐起。思走出門。健兒十餘輩。已由門外一擁而入。雷躍登几上。張亦自幕後掣雙刀出。待雷旁。雷大呼曰。速縛此獠。江見事急。以所佩小

七首。左右擊人莫敢撻。江大步將及門。張恐其遁。急自後迅下刃。斷江左臂。江負痛仆地上。左支右拄。卒無人能縛江。羣刃交下。遂遇害。江死時年四十有三。有目覩其事者。謂江軀幹雄偉。目炯炯有神光。被害時所著白紡綢長衫。盡爲血污。作赤色云。

龔半倫傳

大悲

龔半倫。仁和人。初名公囊。字孝拱。繼更名曰刷刺。曰橙。曰太息。曰小定。曰昌瓠。晚號半倫。半倫者。言其無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而尙愛一妾。故云。曰半倫。爲閩齋方伯孫定菴先生長子。生於上海道署中。先是。攜李三塔寺。未建時。其前有潭。廣畝許。土人言其下爲龍穴。曩有高僧過其前。結壇潭側。誦經三晝夜。龍現於夢。乞恩。僧曰。汝能使潭水立涸。得建寺基。卽舍汝。龍領首去。明日潭果無水。因卽其地建三塔寺。定菴中年乏嗣。其夫婦皆好佛。乃詣寺求子。夫人入

門。恍見一龍首人身者撲其身。驚而返。歸卽有妊。將產之夕。定菴適旅京。夢一龍入室。越日得家書。適於是日獲一子。知非凡品。初墮地。啼聲甚宏。有薄膜蒙其面。剝之。面目乃見。（以上本王韜筆記所述。王與龔爲至交。知其家世甚詳。語雖無徵。姑存其說。）定菴少好藏書。富甲江浙。多四庫未收本。半倫幼好學。天姿絕人。於藏書無所不窺。爲學浩博無涯涘。旣長。隨定菴入都。兼識滿洲蒙古。唐古忒文字。日與色目人游。彎弓射馬。居然一胡兒矣。嘗入粟一應京兆。試不售。則大恚。由是棄舉子業。居京師。日與靈石楊墨林善。楊素豪富。愛其才。所以奉之者無不至。日揮千金無吝色。楊死。半倫失所恃。又性冷僻。寬言語。儔人廣衆中。一坐卽去。顧好爲狎邪游。中年益寥落。至以賣書爲活。旅居滬上。與粵人曾寄圃稔。是時英使威安瑪。方立招賢館於上海。延四方知名之士。佐幕府。曾以半倫薦。威與語。大悅之。旅滬西人。由是呼半倫爲龔先生。而不名。凡半倫

所至輒飭捕者護衛之。月致萬金爲脩脯。庚申之役。英以師船入都。焚圓明園。半倫實同往。單騎先入。取金玉重器以歸。坐是益爲人詬病。曾國藩督兩江。聞半倫才思羈縻爲己用。某歲入覲。道出海上。設盛宴邀半倫至。酒酣。國藩以言餽之。微露其意。半倫大笑曰。以僕之地位。公卽予以官。至監司止耳。公試思之。僕豈能居公下者。休矣。無多言。今夕只可談風月。請勿及他事。國藩聞其語。噤不能聲。終席不復語。未幾威死。半倫益頹放。不自振。居恆好慢罵人。視時流無所許可。人亦畏而惡之。目爲怪物。往往避道行。舊所藏書畫古玩。斥買略盡。始納一姬。寵之專房。纔又購二姬。則其寵漸移。久之。二妾竟同遁去。居海上十數年。與妻未嘗一相見。有二子皆讀書自好。來滬省親。輒被斥逐。同母弟念匏。以縣令需次蘇省。亦不睦。庚申後。其家人在內地者。亦無敢與往也。年五十三。發狂疾死。瀕死。出其所愛帖。值千金者。碎翦之。無一字存。所著述甚多。有元志五

瘋十八姬

葉楚傖

洛陽之郊。有老婦人。居無恆室。時從博場。惡少遊。惡少博而得。輒以供老婦。老婦則沽酒市脯。集諸惡少飲。已據高坐。手揮日送。弄惡少如丸。酒酣。曼聲歌。薄陽荻花之曲。哀豔淒馨。聞者淚下。惡少罔知音律。但靡然叫好。老婦亦不顧。歌飲相間。酣然羣醉。枕席一室。朝曦既上。惡少鳥獸散。老婦椎髮布衲。走郡中縉紳家。以串花交閨中諸秀。閨中呼老婦曰瘋十八姬。瘋其性。十八其行。姬以誌老也。老婦自言性獨孤。嘗五載易一夫。二十二歲作貞婦。今六十七歲矣。時豫王開藩洛中。中使四出。選美人充後宮。十七八女郎。欲得王而婿之者。比戶皆是。十八姬笑曰。滅我三十年。洛陽名花。凡卉視之耳。或詰之曰。若年且七十。滅若三十年。四十許中婦。具足與豈蔻梢頭。競色相於春風耶。十八姬曰。夏姬武后。老而彌艷。女之美惡。首在情態。於色相間別妍媸。東郭鄙夫之智耳。或曰。

苟如若言。今洛陽羣花。誰果當後宮專寵之選者。嫗曰。苟非殘癘。無不可飾之。令作絕世美人。或曰。若欺余哉。城西有酒家女。髮如飛蓬。積垢遍頸頰。若苟能飾之。令比於美人。始信若術之神。否則瘋婆子。原善作痴人語耳。十八嫗曰。余將乘此時機。挾奇術致萬金。惡可向窶人女作生活耶。或笑曰。我固明知若之不能也。嫗躊躇曰。姑招此女郎來。不得。則毋笑焉。翌日。某固偕酒家女來。女左目微眇。鼻際微麻數點。夾灰布襖。束袴管三寸許。履襪垢漬。立屋隅。骨碌視嫗。某笑曰。是足以霓裳侍君。壓倒六宮粉黛乎。嫗不顧。顧女曰。試面而步者。三女如其指。嫗點首曰。病在踵。又顧女曰。試背而步者。亦三女如其指。嫗點首曰。病在膝。又顧女曰。試手盤盃以翔者。三嫗點首曰。病在腰。少頃。突然問女曰。聞汝家阿娘。欲爲汝擇千乘壻。信有之乎。女低首微笑。眼波注衣帶間。嫗撫掌謂某曰。可矣。矚漢父母越一月來。當令於此蓬篚中。認絕世女郎也。某遂留女於嫗。

居而去。越月餘。中使奉選冊於豫王。五雀六燕。翩翩入上苑。王冊以夫人一嬪。十二。而膺夫人選者。居然曩日亂頭粗服之酒家女也。於是瘋十八嬪之名。著於洛中。或詰其術。嫗曰。膚白而不凝。則施以潤。髮鬢而不澤。則施以膏。朱暈而不侵。顴黛長而不壓眉。則色盡其美矣。眼波欲低。眉根欲活。顰欲無骨。喜欲依人。時弄姿於避面。偶寄媚於無言。則態盡妍矣。時輕愁而微病。偶慰意以盟心。則情盡其度矣。三者既備。神而明之。當可奪施姐之寵。矧其他耶。或又詰曰。彼眇而麻者。云何不損其美。嫗笑曰。天生美人。必賦之以微瑕。而此微瑕者。非但不損其美。且容妝華發時。或卽以是爲千古美談之資。眉折而掩翠鈿。乳傷而加金詞。是卽史之可徵者。或退而歎曰。世人肉眼。十八嫗瘋云何哉。

泣羣曰。嫗能化蠟爲妍。殆亦得個中三昧者。足見天生尤物。無地無之。

嶺左賸觚(節錄)

葉楚傖

南州古隸蠻荒。猺童之居。篳路藍縷。謫臣逋客。遐觸偶止。則輒遺蹟殘編。競相傳覽。蓋天遙海闊。距中原萬里。而又值生世淒愴。家國艱難之際。非特王仲宣登樓作客。賈長沙賦鵬。自己悼也。小子浪蹤。屐登海隅。佳人南國。拋殘紅豆之思。巨眼中原。惟有青山作伴。木棉花下。一聲啼鴉。白苧歌中。幾曲么鳳。是已足令孫檠擒華。方回製譜矣。矧先吾而生之仁人義士。才子淑女。其可歌可泣。可傳可誦之野史。一一如豐獄劍光。所南并史。揚葩挹秀。以慰吾寂寥耶。職方之志。固未上諸史官。文物之觚。行自比於稗乘云耳。

梅江韓江爲嶺左道渠。江岸名城。爲潮州梅州。梅江下流。會韓江以入於海。而鎖鑰於汕頭。連山由南條分支。蜿蜒北走。瀕海揭潮陽諸山。尾闈於是。如神龍舒爪。左右拱繞。兩端兀峙。成馬嶼口。口外則雲飛波走。莽無涯涘矣。口內水深。且無沙線。故爲南方良港口。口內有崎嶇砲臺。形勢頗利。近則漸廢。砲亦隘陋。

石磴苔荒。大旗風冷。守台老兵。種菜煨芋而外。惟寥落聽午夜鶉啼。南郊積叱耳。

嶺左紅棉花。三四月盛開。粲若朝霞。與綠榕相間。尤擅絕艷。余一見之於崎嶇之商業學校。再見之於确石。惟絕少楊柳。靈和春深。白門秋老。在南中幾無可見。故當春風吹衣晴曦釀暖時。賴有棉花作彼鄉花事耳。

菊花至冬之仲季始盛。是亦地氣使然。藝漑之方。與吳地同。庚戌余度歲於駝江。筆事既休。買菊三四本。置座右電燈間。珊珊花影。如聞珮環。濁酒一杯。澆愁未歇。而六街臘鼓。已饒殘年。杜小陵茱萸之什。不期於除夕讀之。

潮俗婦人尙纖趾。矯揉造作。更甚於淮揚間。且有躡蹠過甚。扶杖蹢躅以行者。白頭人無論矣。中婦風華。乃亦由此。真不可解。而蟬翼鬢蜻蜓髻。粉垢脂污。亦非嬌好之妝。

梅州婦女。髻式異制。髮分前後二縷。前後綰靈蛇髻。覆諸頂上。綴金銀簪。後以紅絨札二寸許。反綰諸髻。紅絨之端。分髮作蝴蝶形。雙垂頸際。綠雲香函。蟠螭白馥。南中靚裝。以是爲最。故間或荆釵布裙。亦饒天然愛好之姿。

六寸膚圓。今未多見。吳下少婦之麗者。着綠峽蝶履。帕首素衣。挈榼隴頭。余嘗以爲奇艷真艷。不謂於南中一律近之。夕陽在山。半肩紅葉。出歌一闋。靡曼琳琅。陌上過之。殊笑白苧紅牙。俗不近雅。翠鈿金雀。華不成裝矣。

梅俗稱媳婦爲薪白。其意男子旣娶。桑弧蓬矢。志在四方。卽走南洋。或國內讀書經紀。門以內仰事俯畜。悉付諸媳。故曰薪白。彌月旣過。帕首入山。夜則擔樵以歸。燈下課子。堂前奉親。拮据畢日。靡有怨讟。卽富家亦復如是。比諸江浙佳人。錦圍翠繞。競尙新裝者。曾不啻太羹立酒之尊也。

三河壩（潮梅交界處）以上兩岸青山如美人螺髻。夕陽欲下。漸聞歌聲。皆樵

婦晚唱也。歌聲靡曼。動人間。多國風江漢之遺。梅州謝可齋有梅州竹枝詞數首。有云。紅葉半肩歸路險。聲聲猶唱爲郎歌。又有句詠樵歸云。自覺曉妝眞草草。棠梨花下再梳頭。絕世風情。却無一點閨脂粉氣。

嶺左女飾之於廣州。猶江浙之於蘇滬。其實廣州女飾。雖勝於潮。遠難及梅。比來梅縣知事盧耕圃君。強令梅屬婦人。悉改廣飾。實大煞風景。垂鬢高髻。漢裝之遺。絕世丰姿。何可湮滅。孔子刪詩。不廢鬢髮如雲之什。耕圃耕圃云。何其然。偷謂一髻之飾。足令俗近淫靡。則后妃未髡頂以儀人。廣州亦溱洧之名邑。耕圃多才。利用厚生。在在足以著績。何苦向婦人頭下着手耶。

梅州葉碧華夫人。詩才透麗。弱冠卽蜚聲文閣。著有古香閣集。集中詩餘。尤逼眞樸園。記其慶春澤漫云。曲徑尋花。幽庭問柳。閒鷗有約。荷叢。倏冥金鳥。葦蘆聲天風。阿舂倒瀉銀河水。雜雲環珮響。丁東。把鴛鴦殘夢。前溪喚醒惺忪。波紋。

畫檻納粧倚。看青錢萬疊。玉潤珠融。分量芭蕉。涼痕綠上梧桐。牡丹艷和瓊簫咽。愛清聲淨洗塵胸。待宵來月上銀鈎。歸路煙籠。

梅俗貿易有墟期。其貿易處曰墟場。其期以三六九二五八一四七爲率。每日墟期。賈人畢集。牛豕之類。分肆列市。十里內諸村落。羣秤籬聯翩以至。田花村警。笑語琅琅。夕陽西歸。分道以去。亦南中殊俗之一。州治以東松口丙村。墟市爲盛。

梅人多中原忠義之遺。文信國扶宋主南行。扈從之軍。多自中原隨輦以來。及宋祚不祀。信國被俘。軍士散伍。棲止於梅州者衆。漸爲土著。明季林氏揭竿。瓜蔓頗衆。及清中葉。乃有洪秀全崛起於客族。（梅屬五縣暨福建之上杭湖州之大埔等。俱稱客族。蓋其人多於宋明之季。嬗遷以來。）而梅人之攀龍附鳳。以起者。不勝僂指數。逮洪氏喪敗。左宗棠南撻。殉義之慘。尤甚於明季李氏之

獄。故其人民積憤抑恨。挺而入推倒君主之途者益衆。三月二十九日之饒可權林修民。槍斃孚琦之溫生才。及他之陳敬嶽等。皆籍梅州。而建國淮上之戰。軍長姚雨平以下。如張我權林叔慧等。亦皆一時之良。是可知梅人數百年枕戈待旦之概矣。

石澳風土記

菩提

客言由筲箕灣。山行十餘里。至於海隅。有邨焉。背山而面水。邨人多瀕海而居。五方雜處。築石爲室。藉茅作瓦。編竹成籬。男婦老幼。悉棲息其中。人語鈞轉。甚難言喻。日初出。則各具糗糧。結伴呼羣。持釣竿筐筥。遠出而游於海。傍晚罷釣歸。將魚換酒。雜妻孥輩團飲一室。佐以粗糲。醉飽後。跣足蒙頭。席藁而臥。來朝無米爲炊。勿問也。以水作田。無有豐歉。仰事俯畜。皆取給於海。醉則相與叩缶按股而歌。嗚嗚與桃花源裏避秦人。其樂處相彷彿。而人情狡詐則迥別。邨後

有山田數十畝。咸磽瘠不堪。故耕者少焉。女嫁男婚。亦皆及時。俗情稍尙詭異。當婚嫁之日。男家舁青油幕肩輿往迎新婦。而以六人持紅布旗爲前導。此六人則擇少年。而兼囊橐稍充裕者爲之。皆穿綢跣足。持旗導輿前往。謂之替新郎。至則各女伴率娘子軍。將所謂替新郎者。因遭困阻笑。索青蚨四五千。始放行。謂之索青錢。日將晡。新婦升輿。歸夫家。隨有數女伴。曰新阿姨。與新婦肩衣箱。隨輿而至。新郎敬迎入室。預設一酒筵於房之臥榻旁。旋邀所謂替新郎者。招諸阿姨入房。定席相與鬯飲。諧謔嘲笑。罔有顧忌。二更盡。席撤。替新郎者。各鳥獸散。主人導新阿姨入宿別室。而夫婦始行合卺禮焉。其風俗陋劣不文。男婦皆喜跳足。自頂至踵。一無雅骨。女之未嫁者。則妹之。旣嫁。則稱以姑娘。多登山薙艸采樵。或遇少壯男子。漫聲高唱淫辭。以相誘。遠方來者多鄙之。而不屑與語。而邨人則行歌互答。習俗相沿。殊不怪詫。或兩情相浹。卽以山林爲牀褥。

厥夫與伯叔知之亦不以理。曠是真禽處而獸愛也。所謂互鄉者非歟。

梅花嶺記

全祖望

順治二年乙酉四月。江都圍急。督相史忠烈公知勢不可爲。集諸將而語之曰。吾誓與城爲殉。然倉皇中不可落於敵人之手以死。誰爲吾臨期成此大節者。副將軍史德威慨然任之。忠烈喜曰。吾固未有子。汝當以同姓爲吾後。吾上書太夫人。譜汝諸孫中。二十五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諸將固爭前抱持之。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執刃。遂爲諸將所擁而行。至小東門。大兵如林而至。馬副使鳴騶。任太守民育。及諸將劉都督肇基等皆死。忠烈乃瞠目曰。我史閣部也。被執至南門。和碩豫親王以先生呼之。勸之降。忠烈大罵而死。初忠烈遺言我死當葬梅花嶺上。至是德威求公之骨不可得。乃以衣冠葬之。或曰。城之破也。有親見忠烈青衣烏帽乘白馬出天寧門投江死者。未嘗殞於城中也。自

有是言。大江南北。遂謂忠烈未死。已而英霍山師大起。皆託忠烈之名。彷彿陳涉之稱項燕。吳中孫公兆奎以起兵不克。執至白下。經略洪承疇與之有舊。問曰。先生在兵間。審知故揚州閣部史公果死耶。抑未死耶。孫公答曰。經略從北來。審知故松山殉難督師洪公果死耶。抑未死耶。承疇大恚。急呼麾下驅出斬之。嗚呼。神仙詭誕之說。謂太師以兵解。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蟬蛻。實未嘗死。不知忠義者聖賢家法。其氣浩然。常留天地之間。何必出世入世之面目。神仙之說。所謂爲蛇畫足。卽如忠烈遺骸不可問矣。百年而後。予登嶺上。與客述忠烈遺言。無不淚下如雨。想見當日圍城光景。此卽忠烈之面目。宛然可遇。是不必問其果解脫否也。而况冒其未死之名者哉。墓旁有丹徒錢烈女之冢。亦以乙酉在揚。凡五死而得絕。時告其父母火之。無留骨穢地。揚人葬之於此。江右王猷定。關中黃遵巖。粵東屈大均。爲作詩銘哀詞。願尙有未盡表章者。予聞

忠烈兄弟自翰林可程下。尙有數人。其後皆來江都省墓。適英霍山師敗。捕得冒稱忠烈者。大將發至江都。令史氏男女來認之。忠烈之第八弟已亡。其夫人年少有色守節。亦出視之。大將豔其色。欲強娶之。夫人自裁而死。時以其出於大將之所逼也。莫敢爲之表章者。嗚呼。忠烈嘗恨可程在北。當易姓之間。不能仗節出疏糾之。豈知身後乃有弟婦以女子而踵兄公之餘烈乎。梅花如雪。芳香不染。異日有作忠烈祠者。副使諸公。諒在從祀之列。當另爲別室。以祀夫人。附以烈女一輩也。

史八夫人傳

汪琬

八夫人者。姓李氏。宛平人。史文忠可法夫人之妹。而公弟可則之妻也。可則早世。文忠公殉國難。八夫人奉太夫人。居金陵。浙人厲紹伯者。嘗人文忠幕。軀貌類文忠。冒文忠名。集亡命數百人。破巢縣。破無爲州。提督率省兵擒之。堅

冒文忠名。衆莫辨。召二夫人。識認。斥其妄。始吐實。而八夫人有國色。爲衆所窺。會金聲桓反。豫章禁旅往討。駐金陵。遼官聶三媚少宰某。豔八夫人。強爲委禽。八夫人遣婢拒之不聽。詈之又不聽。須臾一婢奉黑漆盤進。聶曰。奉八夫人命。恣若所爲。聶視之。則一髮髻一耳一鼻也。血淋漓滿盤。聶失措。急躍馬馳去。汪有典曰。嗚呼。明之亡也。周皇后從烈帝殉社稷。後宮嬪御視死如婦。節烈之奇。前古莫與比。而文忠公殉難揚州。官兵相繼蹈河死者五六千人。最後八夫人。復以節烈聞。何其盛也。抑予聞豫王之下江南也。赧皇東走。少保兼太子太保總督京營戎政忻城伯趙之龍。自署掌都察院事。兵部右侍郎李喬。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蔡奕琛。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錢謙益等。首率從官公侯伯駙馬數十百人。爭先納款。郊迎數百里。時大雨如注。匍匐泥淖中。王前導過。麾之不敢起。王過。馬前蹴踏。復不敢起。得王命。叩頭呼

萬歲而後乃起。是三台八座。非以身從人者歟。而謙益尤東林之選也。至如三夫人箠箠在疚。去文忠殉難時無幾耳。固已不免於恤緯之傷。而八夫人之抗節。卒無有樂道之者。其無乃嗔此婦人。非識時俊傑乎。歐陽永叔論馮道。附以王凝妻斷臂事。有以也夫。予之傳八夫人。牽連諸要人。猶永叔志也。然亦書不勝書矣。噫。

應廷吉傳

凌雪

應廷吉。字棐臣。鄞縣人也。天啓丁卯舉人。謁選授礪山知縣。史可法以閣部督師。開府揚州。御史左光先荐其才。擢淮安府推官。赴軍前爲監紀。與劉湘客張鑾。紀克明等。並在幕府。而廷吉最任用。廷吉精天文三式之學。先是丁丑計偕。至宣武門。見一白雞。羽毛鮮好。喙距純赤。重四十斤。觀者重識。廷吉慘然曰。此驚也。見之則亡國。癸未六月。露坐陰雲四合。雷電交作。有火星出聲如爆。廷吉

曰。天元玉歷所謂電中聚火也。人君絕世。此殆是乎。可法按部至淮。升帳。有旋風從東南起。吹折牙旗。轉至丹墀。令廷吉占之。曰。風從月德方來。加本日貴人。時富有貴人奉王命而至者。風勢飄忽旋轉。其事爲爭。音屬徵。象爲火。數居四。二十日內。當有爭鬥之事。近則虞火災。損六畜。越三日。城西北隅火燬民舍。焚一驪。匝月而有土橋之變。高太監以朝命至。如其占焉。淮陰紫霄觀皂莢樹產物如飴。色黃味美。士民觀者以爲甘露也。廷吉見之。曰。此爵錫也。白者爲甘露。黃者爲爵錫。所見之地。期年易主。可法銳意經略河南。黃日芳陸遜之私問曰。閣部志勤矣。於君意何如。廷吉曰。明年太乙在震。角坑司垣。始擊掩迫壽星之次。法當蹶上將。天下事無可爲也。意者先試之。山左乎。士民翹首王師。如時雨焉。若旌旗旅進。豪傑必有嚮應者。及高傑將行。誓師禱纛。風起纛折。西洋砲無故自裂。廷吉以爲不祥。十月十四日登舟。廷吉曰。此俗稱月忌日也。又爲十惡。

大敗。高帥其不免乎。明年正月。傑果爲定國所戕。可法議修屯政。欲遣陸遜之屯田開歸。而廷吉屯田邳宿。廷吉曰。國家故有屯軍。世受業爲恆產矣。安所得閒田而屯之。且田所穫。旣入於官。有司常賦。又將何出。聞桃源諸生有願輸牛百頭。麥五百石。以博縣令者。此面欺耳。及河防愈嚴。令秦士奇沿河築墩。以駐砲。廷吉曰。無益也。黃河沙岸。其性虛浮。水至卽圯。何架砲爲。議乃格。是冬。紫薇垣諸星皆暗。可法夜召廷吉指示之。曰。垣星失耀。奈何。廷吉曰。上相獨明。可法曰。輔弼皆暗。上相其獨生乎。愴然不懌。左兵東下。弘光詔至。可法受詔書。召廷吉曰。君精三式之學。所言淮陰安堵。終不被兵。人能言之。第謂夏至前後。南都多事。果何見之。廷吉曰。今歲太乙陽局鎮坤二宮。始擊關提。主大將囚客。參將發口。且文昌與太陰併凶。禍有不可言者。夏至之後。更換陰局。大事去矣。可法憮然。因出詔示廷吉曰。君言不信。猶可如信。則天也。唏噓而別。以軍事付廷吉。

越三日。督諸軍赴泗洲。過山陽。澤清遣人取軍器火藥餉銀。廷吉不與。退屯高郵。清兵破盱眙。可法還揚州。急步召廷吉。督餉至浦口。已而又令率軍回揚州。屯天長。廷吉曰。關部方寸亂矣。豈有千里之程。一日三調。警急頻仍。揚且有內變。急入城助守南門。可法又令取移泗之餉。夜縋城出。明日城陷。得免於難。可法之築禮賢館也。命廷吉董其事。是時四方之士雲集。負才能者。羣思效用。而倖進之徒。亦且踵至。廷吉言曰。是皆躍冶之士。坐談有餘。實用無裨。當此財匱。而所給月餼不貲。盍不散遣之。別儲真才乎。可法曰。吾將此禮爲羅。冀收什一於千百行之數月。旣無拔萃之材。亦無破格之選。諸人私相謂曰。始吾以爲幸館也。今且求處囊而不得。於是始稍稍引去。及可法將移師泗州。謂廷吉曰。諸生從軍防河。積苦久矣。今又趨泗。是重勞也。君盍品定量授一官以酬之。四月二日。發策試。拔取長州盧深才嘉興歸昭等二十餘人。擬授通判推官知縣。二

旬而揚州城陷。從可法死者十九人焉。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南渡之初。所恃者史大司馬一人而已。其餘安守故常。不達時變。自謂清流。而小人鷗張。滿朝相與排詆。樹寇門庭。強臣悍將。因之阻兵安忍。遙制朝命。司馬奔走撫輯。內饜不給。何暇計疆場之外乎。迨夫左帥稱兵。藩籬盡撤。王師長驅而入。所向投戈。衝櫓未及於國門。而君相已棄社稷行遯。此卽維揚堅拒。何補敗亡。况於一隅當百萬之衆哉。悲夫。廷吉之論。亦足明天命之不祚矣。雖有忠貞。豈能回天。余所以讀司馬之疏。而愴乎有餘痛也。

南邨曰。廷吉選士之論。慨乎季世之微言也。而卒能拔死士十九人。亦可謂不孤厥意者矣。

沈光祿傳

陳玉璣

沈應奎。字伯和。號湛源。常州武進人也。少孤力學。爲人矜氣節。然諾不苟。喜急人難。嘗同鄉里俠少年遊。有絕人力。置鐵簡自隨。意有不平。輒執簡起舞。光上下閃閃。颯拉有聲。舉萬歷乙酉。孝廉。教諭崑山。公車四上不第。遷知裕州。應奎妻父邵芳。丹陽人。亦以氣節自矜。布衣徒步入長安。名傾中貴人。立起新鄭高相國拱於田間。一時長安嘖嘖稱邵樛休云。樛休芳字也。新鄭相既用。而江陵張相國居正。素不相能。銜樛休。乃假他事殺之。復計絕其後。陰命族人圍其廬。將以是日殺樛休兩孤。應奎集少年十餘人。假丐者。縋牆入。奪兩孤以歸。既守裕州三載。旱民乏食。嘯聚山礦間。幾十餘萬衆。督撫分兵勦之不克。應奎單騎布袍素冠。入其壘。衆駭然。見身不介冑。旁無甲士。稍延坐。與語悅。應奎且勸且誘。衆曰。征科日迫。忍死須臾。非得已也。應奎曰。能從裕州守歸乎。衆曰。慮罪。應奎曰。爾以身委我。我當善全爾。相與痛飲數日夜。衆益感悟。哭聲震陵谷。悉縱

火燒山解甲去。大家宰孫公丕揚過裕。不遣一使迎。亦不遽謁。孫公怒。突入應奎署。應奎方焙餅炙韭將食。遂邀孫公共食。孫公奇之。入朝言應奎廉。應擢。部議例不可丕揚。曰。老臣特薦一人不用。是不用老臣也。詣關叩首。跨馬出都。上聞曰。此老躁急。猶昔。命騎追之。而擢應奎官刑部主事。先是。應奎公車經費。縣山中。輿人舁入古廟。少年數輩。扛巨木。堵其門。應奎睨而笑曰。是須數輩乎。揜袖平舉之。一少年指神前石鼎曰。能舉是乎。應奎挈之行數十步。復置故處。少年舌吐不能合。應奎曰。吾所至。嘗欲陰求天下士。爾等不足爲也。拂衣去。河間邸舍有驟食人。觀者環列不敢救。應奎怒曰。奈何縱獸食人。持鐵簡奔入。三撲三避之。又撲。簡入目尺許。乃仆。其人已失半面。伏地狂號。望應奎猶作叩首狀。應奎少時。經鄉之陳渡里。土人家方產牛數月。力猛如虎。人稍近。輒被嚙。土人家釜甑器缶之屬。皆無完器。屋且折其兩角。厭苦無如何。應奎瞋目久之。躍身

跨牛背。牛奔十里許。應奎攀道旁古樹。并力以兩足夾牛起。懸牛於空。有頃復
搯之樹。從容而下。曳其牛。仍乘之歸其家。蓋其好奇矜氣力類如此。盧孔禮者。
交河義士也。路遇不平。毆其人立斃。繫獄論死。父老聚語道旁太息。應奎聞之。
立詣縣語令曰。方今倭躡朝鮮。交河輪蹄四接。盜賊白晝劫行旅。公何不以誤
殺贖之。俾部署少年守閭里。卒有事。可效死力於君。毋徒殺壯士。令因釋孔禮。
而語之曰。非我釋若也。吳中沈某實教之。時應奎已行。孔禮哀號。書應奎姓名。
朝夕率妻子羅拜。及應奎下第。復經交河。孔禮同子弟輩伏道左迎歸。妻女治
饘餅上食。兒子持土甌出沽酒。而里中羣少年聞沈公來。皆至其家。叉手代孔
禮稱謝。又三四年。持樽酒炙雞至。願與沈公共飲。應奎狂飲大醉。持筒起
舞。談說古今壯勇義烈事。激昂流涕。羣少年皆仰天叩頭。誓爲沈公死。孔禮再
弄把酒曰。孔禮與諸兄弟。旣以身許公。公如有事。當率五百人。裹糧服矢以待。

命惟公之所使。之應奎既官刑部主事。甫視事。司農以裕餉兩年缺住俸。州民聞。如額匍匐解京。天子異之。御午門。召應奎與州民見。州民道應奎守裕狀。淚交頤。依依瞻戀。應奎不忍捨。上大悅。賜應奎晏表裏。萬歷庚戌。上不豫。召閣臣至宮門。卻之時。福藩猶在邸。中外洵懼。福清相葉公向高。謂應奎曰。事不可知。且奈何。應奎曰。竭股肱之力。以衛太子。萬一有變。公必死之。請以不肖驅徇公。福清相要應奎宿朝房。計令大司馬列兵圍諸王府第。大金吾領緹騎巡徽皇城。戎政分部京營兵屯九門。藩府人不得闌出邸第。中外寂然。應奎衷甲。與福清相同臥起。上豫乃出。當是時。代藩庶子鼎莎不得立。議將立之。應奎疏劾大學士李廷機。不報。因語某宗伯曰。代藩之議。倘不悔禍。當持吾簡擊殺老魅於朝堂。旋自刑以明國法。何暇與喋喋爭筆牘間乎。由是忌之。而出知汀州。巡按御史某方至汀。應奎每夕入院。指天象示之曰。客星犯前星甚急。巡按目笑之。

已而有挺擊事。應奎把御史袖曰。此大事。公安得不言。吾向語天象云。何顧左右趣紙筆。卽堂上起草。御史驚且慚。囁嚅退。稅監高宗播虐。將由汀入粵。應奎大書榜示。直達城會。曰。稅監將入海。從倭抵汀境。太守當領吏民擊殺之。案聞屏氣。不敢經汀。尋以繼母病。棄官歸。踰年復起。南光祿寺少卿。逆奄柄國。以東林削籍。年七十餘卒。

夫椒山人曰。神宗時。天下雖稱治平無事。而實多不測之憂。惜乎光祿負絕人之力。又得壯士五百人。悉以身許。卒不得用以死也。及光祿死。而天下且大亂。思得如光祿者而不可得。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南邨曰。予旣讀沈伯和傳。怒焉而悲。念世生桀士難。而士之負才抱器而欲用世尤難。伯和奇男子也。亦竟以閒曹而死。牖下于國無赫赫之功。則人間事寧可論乎。

倪文徵

凌雪

倪文徵字舜平。山陰人。爲蒙師自給。兼通醫術。國亡。市酒肴。飲里中少年。求辦一事。衆諾之。偕至叢墓。命掘坎自理。衆駭欲散。文徵恚曰。此何事。可誤我乎。衆止之曰。死義也。今某某大官俱不死。汝小醫何自苦。文徵曰。人各行其志。幸成我一人曰。然則可使土親膚乎。與之二缶。以一埋坎中。文徵跌坐其內。以一覆而封之。已聞內有叩聲。衆發之。笑曰。一時有激。固知其欲出也。文徵曰。不然。我入時倉猝。未審方位。轉坐其內。復命覆之。密封其隙。衆環坐竊聽。微聞其聲。踰三時始寂。

南邨曰。大官不死。小醫死之。此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也。觀其臨命雍容。又豈庸醫比耶。

孫將軍傳

康乃心

孫將軍名守法。字繩武。陝西臨潼人也。家居王谷口。訖齧讀書。城內府君祠。晨起赴館。至東門。遇一相士。視而奇之。曰。鐵面劍眉。他日必握兵權。長而家酷貧。廢書務農。然多智謀。齊力絕人。性復任豪俠。喜交游。嘗飲於市。酣醉兀兀。兀撫膺奮歎曰。不掃妖氛。死不休。市人皆大笑。以爲狂。時流寇猖獗中原。九重之上。晨夜焦勞。命將出師。旋撲旋熾。將軍遂仗劍入行伍。爲制府洪承疇戎旗健卒。每出輒敢當先。宜君之戰。以單騎擒賊首。點鐙子不沾泥。斬獲甚衆。授守備。又與闖王高迎祥力戰。迎祥敗。棄馬入溝中。公亦棄馬逐之。迎祥故壯悍。將軍與之手搏。卒生擒以歸。收其軍。餘賊爲之氣奪。授參將。轉陞護藩營副總兵。威望日隆。所向無前。高傑者。號翻山鶴。雄勇有才略。爲賊羅汝才副將。將軍知其可用。軍騎入傑壘。慰降之。傑感將軍恩。爲泣下。以父事焉。歲時必西向拜。誓死報朝廷。終身不敢攜貳。後封興平伯。皆將軍力也。當是時。流寇逼河洛。羽書紛

馳王命或梗隔不行。秦藩微弱。官吏凌誇。至有過王門不下馬者。將軍嚴守禦。法行不避權貴。境內肅然。孫制府白谷去討李自成於河南。會久雨糧絕。師潰。潼關失守。賊蟻至。外竭內空。勢不能支。自成僭號西京。將軍仰天慟哭。棄家保秦世子。以孤軍退守興安之五郎壩。自成招降。將軍數殺來使。豎義旗募兵。約總兵賀眞爲恢復計。遠邇響應。會我朝定鼎。孟公喬芳督關中。悲其志節。屢以書招將軍。將軍以未得手。及李賊抱志不出。慷慨悲歌。有妻子可殺。君父之仇不共戴天等語。聞者哀之。尋爲土人所害。始將軍鎮長安時。歸葬其父。偕里中父老浴溫泉。解其衣。遍體創痍。幾無完膚。人爲將軍泣。將軍意落落也。爲人嚴重。雄威而和平坦易。性至孝。篤於友誼。每好與儒者遊。及臨陣遇敵。則猛如虎兇。見者以其面黑。稱曰孫竈君云。用兵如神。善撫士卒。能得人之死力。廣西提督岑公孫略副總兵孫公麟。皆將軍義兒。湖廣提督胡儂子瓊州總兵高進庫。

皆將軍門下裨將。其他千百夫長。以功名起者。蓋不可勝紀也。而將軍竟以抱志死。悲夫。

論曰。吾爲童子時。聽人言孫將軍戰功忠勇事甚悉。及後讀諸家記流寇始末。乃若不知有將軍者甚矣。史傳之缺也。將軍事今關中人人皆能道之。蓋其出身似狄武襄。敢戰如李英公。而退保深山。孤軍誓死。則又田橫之客。五百海島者也。而泯沒無聞。忠臣之血。千年化碧。可勝慨哉。

南邨曰。縱觀將軍生平。落落有古名將風。而偉節孤忠。照耀日月。疾風勁草。實成傑士之名。或者悲之。抑又何歎。

諸天祐傳

王源

諸天祐。山東東昌人也。少任俠喜交游。儻有大志。游關中數年不歸。崇禎十六年。闖賊寇潼關。督師孫傳庭戰歿。西安陷。關中望風降附。天祐率壯士十八

人入河州據之。募兵千人。欲襲西安。或曰：賊勢衆，恐不敵。天祐曰：我不知衆寡，但欲殺賊，復祖宗疆土。賊遣萬人攻之。天祐弟出城逆戰，稍卻。天祐從城上彎弓，瞋目躍身下。植立叱咤，矢發，賊首應弦倒。賊奔，揮刀逐之。賊大敗，依山結營，不敢出。久之，天祐率三十騎，間道出山後偵賊，望見賊無備，乃留騎山上，令我下襲之。若見賊亂，卽馳下。乃單騎緩轡趨賊壘，賊初不戒。近始呵之，天祐大呼曰：我大膽諸將軍來取賊首。躍馬繞營走，賊錯愕爭搏之。營亂，三十騎自上馳下呼曰：大軍至矣。賊驚潰。天祐禽斬數十人歸。由是名震關中。賊旣破三秦，唯榆林河州不下。賊謀曰：河州勢孤，不足畏。榆林天下勁兵處，若榆林不拔，終不可入河東。乃力攻拔之。將軍尤世威等不屈死。十七年，賊遂渡河，長驅向京師。分遣僞權將軍某，以精兵十萬取河州。天祐力不支，與麾下亡走山谷。閏三月，賊陷京師。烈皇帝殉社稷，四方瓦解。天祐痛哭，拔刀斫石曰：逆賊，我不寸。

磔爾爲皇帝報仇。我目不瞑。乃復起兵。鳳翔凡四十二人。鐵虎頭者。嘗從總制洪承疇殺賊立功。後辭去。隱居終南山。天祐遣其將汪鳳容。柳含往請之。虎頭慨然曰。諸公以義召我。我何辭。我年幾六十。尙惜死乎。立起謁天祐。天祐大喜。卽與歃血盟。當是時。自鳳翔以北。南達漢中。西踰隴山。砦豪傑。莫不暗受天祐約束。賊中亦有期內應者。俟天祐大衆集。同日起。天祐憤不能待。與虎頭等出山號招。猝遇賊步騎數千至。卽前突之。斬其前鋒將。殺數百人。初天祐在河州。嘗與賊戰。望見賊中軍大纛。挺戈突入。賊將辟易。橫刺擁纛者下馬。奪其纛。馳還。賊將隨後呼曰。諸將軍。我知公天威。今奪我纛。何面目見人。幸哀憐還我纛。後請無敢再犯。天祐大笑擲予之。至是其將適在軍。目曰。此諸天祐也。賊大驚。益請兵圍之。鐵虎頭揮雙簡。左三稜重十六斤。右二十斤。四稜。出入重圍。所向披靡。日暮。鳳容曰。前有水身。諸阻橋。將軍與諸人幸稍息。天祐曰。諾。遂渡橋。

居民爭進食。虎頭鳳容王某三人據橋西。柳含伊季分巡水上下。含謂居民曰。水深幾何。曰淺。含曰。賊渡奈何。曰請給之。須臾賊至上流。遙呼居民問渡。居民曰。水及馬腹。泥深不可測。賊逡巡去。大隊偪橋東。列板前行爲蔽。長矛隨其後。翼以弓矢。將次渡。虎頭解甲著單布衣。挾簡躍過。碎其兩板。賊攢矛刺之。虎頭揮簡折其矛如葦。人馬仆地下。死無算。賊棄旗鼓走。鳳容兄子秉拍手稱曰。張益德據水斷橋。何以過。夜半間道走。初客有李生者。年十一。屬文千言立就。及長。與姬詹習天文兵法。善騎射。皆天祐所倚重。李生迷失道。鳳容含章顯還跡之。行二十餘里。以故賊追及之。天祐分其衆爲二。命顯鳳容將右。自與含伊季將左。奮擊之。賊散復合。鳳容望見賊以二矛躡天祐。天祐方力戰不顧。乃縱馬馳而左。賊驚退。旁一賊乘間刺鳳容中其脇。鳳容夾其矛奮力掖賊墜。鳳容亦墜。賊失矛。鳳容奪賊矛反刺賊。殪之。柳含奪馬授鳳容。鳳容上馬。馬弱復墜。含

又奪馬授之。共馳逐賊。賊退走數十里。次日復戰。力罷。天祐知事不濟。歎曰。我起兵報國。卒困於此。天也。吾當畢命此賊。馳赴之。賊圍之數重。天祐四面馳突。王某望見曰。事急矣。潰圍入。解甲授天祐。翼之出。遂各脫身走。天祐馬蹶死於陳。虎頭爲賊獲。大罵不屈死。關中豪傑聞之。皆流涕。後月餘。鬪賊自山海關大敗歸。逾年棄關中。走死於通城。

王源曰。吾聞章顯善識路。倉卒經過山林險阻。雪夜亦能辨。而談笑殺賊。丰神閒曠。又有常次卿者。被創洞腹。血殷馬鬣。戰益力於戲。得士之多如此。天祐何不能待也。豈非先事者爲其所難哉。可爲流涕者矣。

南村曰。吾讀諸天祐傳。未嘗不廢書太息。惜乎狗彘之徒。擁高位。而英烈奇偉之士。乃碌碌抱志沒也。明之亡。豈非天哉。

泣羣曰。明季闢寺弄權。流毒宇內。官貪吏酷。遍地瘡痍。遂致民怨日深。國運

日衰。李張二賊乘機搗竿。肆虐閩閩。擾亂中原。未始非若輩釀造而成。諸將軍知大丈夫殺身而衛社稷之義。奮然率衆起義關中。大挫闖賊鋒。其忠勇果敢。固足爲吾民景慕。祇以未能相機而動。卒難寸磔闖賊。惜哉。

游黃嶽記

程南園

予心醉黃山久矣。而神遊目想之中。常在紫翠烟嵐之表。丙申季夏。決計償一夙願。遂約同學諸友偕行。午抵白沙嶺。少憩。下嶺見西海諸峯。削玉垂青。漸出雲表。若旖旎導前而相送者。心目爲之頓爽。晚宿溪下。有小水注於大溪。溪從湯嶺下。卽吾邑瀆溪之源也。立小橋望之。聖泉翠微迤邐。至九龍崗。列如屏障。橋後小坡。廠層樓。額曰挹翠橋。左竹柏數十株。壘石爲垣。溪聲汨汨。注大橋石洞中。耳洗目滌。蓋已不啻山陰道上也。徘徊橋上者久之。次日破霧行。紅日一輪。剛升翠微峯。如火樹銀花。穿峽而出。咫尺間。迷離莫辨。十里至伏牛嶺。嶺下

山景頗藏。及踰嶺望之。湯嶺迥懸天表。澗水上接銀河。下達前山。瀉九地之下。兩岸石壁聳立。琢削紫玉。若行夔峽中。停午始見日月。界石百道。飛泉噴珠濺玉。耳無停響。余驚心動魄。歎非復人間世矣。飯釣橋畢。抵嶺口亭。怪石錯峙。如大士現身說法。如龍跳虎臥。皆迴巧戲伎於雲門之下。度迴龍橋至茅蓬山。桂千株。蒼鬱遮護。夕陽倒射紫石巖。已爲丹霞所隔。欲卽往湯泉。寺僧勸以飽食。方可酣浴。余領之。寺檐間張南華學士額之曰。紫雲庵。本太守江恂書。今易以程棟八分書。筆法亦復蒼勁。飯畢。循石級下。松篁夾路。煙水空濛。至湯泉。一幅銀沙。半池明月。解衣盤礴。入水晶宮。暖珠百串。從沙底迸出。平生宿垢。淘滌俱盡。知醴泉華池。總屬荒幻。不若軒轅氏之瓊漿。果有實境也。薛離大設盆斛。李敬方築堂以祀。禮亦宜之。返禪房。僧取沈歸愚先生湯泉詩閱之。援易談理。頗有玄致。明發渡澗。見古祥符寺。寺在昔年爲遊客駐踪之所。今茅蓬盛而祥符

衰。雖樓一二緇徒。而空門寥寂矣。問白龍潭藥鑪藥鉢。寺僧指其遺跡。而狎浪閣。桃源庵。則徒存廢址。余爲慨然者久之。因作詩曰。迷途曾說武陵人。縹緲仙源又問津。歲歲桃花滿山下。誰從此地認前身。飯後度迴龍橋。蜿蜒而上。憩得心亭。涼風颯然。濤聲訇磕可聽。三里至慈光寺。面寺仰矚。天都硃砂煉丹諸峯。並獻身層檐之上。鉢盂緊靠天都旁。而曰青鸞曰疊嶂曰紫石。排牙結陣。次第插天都左翼之下。寺僧廷入戒堂。飲茗畢。觀黃山圖。卽從寺僧覓逕。升大悲頂。頂上一松如蓋。余輩坐蓋下。炙酒飲之。體清心遠。不覺導吾神于九霞玉虛間。因戀湯泉。復下級返茅蓬。適有俗子自獅子林狼狽傾跌而至。貌困頓。口怨咨。云遭此險厄。不若受桁楊桎梏。同人聞雲梯蓮花溝之險。頗有懼色。寺僧又助作危語。言君等卽賈勇。不過至文殊院。斷不能越蓮花溝。同人遂欲自崖返。余笑曰。此輩荆棘盈胸。暗爲山靈之所擊。故但示之險。不示之奇。然亦已自彼而

虞 初 志 補

至此而吾乃不能自此至彼耶。遂安寢。越宿日出東隅。緣舊徑過慈光寺。不復入。翻左岡而下。溪澗略如湯嶺。而峯巒秀拔。則百倍過之。捫崖涉澗。皆傍硤砂。峯趾蛇盤而上。五里抵觀音崖。踞石小飲。壁上有小柏根。若盤虬。頂如竦鶴。此山多松而少柏。余翫之不忍去。里許燥渴。適有小僧擔紫花菘至。買嚼之。甜香盈齒。翹首見蒼顏台背者。立于紗帽石之旁。則老人峯也。隨從役夫雀躍前。余與同人以次捫蘿遞登。肩隨老人而立。追憶二十餘年所萃處者。皆食煙火人。今我曹得與此老晤對片時。不可謂非清福也。峯之右爲洪鐘。左爲剝瓜。剝瓜之左爲橫雲。跨此即天門峽也。出峽迤東北。行至半嶺。回視老人。面朝天都。背對蓮花。餐霞飲露。與太極相終始。斜睨而送余。余轉恨此身之不化石矣。轉身入雲巢洞。深二丈許。東南透天如井口。瞻觀音石。端立天都右峯。根手中楊枝。僅存其幹。前有石如香鑪。如幡幢。對面石壁刻觀止二字。天都峯聳拔千丈。尊

巖正大。面面如削。無壻可升。按此卽山海經所謂三天子都也。明一統志。何喬遠輿地記。汪循張公山記。皆以休寧之率山。當三天子都。恐不確。惟錢氏載新安吳時憲曰。黃山有最高峯。曰三天子都。東西南北皆有郭。婺有三天子郭。南郭也。匡廬亦稱天子郭。西郭也。績溪有大郭。東北郭也。大都爲天子都。率山。匡廬。大郭。爲天子都之郭。吳任臣以爲允錄。此姑俟有識者考之。由觀止石旁拾級上。如巴字三折。經一綫口者三度。仙人橋。橋頭石片。鑿削。矗起三小峯。厚以尺計。峯腰峯頭。妙松點綴。惟服其奇。莫名其狀。人目爲蓬萊島。亦恍惚形容之詞耳。以上更繚曲往復。洞裏乾坤。本屬深窅。而壺中日月。忽現空明。蓋自雲巢洞至此。凡十三折。折至頂。乃文殊院也。院寺甚庫陋。而門前環列。左獅。右象。風景不乏。前爲文殊臺。登臺四望。左天都。右蓮花。硃砂落萬仞之下。而院後緊倚玉屏。夕陽欲下。紫翠一色。峯之膚理。似不勝指爪。未片刻。姮娥東升。携酒杯向

臺前。酌之。雖天桂山宮。娜嬛福地。何以加茲。宿院中。院境高寒。拂綿衾。尙嫌單薄。恍恍住廣寒宮。冰雪窟也。平明尋原路下。三里許。摹形繪相。嗟訝不已。回飯畢。院僧前導。經蓮花溝。鳥摩猿接。懸崖欲墜。然放膽猛進。至險而不知其險也。三里許。與同人飲蓮花右壁間。欲登峯。同伴悉退縮不敢上。余決然命從役導引。約渠輩坐以待。掉頭竟去。其逕當雲梯之頂。雖有微級。而絕壁陡削。不可旁視。級盡處有白沙甚溜。前阻六尺高石。疑路窮矣。因憶僧人曾爲余一一告語。迷途。僧以院來禮佛客。其徒突由中道呼之返。於是旋行旋囑。從役默識之。二人互掖翻石上。復有路。兩度懸梯。五穿洞窟。其險絕處。有天設石欄。無欄處。有奇松貫石橫出。遮蔽深谷。使不至膽掉。明有僧獨居峯厓。觀其廢址。兩壁插空。或有雲來。更無鳥度。轉身西南。凌空復上。壁鑄天海奇觀四大字。粘寸趾陟數十步。則蓮花之絕頂矣。天都雖稍下。而意未肯降。其餘俯沈海底。都成蟻垤。東則

滄海茫茫。西則匡廬隱隱。齊雲九華。南北拱峙。余飲玉池水。四望而呼吸之。元氣渾淪。萬里一瞬。亦神矣哉。余閱記錄。登頂者有三吳。宋吳龍翰。明吳廷簡。近代吳詹泰。今余獨飛身踵其跡。興趣何減古人。下峯至雲梯頭。發步處。壁如夾城。中段如棧道。下段削空無倚。同人從鰲魚洞口仰瞻之。俱爲膽落。余仍散步而下。如履平地。鰲魚首翹蓮花之背。欲探蓮頂而未能。洞口一松一柏。松號臥龍。柏亦蚴蟉可念。被樵夫侵戕而枯。殊堪髮指。穿洞上。北折至海子。海子本黃山之巔。而平衍寬敞。怯者亦安。綠縵席地。入夏毫無暑意。登煉丹臺諸峯。聳拔於海門之巔。日光銜之。皆作紫色。一片雲激宕空靈。似欲引我上石牀。學陳圖南百日酣臥。惜天海庵光明藏俱墟。不得久留賞翫。過天平石。飲石上。同人有酩酊意。余挾從役升光明頂。視天都蓮花若鼎峙。然目光所及。一如蓮頂。吾家肖黃山。從頂上望之。匍匐後海中。僅作鴨頭綠耳。麻川婁溪舒溪諸水。如掌。

上螺紋。了了可數。東探散花塢。怪石人立。英雄兒女。各具形態。從頂下北折入獅子林。寺門左有品字松。距品字數十武。有連理松兩枚。合併分枝。如五龍頂。正圓如十丈傘。蓋陰可庇百人。黃山松之最大者也。惜僅賸枯幹。皮盡禿。萎瘁久矣。惟得諸傳聞。付之想像已耳。僧延入。茶飯罷。殘陽正挂西海門。有石如雞鳴寺小浮圖。腰露鋸痕。余按記。目爲飛來峯。僧以爲不謬。飛來左右有奇峯夾之。僧目右峯爲石犀。西北峯腰一石僧。僧目爲達摩面壁。其神氣酷似。不嫌其俗。林上添構一新蘭若。額曰獅林精舍。與舊臥雲寺接壤。宿林中佛閣。大風震盪。萬松化虬龍。欲挾獅子拔地而起。濤聲撼天地。早起衝風行。塢中所見。若筆花。若仙掌。若鐘鼓鼎彝。造化幻戲。人巧那得奪天工。上絕壁入始信峯。峯中斷處。跨以飛橋。橋左設石欄。右有松插橋頭。其枝橫出。亦堪扶危。今此松已不存。在越。是橋者。愈兢兢焉。踰橋石片夾立。中僅容身。題曰淨土門。外有聚音松。籠

肇門口亦大而奇。轉身爲定空室。古僧一乘課經處也。志稱一乘課經此峯。課畢孤臥其中。風雨無間。後又有江麗田於此鼓琴。其侄孫太守江恂嘗訪之。二碑現存壁間。近鐘魚杳寂。人琴俱亡。俯仰低回。歎高僧高士之不可復見也。此處望後海較光明。頂尤顯。峯之左爲石筍缸。嵌空玲瓏。雕刻不到。昨院僧於桃花峯畔遙指之。目爲五百羅漢朝天台。今不能舉其似。姑從其號可也。他如丞相觀棋。美人對鏡。神氣如生。不可以俗名而廢之。由獅子林下嶺至松谷道上。鐘鼓鏗鉤。兔猿蹲舞。海子雲頭石。人皆倉皇祖餞。令人神牽目倦而不可止也。憩松谷庵下。望青龍黃龍諸潭。綠砂鋪底。雪浪飛虬。尤耐久觀。下芙蓉嶺至洞口。回首五城十二樓。森列天際。宜往年陳令題請觀二字於洞首也。過虎村至婁溪大橋。戴月而歸。不勝自賀。是役也。往還六七日。如天之福。纖雨不沾。余謂黃山真寰中第一洞天。無石不靈。無松不秀。纖草微烟。皆有仙氣。可爲志切問。

虞初志補卷三
奇者道之。

虞初志補卷三終



重訂虞初廣志卷四

鄧水 姜泣羣編輯

鵝籠夫人傳

周容

鵝籠夫人者。毘陵某氏女也。幼時。父知女必貴。慎卜壻。得鵝籠文。卽壻之。母曰。家云何。曰。吾恃其文爲家也。家果貧。數年猶不能展一禮。妹許某。家故豪。遽行聘。僮僕高帽束條者將百人。筐篚亘里許。媒簪花曳綵。嚙部署。次第充庭。肥錦繡。綴珠釧金碧。光照屋梁。門外雕鞍駿騎。起驕嘶聲。宗戚壓肩視。或且問迺姊家何似矣。媪婢共圍其妹歡笑吃吃。夫人靜坐治鍼。無少異容。一日母出妹所聘幣。裁爲妹服。忽媪曰。爾姊勿復望此也。身屬布矣。夫人聞之。卽屏去絲帛。內外惟布。再數年。鵝籠益落魄。夫人妹已結鴛鴦枕。大鼓吹。簇鳳輿出閣去。夫

人靜坐治鍼滯。無少異容。壬子秋。鵝籠歲二十四。舉於鄉。夫人母謂已出意外。卽籠鵝亦急告娶。夫人謂母曰。總遲矣。於是鵝籠愧而赴京。中兩榜俱第一人。名聞天下。南京兆聞狀元貧。移公帑金代引聘。官吏奔走執事。宗戚媼婢間。視妹時加甚。夫人仍靜坐治鍼滯。無少異容。已而鵝籠奉特恩賜歸。以命服娶。撫按使者已下及郡守。俱集驛庭候。鵝籠親迎。自毘陵抵鵝籠家。絳紗並兩岸數十里。縣令角帶出郊伏道左。女子顯榮。聞見未有也。十年爲相。夫人常以禮規放佚。故鵝籠當時猶用寡過聞。壬申夫人卒于京邸。朝廷賜祭者七。遣官護喪歸。勅有司營葬。紼引日。公卿勳貴。奠幄鱗次。東郊如雲。水陸南經二十餘里。几筵相接。卒時語鵝籠曰。地高墜重。公可休矣。妾不自知何故。以今日死爲幸。閱歲。鵝籠告回里。久之。復緣再相。縱淫恣亂政。賜死。

贊曰。予至燕。聞鵝籠小帽青衫。死古廟中。刑部錦衣諸官鑰門。復命去。尸掛三

日旨。下始殮牛。車載柳棺出。槨無一視者。未死時。京師盛傳十子謠。十子者。如葉子。附子。類葉子。戲初起。鵝籠篤好之。偕客門。恆通曙。直宿內閣。輒携女子。男妝入。予友徐心水。時爲侍御。嘗語予曰。鵝籠善噉附子。對客不去口。故面如紅玉。其賄也。厭銀也。以金。金厭矣。以珠。俗稱金珠俱親之。以子。故與在十子。餘子予偶忘焉。鵝籠再相如此。知夫人卒時所言。固已窺其微也。嗚呼。夫夫之得罪于國也。固先得罪于婦人矣。

書少廷尉張公逸事

唐祖价

公諱璩。字豈石。號湘門。湖南湘潭縣人。年四十七。舉於鄉。康熙五十九年。出知無錫縣。歷知河間府。長蘆鹽運使。加按察使銜。內擢大理寺少卿。前後在官凡七年。故有七年聲帶濫吹竽之句。知無錫。如鄉過山埡。風搖其輿。下輿步。山深處。風如故。左右落梧葉。遽呼役兩人。拘吳八來。役問何事。曰風故。曰吳八安在。

曰我初來官。詎知之。往不獲。杖汝。役晒之。訪一日不獲。受杖。三日不獲。杖如前。役置不訪。日逐嬉觀劇。偶晨過屠所。一人叱屠者曰。而割何不正。讓我吳八割。役駭聞拘之。見於梧下。訊曰。汝吳八乎。曰然。拘何爲。曰汝罪發。直供不汝刑。吳八固曰無罪。杖亦無供。乃命伐梧。吳狀驚愕不可。強而伐之。命再掘。強亦不可。乃命役掘五尺。得女屍。頸有傷。而面如生。吳八對屍戰慄。於是且杖且供。蓋隣邑夫婦行乞。吳八逐其夫。強奸不從。手拉之斃云。事在十三年前。梧爲吳八手栽。已拱矣。葉左右落如八字。故機觸而拘吳八。吳八供實置之法。守河間查獄。一犯呼張公救我。而曰某故秀才。某官誣我以強奸斃命。惟公救我。初某官無子。攜妾之任。婦與女居城。女日繡於後樓。會官戚婚禮。婦往賀。秀才偕友人亦往賀。且行且語過樓下。女適唾落秀才帽。彼此不覺。樓下有屠門。一屠過。適見之。夜衣冠來。門役詢問。詭稱官表姪。頃晤婦戚家。故來此。徑入女室。則稱我秀

才某日中過樓下。小姐唾我帽。其有意乎。言已。解衣強奸。女怒且羞。呼婢役逐之。出投纜死。宦憤告秀才。秀才稱冤。守令無能得犯。屈秀才獄中有年矣。公故疑。乃索得女之婢。細詰強暴狀。婢曰。燈光中貌髣髴。但身軀修短不同。然猶記解衣時。胸露黑毛一團。公驗秀才無之。於是信秀才誣。思所以得強暴而脫秀才。一日示稱地方多盜。蓋厲鬼出世。城隍之役縱之也。某日訊城隍之役。士民莫不啞然。夏五月。果訊於廳事。觀者擁塞。大譁奇。公曰。人無譁。移後院訊。可容萬人。然由廳事至院。必數過曲室。室中預伏兵役。而女之婢在焉。令願觀者男入女否。入室則令各袒。徐行以驗。驗八百人。得胸有黑毛者屠人也。先是示凡三易。距訊之日久。絕不言秀才事。而來觀者初不意爲是。故屠人亦來。旣得屠人。出秀才於獄。一日坐堂上決事。忽四役拘兩人至。曰。盜也。公注視良久。怒而杖役曰。若良民。曷誣爲盜。兩人亦叩頭頌青天。遂賞酒食去。夜分進所杖。

之役曰。日中所拘果盜。然小卒也。拘小卒。大盜必去。爲隣境害。縱之。若必謂我不識盜也。杖爾。則謂我無意於盜也。乃今而後。可得盜矣。盜每夜飲。乘輿劫掠。我給汝資。坐肆偏處飲。有盜入肆報我。越夜役飲。果十數。大漢偕昨所拘者入。酌酒相慶曰。久聞本府名。故不如某官也。俄又有入者。或數人羣。或十數人羣。約六七十矣。役既報。公會營弁圍肆。盜譁起。將出走也。兵役畏盜無敢入。公乃當先入。入於門。頂門一刀下。公乃舉手拉持刀者腕。而刀與人齊仆地。役前縛之。羣盜赤手又見縛。持刀者皆戰慄就擒。於是河間無盜。在大理寺。某王重其才。然以事與牴牾。不少屈。同僚病之。嘗入白事。王辭以病。因求見。闈者不可。大叱之。卒白事於寢。久之。世宗廷諭曰。汝有才而無量。公頓首謝。後歸建學。量齋公多讀古人書。熟經國濟時之略。魯亮儕觀察之裕。出其門下。余以邑人鮮知其遺事。謹掇所聞書之。而見於縣志及他書者不贅。

陸子鴻

林琴南

陸鴻字子鴻。金華之武義人。父光羲。以名進士出宰高平。沒於任所。鴻年始五歲。母孫夫人守節。育之以長。生有宿慧。過日成誦。夫人本名家姝。通經史。其舅孫扶搖亦名孝廉。鴻內受母教。外從舅氏學文章。十一歲入邑庠。十九成進士。光羲本爲書畫名家。藏名人手迹多。鴻獨愛鷗波。能爲鷗波山水。書法學山谷。過於野逸。遂不入詞苑。觀政刑曹。夫人爲之娶於黎氏。黎亦浙中故家。新婦至。淑且美。孫夫人悉其先疇。及屋產。託之扶搖。遂挾子婦入都。鴻旣入部。終日飽閱部中積牘。大清律例。以三年之功畢之。遂升掌印。堂官倚爲左右手。則年二十二耳。是年黎氏構疾。卒於京邸。孫夫人大悼其婦。子鴻幾不敢哭。轉以安慰其母。黎氏之棺旣厝。則遷居於內城之翠花街。左隣樹木陰森。似故家園。林生長日無聊。又有悼亡之戚。散衙以後。閒坐讀書。時孝欽尙訓政。時時幸頤和園。

六部咸有值班。生亦當值。未明已至海澱。宮車續續而過。最後有宮眷。車簾已開。曉色迷濛中。髣髴甚美。車停而生適立樹下。與宮中人迎面。豐艷異常。手中執東洋絹製之花朶。紅鮮奪目。忽似無意墮於車下。生方欲拾還。而宮車已轆轤行。生遂藏花襟間。花露之香噴溢。生神魂爲之傾倒。時天尙未明。生小住於海澱酒家。趣進食。出花展玩。因口占蹈莎行詞。題之壁間曰。曉色侵奩。香塵凝軫。微風暗掠輕蟬鬢。玉人纖手墮宮花。花鬢露得些些粉。繡蝶襟明。描鴛扇近明珠一串。當心準。橫波欲語却遲遲。教人似把波痕認。題已卽行。心識其美。然不知此宮眷之爲誰氏。罷值歸家。頗涉冥想。一日無聊。觀劇於廣德樓。隔座有老翁。白髭廣頰。頗矜重。似旗員。與生通名。自稱貴福。供職內務府。問居址。則翠花街隔鄰也。彼此問訊後。戲已登場。而貴福忽言頭暈。顏色喪敗。唇黃如蠟。生大驚。問所苦。劇言痧發。苟得藥令噫。當立愈。生以母訓。暑行恆佩紅靈丹。因出

以授之。再三噫。患立平。貴福則感荷無已。堅請同歸清談。生如其約。並車入城。貴翁園大可數畝。有玉醉軒。則一色環以海棠。軒中有橫幅山水。娟秀無倫。柳絲畫船。似寫江南風物。款落雁紅女士。生問何人手筆。貴曰。小女耳。忽太息曰。老夫五十有九。小妾始生一子。此女爲荆人所生。年二十矣。入宮四年有半。明年臘盡。可以出宮。生曰。入宮後亦不令定省耶。翁曰。可以得假。生曰。然則女公子之畫筆。定邀宸賞。翁曰。否。小女韜晦至深。不欲自貢其藝。增人媚嫉。老夫少時亦好作山水。老來都廢。生請翁出所藏。翁於篋中檢得數幅。筆墨頗類唐。似學石田翁而未就者。生一一加以題品。翁大悅。遂約爲毗隣畫友。生自是散值後。時過翁家。一日。翁忽飛箋。延生過其家。則雁紅自宮中病出。瞥不省人。而夫人已大哭。達於外廂。翁手足失措。言曰。雁紅果不幸。老夫婦命盡矣。生請入觀。則偃臥者。卽車中墜花人也。生魂魄悠悠然。如脫軀殼。計近在毗隣。復有拾花。

之緣。今急病如此。事焉可圖。卽進曰。都下無良醫。唯西醫足恃。某所善之德醫沙君。可延之來。翁曰。事急矣。雁紅生死。懸君一言。生果爲延沙君入診。沙曰。血熱腸腦。宜戴冰帽。遂以小羅囊貯冰。懸之樑間。時時近女腦際。又時時入藥。命取東洋看護婦二人。日夜伺女左右。積五日。女甦。能飲牛乳矣。又十二日。疾乃霍然。生匪日不至。無憚朝暮。翁夫婦感荷至深。相處如家人。而孫夫人亦臨存。女見夫人。卽傾心相屬。經日疾愈。乃梳掠。與生相見。女乍見生。亦赫然如有所思。已而微笑。彼此神會。生曰。女士於今年春半。曾否赴園。女覩覘久之曰。先生似亦上值。生曰。然。海淀有行宮。宮車或漸停彼間。女防語及墜花事。則亂以他辭。翁夫婦亦不之解。明日張筵。延夫人及生過其家。孫夫人與貴夫人咸五十許人。洋洋論家政。貴翁則同雁紅至玉醉軒。令以畫本就政於生。生爲講六法。並取雁紅畫稿之未就者。爲之點染。柳外增橋。雲間著塔。凡女意所不到處。一

一爲之指授。彼此都不明言。而幽懷已相沈結。逾三日。宮中傳語着雁紅入侍。雖孫夫人聞之。亦頗怏怏。生尤悵然如失。女已盈盈掩淚登車。生旣引嫌。不能遙通一字。但於貴夫人家書中寄聲問訊而已。明年庚子。大阿哥旣立。端王及瀾公出入禁中。而仇洋之議遂起。瀾公時時以選騎偵伺朝貴之與洋人相接者。其勢洶洶。然幾若盡殺洋人然後止。時義和團尙未萌生。而軍機調度。駸駸有用兵之意。貴福大憂。過生家。言仇洋非福。生心大奇。私計貴翁爲內務府人。唯諸王之命是聽。乃能燭及先幾。遂亦極言仇外之失計。不惟兵力砲力及兵艦。無一可以敵外。但以財力與人力言。已彌不及。且以一敵百。雖愚騷亦知其非。乃羣小憤憤至此。良不可解。因相與太息。已而團匪禍起。生擬送母南歸。貴翁力阻。以爲無患。迨諸大臣被禍。董軍入城。合圍匪圍攻使館。事已不復可救。宮車旣西狩。女單車出宮。貴翁抱持大哭。立以人招生。請同出鄉居。生旣見女。

朱鉛不施。而天然佳麗。秀色撲人。此時不知所言。亦不審爲計。翁屏其妻女。潛語生曰。足下喪耦久。爾我又屬深交。果不棄者。同在難中。願以息女奉託。生曰。謝丈見愛。然必先白老母。遂入告夫人。夫人曰。貴翁深情。汝安得卻。於是生遂雙拜貴翁夫婦。明日。矯妝出避於大城村間。卽於其中成禮。定情之夕。生誦踏莎行詞。女笑曰。雖力踵小山。然一何輕薄邪。

踐卓翁曰。團匪之禍。被其蹂躪者。雖區區北省。而南中受賠款之累。至於四萬萬吞聲。不圖却成全此兩小偶也。不然。滿漢之不通婚。爲時已久。雁紅卽屬意於生。果貴福之親屬。一爲之梗。事亦無就。乃離離奇奇。就中生一團匪。爲之作合。亂離之際。竟挾美人同行。似茶蘼中却含巖蜜之味。令人益覺其甘腴。余向譯十字軍英雄記。有英國公主擲花與臥豹將軍。遂成好合。今雁紅之事。亦似是而非。謂爲暗合可也。卽謂爲剽襲。亦匪不可。

南雄陋俗記

善 提

有遊於南雄州者。言該境有一陋俗。可爲捧腹。淫奔之事。爲風俗最醜惡之事。而該境人言之頗不諱。非但不諱也。遇有淫奔事。親屬從而捉奸。其奸夫窮無資者。則張聲勢。或言投諸海。或言削骨熬膠。卒之略無可獻。則施以擊撻之刑。或奸夫富有資者。稱家行罰。罰定。則奸夫若無事者焉。其款所入。歸諸祖祠。辦理猪牛。自行宰割。佐以雜品。資薄者。則采買猪牛等肉。并配以薯芋之類。其赴飲者。無論矜者及淫婦之翁長。暨夫兄弟。皆侈然自得。名曰飲皮。詎顧名思義。而有此狂樂歟。夫族有淫奔。非盛事也。竟因之獵食。且若以爲有榮施者。斯亦奇矣。識者謂此赴飲者。與麻陽陋俗。尙有天淵之隔。何者。麻陽之赴飲者。尙以自貽者薄。奉身而退。至南雄之赴飲者。則竟施從外來。且無論是何親族。皆若以有事於宗廟爲榮也。此其可恥孰甚。麻陽陋俗。該境紅白喜事。皆無餽禮物。

者。率饋洋銀。自一錢至七錢爲率。家主率酬以席。赴飲者衆。賓雜坐。無論所饋多寡。然例送一錢者。只准食一菜。一盞甫畢。堂隅卽鳴金曰。一錢之客請退。於是紛紛而退者若干人。至第碗畢。又鳴金曰。二錢之客請退。又紛紛而退者若干人。例饋五錢者完席。七錢者加品。第至五盞已畢。雖不鳴金。而在座者亦已寥寥矣。然此猶不失爲賓席。視與南雄之飲皮者。其相去爲何如。

髻俠小史

胡蘊玉

髻俠。逸其姓名與里居。髻長尺許。操舟武昌。人呼爲美髻艚公。而行事多俠氣。又共稱爲髻俠。常操一舟往來吳越間。崇禎末。楚陳大巖者。有文名。新喪偶。鬱居無聊。因訪友金陵。以遣悶。賃髻舟。見其貌怪之。旣登舟。鼓棹如飛。行止隨意。不擇地。而泊荒村孤嶼。蘆葦蕭蕭。一望無際。大巖患之。髻笑曰。吾舟所至。何物盜賊敢犯我也。君何怯焉。一日暮宿。見牛十餘頭浴於水。妨泊處。髻以左右手

各持一牛蹄擲岸上。如投鼠然。數擲而盡。大巖在篷內見之。橋舌不能下。顧髻性爽直。頗知書。惡鬼神。每過寺廟。輒詬責詈罵。叱咤不休。一日大巖忽見舟尾。幔內有二女郎。嫺雅似仕族子。怪駭而不敢言。佯謂髻曰。而能爲我市酒乎。髻曰諾。卽索錢去。大巖招女郎。問曰。汝誰家女。胡從髻遊。髻何人耶。汝試語我。我能脫汝。女泣然曰。妾杭人。從父官於粵西。宦歸經湘潭。盜夜劫舟。殺妾一家。殆盡。欲掠妾去。俄頃。髻從他舟至。揮刀殺盜十餘人。無有脫者。妾叩頭請死。髻曰。吾非盜。乃殺盜者。汝父母讐已復矣。吾將訪爾兄弟而歸焉。脫無所歸。當爲汝擇佳壻。吾義不污汝。勿怖也。遂令妾入彼舟。髻獨宿篷上。風雷霆無所避。所往來者四五人。相與入蛟宮。探虎穴。得虎蛟肉爲脯佐酒。四五人切切私語。不知云何。但見哭笑無端。或登山觀天象。歸舟不樂。取酒大醉。醉復大哭。妾不知其爲何人也。語畢。髻持酒至。大巖迎拜曰。吾始疑君。今聆彼女郎言。君真異

人也。吾幾失君矣。請納交可乎。遂相與共飲。酒酣。慷慨談天下事。聲淚俱下。髻曰。吾向以君爲文人。今乃知有心人也。雖然有文無武。辜負此熱心腸矣。且金陵不久將有大亂。君往何爲。大巖曰。喪偶無聊。訪友消愁耳。髻默思良久。忽蹶然起曰。君喪偶耶。若然吾舟有女郎。可爲繼室。今日良吉。請爲君成之。即呼女郎更衣取酒。合卺成禮。悉以前盜所劫千金歸焉。大巖旣婚思歸。髻挽舟送至九江。辭曰。天下從此多事。君其入山自愛。吾亦從此逝矣。大巖夫婦牽袂苦邀之。不可。絕袂而去。後有人自海歸。傳髻在海中。倡義旅有功。尋以事不如意。棄去入山。有見其披髮仗劍於武夷絕頂者。樸庵曰。吾讀水田居士集。得髻俠事甚奇。因點竄而潤色之。覺更奕奕有生氣。明季多奇士。如大鐵椎楚壯士輩。皆負絕人之勇。使秉國鈞者任之一旅。以討賊。如摧枯拉朽耳。惟不見用。老死草野。而建旄秉鉞者。半黃口豎子。天下事尙可問耶。而髻俠事尤奇。觀其笑哭無

端。登山觀象。其志豈在小哉。倡義海外。弗克入山。英雄退步。卽神仙。若髻俠者。眞可謂之大英雄。非功名之徒所能望其項背。至其謂有文無武。辜負熱心。吾更願今之志士。投筆奮袂而起。毋使髻俠議我輩無用也。

陳蛻庵事別錄

傅鈍根

余與陳蛻庵論交。蛻庵鬢已斑白。相視忘年也。今蛻庵死矣。蛻庵事狀。有汪文溥所爲文。言之頗詳。其末路又得大顛記之。而柳亞廬且將爲之傳。余復何言。願念蛻庵所以視余而厚。卽兩年離別以來。從蛻庵處至者。必道蛻庵於朋輩。獨念余殷勤無與比。而蛻庵居湘日。稔其事者。又莫余若。則余安可不言。第言之不文。則非余過矣。因作陳蛻庵事別錄。以告知蛻庵者。陳蛻庵之來醴陵也。在丁戊之間。其來也。以就醴陵令汪文溥故。汪籍陽湖。爲蛻庵女弟壻。頗結納時士。故一時體人咸以趨事汪者重蛻。非眞知蛻庵爲何如人也。願蛻庵亦深

自韜晦。與人無深言。汪旣去醴。蛻庵益貧無依。乃移寓南華宮。時以文事自遣。間或與劉今希諸人相倡和。其佳句亦稍稍流傳矣。己酉春。余在長沙。聞人言蛻庵。謂其人甚奇。云是革命黨。曾作官江西。旋以蘇報入獄。出獄後。其家蕩然無存。汪令其戚。昔受其粟。以入官者也。與之言。詢其往事。皆不甚了了。殆如夢初覺。人或與更言他事。一引其緒。則語語玄妙入微。否則微笑而已。閒居耐苦思。嘗謂一尋常俗語。皆有至理。有索其贈詩者。輒累百數十言。能肖其人。不待起草。逕書之牋扇。又嘗趣劉今希諸人爲文生祭之。聞醴陵有紅拂墓。在西山。則偕諸人往弔賦詩。臨去泣然曰。我死當於此乞一坏土。且丐諸人爲斯墓築亭。護惜古艷。余私揣其人。殆若有隱痛者焉。以爲鄭所南之流也。乃爲詩柬之。蛻庵欣然答余。余之交蛻庵自此始。是年六月。余自長沙歸醴。與蛻庵相見。初若漠然。稍久始益親。羅滌衫謂余曰。蛻庵送客。創例也。非君無以當。顧余視蛻

庵。非故慢人者。然是時汪令去醴已久。醴人之以汪重蛻者。相率引去。蛻每留余坐至更深。往復上下。其議論道古今成敗。論事當否。旁及文章軌則。騷雅之所留遺。風人之所諷詠。相與欣賞歎息。尋索探討。時具神思。若將可以終身者。不自知其窮而將老也。蛻庵既益不自聊。時復有所眷。遇之頗殷。會以事中梗去之長沙。主於汪之寓園。携其次女相伴。時余欲爲高天梅求蛻庵。苦不得蹤跡。劉今希以書告。余乃就其寓訪之。見則示余以感懷之作。語至悽惋。且余以相見恨晚。君安在。一往情深。我遊何之句。自是余日夕必至其居。以所爲詩詞相質。計與蛻庵相晤。此一月爲多。然觀蛻庵狀至蕭瑟。若不得已而處此者。於以知其遇之窮也。時余友寧太一以洞庭波雜誌事。觸虜廷忌。禁錮獄中。洞庭波者。當丙午萍醴起義之歲。余與寧陳創之海上者也。蛻庵既來湘。則日就太一獄中。飲酒賦詩以爲樂。悲其被害之同。而文人之厄也。故每與余言太一至

爲流涕。會重九後二日。余與今希約蛻庵偕登麓山。並訪黃龔方諸人於高等學校。因相與作長日遊。遍覽名勝。各採山中雜花贈之。最後得一寒蝶。蛻庵喜甚。謂其化身。諸人歡笑競作。固不知其言之悲也。及飯。蛻庵猶戀蝶。起視則蝶已死。爲之輟食不樂。重增太息。各賦詞記之。有賈生鵲鳥之感。孰知其爲今日讖耶。嗚呼。淒涼身世。末路增悲。蛻庵以首倡言論。謀光復。至傾其家。錮其身。喪其愛子。生窮於清。而復死窮於民國。功狗爛羊。觸目皆是。稽勳之及。悵此一老。至於死無以歛。賢者不負天下。而天下負賢者。其不然歟。自蛻庵離汪氏寓園後。數月不見。庚戌九月。乃復遇於長沙。時以病足故。居旅次。與日醫鄰。一身外無長物。賴友人時遣僕來慰問而已。一日以病足示余。刀痕長可尺許。云患腳氣。須剖理始効也。余問覺痛苦否。答謂云何不痛。又笑謂何不以身爲外物。曰苟能以身爲外物。則疾將任之。無治爲也。因以足疾詩見示。猶記其當日未嘗

生使獨。後來終信德非孤之句。以爲爾我共喻之言也。旋復返汪寓。余贈以大
乘起信論。越數日復余。謂其意趣多與平日所見合也。余與榭園訪之。坐榻上
不能行。積稿數寸。皆就榻前短几書者。有雜文。有史評。有詩有詞。今不復憶。蛻
庵於文老而彌篤。頗作身後想。尙冀人間能傳之。余曾介之入南社。嘗謂余君
少年才力可自致。吾老益衰。胸中古義寢失。又屢丁憂病。恐不久人世。念名與
身滅。漸用自疚。使更假我數年者。或當老而有成。今自視不能矣。將如之何。願
人海中如蛻者。又何可勝道也。抑吾且身之弗恤。家之弗恤。而尙復眷眷於身
後名。豈非大愚。無亦念跛者不忘履。眇者不忘視。文學之寄。不絕如縷。更十年
種且變矣。誰與斯責。君其任之。君少年才力可自致。在好爲之耳。蛻庵作是語
時。淚熒熒承睫。及今追述之。媿對故人地下矣。歲辛亥。蛻庵再至醴。六月余於
何春艦師處迹其居址。往訪之。入門。把袂視余。不作一語。久之乃問頃從何來。

何久不見。有詩否。則示以近作。欣然擊節。援筆賦五古二章贈余。復示余以壁間自篆一聯。集定庵各悔高名動寥廓。側身天地我蹉跎之句。旁識小字。謂久不見吾鈍公。留此書壁間贈之。恐蛻庵遂死。鈍竟不來。辜此一場凝竚也。因各大笑。遂亦索余贈聯。余爲易書各悔高名動寥廓。更何方法遺今生之句。相與太息久之。是年余從鄭叔容學作五古。因論及湘綺詩。蛻庵謂湘綺與其家有世交。集中寄二陳詩。其一號懷庭者。卽其先人。余始審知蛻庵籍衡山。非陽湖。陽湖特以先世宦蘇寄籍耳。然其平時從未言家世。有問之者。唯唯而已。余知其含悲。亦不問也。是日。大市酒饌款余。殷勤速余食。談論甚歡。而余已大醉臥榻上。逾時始醒。醒則蛻庵尙酌酒相待。曰。君其爲我飲此一杯。前一醉了。今世再飲。結來生未了因也。余以此老好作寐語辭之。而蛻庵固相屬。持不可。孰知此會以後。遂與蛻庵成永別耶。顧蛻庵於此若前知。是又不可解也。未幾余返

鄉。遂作滬上行。八月革命事起。旋往蘇。主大漢報。十一月返滬。而蛻庵適以是時棄湘。桂聯軍參軍事來蘇。訪余滄浪亭畔。而余已先行矣。賦詩所謂到處酒帘招客飲。却愁醉後獨詩成者也。蛻庵故屢爲余道蘇浙名勝。約共遊賞。至是竟不相期會。後海上擬寄余詩。謂如何一爲別。去住兩難依。固知此老之相念深也。自是以還。得其海上一詩。因見余臚錄中錄其詩而作者。又北京一書。則刊諸民主報。未寫寄余。嗚呼。余與蛻庵交誼。自己酉六月至辛亥間。西爪東鱗。不可殫述。酒邊一別。遽爾千年。今後十方三界中。更何處尋蛻庵蹤跡也。以上所述。皆余與蛻庵私交。然可概知其平生矣。計蛻庵自作官。以至辦報。至入獄。出獄。至來湘。貴賤苦樂。更迭爲之。及來湘後。乃自號蛻庵。其居湘之數年間。斷爲蛻庵末路時代可也。蛻庵不必藉文采方足自見。蘇報之出。革命之濫觴。而其受創苦且逾甚。雖口不言功。後世亦自有能道之者。初不屑如餘杭文人之

虞 初 志 補

藉得邊使一官。勳位一級。自創民國。授柄於人。而轉以前功乞其揚權也。况蛻庵之詩。尤足以昌其身後乎。蛻庵詩集。最初有映雪初吟。庚庚集。寄舫偶存。皆存其長女擷芬處。凡三集。次東歸行卷。滄波聽雨集。瓣心吟。皆存施心泉處。亦三集。次殘宵梵誦一集。及是集。前兩三年碎稿。則皆存吾醴人史采崖處。今尙能得之。又其僑醴陵日。爲詩頗多。嘗欲裒爲捲簾集。次諸殘宵梵誦前。其稿亦多歸史采崖。補輯尙易。綜計凡八集也。殘宵梵誦。爲長沙病足時作。余之知其各集目。蓋于此集自序中得之。並有自跋。頗寓身世之感。語至可悲。謂文人之厄。末路之窮。以古方今。於斯爲極也。此集曾借寄柳亞廬觀之。並乞其題記。旋又錄其大半於長沙日報。及胙錄中。今茲南社所刻。略不出此。至其近日寓滬時之作。定爲何集。則社中諸人。多有能道之者矣。蛻庵名彝範。字叔柔。或作叔嚳。又字夢坡。別號瑤天。中己丑乙科式。出知江西鉛山縣事。以不得於上司。投

勅去。遂創蘇報海上。具如汪文溥所謂事略云。今擬刻蛻庵書集之法。應由海上發起徵集。以一人綜其事。存醴陵者。余任採輯。存擷芬及施心泉處者。當由汪幼安採輯。北京任民主報時所作。當由京中社友採輯。海上諸作。則由亞廬。或其他社友採輯。總其事者。當歸之亞廬。刊資則由社中協助。亦易集事。如不能輯其全。則存醴之稿。後日余當集資爲之單刊。其文集則除徵集見存雜文外。如與友人書簡。及當時刊入蘇報之作。其尤佳者。尙可搜採。亞廬今世之能以網羅文獻自任者。海上文彥薈萃。釀財易舉。若天梅石子吹萬去病楚儉太一諸社友。皆可共謀。而幼安君。尤與蛻庵有骨肉親。擷芬女士。又一時豪俊。中郎有女。孟堅有妹。遺書之出。且無俟余輩爲之喋喋代謀矣。斯則視蛻庵身後之福命爲何如耳。嗚呼。

褚廷瑄傳

振公

褚廷瑄。字研菽。嘉興人。博涉經史。寓目不忘。崇禎癸酉舉於鄉。甲申國變後。遂不仕。時盜賊蠭起。宇內騷然。福藩正位南中。權貴馬士英阮大鍼輩。比周爲奸。勢傾社稷。廷瑄乃與東南諸名士。疏劾馬阮之罪。馬阮怒甚。大索天下諸名士。有被戮者。有隱去者。廷瑄獨一車一僕詣京師。大鍼聞之。使刺客要於途。將甘心焉。一日宿逆旅。方就枕。忽一老者叩門入。儀狀偉異。長揖就坐。謂廷瑄曰。先生將何之。不揣冒昧。欲有所陳於先生。先生之命。其在俄頃乎。廷瑄詫問。故以告曰。命也。聽之耳。老者曰。先生行矣。以先生之才。可待以有爲。委之賊臣手。竊爲先生惜之。廷瑄曰。彼權臣也。能使人殺我於道。獨不能使人殺我於家乎。彼欲死我。又安所得免。死生有命。奚逃爲。老者太息曰。先生義士。不敢相強。請從此辭。揖而退。廷瑄篝燈煮茗。披書稽古。自若也。隨行僕名毛二者。素忠義。踞而請代。不許。固請。乃許之。易所服食起居。再拜以謝。翌日視之。刃剗於胸。死焉。乃

市衣棺厚斂之。歸隱於鄉。晦姓名。不與世接。葬毛二於嘉郡新篁蕭家濱。子孫世祀之。廷瑄隱處。卽今丁店所謂褚家大村是也。

振公曰。明季士大夫多輕死。生重節義。魏璫之橫。馬阮之奸。正人君子之櫻其鋒者。或慘死。或禁錮。蓋不知凡幾矣。廷瑄逆知大禍之將至。而處之夷然。所謂見危授命之君子。不是過也。若毛二之固請代死。殆爲忠義之氣所感發。而不自覺。捨身取義。晚近士君子所難能。而當時乃于僕隸見之。嘻。亦奇矣。

賣菜傭傳

孫靜菴

明崇禎時。有賣菜傭。清苑人也。無名字。不讀書。能道古人忠孝事。有母有兄。每晨出鬻菜。面傅粉。或塗墨簪花草。或歌或泣。童稚羣嫻侮之。不爲意。人以瘋子稱子。壬午癸未間。行市中。口曠暗。如有所詬詈。或詰之。輒弛荷劇談。上自乘輿下迄邑宰。無不指斥其非。時中外大用兵。制府閩帥。能一一舉其姓名。若者貪。

若者懦。若者縱部曲掠民。若者樹黨行私罔君父。有無真僞。人不能辨。雖顯官悍將。概醜詆詛呪之。鮮所顧忌。且語且泣。日眇口涎交下。手揮流人衣。聽者恆堵泣。咸嗤以爲狂。談已荷籠去。有嘲之者。謂爾口喋喋。爾肩不脫是擔。奈何。瘋子瞪目厲聲曰。咄咄。若謂我苦是擔乎。是非我不任。今朝中宰相。閫外將軍。誰克任是擔者。益嘖嘖不休。菜常不饜。饜則買酒肉奉其母。母兒謂非貧家計也。共誚讓之。瘋子乃據地大哭。雜引王祥孟宗故事以譬解。母始釋。一日。倩人書一紙。實封投官府。謬云。陳地方利害。啓之。皆指守令不道事。官府怒欲扑之。左右曰。瘋子也。不足治。僅而獲免。明亡不知所終。或云死於兵。死於水。又云削髮去爲僧。或曰瘋子姓邢。

山東武義士小傳

陳代卿

山東武義士者。名七。堂邑人。家貧。乞食村落間。長而有力。常爲人轉磨。負繩。作

牛馬走以己不識字。每伺兒童入學。輒隨其後。羣兒爭厭侮之。於是設願欲廣立義學。以教貧人子弟。行乞所得錢。積不用。數年得二百餘串。有黠者爲謀曰。汝蓄錢。無生發。何勿放母生子。他日不可勝用也。武難其人。黠者願爲代謀。武盡以予之。仍作苦自食。不用一錢。黠者以其樸拙。從而乾沒之。武屢索不得。憤極而病。同邑歲貢生楊樹坊。哀其誠。謂曰。義學非可赤手辦。汝後有錢。我爲代存。決不負汝。母聽匪人言。一再誤也。武大喜。日行乞。且爲人傭。又數年。積錢數百千。悉付楊。兼收子母。其數日增多。楊勸令娶婦。爲嗣續計。武不可。曰。吾所志未一刻忘。今將以此錢設義學也。楊議令設於本莊。武莊距柳林尙隔數里。武嫌本莊涉於私。且慮奸人侵蝕。不如柳林大莊。乃購腴田若干畝。建置學屋。近莊聞其義舉。皆捐助。儲蓄既富。租粒出納。俱爲定章。次第設經蒙二席。蒙童延諸生訓之。經席則請孝廉主講。薪脩豐隆。禮待尤優異。入學日。武先爲塾師叩

頭次徧拜諸生童。具盛饌。請邑紳陪塾師飲。自立門外。屏息以俟。讌罷。而後啜其餘。自以乞人不敢與塾師抗席也。開館後。武來往塾中。一日見塾師晝寢。武長跪床前。久之塾師醒。見武驚起。自是不復晝寢。或遇學生嬉戲。亦向長跪。學生遂相戒不敢出位。人有樂施。無多寡必叩頭謝。口喃喃爲祝詞。俚而有韻。蓋天籟也。邑令聞而義之。呼至署。問之不言。與之食。不食而去。余同年聊城張廣文玉榮言其人頭蓄髮一握。蓄左則去右。蓄右則去左。貌寢身肥。蠢蠢然鄉愚也。行乞與之蒸餅。則食碎者。留其整賣之。以助學費。延之入坐不可。或命至明倫堂小憩。從之。俯仰四顧。逡巡而出。所設義學。始於柳林。次臨清館陶。凡四所。遠近皆呼爲武善人。年五十餘而卒。邑人感其義。爲立祠於柳林以祀之。余初聞張君言。既晤楊貢生。所言皆同。庚子四月。又晤余門人堂邑學博李鴻基。所言尤詳。遂集所聞爲之傳。武七名訓。

贊曰。武訓之所爲。復乎不可及矣。然訓子然一乞人。能積質萬餘緡。興數州縣之學。左右之者。實楊貢生樹坊也。富人厚自居積。聞公益之事。往往避之。唯恐不速。楊貢生爲之經紀。歷數十年不懈。竟以成其美。然則楊貢生亦賢矣哉。宜賓陳代卿撰。

權奸之凶焰

程南園

崇禎末。一術士言熹廟時。嘗遊都下。有五人共飲於旅舍。一人大言忠賢之惡。不久當敗。四人或默或駭。諷以偵言。此人言忠賢雖橫。必不能將我剝皮。我何畏。至夜半方熟臥。忽有人排戶。以火照其面。卽擒去。旋捉四人並入。見所擒者。手足俱釘門板上。忠賢語四人曰。此人謂不能剝其皮。今姑試之。卽命取瀝青澆其遍體。用椎敲之。未幾舉體皆脫其皮殼。儼若一人。四人駭欲死。忠賢每人賞五金壓幣。縱之出。此見於幸存錄者。嗚呼忠賢之兇毒。誠亘古所未有矣。然

亦有威力所不能及者耳。新言丁卯三月忠賢誕日。公卿台省咸集。忽有道人幅巾布笠。籐杖塵拂。蹕門請見。闔者叱之曰。幾許元老鉅卿。竟日伺候。不能接見。笑汝一遊食之徒。如何便欲見我千歲乎。道人曰。我與魏公貧賤交。今日觀面。一言爲壽千秋也。闔者不敢報。舉爪椎斧鉞指其頭顱。誓且逐之曰。汝輒敢狂言無忌。幸今壽日。若他日當膏此耳。道人以杖叩鼓。衆皆失色。隨擁之進。言此道人求見。不容擅自擊鼓。致犯天威。道人長揖厲聲曰。與公久別。今日復得相見於此。今公富貴極矣。甯相忘耶。忠賢大怒曰。妖道敢肆狂妄。我豈與汝交乎。叱左右縛付鎮撫司研究。道人曰。我風鑑一世。閱人多矣。獨不識汝盜賊其形。虎狼其心乎。第欲挽回以全忠臣義士之多也。一手指天曰。汝能欺君欺人。彼蒼可欺乎。吾當看汝寸磔。殆狗彘不食汝餘也。汝豈能殺我耶。將手振躍。綁索俱斷。兩袖拂空。舉座咸駭。薰地不見。此與續虞初新志張獻忠設朝時之狗

皮道士皆足令逆賊凶威。無所設施。差快人意耳。

按剝皮之說。從古未聞。惟野史載景清欲行豫讓之計。成祖搜得劍命剝皮。援草繫長安門。明晨駕過。繫忽斷。爲犯駕狀。乃命藏於庫中。然景清之死。其說固不一。惟張獻忠嘗用此法。若所剝皮皮未竟。而其人已死。即將行刑者。剝皮。蓋未得其法耳。甚哉魏闡之殘酷。何異獻賊哉。

耳新又言魏闡發塚。凌遲身屍未化。及臨刑。似猶有微息。鮮血併流。若留以待刑者。

獨木舟

柴小梵

清和坤當國。威赫中外。事敗後。查抄清軍中所載寶物。有爲內庭所無者。初命福建布政某承辦材木。將有營建於樹林森蔚中。得一香樟。大十餘圍。高矗霄漢。乃伐而獻於坤。自漳至京。運費至三千餘兩。坤得之。喜不自勝。如此大材。屈

爲棟樑。亦深可惜。則命匠作某。剗削雕刻爲一舟形。舟成長四丈餘。廣一丈六尺。無事採漆。香氣馥郁。名曰獨木舟。上爲樓船形。艙舷寬敞。可居百人。其中鏡臺書室。可供淘寫。紅軒碧廚。可供食息。上築臺榭。可以遠眺。後植花木。可以游賞。曲徑通幽。平橋斜閣。置之綠波清流間。容與徘徊。勝西湖不繫園浮梅檻萬萬也。(明汪然明製船。計長六丈二尺。廣五之一。入門數步。堪置百壺。次進方丈。足布兩席。曲藏斗室。可供臥吟。側掩壁廚。俾收醉墨。出轉爲臺。臺上張幔。若遇驚飈蹴浪。欹樹平橋。卸闌卷幔。猶然一蜻蜓耳。陳仲醇榜曰不繫園。然明自有記。又黃貞父儀部。用巨竹爲滑。浮湖中。編蓬屋其上。朱闌周遭。設青幕幃。之行則揭焉。支以下載。其下用文本斷平。若砥。布於滑上。中可容六七胡床。位置几席觴豆。旁及鼎彝。疊洗茶鑑棋局之屬。兩黃頭刺之而行。吳江周本音名之曰浮梅檻。貞父書柱聯云。指煙霞以問鄉。窺林嶼而放泊。一時詞人題詠頗衆。

有浮梅盞集。王在晉有賦。汝亨有記。獨木舟成。坤未嘗一臨。坐及事敗。沒入禁中。上見而歎曰。是奴所享受。朕亦不得望其項背也。國之精華。盡於是矣。乃浮於後海。不肯一坐。目爲妖物。先是吳省蘭爲珣作獨木舟記。今集中失載。楚中刻本。復增入之。比之放翁南園。實非省蘭所願也。前年見西人用攝影法。攝得獨木舟照片。艙摧桷崩。已朽敗不堪。不禁動人幾多感慨云。

湯臨川折獄

陳小蝶

辛亥之歲。予客平昌衙舍中。精舍三楹。頗有清趣。拓窗適面草場。老梅數樹。正妍紅着花。香味每從簾縫中沁入。隱約可捫。相傳其地。卽湯臨川建問言亭故址。亭圯。故築屋補之。顏曰臨川小築。誌不忘也。予因念臨川爲一代文家。而遭際獨澀。僅以縣令終其身。然而人民疾病。唯邑縣之官爲親。平昌之民。得此以爲父母。亦未始非其福也。予居平昌。雖祇三月。而得知臨川之政績。獨多。小窗

無俚。搜剔舊聞。姑舉其一端。以示今之爲政者。

平昌爲處州屬縣。而獨接近衢州。與龍游僅一山之隔耳。明例。縣治畛域之分至嚴。惟持刃追械。得以通融辦理。隣邑毋得藏匿。蓋當時寇徑者多。故特定爲此例耳。有靈山農者。莊田比頃。以歲豐得重資。乃放之以取利子。其隣曰陸肇明。布商也。以綢緞獲利較多。改業焉。顧鏹資未滿。不足貨綢緞。乃商於農人。假二千緡。以田產方單爲質。言明翌歲獲利。當資本利以贖。既而果獲腴利。首先貯金。以償農人。先納千八百緡。而仍存券農家。約明日以殘資來換。蓋所隔信宿。又特在通家。亦不更書契籍。及明日。陸復賫二百緡來。求付券。據農竟不認。謂金錢重事。安有付款而不書契者。且借款之上。言明明歲。賫本利來贖。今纔八月耳。天下有不思自存其款。以取子息。乃提前以償宿款者乎。陸忿甚。寃訴於縣。亦以無信可徵。終不得直。罪且反坐。陸大懼。行賄始得免。遠聞臨川政聲。

乃星夜狂奔。伏縣前號哭。謂小人家產。僅此區區。此地更不得直。直無由自溢矣。臨川亦以縣小政穉。不能越權受訴。却之。陸叩首崩角。不肯去。哀懇曰。小人破產。縱不足恤。但名譽亦將由自而喪。此後將何以爲人。臨川意動。乃詢之曰。汝語無妄乎。陸又叩首曰。小人焉敢妄。惟老父台明察之。臨川曰。若是。則予當爲汝勸之。汝可暫住衙齋中。待領汝單。陸退。臨川乃召捕盜之役前。令曰。昨捕來四盜。辭連靈山農家某。汝儕可往逮之。毋令遁。但勿驚其家小。役往。果泚農人至。臨川厲聲曰。老兒幸耕織自活。胡爲寇徑。獨勿懼斧鉞加而頸耶。則號泣曰。稼穡之夫。未嘗刀劍。賊寇之事。實非素聞。唯在上者。憐而察之。言次。崩角至流血。堦石振振作響。臨川乃慰之曰。誠知爾寃。但羣盜皆同聲供汝。實爲窩贓。汝果無弊者。則吾當移牒龍游。一抄汝家什物。苟不得贓。則汝寃明矣。農時尙未知爲陸所告。則立應曰。諾。曰。盜之所得。必多金銀錦繡。汝今試先告我。汝家

究有什物幾許。將來查勘之時。設有溢出此數目外者。則即認爲贓證。殺無赦。農聞語。坦然不疑。且大感激。植身跪。僕指以數曰。牛若干。羊若干。布若干。爲其妻若媳所織者。莊契若干。均他人以之約債者。田產之契一。亦其鄰以之約債者。錢千八百緡。其隣以之還債者。農語未畢。臨川已拍案叱曰。縱不爲寇。奈何爲無賴。乾沒人家金錢。令左右召陸出曰。汝果嘗得彼千八百緡否。農知不可隱。但伏地乞赦死而已。臨川乃令陸償農資以換單。懲隣農焉。

外史氏曰。昔者趙江陰亦嘗以此法治其東西隣矣。今臨川亦爲此。豈偶同歟。抑有心師之歟。然而卓異之政。每每出自荒僻。不爲世人所聞。良可慨感。而蔣心餘作臨川夢傳奇。亦不收此事。抑又何歟。豈以其事無所考證耶。然而平昌之人。固言之鑿鑿也。

阿媿

大覺

吳越間當罈女。嗟峨三角。窄袖輕衫。低眉一笑。行酒數行。所謂青娥侍酒。樽中醴醕。亦爲增色。令座客多飲一盃也。有阿媿者。娟妙無匹。濃粧淡抹。靡不相宜。小草閑花。隨意簪之。皆堪入畫。諸女效之。百不一逮。蓋個中翹楚也。阿媿姓顧。父亦以翹襲作生涯。故春色難關。一枝紅杏。遂出牆頭。而亦略捲雙鬢。高擎鸚鵡盃矣。阿媿深恥之。但處境已然。欲免不得耳。阿媿之居臨河。隔岸蓋某御史府也。御史有一公子。翩翩美少年。善屬文。從父客京師。已而金殿高魁。衣錦榮歸。阿媿一見。心竊慕焉。自是啼笑無端。動靜失常態。奄奄成疾。竟在床第間討生活。一枝穠艷。遂作斷腸花矣。母驚以告父。父詢之不言。與之食。亦不食。顧固無子。夫婦愛女若掌上珠。百計誘之。言。阿媿自念。惟一死耳。因洩瀾曰。天生我貌。復少假之慧。當生我名族中。縱不得作顯者婦。不失爲士人妻。今不幸父賤業。以類爲偶。逆計他日所適。不出一屠沽賣漿耳。父曰。然則兒何欲。阿媿曰。兒

不言死。言亦死。兒欲得事人如隔岸某公子品貌科第。父曰。痴妮子母妄想。彼赫奕若此。豈尙無婦耶。縱未有婦。肯婿我家耶。痴妮子母妄想。阿媿曰。兒甯不自揣。第得爲小星。死瞑目矣。父搔首曰。兒休矣。此事却不能諧。當別作計。兒母固執。女竟不言不食如故。父大憂。乃商諸其舅張某。張固常奔走於御史府內者。因笑而請見甥女。顧導之入。張謂阿媿曰。兒母自苦。我當爲汝設法。倘有天緣。幸而成不可知。宜自愛。勿使顛顛。阿媿遽起謝。翌日。張卽入御史府。遇公子。熟視公子而笑。公子問。不答。笑如故。公子怒。張曰。公子勿怒。奴見公子。不覺觸一事。殊可笑耳。公子問何事。張故不敢言。公子固問。曰。然則言矣。公子勿責。隔河酒家女阿媿。欲言復止者。再。公子曰。阿媿奈何。曰。曩見公子玉貌並耳。熱公子少年科第。才學超羣。阿媿亦自負素有姿且慧。誓得人如公子者始嫁之。雖爲妾不辭。又度勢萬不能將絕食死。奴哀其志。悲其遇。而又嗤其妄也。故笑耳。

公子驚曰。天下安有女子而憐才若此者歟。情不可負也。今爾可告彼。明日準備鷄黃。我偕而往。今彼抱甕而前。果合我意。吾微作首肯狀。以定情。當曲成之。不可則速已。張走語阿媿。阿媿喜甚。自信吾事必諧。明晨卽理鬢縮髻。投炭燃爐。俄而公子偕張至。阿媿含羞而前。白墮低斟。爲郎憔悴。雖已遜平日之瓊麩玉蕊。而公子一見病西施。已不酒而醉。不覺首肯者三。公子歸後。張問曰。若何。公子曰。可則可矣。但夫人恐不我見。猶憐耳。當入商之。夫人曰。此有志女也。吾爲若娶之。成而志。並以成彼志。何如。公子大喜。出語張。張則往告阿媿。遂擇日歌秣馬焉。卻扇之夕。公子入房。阿媿卻曰。妾願執箕箒。今得事公子。何幸如之。何敢非分。公子應宿夫人所。妾不敢當夕。公子愛其有禮。勿強也。乃歸告夫人。夫人喜。令復往。卻如初。夫人乃親秉燈送公子入房。曰。妹意甚善。我已悉。今夕佳夕。毋負吉期。此吾命也。阿媿乃從。媿事公子夫人。如婦事舅姑。夫人或問之。

則曰。舉止本來羞澀。慣大方何敢學。夫人時人艷羨之。今則杜康家無處無赤脚婢。但不知春風醉鄉。綠雲矮墮間。誰是阿嬖耳。

記介休獄

錢泰吉

某歲元日。盜入介休夫人王氏之室。殺其母於庭。脫金臂環一雙。去王氏子具言姻家某貸環於其母。勿得。某氏子怒。詈曰。若日夕死。我必折若臂。取若環。數日而母兒殺。舊時傭工某嘗竊雙環以逃。久不得。鄰人某左右之。疑皆與某氏子通。縣乃捕三人者。榜掠之。皆誣服。責問環所在。則不可得。久之。縣獲盜得雙環。盜言心利王氏饒於財。知王媪元日必五更起。至別室焚香於中庭。無侍者。意其首飾價不貲。可攘取也。前夕與黨數人入其室。伏於奧。伺媪至。搤殺之。不意惟雙環。亦既殺媪。則取環踰垣逃。驗視盜環。與王氏狀所言鏤文銖兩皆合。王氏子謂非己家物。堅不認。且狀言先後所失實四環。以是獄久滯。時我從父

中丞公守平陽。大府檄往治之。公微服至介休。訪求嘗傭王氏家媪。問王氏製環失環及母死時情狀甚悉。乃至製環者家。取視其簿籍。令如式製一環。期五日得。戒勿泄。五日坐堂皇。召王氏子曰。爾家事我皆知之矣。某歲月日。爾爲母製環二。某歲月日傭工與爾子適市觀賽社。爾子攜一環實失之。傭工愿人也。懼而逃。爾子泣於市。鄰人某送之歸。傭工無辜者也。鄰人有德於爾子者也。爾忍誣之。某月日爾又令工製環一以奉母。某氏子見之欲貸環。爾母急佩之。臂某氏子怒而去。某歲元日爾母爲盜所殺而失二環。今前所失一環已得矣。出諸懷。擲與之曰。非耶。王氏子不意公知前事之詳。聞言色變。執環良久。曰。鏤文是矣。然新製者非也。公曰。爾言良是。然盜所得環實爾家物。爾不肯認者。懼前言之誣耳。爾母死。爾痛甚。倉卒具狀。情實未得。不爾罪也。然獄久不決。盜首已斃。傭工鄰人某氏子幾瘐死。爾何忍。乃出製環家簿籍檢示之曰。爾家但有二

環耳。前失其一。母死時失其二。安有四環。更出盜所得環。指其一曰。是先時所製雙環之一也。鏤文工巧甚。宜爾母之愛之也。又指其一曰。是則孺子失環後所別製者。歲暮迫促。文較粗。是非爾母所常佩於臂者耶。嗟哉。爾母佩是環而殺於盜。而又幾殺數人也。爾忍見是環耶。王氏子聞言哭曰。公神人也。某無疑矣。乃出某氏子傭工鄰人於獄。而誅盜黨之尤桀黠者。

王仲瞿逸事

陳匪石

王仲瞿以掌心雷之說。廢棄終身。世人無不知之。有譚仲瞿逸事者。謂仲瞿工劍術。揀青鋒二。納之鼻中。顧不輕示人。當時和珅當國。權傾中外。有炙手可熱之勢。仲瞿負盛名。珅嘗籠絡之。仲瞿亦與往來焉。一日和珅生日。張筵爲壽。士大夫咸在堂之上。杯浮蠟綠。歌擲牙紅。堂之下。魚衍龍曼。鳳臙鸞鏘。和珅揚揚然有驕色。仲瞿忽離席起。言於珅曰。中堂耳目之娛備矣。然某以爲猶有憾。公

孫大娘之技。此鮮傳者。如有之。亦千古佳話也。珽曰。誰可者。仲瞿曰。非曰能之。然願獻末技爲中堂壽。不識府中亦有干將莫邪否。珽顧左右取劍。劍至。仲瞿手折爲二。曰。廢鐵耳。連易數劍。皆如之。珽驚。顧左右。往吾臥室中。見有錦袱重裹寶匣固鑊者。其取以來。及開篋視之。則一倭刀也。光燦如新發礪。見者咸謂寶物。和珽亦自謂必可邀仲瞿青眼。仲瞿睨視良久。曰。較美矣。然……言未竟。已曲之成環形。珽失色。仲瞿曰。中堂惜之耶。捧而直之如初。轉以授侍者。珽顧謂無好劍將如何。仲瞿曰。若然。則某固有隨身者在。俯首大噓。有白光二道。從鼻孔出。盤旋飛舞。寒光射人。並仲瞿之形。亦不可見。劍閃爍。不可逼視。忽有一白光飛向席上。砰然一聲。光遽收。色遽斂。仲瞿亦渺不知所在。衆方驚詫。而見和珽呆若木鷄。立於案側。顧其案。則割然中分。剖而爲二。良久。和珽神色稍定。顧衆朝士曰。孺子將不利於我。我有以處置之。乃密奏清高宗。謂妖人王曇行

刺未成。高宗密諭九門提督步軍統領嚴緝王曇勿使逸。比戶大索。雞犬皆驚。而所謂王曇者。鴻飛冥冥。弋人竟不可得。將十日矣。清高宗視朝。忽見御座之旁。墨瀋淋漓。筆勢飛舞。諦視之。則詩一首也。詩曰。黑衣隊本衛旋宮。灶輿而今竟不同。翻手爲雲都化瘴。秦頭壓日正方中。金輪瓜子韓王府。車走雷聲巫女峯。請得上方三尺劍。幾人妙手笑空空。下有款識曰。妖人王曇。高宗閱罷。大驚失色。和珅侍側。面色灰死。遽伏地請付刑部治罪。蓋仲瞿筆跡。珅能辨之也。高宗令珅起。顧值殿宮監侍衛。問有人私入宮禁否。僉曰無之。高宗謂珅曰。宮庭邃密。渠竟能來。我亦無奈何矣。珅出。授意九門提督步軍統領王曇。事不必嚴究。然仲瞿一擊不中。遽變姓名。南下江浙。虎邱山窈室誌中。所謂張祿變名。辛文改姓者。卽此時事也。及嘉慶四年。清高宗卽世。仁宗親政。普諭軍機。有若王曇來京會試。除欲親見其人之語。說者謂府中舞劍。殿壁題詩。清仁宗實備聞。

之。故於既誅和珅之後。有此諭云。

王仲瞿墓表銘

龔鞏祚

乾隆末。左都御史某公與大學士和珅有連。然非闇於機者。窺和珅且敗。不能決然舍去。不得已乃托於駿。川楚匪起。疏軍事。則荐其門生王曇。能作掌中雷。落萬夫膽。自珅之誅也。新政肅然。比珅者皆詔獄緣坐。某公既先以言事。避官保躬林泉。而王君從此不齒於士列。掌中雷者。神寶君說洞神下乘法。所謂役令之事。即以道家書論。亦其支流之不足詰者。王君少從大刺麻章佳湖圖克圖者游。習其遊戲法。時時演之。不意卒以此敗。君既以此獲不白名。中朝士大夫頗致毒君。禮部試。同考官揣某卷似浙王某。必不荐。考官揣某卷似浙王某。必不中式。大挑雖二等。不獲上。君亦自問已矣。乃益放縱。每會談大聲叫呼。如百十鬼神。奇禽怪獸。挾風雨水火雷電而下。座客逡巡引去。其一二留

者僞隱几。君猶手足舞不止。以故大江之南。大河之北。南至閩粵。北至山海關。熱河。販夫騶卒。皆知王舉人。言王舉人。或齒相擊。如譚龍蛇。說虎豹。矮道人者。居京師之李鐵拐斜街。或曰年三百有餘歲矣。色如孩臂。能掉千鈞。王君走訪之。道人無言。君不敢坐。踞良久。再請。道人乃言曰。京師有奇士。非汝所謂奇也。夜有光如六等星。青霞繞之。青霞之下。當爲奇士廬。盡求之。王君知非真。笑曰。如師言哉。己巳春。見龔自珍於門樓胡同西首寓齋。是日也。大風漠漠多塵沙。時自珍年十有八矣。君忽歎息起。自語曰。師乎。師乎。殆以我託若人乎。遂與自珍訂忘年交。初君以稚年往來諸老輩間。狂名猶未起。老輩皆禮之。至是老耄盡死。同列者盡絕。君無繆甚。故頻頻與少年往來。微道人亦得君也。越八年。走訪龔自珍東海上。留海上一月。明年遂死。則爲丁丑歲。自珍於是助其葬。又爲之掇其大要而志其墓曰。君姓王氏。名曇。又名良。十字仲瞿。浙之秀水人。乾隆

五十九年舉人也。其爲人也。中身深沈芳逸。懷思慳悱。其爲文也。一往三復。情繁而聲長。其爲學也。溺於史。人所不經意。纍纍心口間。其爲文也。喜臚史。其爲人也。幽如閉。如寒夜屏人語。絮絮如老嫗。匪但平易近人而已。其一切奇怪不可適之狀。皆貧病怨恨。不得已詐而遁焉者也。卒年五十有八。有集若干卷。祖某。父某。妻金。能畫與詩。先卒。子一。善才。墓在蘇州虎邱山南。銘曰。生曇者天也。宥曇者帝也。仇曇者海內士。識曇者四百歲之道人。十八齡之童子。曇來曇來。魂芳魄香。思幽名長。山青而土黃。瘞汝於是。噫。

鄭氏故臣

孫靜菴

明亡。吾邑華生兄弟。佚其名。家邑之蕩口。倣儻不羣。日晡。微行至某里。東見衆方圍聚。一人使打卦。其辭旨精奧。類有元解者。異而尾綴之。比歷數家。益信其人出。華自後曳之問焉。張目答曰。打卦者固問。答如前。華曰。敝廬咫尺。能一見

過乎。遂要歸。問答間意殊傲睨。尋復持其具欲去。華強之坐。使子弟出拜。願受業門下。打卦者願而嘻曰。乞子固足任舉比哉。不可良久乃許之。頃之華姻親某持盜刺來華。譁言夜且被劫。盜刺者。盜將劫巨室。先書名紙。使人投之以爲信。蓋緣古先禮後兵之意。且以耀其威武也。某述之寤甚。華爲言家有子弟師異人也。若請之。其可當有效。某從華往請。打卦者俛首自循其髮。久之曰。事亦易易。然使人慮不足任。必親往乃可。某曰。先生與若有故耶。打卦者喏曰。彼盜安得故我。我豈與盜故哉。怒欲弗往。某跪而泣。華亦前謝。乃往。既至相其宅。居曰。盜當從某至。取輒爨列門外爲數疊。誠家人但闔戶寢。勿聲。家人陽諾之。實不敢寢。而打卦者寢自如。俄聞門外有人馬聲。隙窺之。見盜怒馬列炬。劍戟摩戛聲鏗然。前後約三五百人。及輒疊而騁。旋繞之。自初更至達旦。迄不進。盡異之。打卦者亦寤。問盜來乎。曰來矣。來焉在。曰在門外繞。輒疊曰。然則吾當出遣。

之去。衆於門外設坐。擁之出坐。定舉塵。塵盜若寐盡。仆顧曰。繩縛之來。衆出。繩次第反接之。驅至前跪。打卦者大言曰。男子負膂力。不能爲國家效命。反棄身匪類。以污辱鄉里。誠一死不足以贖。吾今貸若。謂某可畀而百金。若再終不汝宥也。命解其縛。叱之去。打卦者亦取道歸。自館於華。饋遺贄幣。悉不受。強之則曰。吾今無事。此姑留於君。俟異日有用。當卽取也。一日。趣華治具。飯以米四斛。云且有客至。華如言具至。則二僧儀狀雄偉。操閩音。始見皆拜伏。起而肅立。供侍。命之坐。不敢坐。有問則跪而對。打卦者語之曰。止。今豈可以昔比耶。吾之在此。汝具知之。汝之縱迹。吾亦自無不知。各以心喻。不在瑣瑣也。可卽去。勿再至。吾已爲若一供矣。因出所具以食。僧袒衣大啖。俄頃而盡。摩其腹曰。徑飽。自此至彼三千里。可弗再餐也。起而爲別。再拜皆飲泣。打卦者亦黯然。僧遂行。打卦者留居華氏。凡十二年。後值九日。生徒盡散。遣去。打卦者獨與華氏兄弟俱。遣

遙隴畔自得也。已指一地。問近屬誰氏。具答之。曰。後可卽葬我於是。華以其言不祥。笑曰。何爲。修短有數。吾已盡明日矣。華兄弟驚而泣曰。自蒙先生不棄。承視杖履有年所矣。然終不獲一識先生里居姓氏。實所遺恨。今日月淹迫。先生寧忍竟無一言耶。打卦者亦泣曰。薄劣誠不足爲長者道。必欲識者。吾腰帶間藏有小佩囊。歿後可取視之。翌日竟卒。啓視。果有小佩囊。中帛書徑寸。語皆隱約。玩之。蓋鄭氏故臣。而隱憫以遜世者。僧當卽其屬將。故在播遷。猶不失禮如此。乃具棺歛禮。葬之如其指。則構特室奉其主世祝之。囊頗秘。不肯示人。聞至今尙存藏於家。

鬼道士

孫靜菴

宿州鬼道士。姓章。失其名。以其能役鬼。故以鬼爲號。鬼名柳青。隨道士所至。常住徐州大雪中。麻衣躑躅。汗津津如六月狀。徐之人挈榼登山。道士乞飲酒。或

曰。一壺酒。羣飲且不足。安得餘瀝。道士拊掌拾石子如豆。訶之成白金。付主人。奴代沽盡醉。數十客而壺不竭。有御史者奇之。與之遊。一日忽請貸金十笏。御史有難色。道士曰。戲耳。吾自有吾金。呼柳青來。遙指榻上。則黃白粲粲。細視之。皆御史囊中物。大疑。道士復呼柳青去。則物已空。明日御史竟暴卒。南都亡。道士沉於桃源之淵。後數年。徐之人往山左。過太山酒樓。聞有歌大江東者。覘之。則依然一鬼道士。

泣羣曰。鬼道士異術玩世。足以誇吝慳。炫鄙卑。仙乎畸乎。吾不得而知也。

梭羅降王錄

闕名

梭羅爲土酋。舊治爪哇首都。地居島之中央。名義上仍屬土酋管轄。實權則概歸荷人。境內道塗坦平。十里長隄。綠雲翳天。酋宮所居。危樓傑閣。千門萬戶。崇階砌玉。華座懸金。綺閣裝臺。陸離光怪。傳國古器。羅列几筵。而弓刀盾干等尤

夥類皆古色斑駁。千年物也。

酋長尊如帝皇。聲色之奉。比於陳隋末帝。恆選民間美姝百輩。充後陳。皆被綾曳縠。凌波微步。風縠婀娜。宮中定例。凡美姬非得幸而徵蘭兆者。寢不以牀。惟席地臥起。宮中諸人日給俸若干。各自執爨。宮內設闌闈。儼如塵市。以供需要。侍臣見必肉袒蛇行。酋有問則拱手以對。不啻天威咫尺也。

凡酋之御用物。出入必以金傘覆之。以示尊嚴。宮中素不許中國人入內。雖府門外教場。中國人亦不許高車駟馬以過。違者有常刑。自前清派楊士琦至梭羅。酋聞之。延入府。脫寶刀以贈。清廷亦賜寶星以答其盛。明年酋聞梭羅華僑興辦學堂。頗有成效。乃延全體華僑學生入府。盛設茶點。且恣學生游觀。然酋外雖尊嚴。實如累囚。環王之宮。荷人築砲臺以鎮之。(如京師東郊民巷)巡酋之闕。荷兵荷槍以守之。酋之函。荷官檢查之。酋之出。在十里以內。荷知事約

東之十里以外。爪哇總督主之。荷未經荷官允許而擅自出入。則褫其王號。酋多卜出以夜。乘駟馬。披生花纓絡。綵衣珠履。傳粉畫眉。盡態極妍。狀如好女。後車數十乘。車轡馬蕭。衣香鬢影。皆國中殊色。荷馬隊前後簇擁。遙遙卽聞呵聲。名曰耀武。實則監視耳。

每年荷女王誕日。酋必至荷府知事衙。捧觴祝荷王壽。仗儀奕赫。前鋒執戈擁盾。左右兩翼。弓矢斯張。塗面作夜叉狀。侍臣宮女。各執傳國寶器以從。其大僚則峨冠錦衣。曳長裙。惟皆跣足。鄙野殊甚。每僚一人執金傘以隨。傘徑五尺。約數百具。望之黃雲耀日。洵奇觀也。酋坐金輦。服元帥服甚都。駕八駿。吼奔如龍。步兵數百爲殿。酋之歌姬舞女。昇諸肩輿。以備娛賓。輿製與北京騾車同。惟略寬可坐四五人。彫楹刻角。若神龕焉。道傍旗幟飄搖。銅鈺聒耳。羣曰。今朝爾許煊赫。執挺作降王長去矣。

查氏七烈

闕名

虞 初 志 補

余避兵來滬之明年。與查君景綏遇。蔚然儒秀。神交既久。傾倒可知。一日出其先烈遺事傳若詩。泛覽之餘。不勝於邑。回憶庚年之變。更欲擱筆矣。慈谿姜宸英西溟所爲傳曰查氏與姬同姓。至唐而盛。散處江以南。歷宋元明而西江最著。天行高王父聿秀公諱秀。由臨川客於京。曾大父永忠公諱忠。前明萬歷己酉副榜。二子長振寰公諱國英。次明寰公諱國才。一女四姑。適孟春黃公。振寰公爲貢士。有聲場屋。天行之大父也。聘周氏太君。溫恭淑慎。生二子。當明之末。奉母命葺莊楡堡。往居之。女一二姑。明寰公倜儻不羣。聘張母太君。性柔嘉。端容止。凡事悉請命於周太君。二女長三姑。與二姑同歲。俱極靜婉。能奉母訓。嫻通內則。咸稱爲淑女。時明寰公無嗣。娶妾廉氏。其母亦依焉。忘其本氏。家人稱爲廉母云。當是時。振寰公妹以寡。率其女三姑依兄居。三姑與查氏二姑三姑

爲中表女昆弟。閨中最相契。得年亦等。周太君愛之如己女。嗚呼。查氏一門。能束身儉約。俾男女內外。各事其事。各修其業。雍雍和順。長幼有序。凡姻黨戚屬。無不奉爲圭臬。閱明世二百七十年。閨範皆謹嚴端肅。查氏一門。可云盛矣。居無幾。當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七日。賊陷京師。剽掠焚燬。殺傷殆盡。而子女受污者亦不少。甚可憤痛。當是時。京城老少棄其女妻。盡皆潰散。而堅貞不畏死者鮮矣。嗚呼。查氏一門足稱焉。十七日夜。周太君厲聲曰。查氏至京三世矣。吾門甯忍爲賊所污耶。語畢。大慟。張太君言曰。氏早有此志。未得姆言。尙逡巡耳。甯畏死耶。時家人皆亡匿。惟老者守門。二姑三姑黃氏老姑其女三姑廉母并妾廉氏暨太君幼女甫十二。皆從容前曰。太君就義。某亦當從地下耳。周太君點首笑曰。我查氏不亡矣。拜手中堂。引繩於室。弱女爭先。周太君笑曰。理吾當先耳。遂投纜。復甦曰。死甚易。母畏也。遂以次縊。嗚呼痛矣。烈矣。時周太君年四

虞 初 志 補

十四。張太君年三十六。廉母黃氏老姑年四十六。二姑三姑黃氏女三姑俱年十六。妾廉氏年二十。黎明賊引衆至。啓其室。顏色如生。抽刀審視。盡掠其家財而去。死一日。二繩忽截。妾廉氏張太君幼女復甦。後廉氏剃度爲尼。縊者九人。死者七人。幼女至今存焉。嗚呼。士大夫身受國恩。當國亡之日。不能捍一城。斬一賊。而苟延旦夕之命。以僥倖於不死。今以七女子之弱。而見義必爲。雍容揖讓。視死如歸如此。彼賁丈夫之名者。反不如七女子之所爲。亦可愧矣。黃岡釋明潛昭然所爲詩曰。憶昔先師作郡侯。耻隨魏黨棄官修。當時意氣何人在。只有明寰莫逆儔。(先師碧岑老人與明寰居士同在太學。最爲交好。後先師出守及奉命入京時。魏黨方熾。迫脅從逆。不與其謀。幾致死地。當時親友無一人存問者。惟居士極力爲之排解。得以身免。卽日入山修道。前後與居士爲三十年。知己往來書札甚多。據老人所述。大概如是。國初草莽被焚。不可考矣。) 癸

未秋冬妖氛纏。京城早已兆烽烟。徒薪一語曾投札。見事如何不在先。（先師在山中貽書居士力勸離城避難居士以鄉中多寇恐一遷去先遭搶劫以此遲疑未果）果然賊衆破京城。（甲申三月十八日黎明賊衆攻破平則門先師於初七還山不然亦在數內矣）錦繡江山一日傾。大宅朱門俘讖盡。紅顏飄泊總吞聲。獨有查門世澤長。閨中七烈盡懸梁。可憐民望皆遺臭。（先師嘗云國將變時朝中諸卿尹相約盡難侃侃鑿鑿皆負重望之人也及流寇入降者十有八九死節者皆非平日談忠談孝之人先師因誦始吾於人一節爲之涕泣者再臨老猶不置口）從此芳名千載香。亂餘攜杖往山莊。相對匡床淚萬行。（先師在山中聞賊破京毅皇晏駕哀毀痛哭數日不食不得死復欲自縊諸人晝夜環視又不能死遂浩歎曰我惟有一死而已不過遲幾日耳適先師叔祖至諭以老人一脈惟爾爲宗爾死不兩盡也勸進勺水羸病百餘日至

虞 初 志 補

八月中始平復如舊。急入京訪明寔。千椽廣廈。惟存瓦礫。不可踪跡。至城外詢馮道明居士。知爲遷往空榆莊。所隨策蹇到莊。始得把晤。別僅數月。國破家亡。一變至此。相與慟哭者累日。積善豈應遭大變。個中消息費端詳。師言此事實難知。劫數須歸前定時。美玉明珠無玷缺。便爲福報不差池。④死後明寔夢七人來辭曰。我輩已註入仙籍矣。居士仙游師已逝。回頭七十有餘年。沙彌亦到龍鍾日。灑淚重看七烈篇。（先師存日常言天下有不可解事。如明寔之慷慨好義。竟以不祀。是亦數也。柄自入山既久。懶於出山。半村係予故交。始而喜其來京。繼則惜其罹網。因是得識心穀。查君後承寄賞菊詩。屬和觀其學問。知其爲人必彬彬君子。擬兩君破壁後。可同入山。一爲聚首。終未慰我饑渴也。今秋承寄七烈傳索詩。方知心穀卽明寔之曾姪孫。而當日死節時事。始得詳細更詢。及明寔猶有繼子而朽全。未識荊也。意傳雖特爲七烈。然明寔一生人。

品學問亦可藉是而俱傳矣。今而後朽與心穀更宜親密使先老人與明寔居士冥冥中知吾後人猶相往來未必不爲快事耳。人生一死重輕。秦岱鴻毛在眼前。（時有東城名家二女父母命之死竟不死後爲賊虜去旋被砍殺噫此真鴻毛矣）難得七人同烈性。兩開正氣稟來全。一門忠孝人間有。盡室捐軀世上無。我欲題詩發潛德。老年心力已先枯。（朽自去秋後有數月擱筆緣吟咏時心內嘈雜夜不能寐醫者謂心力已枯宜戒之）亂臣賊子同歸夢。烈婦忠臣土一邱。世遠人亡公道在。編氓猶且話難休。（京城內外無有不知七烈同日而殉節者）

五十奇俠傳一則

葉楚傖

虬髯不歸。滄海難覯。擊筑客去。易水寒。盜枕人出。宮寢寂。奇俠之蹟。今不可聞矣。然中原間氣。實挺賢豪。不有倡者。斯未華發耳。爲輯舊聞。述五十奇俠。

傳以振武風。觀感所及。或較賢於釵光鈿屑。作兒女子語乎。小鳳誌。

彭七

彭七。一名洛慶。或曰慶。卽七字之轉音。籍居直隸河間府獻縣。其村曰竇家寨。蓋清康熙間大盜竇二東之故居也。二東技擊絕倫。（見於紀文達公閱微草堂）其後裔均精武術。七生於其間。故自幼卽習拳勇。十六七歲時。已可敵二三十人。一日忽亡去。家中遍尋之不見。以爲被白蓮教徒放花去也。置之。清咸豐間白蓮教徒蔓延北地。往往以藥迷幼童。糶之以去。名曰放花。越兩歲。七忽自歸。軀幹遽雄壯。然口不言技擊。數日後又去。從此年或一至。至則閉戶靜處。不與鄉里往來。里中有赴喇嘛廟（卽多倫諾爾）販馬者。途經張家口。遇盜約百人。欲奪其馬。販馬者本曾習拳棒。奮身決鬪。衆寡不敵。瀕危矣。突見七自林間木杪下。赤手與盜搏。一瞬間盜之跌蹶者十數人。餘均四逸。七乃向販

馬者作寒暄。詢故鄉情况甚悉。旋謂販馬者至家後莫言我行迹。殷囑再三。一躍而逝。有七之同師王某以保鏢爲業於燕郊。（京東地名）城下見七扮乞丐狀。與羣兒弄蛇。戲以指戳城磚作孔如錐。旋出其指以蛇塞之。另以指於旁面作孔。引蛇出。羣兒譁笑。七亦笑。仰首見王。若不相識。少頃貿貿然去。王旋里爲人述其况。販馬者亦言所逢。邑人乃傳以爲異。

記張真人

王 穉

海陽張真人者。不知所自。順治初年。來邑東北菩薩頂結菴居焉。坐臥一蒲團。外無長物。恆累月不食。徽村有泉。頗清冽。日往掬飲。無間寒暑。嘗云吾遍遊天下。水味無踰此泉者。人有疾病。求之摩其頂立愈。小兒經其撫摩。終身不出疹痘。一日告人曰。今夕當有大風雷雨。宜扃戶早寢。衆素神其言。從之。夜半狂風振屋。雷雨交作。比曉晴霽。失張所在。峭壁上炭書一七律曰。孤峯雲隱舊山堂。

遠寄萍蹤到此鄉。不羨高車雲節擁。可堪松蓋晚風涼。南宮行滿三千錄。北院蒲團六月長。今夕乘鸞歸海嶠。碧桃開處姓名芳。歷經風雨不沒。至今猶存。方張之羽化也。有海陽人訪友盛京。遇諸途。詢所往。曰久坐蒲團無聊。航海自遣耳。臨別出紙裹一具。封緘甚密。授之曰。他日值困苦時。投紅爐中。當有濟否。則萬勿輕啓。某受而歸。始知張已化去。卽所遇之辰。越數載。邑大饑。饗殮不繼。忽憶張言。折視之。有物如兒拳。質似鉛而色黝然。試投諸火。烟霧迷空。舉室頓暗。頃之烟消變爲黃金。遂易升斗。得度荒歲云。

上海新開新里一七四振編輯出版社

姜俠魂輯武俠小說叢書

第四種

俠義小史

王瀛洲輯

俠客義士乃山川靈秀所鍾毓為維持社會之砥柱是書內容如楊塵因之
髯和尚吳綺緣之擊柝翁孫義士王笨伯之天涯一劍客張枕綠之白衣客
等作此種野史慷慨激昂英氣逼人其精采處最易引起人興味所謂精神
教育之第一妙品也 洋裝一册 定價五角

第五種

俠義偵探小說紅茶花

紅茶花一言為陳卓枚孔季修陸慶南三先生譯自法國朱保高比原著而
出者也書叙俠士金伯連於劇場見一美婦人忽為巨猾謀死心滋不平於
是撫其孤並為死者復仇千辛萬苦百折不回卒能得多人臂助偵悉凶手
以計斃之離奇文之奧衍名著名譯不愧傑構全書十二萬言訂一厚
册 定價六角

第六種

三十六女俠客

姜俠魂輯
楊塵因批

閨中俠豪載諸史籍吾輩俗夫甘拜下風是編皆係近代女俠之軼事即如
姚民哀之五娘子(為近日最有權勢某武人之秘事)張冥飛之俠女鋤奸
救國記綺緣之姊妹峯李蝶莊之榜人女耐窳之黃面姑與尼俠等作皆如
神龍矯天變幻奇突全書八萬言 洋裝一册 定價五角

訂重
虞初廣志

姜汝羣先生輯

丹筆題



上海新開新里一七四振編輯社出

姜俠魂輯武俠小說叢書

第七種 **俠士魂** 姜俠魂輯
莊病骸評

俠士能犧牲一切利人利物國家社會賴以存立而整頓之為人類中最難能可貴者是編所採俠士小傳中外兼備無不生龍活虎呼之欲出首冠盧煒昌先生潭趣實驗談乃練習拳術之棒喝尤為促進國民武德之先覺書也 訂一厚冊 定價六角

第八種 **雙俠破奸記** 莊病骸著

是書係桐鄉奇案為莊病骸先生精心傑構內容因某公子之妻有外遇謀死公子置尸於野適有一俠士經其地致犯嫌疑竟縛以送官幸有老僕李成知其寃為之昭雪並與俠士共偵凶手卒至水落石出置奸人於法全書六萬言 訂一厚冊 定價五角

第九種 **剖心鋤讎記** 亞東破佛譯著

亞東破佛為江南大文豪著作等身名滿天下所撰小說大抵以慷慨激昂悲壯淋漓藉以吐寫其塊壘也是書內容有俠女之父為奸人所殺並奪其產女俠知之追蹤多年始得其人時奸人已為同謀者洩其事置于獄女俠潛入獄中剖其心以洩憤焉情節之緊湊文筆之潔雅不言可知矣 訂一冊 定價大洋三角

MG
I 242.1
105
=3



重訂虞初廣志卷五

鄭水 姜泣羣編輯

鐵脚板傳

彭遵泗

鐵脚板者眉之鄙民也。姓陳名登暉。生有膽識。膂力過人。家貧獵獸自給。常赤足逐鹿豕奔。新斬叢竹中里許。而足不傷。人目之曰。此鐵脚板也。登暉曰。呼我甚當。以是足不著履。行膝止及脛。終身如常。獻賊據成都。遣僞將狄三品等略眉。先期傳示云。除城盡勦。民不悟。攜老幼入城。乙酉正月五日。賊驅城中人至原田上。盡殺之。又摻戮四鄉居民。登暉突起忿言曰。洗頸待死。與抗賊殺死。等死。奈何袖手待盡耶。遂裂白衣為旗。招各山亡命少壯。大書於上曰。敢與殘忍流賊張獻忠為敵者從我。數日內不期而集者千人。登暉持獵械。負柴弓竹矢。

重訂虞初廣志 卷五

赤足先趨。千人者各執白棓相隨。據城西醴泉河。斬木列柵。標所書白旗於前。名曰鐵勝。鐵勝者。取己勝賊之義也。遂與賊持。前後殺獲甚衆。賊大懼。取道潛移東館。登暉又令民兵數百。具羊酒。僞爲投順者。迎賊帥。賊納之營中。夜半登暉率衆大至。鳴金鼓。火攻賊營。數百人從中噪而應之。內外夾擊。賊衆大亂。死者不可計數。迺遁去。於是眉之多月鎮。班竹。玉二。鄖壩諸村。各聚衆自守。皆名其營爲鐵勝。賊聞之不敢逼。而鐵脚板之名。大播南川。嘉定向成功。亦起師拒賊者。有衆五千。欲節轄登暉不從。率兵圍之甘溪口。登暉勢弱不敵。力戰死之。眉之人賴登暉之庇。思其功。皆稱鐵脚板也。成功既殺登暉。駐兵石佛站。修木橋。鑿濠塹。招集三萬餘人。分五營四哨。抗拒官兵。丁亥三月二十八日。我朝肅王以大兵至。攻破木城。成功中流矢死。其黨迺下。

史氏丹溪生曰。陳登暉不忍桑梓之難。冒萬死。抒公忿。跡其所爲。一方之廣涉。

也。向成功可謂頑民矣。其殺登臯。意何爲乎。母亦好上人。忘利害。迺其鄉之風氣使然與。

南邨曰。陳氏一鄉里小民耳。其抗賊也。徒將一時之義憤。而居然能衛厥桑梓。功庇一方。可知天下安有不可爲之事。懦夫自無能耳。

趙文華軼事

清涼道人

明趙文華號蓉江。甯波慈谿人。由部曹仕至工部尙書。忤世宗削籍歸。以嚴脹腹裂死於淮安舟次。其黨邪害正。納賄招權。及反覆傾險之事。具載明史奸臣傳中。不復再述。茲就予聞其鄉人所談佚事而紀之。以資談助焉。文華未冠時。出應童子試。適學使按臨甯郡。道出慈谿。文華先於十里外具謁請見。學使異之。進而問其故。文華曰。某爲合邑生童乞恩而來。非敢以己事干求也。慈谿去甯波府城一百數十里。與試者必兩日始到。凡守候考期。及試畢而歸。約以十

日計考資非數金不可。家富者固自裕如。而貧寒者未免拮据。某以爲台旌若不過此。固不敢請。今幸經臨此地。懇卽於縣城先試本邑生童。則寒峻感激深恩。當無旣極。學使以乖成例難之。文華復固請再三。學使遂面試其詩文。信筆而書。辭意兼美。喜而謂之曰。汝大器也。勉之。今姑從汝請。後不爲例。遂就縣署考試。而拔文華爲冠軍。其少時膽略已如此。又文華爲諸生時。家甚寒窘。年終無度歲資。出而求貸於人。不可得。歸與妻絮絮語。其鄰業屠。屠者之妻聞之。過而問焉。趙妻以實告。淚隨言下。屠者之妻憫之。贈以家中所存豕肉一方。趙正在烹煮間。屠者適歸。覓豕肉。妻以送趙。答之。屠者素與文華不相能。因大怒。撻其妻。徑入趙室。就釜中撈之去。後文華貴顯。奉命勤倭。并巡視沿海地方。道過慈谿。鷗從如雲。聲勢赫奕。屠者適據案斫肉。停刀睨視曰。我以爲誰耶。乃文華耳。文華於輿中聞之。至行署。命縛屠者。至。自書犯由牌插其背曰。白晝持刀。怒

視大臣。意欲行刺。遂斬之。趙妻聞之大泣罵。乃迎屠者妻厚養之。其報睚眦之怨如此。至崇禎間。有戲班於慈谿城中。演鳴鳳記。至慶壽一折。曲盡文華阿諛獻媚之態。趙族甚繁。其裔孫亦多顯達。閱之怒甚。命僕搏而送諸官。縣令某公謂優人曰。趙係本處先朝大臣。汝何得扮此以彰其醜。命其仍塗粉帶鬚。冠絡帽衣紅袍。一如慶壽裝束。而枷之。硃書其上曰。不合扮演先朝大臣趙文華。優人一名某人。枷號示衆。坐諸通衢。以兩役守之。而使優自言其罪。趙氏大漸亟。挽鄉官向令關說。令曰。彼既送來。合當如此處法。今彼自肯求寬。我亦勉爲釋之。我情已盡。慎毋以輕縱見譏也。遂脫枷而釋之。嗚呼。人爲不善。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若文華者可爲鑒戒矣。然其在顯位時。曾奏免慈谿沿海沙地浮糧若干。鄉人至今德之。予聞先大父退圃公言。前明時。吾浙有爲大位者。一日侍班上。偶問浙江田賦甚重。百姓拮据可念。思欲減之。其人對曰。浙省人民殷

富。稅賦亦適相當。民樂輸將。毋庸減免也。遂止。此則趙文華之不若矣。其人後以病告家居。人傳其終非正命。後裔亦零落不堪。至欲發其墓以取殉物。幸縣令知而禁止之。始得保全。翻不若文華子孫之簪纓勿替也。蓋奸邪之禍。被一時而免賦之功。垂奔世。故報應不同如此。

南邨曰。觀趙文華之遺事。知人之不可爲不善。蓋如此。然于奏免浮糧一事。又知人之不可不爲善。蓋如此。吁。世之君子。知所鑑哉。

象齒焚身錄

許指嚴

輸家財爲郎。曼倩便爲陸沈於俗。開西邸賣官。童謠亦深譏河間姪女。鬻爵爲政治上之障礙。自古而然。願探其實利。卽羈縻以虛榮。用霸者操縱天下之大權。以驩娛其民。在古者爲狡譎已甚。在後世較之。則報施皎然明白。猶不失爲長厚。如秦始皇築女懷清臺。漢武報卜式以中大夫。或流芳百世。或以功名終。

斯豈得謂之刻薄哉。降至滿清。則因利而利。視漢俗歷史上之特例。居爲奇貨。而於是令甲令乙。徑以此等賣官鬻爵之穢德。著爲常典。亦既廣招而大徠之。無慮良莠雜陳。賢愚競進。流品之不可問。忽核以整頓吏治。澄叙官方之大題目。其爲格格不入。難膺上考。自在意中。於是初以金夫而有彈冠之慶。終以負乘而遭覆餗之凶。此亦妄思利祿。以朝廷爲市井者之咎。由自取。夫何足惜。在。主名器者。利。囹。誘。既得所欲。則斥而逐之。甯非同於罔民。然有國家法令。在。曰。黜。涉。自有權衡。吾無如彼執法者何也。乃以予所聞於清中葉之雄主。則其術固不止是。於是變幻百出。而前此普通之操縱權衡。仍爲長厚之遺而已。乾隆四十年後。外事征繕。內興土木。而又寵任和珅等聚斂之臣。侵漁乾沒。國帑漸形告罄之勢。於是用劉文清計。摘發疆吏中之一二貪墨者。查抄搜括。藉事補苴。和珅業知上之苦衷。亦不敢盡事隱蔽。然所得終屬有限。又以祖宗成

法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則於田賦一節已無望。乃注意鹽務。取其富商敲剝之。猶不足。則廣開捐例。道府若干。州縣若干。俱得補選實官。外此虛銜封典。不計歲獲數百萬或千萬。曾幾何時。復憂匱乏。將復用文清計。大黜貪員。而此等敢於明目張膽。漁利病民者。皆恃和珅爲護符。紛紛告急於其黨魁。黨魁欲庇其私人。則無以塞高宗之慾壑。欲完全聖眷。又無以樹黨中之威信。私憂竊歎。日夜求兩全之計。其黨某尙書者。宗室也。見珅如此。乃獻殷懃。謂吾將密商於某總監。探上意果何爲。然後定對付之方針。珅喜。且曰。得某總監贊助。吾無憂矣。某總監者。名張全福。以小黃門給事。高宗舊藩邸。便辟善媚。有心計。能得上歡。自爲總監。宮中事皆取決於彼。和珅嘗兄事之。因得刺探御前秘密。交誼頗厚。全福亦因珅以婪賄於外庭。歲輒致巨萬。至是珅以彌縫現勢事。求窺上之意。旨所在。全福乃藉開捐事例奏上。後上方嗟歎不已。曰。所獲幾何。值得爾許張。

皇邪。又言鹽務亦疲弛。報效才及十萬。而侵漁乾沒。乃至數十百萬。一贖案起。株連成羣。朕亦何樂爲此。因悄然不悅。全福僞伏案下。持殘編一卷。雜誦。上問何書。全福奏曰。奴才偶檢舊篋。得鄉間唱歌小本一冊。幼時所服習者也。今已二十年矣。愛其真率。故私閱之。恍有曩昔竹馬釣遊之樂。上笑曰。爾乃不如安樂公。尙思蜀乎。遂取其本視之。則彈詞也。中皆述山西亢氏殷富豪華事。席豐履厚。爨玉炊金。極人間天上。窮形盡相。以長短句編成之。雖俚俗。亦自聯綴。上略流覽。因問曰。此故事耶。抑並世有其人。全福答曰。其家固無恙也。且托庇太平盛世。年穀和熟。藏富於民。彼之殷實。恐尤倍蓰於昔矣。上曰。朕奈何不知不聞。全福曰。其子弟固無仕宦者。因乃祖創業時。恐後裔以宦爵驕奢致敗。遺訓止令各職一業。卽使讀書爲士。亦不許應試。族人瞻其廩給。俾識文字。敎家塾而已。至今已五世同居。絕不分析。公產有大宗。掌其出入。其支庶亦各擁厚資。

熙熙自得。不知人世間有榮辱升沈事也。唱歌本中所云。非盡子虛。其素封
逸樂之狀。固什得八九耳。上曰。彼先世何業。獨能致富若是。全福曰。聞在國初
時。亦一窳人子而已。有薄田數畝。採樵以佐之。偶入山中。見藏蠶纒纒。遂持杵
錘取之。數月而不竭。由是巨富。或云。此卽李自成所輦之金。因追師至。棄置山
谷中也。上因歎曰。嗟乎。朕安得有此烏保蜀卓其人者。而與之計羸絀乎。又曰。
朕向以爲天下之富。無過鹺商。今聞亢氏。則猶小巫之見大巫矣。又曰。朕曩閱
疆臣章奏。憶晉省凡遇賑濟。必有亢氏捐輸巨金。因屢得樂善好施之旌表。殆
卽此歟。全福答曰。聖言果不謬。亢氏固好行其德者。凡在荒賑。無不解囊。此卽
其保世滋大之根基也。上曰。朕之命官懋賞。至優極渥。自謂亦復不薄。奈何亢
氏獨不願仕宦。全福答曰。以奴才意度之。彼山野細民。驟獲非分。罔知天地之
高厚。主恩之浩蕩。但思爲門以內之緘膝扃鑰。保子孫之溫飽而已。安知名器

尊榮爵祿華貴哉。且當其微時。亦既鼓腹自足。帝力何有。則不知育才殖學。勉思報稱本朝。宜也。及子孫習慣自然。中材以下。誰復能破此成例。故至今甘守白丁耳。上曰。朕當鑿彼顛蒙。作其致身之義。令彼稍知君臣大節。必不能聽彼濁富於此文運開明之世也。全福曰。奴才聞現今陝甘賑案。亢氏亦捐萬金。聖上或乘此略賞以名位。更令晉撫勸令續輸巨款。又復獎之。如是則可漸引於效忠之域矣。上以爲然是歲。賑案數起。亢其宗者。所謂掌出入之冢君也。保升至太守。儼然青石成頂。孔雀影翎矣。亢其宗年甫弱冠。繼其祖得窖金者已五世。居第在山西平陽府城外。閎深壯麗。埒於宮庭。其中堂且設寶座。云康熙時。聖祖幸五台山。曾假其宅駐蹕。行在謁覲。賜其三世祖冠服。欲官之。固辭不出。聖祖聞其家訓。笑而遣之。亢氏納報效金十萬。聖祖令充征準夷軍餉焉。其家因於中堂裝置寶座。窮極華美。誇爲奇榮。以是見彼固未嘗忘情於華靡也。特

平陽僻遠。晉俗又勤儉質樸。家世業農工商。宗族交游。鮮事游宦。以故數十年來。其混沌未鑿。尙如故。雍正初。火燬其屋數十楹。稍稍損失。然固無害於大局。逮高宗朝。四方安謐。物力充牣。亢氏於京津吳皖漢粵所設之商肆。匯兌業俱有贏羨。以是益富厚。倍於祖時。其宗之父。守業家居。派經紀夥徒四出。每挾簿冊報歸。則主人坐東廂。臥隱囊。俊僕女奴旁侍。左設書算。右懸天秤。廡下一人持名冊接呼。夥友以次魚貫入。呈會計清冊於左。獻銀錙交鈔於右。雙方核對相符。則一人下。復進一人。如是累日始罷。歲之春三月。爲報歸期。蓋承各肆年終之成算也。例率以爲常。有特別盈虛消長事。則主人戒期集家老。部署左右。如常例。判其優劣曲直而誅賞之。凡任此職者。必大家嫡子。制髣髴與古宗法大夫之家暗合。但無官職威儀等數。而夥徒之對於主人。亦貴賤迥殊焉。其宗之父。有幹才能綜核理財。頗得綱要。衆夥無所施其欺罔。顧性漁色。喜音樂。衆

夥知其如此。競於吳中購名伎。飾美姬以進。大悅之。令家中婢媵悉效吳中裝束。平陽去江浙遠。居人目未睹羅綺珠翠之飾者。比比皆是。獨亢氏有衫輕窄袖。墮髻折腰之風。大家富賈爭效之。習俗稍稍侈靡。然謹厚者輒曰。吾敢與亢家比而效顰耶。以故聲色之奉。仍讓亢家獨步。會吳夥以揚州歌伶獻。繩長生殿傳奇之美。主人卽命家伶仿演焉。長生殿傳奇者。康熙時新劇。名盛一時。趙秋谷因之而貶謫。蔣心餘用之以作倚晴樓各種曲。廣陵鹺商趨之若狂者也。其宗父得其舊部。乃制衣飾。庀器用。費鏹至四十萬兩。始獲開劇。盛招賓客以寵之。筵宴又費十餘萬。室中麝香。燼餘至數畚。燭淚以石計。家僮受賞。各至數萬。一時京畿三輔間。無與倫比。及夏暑園居。更增飾池館。園去第宅數里。複道相屬。周垣至十里餘。樹石池臺。幽深如趙千里畫稿。門前有巨石八。伏如蹲獅。而不雕鏤刻畫。扣之鏗鏘有聲。僉云皆絕大銀塊。無意置室中。人亦不能竊也。

年久黝暗如石苔蘚滿焉。人亦遂以石視之。曾有書生游晉。因其戚紹介於亢。亢投刺約爲消炎會。因赴其園。遠望樓閣插天。觚稜隱現。幾疑天上宮闕。及入園門。則水竹森然。則饒幽致。有人肅客入。蕭齋邈迤曲折。歷門至十數重。始得一院。院中小山積疊。嵌空玲瓏。有張南垣石濤和尚大意。地皆砌以文石。作冰梅紋。上置梓楠架數十座。排列成行。架上皮白石盆。雕鏤工巧。有天然姿致。盆中皆素蘭茉莉夜來香西番蓮之屬。凡南中芳卉至數十種。院之正南一閣三楹。前槐後竹。垂蔭鬱蒼。閣中窗戶盡除。廊廡洞達。懸水紋蝦鬚簾箔。自外望之。洞虛縹緲。如入仙鄉。捲簾而入。則懸董思白雲景山水。配以趙子昂聯語。則呼龍耕烟種瑤草。踏天磨刀割紫雲也。下鋪地簾。爲紫黃二竹絲互織之卍字紋。左右分設棕竹椅十六。孕涼貯風。令人意爽。旁又置磁橙二。磁榻一。以龍鬚草作枕褥。滑軟如春波。又棕竹大方几一。獨置中央。花欄細密。以錫作屨。面嵌水

晶中蓄綠荇。金魚遊泳可玩。閣之兩壁。皆以紫檀花板爲之。雕鏤山水人物。極其工緻。又空其隙。通兩夾室。室中滿貯香花。上排五輪大扇。設典守者於複壁間。以機運轉輪軸。風從隙入。閣中習習披香。忘其爲夏日矣。未幾。肅客折入苑中。則邱壑連環。亭臺雅麗。令人目不暇給。旋乃繞山穿林。前有平池。廣輪五畝許。碧玉清波。沁人眉髮。中有千葉芙蓉。紅白相間。灼灼亭亭。含葩欲吐。綠堤而東。千樹垂楊之下。別有舫室。渡板橋而入。前爲頭亭。中爲中艙。後爲梢棚。宛然一大平艘。推窗四眺。大有濠濮閒想。窗以鐵線紗爲屨。排日延風。如入雲霧。荷香暗度。撲鼻清芬。其椅桌坐臥具。皆湘妃竹鑲嵌青花磁爲之。艙中兩筵已具。筵上榴荔梨棗蘋婆果哈密瓜之屬。半非時物。其器具皆鐵底哥窯。沈靜古穆。每客侍以鬪童二。一執壺漿。一司供饌。饌則客各一器。常供之雪燕冰參外。馳峯鹿鬚。熊蹯象白。珍錯畢陳。妖鬢繼至。妙舞清歌。足以追魂奪魄。酒數行。時已

卓午。天殊炎酷。主人命幹僕布雨。未幾。果見甘霖滂沛。溽暑頓消。客皆驚詫。從窗隙覘之。則池面有石龍。昂首四出。環屋而噴。晏既畢。而雨亦止矣。書生大異之。潛察其雨之所自來。則有西洋皮帶機。繫入石龍孔中。有人自池後擊之。鼓水而上。噴薄跳珠。遂成大觀。蓋主人費數萬金。購之於粵商云。其享奉埒於王侯。大率類此。古錦請裁衣。玉軸亦欲乞。其宗生長豪華。驕兒之詠。恍如爲之寫生。彼既目擊其父之豪奢。揮金如土。取用不窮。以爲富厚之事業。已習慣自然。所不足者。官爵之貴顯耳。當清之隆。以籲俊右文。牢籠天下。一命之榮。閭里驚視。局中人一旦通顯。歸傲其宗族。交游亦復炙手可熱。咄咄逼人。且專制之。世社會亦互相凌壓。官有生殺予奪之權。而商無之。故商雖富。其勢力萬不足與官敵。其宗偶弔與友人家。遇一侍御在籍者來。僕從撞擊相忤。侍御斥僕痛毆之。且縛送縣署請治其宗。至納賄數千金始免。又入衣冠場中。雖有翎頂。然無

實官可誇。人皆淡漠視之。又俗例於婚喪設鹵簿。則必列其祖父及本身之官爵於牌而表示之。其宗苦無可列。虛銜封典。支離湊集而已。居恆引以爲恥。謂必一破曩例。飽嘗宦途風味。方愜己懷。顧亢氏旣無功名之目的。於培植文學。絕不注意。科舉發迹。已無望。乃縈情於捐輸。欲試者屢矣。及陝甘賑案。特賞州官之命下。其宗狂喜。謂族人曰。此非吾所求而出自天賜。天殆以吾家蓄德已久。將以爵秩大昌之乎。小子涉躬涼德。適應其會。正不敢不自勉。於是族中人皆自疑運會已至。祖訓不可過泥。咸賀其宗之遭際明良。當捧檄赴命。其宗得志。乃置酒延親友。鋪張其事。然後入都引見。擐擔行李。捆載金玉饋贈之物。至數十車。遷延未行。而晉撫徵聘之書至。遂先入省。某中丞者。本滿洲裔。貪墨素著者也。得其宗居爲奇貨。隆禮厚幣外。勗以前途遠大。且密語以簡在帝心事。其宗狂惑失志。立允先輸百萬。又私餽中丞二十萬。某中丞特奏亢其宗熱

心報國。才大心細。有古烈士風。未幾。命下以道員用。來京引見。其宗逃聽之下。舞蹈如夢境。其行也。轉轂連騎。炫橫於道。俊僕前驅。美姬後來。見者疑爲顯宦。遷居。旣見問。高宗垂詢家世。其宗因奏述康熙朝駐蹕中堂。寶座猶存之事。高宗喜甚。因有朕與爾家係老世交之諭。且勗以恪繩祖武。無忝所生。元其宗奉命而退。越日而特簡江南淮揚道之旨出矣。瀕行請訓。高宗諄諭以河工繁重。當資就近助理。鹽綱日壞。亦須會同整頓。元其宗乃叩謝天恩。覆奏臣當竭犬馬之力。毀家紓難。上答高厚。下顯祖宗。高宗大悅。特賞花翎外。復賜資福字。荷包等多種。自是出都赴任。貴如中使矣。是時南河工事屢蹶。河督某公。方受重譴。庫帑如洗。鹽務亦因納賄案發。鹽政高恆運使盧雅雨等得罪。追還諸贓款。將供宮廷諸用不給。於是河與鹽俱困。高宗旣得元其宗。陰喜協濟之。已有其入。揮霍益復無度。和珅亦陰幸。元爲上所注目。己黨可藉以息肩。是時京內外

皆知亢爲金窟。有所視視亢。有所聽聽亢。有所請託與要求。亦要求請託亢。亢驟入此貢諛獻媚之場。但覺五花八門。目迷心癢。宛如漢高祖初知皇帝之尊。自鳴得意者。然其人本少不更事。又恃其豪富。常爲人所諛頌。帝王之大力。從而叢誘之。彼益侈然。以爲世之人無不慕已悅已。視己如神聖仙佛。昏然若夜。郎之問孰與漢大小焉。既至淮南。雖有兩督一撫三使之上官。彼殊眼高於頂。不甚注意。上官初以爲出示特簡。又深知驟得聖眷。無不曲意容之。且卑約其詞。以縱逸其志。如勾踐待夫差故事。將厚其毒而安受其燼。與高宗之心事正同。而亢其宗日爲傀儡而不知。幸生小視財如糞土。不更以羅掘爲能。故貪墨之惡蹟尙少。惟揚州自古繁華之地。聲色玩好衣服起居所需。踵事增華。費益不資。每歲輦金而來。以敷諸耗費。水旱賑濟。京外餽贈。及宮廷進奉常例。動輒數十萬。不一年已耗家財之強半。諸埠商肆紛紛告警。有不支者。以次倒閉。恐

慌日見其甚。於是其族人某者。狡黠工心計。因其宗之憂。乃獻計曰。作官非獨爲名而已。亦所以取財。彼釋褐以來。衣錦而去者。孰非居官致富者耶。子既施之於前。曷不責報於後。乃對金穴而嗟貧。據倉困而啼飢。可謂顛矣。不如稍稍從事聚斂。亦亡羊補牢之計也。亢其宗喜。詫曰。官固若是其可爲哉。爰使某爲爪牙。頗小試搜括之術。居然有效。方益謀進行。而方伯某公。和珅黨也。已受密矚。亢舉動。得婪賄狀。鼓掌曰。雛兒覆巢期至矣。乃密疏糾之。副摺先白和珅。珅大喜曰。吾輩一番心血。大功將成。而官家獲此。一宗巨財。可十年勿圖小買賣矣。小買賣者。抄沒墨吏之家產入官。而計數不多者也。上既得方伯疏。乃令和珅派欽使查辦。亢聞信。專使至京。彌縫。賄珅與張總監各二十萬。餘各大臣數萬不等。珅遂與張監密商。若不暫救。此財盡入官家。吾輩臨淵羨魚。殊不值得。不如救之。及欽使返。覆奏言亢誤信家丁某。致有此弊。今請交部議處。旋

議得開缺來京。另候簡用。亦和珅所教也。亢方感珅有此護功。復餽贈不貲。高宗以永定河決。着令亢其宗以家財修治。將功贖罪。亢遂闈任京師。未幾。以丁母憂歸平陽。明年。高宗幸五台山。迂道出平陽。駐蹕亢氏園亭。供張之盛。不亞於邗上。饒商。自平陽城西門出。至園門。皆錦幄珠燈。笙歌夾道。兩旁演劇之壇。悉以木屋施文采。下綴活輪。隨乘輿行動。如移春檻狀。凡起居帷帳器用。以及酒饌玩好之具。無不採自江浙閩粵。巧工精庖。動費萬金。女樂選自蘇揚。色藝雙妙。弈弈動人。高宗於所愜意者。輒謂亢曰。此可爲朕好藏之。明年尙當過此也。亢佯拜謝。陰則已令人納之宮中。或圓明園供奉處。一日高宗令亢從行。繞園散步。忽見門前大石如獅而伏者八。因問何不雕琢。亢遂跪奏祖宗傳世之銀塊。置此已百年以來。據堪輿家言。不宜移動。高宗笑曰。汝祖眞笨伯。有此多金。而屈爲土石。令失其効用。豈不與暴殄天物等。方今皇師征廓爾喀。正憂軍

餉無所出。蓋以此鎔鍊製爲錠。給散軍士。留其半以俟凱旋充賞。則一舉而兩善備矣。汝祖無心遺此。一若留以待國家之正用。非獨天以賜朕。乃卿之因以垂名也。說畢。猶笑不已。亢其宗免冠頓首。色若死灰。然終不敢置辨。高宗立飭山西藩司鳩工鎔鍊。得白銀五十六萬兩。車駕返自五台山。親視輦發。以半運川藏。而載其半回鑾。亢其宗伏後車尾送之。無如何也。道路喧傳。謂皇上向亢家借看家銀子。足見亢家之富敵國。亢氏族人以爲榮。高宗賜以額曰。好行其德。乃懸於園門。以代祖傳之八獅石馬。又明年。亢其宗服既闋。高宗復其原官。尋以萬壽獻金老壽星。及玉如意各一。又歌舞之吳姬二。皆絕色。高宗置之圓明園中。頗有寵。其宗旋擢山西藩司。署撫篆。權力大進。顧歷年報輸揮霍。所耗不下五千萬。家財漸竭。南中商肆倒閉替受者至十之九。田產亦日見收縮。及藩撫新命下。苞苴餽贈益夥。幾有悉索敵賦之狀。於是外強中乾。名雖貴顯。實

則貧窶矣。惟居第園亭尙在其中。堂顏曰世蔭。卽康熙帝寶座所在也。相傳先祖築此堂時。恐其不能鞏固。且無以昭貴重。因悉以金銀雜灰土。鎔鍊爲基礎。牆壁。故映日有寶光。屋瓦皆作金色。至寶座則以檀楠嵌諸玉珍物爲之。價值數百萬。又其他堂院樓閣。晶窗雕檻。奇麗非常。且每室下皆有窖藏。或十餘萬。或十數萬不等。至少者亦數萬。云以防後裔之式微。藉以贍給。此皆與園門之獅石。同爲俗語之看家銀子。亢其宗雖知之。然以祖訓所在。且已又貴顯。非不肖窮餓之比。故隱忍不敢取。諸族人皆畏其宗之勢。亦不敢動。高宗旣取其獅石。又微聞窖藏事。以詢張全福。全福點綴其詞。言之鑿鑿。高宗心大動。會御史又劾亢其宗僭妄漏語。貪墨昏愚狀。蓋高宗老世交之語。傳播於外。又御賜車服玩好。其宗輒服御之以誇示親賓也。又以貧故。稍稍受賄。悉爲言路所摭拾。實和坤陰教之。至是而高宗大怒。革職逮問。御史因復糾其設寶座大不敬。謂

既設寶座。即應避舍他所以其宅爲行宮。不應據爲私家堂室。嚇制鄰右。且母喪時。竟借用爲宴賓之所。似此藐玩。罪大惡極。其餘私藏李賊餘金。不報國庫。皆非人臣應守之分。請速從嚴鞠治。以正法紀。旋奉諭。亢其宗家寶座。係聖祖特恩。且祖宗朝之事。朕不加罪。惟妄用御賜服物。貪贓巨萬。罪無可道。亢其宗着正典刑。妻子給功臣家爲奴。財產沒入官。著某某去查抄。自是寶座入大內。世蔭堂寸輒片瓦。悉拆毀鎔鍊。以取金銀。其他屋宇亦皆撤去。掘地取窖藏。則有得有不得云。而亢氏五世經營園第。鞠爲茂草。慘逾兵燹矣。

指嚴曰。此事山右故老尙能言之。非子虛也。傳曰。象有齒以焚其身。不圖闔王貽禍之烈。越百年而未始免也。塞翁失馬。安知禍福諒哉。然清高宗非朱梁之比。胡不留一二富室。點綴洛陽方之。尙睨牧長寡婦旁者。猶不無媿色焉。嗚呼。

侯夷門墓誌銘

袁枚

予自泆移知江寧。客賀曰：江寧有侯丞，槃槃大才，佐公公必喜，聞其名，故予狎也。予壬子鄉試，見有野而古者，危冠高履，口僊音，目睽睽斜視，如深山怪松，磔磔自異。識者曰：此天台山侯嘉縉也。予竊已奇之，與訂交，廊落無町畦，益相愛。號夷門子，字元經，詩文迅疾，始於筆染，終於紙盡，揮霍睥睨，瞬息百變，每裹袖潑墨，數十人環而擁之，丞抽思，乙乙十指雨下，字跡旁行斜上，如長河堅冰，風裂成文，莫知條理，而天趣可愛。又如成相，儇詩窮規野曲，可解不解，而俶詭獨絕。先受知於督學帥公，貢於鄉，連試不售，出爲主簿，調江寧丞，曹進曹退，溫溫無所試，既不得志於時，愈自縱。一日大醉，登報恩寺殿，摩古佛羅漢數百尊，各贈萬餘言，書其頂，箕坐大呶，牕外風雨暴至，電光燭其手，益喜，奮筆不能休，且吐且書，取殿旁石，白戴頭上，折旋舞如風，衆僧疑爲鬼神異物，不敢逼視。又疑病狂易妄，笑語昏亂，酒既醒，雷雨亦息，觀其詩，奇字奧句，不能讀也。舉其白重

千二百斤。運餉至京。以己所坐輿。輦其妻秦氏。已策驢從之。妻免乳旅店中。丞
徒步長吟數千里。判事喝管數。輒睨抱牘吏。決當否。吏曰是也。丞大喜。號於衆
曰。何如。鎮江黃太守慕其才。招至署。未浹旬。早起不見。覓之。赫然死廁旁。年五
十二。其子某。自天台。以柩歸卜葬。畢。來問名於余。余既奇君之才。而尤奇君
之死。乃亦爲奇語。遣抱磨者。陷其石。以質君。

銘曰。文星熾熾。龍鬣其系。拘怒墜地。無所吐氣。以儒爲戲。嶽嶠如是。執不律如
執鬼中。可以極無極。窮無窮。而卒不聲於崖公。一笑去。冷然風。留委蛇。受機封。

花情花理花姻緣

闕名

是篇錄自北京民立報。書蟲軼聞。假托神仙。深參情諦。而詞意瞻麗。亦如
花間仙女。徒倚以興。楚儉誌。

何素君。南陽人。年二十餘。才貌雋逸。能飲性嗜花。每酒必酌花下。居南有媚花

小圃。廣袤數百步。結構幽勝。名花冶草。靡不畢植。一夕獨飲微酣。見花影婀娜。散漫於綠茵繡浪之間。因戲吟曰。深閨蝶夢怕人驚。何處瑤姬帶雨行。飛上曲欄渾不見。明朝相憶覓卿卿。時值暮春。二漏已下。疎星數點。皎月如鏡。忽一女子。徙倚花旁。年可十八九。顏色不甚可辨。但覺釵光鬢影。與花月爭妍。生知其仙也。迎前揖曰。天上麗人。幸辱芳趾。祇恐園林寂寞。弗快仙遊。風露淒涼。少侵玉骨耳。備有小酌。請憩幽亭。女低鬟微笑。與生共步。舉酒共酌。生避席起曰。山居俗子。鹿豕儕蹤。何意仙馭遙臨。願聞清貫。女曰。妾瓊宮花史也。未嘗一至人間。今以君愛花成癖。故上啓夫人。下辭女伴。與君相見。快論終宵。從此結天人深緣。妾之願也。生曰。書生所愛。例在花月。某之愛花。亦至微耳。安足鍾緣。仙籍乎。女曰。大凡造化之理。皆順乎情。情之所至。緣卽生焉。蓋情爲緣之本。而緣乃情之報也。情之薄者。緣不爲動。情之厚者。緣及數世。策名情籙。待日月旣敷。方

解脫耳。若夫情之至者。其緣可以結高厚。纜古今。噓吸風雲。召致雷雨。當其遇合之時。天人不能問。鬼神不能議。河岳不能搖。幽冥不能隔。玉女爲之鼓歌。金童爲之起舞。鸞鶴爲之停膠。烏猿爲之息淚。巫陽增翠羽之臺。漢曲解明珠之珮。幽都剎國。聞嘉會而同瞻。孽幃魔關。觸休風而盡偃。然則緣之結也。高衡無以喻其固。江海莫得比其深。自非區區固執之氓。所能窺其萬一者也。且天地之氣。日月星辰而外。散爲奇麗者有七。在上者爲雲霞。在下者爲人物。靜而峙者爲山。動而流者爲水。至綺靡芬靈之極致。則爲花草樹木。而才子美人共之。故花亦惟才子美人能愛之。蓋同氣之相感然也。同氣相感爲之情。情愈深而緣愈厚。此造彼因。適遵自然之數。雖欲却之。惡得而却之。

生曰。雖然。世之愛花者衆矣。宜亦同情。情既同而緣不宜異。何啻彼豐此而衷於某。女笑曰。世人愛花。愛其名耳。內無珍惜之心。外慕風雅之目。甚至殘英折

蕊。剛。幹。幡。枝。或。屑。之。以。爲。膏。或。封。之。而。作。釀。戕。生。敗。性。莫。此。爲。甚。未。膺。罪。譴。何。有。於。緣。惟。君。之。愛。花。也。達。旦。終。朝。相。對。不。倦。珍。若。瓊。瑤。癖。同。詩。酒。色。雖。替。而。益。憐。艷。稍。傷。而。滋。戚。流。鶯。啜。葉。每。慮。身。狂。蛺。蝶。攢。香。猶。嗔。性。刻。甯。王。金。鈴。之。護。元。微。星。幡。之。設。靡。不。爲。之。備。具。保。厥。芳。姿。豈。可。與。世。俗。之。情。同。年。而。語。哉。言。訖。生。舉。畢。謝。曰。敬。聆。妙。緒。逾。奧。逾。新。如。啓。丹。函。如。披。玉。笈。但。謬。許。過。當。愧。而。滋。深。謹。奉。斯。觴。爲。消。渴。吻。女。接。觴。飲。訖。酌。酒。酬。生。復。相。對。清。談。詞。旨。超。逸。雞。唱。後。女。起。辭。別。生。固。留。不。可。送。至。亭。外。忽。不。見。生。自。是。神。情。恍。惚。夢。寐。常。在。珠。奩。翠。箔。間。是。歲。殘。臘。向。盡。忽。染。重。疴。昏。昧。之。際。見。女。至。笑。謂。曰。賀。君。仙。矣。曩。者。妾。反。瓊。宮。見。夫。人。備。陳。君。之。雅。趣。夫。人。大。悅。故。復。遣。妹。相。迎。嘉。命。難。却。卽。請。偕。行。生。遜。謝。再。三。問。見。召。何。爲。女。曰。有。微。勞。借。重。於。君。差。樂。不。苦。君。至。當。自。知。之。無。須。問。也。趣。生。並。轡。而。行。行。數。里。許。遙。見。殿。閣。玲。瓏。碧。瓦。朱。甍。半。迷。煙。霧。女。指。曰。卽。瓊。宮。

也。俄覺香氣襲人。衣袂飄舉。纖塵不染。神骨爽然。復前數十步。見一池湛然碧。水池畔立石。鐫曰浣花池。復有門曰訊春門。生問何義。女曰。天下之花。聚於瓊宮。每歲一現。人間皆由訊春門而出。及其返也。有就世人污穢者。則就池中濯之。非是則不能復入此門。生聞言太息良久。女驅車疾行。入門而西。迤邐一街。望見宮門。女先入報。乃有諸美出迎。客分列道旁。皆殊艷韶秀。各手一枝。芬馥奪鼻。生乃悟向者香氣皆由此而來也。少頃女復出。又一女偕至。年十五六。姿態雅淡。生問何人。女曰。花姑黃令徽也。問諸女曰。花神也。所執之花。卽其所司者也。於是二人導生入。及內殿。夫人降階而迎。生拜階下。夫人命侍兒掖起。答拜賜坐。謂生曰。聞子鍾情有日。名列仙班。今以春信將臨。羣芳欲動。花之稟氣。於是始焉。明日乃饒花之辰。欲得一文士。總司香譜。使不得違候爭奇。至遭天抑。願塵寰污濁。未易其人。惟子擅幽貞之德。懷曠逸之才。爰遣花史相迎。幸辱

臨顧植物之福。亦造化之資也。生起謝曰。草澤寒蟄。餐風吸露。自分永守邱園。終安枳棘。頓膺仙旨。跼蹐奚如。倘能錄及庸愚。採茲葑菲。蓋身屑體。曷足爲辭。誠恐片慮不周。率多背妄。致辜明命。用玷瓊芳。越俎干隅。橫生羣謗。縱蒙優待。罔敢自寬。夫人曰。子勿謙。吾知子才久矣。遂命開宴。列長筵。宣諸美。悉來陪飲。以次而坐。已而笑語間關。盃盤雜沓。金盞玉膾。靡不具陳。酒未及半。一侍女踉蹌報曰。芙蓉城主來矣。夫人急出迎之。生亦埒階相俟。須臾。城主入。年三十餘。風韻瀟灑。與夫人叙寒溫畢。生就謁之。城主顧而歎曰。眞神仙侶也。天壤之大。勿謂無人。乃卽席豪飲。盡數十杯。夫人命諸女子爲翹袖迴鸞之舞。卽有數美人起。至庭前百花之下。蓮步輕躡。迴旋空際。交紅倚翠。變態百端。舞罷還座。香露遍體。復命歌。又有數女轉喉發聲。音調朗鬯。城主贊賞不已。生亦爲之擊節。宴罷。城主辭去。生醉微倦。夫人命侍兒引至外廂安寢。晨起再請命爲司花內

史。賜華擎繡衣。生辭不獲。乃拜謝而出。及門。則已有羽葆旌幟。導之而行。抵外殿甫坐。花史捧一冊至。標以玉籤。題曰春譜。生啓視之。內貯五冊。以五錦爲衣。上列諸花名目。香色形狀。開放早遲。注之甚悉。多與世間花譜異。生固疑違候爭奇之言。至此方知其有以也。問花史曰。花之體貌姿格。開發早遲。皆係天宮所定。托樹人世。自應不昧本原。今觀所譜。與所見多殊。此何故也。花史曰。李唐以來。人尙詐飾。技術之士。變幻百端。每以天地生物。爲炫耀之所資。故一跼一專。必欲奪天工。矜人事。或副削其枝幹。或顛倒其後先。遂使原質失散。生性盡絕。今種類之未變者。十之五六而已。易紫爲朱。移寒作暖。殊可恨也。夫人久欲正之。今所以煩君者。正謂此耳。生愜快許時。乃召衆花神至前。令將花之失實違時者。一一陳上。卽按譜正定。使各求真種。布散人間。復援筆作誡。令一通。誠諸神勿得違誤。書罷。命懸諸宮外。夫人聞之喜甚。集諸女聚觀。亦皆欣服。晨膳

後花姑報曰。散花之期至矣。夫人命內史率領諸神。皆祇候道左。香魂盈載。載望旆臨。生應命而出。遂至訊春門外。數百人各以花片向風而颺。登時爛漫彌空。霧張錦絢。久之四散落去。事畢還宮。夫人慰勞甚厚。生以倉猝來此。未告家人。欲歸視之。乃上書請假。情詞懇摯。夫人憫其意。給假半年。卽命儀從送還。及里門。夫人太息謂素聞君已死。生大驚異。急至家。果見妻子環尸而泣。蓋死而體未冰者。已二日矣。生乃以首觸尸。忽然僵仆。一食頃。漸次醒豁。遂從床上躍起。大笑曰。吾方快仙游。而汝曹悲鬼籙耶。自是放棄人事。唯終日兀坐花下。親朋過從。皆不答。閱半歲。謂其妻曰。吾曩在瓊宮。實由乞假而歸。今限期已迫。行與子長別矣。向之所以不子告者。恐子傷悲耳。婦聞言大慟。徐謂曰。君雖仙去。其奈此亡人何。不知穢室殘燈。亦能作劉安雞犬乎。生曰。子勿憂。但能清慮寡欲。保其氣。則南陽女兒之後。可嗣踪矣。次日黎明。生方寤。聞空中音樂縹緲。卽

起沐浴更衣謂妻曰。子勉之。夫人召吾。吾去矣。遂匡坐而瞑。妻後亦謝絕家政。閉戶守貞。生嘗授以潛神攝氣之方。日夜煉持。年六十餘。顏色如處子。忽一日。有小鬟自外至。叩首曰。司花內史。使侍妾敬迓夫人。車輿已在門矣。妻卽召諸子至。慰示數語。遂出門登車而去。及追視之。已杳矣。相傳其妻蓋烏氏云。

三僕

胡蘊玉

王氏之僕。李闖陷華陰。得邑人王氏之僕李亮。闖見其偉幹多力。欲留充前鋒。亮大罵不從。被磔死。

武懷之僕。武懷受僞職。索吉服。僕泣諫曰。聖駕崩。主人不奔喪哭臨。又取吉服。想見新君耶。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望三思之。叩頭出血。懷叱之出。僕曰。主人爲名利所縋。不聽我言。必有後悔。李賊貪淫無道。天怒人怨。勢必不久。吾不忍見主人之身名兼喪也。不食而卒。

梁生之僕。新會簡夙興者家。貧自鬻於梁。生梁生以不薙髮將呪誅簡。請以身代。簡生泣曰。爾代我死。誠義。然亦有所欲乎。答曰。無所欲也。我蒙主人衣食數十年。今以死報何憾。惟貸某人百錢未償。主若爲我償之。卽瞑目矣。遂死。樸庵曰。之數人者。非特無民社之責。並名義之所不及。固可以不死而竟死。彼高官大爵。稽首於興王馬前者。何人哉。平時食其祿。臨時避其難。甚且賣主求榮焉。此數人之所以甘於一瞑而不視也。慷慨激烈之舉。往往出於隸御之輩。而天下事又非此輩所能辦。欲明社之不屋。烏可得耶。

張屠

李澄

張屠言者。忘其地與名。其業穢。其行樸。每夜半起。趨外舍。操刀屠割。既畢。入視母。潔盤匱。進飲食。乃擔肉於市。易錢。携酒脯歸。侍母飲食。母不懌。屠歌弋陽歌已。支兩手作演劇狀。母喜。屠亦喜。鄉人有結伴往南海者。云大士最靈感。祈之。

獲福。屠念母漸老。菩薩有靈。可爲母祈壽。因請偕往。宿逆旅。中夜驚起大呼。同伴駭問。云夢中聞母喚。同伴以其業穢也。惡之。又以擾睡故。棄之。屠獨行。數月。迷路入亂山中。峯巒雜沓。樵跡俱絕。猿啼獸嘯。斜日欲墜。疾行數里。叢篁夾道。竹盡峯迴。露一茅舍。中有老人。鶴髮雞膚。閉目趺坐。屠拜求止宿。兼問路途。老人徐開目。謂曰。普陀去此萬里。亦何能往。且爾家自有佛。不必往靈山也。指室東隅。令宿。見落葉鋪滿。將一尺許。寢其上。溫軟如茵。天將明。老人促之起。被中出餅二枚。屠食其一。甘芳滿頰。曳往後山。揮之使去。屠覺足健。異往常。約行里餘。辨城郭隱隱。炊烟晨起。細視乃鄉里也。念神異如此。其菩薩示我乎。趨歸。母尙寢牀。去懷中餅啖母。餅淡碧。色如嫩篁。母終九十餘。屠入山。不知所終。

歸莊傳

孫靜菴

明歸莊。字元恭。崑山諸生。嘗舉崇禎庚辰特用榜。博涉羣書。工草隸。與同里顧

炎武舉行相推許。而不諧於俗。有歸奇顧怪之目。乙酉清兵破崑山。與炎武同。應前令楊永言義師之役。事敗亡命去。雍髮僧裝。稱普明頭陀。晚乃廬金潼里之祖塋側。炎武奔走四方。莊不出里閭。而寓書相切劘。炎武嘗言音韻必宗上古。孔子亦未免有誤。莊規之曰。居學益博。則僻益甚。將不獨音韻爲然。邵子語迂。單子知其不免。况加以怪乎。願抑賢知之過。以就中庸也。又勸炎武東歸。云。柳子厚竄異方。恨其祖先曾不若馬醫夏畦之鬼。得享歲時之祭。君獨無邱墓之思乎。其直諒誠款如此。然家貧無擔石之儲。卒坎壈以終其身。所著有萬古愁一曲。沉鬱詭壞。於自古聖賢君相。信筆詆訶。而獨痛哭於桑海之交。其曲云。混沌元包。却被那老盤古無端囉哩。生刺刺捏兩丸金彈子。撮成粒碎塵礮。云是鳥飛兔走。岳鎮也江潮。弄這虛鷲。女媧氏你斷甚麼柱天鰲。有巢氏你架甚麼避風巢。那不識字的老庖犧。你畫甚麼奇和偶。那不知味的老神農。你嘗

甚麼卉和草。更有那惹禍招非的老軒轅。你彌天排下魚龍陣。匝地張成虎豹韜。豫留下萬古一把殺人刀。笑笑笑。笑那嘖叨置閨的老唐堯。何不把自己丹朱來教導。笑那虞廷受禪的女媧。終日裏咨稷契。拜皋陶。命四岳。殺三苗。省方巡狩遠遊遨。到頭來。只博得湘江兩淚悲新竹。衡嶽枯骸葬野蒿。試向九疑山前聽杜宇。一聲聲道不如歸去好。可憐那崇伯子。股無毛。平水土。克勤勞。他家落得賢郎好。却不道轉眼兒。早被寒家小寡得了頭標。更找一齣沒下梢的桀。禁死在南巢。小子履。真無道。聽一個老農夫。開口便把君王勸。只道三宗享國能長久。七聖風流正可標。誰知道六百年來夢一覺。冤家到。不相饒。瑤臺萬燄青燐冷。紂首孤懸太白搖。方信道因果難逃。仗黃鉞。陣雲高。逞鷹揚。血流漂。誰知有同室鷓鴣。破斧興嘲。天顯揮刀。這一樁兒。早被商家笑。縱然有幹蠱的宣王。也救不得驪山一燬。周宗燎。秦嘉夜半催兵到。泗濱頃刻淪神寶。試聽那

悠悠行邁黍離歌。依稀似漸漸。麥秀傷殷操。關中正氣豪。烏鵲歸巢。瑯琊碑。鑄不盡。秦宮號。綠雲鬢。粧不了。阿房俏。童男女。採不迭。長生料。人魚膏。照不見。三泉燭。誰知那赤帝子。斬蛇當道。重瞳興。邯鄲戈倒。軹道旁。嬰則導。若不是。咸陽三月。徹天紅。怎消得。六王泉。下心頭惱。更有那莽亭長。唱大風一套。便做了漢家天子。壓羣豪。更有那小秦王。下殘棋幾道。便做了唐家天子。擁神堯。還有那香孩兒。結相知幾個。便向那陳橋古驛。換黃袍。當日將相蕭曹。文學盧姚。共道是金甌無缺。玉燭長調。誰知那醜巨君。早摹榻下金膝稿。小曹瞞套寫定了。山陽表。漁陽鼓。驚破了霓裳調。碭山賊。鑿開了九龍詔。五國城。豫圖著雙昏趙。高亭山。明欺那孤兒藐。試看那未央春老。華清秋早。六陵梅杏。一抹子鬼跡狐踪。荒烟蔓草。何處覓前朝。那間有幾個狗偷鼠竊的權和操。有幾個馬前牛後的翁和媪。有幾個狼奔豕突的燕和趙。有幾個狗屠驢販的奴和盜。有幾個梟梟

馱舌的蠻和獠。亂紛紛一似螻蟻成橋。鳩鵲爭巢。蜂蝎跟濤。豚蜮隨潮。那裏有開工夫記這些名和號。惟有我大明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早。驅貔虎。禮英豪。東征西討。霧散烟消。將一片不見天日的山前山後。洗淨的風清月皎。將一番極齷齪不堪的胡言胡服。生劈開中華夷獠。真個是南衝瘴海。標銅柱。北碎冰崖。試寶刀。更可喜十七葉的聖子神孫。一葉葉垂裳問道。食旰衣宵。誰知道天地變。孽芽萌。風波鬧。生幾個剪毛。挾幾條短刀。不隄防衝破了峭岷道。望睛川。機槍正搖。指燕雲。旌旗正高。一霎時把二百七十年神京。生踹做妖狐。淖。痛痛痛。痛那十七年聖天子。掩面向煤山吊。痛那掌上珍的小公主。一劍向昭陽倒。痛那有令德的東宮。生砍做血蝦蟆。痛那無罪過的二王。竟做了一做開刀料。痛那受寶冊坐長信的懿安后。隻身兒失陷在賊窩巢。恨只恨這些左班官。平日裏受皇恩。沾封誥。烏紗罩首。金帶橫腰。今日裏一個個稽首賊庭。還揣著幾篇

兒勸進表。更有那叫做識字文人。還鈔幾句兒登極詔。那些不管事的蠢公侯。如羊如豕。多押在東城輿。夾拶著追金寶。皎滴滴女嬌嬈。白日裏恁淫嫖。俊翩翩的縉紳兒。多牽去做供奉龍陽料。更可恨九衢萬姓悲無主。三殿千官慶早朝。萬劫也難逃。沒一個建義旗。下井陘的張天討。沒一個驅鐵騎。渡黃河。把賊膽搖。沒一個痛哭秦庭效楚包。沒一個灑淚新亭做晉導。沒一個擊江楫風湧怒濤高。沒一個舞雞鳴星淨月痕小。沒一個罵賊庭。嚼舌似常山杲。沒一個守孤城。碎首睢陽廟。大多來。鶴唳風聲豫遁逃。把青徐兗冀雙手奉得早。金陵福王興。江南慧星照。誇定冊。推翊戴。鐵券兒晃耀。招狐羣。樹狗黨。蟬蛄般噉噪。那掌大的兩淮。供不得羣狼抄。便半壁的江南。也下不得諸公釣。反讓那晉劉淵。做了仗義的漢高皇。軍容素縞。可憐那猛將軍。做了絕救兵的李都尉。辮髮胡帽。兀的不悶殺人也麼哥。兀的不氣殺人也麼哥。尙欲奪天功。問秦淮渡口。把

威權招。亂哄哄鬧一回。癡迷迷。溷幾朝。獻不迭歌喉舞腰。遑不迭花容月貌。終日裏醉醲醲。御量千鍾少。沒來由。羽書未達。甘泉報。翠華先上了。潼關道。一霎時。南人膽搖。北人心驕。長江水。驟鍾山。氣消。已不是。大明年號。宮庭瓦礫。拋。陵寢松楸倒。但聽得。勿刺刺。一天胡哨。車兒上。滿載著瓊瑤。馬兒上。斜著妖嬈。打撞處處。把脾兒臊。急得那砍不盡的蠻子。多一樣金錢鼠繯。紅纓狗帽。恨不得向大鼻子。把都門。便做個親爹。叫。俺再不向小朝廷。拜獻降胡表。再不向錢神國。告納通關鈔。再不向衆。醉鄉跪進精渾醪。拔盡鼠狼毫。椎碎陳元寶。萬石君已絕交。楮先生告辭了。俺自向長林。豐草山。鉤水嶠。一曲伴漁樵。遇着那老衲子。參幾句禪機妙。遇着那野道士。訪幾處蓬萊島。遇着那村農夫。唱幾曲田家樂。遇着那小乞兒。打一套蓮花落。悶來時。登高山。攀絕頂。將我那愛百姓的先皇。灑幾行血流。也把英靈吊。將我那沒祭祀的東宮。羹一碗清涼漿。和麥飯也。

澆將那死忠死節的先生們。千叩首萬叩首。合掌也高聲叫。春水生。桃花笑。黃鸝鳴。竹影交。涼風吹。纖纖月色照寒袍。彤雲凝。六花灼灼點霜豪。傍山腰水腰。望雲濤海濤。倚梅梢柳梢。聽鐘敲磬敲。臥僧寮佛寮。任日高月高。沒些半愁半惱。真個是縱海魚。離籠鳥。翻身直透碧雲霄。恁便是銀青作餌。金紫爲綸。漫天匝地張羅釣。俺放蕩老先生。搖首擺貫竟自去了。

高麗七奇

飛來

高麗一國。雖處東隅。然與中國僅隔一鴨綠江。爲我國東方屏藩。現屬日本。良可惜也。其土地人民不殊中國。而東方靈秀所鍾。奇境每多可愛。據曾至其國者云。該國有七奇焉。一曰溫泉。泉在金山頭地方。四時常煖。且浴之能令人却病。故患癩疥之疾者。多至該泉沐浴而愈。二曰甘泉。泉在井中凡二。相距頗遙。井泉清冽異常。掬而飲之。甘甜如蜜。有汲而煎物者。可以代糖。且兩泉互爲消

長。此泉涸則彼泉盈。此泉盈則彼泉涸。此加一分。則彼減一分。有若一氣相連。互爲挹注者。亦奇矣。三曰寒風洞。洞在三谷中。陰森異常。而洞內時有旋風。蓋風由洞中生。不必借馮夷之力也。盛夏重裘入洞。亦莫能禦。且其風着人。侵肌砭骨。卽甚壯者。亦不能當。其寒威可想見矣。四曰長生樹。樹之扶疏拱蔭。本異尋常。然四時青葱。曾無凋落。其尤奇者。則樹枝或經攀折。不轉瞬已復生如故。卽將其樹銖鋸去。亦不旋踵而生。甚卽連根拔之。頃刻間枝葉蘢葱。依然如故。較前竟無稍異。按佛國有樹名如何。亘古常存。長生不枯。是豈其苗裔耶。五曰浮石。石甚巨。兀立地中。其重不知幾千萬斤。然以兩人牽一繩。執其兩端。貼地從石下拽過。毫無阻礙。有若巖石。與地不相連屬者。此與中國匡廬之香爐峯同一異矣。六曰溫石。石常溫。卽近石處。亦覺和氣盎然。現就石邊建一屋。有房室甚多。以爲遠人駐足之所。無論盛夏隆冬。入其室者。常如春三月時。蓋石

之力也。然則楊太真之溫玉。卽其類。與。七日佛汗地。地方約二丈有奇。相傳當日有佛滴汗於此。地之四面皆植草木。獨其地則寸草不生。試以諸卉植之。亦不能活。卽野獸等道經其地。亦必紆道避之。甚而飛鳥亦不敢翱翔其上。實不知其所以然。現就該地之傍。建有廟宇。居民慕其靈迹。膜拜者頗多云。

義獅記

鈍癡

恩卓克者。羅馬某富翁奴也。主人役之甚苦。恩忍之。後主人遇之益苛。鞭扑炮烙無不至。恩乃自計曰。長此以往。吾必死。鞭扑矣。若奔而見獲。其罪亦死。死均也。則逃猶有冀於萬一乎。因決計逃。

次夕。恩伺隙隻身出走。走大山中。奴輩固窮。衣著外無長物也。當時羅馬富家有蓄奴俗。奴之生死。主人掌之。其有受虐不堪而奔者。主人得鳴之官。官爲盡力偵緝。得奴還之主人。主人懲之。剖腹斲脛。無所不至。或有送官判罰者。則非以

飼虎卽以飼狼。謂奴背主上而逃。其罪無異於叛。故必以此刑科之。其有勇而善鬥者。則與虎狼搏。羣聚而觀之。勝則釋奴。不勝則見噬於獸。然而勝者蓋寡。故今日恩之逃亡山中。實亦逃死之不二法門也。

恩初入山。不嫻途徑。且山路崎嶇。不知所往。盤桓數四。後乃得一山窟。口隘而中暢。匍匐可入。且絕壁爲障。叢棘四繞。密不見人。卽有蹤跡至者。亦必不遽疑。是中爲逋逃藪。恩久奔而憊。且喜洞之靜也。則獸行而入焉。是時恩之不食已數日矣。旣懼追師。而飢腸更作。鞭轡。困乏之極。踞地而臥。未幾卽漸入黑甜鄉矣。

俄獅吼一聲。風起雀散。谷應山鳴。恩亦自夢中驚醒。急起四顧。見一獅當洞口。立駭絕欲奔。恍忽中乃自忘其出路之已爲敵據者。

恩於失望中。萬念都灰。思今日必果獅腹。旣無可避。卽閉目以待之。有頃。獅竟

不前。恩奇之。因昂首矚獅。無怒容。且向己低鳴。一若老馬在槽。見主人而求食者。恩至是亦遂不懼。且向前以觀其異。及近獅。則一爪浮腫。病不能步。舉視之。則鐵蒺藜大如卵。深入掌中。恩悟獅意。爲拔出之。並刀按傷處。液出如膿。獅立愈。如釋重縛。迴旋矯捷如龍。然感恩之治創也。則帖耳搖尾。引身近恩而靡擦之。馴習乃如家犬。更出舌舐恩臂及足。大類印人見長者而行禮者。恩旣與獅狎。則愛好似家人。日間獅出獵。以餉恩。夜則臥以衛之。人獸之間。兄弟莫踰也。恩至此是非不知。黜陟不聞。善役不加。日足食。夜足寐。雖日與猛獸爲伍。實高出於奴隸味。况萬萬矣。

恩處窟者數月。不敢輕出。及久以爲主人必且忘懷。當不至更事偵緝。且山深谷險。人跡罕至。卽有蹤跡者。避匿亦易。乃漸出無憚。一日恩散步谷中。方徙倚間。忽背後大聲呼曰。汝在是耶。吾爲汝芒鞋踏破矣。恩知不妙。急回視。則皂吏

十餘輩。手繩械環而進。且及矣。欲逃則深谷前阻。欲鬥則彼衆我寡。一剎那間。楚歌四面。突如其來。惟束手就縛耳。

獅歸大號以尋之。彼固不知其最親愛之醫生。已捉將官裡去也。後獅爲人獲。獻之官。然無人知恩與獅之故事也。

富人得奴即送官聽治。官判曰。奴犯恩卓克氏。避主而奔。罪當飼獅。以官適得獅也。如能搏獅勝之。釋如法。

羅馬人尙武。尤好觀慘事。官判既出。通城盡知。某地某時有奴犯鬥獅事。貧者卽於其地築高臺茅棚以供觀者。屆時羅馬人空城往。富人多居高臺中。啜茗嘯傲爲樂。次者入棚。又次者沿柵立。人人注目。惟在一囚一獅。

有頃吏言時至。自囚中引出恩卓克。亦自鐵籠中釋出一獅。獅久囚。忽得出柵。則豎尾奮爪。猶自作威。是時觀者閃閃萬目。視線合而爲一。同注此獸之身。

以爲是必一捕恩卓而克吞之矣。乃獅自柵出。初尙作怒容。及近。恩審視者。再則變猶爲順。卽恩而親之。恩亦撫之。備極親愛。觀者皆大愕。法官遣吏詢恩。恩當衆說前事。觀者皆大呼曰。奇事。奇事。有感激泣下者。乃同請於官而釋之。官亦允許。惟恩不欲再往主人家。因携獅入山以居。後有於山中見恩及獅者。則二人燕好兄弟云。

謝泰臻傳

凌雪

謝泰臻。字時禋。定海入。四川按察使渭之子也。謝氏爲定海豪宗。泰臻與其兄泰階。尤穎出。少好學。銳志足不踰戶闕者數年。聞人聲。輒以絮塞其耳。其勤如此。爲諸生。不屑屑場屋之文。知天下將亂。則揣摹兵法。時挾弓矢。與材官健兒馳逐原野。角勝負。嘗著書一卷。曰。持此以遇聖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然秘不示人。乙酉之亂。諸潰師航海者。所過輒擾。泰臻獨結其豪宗族。賴以得安。江東

既亡。入先師廟慟哭。解巾服。焚於庭。時秦階退耕於海口之柴樓。與流寓徐孚遠等。相與慷慨悲歌。放浪詩酒。而秦臻獨憤鬱。過人瞠視不語。忽忽如狂。一日。留書几上曰。兒曹無庸覓我。以從我志。遂去。不知所之。家人跡之。則入天童山。剪髮爲頭陀。跌坐灌莽中。從此蹤跡不定。或雪夜赤脚走數十里。偃臥冰上。或囊其所著書。掛於項。登高崖絕巘讀之。讀已。則嗚嗚哭。採鳥喙。坐啖之。如是者四五年。庚午八月初六日。蹈海而死。年四十九。秦階已前死數月矣。

嗚呼。昔魯連欲蹈東海而死。說者尙議其言太激。孰知千載下果有其人歟。夫國初亡而死。猶曰義激也。海宇承平。人皆從化。而抱其志不少挫。豈非堅強磊落人哉。謝君行事。絕類元皇甫東生。東生。四明人。性豪蕩。采亡。乘小舟。掛布帆。載琴樽書簿釣具。往來江湖。至元丙子。發憤痛哭蹈海。惜乎。謝君所著書不傳。是亦屈子之離騷也。

蝮蛇考

邵元冲

蝮蛇西名爲 *Roa Constrictor*。大者達十餘丈。圍可八九尺。爲蛇中之最大者。故又名王蛇。屬動物學蛇類中之闊口類。 *colubiformia Ophidia*。其部分之構造。頭部以下。軀幹及尾。無顯然之判別。皮膚中含有色素。成特有之體色。外皮半脫數次。謂之蛇脫。此係蛇類之特別機關。因蛇類外皮無生長之力。故荷軀幹增大。勢必脫去之也。心臟具一心耳。一心室。故生理學上之清化作用欠缺。而血行遲緩。其所以成冷血動物者此也。此蛇腹部之下。尙存有後足遺跡。由動物學之歷史考之。可知其蛻變之迹。現多產熱帶諸地。嶺南亦著。昔夙以爲貢品。如唐書地理志所謂。廣州土貢。鼈甲蝮蛇是也。常棲樹上。雖無毒齒。而筋肉強大。能絞殺人畜。候靈鹿過者。吸而吞之。至已溶化。卽縛束大樹。出其頭角。乃不復動。土人每伺而殺之。其所以能吞較己大之動物者。則以此蛇無胸骨。

而體中筋肉可任意張縮也。金樓子有楚詞云：（蛇有吞象其大如何）之句。或謂指巴蛇。或云卽指此也。埤雅曰：（蝮蛇尾圓無鱗。身有斑紋。故如暗錦。纒似鼉行地。常俯其首。膽隨日轉。上旬近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蝮蛇肉俗謂食之辟蠱毒。其牙長六七寸。土人曰：利遠行。辟不祥。每枚直牛數頭。其說亦見於括地志。然最貴者爲膽。能療疾。唐時勅令桂賀泉廣四州。輪次以進。段公路亦云：（廣州南海縣。每年端午日。常取其膽供進。蛇則諸郡採送。錄事參親看出之。）鄭重如此。實則由兵中具一種特別之液體。利去風濕諸疾。其皮性堅韌。可鞞鼓。今潮州亦有爲之者。其聲絕類象皮鼓。蓋蝮蛇全體。殆無一非有用材也。故叔夜養生論云：（蝮蛇珍於越土。）而南裔異物志亦曰：蝮惟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駭犖。其文錦章。食豕吞鹿。腴成養創。竇享嘉食。是豆是觴。皆美之也。特晉中興書所云：（顏含嫂病困。須蝮蛇膽。不能得。含憂嘆累日。忽一童

子持青囊授舍。乃蛇胆也。則說近誕不足信。故特舉信而有徵者。爲次第之如此。若云考定。以俟賢哲。

附考 德清陳尙古簪雲樓雜記。載有沈公某。其鄉人也。明萬歷間巡撫滇南。初至文武來謁。有參將安貌甚醜怪。厥首僅存白骨。絕無額準輔頰。唯目光爍爍騰注。公大驚。獨留問故。自言茲地蝮蛇。千歲以上者高數丈。亘四五里。或七八里。恆宵遊遇豺虎諸獸。則吸而吞之。其於人亦然。某曾夜歸。覺爲風攝去。蹶趨如坐丹爐中。萬火齊發。腥穢且逼人。某疑入蝮蛇腹矣。亟抽刀剖之。約厚五六寸。任此蛇撼天搶地。奔躍數十里外。經時纔出。而此蛇已死。某通體殷紅。頰上皮肉俱盡。倦而寢。及寤始疼。閱半載方愈。此蛇約長五里。山中人競取脂燻燈。鱗大如笠云。(下略)

又清涼道人桐蔭志異載謂蝮蛇出兩廣。而西省爲更多。其形頭方口闊。目光

如鏡。皮色黑白斑然。尾甚細。其末可貫數百錢。土人言蛇大如人臂。行卽風生。常豎身三四尺而逐人。性最淫。婦女山行者。皆佩觀音藤一條。否則必爲其所纏。以尾入陰死。觀音藤遍身皆倒刺。似吾鄉之虎杖而較柔。人見山有此藤。卽知近處有蝮蛇矣。其穴兩頭皆通。此入則彼出。彼入則此出。捕者探知穴之所。在羣集多人各斷藤尺許。攜之以往。伺其入穴。以婦女污禱裙衣置諸前穴之口。而燔柴草于後穴。以叉入之。烟滿穴中。蛇不能耐。遂直攢前穴而出。聞衣禱穢氣。卽盤旋纏繞之。至於破碎而己。人伺其力懈。羣以所賣藤遍擲其身。遂垂首貼地不敢動矣。復用藤作圈套其頸弄之。若鱗鰻然。貯諸竹篋。昇之以歸。宰蛇之法。出置于地。先取其膽。膽有二。在肝者曰坐膽。不適於用。在皮曰行膽。以杖類擊其一處。則此處漸高如雞卵。剖之而膽出。然蓋護疼也。炭火煨乾。磁瓶錮之。用作傷科之藥。價比兼金。然後直舒其身。以毛竹巨釘釘之於地。剖腹

剝皮畢。逐段斷之。其頸上藤圈至斷之爲段。方可棄去。否則雖已剖腹剝皮。尙能奮躍而起。物之相制。此爲最甚矣。其肉能祛風疾。愈瘡瘍。功效若神。以燒酒浸之。可以歷久。其皮蛇大則紋細。樂器中用以紉三絃之鼓。必硝熟之。而後可用。生者易蛀且易裂也。其骨有名如意鈎者。形僅如錢。惟雄者有之。爲房術中上藥。口啣之。可通宵不倦。其腹中之油。力能縮陽。人不可近。予友蕭山周鳴臯。聲振客太平時。有小僮自外看宰蝥蛇歸。忽大哭。以失陽告。裸而視之。陽與二粟俱縮入腹中。一僕云。方開蛇腹時。渠以手理其腸胃。定沾蛇油。故爾致此也。問僮則於弄蛇腸胃之後。旋即溲溺。手曾一撫其陽耳。遍求解之之法。皆云蛇生有幾年。則陽縮幾年。居期自出。無藥可治也。予客梧州時。見太守永公。常都闈崔公士。各宰一條。一大若屋柱。長二丈餘。一粗如人股。長約丈外。一日崔公邀予飯。內有糞雞一盤。鮮美異常。食畢。崔公笑謂予曰。聞君向惡蝥蛇。今何食之。

而甘乎。予始悟心泛泛欲嘔。後永公亦以此相給。不敢復食矣。友人沈省齋詢予蝘蛇事。予備語之。歸而記此。

南邨曰。按埤雅蝘無鱗。而陳氏雜記獨異。何哉。桐陰誌異較詳實。君子于此知懲之可以喪生。有如此。可不浚戒于爾心哉。

泣羣曰。異物如蝘蛇。相制於觀音藤。亦奇哉。

蠻女咬兒

葉楚傖

桂林西鄙峒蠻。十七八女子。披如雲鬢髮。繫紅絲縑。垂雙金珥。跣跣玉映。袒臂酥凝。跳走笑歌。意態皎如也。歌蠻音。婉孌靡曼。誰家女郎。以歌名。則光寵遍親族。其父母恆以是驕人。不啻中土人生女。作蔡琰謝道韞焉。鳳凰峒主女咬兒年十三四。峒民羣稱以聖仙姑子。聖仙姑子者。峒中最美之女神也。峒主喜女美。遍徵鄰峒歌者。爲之姆若婢。日令曼聲唱新曲於女側。冀女聞而習之。願女

殊弗喜。好雜養鸚鵡杜鵑諸禽。恆指以譏歌者曰。此翠羽翡翠翎者。叱花罵蝶。妙響歌喉勝若儕多矣。歌者以告主。主婉責之曰。生女不能歌。如得玉弗琢。聖仙姑子日來視兒。在雲中記兒勤惰。兒苟弗歌者。姑子且怒而父。降灾於而父矣。顧女猶弗省。一夕忽一婢歌曰。同眠轉覺繡衾寒。那識秋深午夢寒。最是小窗鴛枕畔。紅腮無計避郎看。驚問何辭。逼一再歌不已。因詢誰家輕薄兒。謫此惱人歌。婢言傳聞江南才子作。今唱遍諸峒矣。女自是髮之香雲低垂者。編而髻矣。衣之素肌半敞者。襲而衫矣。鳳頭之鞋。錦襪一雙。明月之璫。珍珠三絡。午粧就鏡臺。嫣然自顧其影曰。個女郎生燕趙佳人鄉。合令飛燕玉環諸婢子羞煞。而峒中人輒訾爲痴。恆舉女以警其女兒曰。勿似峒主女。作爾許粧。將來應沒個狀郎。願妻此咬兒也。峒主憐女痴。曲導之女。乃泣然曰。與其稱蠻中貴人。寧作中原才子婢。爺苟愛女者。從女志可已。峒主不能強。憐而聽之。女遂郵致諸

籀。漢唐以後詩文。靡不備於室。乃盡斥諸唱者。闢精室以讀。良夜月明。蠻花移影。中時聞洞簫聲。和曼吟以起。聞之者每笑相語曰。此痴女郎咬兒之室。室中人豈真欲向中朝考女狀元耶。逾年。諸峒亂作。黠者以威挾鳳凰峒主以相應。清廷命岑氏督桂。平蠻亂。數月。盡繫諸桀。乃按行各洞。至鳳凰。見女所居。玉籤檀架。居然海內藏書之府。驚曰。獐猿之窟。乃有此耶。執峒民問之。云是女讀書處。乃出女父於縲綖。備詢女事。時女匿保姆家。有見女者。每顧而唾曰。誕此不祥物。宜敗乃父事。及聞岑氏索女。保姆疑有禍。甚且依藏。匿反叛例治已。乃急踵戟門以獻。岑揮姆而招女。見山花寶髻。石竹羅衣。丰度嫵媚。中土殆無其匹。霽容謂之曰。而是蠻女咬兒耶。何服非其俗也。女低鬟稱是。檢衽乞貸。乃父罪。岑置不答。問女曰。而能讀乎。女曰。能。岑命試誦。女悽然誦曹娥之碑。音節悲鬱。雙淚洶瀾。咽不成聲。更命之作韻語。女泣辭曰。阿爺在縲綖。身爲人女。方寸如

焚。雖被鈞命。鬻女不能應也。岑肅容而起。慨然曰。不圖鬻方。生此人。瑞令孃父。雖有罪。予當爲令孃釋之。女三檢衽以謝。容止朗然。岑命弁送女歸。出女父於縲。綬謂之曰。爾女鬻方之瑞。依法叛者族誅。今因爾女宥爾。他日好令峒民樹良模焉。女父崩角以謝。翼日。岑氏書天南文瑞之額。命弁鼓吹送女所。峒民驚愕相告曰。昔日痴女郎。今作峒中生佛矣。吾儕悔不令兒女讀。不然。岑大人爾許恩榮。不入咬兒家矣。後峒主挈女之京師。有見者。謂女娟好嫺雅。好衣素裳。翩然閨中之秀。惟語時。鉤翰磔格。稍異中產云。

岑太君傳

陳鼎

岑太君者。明楚藩郡主也。幼好兵法。有勇婢。妾皆佩刀侍。年十五。善射。穿楊百中。又善雙劍。能飛斬人頭三十步外。然有柔德。對左右未嘗有疾言遽色。十七工書法。有魏夫人之逸。楚藩絕愛之。徧顧羣下。無一當者。時楚有岑君。方冠。以

騎射補營幕忠顯校。奉帥命入府啓事。楚藩見其器宇不凡。遂以郡主字之。及流賊犯境。勢甚猖獗。太君授岑君野戰法。率壯士五百大破之。擒賊首鐵囊兒。黃標葫蘆等。論功越升副將。旣而張獻忠大舉入寇。又大敗之。晉銜總戎。坐守荆南一帶。江左右得不遭賊蹂躪者。預有力也。甲申。賊後率衆大破荆湘諸郡。進圍岑君。君乃嚴督士民守禦。太君嘗授奇計。屢出奇兵殺賊。親帥婢妾數百人佐戰。臨陣多所斬獲。賊衆畏之。堅守八閱月。糧絕。援兵不至。城破。值岑君大病垂斃。太君急呼家衆整頓。以帛束岑君。親負之。率署中男女五百餘人。上馬舞雙劍前導。賊見披靡。遂突圍出。賊或馳逐。卽命家衆發預製連機弩。弩一發四十九矢。賊皆應弦而倒。遂不敢追。疾走三百里。乃息。驗男女無一失者。蓋素日訓練之精也。國亡。同岑君隱居江東。後連舉三子。長曰獻者。弱冠卽能文。順治間請赴科舉。太君不許。曰。前朝之失。皆由腐儒咬文嚼字。猾吏侮筆奸法所

致爾輩又何可復躡其轍耶。不如習弓矢。學刀劍。爲國家建實在功業。遂授諸子韜略武藝。數年。俱成將材。岑君卒。買山雲間葬之。攜諸子家焉。卒年七十餘。外史氏曰。岑太君可謂女中良將矣。何其訓士之精耶。有明垂三百年。專尙八股文字。武備不修。故賊一呼而堅城輒下。若得將帥若太君者數輩。精練甲兵。亦可滅賊。悲哉。竟無一人也。

樵煙野客傳

盛大士

樵煙野客者。居於韜光靈隱之間。丙子秋。余過西湖冷泉亭。憩飛來峯下。聞呼猿洞口有吟聲。攀崖入。有屋數椽。童子倚門。余問吟詩者誰。不對。請見不許。固強之。乃導余入。松毛爲籬。藤蘿出曲。屋小而深。筆牀茶竈。位置整潔。一客憑几而吟。年六十許。頽然秀削。清而不枯。鬚髮蒼然。衣冠甚古。揖余問所從來。余曰。聞吟聲故來。客曰。余不知詩。何能吟。且請坐。命童子煮茶。談吐極清遠。其音吳

音也。叩以姓氏。不答。亦亦問余姓氏。余心異之。見几上寘山居圖卷。自題樵煙野客。卽呼之曰樵煙客。喜謂余解人。見余扇頭自書秋草詩。頗欣賞。取別紙手錄。字法秀勁道逸。於宋大家中絕似山谷。余更異之。客呼余爲秋草君。薄暝。余辭去。客亦不復留。越三日。余復造焉。則客已先坐冷泉亭。邀至舊所居處。淪茗溫酒。摘園蔬烹池魚。殷勤勸餐。笑語款洽。酒半酣。縱談史傳事。上下千古。如示諸掌。兼及文章辭賦。升降源流。羅列淹貫。而於近人著述。皆似無足當意者。余大驚。索其詩文。則皆隨手散棄。不存藁。惟示和余秋草詩四首。讀之琅琅然。瑟瑟然。而頗有哀悽之意。余屢詢之。客曰。僕非逃世者流。少時亦嘗弋獵浮譽。中年人事多故。鬱鬱不樂。所居近市。往來皆黜僮無可談者。余乃携書一篋。放懷山水。作詩文以自娛。此處離家不過二三百里。然已六七年不歸矣。余爲黯然。客曰。君可作竟夕譚。遂欣然留宿。自童子外。別無他僕。門庭闐然。一尊相對。意

致閒暇。余又以里居。姓問客曰。君何俗見之未除也。竟不告。明日余歸。客吟孟襄陽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之句。一笑而別。翼日余復往。則落葉滿階。蓬門深掩。立於叢篁雜樹中。聞水聲潺潺過澗。一僧從澗後出。余問客何在。僧曰。客爲誰。曰樵煙。曰樵煙爲誰。余指其廬。僧曰。是偕童子買小舫。載書篋。移居於雲棲寺後矣。余悵快而歸。夜不成寐。晨起策蹇孤往。歷梵村。入雲棲深處。徧問之。茫然不知山中有是人也。

應醉吾傳

馮 开

應寄仙。名清瑞。慈谿人。以善飲。自字曰醉吾。醉吾負奇氣。好讀書。尤好諸子雜家言。能文章。歷落自喜。顧不中有司尺度。小試十餘戰。不能得一衿。家故不貴。至是益落。醉吾既不得志於時。則縱酒自放。一切恠係不自聊之氣。悉託之酒。酒酣以往。或歌或笑。弗省也。已而病顛。裸體走通衢。其家駭之。歸引一樓中。反

罵其戶。勿使出。醉吾則據窗疾呼曰。下。一躍墮地。股幾折。數載病間。縱飲益豪。入酒家。數十百觥立盡。以是得嘔血疾。醉輒嘔。嘔輒淋淋然不得止。而其縱飲如故。里有娶婦者。賓客座。上甚盛。醉吾乃衣新婦衣。僞爲新婦也者。命輿夫舁之往。至則賓客皆離座出觀。醉吾探首輿外。徐曰。盍以酒酌新婦。一座驚笑。其玩世不恭。率多類此。未幾死。死之年。二十有八。

馮鴻墀曰。余十一歲時。始識醉吾於舅氏俞君處。今十年矣。醉吾性抗直。處世多所不合。顧謂余善。時以詩篇相質證。尤工詞。得意處往往奮北宋人席。而卒以偃蹇死於戲。

葛將軍

孫劍秋

鴉片之戰。英人犯定海。我兵禦之。事敗。三總兵皆歿於陣。三總兵者。王剛節。錫朋。葛壯節。雲飛。鄭忠節。國鴻是也。而死事最烈者。獨推葛壯節。公字雨田。浙之

山陰人以武進士官守備。五擢而至定海鎮總兵。尋丁父憂歸。公在籍時。目睹外患日迫。嘗上書大府。言廣東禁鴉片方急。恐波及浙洋。宜先事定謀。及英兵據定海。大吏服公先見。馳書要公詣鎮海。計防禦。公適督耕隴上。得書白母。母拊其背曰。行矣。勉力殺敵。毋以我爲念。公泣拜而去。時道光二十年七月也。公至鎮海。請盡出勁兵。扼金雞招寶兩山間。集定海潰兵。大閱海上。會英兵官安突得被執。敵大驚擾。公請卽出兵復定海。當事不能從。明年公與王剛節鄭忠節偕往鎮定海。定海三面踞山臨海。無屏蔽。公議城其三面。列巨砲。塞竹山門深港。使不得通舟楫。增築南路土城。與五奎山諸島相犄角。當事又以費鉅。不允行。可歎。七月。英人陷廈門。公聞之。立牒大府。以土城守兵單薄。曉峯背負海。有間道。宜增砲。及以營船備水戰。皆不省。可恨。八月。敵果犯定海。先是守兵皆駐城中。唯公自駐土城。及是乃由王公出守曉峯。鄭公守竹山門。敵船二

十九艘。衆至二萬餘。我兵合三鎮僅四千。不待交綏。而知其不敵矣。公於是飛書大府。請濟師。勿許。戒死守。毋望援。可殺會天雨。浹旬。泥濘不可着足。公青布帕首。麻袍。著鐵齒靴。日偕士卒往來露潦中。慷慨誓師。屢戰屢却。敵相持凡數日。天忽大霧。對面不相見。敵全隊逼土城。公砲沈其舟。敵分道攻曉峯竹山。曉峯無礮。敵衆奪間道。攻破竹山門。王公鄭公皆戰死。進薄土城。公手掇四千斤大礮。迴擊之。敵殊死進。公率步卒二百餘人。持刀械步鬪。敵兵官安突得（時安已由巡撫釋放回船）執大綠旗。麾兵進。公罵曰。孺子終污吾刃。斬之。刀折。復拔所佩刀二。衝入敵中。至竹山門。方仰登。敵刀劈公面。去其半。血淋漓。徑登。敵駭。逆問。忽有礮背擊公洞胸。穴如盃。遂力戰而歿。方敵之逼土城也。公行營有藥桶二。遂密納火線其中。而朱書其上曰。軍餉。城陷。敵入公營。爭取之。藥發。焚燬數百人。義勇徐保夜跡公尸。走竹山門。雨霽月明。見公半面宛然。植立。

塵石下。兩手握刀不釋。左一目猶睜睜如生。欲負之行不能起。拜而祝曰。盡歸見太夫人乎。乃起。一說公戰歿後。遺骸爲敵所得。有侍妾某氏。亦山陰人。容止閑雅。而富有膽略。聞耗大慟。遂率殘卒數百。乘夜突入英壘。奪公遺骸。還歸葬之。當時汪美生孝廉會製葛將軍妾七古一首。以咏其事。詩云。舟山潮與東溟接。戰血模糊留雉堞。廢壘猶傳諸葛營。行人尙說將軍妾。共道名姝越國生。葦蘿村裏早知名。自從嫁得浮雲婿。到處相隨卻月營。清油幕底紅燈下。緩帶輕裘人雋雅。月明細柳看談兵。日暖長楸看走馬。一朝開府海門東。歌舞聲傳畫角中。不問孤軍懸渤海。但思長劍倚崆峒。新聲休唱丁都護。金盒牙旗多內助。虎幄方吹少女風。鯨波忽起蚩尤霧。一軍如雪陣雲高。獨鑿兇門入怒濤。誰使孝侯空拔劍。可憐光弼竟抽刀。淒涼更嶽宮前路。公戰死於東嶽宮前。消息傳來淚如注。三子鐵甲盡蒼黃。十二金釵齊縞素。繡旗素鉞雪紛紛。報主從來

豈顧身已誓此身拚一死。頓教作氣動三軍。馬蹄濕盡胭脂血。戰苦緣沈鎗欲折。歸元先軫面如生。殺賊龐娥心如鐵。一從巾幗戰場行。雌霓翻成貫日明。不負將軍能報國。居然女子也知兵。歸來腸斷軍門柳。犀鎧龍旗亦何有。不作孤城李侃妻。尙留遺恨韓家婦。還鄉著取嫁時裳。粉黛弓刀盡可傷。風雨曹娥江上住。夜深還夢舊沙場。

劍秋按鴉片之役。殉國者尙有陳忠愍公化。顧以知之者多。不再述。方今外患之急。十倍於道光時代。而曠觀當世。所謂擁高牙建大纛者。安得復有葛壯節陳忠愍其人乎。吾見其深居簡出。日日防炸彈手鎗而已。悲夫。

淮北徐氏婦

黃花奴

明季。倭寇披猖。屢擾沿海各省。淮北徐村。多富戶。村中居民。大半姓徐。倭寇涎其富。乘夜內犯。村人胥在睡夢中。被殺殆盡。飽掠已。正欲遠颺。倏有一少婦。練

衣縞裳。挺利劍。突入倭軍中。劍光飛舞。天矯如龍。所向無敵。劍到處。千頭粉落。着地作毬滾。倭酋大賊。揮部下。圍婦數匝。婦無懼容。鬪益力。手斬倭賊無數。卒被重創。爲倭擒去。倭酋親鞫之。婦不跪。亦不言。閉目昂頭。引頸待死。倭酋豔婦色。心醉神迷。命手下稍寬其縛。婦乘機掙脫。出衛兵不意。飛一足蹴中其右腕。腕受震。所持刃鏘然墮地。婦奪刃在手。直奔倭酋。倭酋色變。繞樹而走。婦揮刃橫刺之。刃着樹。截然中折。倭酋亦受傷倒地。婦踐倭酋於足下。刃洞其胸。時倭兵四集。矛鋒刀影。齊指婦身。婦旣殲倭酋。猶奮力格殺。然身負重傷。力漸不支。知莫能倖免。恐受辱。攘臂一呼。連殺數十人。然後從容自刎。碧血濺縞裳。點點作桃花色。頽然仆地。猶倒豎柳眉。圓睜鳳眼。倭衆皆驚惕。不敢逼視。祇昇酋屍而去。婦爲誰。村人徐松濤妻也。松濤亦武夫。被殺於倭。婦爲夫復讎也。傳者云。松濤與婦。素具大志。見倭寇猖狂。嘗干當道。侃侃談滅寇策。惜見擯不用。然徐

村一役亦云烈矣。

嘉定之勇士

病 龔

明季嘉靖時。嘉定屢有倭寇之亂。出沒無常。邑人受其劫掠者。不可勝計。有丁馬二人。自鳳陽來。身長俱八尺。臂力過人。亦不詳其名氏。僅自稱曰丁千斤。馬八百。二人時角力。以富家門前之石鼓。互相投擲。如弄鐵丸然。路人見之。莫不歎羨曰。壯士。壯士。既來邑。慷慨語人曰。天既賦吾以勇力。義當殺賊。爲地方死。爲國家死。甯忍倭寇跳梁。中原淪陷。以使嘉邑生靈塗炭耶。言時聲淚俱下。聞者淒然。邑令益器重之。並具奏上聞。欲官之。二人曰。吾等爲殺賊來。爲救民來。豈爲作官來耶。堅却不受。一日。倭寇又虜至。二人毅然請往。剽丁躍馬先出。揮鞭亂擊。賊望風披靡。中有狡黠者。鞭未及身。而佯墜於地。丁方徐徐下馬。取其首級。墜者忽躍起。以刃斬丁足。丁踏賊衆復集。羣以鎗刺之。丁被數十創。仍躍

起力鬪。殺數十人。力竭而死。馬八百後至。又大呼殺賊。賊且盡。馬抱丁尸而泣。曰。君死矣。吾何生爲。買棺殮丁尸。辭邑令而去。不知所終。後倭寇又來犯。薄西門。值守者酣睡。梯而登。已及女牆。有童子起。挑燈見之。大呼賊至。衆驚覺。急投石擊退之。及回顧童子。卽已身首異處矣。衆爲泣下。邑令哀之。爲立石像於城闕之東。至今在焉。

病盒曰。吾邑之受倭患。可謂深矣。家產爲其侵掠。生命爲其蹂躪。父哭其子。妻哭其夫。聞故老之傳言。今人爲之髮指。乃自丁馬擊敗於前。童子叱退於後。寇熾稍戢。閭閻稍安。迄今倭墳弄口。低墓鬘鬘者。非倭寇之枯骨耶。合浦門前。石像巍巍者。非童子之遺烈耶。飲水思源。吾人皆當頌丁馬之功。感童子之德矣。今日夷氛日熾。外患益深。安得此愛國好男兒。爲吾中華民國一吐氣耶。嗚呼。吾書至此。吾淚潄潄矣。

馮婉貞

陸士諤

咸豐庚申歲。英法聯軍自海入侵。乘輿播遷。京邑騷然。一時三齊抗手之雄。燕趙悲歌之士。走檄泣血。築砦辦團。義聲所照。風雲色變。乃有纖纖弱女子。特起異軍。倉頭中。操弓挾彈。日與碧眼兒相搏戰。卒能以少擊衆。以奇破正。使強敵倉皇夜遁。嗚呼豪矣。離圓明園十里。有邨曰謝莊。環邨居者均纒戶。中有馮三保者。魯人。素精技擊。僑此已再世。馮有女曰婉貞。年十九。姿容妙曼。而自幼好武術。馮之技女無不習。習無不精。是年。謝莊辦團。以三保勇而多藝。推爲長。築石砦。土堡於要隘。樹幟曰謝莊團練。馮一日晌午。諜者飛報敵騎至。旋聞洋號嗚嗚。登砦瞭望。見一白酋督印度卒約百人。搆洋鎗。騎駿馬。馳而前。步伐整齊。勢頗盛。三保戒團衆裝藥實彈。毋妄發。曰。此勁敵也。度不中而輕發。徒糜彈藥。無益吾事。勉矣。慎之。時軍敵已近砦。距離約百步。鎗聲隆隆。連發者三。子彈劈

空氣。蚩然作怪響。砦中人驚伏不少動。既而敵行益邇。駐騎瞪視。一似竊怪砦中若無人也者。三保見敵勢可乘。急揮幟曰。開伏。開伏者。軍中發鎗之號也。於是衆鎗齊發。敵人紛墮如落葉。及敵鎗回擊。砦中人又驚伏矣。蓋藉砦牆爲蔽也。攻約一時。敵以傷多退去。闔莊額手。三保亦沾沾自喜。婉貞獨戚然曰。小敵去。大敵來矣。設彼以砲至。吾卽不盡粉乎。願吾父老。尙其留意。三保瞿然曰。子言不爲無見。雖然。何以爲計。婉貞曰。吾聞西人長火器而短技擊。火器利襲遠。技擊利巷戰。吾卽十里皆平原。而與之競火器。其何能勝。爲今計。莫如以吾所長。攻敵所短。操刀挾盾。驟進驚擊。徹天之倖。或能免乎。三保曰。悉吾卽之衆。精技擊者。不過百人。以區區百人。投身大敵。與之撲鬪。何異以狐羊投羣狼。吾不知死所矣。小女子。罔知軍旅。閉口毋多談。婉貞知父性執拗。非口舌所能爭。淚皆瑩然。既而微歎曰。嗟乎。吾卽亡無日矣。吾必盡吾力以拯吾卽。拯吾卽卽所

以衛吾父。於是集謝莊少年之精技擊者而詔之曰。諸君亦知吾邨之危如累卵。吾儕之不壽如朝露乎。與其坐而待亡。孰若起而拯之。吾旣言於吾父。惜吾意不悟。然吾終不忍吾邨。吾將萬死不顧。以求一當。諸君無意則已。諸君而有。意。請瞻予馬首。衆皆感奮。諾聲如雷。僉曰。妹一女子。且奮不顧身。吾儕而畏死。鬚眉巾幗矣。甯不愧死。今日之事。願斷脰決腹。一瞑不視。婉貞喜曰。得諸君如此。吾村免矣。自古無可亡之國。可破之家。所謂亡國破家相隨屬者。必其家國先有亡破之道也。於是率諸少年結束而出。皆玄衣白刃。剽疾如猿猴。去村四里有森林。陰翳蔽日。伏焉。未幾。西兵異砲至。馬蹄聲如播鼓。佐以軍樂。洋洋盈耳。振旅而過者。蓋五六百人。也。婉貞挾刃奮起。率衆襲之。猛如虎豹。疾若鷹隼。西兵出不意。大驚擾。用鎗上刺刀相搏擊。而便捷猛鷲。終弗逮。婉貞揮刀奮斫。縱橫蹂躪。所當無不披靡。西兵乃紛退。婉貞大呼曰。諸君。敵人遠。吾欲以火器。

困吾也。急逐弗失。於是衆人竭力搏之。彼此錯雜。紛紜拏鬪。西兵鎗終不得發。日暮。所擊殺無慮百什人。西將知不敵。棄砲倉皇遁。於是謝莊遂安。陸士諤曰。救亡之道。舍武力又有奚策。謝莊一區區小村落。婉貞一纖纖弱女子。投袂奮起。而抗歐洲兩大國雄師。竟得無恙。矧什百於謝莊。什百於婉貞者乎。嗚呼。可以興矣。

切麵匠

朱劍山

切麵匠。佚其姓氏。於崇禎十五年。攜一妻一子。來居羅店之蔣家巷。以農爲業。有詢其姓氏者。則笑而不答。或固固詢。終不對。其爲人也。既謙且和。故人多樂就之。迨崇禎殉國。滿人入關。遂棄農而爲麵匠。然終日除切麵外。惟以磨刀爲事。至光可鑒人。或有問之者。輒曰。殺賊人以其狂也。相與笑置之。或竟張目叱曰。奴才識得天地間何事。而來干預我事耶。一日。匠痛飲於市。酒半。忽放聲大

哭。自批其頰曰。汝何人。今何時。尙以飲酒爲樂耶。言畢。以頭觸柱。見者咸駭走。宏光乙酉六月。滿人授降將李成棟江南總督。鎮吳淞。下令薙髮。更衣冠。不從者死。於是士民憤怒。而嘉定之義兵起矣。未幾。羅店諸鄉亦相率起義兵以抗之。匠乃投袂奮起曰。今可以行吾志矣。於是日則製麵以饗衆。夜則集衆以巡邏。一日夜半。成棟以精兵數十騎。星夜來襲。至羅店之曹巷。時匠方率衆巡邏。見有燈火幾點。忽隱忽現。閃爍不定。由遠而近。匠知敵人之來襲也。卽開柵誘之。騎兵遂入。匠闔門集衆死戰。騎兵大亂。自相蹂躪。死傷大半。正酣戰時。忽鼓聲大作。入柵而來。蓋成棟恐騎兵數少。雖勝不足以寒羅之人心。故繼發步兵以示威。匠乃分衆爲二隊。一以截騎兵之遁者。一以率之迎敵。且下令曰。衆無譁。無却顧。苟能戮力。賊易與也。今可設伏道旁。俟賊兵過。以刀砍其足。勿起立與鬪。鬪必敗。蓋賊衆我寡。須出不意以破之。否則殲焉。於是率衆而前。與成棟

步遇於羅店東南之馬橋。衆伏道旁。爭以刀砍之。成棟兵出不意。果潰。匠直前植立橋上。以麪刀猛砍。潰兵死者甚衆。天明。匠視所執刀。則嚮之光可鑿人者。已爲血痕所蔽。乃大笑曰。我今卽不幸而死。亦殊值得矣。又數日。成棟兵圍之數重。羅店且破。匠立巷口。見兵卽殺。以頭投井。井爲之滿。蓋成棟兵以爲羅店旣破。必空無人矣。故不携武具。遂卽入市。不料匠之植立巷口也。於是後之入市者。相持携武具。而匠猶能擊殺十數人。終以力不能支。自屠出腸以死。嗚呼。勇矣。

三元里義民

孫劍秋

諸君讀歷史。亦知吾國有鴉片之戰乎。亦知此時有數萬義民。崛起於廣州之三元里中。奮其空拳。以與敵人鬪乎。當道光二十一年三月。政府以敵氣日熾。欽差琦善將軍奕山皆喪師誤國。乃起林則徐於廢籍。命以四品京堂馳赴廣

東會辦軍務。方是時敵艦已連破虎門各隘。及東西各砲臺。扼獵得沙及大黃。潘兩咽喉。以爲久守計。而吾國除湘兵以外。所募於福建香山東莞等處水勇。均未集。軍械亦不足。提督楊芳以兵無勝算。不欲浪戰。乃奕山惑於隨員之言。一意孤行。遽於四月朔日之夜半。分三路進攻。戰至天明。洋兵大集。乘風縱火。延及廣州城。我兵敗走。越三日。敵又約詰朝大戰。至期。洋兵環攻地。東西南三面。於是天字砲臺及泥城四方砲臺皆失守。守臺兵望風爭竄。隕崖墜石死者。無慮數百人。闔城軍民。遂如坐穿中。而聽穿上之下。石束手無策。可謂慘矣。然粵民夙以義勇聞。當戰衅初開之際。已大起團練。傳檄遠近。不支官餉。亦不受官約束。自願與敵人一勝負。而官吏不之許。亡國官吏大抵如斯。至是聞敗報。則其憤怒。咸躍躍欲試。而洋兵既得勝。又日肆淫掠。粵民目眦俱裂。一呼而集者千人。十二日和議成。十三日。洋兵由四方砲臺回至泥城。沿途復縱淫掠。

於是三元里之鄉民。乃憤起報復。各舉其農器。以與快鎗利刃相決戰。洋兵出不意。反戈相向。鄉民冒死前進。呼聲動天地。咸欲滅此朝食。洋兵見不敵。欲奪路出。顧已四面設伏。如獸陷阱。自朝至於日昃。突圍者屢。終不能得一生路。而洋兵之死者已二百。渠帥伯麥霞畢亦歿於陣。併奪獲其調兵令符。黃金寶勅。及雙響手鎗無數。方是時。粵民敵愾。達於極點。三元里鏖戰正酣。而附近日三村之鄉民。亦聞風而起。殺傷無數。奪砲二及槍械千。其渠魁義律聞之。馳赴三元里救援。復陷入重圍。而鄉民則愈聚愈衆。層層密裹。幾欲聚而殲旃。洋兵大窘。乃告急於知府余保純。余馳往解勸。竟日。鄉民始恨恨而退。洋兵既回船。知粵民之不可犯。乃漸次退出。然鄉民之怒猶未已也。其大船有擱淺者。欲截而火之。爲官吏所尼。始已。迨四月初四日。敵艦方麇集虎門新安縣。武舉人庾體羣。以火船三隊。自穿鼻洋夜半出發。乘潮以攻之。毀其一艦。佛山義勇亦截擊。

於口口砲臺。據上風。縱毒烟以眯之。殲殺數十。又破其赴援之杉板大船一艘。事後洋官乃出示自解。言百姓此次刁抗。蒙吾國（指彼國）官憲寬容。後母再犯。粵民憤甚。回檄詬之曰。爾自謂船砲無不敵。何不於林制府任內。攻犯廣東。爾前日被圍時。何不能力戰自拔。而求救於首府。此次由奸相（指奕山）受爾籠絡。主款撤防。致爾得乘虛深入。倘再犯內河。我百姓若不雲集十萬衆。各出草筏。沈沙石。整槍砲。截爾首尾。火爾船艦。殲爾醜類者。我等即非中華大國之人民。是時南海番禺二縣團勇三萬六千。晝夜演練。洋人偵知內河有備。竟不敢報復。向廈門遁去。

重訂虞初廣志卷六

鄧水姜泣羣選輯

副將華爾小傳

馮桂芬

華爾美利堅高要人。初仕本國爲將。以罪廢。來上海。國人欲殺之。會賊陷蘇州。上海將治兵。候補道楊君坊愛其勇。匿之家。介上海道吳君煦言於美領事。獲免。以是德吳君。願效死。咸豐十年夏五月。賊陷松江。吳君令華爾募西勇數十人爲前行。我勇數百人半夷服。半常裝。繼之。華爾誠曰。有進無止。止者斬。賊迎戰。槍礮雨下。令皆伏。無一傷者。頃之突起。手加額爲號。百二十槍齊發。凡三發。斃賊數百。追之。遂與敗賊偕入城。置一棹中衢。登之。黃衣賊五輩。乘馬來接戰。斃其四。最後傷其一。賊呼曰。走。城遂復。初吳君與華爾約克城。盡賊所有畀之。

比華爾至賊館空矣。蓋我勇入城。觀華爾方酣戰。先攫之。吳君更與華爾五千。西勇不與。多怒跳去。或轉從賊。華復移師青浦。如前法。華爾登城。槍中其股。墜復登。回視我勇已退。乃還。華爾既病劇。西勇亦遣去。久之。松江再陷。再復。華爾病瘥。吳君乃令守松江。練洋槍勇五百名。衣服器械步伐皆夷也。同治元年正月。賊犯松江廣富林。衆數萬。華爾率五百人禦之。賊圍之數十重。華爾乃分其衆爲數圓陣。陣分五重。人四嚮。最內者平立。其外遞俯。至最外者幾踞地矣。皆以槍外指。望之者如餒首刺以針然。將居中。吹角爲號。一動無不動。數十槍齊舉。始徐行。漸疾行。所至賊披靡。圍自解。且爭退去。華爾乃撤陣起追之。至辰山。飛彈斷一指。不爲止。賊大敗。遂平辰山及天馬山賊營。事聞。賞四品翎頂。命其軍曰常勝。是時賊自浙東聯絡金山蕭塘南橋。以達於浦。東之高橋。皆有悍賊守之。會西人顯助順。新設會防局。於是華爾會英提督何伯。法提督卜羅德。

攻之高橋平。是役也。賊凡三萬。華爾與英法三軍各五百人。卜羅德死之。二月朔。進平蕭塘。詔以副將補用。夏四月。復合西兵克嘉定青浦。五月。克浙江之寧波。以常勝軍四百人守之。華爾往來策應以爲常。賊之圍松江也。調寧波軍回援。大敗賊於豆腐浜。圍乃解。嘉定既復。賊復圍之。泊西兵至。則突圍入城。挾中西守兵偕走。城復陷。青浦亦如之。至是。巡撫李公鴻章議復青浦。七月。檄程學啓由北箏山進兵。而令華爾薄城。並駛小輪船逼城濠。以大礮裂城。麾軍冒煙。卜遂克之。先是華爾所分兵守寧波者。進克餘姚。賊至益衆。告亟。復令華爾馳援。未至。賊再陷慈谿。翌日華爾至。立復慈谿。登城時。中槍丸。洞胸。達背而出。乃歸寧波治創。八月。戊寅卒。李公令以中國服葬松江。詔立祠祀之。喪歸。吳君檢其篋。得金陵城圖。凡賊酋所居百十處。距城垣丈尺方位。纖悉皆具。亦不知何時何所人繪。可謂有心人也。

舊史氏曰。余在李公墓府。見常勝軍支應之籍。西將薪水月百金以上者。百數十人。視他軍數倍。口糧軍械稱是。主者吳君煦。立意以爲我軍。我將率無賴。城日暮不保。而府庫充實。與其衆無賴。終且貽賊。不如與此軍。一時權宜。不爲無見。始僅五百人。後增至四五千人。功不細費亦不賞。李公從容指揮。次第減撤。中外無一言。蓋於此幾費紆籌矣。先後置將四。向齊文背畔。不必論。輿倫之闕。冗戈登之驕蹇。不能不以華爾爲最馴。余嘗見其練兵。居中吹角有聲。卒皆魚貫至。又有陣。或左或右。或橫或縱。或直或斜。或八字。或十字。或環或圭。或珥或鉤。或梅花。或蝴蝶。隨角聲而變。其行也。雁行進。舉足如一。兩跨間射以矢。十發十穿。無所滯。斯尤長技。蓋泰西舊法如是。頗得古人不愆步伐之意焉。

賣花女兒

葉楚儉

賣花女兒。有老母病瘥。跛廢不能興。長撫女子背而歎曰。兒譽冠姑蘇。偷念垂

死之母得一估客婿。當不失甘旨。奈何必欲得才士而偶之耶。女每泣然曰。自顧鏡中。尙不致如竈下蓬頭婢。姑蘇人才藪。兒意天必能佑兒。三年苟仍山塘。金昌間作賣花女兒者。當不復與阿母忤矣。自是仍日以茉莉梔子等。走金昌諸里間。吳下名姬。丰度都麗。時比屋居。黛橋左右。有謝姬者。色藝與儕輩冠。梁溪周生。於禁烟前三日。擲千金大會諸姬於謝家。仿秦淮王微故事。意固屬謝。忽睹女衣淺青苧衫。垂雙股辮。拳帷一笑。問買花未。神光乍接。羣花無言。瑞香寶氣。映澈一室。生矍然曰。十餘年老蕩子。嬌紅嫩紫。悉經評量。而一曲珊瑚網。尙留西子於浣紗耶。竟草草畢讌以去。自是金昌間無不知賣花女兒。女兒喜辦裝。而金昌諸姬無不辦。女兒喜淺青衣。而金昌諸姬無不淺青衣。客之至曲中者。必問女兒賣花來也未。未則輒作劇談以待。一花之值。貴至數金。間有結蝴蝶壽字諸式者。則值更倍蓰之。女兒之母。昔之促其作估客婦。冀得甘旨者。

至是則惟懼其有婿矣。有某媪欲以千金致女。應客徵召。母利多金。將許之。女笑曰。士夫之尊。在如游龍翔鳳。高不可致耳。一有所屬。則一纖豎股掌狎之。儻豈其儔哉。遂賣花如故。繼告其母曰。功名中無骨格。人文章中無樸素。人商賈中無淵雅。人雉皋雪苑。風華盡世。秦淮歌舞。豔跡未湮。無已其於十二坊中求之乎。自是稍稍與諸姬交。一夕忽於燈下。以茉莉綴作雙鴛鴦。毀而復綴者再。母迫之寢。不應。微視其態。殆賣花數年。未經縝密。着意如此夕者。旣而綴事畢。澄水於琉璃盃。隔白紗。置茉莉鴛鴦於盃中。嫣然曰。久不作夜。偶爲之。頸間腋且折矣。遂解衣寢。星迴月轉。燈燄綻蕊。母猶聞女轉側聲。默識枕上綺懷之尙。亂夢思焉。翼日爲榴花誕辰。香車畫舫。自方基繞山塘。以至虎邱。及其園者。兩岸如錦。有少年携家使。據陳家舫。泊眞娘墓前。笙管十番。繁聲急響。奏長生殿儂曲之歌。兩岸游人佇望。嘖嘖歎爲神仙中人。每盞一段。少年輒淨一大白。音

節偶誤。則以觥罰錯者。已按節以正之。忽樂歇歌輟。少年木視一垂楊下。觀者色然相顧。則賣花女嫋嫋方來。少年排至鵝首。扶椅以笑曰。來乎。女兒明波流。睽。翩然挽筐以登。顧少年笑曰。曼歌遏雲。新妝照水山塘。一段榴花風。爲郎占盡矣。言次。迴波遍審諸妓笑曰。家姬盡東南之妙。翻走北里。日逐官妓遊。此足覘郎志趣矣。少年笑曰。初受太真錄。便咄咄逼人。他日令人呪欲死者。非卿其誰乎。女頰然不能答。一轉瞬間。而茉莉雙鴛鴦。已雪瑩香馥。綴少年襟上。笙管復作。畫航漸離岸去。榴花如錦中。款乃劃碧水。漸向遙山黛色間去。佇立兩岸者。猶陰覩女雙瓣間之紅絨繩也。端陽以後。金昌十二坊間。遂不復見賣花女兒。賣花女兒之花圃。初僅春風秋雨。亂疊繁枝者。至是已淺碧欄干。絳紅小閣。粲然爲石季倫之別居矣。春秋良夜。時聞樓中簫聲琴韻相間。或一女郎歌眠。香訪翠諸曲。一人倚拍以和。時或一雙美眷。涉靈巖支硎諸勝。有見者謂賣花

女容光煥發。益無其偶。惟仍垂雙辮。著淺青衣耳。聞少年姓葉非之子也。

喬鶯小傳

周 實

喬鶯者東越某氏婢也。壬寅無盡讀書某氏書屋。得識婢。婢年十四五。容采麗都。詞令嫺熟。每低眉一笑。能得上下驩。春秋期夕。婢奉太夫人命。持果餌來餉。無盡則殷殷探詢飢渴。若不勝其誠懇者。無盡既嘉婢之靈慧。而重惜其置身泥中也。酒酣道及。或爲淚下。主人乃以婢之顛末告無盡曰。當甲午春夏之秋。徐海黔黎。困於饑饉。相率而南遷。中途力竭。往往鬻其子女。以延旦夕之命。余時寓清江浦。去徐海頗近。一日見老嫗持幼女泣路隅。詢之則沐陽產也。願以十千畝售其女。而苦無問價者。余傷之。如數給以值。將挈女以歸。母女依依不忍別。皆痛哭失聲。哀動陌路。余惻然曰。畀汝以金。而以女返。何如。嫗曰。感貴人恩甚。吾豈忍須臾舍吾女而去哉。第女隨我。終恐凍餒耳。語訖。母女復痛哭久。

之婢既至吾家。舉家皆愛之。適徙居。因命名曰喬鶯。歲月如流。忽忽七載矣。無盡聞主人言。竊爲喬鶯頌得所。斯又不幸中之幸也。明年無盡去某氏。至秋九月。有自某氏來者。言喬鶯以疾殤矣。無盡爲之悽楚者累日。以爲人生之可悲。未有若喬鶯之甚者也。乃爲之傳。

論曰。夫人之至親無逾骨肉。非至灰心絕望萬無生理之時。疇忍以掌上珠付之不知誰何之人。一去而不可復合耶。吾獨怪夫荐紳閥閱之家。幸而生得其地。則率其妻妾子女。相與驕侈放佚。揉羅綺。飮膏粱。堂上一呼。階下百應。頓指氣使。猶若有所不快。彼烏知天下亦有伶仃孤苦。憔悴夭折如喬鶯其人者哉。嗚呼。此天下之所以不治也。

常無咎

葉楚儉

廣陵常無咎。十年前曾熾舟琵琶亭下。時方爲江西撫軍某公參軍。紫髯廣頤。

虞 初 志 補

錦鞞。綠紵巾。顧盼偉如也。時方洪王稱制金陵。吳頭楚尾。戰氛殊惡。小池口一役以後。商賈稍稍通於江上。凡吳越之僑寄蜀楚者。聯翩東下。時值夕陽欲下。江上寥寂。刁斗之聲。隔江相聞。常值微醉。立鷄首臨風以歎曰。五十餘歲老書生。僅了解詩云子日事。上馬殺賊。下馬作賢相臣。如岳忠武掃宋諸陵。豎子惡乎能。顧今乃建大將牙。督江上諸軍。跳跟叫囂。庸有濟耶。某苟得節符。揮一師自宛洛出。荆襄踞長江上流。以一師駐江北岸。扼壽陽之衝。自率勁旅。逼石頭以陣。中原庸有堅壘耶。言次。喟然長歎。鄰舟一婢。方爲其主傾盃水。見常凝注殊切。蹀躞數顧。翩然竟入。微聞細咤曰。個丈夫奇姿哉。是殆足頡頏劉文靜坐看李家阿郎者矣。未幾雙窗豁然。一長鬣奴叩常曰。夫人邀郎君過舟。敬有所白。生素豪邁。褻裘便行。

甫登鷁首。有雛婢奉帷迎曰。夫人敬遲郎君。常入艙。異香氤氳。海紅軟簾。斜上

不鈎。一華服命婦。歎然肅常曰。郎君國器。何緣留滯江漢。頃聞豪響。知日星鸞鳳。終成命世。用辱芳躅。敢訂姻好。常惘不知所答。唯唯而已。既入中艙。見行飾華縵。頃傾水婢斜倚窗上。見夫人偕常入。眉目軒爽。微爲常禮。常念是何寵姬。而倨傲至是。夫人坐常於錦裯。享常以龍舌。略展邦族。知爲濟南劉氏。隴上鎮將之眷。將軍移鎮直隸。夫人挈臧獲。泝江東下。謀卜寓滬濱。傾盥水婢明慧絕倫。夫人女視之。故起居殊於他婢。常曰。某以浪子。值世離亂。天下旣無執拂女。識藥師於稠人中。行自向山林。求了半生。聞聲之慕。旣愧知己。姻好之說。益所不解。願夫人爲某白之。夫人顧婢曰。是兒名小鳳。善風鑑。嘗識今川帥恩公於行伍。京兆尹張公於賣錫。渠賂郎君。謂豐隆偉岸。曩所未見。今日船頭長歎人。他日當開府大邦。十年不字。原欲得賢者事之。今遇郎君。私心竊慰。然藏南帆北。轉瞬卽逝。故不嫌冒昧。以相要結耳。

常斜睨婢。朗麗澄映。英英華發。天人之姿也。慨然曰。既承嘉惠。便當如命。惟同在客中。急既征人行。李太累細弱。緩又艤南帆。北再合無期。夫人曰。即艤成禮。詰日君自挈眷去。瑣瑣兒女態。非妾所期於郎君者。常諾之過舟。解雙玉環爲聘。卽夕於舟中成禮。鴛夢未回。榜聲晨起。夫人已掛帆而東矣。小鳳詢常所向。常語以將依江西撫軍。小鳳曰。撫軍好虛聲。非郎佳主。妾數海內人才。無過經略左公者。假其聲威。豐我羽翼。三年可獨成一局。爲郎君計。宜以書辭撫軍。急挾策走浙。半月以內。金衢戰氣正急。左公必督師出援。此絕好機會也。常大喜曰。壯哉。易釵以弁。卿中原無餘子矣。遂泛鄱陽。自廣信入浙。謁左公於軍中。上規略浙東之策。左大喜。留諸幕中。一日左出。小鳳間窺之。夜謂常曰。頃見左公。顛高穎窄。是有堅卓之能而不能下人者。其幕中恆畜不如己者。懼權落也。郎君急請以一營復嚴屬。則羈輓脫而局面成矣。

常以請左。左顧而笑曰。而能軍耶。常曰。馭衆以恩。有戰必先。師其濟乎。左微笑不語。亦無後命。常歸以告小鳳。小鳳曰。十年湖海。一雙眸子。猶勸不破咫尺間耶。左公之治兵嚴。刑賞在手。深居高拱。以驅士卒於戰。幾經見縛袴仗劍。親澆陣地乎。君言違其所好。宜乎微笑不語矣。明日試如妾指以語渠。事無不諧。常恍然大悟。翼晨進白左公曰。昨殊憤憤。驅人以戰。先制其必死。司命之道。非嚴不武。倘得假偏師。某敢執鞭箠督其後。爲公分浙東之憂矣。左大喜。授以三營。命徇嚴屬。常挾小鳳以行。每戰必諏於鳳。鳳擘畫籌度。百無一失。間亦繡衣錦帕。指揮旗門中。掩映曙紅妝將軍也。浙既平。常累功授鎮軍。小鳳苦念夫人。請一親自存問。常留不可。選忠慎衛卒四人。並一婢護之赴滬。小鳳臨別若有所憂。旣而泣然謂常曰。自妾佐君。以一幕客躋通顯。以君雄達。自足取富貴。顧闕房微末之助。有心人當能長記不忘。但有一語。不得不陳諸君者。君眸流而不

凝蹤翔而多歎。荷遇新歡。將棄舊侶。妾行以後。願郎好爲妾地。母令陸務觀有沈園之感也。常慰之彌殷。鳳乃含淚以行。未半載。常竟娶八閩某妓於外室。事微聞於鳳。鳳歎曰。輕薄相。今果然矣。遂投常一絕云。天涯結鸞牒。百戰建高牙。憐取當時意。名園有落花。遂終不歸常。

薛茗華

高太癡

薛茗華者。宦家女也。母亦名門產。青年居孀。無子。撫孤女。課詩書。教鍼黹。以母兼師。茗華年稍長。幽閒貞靜。自痛失怙。早家貧。門祚衰薄。盡孝事母。母子二人更相爲命。始其家居蘇城北隅。里有豪族。瞰女美。欲賸之。陷其母數百金。母笑曰。富而賤不如貧而貴也。却之。益以千金。且終其老。又弗許。豪族怒。謀承間劫奪之。母懼。挈女避居虎阜山下。其地有小橋流水。槿花籬落。夾岸垂楊數十株。秋風起。蘋波瑟瑟。人蹟杳然。翠禽成羣。鳴和相會。僻壤也。而母女相慶以爲樂。

士然生計愈窮。仰活十指。常患不足。莒華故弱多病。冬日代母漂。肌膚纖柔。入冰雪中。逡巡血出。足復伶仃。一行數蹶。不勝其瘁。而未嘗見於詞色。村人憐之。勸其母擇壻。有媒說者。母悉辭卻。竊悲曰。苦我嬌女。如不逢其偶。何。女泣曰。兒願爲北宮嬰子。不忍去膝下。因相持而泣。女嘗漂於溪上。病久矣。不樂梳洗。俯水鑒影。不覺自感曰。莒之華。芸其黃矣。反復吟歎。忽聞有人在後曰。嗟乎。何憂思之深也。回顧則一小秀才。容儀嶄爽。癡立溪頭。心異之。不顧。漂竟而歸。秀才獨未去。時炎熱。適暴雨。女歸甫及門。秀才亦踵至。揖曰。小生余姓。字素娛。家城中。遊山到此。猝然遇雨。望小娘子暫庇簷下。女欲白母。母已望見。便曰。家無三尺男。義不留賓客。然避雨無不可。况郎君恂恂儒雅者。生入拜母。母喜曰。老身山居。久不睹文士蹤。今日亦天假緣也。拭榻置茗。款洽良久。生時年十八。未有偶。意眷注於女。因問箇是令媛否。母曰。然。生曰。頃在溪頭。聞令媛吟莒華之章。

斯何意也。母嘆曰。渠小字苕華。頗識字。惜賦命不辰。有生十六年。展眉無幾日。意其災厄。皆繇識字所致。頃者吟詩。殆有感於懷乎。女方俛首製履。至是淚承睫。轉面偷搵之。生視室中。繩床瓦竈。雜以書囊繡譜。案頭一卷曰倚竹吟。取覽之。翻得二章云。自感今生命不辰。髻齡失怙最傷神。嘔飢彩鳳難餬口。返哺雛鶉敢惜身。厭俗嗟無丹換骨。買山喜與竹爲鄰。顰顏椎髻村中女。也倚春風學笑人。久處蓬門不解妝。年來總未弄鉛黃。翠釵已典空燒券。鸞鏡生塵漸掠光。汲水誰憐晨露滑。漣裳更怯晚天涼。病魔底事常縈繞。瘦影亭亭暗自傷。誦讀一過。女瞥覩。遽奪去。母笑曰。爾平日論詩。獨尊李杜。自謂壓倒元白。唾棄蘇黃。大言不慚。今亦數魏收藏拙耶。復顧生曰。郎君敏捷。肯辱和珠玉。以慰小女之意否。生卽援筆次其韻。詩成。母女歎賞。時雨歇日暮。遂辭去。母曰。郎君清才望族。表表一時。他日老身尙有重託。母爲空谷足音也。生歸。擬白父母。遣媒聘之。

會秋試赴白門。俄報罷。鬱悶匝月。始復造訪。天已寒。至則茗華母女相對瑟縮。方紉蘆絮。將以代棉。問寒衣若何。母嘆曰。今春娘子病幾死。醫藥無措。已悉以付質矣。生慨然出金索券爲贖。母辭曰。我家雖貧。固宦裔也。况與君文字交。惡得以不義物。作非禮施。唐突我母子哉。生動容謝曰。僕本寒士。非有多金爲陌上挑者。茈茈數。乃紫陽精舍膏火費。母取之。殆亦無傷於廉乎。母始從之。是時女病瘖。生去日益劇。每盼生至。見則無一語。惟有哽咽。慰之少解。未幾生爲大僚所辟。相距益遠。旬餘再往。則女殞兩日矣。猶未殮。母見生至。哭曰。辱郎君高誼。久欲以小女奉箕帚。今已矣。復無言。生入撫女尸。貌如仙。號慟欲絕。夜伴宿。夢女曰。妾命薄。以老母累知己。生歸告父母。以妻禮昇棺葬家墓。并迎其母而養焉。

太癡氏曰。天之厄才色。若是其酷乎。以絕代佳人。而丁之以鞠凶。寄之以畸零。

加之以強暴。困之以饑寒。使銷燦其韶顏。辛勞其弱體。折磨其綺思。搖蕩其愁魂。卒釀爲痼疾。以天厥天年。不知才與色果何負於天。而忍以山川靈秀。花月精神。鄭重所託付者。委之若此。豈不痛哉。然秉奇才絕色者。未嘗怨天也。拮据冰雪之中。顛頓泥塗之下。猶復茹其深情。吐其逸韻。以據其幽居空谷。不遇於時之慨。如茗華者。非知命安分女子歟。願世有茗華。安所得余生而遇之。古云得一知己。死可不恨。嗚呼茗華。可以死矣。

伴娘

葉楚愴

吳趨里間衛伴娘。居昌亭東郭。自言六七年來。捧袖扶粧。侍人家新嫁娘。艷稱一里者十數。皆未許己若。而里之美人。苟睹衛伴娘。亦赧然自以爲不如。華閨世族。爲子弟譏嫻好。輟詢諸媒曰。若家女公子。得弗似衛伴娘。媒雖詔。未嘗敢以較衛尤麗爲辭也。伴娘每出。玄裳羅衣。挈青藤梅紋藍。歸則名繡鮮花。粲然

盈篋。多閨中色香。貴婦名媛之貽也。吳俗嫁女。必選妙伴娘。捧青廬以去。女子父母若曰。嬌女入郎家。三日暖房。弱不禁諢。得一麗伴娘。俾輕薄暖房人。目有睽。睽伴娘。口有調。調伴娘。庶足解嬌女洞房之圍乎。以故衛伴娘之侍新嫁娘者。殆無虛日。麗名既噪。里中有嫁娶事。賓必先詢伴新娘者。得無媚媚此豸否。苟然者。則賓之稱質。以至者必倍蓰。甚且歡然譽。主人敬客之佳。貺而主人亦遂舉伴娘爲娛樂嘉賓之職矣。伴娘有夫。未婚而卒。故服恆縞素。人稱此瑩玉之肌。映雪之質。原合向青女素娥。同入月中霜裏。鬥天上清姿。殊不念宵深人靜。半床衾冷時之伴娘。無時不向此縞素衣裳。偷彈淚珠百琲耳。南陽公子就嫺姑蘇。女家爲吳郡。三百年來簪纓之首。嘉禮旣成。暖房筵起。有峯以出者。覺容止明治。映澈一室。心香浮動。四座不誼。裙佩嫺嫺。向公子檢衽稱姑爺萬福。公子神魂飛越。欲扶以手。翩然已離坐畔。但微睇左右。嫣然一笑。稱新小姐囑。

婢子侍良主賓宴。願多福多壽。多飲喜酒幾杯。客皆歡然應。遂捧銀鏤壺。溫合歡釀。遍斟坐客。客固不起。肅然稱煩代謝。新貴人梁溪狂士謝元侯。忽浮白起呼曰。娶妻當如衛伴娘。謝元侯今夕登仙矣。一座駭詫。伴娘殊無忤。捧壺至謝曰。郎君原從仙境來。裴郎有船。玉女無藥。且盡此一杯者。乃以大斗酌謝。謝長踞飲之。賓主大笑。伴娘似有所感。雙渦醺然。欲扶不敢。翩然牽帷以入。隔帷微聞笑聲曰。謝秀才皎如玉樹。但這一段風狂態。亦忒煞可憎。客有稔伴娘者。都異伴娘語。謂個美人嘗向人作冰霜色。今何不類。而元侯此時已頽然醉矣。元侯本公子故人。公子父尤愛重之。有人倫之表之譽。時公子父撫某省。以事方爲彈官所劾。朝旨殊嚴。新婚之翼晨。元侯排闥叩洞房。說有要事請公子急見。公子疑父被劾消息。披衣出問。元侯笑曰。某昨夕得一策。欲乞伴娘耳。公子笑曰。書癡醉猶未醒耶。元侯正色曰。某何嘗醉。此生可捐。此志不可奪。允否之權。

原在公子。但爲公子計。贈伴娘與某俾老大人息青蠅之謗。居今職如磐石。未嘗不利於公子。公子以爲戲。漫應之。元侯舞忭而出曰。金閨國士之知。戟門故人之感。謝元侯今日一舉報之矣。遂上京師。擊大司馬門鼓。稱諸生謝某呈平捻十策。雄健踔厲。凡數萬言。大司馬毗陵某公。奇其人。要與語。元侯慨然曰。大兵初弭。中原萬餘里。民無安室。宰臣不撫之以恩。而令晉豫諸軍。日尾匪後。以要功。不出數年。稱戈以起。如任柱張總。愚者當以十計。獨南陽中丞。斂兵清野。遷河南北數十萬戶於豫洛。至今謳歌遍野。廷臣出京五十步。便不知人世。事徒以私意。朋比彈劾。河南北數十萬衆。聞南陽被劾去位。莫不疾首蹙額。說朝廷憤憤。此事一舉。關以東非朝廷有矣。毗陵肅然曰。微客言。幾以一彈案。棄河洛千餘里。遂密罷此案。將留元侯於幕。元侯謝曰。斲弛之才。未嘗不一日千里。倘施羈勒。非野性所能馴矣。遂辭歸吳門。時公子方彌月。元侯忽至。執公子狂

笑曰。老大人。事已了。今須索向公子要伴娘矣。公子不知所指。元侯備述之。且曰。一朝然諾。畢生不渝。公子母作假惺惺態也。伴娘自睹元侯。頗怪其狂。顧此可憎狂態。時縈寐寤。公子房中語。苟及元侯者。聞之輒低徊避去。後凡公子一顧一盼。輒疑得母爲謝郎來。垂首暈紅。若不勝情。公子覺之。大笑曰。不意狂生覩此知己。謝元侯僥倖哉。遂密謀諸新婦。爲二人作曹邱伴娘辭。以三年爲未婚終喪。元侯嘆曰。書生視大司馬如傀儡。內不能屈一女子耶。雖然。吾其舛此三年也。

書鉅盜周綠事

闕名

同治年間。京師巨盜周綠者。積案甚多。屢捕未獲。其室懸巨鏡。鏡前設榻。一。周嘗坐臥焉。一日捕至。周方假寐。捕就趨傳。周躍身入鏡中去。而鏡自若。蓋鏡有機。首觸之可轉出鏡後也。捕尾之。周自度不得脫。乃與俱行。至刑部署。悉承種。

種案不少隱。遂下獄。死有日矣。周令召妻子來。囑付一切畢。乃曰。吾尙有一事未了。旣而曰已矣。汝等歸休。周則遍向獄中囚。各詢罪狀。大言曰。若者固應死。若一人實不應死。獄吏聞言。身瑟縮戰。而防之愈嚴。當時刑部官吏。方相慶慰。以爲幸獲周。今必死。除一患矣。無何獄吏忽汗且喘。奔告曰。周緣逃矣。又挾二囚俱逃矣。部中人皆相顧失色。不知所措。旣無可如何。姑懸重賞。緝購。然以爲難冀再獲矣。忽一日。一人與周俱來。自稱獲得者。部中皆狂喜。不暇評詰。其獲狀。卽給賞金使去。而周以死。方周之逃也。非真逃也。周有友人某。嘗德於周。周無以報。在獄中使其妻先與之約。某日會於某茶肆。至期。周越獄往。則其人先在。周謂曰。朝廷方懸賞購我。汝與我去。可得賞。蓋其語妻子。尙有事未了者。卽此。又其所挾之二囚。卽周所謂罪不應死者也。夫周之事奇矣。而使其友得賞金之舉爲尤奇。此與項王以頭顱贈故人無異。是亦人所難能哉。

斯巴達王鬪獸記

闕名

斯巴達古尙武之國也。有國王焉。驍悍善戰。智勇絕倫。一日深宮高拱。異想天開。乃徵國民貢猛獸。擬創鬪獸之舉。闢曠地作鬪獸場。環以鐵欄。高十餘丈。設門於東西。以便羣獸出入。置座於南北。一任萬民縱觀。部署既定。列獸檻於欄外。屆時啓欄與檻。縱獸於中。而扁其鑰。別備牛羊數十頭。使之爭食而鬪。其鬪也。始令羣獸中之同類者自鬪。繼則令異類者相鬪。當其令同類自鬪也。先之以兩巨獅。一獅蹲於東。一獅蹲於西。彼覩牛羊之畢集。各思朶頤以果其腹。東獅先往撲牛或羊。西獅怒起而奪之。東獅遂舍牛羊而與之鬪。兩獅相搏。再接再厲。未幾東獅大勝。狂吼一聲。竟據牛羊而飽啖之。王以東獅之勝也。於是復縱檻中猛虎之足與東獅相抗者。使與東獅鬪。久之若熊若羆若虎若豹。或俯首帖耳。不敢與較。東獅將一一撲殺之。王怒乃盡縱所有使之共鬪一獅。彼東

獅奔竄跳躍。應接不暇。卒以衆寡不敵。幾爲羣獸所窘。王乃再縱西獅入。以爲東獅臂助。吾知兩獅於此。必合力以禦羣獸。而孰知有不然者。東獅觀西獅復至。輕棄羣獸不之鬪。而惟西獅是圖。於東獅鬪敗。西獅亦傷。彼羣獸遂得起而圍攻之。王至是驅東西獅及羣獸各歸檻中。而鬪獸之舉。因之告竣。臨行顧謂國民曰。甚矣羣之不可不合也。夫東西兩獅。惟不知合羣之理。自相殘殺。幾致同歸於盡。彼羣獸類雖不一。爲能合縱連橫。以拒兩獅。徐待其自疲。以坐收其功。甚矣羣之不可不合也。國民乎。國民乎。盍借鏡於鬪獸之舉。而爲之研究乎。

泣羣氏曰。借題發揮。警醒透關。說得合羣之理。異樣精彩。獸猶如此。人何以堪。

碧玉小傳

闕名

金陵名妓劉碧玉。鹽邑人。同產姊妹三。碧居季。劉家世寒微。迨女少長。延名曲。

廬 初 志 補

師教歌舞。居以奇貨。邑人爲之諺曰。劉氏三鳳。少者無倫。適金陵娼。赴鹽採訪。佳麗。見劉氏姊妹。出重資。購爲錢樹子。迺入籍。秦淮。艷名噪甚。冶遊者趨之若鶩。後長姊歸常鎮道。生二子。由側而正。惟不安於室。其夫不能禁。穢德聞鄰境。碧玉常拊髀嘆曰。生不幸入勾欄。覩然向人。以一顰一笑。博纏頭資。供鴛母揮霍。勢在必然。既擇人而事。當一洗前垢。爲吾界爭輝。庶儂薄兒無所藉口耳。其姊聞之。不以爲可。敗檢如故。而碧玉遂弗與通音問矣。碧玉少長。略識之。無遇文學士。嘗執經問難。喜讀列女傳。與督幕許某有嚙臂盟。許固富於文學者。碧嘗曰。吾他日苟幸爲君小屋。當北面受業。稱弟子。願毋吝教。許領之。許曠碧甚。欲出金爲脫樂籍。有成約。歸而謀諸婦。婦固世家女。通達時事。恐碧有姊風。迺委宛譬其夫曰。女子一入青樓。以倚門賣笑爲生活。不知名節爲何物。今君年逾強仕。欲置之金屋。弗克有終。徒滋笑柄。以妾愚意。當求良家子。庶乎可耳。且

妾非妬婦者流。君雖置金釵十二。誓必不爭夕。盍姑舍此妾。當代爲物色佳麗也。許聞之。憬然有悟。遂悔成約。與碧情漸疏。久之。碧微覺許意。枕席間。時有淚痕。然未嘗現諸形色也。一日。碧聞許讌客於秦淮舟次。乃豔裝往。秀靨含歡。略無戚容。許不虞其驟至。且恐其應他客之招也。於是亦未通款曲。此時碧忽當筵而立。呼許曰。儂荷君青盼。不以賤質見棄。欲置諸小星列。竊喜身有所歸。足以自慰。今無端捐棄。亦將有說乎。許默默無以應。碧復曰。君聽讒疏妾。妾舍君他求。未嘗無人。然妾每以事人不終爲恥。故矢不復他有所託。請就君目前所見。以洗吾冤。使後世知吾青樓中有烈婦也。碧玉碧玉。汝不識人。汝目盲矣。言既畢。擁身一擲。倏隨波浪而逝。許驚駭特甚。幾暈絕。座客咸呼速援。有善水者。爭赴水探索。竟不獲。碧旣死。許臨河號泣。若喪考妣。座客強挽之回寓。其妻聞之。亦悔失言。爲碧置木主爲之嗣焉。

雛玉

踐卓翁

郝雲士者。揚州儀真人也。乾隆之季。官吏部郎中。諂事和紳。凡選人經其關說者。和得厚賂。郝舐其餘瀝。家日以富。一子蠢然如木人。妾李氏生二女。長曰漱玉。次曰雛玉。漱玉嫁廣東藩司劉文波子。雛玉年十五。玉肌花貌。望之如仙。郝至愛重。將留以嫁貴人。郝生平長於子平之術。祥符呂鳳臺官給諫。郝頗與友善。泥呂出其甲子爲之推算。則官一品。其子亦貴。乃請見其子。呂子名笙。字晉齋。年十七。美如冠玉。能作褚河南書。已入邑庠。呂欲得佳婦。姑久久未論婚。郝遂通以媒介。願以女字笙。呂亦素聞雛玉美允之。聘禮既行。兩家過往甚密。呂座主爲高郵王懷祖先生。以經學名海內。呂師事高郵。一日論和紳悞國。上耄期。益傾信和言。先生將具疏論列。呂曰。門生欲彈之久矣。已拾得和之大罪二十四。署稿已就。明日將薰沐上之。王大驚曰。爾乃具此胆力耶。老夫之疏亦且

繼上。呂歸。夤夜繕摺。明日甫上。已得旨下詔獄。呂笙大哭。求援於郝。郝笑曰。若翁大蠢。致齋相國。何仇於若翁。乃拾街談巷議。發此狂言。今朝廷怒不可測。得遣成爲幸。吾亦何能爲力。且當日之婚事。余但憑命理。謂若翁可得貴仕。乃吾術未精。今復何言。語已嘿然。笙告歸。尋得劉諸城爲之緩頰。成烏魯木齊。呂自兵部質對後遣發。笙哭送於道。請同成。鳳台怒曰。我爲直諫。自分必膏齊斧。天恩高厚。得荷戈遠行。汝何爲者。善事爾母。讀書勵行。吾卽死邊。亦無所憾。笙嗚咽。遂至城外。鳳台力斥之歸。自是家遂落。河南咫尺。乃不能歸。日爲人傭書。夜則研讀。金台館課。屢冠其軍。得膏伙贍母。於是二年。而郝漸萌悔婚之心。一日召笙至私宅。以溫言撫慰之曰。若翁近無耗。關外非善地。恐不能歸。賜環無期。吾甚爲若翁憂之。笙應聲哭。襟袖淋漓。悲不自勝。郝又言曰。爾家糠粃不能具。焉能留吾愛女。老夫非悔婚。願以貴家女。令其處貧薄家。室必莫安。於吾子

虞 初 志 補

亦無所利。今請以五百金爲老嫂壽。子亦可得饘粥。以離婚書數行見賜足矣。笙喟然曰。呂家世無棄婦之人。今先生意決。笙不敢弗諾。年來傭書。並得館課。膏火頗足自給。老母水菽亦不乏。先生可勿揮此重金。願侍者筆墨安在。郝顏色慚赧。然已無如何。卽令侍者出紙筆。笙方作數行。忽聞背後有纖履聲。疾近其前。指白如玉。力取離婚之書。顧笙曰。我何罪於呂氏。而敢逐我。和氏以賄震天下。皇帝倦勤。吾翁彈之是也。楊椒山死柴市。朝貴尙有以女字其子者。吾翁大節甯媿椒山。汝今逐我。不如應箕應尾遠矣。力碎其紙。大哭不止。衆震駭。郝夫人亦出曰。呂氏子非久賤長貧者。奈何不情如是。雲士羞憤。遂反目。笙一笑告行。歸語其母。母泣曰。郝雲士媚和坤。聞不日且內禪。皇帝居潛邸。甯不知雲士所爲。禍不遠矣。獨惜吾賢婦身陷其中。恐不卽脫。奈何。語未竟。聞有車聲。停於門外。侍者入言。郝小姐至矣。母女大驚。出視。雛玉慨然以布衣入見母。卽

拜曰。兒未成禮。然呂家人也。請越禮稱新婦。新婦不孝。不得老父之歡。今見逐矣。顧生爲呂氏之人。死卽呂氏之鬼。呂氏尸。煩爾呂家收也。明知不行親迎。遽爾登門。於新婦爲無狀。於呂氏爲僇人。顧姑賢而翁忠。新婦心曲。或能見諒於堂上。今日之事。去留由母。即不見收。新婦已挾白刃來。誓自剄於此。不更歸矣。母曰。賢哉吾兒。兒貞淑如此。老身暮年。乃享奇福。請與老身同處。明日具禮矣。懷祖先生聞之。令人以百金餉呂笙。明日親賓亦稍至矣。雛玉三日以後。卽蒞廚次。羹糜烝餅。匪所不能。顧家居時。未見其躬自操作也。笙畏敬如天人。是年高宗升遐。新皇御極。王懷祖疏上彈和珅。立褫和職。下獄論死。呂鳳台赦歸。任太常少卿。逾年補侍郎。而郝氏籍矣。雲士以罪戍鳳台故地。妻絮其蠶。子歸儀。眞雛玉泣送之城外。母曰。爾能識人。吾觀呂甥偉器也。後此幸無忘若母。雛玉涕不可仰。是時呂笙以第二人捷北闈。連捷入詞苑。鳳台亦陞尙書。果如郝雲

士所言。

泣羣氏曰。雖玉爲權貴家子。臨機就義。足可針砭薄俗。

繩妓

闕名

走繩之技。行於中國。而盛於歐州。其爲技也。少異於中國。以數百丈之長繩。繫於危樓高塔之兩端。演者躍身其上。若履坦途。往者日耳曼有一法人。一名哥利。一名波斯利。技皆超然。嘗於賽會時。試演其技。躍行繩上。其捷如風。猱升高塔。鼓掌俯瞰。意甚得也。哥利同時。甫及半程。適逢波斯利闊步而來。兩相值。繩闊僅駢兩指許。無地可避。時觀者雲集。皆爲之心寒股栗。相顧失色。手足罔措。哥利從旁語之曰。俯波斯利。遂超越之。自是以絕技聞於時。後數年。有都爾邁者。法女子也。其技更精乎二人。都爾邁之父。捕魚爲業。都五歲時。會往觀繩技。心羨焉。歸而一志效習。務極其能。初以其母洒衣之繩。繫於兩椅間。試行之身。

重椅輕立仆。繼取魚索試之。亦斷。最後得一巨纜於舟子。喜曰。是可立我足矣。遂繫兩端於二樹間。以杖拄地而行其上。久之身輕足健。視懸纜之駕空。無異平橋之在望。由是名益著。歐洲之演是技者。無敢與之頡頏。都爾邁挾其所長。雲游列國。觀者爭輸金錢。獲利無算。其在米利堅演藝一事。尤爲膾炙人口。米利堅北境。與英吉利屬地分界處。有一大江。名尼押格爾拉。是江上流高於下流。奔騰澎湃。狀如瀑布。聲聞百里。駭人耳目。江之下流。兩岸石塘。頗爲高廣。都爾邁於對江兩岸。繫一長繩。離水約二十餘尺。陵空特起。遙望如天末長虹。都爾邁行於繩上。手執一杖。盤旋戲舞。忽坐忽眠。如在平地。時有輪船一艘。泊於江中。以防其墜。都爾邁取繩於囊。垂至船中。船主以酒一瓶。繫於繩端。都爾邁收繩得瓶。飲酒既罄。擲瓶於江。迤邐而去。竟過彼岸。是日遠近觀者不下數萬人。圍如堵牆。靡不嘖嘖稱奇。逾時復回此岸。問岸上有人願至彼岸者。能負之。

而過。三呼卒無應者。然都爾邁猶以爲未竭其長。因負木棉一包。渡河而過。既抵。復推小車一乘而回。是時觀者莫不目注神凝。屏聲息氣。嘆以爲從未有都爾邁名著歐米二洲。同治初年。曾到香港遊行。西人無不樂觀其技。咸嘆爲世界上之絕藝云。

柳珊

秋心

李生。廣陵人。早孤。家貧不能具脩脯。從母學。穎悟絕倫。能爲詩古文詞。年十六。冠童子軍。十七領鄉薦。議婚者踵接於戶。母曰。是兒也。尙幼。當令橐筆走四方。以求自立。何遠欲言嫁娶。其明春。生遂得座師荐入某撫軍幕。行之前。母戒之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悅耳之聲。娛目之色。伐性之斧。腐腸之藥也。小子勉旃。夕再拜敬受教。旣之暮。撫公雅好聲色。蓄伎三十六。俱絕世姝麗。然老矣。故當夕者不逾三數輩。會生來。撫公深器之。常令參與機密。親如家人。每當夜闌。輒置

酒招入內室與飲。羣姬環侍。不爲忤。生故姣好如弱女子。復以才華爲撫公所激賞。署中無男女老幼。咸心目注之。羣姬尤甚。撫公知生未論婚。嘗慨然語其夫人曰。恨吾二人無掌珠。若生者。館以甥禮。丈人峯必將爲之生色。夫人亦太息相報。越半載。撫公奉廷命移鎮東南。仍邀生與俱。生乞乘間先一歸省。撫公諾。並約生會於任所。且置酒爲生祖餞。席半。撫公興酣。命羣姬奏樂。復顧姬中一紫衣者。令前爲生壽。紫衣者逡巡左右顧。低頭理裾帶。徐出羅巾掩口。珊珊提壺來。生目逆之。國色也。隔數武。已覺香澤襲人。遂急起立。撫公止使坐。謂姬曰。視杯中冷未。姬赧然取餘瀝乾之。生益惶愧。比酒至。忽失措。誤觸姬腕。姬佯不覺。斂手而退。盈盈却立。然雙波已三接生矣。生俯首飲。中心蕩甚。立念母訓。則又汗如雨下。因以不勝酒力辭。撫公笑不許。第言殘暑未盡。故苦熱。申命姬進爲生揮扇。生固謝。極陳鄉心急。凌晨待發。夜已闌。顧得少歸憩。撫公曰。然則

當。褒。茗。略。爲。清。談。遂。命。撤。席。揮。羣。姬。退。獨。留。紫。衣。者。侍。坐。生。微。窺。之。粉。頰。流。霞。珠。瑩。玉。臂。如。見。薄。蟬。紗。裏。香。汗。亦。半。溼。羅。襦。也。有。頃。撫。公。正。襟。危。坐。指。姬。而。謂。生。曰。是。兒。名。柳。珊。謝。其。姓。吳。產。也。來。吾。家。且。三。年。今。十。八。歲。矣。吾。深。知。其。爲。清。白。齋。別。院。居。之。將。以。有。待。幸。稍。解。文。墨。願。得。使。奉。君。子。備。筵。室。之。列。姬。聞。言。羞。欲。遁。撫。公。不。聽。復。促。生。苟。見。答。即。令。治。裝。隨。君。子。歸。一。謁。太。夫。人。今。夕。先。賦。定。情。曲。也。時。姬。已。垂。首。至。臆。面。壁。弄。帶。又。聞。窗。外。隱。約。有。吃。吃。笑。聲。則。羣。姬。之。屬。耳。者。生。愜。然。有。間。起。揖。撫。公。言。不。敢。辱。才。女。書。生。福。薄。得。一。婦。已。足。撫。公。笑。曰。然。則。柳。珊。爲。吾。義。女。矣。使。奉。箕。帚。儻。亦。君。子。所。許。願。得。一。言。爲。定。生。以。稟。命。爲。辭。撫。公。屢。勸。之。堅。不。應。撫。公。作。色。怒。曰。先。生。何。太。拘。彊。不。告。而。娶。聖。人。未。嘗。以。爲。非。先。生。休。矣。生。亦。盛。氣。報。之。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無。母。之。訓。不。敢。聞。命。遂。辭。出。明。晨。早。發。撫。公。出。送。和。好。如。初。不。復。提。姬。事。生。反。爲。之。不。安。悵。悵。

竟日。時念及姬。輒自悔孟浪。將置美人何地。不審昨宵枕上流却幾許紅冰也。是夕宿于旅店。南念老母。北憶柳珊。轉側不能成寐。明晨聞鷄卽起。復首途行。數日換舟下運河。舟行頗遲。因出林閒眺。藉以解悶。兩岸人烟稀少。林樹蕭條。頗有秋思。舟人之女。扣舷而歌。歌猥靡不堪入耳。益念撫署中羣姬嬌喉不置。薄暮泊一小村落。旁舟人登岸沽飲。生偶北望。見相隔數十武外。更泊一舟。略小船首立四五人。方偶語。審厥狀。殆盜也。生駭甚。念歸囊中所攜。且不下二千金。祇一老僕自隨。手無縛雞力。脫遇劫。必無救計。惟前遁。則俟舟人反。立命解維。舟人問故。生具以告。舟人欣然從之。老僕自艙中出力陳夜行險惡。不如泊此便。猶幸後舟或非盜。卽盜。傍村落。或無慮。生執不聽。行數十里。日落。水上皆黑如漆。益懷戒心。舟人之女忽復歌。隱隱聞有和者。舟立止。生急呼僕。舟人已提刀持索入艙。反剪生。僕奔救。受刃而仆。亦就縛。尙欲求救。爲舟人塞其口以

虞 初 志 補

布不得聲。卽有十餘輩登舟。絳帕裹首。執刀而前者。卽薄暮小村落旁。偶語船首者也。生始悟舟人實盜。其歌招黨也。因閉目待死。苦念老母。以及亡父。罔極之恩。未報。而座師之憐才。撫公之知遇。亦將俟諸來生。啣結獨憶柳珊。幸前夕決然捨去。不則累之作未亡人造孽深矣。時盜則共發生篋。盡搜所有。舟人之女持酒食出後艙。衆共飲啖甚樂。女益歌以爲侑。生悲愴不能自己。以撫公座上客。忽落盜窟。面縛作階下囚。輒自悔不聽老僕之言。而今已無及也。既諸盜議所以處生。主僕者。羣呼了之耳。盜首獨言可賜之全屍。卽有一人進捉老僕足。倒提出艙去。老僕瞪目視生。流淚被額。生悲憤極。大聲語盜曰。公等之所欲者。吾財物也。今則既得之矣。何必致吾主僕於死。盜不應。益來拽生。生大罵不絕口。卒聞艙外水聲。殆僕之沉也。忽白光一道。穿蓬入。羣盜先後身首異處。血肉四飛。生驚暈。迨醒。則已臥一內河砲艘中。蠟炬燄然。榻前立一武夫。糾糾有

虎氣笑謂先生受驚。僕援遲。幸勿罪。尊紀無恙。盜盡殲矣。生錯愕推枕起。武夫自言爲武弁周姓。泊師距生被難處二十里。燈下觀兵書。風動窗開。一人仗劍飛身入。擲書於几。翩然鳥逝。取閱之。知狀。則亟馳至。果盡如所言。因上生書。寥寥二十二字。曰。汗撫幕李君被劫。盜已盡血吾刃。速往護送之場。南陽大俠。生賊極。不解其爲誰何。周弁復言必爲飛仙劍俠。惜來去至迅。審諦未真。第憶其粉面長髯。通身上下衣黑耳。生遂納書於袖。呼僕至。洵以被捉出艙後事。則奪僕置船首而蹴盜落波心者。亦卽粉面長髯之黑衣人也。因共嘆詫久之。周弁則更搜。所掠生財物。檢之無少缺。復理琴書。獨少詩稿一冊。數日。舟抵維揚。周弁辭去。生厚遺之。不受。生遂挈老僕返家。舉客中狀告母。母嚴坐靜聽。無一語。既畢。迺笑而起曰。兒不達。此去當執子婿禮事撫公。並述爲吾意也。生唯唯退。無何假期且盡。生母力促生行。諄諄以柳珊囑。生見撫公。果悉如母教。撫公大

喜授生意挽幕中某君執柯。滑吉成禮。却扇之夕。生於燭下平視柳珊。丰度端凝。嬌羞萬狀。儼然繡閣千金也。其明日。銀盆洗手。雲髻新蟠。生顧洞房中無人。戲捉其腕曰。昨夜守宮砂。分明腥紅如血。今安在。柳珊橫波一顧。正色曰。不意耶爲輕薄子。生悟失言。遂長揖以謝。妝罷。並肩往朝撫公夫婦。署中歡讌三日。笙歌徹夜。履舄交錯。然羣姬至是。則皆敬遇生。莫或復來色授魂與。而遺帕擲果以相逗如疇曩也。生迺益嘆撫公內教之善。發乎情。止乎禮。可以風矣。居久之。柳珊漸詢生以吟詠之道。生爲潛心口講指畫。燭三見跋勿懈。柳珊旋出一冊授生乞臧否。生受而翻閱。則即運河舟中被盜失去之稿本。珠鈎墨點。字跡模糊。其邀青盼於美人。匪伊朝夕矣。始悟南陽大俠。卽爲柳珊之僑裝。因急搜篋得周弁所上書。挑燈共閱。柳珊大笑。尋迺慘然爲生盡言。幼受教於天台山尼。絕壁飛行。刺猿揉如捫虱。父征西將軍。爲仇家構陷。瘐死詔獄。母旋嘔血卒。

賣身撫署。亦以仇爲洛產。就近圖報易也。半月前。幸遂志。此生終老巖穴。不復預人間事矣。生更窮詰。當時知已被難。故柳珊曰。無他。特是夕心動耳。惟實未爲第二人覺。今卽終秘之矣。生復愧謝前此却婚。自投無數。柳珊則嗤之以鼻。謂正惟疇昔力駭撫公。以見耶之氣骨。不若是。妾亦何願與吩葺之流伍耶。越半月。請於生。偕歸拜母。會亂起。遂奉母入山。撫公亦掛冠去。後二十年有遇之。峨帽峯頂者。撫公前導。生夫婦扶母以登。尙問揚州明月。洛下名園。果如昨日否也。

汪存傳

包袖斧

汪存字伯勤。浙江秀水諸生。性抗直。不樂狗俗。自負奇才。不肯平視人。而人亦弗之知也。壯歲。囊筆走四方。無所合。乃賣字江漢間。顧非其人。不署名。久之。益困。好爲詩。多激昂深刻語。嘗自編所爲詩爲綠芙蓉閣集四卷。而自握筆。雜行

草書之。日夕懷鉛。躬鐫厥板。手目交瘁。三月而後成。書絕精美。顧不以畀市賈。亦不以與人。間有索之者。則笑曰。汝豈敬愛年羹堯者。亦敬愛大將軍耳。蓋謂其以精本故來求。非知其詩者也。卒弗與。然會稠人廣坐。或非其故知。而籀詠未沫。驚歎蘆中人在是乎。輒於懷袖出詩卷贈之。亦不問人姓名。又往往醉歌行市上。以詩卷授乞丐。丐弗應。則笑曰。吾豈督汝讀吾書者。汝得此。可易半斛粟。否亦可得數十青銅錢。強丐受之。大笑去。人目爲狂生。弗敢近。久之。竟客武昌死。故人治其喪。檢行篋。無他物。惟綠芙蓉閣詩數十卷而已。陳其詩於肆。久之。無過問者。於是不索價。聽知交分携以去。顧海內論詩。卒無有知汪存其人者。

袖斧曰。伯勤行事。余友章詩人幼丞爲余言。其殆古所謂畸人歟。幼丞亟愛其詩。曾於友人案頭見其詠錢有句云。刀貝鑄寒千古膽。紙灰燒熱九泉心。幼丞

數爲余誦之。幼丞又以十金購得伯勤遺墨。爲珠簾雙燕子。璧月萬桃花。十字聯語。書法略似金冬心先生。而別參意態。幼丞訪其詩。十年不可得。聯語去年又爲庵人竊去。易薪。至今以爲恨。夫伯勤之生。無一過問者。而幼丞顧愛慕其詩。若字於其既死。而詩且不可得。字且得之矣。而又復失之。易薪者之手。豈伯勤厄而其所爲詩。若字亦終不免於厄歟。抑所謂知己者冥冥之心。不若是則無以極其思若慕歟。幼丞又言。伯勤爲人作書。其紙尾署存字處。筆意操縱。或謂其文類才子云。吁。云此伯勤之所與世齟齬歟。

南邨曰。世詎洵有狂士哉。世實促之狂耳。懷才抱奇。抑抑于牛馬走後。又安得不發而爲狂。然致其狂也。故困世也益甚。吾哀汪存。并哀千古之狂士也。

書高松保郎斷腕事

黎庶昌

高松保郎者。本名義智。江戶人也。江戶初爲大將軍治所。明治維新。改號東京。

故今爲東京人。保郎善任俠。能傾血性救人。嘗慕魯朱家軹郭解一流之爲人也。少時與某藩士人某某氏善。士人者豪傑士也。識保郎於疇衆中。遇待殊厚。以族人女山內千代妻保郎。二人者之與遊。相得甚親。又要約爲父子也。士人者一旦觸某藩侯怒。事莫解。無人敢居間。當是時藩法嚴而獄甚急。非自殺不得明。於是保郎慷慨矢誓曰。此吾報知己之日也。吾聞古有藉軀報仇者。今將斷吾腕以白某某氏之冤。不猶愈乎。乃往見醫士岡君明鄉說狀。岡君曰。異哉子之爲也。吾閱世久矣。見有刎頸而死者矣。有剖腹而求者矣。從未聞自殘其支體以解他人之厄者。且以子之所爲斷腕而求余治。是猶子放火而使余滅之也。雖謂之遇可也。保郎曰不然。吾之所爲。非以爲名高而立然諾也。亦非有所利於其間也。然而且爲之何也。夫人有不白之罪。而坐視其死。不仁。與人共肺腑。臨難胡越棄之。非義。知有可救之道。而怯懦不爲無勇。是三者皆豪俠之

馳也。吾之爲此。欲以愧天下之儒言而躡行者。岡君曰善。既如是。任自爲之。保郎於是拔刀斷其左腕。血淋漓。盛以錦函。使人馳報之。某藩侯曰。保郎再拜。獻腕。藩侯閣下。謹以贖以某某氏之罪。閣下幸加憐而垂察焉。保郎死。骨不腐矣。某藩侯大驚。亦心義保郎所爲也。乃謝其使者。卒赦士人。得不死。而保郎亦以治痊。列藩士聞之。皆曰。保郎奇男子也。行雖不軌於正。然絕一腕以存骨月之交。使其處君臣父子間。脫遇不幸。殺身以成仁。固優爲之矣。既已斷腕。益思以身濟人。創立宏通社。闢西教。游說至尾張。又爲忌者所陷。其妻千代病。以書抵尾張。慰保郎詞。多哀婉。竟死。列藩士復聞而悲之。保郎今爲愛生館主。專以良藥。世予見之。東京。蓋煦然儒人也。終身不言某藩侯。故人不能舉其名氏。余奇救其事。書告世之傳游俠者。

南邨曰。觀保郎對岡氏之言。仁至義盡。卓然豪傑士也。今天下之靡亦極矣。

安得人人如保郎而振此類風哉。雖然吾于此益爲我黃漢民族愧矣。

觀車利尼馬戲記

閔萃祥

意大利卽漢書大秦國。在西洋立國爲最早。其通於中國亦視今通商各國爲最先。顧凌夷已久。在昔爲歐羅巴大一統之國。今則等諸自檜以下。故雖與於通商各國之列。而商務特徵。惟其國優人車利尼所演馬戲。頗著聞於外。嘗兩至上海。觀者豔稱焉。丙午夏四月。余偶客於滬。適馬戲至。遂往觀之。戲所在虹口。結竹爲屋。市券入見。鐵檻車二。畜獅虎各三頭。虎猶可見之物。獅則不恆見。其首類犬。色黃微黑。毛蒙茸覆面。項以下毵毵披拂。後半全類牛。惟尾端稍大。蓋與圖畫相傳五色爛斑者殊不類。而趨捷神駿之概。足與虎埒。案張浦山圖寫其真也。非類世俗所畫者。此與余所見頗合。又王芑孫牌版廣例云。余嘗東謁景陵。其石獅子寫仿康熙中外國貢師作之。短脰小軀高並果下馬意。狀不甚猛鷲。與世俗所繪及蹲之牙門者不同。其右立大象二。不

加維繫。以鼻取稻草。卷而上。舒而下。意若以爲玩然。象旁臥一牛。色黑白相間。然。背肉墳起。若負贅瘤。或曰產印度。彼方人所奉以爲神者也。稍進有大木。匣網以鐵絲。象大蛇三圍。皆尺許。盤互交結於其中。余畏腥掩鼻而過。忽鳴聲嚶。則數猿抱持戲於桺。桺旁有鳥二。長頸聳肩。兩其足而不翼。蓋蛇鳥也。案唐書徽中吐火羅獻鳥如駝鼓翅日行三百里又郭義恭廣志安息國貢大雀雁身駝蹄蒼色舉頭高七八尺張翅丈餘名曰駝鳥又劉郁西域記營浪有大鳥駝蹄高丈餘亦與余所見者相合馬則或大或小。種類不一。循覽甫周。聞鐘聲自內出。客皆進。進爲大圓廬。高約六丈。徑可十丈餘。中爲圈。徑四五丈。以木爲闕。開其後。爲人馬出入。闕之外。設椅爲客坐。分二等。闕之以布。又外累板。螺旋而上。迄乎廬之四周。客坐之下者也。坐定樂作。八騎並出。男女各四人。循圈馳。復一女馳而出。衆馬皆視其馬之東而東。西而西。或左旋。或右旋。忽而分。忽而合。警控縱送。盤拆疾徐。莫不與樂聲相應和。樂止復作。一少女立高驄疾馳。距躡曲踊。作種種舞。

時而若輕燕之兩翅掠。時而若商羊之一足跳。時而若麗娟之隨風舉。時而若綠珠之從高墜。飄乎若飛仙。矯乎若游龍。迷離恍惚。渺乎其不可狀。則有曳廣帛。當馳道。馬出於帛之下。女騰於帛之上。輒爲誦工部穿花蛺蝶點水蜻蜓之句。猶未足喻其靈妙也。則又有持竹圈闌其前。馬馳自若也。女騰圈而過。立馬背。馳自若也。嘻神技矣哉。車利尼者。自牽兩馬。小而駿。持長鞭。左右揮。使之作人立。使之作狙伏。使之相對馳。相背馳。一前一卻。馳參互交錯。無不中節。演良久。乃驅象出。先昇大木桶。覆置於圈之中。曳象登其上。以鞭指揮。則昂其鼻。舉左右前後足。舒而向上。復以鸞鈴繫兩足。樂作。則左右騰蹈琅琅聲。隨樂聲爲抑揚頓挫。曳而下一象前行。一象聳身伏其背。蹠跚而入。象故龐然大。而態若穉。殊可愛玩。最後開其前闕。數十人挽檻車進。則獅也。一人開檻之門。入而撫獅。獅張其口。其人以首探獅膺。獅呼呼作聲。撫弄已。取板作鴻溝之畫。揮一獅。

踞檻之上。爲壁上觀。而使其二相對超躍。又取煙火。然置板上。獅怒。冒火衝。擲。愈益奮。火息而躍止。忽若破鉞。擲地聲。乃獅吼也。戲於是畢。余以未見虎戲。爲不嫌於心。有友語余。其演虎亦猶是云。中間頗雜詼諧之劇。則必通西語。知西俗者爲能解。他如角觝。緣橦之類。亦中土所固有。均無足異。若馬與諸獸之戲。誠僅見。爲足異者。然嘗攷之山海經。大樂之野。夏后啓干此儻九代。郭注。九代馬名。儻。盤旋作之令舞也。漢書張騫傳注云。有立騎馬戲者。北史。麥鐵枚傳。沈光善戲馬。爲天下最。是馬之能戲。由來已久。正不特如今之走解而已。又吳志。賀齊爲新都郡守。孫權出祖道。作樂舞象。則象戲之徵也。而舜典更言夔典樂。百獸率舞。鄭注。百獸服不氏所養。周禮。服不氏。掌養盭獸而教擾之。鄭注。謂虎豹熊羆之屬。然則虎與諸獸之能戲。經籍且昭昭矣。噫。馬與象固易馴者。若虎之屬。獸之至猛。能食人。宜不可以人理教。而先王必設官以教之。豈好奇者。將

示夫獸之至猛能食人如虎之屬。猶必教使習之馴服。則凡殊方遠服。重譯可及。而具有血氣者。又何從而外夫王者之教。鄭注所謂王者之教無不服也。彼車利尼雖能馴習諸獸。不過以之博利。烏知所謂王者之教。然余觀於其使馬使象使獅虎。蓋不同其術。要不外各察其性情。因勢利導。以漸就於吾之範圍。此其術亦大足以致思也。方今萬國通商。四夷隅寄。車利尼亦得廁梯航之列。以沾我撫綏之德。則其所獻馴習諸獸之拔。卽謂之獻我以教擾諸夷之法。斯亦可也。而余更有感於先王之設官分職。固未嘗以服不之細。而忽乎懷方之大也。

小鴉兒

高太癡

道光季年。山左羣盜甚劇。有小鴉兒。年十八。矯健尤甚。其魁善馭衆。勒其部。半使爲盜。半藏匿鄉曲。以時更代。故來去飄忽。官不易治。而小鴉兒獨恆以剽掠。

爲事。魁數止之。弗聽。魁曰。汝累牘如山。新太守捕汝急。不速歸。禍旋踵矣。小鴉兒怒曰。咄。何許狗太守。我當有以報之。時太守嘉禾沈公名某。良吏也。有愛才之癖。自東昌調濟南。素聞小鴉兒名。及其魁約束嚴明狀。以爲艸澤中人。其才必有可用者。擬招之。使自効。故懸重金募小鴉兒。會郡試。出駐校士館。是夕鼓三下。公有愛女。方在內衙挑燈獨繡。覺簾衣微動。有人闖覘。因問誰。數問無響者。突一壯夫掀簾入。徧體衣黑。手利刃銛於霜。大言曰。身卽小鴉兒。特來會汝官。却不遇。煩寄語。若欲奈何我。不日復來。管取首領也。環堵四顧。有小篋置層箱上。聳身舉刀挑下之。曰。我非利汝物。但取此爲信耳。發篋僅補褂朝珠各一事。挈以出。一躍升屋。轉瞬已渺。女公子始大號。待從驚集。闔衙沸騰。勇者登屋奮追。竟不能及。於是小鴉兒卽持二物往見魁。魁恨曰。汝果從府衙來耶。既若此。歷下不可以復留。速歸。非奉我召。弗自來。小鴉兒不得已。乃歸。時沈公捕之。

益急。隸役皆受比。不數日。忽有人縛小鴉兒來獻。公喜。卽親鞠之。初距郭數十里。有集甚繁靡。土倡雜居。某土倡家。新逆一客。揮金如土。不類常人。倡疑之。顧客語甚闕。一夕客大醉。因宛轉詰之。客笑曰。何事絮絮。我非他。實某也。浪迹江湖。素戒酒色。今行且歸。故暫破戒圖驩樂。然翼晨當發。感汝多情。明以相告。幸弗洩。倡大驚。然陽爲愛敬。待其寢。潛出告于衆坊保並集。繞舍三匝。數健兒操挺入幃。先一挺擊客中右臂。客負痛躍起欲遁。足甫垂及地。牀下已伏有人。抱之甚堅。而左臂復中一挺。客度不能脫。乃慨然曰。合休合休。諸君弗爾。可相將到官去。衆知客卽小鴉兒。不敢忽。洞其脇。貫以鉄索。牽之行。然神色自若。途中稱說生平。强悍之氣如故。小鴉兒旣被逮。見沈公所犯具服不諱。惟黨與備五毒不肯吐。公義之。命繫獄。冀久而貸之。閱歲許。始召出獄。問汝勇功比昔頗減否。答曰。誠減矣。假如庭前石蹲獅。向可挾其一。躍登東郭門。今不能矣。然使當

門懸一長絙者。則猶可附麗而上也。公曰勉之。明日我當試汝。能若是。我宥汝罪。且破格用汝。明日小鴉兒承公命。脫桎梏。挾石躡獅步。至東郭門。見懸絙。麾監者使退。遂躍登。及半。幾墮。藉絙力復躍。乃登。公率僚屬觀於城下。方共駭歎。小鴉兒既上城。俯雉堞。徐置石躡獅。向公聲喏曰。蒙公見釋。我便去矣。却再相會。語畢。返身疾逃。一躍已落城外。時萬口騰喧。公不爲動。麾衆鳴金。金未絕。而小鴉兒已爲兵役所執。蓋公慮有失。先設伏城外。約俟鳴金起而截捕。故小鴉兒終不得脫。公以其野心不可制。乃白大吏殺之。是時先子尙幼。隨侍先大父。在沈公幕中。目覩其事。故述之甚詳。

太癡氏曰。甚矣少年盛氣之不可恃也。夫勇如小鴉兒。雖失身綠林。強梁不軌。然得賢太守殷殷玉成。開其覺路。予以自新。洵可謂風塵知己。曠世難逢者矣。而顧漠不知感。魯莽滅裂。終以抵禍。烏虜悔何及乎。從知酒色之害。雖爲盜賊。

猶當戒之。彼陷溺不悟者。曷亦借鑑於斯。

紀鄧閣臣

葉玉森

鄧君金泉。荊州沙市人。與余同校擔講席。課餘偶述其祖閣臣先生遺事云。邑有吳曉哥者。工符籙。王遁之術。先生從之游。閱數年學成。祕不示人。先生之母頗薄術士。且欲試先生術。一夕。導先生入小室中。背縛於椅上。鑰門及窗。而先生從外來。啓戶視之。繩委地若蟬蛻。乃大奇之。有戲指熾炭盆促先生火遁者。先生擾身入。忽不見。又或於朋舊坐談時。先生乍起立。忽不見。某日家人道及漢口餛飩佳。先生含笑出。旋携之歸。蒸氣猶騰騰。上有見之者。謂先生渡江時。擲一方帕於水。踏其上。忽不見。蓋遁術也。先生學成時。其師曉哥携一友來訪。友見先生一鞠躬。先生疾飛一足掠友額。友歛手去。先生急入室。曰袴裂矣。幸未中渠毒手。察之果然。先生以符呪醫疑難雜症。有神効。其醫痞也。則使病者

袒胸。先生以指於胸際畫一環形。色赤若火。病者目注環。怯寒且戰。先生飲酒不之顧。酒盡環隱。則病除矣。先生雖祕其術。而鄉人則無不知。閣臣三大爺者。先生蓋行三也。後曉哥垂死。先生適往視。曉哥手一銅盃。睡醒痰充其中。曰。閣臣汝飲之。先生顰蹙作遲回狀。乃轉授其子。其子傾之地。曉哥太息曰。閣臣終與我無緣。蓋先生於五遁中缺其一。因是卒不能成。先生卒年五十一。其術不傳。符籙書數十冊尙存。金泉之兄功甫暗誦習之。卒無効。所謂雖小道非口授則不神歟。先生之友有汪廉兒。亦工斯術。某日與其友立山巖。見一木簪橫漢江來。友戲之曰。君言工定身術。能使之膠耶。曰能。乃戟指喃喃。木簪旋不動。解廉商多湘人。有工辰州符咒術者。知有異。乃易舟登岸。遍訪得廉兒。屈膝求解。廉兒笑應之。復戟指喃喃。木簪旋動。簪商臨行時。以手微拂廉兒額。曰。汝好。廉兒急馳歸。促其妻於灶上備巨鍋。滿注水上。置六木甌。自踞其中。令覆蓋。且燒薪。

勿絕火。俟三日後啓視。妻諾之。至二日。妻誤揭之。廉兒躍起曰。命矣夫。視其額。嵌一大鐵釘。出肉約三寸許。力拔不脫。卽臈商報之者。翌日廉兒死。瀕死時。囑妻臥其尸於蘆蓆上。且哭且抽蘆片務盡。妻如其言。後聞木牌行至某處。忽自散。工辰州術之某臈商。獨溺斃。其復仇亦奇矣。

紅翁曰。符籙王遁之術。乃神怪學之一種。有奇妙不可思議者。惟聞受術時。必先設誓。故學者亦不敢輕用其術。廉兒以術自炫。卒獲惡果。彼天下之以權術凌厲一世者。又安知不蹈廉兒之覆轍也。

虎報

高太癡

鞏義。瀨之台州人。少無賴。孔武有力。每遇不平。奮身爭鬥。鄉曲咸憚之。初有近縣某寡嫗。携女瑞兒。寄居鄰右。數爲人所陵。賴鞏護持始安。嫗德之。字以女。女美而亢爽。略識字。值鞏門。衆莫能解。女出一言而止。人咸呼爲鞏娘子。所居村

在萬山中。山多虎。鞏嘗應召往捕。獲一虎。白額斑斕。將殪之。以女生肖屬虎。惻然動念。釋之。虎領首若會意。跳而去。歸告女。女曰。癡哉。郎也。愛我乃及物乎。雖然。彼何知。縱之爲害。鞏笑曰。卿猶虎也。雌而雄。我狎之久。不惟不畏。愈覺其愛。物亦猶人耳。無不可以情感。彼有知行。將厚報我。居無何。歲凶。鞏復貧。不能謀食。嫗困苦難堪。日加絮聒。一日。值鞏怒。嫗聒益甚。鞏突起欲毆之。嫗大號。女出浣衣。聞聲至。鞏已釋手。餘怒猶盛。少頃。鞏去。恩遽復來。諛女曰。我本志在四方。以卿故。常戀戀。今去矣。一揖返身出門。女追呼曰。郎且止。妾有一言。而去已遠矣。時紅巾起。各路募兵。鞏遂入伍。轉調至粵。尋爲賊擄。以驍勇授僞將。不數年。擾閩浙。無何。陷台州。乃馳馬入村。訪尋故劍。至則屋宇零落。人烟已空。莫知瑞兒踪跡。返轡懊喪。日暮。又遇雪。昏窻間。念山坳有尼菴可避。急奔之。舉策搗門。隱約有人。篝火來窺。已而掩入。噪叫良久。竟不復出。怒甚。毀戶進。闔其無人。抵

後院見一奇鬼。面深墨。目灼灼。披髮操刃直前。便叱鬼物敢爾。一足起。刃已墮地。卽拔佩劍斫鬼。鬼忽呼曰。鞏郎莫斫我。我瑞兒也。鞏詫而審視曰。何物瑞兒。人耶鬼耶。乃作此態。鬼曰。我非鬼。乃真瑞兒。恐爲賊污。毀妝懷刃。冀倉猝自全。頃在門隙。闕君疑爲賊也。故不敢遽應耳。乃卽自攬其髮。而拭其面。則嬌容依然也。鞏始大悟。因共抱持。喜極而涕。女曰。君奈何爲賊。鞏曰。我不得已耳。卿奈何爲尼。女曰。我亦不得已也。因述所遭。初鞏去。嫗遍託村鄰。急欲蘸女。而女已有身。嫗謀墮之。女不肯。日受詈罵。旣產一男。嫗曰。虎種也。必殺之。女泣請棄隘巷。從之。乃書片柿繫兒項。書某氏子。某年月日生。付嫗抱去。尋思母意巨測。強起躡其後。以覘之。嫗出村逕入後山。過松林。棄兒澗中。纔轉步。林薄竄出兩虎。一撲嫗倒。銜之疾奔。一跳澗底。又銜兒去。女遙睹此狀。仆地昏暈。踰刻始甦。自念踰天躡地。無可置身。悲痛長號。意將覓死。距此百武。卽到此菴。菴內老尼。方

夜誦經聞聲出視尋至林外以曾化布施識鞏娘子詢所來因勸令懺悔故女
報依於此是時女爲鞏述哽咽者再旣而怨曰君曩縱虎謂將厚報今此可爲
厚報乎鞏曰勿復言我亦恨之矣女旋設蔬具餐並出芻秣及味爽鞏促疊騎
偕行忽憶老尼何往女嘆曰圓寂多日矣去數里許入山漸深夾爽松風陡雜
虎嘯駐馬望之嶺頭立兩虎眈眈視女呼且指曰銜我母者卽此白額蟲鞏曰
咄是我所縱者忿氣填膺便離鞍鐙騰躍直上則兩虎俱失惟一裸體兒嬉戲
於前項柿猶懸而字識漫漶矣私念得非棄子抱之兒殊欣然下嶺付女驗之
良是鞏喜曰曩謂虎將厚報今非耶女撫兒而慟曰孽障有爾使我無母今爾
幸有母也而我遂無母矣鞏曰勿悲安知而母不並存焉無已我當再往女曰
不可君好勇猶爾何終不虞冒險也遂挈兒行不數武虎嘯復作兒亦唬然應
之聲震岩谷回顧虎在嶺半遙望若有戀兒之意問兒兒未通人言然聞父母

語亦漸能效之。既歸未幾。鞏從女之勸。詣官軍降。洊擢至副將。任玉環都司。女思母久不衰。嘗率衆徧搜山麓。竟不可得。忽聞隔嶺虎嘯。兒又應之。女問何意。兒曰。虎父母欲見我。我云恐驚生母。但遙叩起居。謝乳哺恩而已。兒長。力過其父。亦以武功至專閩。

太癡氏曰。鄙語云。虎毒不食子。曾是人母也。而不令共女有子乎。雖然。虎蠢物。豈可縱。徒以一往癡情。遂獲穀於菟之報。吾愛鞏君糾糾云乎哉。

某縣令甲科出身。優于文而吏治非所習。咸取決於夫人。同僚戲曰。昨聞一笑談。牛與虎爭長。虎不服。牛曰。曷從吾行于市。苟人皆畏避吾焉。吾爲長。虎未信。尾其後以伺之。衆望見牛後有虎。殊大駭。竄牛回顧曰。何如。虎乃敬服。不知牛假虎之威也。闔座大笑。蓋令乙丑生。夫人丙寅生也。

王先生君行狀

談善吾

光緒初元。山西陝西河南大饑。赤地方數千里。句萌不生。童木立槁。溝瀆之涇。水甞莫前。殞夕橫轍。過車有聲。札厲踵興。行旅相戒。四年夏。大人上官甘肅。道河南陝西。觸暑前轍。併日而食。賓從死二人。厮隸死十餘人。它僕皆病。憊無人狀。又時時思逸去。莫肯率作。維時以賓從躬厮隸之役者。爲益陽劉君雲田。雲田羸瘠。若不勝衣。獨奮發敢任。無擇勞辱。大人臥疾陝州。一家皆不能興。資斧行竭。藥又不時得。雲田日削牘告急。戚友夜持火走十里市藥。踐死人。大驚。絕氣狂奔。踏於地。火熄。以手代目。揣而進。連觸死人首。卒市藥歸。歸則血濡護腹。蓋踏傷足及踐死人血也。而雲田亦卒不病。自是客大人幕府。前後十有三年。入粟得從九品職。出榷關稅。卒乃贊安定防軍軍事。十有六年。大人巡撫湖北。雲田以疾不能從。三月歿於安定軍中。年三十有七。雲田名丙炎。考某縣學附生。早歿。以雲田得官。馳贈登仕佐郎。母氏趙。馳封孺人。用節孝著稱。雲田既以

行誼爲大人所重。而仲兄洒生及嗣同。尤暱就雲田。中表徐蓉俠。從子傳簡。亦皆與莫逆。嗣同兄弟少年盛氣。凌厲無前。蓉俠亦敏毅自喜。傳簡年尤少。益下隘。自卓犖法度外。雲田性獨迂緩。短小貌寢。般辟行圈豚。惡豪邁人如寇讎。時稱道邨儒腐語。規切人。聽者唾涕欠伸。猶絮聒不休。而數人者。或數年十數年。日益親密。罔間。聚則給以非理。戲謔百出。又嬾使騎。鞭馬奔馳。觀其傴僂伏鞍。啼號戰慄。以爲笑樂。雲田則莊色陳論不可終。不以爲侮。安定防軍。隸大人部。嗣同間至軍。皆囊韃帛首。以軍禮見。設酒饌軍樂。陳百戲。嗣同一不顧。獨喜強雲田。並轡走山谷中。時私出近塞。遇西北風大作。沙石擊人。如中強弩。明駝呻嗷。與鳴雁嗥狼互。奮鷹腰弓矢。從百十健兒。與四目凸鼻黃須。雕題諸胡。大呼疾馳。爭先逐猛獸。夜則支幕沙上。椎髻箕踞。翁黃羊血雜雪而咽。撥琵琶引吭作奏聲。或據服匿羣相飲博。謹呼達日。回顧雲田。方坐蠹瞑目。誦大學章。

句嗣同亦不詫其不合。益樂親雲田。雲田歿前一年。嗣同戰鬪走京師。以傳簡從。別雲田安定。譔往年道中事。雲田感念疇昔。悲不自勝。及行。雲田送上馬。立馬前泣不可仰視。嗣同大怪。尋常別耳。雲田不當若此。悠悠昊天。別幾何時。仲兄先雲田一年死。傳簡後雲田一月死。蓉俠不忍汝汝之故。竄跡窮谷。爲老死不出之計。而嗣同亦宜規規然繩墨中腐儒矣。嗚呼。

花部農談

焦循

梨園共尙吳音。花部者。其曲文俚質。共稱爲亂彈者也。乃余獨好之。蓋吳音繁縟。其曲雖極諧於律。而聽者使未覩本文。無不茫然不知所謂。其琵琶殺狗邯鄲夢一捧雪十數本外。多男女猥褻。如西廂紅樓之類。殊無足觀。花部原本于元劇。其事多忠孝節義。足以動人。其詞直質。雖婦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氣爲之動盪。郭外各村。於二八月間。遞相演唱。農叟漁父。聚以爲歡。由來久矣。自西

蜀魏三兒唱爲淫哇鄙諺之詞。市井中如樊八郝天秀之輩。轉相效法。染及癯隅。近年漸反於舊。余特喜之。每年老婦幼孫。乘駕小舟。沿湖觀閱。天旣炎暑。田事餘閒。羣坐柳陰豆棚之下。侈譚故事。多不出花部所演。余因略爲解說。莫不鼓掌解頤。有村夫子者。筆之於冊。用以示余。余曰。此農譚耳。不足以辱大雅之目。爲芟之。存數則云爾。嘉慶己卯六月十八日。立秋。雕菰樓主人焦循記。

花部所演。有鐵邱墳者。一名打金冠。爲薛剛打殺僞太子。夷其三族。逮其兄薛猛於陽河。誅僞太子者。武氏私幸薛懷義所生。所爲驢頭太子者也。徐勣憫薛氏之鬼餒。而乃自以其子。易薛之子。而撫育之。但其觀畫一齣。竟生吞八義記。乃八義之程嬰。本之太史公之晉世家。嬰乃趙氏家臣。以己子易趙子。見其忠於所事。若勣於薛氏。旣非故主。亦非深交。而公然以己之子。易薛之子。在己大爲不仁。於薛亦不足爲義。豈非無稽之至者哉。而何苦爲之。及細究其故。則妙

味無窮。有非八義記所能及者。觀畫之後。薛氏子去之韓山。起義師。直入長安。討武氏。韓山者。邗上也。卽徐敬業起兵之事也。今則不曰徐敬業。而曰薛交。若曰。以徐勤之人。豈得有此忠義之子。能起義兵。爲國討亂。當日所謂徐敬業。實薛氏子薛交也。是徐勤之子也。而非徐勤之子也。徐勤之人。焉得有此忠義之子。作此戲者。假八義記而謬悠之。以嬉笑怒罵於勤耳。彼八義記者。直抄襲太史公。不且板拙無聊乎。

龍鳳閣慷慨悲歌。此戲當出於明末。擊宮門一齣。卽隱移宮之事也。李娘娘卽選侍也。楊波卽楊漣。漣之爲波。其意最明。徐量卽是徐養諒。但故謬爲神宗事耳。神宗太后雖亦姓李。其父李偉有賢稱。

陳家谷口之敗。楊無敵與子延玉並死於難。其端由於王侁忌功不救。時督師者潘美。業本欲待時而動。美不能用其謀。及侁遁。美不能禁。美亦沿河而去。業

力戰谷口。見無人。乃大呼奸臣誤我。還戰遂死。則美之陷業可知。不盡闕乎僦也。美良將也。豈一王僦不能制。自此敗之後。國威大損。宋之弱實由於美矣。後太宗以足創甚。召寇準於青州。而壽王之位定。澶州一役。庶洗從前之恥。花部有兩狼山劇。演楊業死事。則全歸獄於美。延昭愬枉於朝。召寇準讞定其獄。而潘之害賢。寇之嫉惡。淋漓慷慨。毫髮畢露。若曰。業之死。向令得準繼之。則美罪當不止於奪官而已。宋之於遼。自潘而弱。自準而振。且恨當時未有忘身殉國。秉道嫉邪如準者。訊之杖之。大聲指罵之。假鬼神鬪弄之。乃使美得逃其咎也。尤謬悠者。則潘方統重師。朝廷遣官逮之。莫敢動。適王僦怨美殺其兄。乃擒美致檻車。而僦卽統其軍。蓋美陷業而委其罪於僦。史如其所委者書爾。而特於楊業口中出奸臣二字。美之爲奸臣。實以此互見之。有春秋之嚴焉。爲此戲者。直並將僦洗去。使罪專歸於美。於史筆相表裏焉。僦音莘。演者或誤音爲仄聲。

非是。

唐張仁龜本張尚書之庶子。其嫡不容。尚書乃使遠爲張處士之子。有手書爲據。仁龜稍長。漸知其爲尚書子。乃竊據而逃之京師。既登第。仕爲官。遂忘處士養育之義。處士以無據鬱恨而死。已而仁龜出使。自縊於驛亭。相傳爲張處士冥訴陰譴之事。較北夢瑣言。花部中演爲清風亭劇。張處士仍姓張。仁龜則認爲薛氏子。其本未略同。處士夫婦以織屨磨豆爲生。拾得此子。有血書乞人收養。處士力貧撫育。得存活。至十數歲。適其生母過此。乃竊血書逃去。登第出使矣。張自此子出逃。其婦日詬。以思兒得疾。不復能磨豆。張日扶其病婦至清風亭。望此兒歸。蓋年皆七十許矣。愈衰老困苦。行乞而食。暇則仍延頸於清風亭。一日傳有貴官至。將憩於亭。坊甲洒掃。見二老人。因曰。吾昨見此官。殊與翁媪之逃子面相似。明日官憩此。翁媪其潛於近處。吾驗視誠然。來爲翁媪告也。二

老人喜甚。明日坊甲驗視不錯。乃欣然招二老人。二老人欣然至。入亭視之良久。往呼兒。其子怒曰。是何乞兒。妄謬至此。翁媪乃歷述十數年養育事。仍不動。惟曰。持據來。據則已竊去。固無有也。於是二老人乃蒲伏叩頭曰。公貴人。我小民。豈敢以撫育微勞。冒認父子。但十數年相依。姑作一家。僕乳婢。攜我兩人。生食之。死棺之。免餓斃於路。他無敢望矣。其侍從奴僕咸動。跪代爲乞。此子曰。此兩乞丐。得二百錢足矣。乃以錢二百給之。攜於亭外。媪讓翁曰。兒恨爾。爾素督責其讀書過切。我則保持之。雖長未嘗一日離諸懷也。爾姑退。我獨求之。伊當憐念我。媪復入。此子怒詈益甚。媪大哭。以錢擊其面。觸亭而死。翁見媪久不返。往視。見媪死。亦大慟。以頭觸地死。此子轉訶斥坊甲。勾引坊甲。亦強項不服。此子竟攜媪從去。乃作天雷雨狀。而此坊甲者。冒雨至亭下。見有披髮跪者。乃雷殛死人也。視之。則前之貴官。右手持錢二百。左手持血書。坊甲乃大聲數其罪。

而責之。此卽張處士鬱恨而死。仁龜得陰譴之所演也。鬱恨而死。淋漓演出。改自縊爲雷殛。以悚懼觀者。眞巨手也。據崑腔劇中。雷殛二事。一爲雙珠之李克成。張有德。克成以營長謀姦營卒之婦。羅致卒死罪。致其婦以死明節。此事見輟耕錄。卒雖因婦死得釋。所賣子亦歸。惟營長未有報。故思得天雷殛之爲快耳。然作雙珠劇者。營卒妻賣子投淵之後。旣得神救不死。父子夫妻後俱全。則克成固亦天所不必誅也。故雙珠之李克成。張有德。雖遭雷殛。尙不足以警動觀者。至西樓之趙不將。祇以口筆之嫌。搆其父。父禁于叔夜。不許私妓。在趙固洩私憤。而其言非不謙正。以是而遭雷殛。眞爲枉矣。蓋袁於令與趙。陽素隙。心恨之。思得雷殛乃快。西樓之趙不將。卽指鳴陽也。鳴陽人品學問。豈袁所及。故馮猶龍刪改西樓。毅然刪去此折。是也。余憶幼時。隨先子觀村劇。前一日演雙珠天打。觀者視之漠然。明日演清風亭。其始無不切齒。旣而無不大快。鏡

鼓既歇。相視肅然。罔有戲色。歸而稱說。浹旬未已。彼謂花部不及崑腔者。鄙夫之見也。

王霸之子王英。既邂逅郭后。迎奉於山。后命往市中。招集義兵。市中人欣然從之。爭延王將軍酒食。此從王霸遭市人擲揄。反面搬演。英往說姚剛。辭嚴氣直。百挫不撓。作人忠義之氣。

魏氏春秋云。夏侯元何晏名盛於時。司馬景王亦預焉。晏嘗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况諸己也。子元卽司馬師也。師在正始間。與太初平叔並稱名士。則其風流元謚。可想見矣。今平叔論語集解。高列學官。與聖經同不朽。而泰初所爲樂毅論。得王右軍書之。學僮稍能習字。皆旦夕撫臨。無不知有夏侯泰初者。而子元則花部中大淨爲之。粉墨青紅。

縱橫於面。雄冠劍佩。跋扈指斥於天子之前。居然高洋爾朱榮一流。所謂幾能成務之風。莫之或識矣。晉書景帝紀。稱子元饒有風采。沈毅多大略。設令準此。而以生末爲之。幅巾鶴氅。白面疎髭。誰復信爲司馬師乎。

花部中有劇名賽琵琶。余最喜之。爲陳世美棄妻事。陳有父母兒女。入京赴試。登第。贅爲郡馬。遂棄其故妻。並不顧其父母。於是父母死。妻生事死葬。一如琵琶記之趙氏。已而挈其兒女入都。陳不以爲妻。並不以爲兒女。皆一時豔羨郡馬之貴所致。蓋旣爲郡馬。則斷不容有妻有兒女也。妻在都。彈琵琶乞食。卽唱其爲夫棄之事。爲王丞相所知。適陳生日。王往祝。曰有女子善彈琵琶。當呼來爲君壽。至則故妻也。陳彷徨強斥去之。乃與王相詬。王盡退其禮物。令從人送旅店。與夫人公子。陰謂其故妻曰。爾夫不便於廣衆中認爾。余當於昏夜送爾去。當納也。果以王相命。其閨人不敢拒。陳亦念故。乃終以郡主故。仍強不納。妻

跪曰。妾當他去。死生惟命。兒女則君所生。乞收養之耳。陳亦愴然動。再三思之。竟大詈。使門者攜之出。念妻在非便。卽夜遣客往旅店。刺殺妻及兒女。幸先知之。店主人縱之去。匿於三官堂神廟中。妻乃解衣裙覆其兒女。自縊求死。三官神救之。且授兵法焉。時西夏用兵。以軍功。妻及兒女。皆得顯秩。王丞相廉知陳遣客殺妻事。甚不平。竟以陳有前妻欺君事劾之。下諸獄。適妻率兒女以功歸。上以獄事若干件令決之。陳世美在焉。妻乃據皋比。高坐堂上。陳囚服縲紲。至荀匍堂。下見是其故妻。懈忤無所容。妻乃數其罪。責讓之。洋洋千餘言。說者謂西廂拷紅一齣。紅責老夫人爲大快。然未有快於賽琵琶女審一齣者也。蓋西廂男女猥褻。爲大雅所不欲觀。此劇自三官堂以上。不啻坐淒風苦雨中。咀荼齧檠。鬱抑而氣不得伸。忽聆此快。眞久病頓甦。奇癢得搔。心融意暢。莫可名言。琵琶記無此也。然觀此劇者。須於其極可惡處。看他原有悔心。名優演此。不難

孽其薄情。全在孽其追悔。當面詬王相。昏夜謀殺子女。未嘗不自恨失足。計無所出。一時之錯。遂爲終身之咎。真是古寺晨鐘。發人深省。高氏琵琶。未能及也。義兒恩之兒。爲其母前夫之子。母攜來爲人妾。而思以毒藥謀殺其嫡。值妾兄至。嫡以妾所饋酒肉食之。兄中毒死。妾乃稱嫡殺其兄。爲此兒者誠難自處矣。黨其親母則枉殺嫡。鳴嫡相則殺其親母。乃自認毒殺其舅。此子眞孝子也。故曰義兒。行刑日。與一大盜同縛。盜斬而赦。至其嫡持敝席來收兒屍。見盜首大慟。此本元人趙頑驢像馬殘生送。雙富貴之藍季子。以母苦其嫂。潛代嫂磨麥。又潛入都。爲嫂尋兄。行李匱乏。赤身行乞。叫化於街。觀之令人痛哭。紫荆樹之枯死。竟爲田三之妻。斧斤所致。田大士人也。二則胥隸耳。樹死鴉散。終不肯析居。在田二尤難得者矣。



上海新聞新報一里七四編輯社出版

姜俠魂輯武俠小說叢書

第十種 關東馬賊秘聞 **紅鬃子** 楊盛因批 姜俠魂編

關東馬賊為中國一種最黠最特殊之盜匪草昧英雄風塵志士托足綠林發洩抱負固大有人在者本書撰述諸君皆曾經於關東一帶有掌握兵權之某宗室有膺任民社之老文豪有躬墾荒郊之張海漚有奔走革命之楊塵因有歷遭匪險之某名幕有察勘礦產之某名士於是所載軼聞悉係親眼目觀確鑿不虛之事實或描寫其英雄氣概或敘述其秘密狀態追本溯源淋漓盡致其最名貴最切實則莫如楊塵因先生「記者與馬賊」一篇將個中源流組織行動以及勢力一道出尤足駭人聽聞不可思議全書十五萬言洋裝兩厚册 定價一元二角

第十二種 **俄國虛無黨俠義史** (校訂中)
曼殊評點金一編譯鐵漢序言悟癡校閱 洋裝一册定價八角

第十二種 **十五小豪傑** (校訂中)
梁啓超著 一册定價二角半

第十三種 **江湖廿四俠** (編撰中)
譙北楊塵因撰 淮南張海漚批 湖南張冥飛評 古董姜俠魂校 全書四十萬言六十四回定價三元

第十四種 **四季劍** (編撰中)
姜俠魂著 二册定價洋一元

重訂
虞初廣志

姜澂羣先生輯

丹筆題



上海交通圖書館出版
姜輯名著小說一千種

名著小
說之七

清代名人軼事

精裝一冊
定價大洋六角

王瀛洲輯○採輯滿清名公鉅子之遺聞軼事足有二百餘人紀述翔實
莊諧兼備不愧爲有清一代稗官之信史也

名著小
說之八

漫遊誌異

精裝二冊
定價大洋一元

○王瀛洲輯○吳綺緣訂正○是本甄選名人紀游傑作上編爲殊方蠻俗
志下編爲山影濛濛聲錄名山巨川邊徼絕域收納冊內可作壯遊圖觀

名著小
說之九

外交思痛錄

精裝一冊
定價大洋六角

外交思痛錄一書爲莊病骸先生編纂姜俠魂先生搜輯追述吾國喪權辱
國之遺事令人餘痛不已然波平漚起方興未艾吾儕處斧魚俎肉之列安
得不毛髮悚然是編搜輯係數十年來名人所紀可慘可恨之事實編成系
統的之信史血淚斑斕隱約可見借往事以警國人諒高明所不棄全書都
二十萬言



3 2169 5759 1

MG
I242.1
105
24

虞 初 志 補

虞初志補卷七

鄧水 姜泣羣撰

鍾小妹傳 并詩

宣鼎

東陽宗公海帆。風流倜儻。登進士。好讀嗜飲。夏日避暑。邑東郭氏園。園有魅。無
 敢居者。公携家藏鍾馗像。懸于壁。綠袍紅帶。于思于思。左右兩鬼。一捧笏。一執
 酒壺。蘆進士佩劍側帽。舉兕首尊。作欲飲狀。公固嗜飲者。每開缸面。輒揖而祝
 曰。大前輩。杯中物。想已竭矣。下官癖亞劉伶。情殷文舉。山斗在座。獨酌鮮歡。如
 蒙賜教。當不為公吝。杖頭費也。久之。亦無他異。遂恃鍾靈爽。而歌嘯無恐焉。薄
 晚雨霽。銀蟾東升。樹影滿地。如沒骨畫。公携僕臥東廊胡床。忽室內有聲甚厲。
 驚視之。則鍾已携鬼躍几上。略一徘徊。脫帽露雲鬢。解衣舒皓腕。褪靴削蓮舄。

虞初志補 卷七

去醜龐如虎邱假面具。鬼亦化爲婢。均婉麗姝秀。人世無雙。相將入東院。坐月臺上。美人支頤看月。艷更絕倫。一婢曰。姑曩飲梨花露。酣睡竟日。若非居停狂嘯驚醒。幾辜負姪娥請飲也。昨樊夫人遣鹿奴。送霞髓醞一瓶來。何不斟來。爲姑姑解醒。一婢曰。此所謂酒醉酒來醫。女亦解頤。旋有滌器者。安座者。紛紛不一。公見聞詫絕。入室視袍帽靴笏。俱飛上紙。惟少酒尊壺蘆耳。急呼僮具衣冠。往僮曰不可。老嬖善變。近之不祥。公曰。此老維摩現天女身之故智耳。何害。卒衣冠往。遙拜曰。髯翁清興不淺哉。女曰。敬踐高賢之約。新秋涼夕。風月最美。婢子已煮酒待矣。遂負月傾談。公曰。翁髯戟齒劍。咤叱風雲。何忽作此態。曰。此家兄耳。公曰。仙姑其俗所謂鍾小妹耶。曰然。曰。聞姑下嫁于吾家蓉郡宗仙人。今舍仙山入塵寰。可得聞其說與。女顧婢微笑。久之。檢衽前曰。勸君更飲一杯。當爲縷述。公縱飲。覺酒味芳冽。沁入心脾。頓覺神朗。女曰。家兄唐時。示夢李家三

耶。吳道子以意畫像。已不似真。後世日趨日下。幾畫作鬼物。猶惡不情。家兄文采風流。本美男子。登進士後。得上清不死訣。名列仙曹。然嫉惡如仇。遇鬼物輒劍下死。自詡功德利民。偶隨張道陵過海。經靈壁。見人家畫作惡狀粘門楣。作門外漢兒戲視之。且由唐迄今。從無建祠宇結香火緣者。憤怒歸第。移家海外。遺愁山。種秫造酒。與香山靖節輩作世外交。張道陵三致手書曰。僕子孫式微。法力淺薄。魍魎橫行。始則墟墓。繼則市廛。近則冠裳。輩隨處有之。先生不出。如蒼生何。家兄見書。掀髯一笑。惟書各行其志四字答之而已。妾侍兄有年。稍知勅勒于歸。蓉郡事屬子虛。河伯娶婦。織女私奔。皆文人鑿空語。妾蒿目下界。盜斬鬼劍。偕婢潛行。越兩載。已殲滅鬼衆十萬有零。大慈未就。縛縱跡至此。遍布網羅。偶見君家所懸阿兄像。尙不俗。遂憑依焉。惟婢附鬼體。稍屈耳。婢曰。隨姑姑大辛苦。何嘗以好面目相假。女與公俱大笑。公曰。月中人曾相識否。女曰。結

璘妃子。與妾姊妹行。同隸王母駕前侍從臣。廣寒宮近亦凋敝。玉屑丹砂。時有妖物攫取。賴妾防護之一婢曰。姑姑好性氣。曾乞渠天香一株。尚吝不與。直任蝦蟆精來吞却。方解。低首向人曰。婢子道人短處。寒乞相兩婢往來。給奉殷勤。稍拂卽叱令跪。無惰容。公悉爲之緩頰曰。泥中婢可錫嘉名乎。曰。渠等小字。久在人間。黃衣者紅線。綠褲褶者聶隱娘。時公已沉醺。兢惕與辭。女曰。聖神仙佛皆一家。暇卽過從。幸勿以幽明見疑。公諾而退。而女亦挈婢。婢各挈具歸。紙上颺然有聲。次日公焚香拜。無從睹。明日復然。偶飲月下。女忽自至。曰。明夜準與賊戰于雪齒岡。公能登樓作壁上觀乎。公曰善。僕當濡墨作凱歌。露布獻軍門。何如。女笑置之。遂不見。次日公縱飲壯胆。遂鼾臥。比寤。漏已三下矣。匆匆開北窗遠矚。而女已錦旗繡織。士卒如雲。整師凱旋。低吹畫角。下馬坐前軒。婢佩劍左右侍階下。紛紛獻俘馘。論賞有差。旋出胸前繡荷囊。叉口若吸氣狀。兵悉化

爲赤豆升許。歸囊中。公下樓稱賀。女嘆蹙曰。賊首又逃奈何。不滅此誓不還也。錯愕間有小鬼頭投書階下。曰。阿姑累人。尋欲死。大郎望姑姑回。乃在此耶。女折簡與公同閱。書曰。小妹足下。夫戰勝丈夫事也。吾妹輕舉妄動。其不遺笑海內者幾希。若輩惡運方熾。狡獪非常。豈兒女子所能滅。兄何難一鼓作氣。手縛渠魁。特時未至。姑不與較耳。手足之情。時縈夢寐。鬻酒甚富。歸爲卒歲之謀。山中花開。四時爛熳如火。晝到即起程。母使阿兄抱燃鬚之痛也。盼切不宣。九首道人啓。女曰。嘻。此等面目。本不足以嚇鬼。不如歸休。旋見綵雲縷縷。鳳立于庭。鶴二。鹿一。公再拜請贈言。女曰。且勤職報君王。且積德貽子孫。劫將至。歸蓬島。公方有所諮白。而女已跨鳳。婢跨鶴。小鬼頭策鹿。得隨諸後。聞女在空中曰。我順路訪嫦娥。爲君家子孫乞智慧也。須臾桂旗舉。絳節飛。香風四流。笙簧遠引。颺忽遂散。神駭目眩。公後司牧閩中。卒于官。鍾進士像亦烏有。十餘年後。紅

巾賊至。遍地瓦礫。郭氏園成廢墟矣。友有告夫宣子者。宣子怪奇士也。再拜作小。妹斬鬼曲以頌之。曲曰。

不信羅刹國。乃有娘子軍。芙蓉劍。石榴裙。鍾家小妹勃然起。山魃木魅方縱橫。衆鬼啾啾啼鬼窟。白晝人寰攫人食。奪我胭脂山。婦女無顏色。錦旗繡繖海上來。環珮珊珊雜戈戟。人謂小妹勇。吾爲小妹癡。陰山之亭。一萬八千丈。鬼如恆河沙衆。不可以數稽。卿女子耳。奚能一一食其肉而寢其皮。卿不見鬼子母。摩登女。細柳淡生姿。遠山顰眉嫵。有溺之者。乃得肆其角鬣。鬻口呀呀。膏血淋漓。殺人如麻。干卿何事。而冥搜窮討。躑躅天涯。天涯海角。東西南北。上九天。下窮谷。大雷書來何速。功不成。仰天哭。不櫛進士真健兒。何不鬚眉而巾幗。噫。噓。鬚眉巾幗。此時多小妹。小妹奈若何。

書胡烈女事

楊心齋

金伶德輝以字行逸其名矣。吳人乾隆中吳中葉先生以善爲聲老海內。內多新聲。葉削而律之。納於吭。大凡江左歌者有二。一曰清曲。一曰劇曲。清曲爲雅譙。劇爲狎游。至嚴不相犯。葉之藝能知雅樂俗樂之關鍵。分別銖忽而通於本。自稱宋後一人而已。葉之死。吾友洞庭鈕非石傳其秘。爲第一弟子。德輝故劇弟子也。隸某部。部最無名。顧解書。以書質鈕。而不以歌。一夕歌。鈕削而律之。納於吭。則大不服。鈕曰。毋曰吾不知劇。若吾所知。殆非汝所知也。卽欲論劇。則歌某聲。當中腰支某尺寸。手容當中某寸。足容當中某步。金始駭。就求其術。鈕曰。若不爲劇。寒餓必我從。三年藝成矣。曰諾。江左言歌。自葉先生之死。必曰鈕生。而德輝以伶工廁其間。奮志孤進。不三年。名幾與鈕元。乾隆甲辰。上六旬。江甯尙衣齏。使爭聘名班。班之某色人。藝絕矣。而某色人。頗細。或某某色。皆藝矣。而笛師鼓員琵琶員不具。或皆具。而有聲無容。不合。駕且至。頗窘。客薦金德輝。

德輝上策曰。小人請以重金號召各部。而總進退其所短長。合蘇杭揚三郡數百部。必得一部矣。饜使喜以屬金。金部署定其日。錄琵琶員曰。蘇州某。笛師曰。崑山某。鼓員曰。江都某。各色曰。杭州某。曰。江都某。而德輝自署。則曰。正旦色吳縣某。隊既成。比樂作。天顏大喜。內府傳溫旨。燈火中下珍饈醞玉器宮囊不絕。又有旨詢班名。饜使奏江南本無此班。此集腋成裘也。駕既行。部不復析。而籠其名曰集成班。後更曰集秀班。德輝既以稱旨。重江左。遂傲睨不業。鈕生屏人戒之曰。汝名成矣。藝未也。當授汝哀秘之聲。明日來。授以某曲。每度一字。德輝以爲神。曲終滿座燭盡滅。德輝竊譜其聲而不能肖。其年秋。商人延客。召集秀乾隆時。貴僚賢公子喜結歡名布衣。當佳晨。治夕。笙簫四座。被服靚耀。姚冶跌邊時。則必有一人敝衣冠。面目不可意。而清醜入圖畫者。視之如古銅古玉。娑娑然權奇雜廁於其間。以爲常。其人未必天下奇士也。要之能上識貴人長者。

大官走聲譽。下能颯名僧羽士名倡怪優劍俠奇巧善工之倫。以故非非石不能致德輝。而德輝試技之日。主人以德輝所自荐也。非石爲上座。既就夕。主客譁。惟恐金之不先奏聲。既引吭。則觸感其往夕所得於鈕者。試之忽肖。脫吭而哀。坐客茫然不省。始猶俗者省。雅者喜。稍稍引去。俄而德輝如醉如癡。如倦如倚。如眩如瞶。聲細而譎。如天空之晴絲。纏綿慘澹。一字作數十折。愈孤引不自己。忽放吭。作雲際老鶴叫聲。曲遂破。而座客散已盡矣。明日鈕視之而病。鈕悔曰。技之上者。不可習也。吾誤子。子幸韜之。而習其中。德輝亦悔。徐扶起。燒其譜。故其譜竟不傳。而德輝獲以富。且美譽終。德輝卒時。年約八十餘。無子。有弟子曰雙鸞。非高弟也。能約略傳其聲。貧甚。走東南。至託予。嘉慶己卯冬。非石在於座上。予謂之曰。雙鸞早出世十年。走公卿矣。龔自珍曰。非石今儼然在酒間。謂予道蘇揚此類事甚夥。金德輝事自甲辰起。大約迄癸丑甲寅間。噫。江東才墨之

藪樓池船楫之觀。燈酒之娛。春晨秋夕之游。美人公子。憐才好色。桃冶跌邊之樂。當我生之初。頗有存焉者矣。

遊龍泉觀梅花記

譚尙忠

丁未之冬。歲聿云暮。簿書檢校。竟天氣增寒。五華太華之上。微雪霏霏。占者曰。此農祥也。溟得薄雪爲宜。不貴厚。時余正以屢豐之故。繫心來歲。聞此言甚慰。有告者曰。龍泉觀梅花放矣。於是方伯王蘭泉。約永雨村楊養齋恩東郊三觀察。邀余與制軍富方厓先生往觀之。方厓先生語余曰。龍泉梅。曩代物也。可乘暇一觀。且距會城二十餘里。藉所經歷。察莊農亦便。乃出東郭。易步輿。命約正從。指點村徑。方五里許。正告曰。此金華庵莊民祝年祈穀地也。曾荒廢矣。康熙戊子歲。有王中丞修復之。又北行三里許。有跨橋盤龍江。上曰霖雨。亦有庵曰等貴。正復告曰。此橋昔圯。時遇江水漲發。商民病涉。康熙庚寅。有貝制軍郭中

丞共謀修之。利賴至今。旁有石缸貯茶飲行旅。故關帝廟俗稱爲茶葦也。余聞而歎曰。信矣哉。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苟利物便民。無小大。盡人樂爲之也。所過村落。或百十戶。或數十戶。門前場圃。儲總。稽如培塿者。家四五積。六七積不等。視往歲有加。其貧而無土者。拾稽穗供炊爨。亦門積五六總。七八總不等。蓋稽多則稽多。稽多則遺穗亦多。或云連歲豐登。至今年而益盛者。不謬也。迤邐行。見前山坡下。溝水靜流。清澈見底。詢之。卽黑龍潭之水。漫溢從溝出。西北一帶。田疇賴以灌溉。未幾抵潭。所有亭翼然臨潭上。曰混混亭。潭水澄黝。儵魚洋洋然游泳其中。投以飯顆食物。則仰首張口來。食竟輒去。前巡撫劉竹軒先生有句云。潭裏千魚躍。程子所謂活潑潑地。誠化育流行之妙也。東有小池亭。其上池底泉泡。迸湧如珠。方厓先生曰。是亭也。竹軒先生作之。以覆斯泉者也。夷考當年昆明諸生薛爾望。傷兵亂。一家五人。守義捐生於此。至今俯原泉望潭東。

山觀音閣後。薛生義骨所藏。猶懷懷有生氣焉。潭西北爲山。山腰建太極亭。有李欽齋節相古梅記石刻。前撫裴午橋先生跋。至今懸之亭後。爲荷花池。池上卽龍泉觀。額曰紫極元都。至第五楹。三清殿前。而古梅在。是梅也。秉清華之氣。得日月之精。連蜷攫拏。備極古態。滇之人無賢否貴賤。莫不珍異愛惜之。矧余輩乎哉。特此梅之生。自唐訖今。經千百歲矣。清幽自守。貞固獨成。天地故深其雨露。沃其土膏。以維持而培養之。是以老而彌勁。花先爛發。益具精神。然卒未嘗離人獨立。自矜孤介。而其不磷不淄之質。入軒冕通途。而獨存梗概。無他。其品高。其本固。其位置得地。而其閱歷又深且久也。方厓先生愛賞不置。舉酒笑謂余曰。芳馨襲襲。與余輩氣味相投。暢以酬之。庶不負此。余曰。然。乃與方厓先生暨諸君酌飲盡懽。余亦不自知其醺然而醉也。竟歸。仍歷金華等貴諸村。父老子弟。倚蓬門環立聚觀。各持短炬照前後。諸使者輿從行。熙熙攘攘。有親而

忘尊之意。余顧而樂之。謂方厓先生曰。是豐樂象也。不可以不記。然究於觀梅得之。因題之曰龍泉觀觀梅記。

弢園老民自傳

王 韜

老民姓王氏。素居蘇州城外長洲之甫里村。卽唐陸天隨所隱處也。老民以道光八年十月四日生。初名利賓。十八歲以第一入縣學。督學使者爲秦中張筱坡侍郎。稱老民文有奇氣。旋易名瀚。字懶今。遭難後避粵。乃更名韜。字仲弢。一字子潛。自號天南遯叟。五十後。又曰弢園老民。老民世系本出崑山王氏。有明時巨族也。族中多有位於朝。明末兵事起。吾家闔門殉國難。始祖必憲。甫在垂髫。逸出存一線。自此至晉侯。詒孫載颺居崑。凡四世。並讀書習儒業。有聲庠序間。載颺諱鵬翀。品端學博。尤爲士林所推重。以早世。子尙幼。戚串中有覬覦者。乃遷甫里。大父諱科進。字敬齋。習端木術。篤厚慎默。見義勇赴。鄉里稱善人。父

諱昌桂。字肯堂。一字雲亭。著籍學官。遂於經學。九歲盡十三經。背誦如流。有神童之譽。家貧刻苦自勵。教授生徒。足跡不入城市。老民上有三兄。十日間俱以痘殤。禱於武林。遂生老民。老民幼時屢夢浮屠佛像。魂自能從泥丸宮出入。十餘歲後始止。自少性情曠逸。不樂仕進。尤不喜帖括。雖勉爲之。亦豪放不中繩墨。旣孤。家益落。以衣食計。不得已橐筆滬上。時西人久通市我國。文士漸與往還。老民欲窺其象緯輿圖諸學。遂往適館授書焉。顧荏苒至一十有三年。則非其志也。滬上雖爲全吳盡境。而當南北要衝。四方冠蓋。往來無虛日。名流碩彥。接跡來遊。老民俱與之修士相見禮。投繯贈紵。無不以國士目之。中如姚梅伯。張嘯山。周弢甫。龔孝拱。其交尤密。西館中時。則有海甯李壬叔。寶山蔣劍人。江甯管小異。華亭郭友松。並負才名。皆與老民爲莫逆交。惟是時事日艱。寇氛益迫。老民蒿目傷心。無可下手。每酒酣耳熱。抵掌雄談。往往聲震四壁。或慷慨激

昂泣數行下。不知者笑爲狂生弗顧也。金陵旣陷爲賊窟。而滬上亦以閩粵會匪起。戕官據城。老民思出奇計以復之。卒不能發憤抑鬱。患咯血疾幾殆。咸豐八年。徐君青中丞開府吳中。與老民固有文字之契。老民以和戎防海弭盜三大端進言。前後上書十數通。皆蒙優答。十年金陵大營潰。賊竄吾吳。常鎮蘇太同時俱陷。東南半壁。至此糜爛。四郡村鄉亦蹂躪無完土。老民於是志愈孤。心彌苦。方捧上官檄。督辦諸鄉團練。老民知其貪詐畏怯。萬不可恃。屢上書當事代畫方略。言過切直。當事外優異。而內忌嫉之。顧所言頗見施行。能多見効。其最要者。以西人爲領隊官。教授火器。名曰洋鎗隊。後行之益廣。卒以此收復江南。然用其言。而仍棄其人。并欲從而中傷之。此老民之所以扼腕太息。痛哭流涕。長往而不顧者也。維時賊於蘇鄉。遍設僞官立董事。皆土著人。暴斂橫征。僞卡林立。老民固素識諸董事。密相結納。說以反正言。曾帥善用兵。祇以方剿上

游未遑兼顧。今安慶已復。援軍旦夕必至。不可不自爲計。因激以忠義。勉以功名。令諸董事入賊中說頭目。結內應。皆有成說。其黠者亦從而徘徊觀望。老民密縱反間。使賊黨互相猜貳。自翦羽翼。諸內應者多急欲見功。勢頗可乘。而當事者遽以通賊疑老民。禍且不測。聞者氣沮。老民急還滬上。猶思面爲析辨。顧久之事卒不解。不得已航海至粵。旋居香海。自此歟門削跡。壹意治經。著有毛詩集釋。專主毛氏。後見陳碩甫毛氏傳。胡墨莊毛詩後箋。遂廢不作。同治二三年間。李宮保方次第克復吳中郡縣。老民代粵人某上書宮保。陳善後事宜。并言諷遠情。師長技。自致富強之術。頗蒙采納。六年冬。西儒理君雅各。招往泰西。佐譯經籍。遂得遍遊域外諸國。覽其山川之詭異。察其民俗之醜瀆。識其國勢之盛衰。稔其兵力之強弱。道經法都。得瞻其宮室之壯麗。士女之便娟。塵市之駢闐。財物之殷阜。與英之倫敦。並峙稱雄。同爲歐洲巨擘焉。既至英土。居蘇格

蘭之西境。其地近北極。少煥而多寒。春夏之交。徹夜有光。而山水清淑。巖壑秀美。遊屐所至。殊足娛情適志。九年二月還粵。此三年中。老民以孤身往還數萬里。嘗登舵樓以眺望。決目極天。蕩胸無際。波濤消其壯志。風雨破其奇懷。未嘗不感愴身世。悲憫天人。擊碎唾壺。淚潒潒墮也。老民既還自泰西。當事頗有知其冤者。或貽書勸其出山。或欲託人招致幕下。老民俱謝不往。豐順丁公。一代偉人也。尤賞識老民。謂當今通達時務。熟稔外情。莫若老民。爲之揄揚於南北諸大僚。於是諸大僚。始稍稍知有老民者。嗚呼。此老民生平第一知己也。老民固極思感激馳驅。以報知己。而憂患以來。精氣消亡。才華零腐。既不能上馬殺賊。下馬草檄。又不能雕琢文字。刻畫金石。以稱頌功德。徒爲聖朝之棄物。盛世之廢民而已。辛未秋。普法戰事起。七閱月而後定。老民綜其前後事實。作普法戰紀。是書雖僅載二國之事。而他國之合縱締交。情僞變幻。無不畢具。於是談

秦西掌故者。可以此爲鑑。惟倉卒秉筆。或患冗蕪。尙有待於異日之重輯。而老民自知其必傳於後無疑已。癸酉香海諸同人。曠賞設印局。頒行日報。延老民總司厥事。老民著述。乃得次第排印。光緒五年己卯。老民作東瀛之遊。藉以養宿疴。滌煩慮。取道滬濱。放權金閩。得重見故鄉風景。闊別二十年矣。真覺城郭則是。人民則非。有丁令威化鶴歸來。情況及身。而重閱滄桑。生還粉梓。固老民初念所未及料者也。既至日東。遍歷崎陽神戶。浪華西京諸名勝。居江戶者十旬。遍交其賢士大夫。一時執贄請受業者。戶外屢滿。壺觸之會。壇坫之開。無日無之。唱和諸作。頗有豪氣。中又爲日光山之游。遍覽諸瀑布。窮其幽邃。老民將歸之日。賢士大夫。餞別於中村酒樓。星使參贊以下。至者百有餘人。日人謂自開國數千年來所未有也。老民久居粵東。意鬱鬱不歡。恆思歸耕故鄉。卜居於莫釐鄧尉之間。築三椽之屋。拓五畝之園。藏書數萬卷。買田一二頃。徜徉誦讀。

其中優游卒歲。以沒吾齒。願是願卒。未能遂。豈非天耶。嗚呼。老民雖流徙遐裔。僻處孤蘆。而瞻懷家國。未嘗一日忘。嘗言此十數年中。時局一變。髮捻回苗。悉數蕩平。左帥用兵新疆。擴地數萬里。功震寰中。威行徼外。赫然見中興盛烈。然而泰西大小諸邦。叩關互市。輒以兵力佐其商力。所至各埠。設官置戍。綠幢相望。每挾其所長。從而凌侮我。求必應。請必遂。一旦齟齬。環而伺我者數十國。腹心肘腋間。遍布森列。幾於國不可爲國矣。嗟乎。此蓋誤於羈縻之說。而駕馭未得其宜也。近者日併琉球。俄據伊犁。我國家並持節往問。而時虞失和。勢且岌岌。老民外感於時勢之艱難。內憤於措施之顛倒。舊疾陡發。誠使祈死得死。亦復何憾。老民有弟曰利貞。字叔亨。一字諮卿。讀書未成名而卒。年僅二十有七。有姊曰嫫。字伯芬。嫁吳村周氏。癸酉六月。先老民而逝。老民妻楊氏夢蘅。名保艾。字臺芳。娶僅四年。沒於滬。續娶林氏。名琳。字懷齋。一字洽冷。經歷患難中。與

老民同甘苦。老民無子有女二。長曰婉。字莒仙。歸吳興茂。才錢徵早殞。次曰嫻。字樺仙。生不能言。嗚呼老民。既無子矣。而復奪其女。不解造物者所以待之。抑何刻酷至斯哉。自始祖必憲。至今二百四十餘年。七葉相承。五代單傳。僅得男子十有五人。老民以下。有從姪三人。相繼夭沒。於是自明以來。巍然碩果。僅存老民一人而已。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天不獨厄老民。而或將并以毒王氏也。恐王氏一線之延。至老民而斬矣。噫嘻。不大可痛歎。尤可異者。曾王父娶於沙氏。大父娶於李氏。父娶於朱氏。其家並無後。老民弟娶於夏氏。鬢鬣俱亡。老民先娶於楊氏。危乎不絕如縷。繼娶於林氏。亦已不祀。祖姑嫁於汪。伯姑嫁於曹。宗祧並絕。老民族黨無存。密親蓋寡。側身天地。形影相弔。豈天之生。是使獨歟。老民每一念及。未嘗不拔劍斫地。呵壁問天也。老民少承庭訓。自九歲迄成童。畢讀羣經。旁涉諸史雜說。無不賅貫。一生學業。悉基於此。自後奔走四方。無暇潛

心默識矣。父在。未嘗盡一日養。奉母居滬上。扁舟道路。甘旨缺如。而母氏絕無不豫色。但勗以忠義節廉而已。老民母固知書。識大體。四五歲時。字義都由母氏口授。夏夜納涼。率爲述古人節烈事。老民聽至艱苦處。輒哭失聲。因是八九歲。卽通說部。吳門旣亂。母氏憂形夢寐。逮老民遭擢奇禍。母氏竟以憂殞。其生老民以此積慘終身。痛欲剜心。贖難糜體。雖仍偷息人世。不可復爲人矣。老民於詩文。無所師承。喜卽爲之。下筆輒不能自休。生平未嘗屬藁。恆揮毫對客。滂渤千言。忌者或訾其出之太易。至於身遭讒謗。目擊亂離。懷古傷今。憂離弔逝。往往歌哭無端。悲愉易狀。天下傷心人。別有懷抱也。老民邇來潦倒頽唐。百事俱廢。去冬咯血。至今未愈。日在藥爐火邊作生活。深懼一旦溘然。平生著述。必爲人拉雜摧燒。因先將詩錄八卷。檢付手民。其餘藏於行篋者尙多。不足供翻窗覆甌。因病得閒。聊自料理。所著有春秋左氏傳集釋六十卷。春秋朔閏考三

卷。春秋日食辨正一卷。皇清經解札記二十四卷。瀛壖雜誌六卷。臺事竊憤錄三卷。普法戰紀十四卷。四溟補乘三十六卷。法志八卷。俄志八卷。美志八卷。西事凡十六卷。甕牖餘談十二卷。火器說略三卷。乘桴漫記一卷。扶桑游記三卷。海陬冶游錄七卷。花國劇談二卷。老饕贅語十六卷。遯窟譚言十二卷。淞隱漫錄十六卷。弢園文錄八卷。弢園文錄外編十二卷。蘅華館詩錄八卷。弢園尺牘十二卷。弢園尺牘續鈔四卷。都二十有六種。生而作傳。非古也。老民蓋懼沒世無聞。特自叙梗概如此。

開闢家之湯克音

闕名

湯克音者。清光緒初年山左詬生也。隨父貿易齊齊哈爾。父命歸里。途遇馬賊。避從間道行。踰嶺越澗穿林而走。日暮無所止。星月晞微。略辨徑徑。見半山有村落。急趨就之。乃一古廟。四壁傾塌。棘刺滿地。惟精龕尙存。遂臥息其上。忽履

聲蹇然。有虎而人立者。自身後至。湯駭極幾昏。彼虎而人立者。貌雖猙獰。察之殊無惡意。起與立談。不辨所言。惟以手作式。良久出麥餅授之。食甚甘。神定。方知爲禳者。迺從之行。山環路轉。不知所之。未數里。豁然開朗。土野平曠。有數畝零星薄田。似有居人而不多者。復前行。水聲潺潺。小溪抱山麓流。沿溪結茅屋數椽。獵者讓之。入詢其地。乃哲里木盟杜爾伯特部嫩江東岸游牧地。雨潤土膏。水草豐茂。牛羊茁壯。千百爲羣。日夕下來。其地向所未闢。其景亦良足娛也。克音思前路茫茫。靡有歸止。雅欲安此而稅駕焉。次日男婦盈集。不知客之從來。以爲奇觀。克音遂對諸陳說。此間頗樂。不復思歸。未審容以客籍而土著否。衆不識謂何。相與共笑之。有叟能漢語。一爲解釋。衆皆色喜。叟有弱息。年笄而慧。欲妻克音。許之。克音既留。習號漸久。爰集遠近牧衆。教以漢語。雜以漢俗。其婦亦能代克音預教。居亡何。羣牧咸化。情感益洽。更教以開阡陌。講樹藝。建屋

築場大興農業。以發揮其地力。由是遊牧之民。一進而爲農圃。始知安居之樂。不復樂逐水草輕遷徙也。數年之間。克音有田萬頃。富莫與京。蒙族愛戴。至買絲繡之。俄人廓爾洛斯旅行至此。購克音像價萬金云。

南邨曰。誦碩鼠之詩。安能踵斯湯武。

潘孺人傳略

王韜

嗚呼。我友管君秋初。蓋世之深於情者也。秋初之室潘孺人。賢而慧。娶僅四年而逝。逾五六年。而哀不能忘。此尋常人之所難能也。秋初遍徵海內諸名士賦詩悼亡。積數百首。將付劖剛氏。冀有以不朽之。乞傳於予。三年未有以應。時余往還於吳山粵水間。秋初覲面。必申前請。予知孺人平日之德容才藝。必有大過乎人。而足以傳者。不然。何以繫於秋初之心。若是其專且久也。余與孺人同里閭。潘氏又屬世交。忝附感誼末。知孺人莫余若。特余久旅天南。與故鄉聞問。

隔絕。間有書來。述瑣屑事。謂閨閣中女子。既慧且賢。既賢且孝。莫如潘氏妹。旋聞適我友管君秋初。竊幸其得所歸也。方謂瑤質瓊姿。互相輝映。乃不意玉折蘭摧。不轉瞬間。已作輕塵墜雨耶。宜乎秋初之歎息弗置也。孺人姓潘氏。名珠。一名媚蘭。字素五。甫里人。爲煥卿先生第五女。恕齋解元從妹。少出詩禮之家。一門羣從。俱嫻翰墨。孺人尤靜好幽閒。慧中秀外。靈警異常。六七歲卽不肯與諸女伴嬉戲。弄筆硯。親文字。見碑帖。輒欲摹仿。必求其肖而後已。嘗執卷問字於兄。一二遍後。卽已琅琅上口。於唐宋詩詞。尤若素所誦習。時參異解。別有會心。諸兄咸歎其敏。慧使充其學力。何難繼響蕙芬。而追縱謝鮑也哉。於是里中已有女博士名。咸稱爲慧女子。庚申赭寇之亂。隨父母避居鄉落。孺人年甫九歲。已如成人。茅簷蔀屋。安之若素。泊如也。閒則習女紅。刺繡織組。無不工。佐母持家政。井然有條理。臧獲輩。不知其出自孺人也。避寇同居者咸羨之。謂生女如

潘家娃。可無憾矣。事親能先意承志。以是尤得母氏憐。無何髮逆搜及村僻。長兄葵生少尉。以拒賊死。昆弟姊妹相繼夭亡。父母以鄉落不可居。仍還里中。然積蓄以是一空。辛酉初夏。母氏患瘍。勢頰於危。晝夜呼號。孺人侍湯藥。問醫卜。焚香禱天。願減己算。以益母壽。支持內外。足無停趾。身無甯息。如是者兩閱月。而母竟沒。既傷兄難。復痛母喪。哀毀逾常。骨立形消。里中咸稱之爲孝女。孺人生平無疾言遽色。憂喜不見於面。端婉謹慎。能識大體。家中人有涉於爭者。必曲意排解之。曰。門庭有福。惟和氣乃能致之也。嫂氏不能善事翁。携子隔戶別炊。煥卿先生衰年多病。服食起居。悉孺人爲之調護。外綜家政。內侍嚴親。更周旋於姑嫂之間。其事彌勞。其心獨苦。里中人咸嘖嘖稱孺人爲賢。顧家益貧。賴孺人十指以供菽水。世家名族。知孺人者。爭求婚焉。孺人願效嬰兒子故事。撒環瑣以養父。以是至年二十有五。猶待字也。我友管君秋初。方求嘉耦。素聞孺

人賢曰得婦如此足矣。遂以玉鏡臺行聘。光緒二年九月。籬菊花開。嘉禮乃成。儒人奉姑以敬。相夫以順。處妯娌以和。一家中上下無間言。秋初家貧。慕游以餬其口。春秋佳日。始得一歸。孺人時援大義以相箴勉。每曰。人子遠遊。使老母倚閭。非所以爲孝也。若得布衣蔬菜食。樂道安貧。卜居於近城佳山水處。半村半郭。宜讀宜耕。潔甘旨以奉高堂。課詩書以教門下士。斯亦可盡天倫之樂事矣。何必疎定省。曠晨昏。而僕僕爲飢驅哉。管君雖肆其言。而終不能共挽鹿車。歸隱於衡門泌水。則境爲之也。孺人不慕富貴。而淡於榮利。不已高於人一等哉。孺人故知書識字。自歸管君。中饋操勞。未暇時親筆墨。然當月夕花晨。尙與管君鬪題角勝。或作一二絕句。以寫當前清景。亦復斐然可誦。惜隨手棄置。繡篋中未嘗存稿也。丁丑季秋。忽患目疾。右目視物不甚了。每延醫。輒不許曰。久必自痊。何煩乞靈於藥石哉。是冬舉一子。僅兩月。得驚疾。癘已卯春。又舉一子。

虞 初 志 補

逾月又殞。蘭夢兩徵。方共歡慶。乃不意玉碎珠沉。不得一全。以此鬱鬱懷傷。薰抱卒至於不起哉。孺人既以殤子得疾。數謁名醫。終罔見效。病未劇。猶明粧淨服。強自起坐。卒之前一日。泣然執秋初手而告之曰。余病殆不能生矣。堂上年高。幸勿遠離。缺於侍奉。君尙無嗣。望孫綦切。我死。其早續琴絃。毋拘小節。雖在九原。亦所瞑目。秋初涕不能仰。越夕竟逝。得年僅二十有八。時光緒己卯六月三日也。以上皆秋初過余淞北寄廬。酒闌茗罷。爲余縷述如此。適當暮春三月。花落鳥啼。宵深風雨。簷溜滴瀝。與秋初傷離歎逝之聲相應。嗚呼。我固知秋初深於情者也。雖然。奉倩神傷。黃門腸斷。自古閨闈篤志。伉儷同心者。無不如此。是以潘孺人之清麗能文。婉嫻可念。固世所難得者。乃竟使之憔悴抑鬱。致不永年。亦足悲已。余竊歎天何厄之甚也。余亦二十三歲。早賦悼亡。楊碩人夢蘅年蓋亦僅二十有四。與秋初有同悲焉。今爲潘孺人作傳。追念前事。重觸老懷。

噉啗摧殘。不能自己。急迫寫錄。以付秋初。母再使余淚潄潄墮也。光緒十年。歲次甲申。季夏三月。下澣。余方還自粵東。小住春申浦上。養疴杜門。頗有餘閒。因秋初力索。援筆而爲此傳。

李涼州

秦人李涼州。談者軼其名。善弄洞簫。能作涼州之曲。人以是稱之。李少年喜任慕朱家郭解之爲人。里有弟婦虐其伯兄。使凍餒致疾。李俠聞而背裂。夜逾垣入。支解之。亡命逃去。浪遊秦隴間。學劍於黃四之弟子玉林禪師。期年盡其所長。自以爲所向無敵。常夜遇羣盜十餘人。執馬鞭笞之。盜盡辟易。李志愈得佩寶刀一。光鋸鋒銛奪人目。利可削鐵。常刻不去身。亦未嘗輕舉以示人。偶赴友人家。謙飲酣醉而歸。夜已向闌。途行歷墟墓無數。忽見有燐火成球。歛墮馬首。李怒叱曰。鬼物敢爾。乃拔刀斫之。燐火隨刀而分。化爲白光千百道。飛環左右。

李大怒。揮之愈急。光亦分析愈衆。細如線縷。布空際如張羅。密罩己身。李大恐。控馬急奔。倉卒間不辨途徑。忽覩有茅舍當前。李不暇細視。徑下馬叩扉。內詰深夜客來何爲。李答以迷途。門始闢。肅客登堂。李牽馬自繫簷下。主人爲一老婦。僂僂出迓。李升堂抗禮。自陳邦族。始知婦劉姓。夫故隸軍籍。以勤回部獲功。壁上懸寶刀一。寒光森然。李注目不瞬。婦曰。客解此耶。李自白有同好。因出寶刀獻之。婦微笑。使奏技。李乃下階舞之。迴旋如電。婦曰。汝玉林莽和尚弟子耶。汝師技本平平。安能有佳高足。况汝所持者。朽鐵一片。乃謬稱寶刀。寶刀冤殺矣。李聞言。不覺肅然起敬。願執業爲弟子。婦曰。老身何足效法。汝勿盛氣凌人。則取侮自寡。不然將爲兒女子所笑。李唯唯。俄見一女子椎髻窄袖出窺。婦呵之曰。此李涼州也。同道中人。不妨出見。胡避人如狸鼠。女笑喃喃而自語曰。引爲同道。爲時尙未。然身亦竟前出。李揖之。女亦低頭爲禮。笑謂之曰。觀耶君亦

豪邁者流。技雖弱。尙屬可教。妾女流。無志於是。藏有寶劍。願持以相贈。因命小僮入內捧之出。女握之。甫出匣。卽觸面生瘳。執之而舞。衣裳履佩。盡化爲劍影。殊不見人。李大驚服。女舞罷。授李曰。鐵雖徑尺。可洞重甲。子善保之。建殊勳。斬妖邪。子之良伴侶也。李長跽稱謝。主人爲客設榻東廂。曉夢初醒。小僮卽稱命速客行。李欲謝主人。則辭以未起。不得已。囊劍踉蹌奔歸。他日訪之。則草舍雲封。絕無人跡。李有父執某。官滇中。招李前往。助理案牘。李束裝首途。道出巴蜀。投宿於逆旅。李至時。紅日將匿。寓客已滿。惟東廂有屋三楹。虛無居人。李告主人請居之。衆皆曰。妖魅據樓中久。入者輒斃。從無生出室門。母以性命相博。李嗤之以鼻。堅欲入宿。主人持之益力。李笑曰。某善降魔。當爲主人被除不祥。無患有不測。貽禍諸君子。衆尙疑其言。懼李善誑。李乃大笑。出寶刀拂拭。恣道符籙之驗。盛誇己術之神。竄綴一二故實。以聳聞聽。衆始傾服。啓扉納之。代爲襪

被掃榻。草草布置畢。卽攜燈及茶具酒具置几上。忽忽而去。李入室中。見明几淨案。滌潔無纖塵。因解衣箕踞。持杯鯨飲。酒酣卽拔刀起舞。抗聲而歌。歌罷復飲。酒罄意闌。倦欲就枕。時月滿中庭。露華如水。李盡闌其窗。曲肱面之而臥。漏下三鼓。未見妖祟。正眼倦欲合。忽聞有聲颯然。物墮檐下。如敗葉。倏然排闥將入。李猛醒。急拔刀起。猝如兔脫而出。月光下見一偉丈夫。鬚髯如戟。踏步將入室門。覩李持刀。向己作欲擊狀。啞然失笑。自腰間出短刃指之曰。何物夜郎。敢犯吾禁地。李曰。老魅不畏羞死。據人室爲己有。吾憮諸寓主。奚與汝事。敢擾乃公清夢者。視吾寶刀。因前斫之。方再合。李刀觸短刃。被削如鉛。大驚而逸。急入室易女所賜寶劍出。一迴旋間。冷氣森森。如白龍夭矯。丈夫大驚。遽收劍高呼曰。是劍爲女妖魔物。吾識之。何故入豎子手中。亟言勿隱。李不答。更前進。丈夫揮刃自衛。少須卽笑曰。粒米之珠。乃欲與星月比其光華。殊不知自量。但女妖

魔肯以寶劍相贈。諒有前因。似非凡輩。姑恕汝不殺。全女妖魔顏面。讓汝一宵安眠也。李曰。汝何物。人耶。魅耶。丈夫不答。急笑曰。吾聞此劍出世五百年。尚未得偶。殆欲爲汝執柯。女妖魔眞善擇人哉。不三年物當歸故主。記取龍騰谷口。卽子返本還原處也。因長嘯一聲。掠屋瓦。劃然而去。李神色沮喪。頽然入室。自知己非客敵。懼其來竊劍。終夕守之。目不敢瞬。天明。寓主來叩門。李出應之。衆見李無恙。皆大喜。問昨宵事。李曰。魅力絕偉。予只能驅之不聽前。不能殺却。殊負主人也。衆聞爲咋舌。李亦襍被他去。不敢留。途中宿列店。解衣寢時。忽覺有髮一縷。置己囊中。驗之。卽己頭上所削去者也。不覺大驚汗下。自慶幸脫虎口。南入滇中。道出孫水。沿途所見。均苗女。棘僮。間或寂無人跡。李恃勇。亦不畏。蕙子身獨行。偶日暮。前途宿旅。尙遙。獨立蒼茫。四顧炊烟都杳。正怔忡間。忽聞林木間作聲。款款。有物委蛇其中。聞人至。跳躍奔出。腥風驟起。木葉皆靡。馬足驚。

起作人立。不肯前。李睜目視之。見來物似鼠非鼠。狀如蛟鯉。遍體鱗甲。燦然。張巨口如盤。嘴扁闊如鴨。李大怒。拔劍前揮之。物亦怒吼。山谷爲應。頑梗不肯避。出巨爪攫李。李挺劍下馬與鬥。物多力而獷。猛然欲撲人。李恐不敵。乃持女所贈劍以迎之。奮鬥一時許。獸力竭聲嘶。李卽以劍中其腹。嗥然一聲。仆倒於地。李方踞而支解之。忽聞背後有人叱曰。何物蠻奴。敢獵吾家獸耶。其音嬌滴可愛。李急回首視之。則一戎裝之女郎。挺劍而來。李急起迎之。不三五合。遽爲所縛。女郎拾劍起。相視而笑。顧謂從者曰。以他來。毋相辱也。言已。從者擁李至一峒。綏綏進酒食。意殊不惡。但劍則不知去向矣。李旣失劍。亦不謀遁。旣醉飽後。有人引之入。李唯唯從之。至一地。堂下燒巨燭如兒臂。階數十重。光明如晝。陳設富麗。儼若天宮。有虬髯大漢。戎服佩刃侍立。階下武士數百。亦皆露刃立。氣象森肅。李亦不知其何許人。旣登堂。虬髯者禮客使坐。屏問邦族。坐談良久。李

不能耐。卒然問曰。李某孤客。身無長物。不知以何事冒觸大王虎威。致遭囚禁。乞明白相示。若云獵獸犯禁。則李某初履貴地。不知禁諱。亦屬情有可原。况野獸凶獷。甘人如飴。而大王畜如玩品。縱從者力能禦暴。其如異客何。率獸食人。以無罪而殺壯士。四方英雄聞之。其誰不解體。竊爲大王所不取也。虬髯者唯唯笑。不置辯。李不解。復問曰。大王將欲殺余。或見赦。虬髯者曰。某不能決。當待峒主之命。樊君奇勇。或不之罪也。李曰。峒主爲誰。足下又何人。虬髯者曰。適問縛君者。卽峒主也。某爲其麾下將校之長。李又求劍。對曰。當俟峒主處分。又談良久。引之退居別室。室制極華。衾褥精美。有小僮供驅使。無監守者。唯數壯士立廊下伺察而已。李行正倦。亦無疑忌。納頭便睡。遂入夢。黑甜。明晨紅日既高。始欠伸起。卽見小僮持巾盆之屬。來侍浣漱。問之不答。浣畢。卽引至昨日之殿。堂上設盛筵。延李首坐。虬髯自作主人。侍飲百數十人。皆趑趄可畏者。飲饌精。

潔。熊躍豹胎象白駝峯之屬。無奇弗備。李曰。某蒙赦已足。敢辱厚貺。虬髯漢曰。衆欲瞻壯士丰儀。故不辭跋涉而至。峒主所部四峒七十三部落之酋長。盡集一堂矣。李欣然就座。頻酌巨觥。酒半酣。虬髯漢持杯離席爲壽。李一舉盡之。虬髯漢笑曰。壯哉。因謂之曰。敝峒主年華二九。占鳳未諧。慕君勇俠。願攀結爲絲蘿。囑某爲媒。足下其見許乎。李欣然曰。峒主貴爲國君。肯下偶生。辭謝則不恭。敬當如命。但某入滇。爲赴友人約。中道稽留。慮爽其期。乞代表達峒主。待某先行入滇。彌月卽歸聽命。虬髯漢大喜。酌酒爲賀。衆亦更番起爲壽。李遍飲之。竟爛醉如泥。玉山幾傾。爲人扶掖入室。昏不自知。明日虬髯漢來言。入滇路遠。慮有愆期。請修書告之。若得請則留此。未爲失信。若不得請。再行未晚。李初尙欲自行。及見主人持之甚堅。不得已修書寄之。虬髯漢問幾日可往還。李屈指計當二十許日。因告之。主人因囑客安居無躁。靜候覆書。遂去。李所居齋中。外有

園林之勝。僮僕給役甚周。擊所欲一呼卽至。且夕飲饌。亦極精潔豐腴。李亦安之。無行意。約十八日。使者已持覆書來。虬髯客取以示李。李閱之。函中言滇中刻尙安堵。兵戎未萌。足下既有佳遇。且享團圓福。待有借重處。再勸駕出。山末後復殷勤致賀。李審視墨迹無僞。殆無異議。虬髯漢遂代李作冰人。求婚於峒主。以寶劍爲聘。納幣之禮。旣行。誠吉滿月之日。行親迎。及期。遍山懸燈結彩。椎牛享土。詣宮觀稱賀者。萬餘人。諸軍歡呼。聲動山谷。婚儀之盛。雖公主無以易此。交拜已。新人升殿受賀。李側坐。來者劍佩趨踰。目不暇給。新人只微鞠躬而已。禮成。擁至洞房。女侍數十人。均戎服佩劍。兩行花燭。一色刀光。別饒風景。帕旣揭。李諦視之。果前縛己之女子也。上粧較馬上。愈見韶麗。大喜過望。合巹筵設。侍婢皆散。是夕遂諧燕婉。明日復大犒將士。李細問之。始知女以武勇襲父職爲土司。環山數百里。居民十餘萬人。皆秉號令。蠻俗好鬥。戰禍相尋無已。有

來犯者。女輒引兵擊破之。無敢復近。威震四鄰。求婚者日踵於門。女皆不當意。山側適出怪獸。傷人無算。壯士皆莫敢撻。女適出。見李持劍格斃之。深服其勇。故願以身相事。李笑曰。某爲夫人所縛。敗軍之將。烏敢言勇耶。女曰。郎君搏獸力憊。否則妾烏能當。是中殆有天緣也。李問何故。女出雙劍共觀。則一雌一雄。毫髮俱肖。合之吻合無間。李亦咄咄稱異。女日治事不倦。答二百以上。皆躬親之。李請分其勞。女不許。曰。郎人望未孚。懼有抗拒。俟戰功彪炳。妾當讓還大政耳。李乃不復言。爲治簿書如幕賓。期年。民有與鄰部爭牛者。女欲挑釁使戰。命李將兵攻之。李曰。一將功成萬骨枯。余不忍也。女乃止。旣而鄰部亦遣使來謝罪。女於劍術之外。尤嫻文墨。著有劍光集一卷。秘不示人。雖李亦不得窺之。偶於鏡奩敝篋中。拾得零紈斷簡。或錄有殘缺之詞。類皆哀怨絕倫。多別鳳離鸞之調。李疑女曾受人聘。必未婚而夫殞。故其意難忘。每形於詩歌。偶向女道及。

女輒亂以他語。固問之。則垂涕不肯言。李懼傷其心。不忍迫也。於是居山者三載。忽獲有逃人。云滇中苗叛。焚掠無人理。地方官據城固守。寇氛日逼。糧食日竭。李細詢其狀。則宰官姓名。卽其故友也。李大驚。急告女。請往援。女以路遠難救。李奮然曰。見急不援。何以對老友。卿旣不願往。某請獨行。女知不可留。泣然淚下曰。數定不可逃也。郎心欲往。幸遲三日。妾當送君行。李乃喜。翌日。女設筵於山之通明殿。酒酣。女親捧卮酌李。凡三爵。乃言曰。妾有隱衷。言之恐駭物聽。但不得不言。以釋郎疑。妾曾以七年前。夜夢至一地。見一美男子。持劍斫異獸。狀與君同。亡父卽指告妾曰。此汝夫也。遂夢嬪於君。厥後忽罹分飛之慘。今夢已半驗矣。未來事疊疊如山。至均與夢相印。故妾勸郎無出。李曰。妖夢無憑。奚足徵。信女乃哽咽泣數行。下抽釵擊銅鉢作歌。哀怨酸辛。聞者淚下。李不樂。爲罷。飲明日復設筵。共酌。晝夜俱卜。以盡歡。三日限滿。李將三百人先進。擊苗大

破之。遂達友人所。始知前者友未嘗有書。乃女盜囊中舊函。摹其墨跡爲之也。李乘勝復出城逐苗。連戰皆捷。苗恨之刺骨。乘其不備。合數萬人攻之。圍之數百重。李晝夜衝突。百計不得出。遂沒於陣。女聞之大慟。縞素興師。盡攻羣苗殺之。幾無噍類。凡八閱月。苗平。督臣入奏。女當受上賞。女馳摺讓其夫。朝旨報可。女適生兒。乃遣虹髯漢輔之爲嗣主。遂自殺於李被戕之地。沒之日。人見有女。子至其地。玄衣縞裳。攜雙劍去。步履如飛。女之從者。尙識爲其主故物。其人殆贈李劍者也。女羅姓。名飛卿。

南邨曰。觀此事。與蒲留仙所傳佟客略近。李涼州要亦慷慨好義之豪士也。店中偉丈夫。天矯竟不可測。吁。尤足異矣。酒酣耳熱。一讀之。殊增興會不少。

記福王事

闕名

弘光元年。乙酉六月。清兵陷揚州。越二日。辛卯。上召馬士英入見。士英無語。惟

書一避字於几而退。午刻集梨園演劇。上與諸內官雜坐酣飲。三鼓回後宮。宦
暨跨馬出聚寶門。避於太平。入黃得功軍中。癸巳清豫酋至江甯。營於天壇。丙
申昧爽。忻城伯趙之龍禮部尙書錢謙益率羣臣迎降。丁酉豫酋入城。李嶠獨
先薙髮。豫酋罵之。劉良佐被擒。請取王自贖。豫酋發三百人同往。且召黃得功。
時得功奉上避蕪湖。就黃斌卿。而斌已遁。良佐至。得功戰敗自刎。上匿中軍翁
之祺舟。降將蘇養性張杰田雄等搜得之。之祺投水死。良佐拘上赴清軍。丙午
上乘笥輿。衣藍袍。首披包頭。油扇障面。太妃及嬪妃騎驢。見豫酋叩首。豫酋坐
受之。設宴坐於太子。二月有自稱故太子者。自金華來。王以其惑衆。下諸獄。
及王來出奔。衆釋出之。下諸降官皆侍。酒半。豫因問曰。汝先帝自有太子。汝
不奉遺詔。擅自僭立何居。又曰。汝既僭立。又縱酒色。羣臣納賄報復。不遣一兵
討賊。何居。又曰。汝先帝止有一太子。逃難遠來。汝既不讓位。反磨滅之。於心何

忍。又曰。吾兵尙在揚州。汝何故便走。福王汗流沾襟。終無一語。宴罷。羈於江寧縣署。豫酋命舊臣就視之。惟何楷柳昌祚二人在。福王嘻笑自若。但問馬士英何在。無名氏以詩刺之云。乘輿不惜殉山河。率士悲號志枕戈。最是江南稱樂國。一年贏得聖顏醜。明年五月上遇害。

南邨曰。明亡。雖曰天命。詎非人事哉。上有福王之君。下有馬阮之臣。荒淫憤懣。奈何之何其能紹一成一旅之宏業也。觀豫酋語。尤令人掩面拍案而三嘆。

鄭珏畫

清涼道人

鄭珏字雙玉。閩之清流人。寫山水人物甚工。乾隆丙戌之冬。予遇之廣州。李念德寓所。曾寫劍門風雨長幅以贈予。滿紙雲氣瀾漫。棧道或斷或續。於山崖樹杪間。道中騾馬絡繹。肩挑背負行李雜物者。凡若干人。騎者氈笠褶衣步者。簪蓬草履亦有張傘赤足彳亍而行者。山頂一關極雄壯。人馬悉由此入。意態若

生。洵名筆也。或疑其人物。皆作上嶺行。而絕無由山頂而下者。未免偏一。予以爲棧道驛路。偏仄。不能肩摩而過。行旅例於一日去。一日來。故也。鄭畫可謂有典有則矣。此畫張之寓壁。思恩太守蔣公均見之。極爲歎賞。遂輟以贈。惋惜者彌日。作米南宮王蟾滴淚之歎。雙玉後又爲沈益川夫子寫小照。不但形容醜肖。而且神氣逼真。蓋閩俗尙畫。而汀州尤多名家。如上官周祖孫。及黃慎。李燦諸人。皆其最著者。鄭爲上官氏之宅相。得其真傳。故筆墨精妙。迥非時輩所可比也。

朱廓

林琴南

朱廓者。四川之鹽亭人。父竺。以進士觀政於工部。年五十八。卒於京邸。身後積書萬卷。生年十九。手不解卷。五年中於藏書已盡其半。皆洞徹大義。既遭父喪。資盡路遙。不能歸葬。則暫厝其棺於廢寺中。母健能針線。朱不得已。求館以佐。

母。父執張公爲覓得館於內城某顯宦家。宦以戶部尙書卒。宦家資鉅萬。遺一幼孫。其媳又早孀。年甫三十許。美而能文。爲子求師。遂用張公荐延生。月奉修八金。當嘉道間。八金之修脯。在時流中爲極豐腆。且居處華好。三楹之軒。花木環之。夫人傳語。童子體弱。且勿督責。請先生時時與講故事。先從數目逐一實以故典。如言一者。則言一畫開天。言二則言二儀之類。生心殊不懌。以爲此非所以啓導童子也。第三日。舉三墳。朱曰。三墳。三皇之書也。劉熙曰。墳。分也。論三才之分。天地人之治。其體有三也。孔安國書序。始以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墳者大也。言大道也。墳字本有此二解。然旣稱三皇。雖名爲大。其義亦分。語時。窗外似有人竊聽。已而內中出小箋。字畫秀媚。上書曰。問先生三墳是否爲書。孔子繫易。但云伏羲氏畫八卦。神農爲耒耜。黃帝垂衣裳。未嘗言三皇有所謂三墳書也。孔子不言。安國何據而言。請先生言其書之所自始。朱得箋大

驚知此館不易居矣。然尙能支柱。卽以箋報主婦曰。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本無所謂三墳。三墳始見於左傳。楚靈王在孔子前。果有其書。孔子當必見之。不應於宋元豐時毛漸正仲奉使京西得之。唐州民舍。晁公武謂爲張天覺僞撰。宋人固好僞。如宋眞宗時之天書。正同一例。而鄭漁仲好古而喜僞。謂其書辭質而野。其錯綜有經緯。恐非後世之能爲。馬端臨駁之。金履祥又駁之。方正學駁之尤烈。盛熙明至駁其字畫。如必字合從八戈。此從心加一筆。走之合從走。此隨俗作之字。引脚。其謬甚多。觀此則決爲口英僞撰無疑。至於連山歸藏諸說。則尤紛紜。不足以辨矣。箋入後。忽有小鬟奉主婦命。以杏酪上先生。稱先生辛苦者再。自是生授書加慎。必考據精確。然後開講。學生名阿良。亦聰慧解人意。一日。忽取生夾衫。匆放入內。生怪之。已而阿良將衣出。言阿母方命衣匠爲師製木棉之裘。取夾衫量度其尺寸。生力辭。逾數日。裘成矣。春紗作淺藍。

色。製饋入時。生命阿良反裘。且言曰。在服中不應服此。且布素已成習慣。不欲爲此。以自銜。阿良行卽長成。請留與阿良服之。於是三數反裘始不出。而饌日益豐。生旣儉約自奉。每食至。但略得菜蔬。盡飯二器卽已。而葷腥滿案。未嘗一下筋。然感主婦訓迪阿良。日加勤勉。月但一歸省母而已。

一日母病。生歸侍湯藥。可五日。而館中使者饋問已續續而至。生盡反其饋。自承歉衷。謂母病已卽適館。明日。母疾間。生別母匆匆至館中。夜中展被。忽聞異香。心怪之。被中得紅羅巾一。裹以戒指。生大驚。匿之。問館僮何人至此。童子曰。先生歸後。夫人時時至。凡先生詩文之稿。一一翻閱都盡。昨夕月明。夫人尙燃燈坐此。漏盡二刻始入。生大驚。自念我非相如。而夫人乃有文君之思。誤矣。先人辛苦得官。竟坐曹以終。母孀且貧。而又丁單。所能綿綿不絕者。千鈞一髮。依諸吾身。丈夫所不易得者。學問耳。美人何爲。况彼豔孀。且逾三十。縱能下嫁。妾

之何名。京師人多口雜。吾以年少。乃偶孀。則下此何由自齒於士類。且彼巨家。戚屬貴盛。見我以貧薄少年。得娶爲婦。非豔其色。卽涎其產。吾奈何以父母係屬之身。陷於緇磷之地。遂臨池作書辭館。仍藏羅巾戒指於原處。檢其詩文稿而返。母據床怪愕。生一一告母。母太息曰。吾有子矣。若父一生慎葆名節。不圖汝能善全父志。老身育汝。可謂不虛。且吾戚屬尙多。恥不與貸。今卽三旬九食。吾亦安之。汝弟讀書。勿憂吾餒。生不得已。出與金台書院之試。每試輒冠其曹。藉其膏伙。得充水菽。明年服闋。試京兆。領解。明年入詞垣。領史職。而阿良已十二歲。尙時至其家請業。生凜然與講。淑身進道之學。所饋一不之受。旣而阿良亦成進士。得官。生方爲禮部左堂。阿良請旌母節。生斥駁之。阿良入悲告母。母曰。勿傷也。出一包裹。呈先生發視。則羅巾灰也。生歎息。可其請。遂得旌。踐卓翁曰。此事與趙蓉江相類。蓉江館於某孀家。孀夜調蓉江。蓉江嚴閉其扉。

孀二指夾於門內。後其徒得官。爲母請旌。不可。母以小合予之。則斷指二。灰漬之久矣。夫蓉江者。千古之小人也。詔事分宜。病民誤國。而少年清操如是。然則論人者。不旣難乎。若朱廓者。心心念母。心心報父。觀其自訟數言。不惟孝子之心。亦丈夫之勇概。凡爲小說。所以勵世磨鈍。非導淫者也。若朱生。可以風矣。南邨曰。踐卓翁。亟稱朱生自訟語。此卽翁之所以傳朱生歟。君子于斯。知所式矣。

何僕

醉公

何三。廂紅旗前鋒都統。曠公僕也。以其忠實善遇之。元宵在真武廟看火判。一道士衣百衲杖葫蘆。向何言曰。城外燈甚佳。可往觀乎。何未答。道人噓以氣。遂若御風而行。至松林下。道人從葫蘆中取一繩。圍地方三畝許。取燈七盞。作斗形。復傾一釜。一杓。一爐。一扇。又傾若鷄。若魚。若殺。若醪。置諸杓。又傾柴而灸之。

其香撲鼻。俄見羣鬼皆至。環擲揄。道士散肉。歡笑而去。又收諸物葫蘆中。吹氣作雲。與何御風而行。黎明至一山。四圍蒼翠。奇花間竹。瀑布連雲。入一洞口。石床在上。道士就座。飲以流泉。遂曰。我將授汝以長生之術。何曰。家有七旬母。不能留也。道人思之。良久曰。亦是亦是。呼小童與何食。皆草木皮屑。不能下咽。乃取紅棗三枚。與之。何食一留。二引至山旁。指徑使出。重巖絕澗。千于而行。聞有人聲。詢之。峨眉山麓也。始知遇仙。幸食棗後。腹不甚飢。面向北。則似風擁之。疾而行。三日遂至京師。見主及母。備述所遇。一棗奉主。一棗奉母。時方正月。皆鮮棗也。何年九十。步猶如飛。有見其主與母者。顏少。皆如四十許人。

南邨曰。百善孝爲先。聖賢仙佛之所從出也。何僕不能忘其母。是卽其感應仙靈之道歟。

年大將軍

莊乘黃

幼聽野老談年大將軍羹堯軼事。或謂其祖籍本安徽懷遠縣。後隸漢軍。父遐齡。初爲駐防都統。母極悍妬。都統私婢有身。母知之。大怒。以婢給僕。生羹堯。術者相其必貴。復收育之。兒時。性黠獷。力復過人。兀岸異常。兒不肯讀書。手扶師。師遁去者三。人相戒毋爲年家兒師。羹堯父憂之。乃揭榜募師。久之無至者。一日有老者年近耳順矣。突造謁羹堯父曰。聞公子缺師傅。願充其選也。羹堯父曰。先生意美。然兒不肖。師挾去者三。老者曰。固聞之。然請試之。羹堯父乃擇日命羹堯來拜師。沿俗成禮畢。羹堯又自去。翌日啓學。羹堯又不來。顧在花園中。運土泥植草木。老者又不命也。如是者三閱月。老者無聊。閉戶。姑取胡琴。彈之成聲。忽羹堯破門入。請曰。先生我願此也。老者曰。爾去玩樂也。學此何爲。羹堯不肯去。曰。先生我願學此。固請之。老者乃教。不日成聲。學不竟又去。或與獲臧。臧獲莫不辟易遁去。一日老者又取胡笛。吹之有律。羹堯又破門入。曰。先生

吾願學此。老者曰：此非爾可學也。學之決無成律也。羹堯曰：先生我願學此。先生試教之。老者乃又教之。又不日成聲。學未竟。又去。如是者累月矣。羹堯未嘗從老者讀一日書也。一日老者又閉戶戲習拳棍。忽羹堯自牖窺之。大喜。破門躍入。曰：先生此最好。我願學也。老者曰：聞汝多力能鬪。汝試爲我召衆僕。與一鬪。我觀之。羹堯喜曰：好好。遂召健僕十六人。人執棒棍。羹堯曰：先生觀之。吾力健否。舉棍一揮。十六人齊仰天倒。於是老者曰：汝力健。然敢與我一鬪耶。羹堯曰：何不敢。第吾勝。莫謂年家兒。又扶師也。老者曰：且莫慮也。兩人遂鬪。忽羹堯疾呼曰：先生何往。先生何往。老者乃於羹堯項背應曰：我在茲。則老者果以頭枕羹堯頸上。羹堯未知也。羹堯曰：先生此必教我。老者曰：爾願玩去。學此何用。羹堯跪而請曰：先生此必教我。我願學也。老者曰：固欲學耶。羹堯曰：固欲學也。老者曰：起。遂於書囊中出一卷授羹堯。曰：汝固欲學耶。則讀之。羹堯曰：吾

所欲。此搏也。讀此何爲。老者曰搏。一人敵耳。讀此則萬人敵也。羹堯曰。惡有是先生欺我。此一卷紙。吾以指拇足跌之。可丈外矣。安有萬人敵也。老者曰。然則汝不能學矣。汝去玩樂也。羹堯不得已。乃曰。吾卽讀此。自是書聲琅琅聞齋外。鄰人都知年家兒讀書也。三年老者乃辭羹堯父曰。公子可矣。老夫亦更無所教。請辭去。羹堯父餽千金。老者不受。曰。若以公子異日成就。豈千金值耶。老夫以傳抄無人。故不遠千里耳。竟去。

南村曰。快牛爲犢。多能破車。羹堯之謂也。使無師若翁者爲之治範。則放恣又將何極哉。于以誦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之言。廢書三嘆焉。

按羹堯頑獷。翁能化馴就範。其術亦足以致思。然羹堯事傳聞至多。頃見康漣齋氏所記獨異。大有稗政于世俗之言。因錄之曰。先壯勇公與年爲通譜。兄弟稱生死交。故吾族人傳年氏事最審云。年以翰林起家。少年個儻。居京職時。常

喜爲狡邪遊。當時入旗風猶樸儉。世家子皆能弓馬。然少識漢字。獨年博聞強記。文章斐然。聖祖常命羣臣賦詩。年輒爲滿洲蒙古人冠。一日試翰林題。爲西南墾荒防邊事。諸翰林或不能指其方位。年獨爲文數千言。辯論周詳。所言地理險要。皆與聖祖平昔留心鈎探者暗合。聖祖大悅。溫旨褒之。未幾。遂以閣學擢巡撫。年以少年驟躋開府。意氣頗盛。有儒生某規之曰。果實以後熟爲甘。先熟非祥。奈何弗自慎。年改容拜謝。乃折節讀宋明理學書。尤傾心於陽明。帝曰。嗟乎。羹堯不得師事之也。尤慕陸宣公爲人。爲人書字。多摘陸氏議論。常梓其集。校刊精審。爲近世最善本。年居京。適壯勇公以宣化總鎮入覲。值於飲者家。壯勇公虬髯虎額。目如炬。聲如鐘。年相見大喜。卽以兄事。要主其家。與論兵事。輒至夜半。壯勇公常謂年曰。吾閱人衆。習兵易者。宜莫若子。乃悉舉所知以授。年後建大功。以知兵名者。不知皆壯勇公教也。己年總督川陝。壯勇公亦移四

川提督相處尤歡。年一日微服巡軍營。見一材官立雪中。手書朗誦。無寒色。異之。詢其人。則岳鍾琪也。與語。應對如旨。年大喜。擢爲副將。告壯勇公。以爲今日得奇才。壯勇公目之曰。才誠奇矣。顧不知心術如何。年自得岳。引之爲兄弟。屢荐其才於朝。未幾。遂擢松藩鎮總兵。壯勇公旣戰死於準噶爾之役。岳遂代爲提督。旣而年以功高。遭世宗忌。岳遂承旨先許年罪。年死而岳卽膺上公封矣。年羹堯旣治理學。事君尤恭謹。遇人彬彬有禮。治軍則嚴肅。故人皆懷德畏威。嘗殺材官張某。以其子嫻技擊。復用爲材官。或勸其復父仇。子泣曰。吾父死於軍法。豈年公咎哉。征金川。途中阻雪。年臥氈帳中。中夜聞柝聲零亂。出帳視之。則擊柝者中寒氣。手顫不能成聲。年卽以所被氈衣與之。明日。軍士聞之。皆感泣。而說部書乃謂年携妾臥帳中。而令提鎮擊柝於外。殆未嘗知年生平者也。年以能同士卒均甘苦。故人心不貳。拜撫遠大將軍時。世宗行大閱禮。大軍二

十萬。伏迎於郊。遣侍衛勞苦之者三。皆不敢起。召大將軍傳旨。則轟然諾。宗世益忌憚之。殺機愈決。初世宗之居潛邸也。以失聖祖歡。大臣皆輕之。獨年深契許。謂世宗有君人量。故世宗之嗣位。年有力焉。岳鍾琪等許年罪時。初猶有福州將軍之命。是時年猶擁重兵。部下多尼其行。有以自殺諫者。年獨慨然曰。吾一書生。受朝廷知遇。極人臣位。復何望。今日之死。分也。抗君令不忠。絕父母後不孝。有能護我幼子行者。吾感且不朽。西席某請行。年頓首拜謝。以函授之曰。它人皆不可託。可至襄陽總兵署。必能活汝。襄陽總兵官世口公。壯勇公少子也。既至襄陽。世口公曰。此地不可居。不急行。難將作。乃遣子及姪衛之。至雲南鶴麗鎮總兵官先太高祖世顯公處。甫至而年難作。子易姓爲李。隨世顯公二十年。爲之納婦生子。先高祖坦崙公居雲南。亦四十年。累官至明威將軍。終其身。與年氏後通往還也。先曾祖後。遂無復相知者。然欲求年羹堯後者。仍當於

雲南求之焉。

年羹堯與吾家函筭極多。至先曾祖時猶盡存。厥後歸先伯祖繼年公。穆宗時。洪楊黨徒破漢中。繼年公全家死難。而皆付一炬矣。

遼齋曰。先君子曾聞之。繼年公曰。年公貌如美女。少年頗風流自賞。中年折節服膺文武宣公之教。卓然躬行。竺敬之君子也。及至解兵歸死。處之恬然。又何其醇也。世人徒耳其武功之盛。以爲必如暗鳴咤叱之雄。小說家者流。又故爲點染其事。以聳觀聽。及見其功成身死。以爲必又黜布彭越。然後致是。烏乎。又寧知覆巢之下。必無完卵哉。年公擁戴世宗。拔擢岳氏。固以爲內結大信。外樹屏藩。宜爲萬全之計矣。孰知卒死於二者。悲夫。悲夫。壯勇公初見岳氏。卽疑其心術未純。惜乎年公之不察也。易曰。知幾其神乎。君子是以貴乎知幾。

晏公河捕鱷記

李警衆

距繡甸正埠五里。有地名晏公河者。綠水灣環。風景清絕。埠中富家兒。於清和節候。類多臨河而居。以消長夏。又或買棹河干。容與中流。相約爲水嬉之樂。誠勝概也。某年四月。該埠富家女郎名滑靈祿者。係一舊王族也。日暮約女友閒遊河畔。將解纜。抵對岸市菱茨。甫下埔。突爲鱷魚所捕。時則波浪翻騰。江聲大震。蓋鱷魚潛伏岸邊以伺人。一如貓之捕鼠。既得人。卽鼓浪出河口而去。諸女友駭甚。歸報其家。言鱷魚巨甚。長逾十丈。必葬魚腹矣。女郎固有父。精催眠術。聞耗悲甚。既而忿然曰。必報是仇。且必速行我術。或冀鱷魚以女郎爲戲物。益未膏魚吻也。遂奔抵河干。戟指怒詈。瞪目視河口。逾一小時。不少瞬。已而亟取岸上蕉葉。其大可覆人身。復在衣袋上。出紅索。紮葉作十字形。爲時極疾。口中喃喃。又不知作何語。既畢。放葉於河。手揮之曰去。去時正水落。蕉葉卽逆流而上。直出河口。其行如電。轉瞬不見。彼則跌坐河畔。垂眉閉目。若老僧之入定然。

來觀者咸屏息以窮其異。久之。遠見河口波浪掀天而起。似有一鉅物挾濤而至。逆視之。鱷魚也。鱷固有足。及岸沿步而上。蠢蠢伏沙灘。不少動。若失其知覺者。又頃之。蕉葉上紅索。則纏繞於鱷魚之吻及其身。衆人視線方集於鱷魚。俄回顧間。瞥見一女。時則正伏在於一蕉葉。衆諦視之。卽被鱷所捕之女尸也。女已溺斃。父哭之痛。少焉。父手白刃。加於鱷魚之項。而瀝血以奠其女焉。術亦神矣。

盜墨孝子賊孝子

闕 名

吳中吳某。清初夤緣爲秦中令。偶富戶犯法。令故重入其罪。其人百計祈哀。初亦伴許。卒殺之。止一子。十餘歲。并沒爲奴。翌年以貪墨罷歸。厥後有戚開府東都。時吳已巨富。且逾古稀矣。輦金詣戚。爲起復計。富民子已長大。孔武有力。而貌特恭。指使無不當意。極愛之。令首途。中道不辭而去。衆疑爲逃也。一夕。解鞍

甫息。其人率壯士三十餘輩。皆以絳帕抹額。斬關入。叱令跪。面數其殺父之罪。吳叩頭乞憐。諸奴亦環伏號泣。願以所蓋之金進。殊不願。揮刃斷其頸。以首掛鞍。并截四肢。呼嘯上馬而去。餘僕載屍踰踰歸。家人結草爲首以歛之。同時又有賊孝子事。

賊孝子。亦不詳其姓名。相傳爲如皋人。貧不能養母。遂操舂之業。爲捕者所獲。數受笞於有司。號曰。小人有母。無食以至此也。人且恨且憐之。一日母死。先三日。廉知鄰寺一棺。寄廡下。是日。召黨具酒食。邀老僧寺中痛飲。伺其醉。舁棺中野。負其母屍葬焉。比反。僧尙酣臥也。賊大叫叩頭乞免。僧驚。不知所謂。起視廡下物亡矣。無如何強釋之。厥後不復作賊。

道非曰。載籍稱孝子多矣。類皆彬彬禮法。舉動中節。無有滅梨作慙。墮於被邪。如二子者也。然二子爲盜爲賊。爲其親屈也。其行彌慝。其心彌苦。脫使二子無

戴天之仇。寔貧之厄。揭揭乎將優入賢哲域矣。故世之貌似彬彬禮法而行實相反者。吾唾之。吾甯取盜賊。况二子至性過人者乎。

魯監國后妃傳

沈 礪

道非曰。國丁喪亂之際。天潢玉葉。宛轉就死溝壑。倉猝而膏白刃者。隨在都有。况椒房蘭掖。盈盈弱質。烽燧匝地。非復邀寵承明之時。故便嬖淖約。瞬息而玉碎香消。顧其間深明大節。義不受污。挺身當熊。礪鋒刺虎。蓋亦屢見不一見矣。予惜明季諸藩宮闈事。書缺有間。乃就翁洲老民所述者。稍爲詮次。附以臆斷。作魯監國后妃傳。

妃某氏。王爲世子時所納。崇禎五年。清兵破兗州。兄魯王以派殉難。王被執。詭稱牧兒。見清兵掠王邸。皆忽流淚。怪之。或告清將曰。此王介弟也。刃之。三擊不中。駭曰。汝有大福。我不汝害。前有一女子甚麗。知是汝妻。犯之不從。死於墻下。

汝其理之。王因是得脫。紹興監國諡曰烈妃。

元妃周氏。濟甯人。王以崇禎十七年二月。襲封魯王妃。入宮已年餘矣。遂進元妃。甫逾月。而京師陷。王避兵南下。妃時臥病不起。王強之。妃泣曰。王速行。勿以妾故爲王累。王不忍。妃乃手碎磁盤。勒喉而死。紹興監國諡曰義妃。

元妃張氏。蕭山人。乙酉七月。王至紹興。行監國事。冊立爲元妃。父國俊。得封伯爵。內結閣臣客鳳儀李國輔。外倚悍將方國安王之仁。頗通賄擅事。諸臣相繼進諫。王不聽。侍郎錢肅樂特疏糾之。留中。國俊遂引降臣謝三賓直東閣。以擠肅樂。肅樂遂去。明年六月。江上師潰。王由江門出海。令保定伯毛有倫扈宮眷。自蛟關出。期會于舟山。適叛將張國柱來攻。爲水營將阮駿所敗。國柱僅以身免。遂擄妃去。不知所終。

元妃陳氏。鄞縣人。丙戌春入宮。爲宮人。張妃旣爲亂兵所擄。在副舟中。急令舟

人鼓棹特前。追兵不及。伏荒島數日。漂泊至舟山。王已入閩。徬徨無所歸。尙書張肯堂遣人護之。得達長垣。王見之流涕。進册爲元妃。在海上三年。生世子黃斌卿。伏誅。始復入舟山。先是張妃在會稽。其父國俊頗預事。擅威福。妃歎曰。是何國家。是何勛戚。而尙欲爾爾乎。至是族親有至者。悉遣之。辛卯。北兵三道入海。王以蛟關未能猝渡。親帥舟師。搗吳淞。以牽其勢。蕩胡伯阮進居守。敗死。清兵直抵城下。安洋將軍劉世勳議分兵先送官眷出海。然後背城一戰。妃傳諭辭曰。將軍意良厚。然螻蟻黥背之間。懼爲奸人所賣。則張妃之續也。願得死此淨土。乃止。城陷。妃整冠服。北向拜謝。投井死。貴嬪張氏及義陽王妃杜氏從焉。錦衣指揮王朝。內官監太監劉朝。共昇巨石填井平之。卽自刎其旁而死。至乙未年。英義伯阮駿再下舟山。得妃死狀。表言於王。加諡貞妃。道非曰。從來氣節。每見諸板蕩之秋。明亡之也。匹夫匹婦。亦知引節自裁。不爲

虜辱况居璇宮珮瑜玉者乎。烈義二妃殺身于前。貞妃殺身于後。一魯宮中。已足繫人無窮之哀思。爲巾幗增氣者不少。考思文永歷二帝。以及諸藩宮掖間。成仁取義之后妃嬪嬙。當亦稱是。惜無文獻之足徵。是寧非青史氏之罪也歟。

鄧道士傳

胡寄塵

趙宋之時。中國人有創自來水者。道士鄧守安是也。是烏可以不傳。鄧守安。羅浮山道士也。廣州城瀕海。水苦鹹。城北有蒲澗泉。味清冽。然去城遠。人家何由得。守安嘗與東坡言。廣州一城人。好飲鹹苦水。春夏疾疫時。所損多矣。蒲澗有滴水巖。水所從來高。可引入城。蓋二十里以下爾。若於巖下作大石槽。比五管大竹。續處以麻纏沫塗之。隨地高下。直入城中。又爲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爲小石槽。以便汲者。不過用大竹萬餘竿。及二十里間。用葵茆蓋。大約不過費數百千可成。時東坡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王敏仲鎮

撫廣州。東坡以守安言告敏仲。爲之竹管引蒲澗水。城中人咸賴之。胡子曰。守安之法。與今日自來水。精粗不同。然理一也。此事余見之嶺海。清康熙時。南海人林輝。字青門。著林謂見東坡惠州全集。余因節其言。爲鄧守安傳。以行於世云。

王娟相

柴小梵

家蔓亭公記事藁中有一節云。春初與二三友朋。徒步遊五磊山。登高涉下。情景曠然。攀籐附葛。凡懸崖絕壑。無所不至。山後一崖下。似有一塚。豐碑巍峨。而醵黑特甚。不辨字畫。予好奇。乃距躍其處。中隔一溪流。不能過。則去襪履。褰裳涉之。其塚已廢圯不堪。摩挲碑陽。石蘚蔽蔽。墮下作慘碧色。碑文云。故明士女王娟相之墓。有銘云。秋本可悲。草黃木萎。碧血千年。與雲慘淡。白雲終古自悠悠。碧血年年任風吹。下有華骨成金石。以其餘氣長莓苔。猿啼兮月涼。雁唳兮

天長。幽魂漠漠風瑟瑟。飛零飄蓬暗成碧。碧血到郎居。朦朧正印月。下署劉成照流淚和墨書。萬歷四年立秋。字大徑寸。未經鐫刻。而墨痕深入石髓。成綠色。取水濯之。愈爲鮮明。字畫炳然。如石中鑲玉。亦云奇矣。大約男女相悅。其女死而男自書之。然萬歷至今幾三百年。風雨寒暑。幾經剝落。其墨痕愈入石理。知書時流淚和墨四字。大有可論。古人謂精誠之至。可感金石者。非歟。繼閱碑陰。果有鐫字云。故友劉子紅山。詩才飄逸。琴酒倜儻。悅左隣王媼。相士女。媼相詩酒閒情。與紅山埒。窺紅山才具。私傾慕焉。則爲詩投隔園牆側。有如我一身因善病。憐君半世爲工愁。紅山遊園得之。卽以原詩和韻投於女園。於是七字繡句。卽爲良媒。不煩白髮媪作青鳥使矣。媼相取紅山投贈之作。裒爲一冊。時置蘭闥。供清玩。彼穿穴窺牆之事。則固無之。一日母氏臨妝閣。瞥見一抄本小冊。取察。則多與紅山贈答詩章。艷調錦詞。彼父母見之。其怒何如。繼被女兒知。

慙。慙二老。謂不加研論。有敗門楣。遂以紅山娟相送。縣究辦。縣令數加討尋。終無實據。使穩婆驗看。亦仍處子身。則善言慰娟相歸。戒以宜避瓜李。勿邀緝繳。而紅山仍繫於獄。娟相歸。至夜。卽經死。其父兄良惡。殮而棄於野。未幾。紅山出獄。聞其事。痛絕不欲生。待月晦。負相棺。至十里許埋之。卽此葬處也。然貧甚。規模未備。僅起培塿而已。嗣是紅山每夜讀。娟相必御綠衣紅裳。至中庭。俯首若有所思。次日視立處。必殷殷有血跡。彷彿成字畫。紅山見之。惻然心動。乃罄家所有。備瓦石數百。將墓盡力封植。而取所哭淚。珠和墨題銘碑上。以識之。且誓言死同此穴。設有渝言。使銘字磨滅。而遭橫死。不三日。碑上筭鮮已滿。而有銘字筆跡處。獨否。似雕刻陰文。略不凌雜。未及一年。紅山病。至危篤時。召其友張文江。謂之曰。我沒無父母子女。爾可以予什器房屋變值。除薄殮外。爲予開一域於娟相墓許。與娟相同。爲夜台夫婦。則相爾壽康。永母泯絕。文江諾之。待紅

山死種切經營如所囑。勿敢或爽。然吾聞古來女子愛才若命者不可勝計。而娟相獨不得令終。且詩句投答。初非踰閑之行。彼父母阿兄。何昏憤若此哉。寒雲封碑。濕霧迷路。今之葬處。人跡罕到。則知紅山娟相在綠崖前。定能揮手禮余也。萬歷五年仲夏。劉文江謹書並鐫。小梵按。衣成蛺蝶。塚號鴛鴦。傳者固衆。而是事爲尤奇。昔聞昭君墓上。獨生青草。今覩於此。事雖各異。要爲精誠不渝。則可斷言。而是事縣志不載之。各家著述亦絕未之及。設非蔓亭公好奇。則如是艷蹟慘史。近在目前。絕無人知。不綦可哀哉。蔓亭公著有記事彙二卷。今藏在家。

記神醫

陸長春

吳門薛生白徵君。雪神於醫。治疾屢著奇效。嘗遇數人昇新棺出城。棺縫中血水淋漓。其色甚鮮。薛曰。止。若等昇活人奚往耶。昇者曰。此某家產婦。死已越宿。

奚言活也。薛固爭其不死。鬩動一市。適縣令至。詢得其故。令素重薛名。曰。君能起死人而肉白骨。誠善。萬一不能活。開棺之罪。將誰承之。薛因索紙筆。書自甘承罪狀。遣告喪家。其夫亦至。乃發棺視之。薛曰。此兒抱母心。故暈絕。一鍼可活。以長鍼刺其心窩。婦大呼一聲。兒已下。而婦亦漸蘇。視兒手則鍼眼存焉。令連稱神醫而去。越日。夫具禮踵門謝。薛笑而却之。

金陵道士

陸長春

金陵市中有道士。衣履垢敝。肩負一兒。貌甚醜。道士時以舌舐其面。涎唾淋漓。至一藥肆索錢。坐兒櫃上。遺其矢。肆中人爭相詬詈。道士曰。請無怒。仍令噉之。何如。乃按兒項。令噉矢。噉畢有聲。噉盡。負兒去。視之所負者。乃一葫蘆。疑爲仙。追之已渺。櫃遺乾矢少許。奇香酷烈。知是丹藥。以些微投藥中飲之。病立起。求者踵以接。矢盡。刮櫃上木屑與之。亦殊驗。獲錢無算。至洞其櫃乃已。

重訂虞初廣志卷八

鄧水姜泣羣選輯

書苗喜鳳事

闕名

桐廬縣有義賊苗喜鳳者。短小有力。能上五丈餘高牆。行城樓上。輕捷如猿。嘗行竊江南。過某村。月墮更殘。萬籟俱寂。聞小屋中有泣聲。陟屋窺之。見西廂內。殘燈尙炯。一女子跪庭中。注香瓦鼎。泣不可仰。聞細語曰。弟幼家貧。祇此老母相依。烏私未報。願減壽增母。然秀玉無力爲母市藥。請以臂肉和血。爲母起病。求神天鑒佑。言已。出小刀。白如霜雪。喜鳳知爲孝女。哀而敬之。撻下中庭。女大驚欲號。喜搖手曰。無恐。我義賊某也。今來救卿。無惡意。探懷出銀授之曰。此約三十兩。可作醫藥資。數月後我當復來。割股傷身。不足云孝。幸勿輕舉也。言訖。

一躍而逝。女驚定。知遇俠客。望空再拜。乘夜延醫。而母竟不救。女哀毀不欲生。喪葬已。有某戚家亦務農者。憐女瑩獨。遣价來迎。女不可。一燈慘淡。撫弟哭親。而大禍又起。數月後。喜鳳來探。則破屋塵封。杳無人跡。問諸隣右。始悉顛末。先是女母傭城中某紳家。女亦時往助母操作。紳子豪猾也。涎女美。出金啗母。欲納爲小星。母以有夫辭。公子怒。欲強逼之。母訴於紳。始免。因返里。以紡織度日。不復至紳家。公子銜恨未釋。比紳死。女母亦亡。公子乃授計家人。賺女至家。囚之密室。迨夜半。公子來。盡褫女衣。欲污之。女驚叫。則絮塞其口。間不容髮之際。喜鳳以探得女耗。適至紳家。聞南樓有呼救聲。疾往覘之。大怒。破窗入。手刃公子。救女出。負女至野。謂女曰。卿弟何在。可同往吾家避禍。女告以弟所墮地。喜鳳往覓之。頃刻携至。次早僱船同返桐廬。女感激殊深。欲委身事。喜曰。我豈好色者。救卿復娶卿。人將謂我不義也。卒爲女擇一士人。備奩嫁之。女之弟依喜。

爲活亦得成立云。

侯將軍傳

姚石子

朱明社屋。神州將沈。東南義旗。前後相望。金山衛以蕞爾一方。僻處海隅。當此之時。亦爲重鎮。自南至北。扼以重兵。胡騎南下。獨爲浦東屏蔽。相峙不下。久而後亡。是則指揮使侯將軍之力也。將軍名承祖。字懷玉。遠祖端。破倭有功。祖繼高。亦著聲績。將軍少失怙。年未二十。襲祖職爲指揮同知。忠勇多才略。乙酉。南都失守。諸同事僚屬。咸束手無策。泄泄猶平時。將軍父子聞變。卽涕泣相語曰。我家食祿三百年。一日捐節事他姓。不可。謝爵爲農夫。亦不可。其維死之乎。與諸衛官等哭拜聖位前。焚其衣冠。誓不臣二姓。聞者皆感泣。是日六月十六也。閏六月朔日。總兵吳志葵。崇從明傳檄發衛兵。初三衛師北入郡。初六志葵亦引兵來會。初七衛師南返。初九衛師東守楊家嘴。數日後西歸。師志甚銳。奈東

西不得要領。時松江義師已起。將軍方攝參戎事。往會志葵。見將庸卒弱。知無能爲也。然激於大義。受命退而嘆曰。卽事不濟。吾惟有死耳。乃率衛戍二千人。力守金山衛以應。誣散家財。貸糧富家。多有應者。於是父子簡器械。料糧餉。外乞援師。內修守備。日夕無休時。冀一得當。誓衆索戰。死無憾。七月初三。嘉定破。郡城戒嚴。二十三日。平湖又破。衛師守備愈密。八月初二。諸生楊寅東起爲守備。又以指揮劉羽聖掌衛事。初三。郡城又破。初四。志葵與黃蜚水師被襲於黃浦。衛師抗守如故。遣使至崇明定海乞援。無一至者。二十日辰刻。清兵至城下。先是清將李成棟。以書招降。指揮馬象乾色微動。卽爲衆所殺。將軍斬使焚書。募城內敢死之士。分衆拒守。令二子及西天墨陳國賢四人。協守四門。兵選聚南門。將亂隙出戰。軍丁分守東西門。水兵守北門及水門。皆以鄉兵參其間。悉力捍禦。未刻。清兵攻城。城上矢石如雨下。將軍坐陣間。始當矢彈。緣而上者。手

及之。鏖戰三日。夜。衛藤牌兵素著驍捷。清兵乘隙布雲梯。扳堞而上。然隨登隨斫。屢進屢卻。卒不能克也。及李成棟兵來助。砲擊北水關。水兵素孱弱。關破。以小舟疊城下。蟻附而登。奸人內應。城遂破。將軍率兵選巷戰。凡七遇。手刃虜騎五百餘人。清兵大震。李成棟已欲卻矣。而楊寅東有二心。從後反擊陳國賢肘。國賢被執。寅東遂降。後亦爲所支解。劉羽聖亦降。西天墨戰死。將軍身中四十餘矢。馬蹶被執。大罵成棟。以刃脅之。降。曰。我家食祿三百年。今日不當以死報國乎。遂慷慨請死。俄引去。過戰卒骸骨間。仰天嘆曰。余不能早自裁。使無辜之民。橫摧鋒殘。余之咎也。至郡。後令人說降。終不屈。遂戮於華亭縣學前。臨刑。顧謂執刃者曰。幸釋我縛。北向拜謝帝恩。兼叩辭先聖。不得。領其首者三。神色不亂。意度殊從容。成棟嘆曰。江南自史閣部以下。一人而已。長子世祿。同殉。次子世蔭。越二年。以謝堯文事牽涉被害。語均在侯氏昆玉傳中。弟仲錫。侄世鼎。年

十四。夫人周氏及女皆殉節。其餘諸指揮使千百戶十死八九。全軍戰沒。虜兵大肆殺掠。閭門殉難者比戶。而是死傷所殺踰萬。血流成河。嗚呼慘矣。

佚史氏曰。讀侯將軍傳。虜禍之中於金山衛。以及當時戰守情形。我先民崇尚氣節之盛。概可知矣。夫以將軍之忠勇才略。而無救於金山。卒以身殉節者。則我不得不痛恨於寅東輩也。雖然。當此之時。天崩地拆。事不可爲矣。而如寅東之爲人者。滔滔天下皆是也。故義旗前後相望。而卒不能起神州之陸沈。孟子曰。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豈不然哉。佚史氏又曰。志書載將軍葬於衛之北校。而我遊衛城。北望荒墟。古墓纍纍。不知誰是也。詢之田夫野老。亦不能識。憑吊無地。又可悲矣。

南邨曰。觀侯將軍自誓之辭。知李成棟之言不誣矣。深宵展卷。如對英靈。

侯氏昆玉傳

姚石子

佚史氏曰。侯將軍有二子。先後成仁。不辱先烈。一門殉節。乃國之光。而非家之福也。作侯氏昆玉傳。

伯世祿。字功藩。少通經史。善騎射。明大義。負至性。讀書及忠孝大節。輒流涕太息。思效其爲人。迨將軍將死國。功藩實力贊焉。郡城破時。爲書告所知曰。不佞自分已登鬼錄。與其奄奄以生。無甯烈烈而死。衛城旣圍。厲氣狗城。聲情甚壯。旣而城破。與將軍同被執。喝問何不降。卽張目大罵。叱之跪曰。我爲天朝世官。奈何辱我。因仰天嘆曰。父殉國。子殉父。遂奔父所。虜怒。以刀擊其頸。屹立不動。攢矢射之。中五矢。披頰貫胸。無懼色。乃以刀殺焉。有子二。少者五歲。死於兵中。長者十歲。最穎敏。得脫於禍矣。未幾亦病沒。所著詩文甚盛。今盡散失。方在圍城中。有詩云。身沾雨露心難死。肉委泥沙骨自（一作亦）香。此詩書於城垣。爲識字者所傳述。得流傳於世。然亦非全章矣。

仲世蔭。一名其偉。字美漢。功藩雅令有文。佐父理簿書。通交遊間。屬牘。日夕無虛時。而美漢嘗別治軍於柘林。稍稍以敏幹聞。人僉曰。萬戶公有子矣。聞父兄俱殉國。突入虜營。奮言曰。某侯懷玉子也。力請同死。成棟義而舍之。嘆曰。吾何顏復視息人間。痛哭欲死。父屍傍。或勸之曰。君死則一家無所依。且父兄暴骨。誰爲謀窀穸者。乃宛轉乞得父兄首歸葬。於是守廬井。事母嫂。將以耕夫終。亦無意人間世矣。會獲通肅虜軍者。謝堯文。藏陰應諸姓氏。而美漢在焉。蓋人特以其忠節。諒所不辭。入其名。實不知也。事聞。追捕至南京。斬首。母妻咸不免。美漢博雅不逮乃兄。乃其將死時。賦詩數十章。有義重有頭。供短劍。道窮無子讀藏書。又寄妹云。父魄有靈。應傍汝。君恩爲重。莫愁予。王席門先生稱其慷慨悲婉。古詩人之流也。

南邨曰。功藩難爲兄。美漢難爲弟。有子若斯。乃爲虎父光矣。

記異僧普濤

闕名

王蘭臯。籍江寧。少游山左。值謝遷亂。避長山之醴泉寺。與王院亭西樵昆仲相友善。時阮亭未弱冠。詩才已清妙。蘭臯嘆異之。寺有異僧曰普濤。自黃山文殊院來。茹葷酒。性伉爽。蔑視大衆。於阮亭獨敬禮有加。一日。普濤與蘭臯携酒登長白峯。縱飲。仰見羣雀翔飛。舉手向彈。數雀墮地。蘭臯問何神術。亦不答。醉坐盤石。倚大樹。方仰天發嘯。忽神色變易。抖袖向空。見白光起如匹練。遂騰身躍地。風冷然。觸人作噤。已不知所在。蘭臯駭甚。急返寺寢。夜半。推扉入。手皮囊。滴血淋漓。懼而匿走。普濤啞然曰。子勿畏。我去救一方塗炭耳。指囊曰。坐中貯巨寇首級。子盍一觀。出懷中小匣。取黑丸一。投囊。囊洞然。聲裂。洩水斗餘。蹶然縮。越日。果有人來山。言賊犯淄川。將肆屠殺。若有神兵鼓風而至。賊首皆斷。餘衆紛竄。又得官兵追殲。新城等處。已圍解矣。始信其有神術。密叩之。答謂余即世

補 志 初 跋

所傳劍俠也。今值太平。身當隱。與君有緣。故爾周旋。幸勿語阮亭。渠貴人。且爲當世詩學正宗。不願使形諸歌咏。致留後人口實。然子亦當貴。我有祕字留贈。不有急難。勿輕啓。出紅紙裹封甚緊。蘭臯受而藏之。尋別去。後蘭臯任兩浙鹽政。聞耿精忠開藩。檄取鹽課助軍。時浙中被兵。庫儲不繼。遲未應命。耿怒。劾逮來聞。將加不利。正惶懼間。憶及異僧所授祕字。夜露禱於空。發其封。乃黃紙符二。旁書焚嚙之。乃焚一吞其灰。頓覺體足輕舉。似有人提之空中。有風御之行。直達耿藩寢室。抽壁上劍。飛舞帳前。耿藩偕其妾。裸跪牀下。戰慄惕息。蘭臯斷其鬚寸許。擲劍而去。仍飛行至寓。案上燈熒熒。疑爲夢境。翌日。耿傳帖令王旋任。即乞休。移家紹興。尙存一符。亦無所用之。

記甘鳳池

闕名

吳下拳勇。首推甘鳳池。游遍天下。未遇敵手。或曰尙係第七手也。第一手乃僧。

日食人腦三枚。第二手係呂晚村之女。年十六七。而身輕如燕。江寧藩庫。門戶不啓。忽失銀二百萬。將軍等大驚。冥搜無跡。或告曰。必呂女盜也。訪之果然。不得已。軟語求還。女曰。諾。於某日。肩庫。我當送來。衆於是日重兵守庫。覘其何以運至。忽若有鳥飛入。亦不之覺。既而杳然。開庫視之。銀堆貯如故。不知何術致此。第十手名白太觀。藝不及人。而能騰蹕空中。一躍數十丈。九人因和尙淫凶已極。一方受其塗毒。官不能制。思除其害。約日共往。和尙亦不懼。持大鐵杖。重三四百斤。運動如飛。衆悉力接戰。鬪酣之際。不防白太觀從空飛下。直劈其首。自頂至項。已分兩半。猶苦鬥半時。呂女以鎗戳其心。始倒。真奇勇也。甘鳳池。晚年曾寓太倉張氏。時梅花盛開。衆酌酒讌賞。並求獻技。甘曰。諸君皆文士。奚用武爲。無已。作落梅之戲。何如。使人諳誌花朵。索絲花一團。摘少許。圓如鈕。大立百步外。擲之。梅朶朶墜。無少差者。棉花至輕之物。而用如彈丸。亦奇矣。又嘗游

濟寧。有李公子者。其地之豪族。且係高手。知甘至。盛筵招飲。初見面。彼此一語。甘方折腰時。李雖揖還。而借其低首。一足由其頭上閃過。試其知否。甘如不覺。周旋而退。李謂此公徒負虛名耳。方自詡間。甘遣人送一紙裹至。開見寸許大。青白綢兩小塊。不知何意。再四思索。忽悟己所穿夾襪。是此顏色。急視之。襪中對穿一洞。蓋舉足際。甘已手撮其襠矣。李固迅疾。而甘更神速。李遂款留而請受業焉。

邵得魯先生軼事

闕名

邵以貫字得魯。餘姚人。門材最盛。少與兄以發齊名。性狷潔。遭饑饉。倡設義倉。桑梓德之。己國難大作。幾欲死。以母在不得。遂髡髮爲頭陀狀。走入雲竇山中。妙高台僧道巖者。故勤學官張廷賓也。亦姚產。乃依之。苦身持力。不與人接。尋以省母返故居。時黃尊素李子名宗會者。志節夙著。來同居其潭上園中。相與

夜讀謝皋羽遊錄。輒慕之曰。方今虎豹滿天下。五嶽之志。不可期矣。四明二百八十峯。近在臥榻。當使峯峯有吾二人履齒。於是遍走山中。然山寨方不靖。所在多邏卒。二人者。冠服奇古。躑躅其間。頻遭詰難。不爲苦。一日。忽入絕谷。罔知所嚮。俄而峯回路轉。松梧桐竹甚盛。有鷄犬聲。就之。祇一家。有輻巾者。出曰。客從何來。語之以宅里。笑曰。吾亦姚人。避世居此。止二人宿。曰。是名有屋山。僕爲陳從之。嘗監故大學士孫公嘉績軍。公死海上。吾無所依。故來此耳。因相顧嗟嘆曰。是真桃源矣。宗會嘗語人曰。得魯自甲申後。頰輔間無日不有淚痕。其稍開笑口者。則遊山耳。未幾。宗會卒。孑然無所嚮。遂棄家投四明山中。時尚有一妾。不忍判。亦自爲尼。偕隱山中之楊菴。每日晨昏。各上堂禮佛。外此雖茗粥。相通久之。並卒。

周開奇

闕名

上海周開奇。精拳勇。家巨富。以習械中落。尤善鎗法。楮福生之徒也。福生故海內名教師。晚年來郡授徒。二周其一也。其絕技能於百步外排列什物。焚香一莖。挿爐內。周騰步而入。鎗鋒所至。火滅而香不偃。又於廳事中四面緊閉。轉動鎗鋒。窗悉無風。自開。射鳥不以弓矢。扯紙作團。含口中。視鳥吐之。發無不中。中無不墮。後以某宦籍家產。坐寄頓。將連擊之。卒不可得。

曹大

闕名

曹大。常城觀子巷人。以南貨爲業。家可中資。好拳勇。兩手能舉千斤。有游僧過。聞其名。詣曹購胡桃。以二指捏碎。皆云不佳。曹乃出胡桃斗餘。略拂以手。個個皆碎。僧點首。遂去。郡中每至九月。各商詣靈官廟報賽。演劇無虛日。曹往觀。立臺前。千人推挽。屹然不動。歲以爲常。一日有矮人。長不過三尺。微鬚。窄面。逕立曹前。以背貼曹腹。曹推之。不覺。又力推之。仍不動。其人回首顧曹曰。何爲。駢二

指捺曹脅。從人叢中去。曹急以手按脅。面色如紙。口不能言。鄰人見。立扶歸。嘔血數升而死。死後左肋青黑。按之。骨條條斷。而矮人不知所往。

記丐俠

闕名

蕭之西鄉人。有所謂來懋齋先生者。家况奇貧。性慷慨而有過人節。鄉試後。捷舉。意欲赴禮部試。而絀於資斧。於是奔走告貸。夫親故之門。親故以其貧也。望門投止。迄無一人應其請。既而曰。以云資貸。恐如我之貧。終無償還之期。孰如成一會而籌集之。鄉人俗習。例凡臨時乏資者。得招集親友七八人。各出一分於發起人。由發起人立約簽字付資。畢事而次第發還之。謂之會。庶取次償楚他人金錢。無虛牝人之擲。而一己之行旅。亦以鳩集。且得從容措歸焉。於是復奔走於親故之門者數日。始獲七人之認可。然皆以情不能却。強應之。而心實否之。屆期先生黎明起。掃庭除。潔盂盤。具旨酒與佳肴。以恭候之。詎知自

辰至午。自午而申。日既夕矣。無一親故之足跡。印於其門庭者。有羣丐過其門。見先生家備陳設。羅盃盤。必有所謂喜事者。遂鬻集於戶限外。爭欲得杯盤狼藉之餘瀋。而爲口腹之欲焉。斯時也。先生飢火與憤火交綏。夢想與希望俱絕。於是出謂羣丐曰。予之肆筵以設席也。非婚非嫁。實以部試期迫。赴都乏資。意欲藉親故之集會輪資。應眉急耳。奈親故貧我。今竟食言。以致吾之酒肴爲虛設。雖然。與其使蠅蚋姑最之餘。魚餃而肉敗。爲犬彘之食料。孰若大家共一飽。汝曹其偕來。汝曹其就座。吾將爲東道主而暢飲焉。羣丐登堂酣醲。醲餽既良。已謂先生曰。吾儕小。蒙先生之肫賜。賁以酒食。固屬非分之寵。然一飯之恩。胡能讓前人美於往昔。今試一問。由此達京師。需金幾何。先生曰。但使途無飢渴。而安抵都下足矣。羣丐應聲起曰。是區區而淺淺者。何難之有。吾儕願盡力焉。路待送達京都。或携行囊。或負書笥。或扛肩輿。擁先生以就道。沿途以行乞所

得供。先生食往。往逆旅主人嘉其義而奇其事。輒縷詢其顛末。且厚有贈饋。既抵都。羣丐各分道行乞。以所得資爲先生應試費。試後果捷南宮。得出爲某邑宰。循例省親回籍。返鄉里。存省家人父老。羣丐亦促之返焉。甫抵里閭。親故之間寒溫表慶賀者。肩摩踵接。充塞門閭。先生亦平淡視之。若不甚介意者。然越數日將之官。羣丐請從之任所。先生恐有所不款。又恐背前日誼。方躊躇間。有黠者似已久窺其意。曰。先生之作官。自作官。某等之行乞自行乞。但使有效犬馬處。則吾等願藉之以畢餘生。若其他世俗之累。決不敢爲先生挽。且自挽也。請勿作再三之慮。先生以爲何如。抵任所後。各行丐於四方。不與先生相接近。惟昏暮時潛一入署問安而已。先生亦隨時資給之。然往往不受。時邑多盜。羣丐間作偵探。是以屢屢破獲重要案件。至頒發賞格時。懸牌累月。迄無來領者。而先生以政聲卓著。由上峯保升郡守矣。先生固儒者。不耐於酬酢之煩。又淡

於利祿。遂以親老乞終養。解組後欲爲各丐謀治生業。竟皆避之他去。無應招者。先生每爲人言之。輒歔歔泣下。而以各人姓字之未詳。終引爲憾事。然而丐則俠矣。先生爲近代人。其里人多能言其遺事者。孰謂世風不古。竟有此種事耶。

南邨曰。塵世未必有此事。濁世不可無此文。嗚呼。裘笏冠蓋之倫。幾輩能不愧于丐也。雖然。此丐之所以爲丐歟。

紀趙爾豐卒與婢事

康溼春

龔居子曰。一代興亡之頃。不問其君之爲仁與暴也。人雖悍戾。必有所親。所親者。視其悍戾。猶和藹也。故雖昏主。當其招亡。必有以死自貞者。豈均沾沾於身後名歟。受恩已重。所感已深。故不暇計其賢否。計其利害。有所犯者。惟以死撐耳。齊之拒襄無道。猶有嬖人爲之死者。感深之所至也。胡元入主中國。其種則

腥膻也。其政則淫昏也。朱明既興。漢族之民。猶有殉者。識者雖譏其昧於春秋之義。視日莫依違以幸全者。已定足稱。清運既衰。民思故國。百日而禹域底定。蜀實首發其端。趙爾豐既受督川命。怵於爭鐵道者之勢。初則因循。繼而違法。拘捕議長。民大怨。未幾而武昌起義。爾豐大恐。出議長。讓爲都督。是時清室遜位。詔未下。爾豐既不與於起義。宜當死守。乃釀亂畏死。轉以求生。揆以君臣之義。爾豐已不得爲清室忠臣。既負國民。又負其主。爾豐死不足以蔽辜也。爾豐負其主如是。乃猶有甘爲爾豐死者。豈非所謂感深所至者乎。初議長蒲殿俊之代爾豐爲都督也。十日而軍士譁潰。蒲倉皇走。尹昌衡乃撫集新軍。代蒲爲督。成都稍定。爾豐時尙有軍數千。居成都。成都人僉謂不斬爾豐。難猶未已。昌衡乃馳諭爾豐軍。使勿助惡。爾豐軍皆釋兵待命。十一月三日辰。昌衡遣材官陶某往執爾豐。入重門無拒者。直走爾豐寢。爾豐方臥起。短衣沐焉。覩材官色。

變。問所從來。對曰。奉都督命來執公。爾豐環顧左右。惟二婢侍。二婢各以手鎗。界爾豐。爾豐戰慄。不能發。一婢奪之。連發傷數人。衆擁入。砍婢死。一婢奔入。取爾豐祕文牘。將付之火。材官以鎗斃之。爾豐遂被執。至都督署。爾豐視昌衡曰。奈何執我。昌衡曰。汝誤國殃民。罪當誅死。爾豐俛首無語。乃斬於纛下。昌衡持爾豐首。狗於市。至走馬街。突有鎗發自樓上。斃昌衡馬。及弁某。昌衡步行還。大索刺客。旬日得之。凡二。爾豐衛卒也。不少諱。僞爲爾豐復仇。昌衡太息曰。義士也。殺之不祥。禮而遣之。又以爾豐婢死爲義。厚其葬。親致祭焉。識者多許尹氏有量矣。癭居子曰。爾豐上負清帝。下苦蜀民。死無足責。然其兄弟皆常建牙開府。散金養士。不知幾許。及當危難。相報者。獨卒與婢而已。與爾豐最親者。莫若妻子。難之將發。已自匿遁。獨此婢與卒。一則捍衛於危時。一則圖報於事後。視豫讓衆人國士之論。相越遠矣。烏乎。諸夏衰微。道德淪滑。竊利竊功。且並其聖

智之法而亦竊之。至於孤懷獨行之士。則往往湮沒不彰。豈不大可哀乎。爰述其所聞如此。百世下卓識之君子。或亦矜其哀志。發其幽光。非有望於今之大先生也。婢一名青鸞。一名綉鳳。不知其姓氏。卒趙氏。兄弟行。山東人。

少伯山人傳

舒 燾

少伯姓張名宜尊。湖南澧州人。山人其自號也。早年以畫名於京師。達官某贈以妾。爲謀官。嘉慶中。選安徽巢縣柘皋巡檢。時百文敏公總督兩江。行部過柘皋。聞山人名。召至行館使畫。大悅。飲以酒。載歸金陵。從官無不辟易。山人名由此起。後吾楚陶文毅公來撫皖。特重山人。自道府上下。無不欲得山人畫爲榮。縑素堆案。山人應之以暇。落筆輒盡數紙。無不如意去。有所迫則終歲不可得。某方伯旗員也。欲山人畫。檄至省。時山人方辦賑。舍之來。方伯曰。無他。欲君來爲吾畫耳。山人作色曰。某辦賑。日夕不暇食。恐公有要事。故星夜泝舟逆流而

上。若公欲某畫。某雖微。寧有以檄致者。卽趨出。方伯謝之。轉加敬。故大府皆呼之曰先生。無以屬吏視者。嘗暑日入大府。門外吏束冠帶。汗流被面。屏息俟闈者。通報。山人科頭衣白葛衫。直排闥入。留飲。談輒深夜。戟轅將弁皆僵立以待。譙鼓數下。聞啓閣之聲。兩紗燈導前。則大府送山人出矣。人有以他事于者。却之。默不發。或地方弊病。與民間疾苦。則知無不言。時江南北多被水。黍麥皆無收。高者又爲蝗所食。有司多匿不報。民無以爲生。大府廉得其實。奏免賦給賑。賴以安全。人咸謂山人之力居多。柘人某以爭葬地致訟。山人知其情。先往圖其地。召兩造俱前。指示之。無毫釐差。訟乃已。或以小事角。山人每排解之。有所饋。不取一錢。故其人至今愛戴無少衰。遷貴池縣丞。署婺源縣事。年七十餘。卒於官。妾數人。無子。以姪孫某爲嗣。山人畫山水。以枯淡勝。好用皴法。少著色。其臨古必變化。不欲僅得其形似。故其品與倪雲林爲近。詩間遠無烟火氣。字得

顧谷遺意。近時三絕。罕見倫比。然皆爲書所掩。惟於題跋見之。他皆不傳。晚年以歲入潤筆資。買山於柘皋爲菟裘。手植松數萬株。號曰十萬松園。未及歸而歿。今又十餘年。松皆成林。殆逾十萬。數里外青蒼蔽日。遠近皆知爲張氏山云。舒薰曰。山人蓋隱於官者也。當是時。有以技藝受當途知。擢至監司者。山人以末吏跌宕撫間。卒以丞尉終。不稍屈。非心別有所樂而能若是乎。昔吾父宰巢。與山人善。約爲昆弟。後遷州府。山人常以事往來。故得所畫較多。當時不甚愛惜。皆爲人持去。今所存冊頁數幀耳。憶予兒時。山人每置膝上。伸筆畫墨。鸚爲戲。十餘年來。如前日事。屢過其十萬松園。輒低徊不能卽去云。

蓋生

高太癡

蓋世英。字子杰。中州名孝廉也。遊幕四方。負才氣。膽識過人。而持論奇肆。輒與當道不合。甲申。法人擾安南。蓋生適在桂林。聞劉義之名。慨然曰。草澤英雄也。

我當往助之。乃出鎮南關。逕投劉軍。長揖請見。劉與語。大異之。禮爲上客。置之帷幄。參贊戎機。出奇設伏。屢挫法人。由是聲威大振。然劉終以軍單勢孤。不能持久爲慮。生進曰。公雖倡大義。而順逆未分。無以收人心。而作士氣。今越王孱弱。衆所屬望在公。誠願爲公擬一表。乞中朝假名號。并助兵馬糧械。再爲檄文告天下。庶義聲著。而衆望有所繫。幸而得志。南面稱孤。較之茫無建白。不亦愈乎。劉猶豫久之。曰。君第爲我屬草。草成。劉發檄。而表竟不敢進。無何。和議敕定。朝廷遣使諭劉歸附。留喜曰。功名富貴。在此行矣。乃盡散所部黑旗兵。其酋薛斯時。憤劉去。招其衆。劉越猶與法抗。劉瀕行。越父老攀轅而泣。曰。將軍去。吾屬皆被髮左衽矣。生亦叩馬諫曰。中朝之所以忍棄越者。爲乏將才耳。公以百戰之餘。獨立特異。經營草昧。於茲二三十年。越之人倚公如長城。此天所以授公。而使效順於中朝也。奈何拱手而讓法。且龍之變化莫測者。恃雲霧耳。今部曲

皆患難敢死之衆。一旦解體。隻身內附。失計孰甚。公誠及此而抗表。卽亦未晚。不然。悔何及乎。劉曰。此君命安可違。生曰。夫爲將之道。君命有所不受。况公尙未有尺寸爵祿乎。且有大志者。寧爲雞口。毋爲牛後。公此去。自揣將爲雞口。抑爲牛後也。劉曰。君休矣。我行安樂。與君共之。生撫膺而歎曰。嗟乎。惜哉。時不再來。某望公不在侯伯之下。今已矣。不忍見公佩橐鞬爲腐儒前驅也。乃辭去。堅留之。入關竟道亡。劉旋任礪石鎮。移南澳鎮。而越遂屬於法矣。

太癡氏曰。以成敗論人者。非夫也。然智者燭機於先。洞若觀火。談言微中。固與幸災樂禍異矣。巍巍劉公。當守不守。不當守而守之。晚節末路。一誤再誤。嗚呼。蓋生。羈才無主。豈不惜哉。

廖氏苦節記

闕名

西人魯濱孫飄流孤島事。世所豔稱。顧其事出小說家言。虛實未可知。且魯本

探險家。船破漂流。固意中事。若夫以一弱女子。結廬人境。而實子身孤立。與人
世隔絕四十年。而卒獲一家聚首。且夫婦偕老。三十餘年而後考終。此其所遇。
視魯濱孫抑更奇矣。而世之人竟無知之者。甚矣我國人之貴遠而賤近也。廖
氏者。陝西褒城縣民戚成勛妻也。世居縣城中。務農爲業。明末張獻忠之亂。關
輔諸郡縣。惟漢中被蹂躪最烈。成勛年甫弱冠。結婚才月餘。賊至。邑人倉皇逃
竄。廖纖弱不能從。成勛戀婦不肯去。廖促之曰。君尙未有子。宗祧所在。烏可效
匹夫小諒。致陷不孝。君但速行。妾早決一死。偷天幸獲免。未必無相見期也。成
勛不得已。委之去。廖堅扃重門。獨居一小樓。倉中薪穀足資數年。賊至。忽忽去。
後不知其中有人也。賊雖去而城已虛。親戚鄰里。無一家幸存者。亦遂安之。數
年後。流亡漸復。然門內外荆棘叢生。高逾垣。過之者第知爲戚氏屋而已。亦無
人入而一視也。積穀漸罄。幸樓外有隙地數畝。乃種穀其中。俟其熟而穫之。歲

以爲常。衣服皆朽敗。乃績草爲衣以蔽體。如是者四十年。成勛出門後。問關老林中。幸未遇賊。乃流寓鄂之勛陽郡界。別娶一婦。生子二。勤儉家居。積小康矣。年六十餘。老而思鄉里。會里人有歸途過勛者。因偕之行。抵縣中。居於戚家。其西鄰也。詢妻耗。無能言者。以爲久亡矣。是時六合初定。生聚未蕃。土滿人稀。廬舍半沒。人跡罕到。固不獨戚氏一家然也。居數日。乃浼戚里。持斧斤。斲菁伐木。如啓山林。兩日後。始稍稍廓清。入門。則見有苗蔚然。畦畛青葱。望小樓。時有炊煙縷縷自牖中出。大異之。方疑慮間。一老婦人從樓上呼曰。汝輩誰何。胡擅入此。成勛惶怖。疑爲異物。抗聲答曰。我此宅主人戚成勛。汝何人人耶。鬼耶。廖審視久。覺聲音顏貌。彷彿其夫。而數人者。悉裝束詭異。從來所未見。亦疑非人。蓋清室定鼎。海內皆雍髮結辮。廖未與人聞交通。故見而不識也。良久審無他異。始泣曰。君果夫君耶。吾廖氏也。可將衣禪擲樓上。與我蔽體。始可出門相見耳。

成勛如其言。有頃。廖自樓下。而目黎黑。首如蓬葆。殆不類人形矣。相見悲喜。不可言狀。相偕之鄰人家。徐往勛攜妻子還。年各九十餘始終。

樂師王玉峯傳

陳去病

王玉峯。字正如。漢軍正黃旗人。生而目盲。九歲喪父。隨母爲人傭。以廢視無所得食。年十三學於術士張治平。治平工歌曲。善胡琴。玉峯從治平十四年。盡得其術。旣成藝。以彈唱自給。會庚子之變。洋兵聞歌者。輒剽之。遂不復歌。而專力於三絃。冥心渺慮。體物肖聲。自曲本雜劇。饒歌軍樂。下至男女嫖褻之辭。皆心摹手追。運指應節。名伶譚鑫培。龔雲甫等。每登臺度曲。必往聽焉。時或躑躅營門。聽步伐口號。及行軍布陣之曲。歸而譜之。不爽纒黍。閉門獨立。則手援三絃。凡小兒聲。婦女聲。行人車馬聲。與夫禽獸飛鳴。候蟲振羽。一切音聲。之不可以口舌傳者。莫不揣其性情。窮其微妙。意有所會。悉於絃間傳之。聽之者忘其爲

三絃也。乙巳丙午間。玉峯之名始起。王公貴人。爭相招致。然自矜重。不輕徇人。京師貴游。喜爲里巷淫冶之聲。以強玉峯。詭曰。洋二簧。玉峯雖應之。而心弗善也。那桐當國時。嘗以母壽召玉峯。彈風流。嚙口。玉峯不肯。曰。不祥之詞。奈何。壽太夫人乎。那桐瞿然曰。微子言。吾念不及此。玉峯出謂人曰。那中堂不孝人也。母壽而樂聞不祥之聲。自是雖召不復往。載澧奔動。聞玉峯名。輒招之。玉峯固謝。謂載澧喜近小人。奔動排斥異己。皆非正道。其對王公貴人多類此。戊申國郵定制。民間不得演劇。諸伶請於警廳。願延玉峯以所入助貧兒院。警廳許焉。於是自治會閱報社戒烟公所等。皆援例以請。玉峯樂其有益於人。而不費也。則竭精敵神以應之。先後助義舉。不可勝計。或累日不息。手指盡腫。治平聞之。歎曰。可以止矣。玉峯事師謹。所言無不聽者。至是爲之少休。玉峯雖以技稱。而喜書史。又留心時務。暇則令人誦書說報以爲樂。聞及國事。輒慨然太息。辛亥。

庚 初 寒 補

之變。痛哭不食者累日。治平語以優待條件。謂自古亡國無如此者。意乃稍解。未幾以上海商人招。遂奉母往。且挈妻女戚屬十餘人以從。上海之人聞玉峯至。奔走若狂。主計者三倍其直。猶無容足地。名流投贈以爲萬寶。常李龜年不能過也。居久之。積資數千金。而戚屬之從行者。蕩費殆盡。迨玉峯售技時。治平爲定例。直故繁其目。玉峯意不欲曰。多財多累。何以多取爲。及是所入什百於舊。而貧乏如故。乃喟然嘆曰。吾固知多財之爲累也。雖然。吾母之來。爲我故也。徒手而反。何以慰吾母乎。乃至無錫出蘇州。會蘇州歲災。玉峯登場奏技。爲淒涼激楚之聲。一座感動。因散其直賑饑民。而取其餘爲北反之資。及還京。則聞大清門匾額已易。驚曰。信乎。此真亡國矣。其歸也。以喪資故。鬱鬱不自得。又感時事遂得疾。癸丑七月六日。卒。年四十有一。玉峯爲人謹小節。審禮義。凡寡婦之家。以及不孝不廉聞。皆不往。人以其感重之。性好音律。箏琵琶管之屬。無不

精妙而三絃尤工。故世稱三絃者必曰王玉峯。

逸史氏曰。余與玉峯未嘗數數見。玉峯既卒之明日。余過其門。鄰人有以留聲器奏玉峯三絃者。物是而人非。不自知其涕泗之何從也。世之人老死無聞者衆矣。而玉峯獨以技名。非所謂專精厲意者與。觀其生平行事。縉紳先生。殆不有能及者。嗚呼。是可傳也已。

鄒君家傳

周同愈

君名德基。字公覆。而其習於人口者。則曰二癡。二癡者。以君行二。而其爲人有似於癡之故。君幼絕聰穎。爲其父迪光所鍾愛。迪光以進士累官至湖廣提學副使。解組後。築室慧山之麓。聲伎觴詠。極一時盛。海內稱爲愚公先生者也。君既爲父所鍾愛。好爲驚絕之行。迪光固巨富。君擅取藏金三萬。赴揚州。令家僮數輩。日以索貫錢。長可二丈許。繫竿頭。雜人叢中。斷其索。急走散於地。呼市人

拾之以爲樂。閱三月金盡。則載筆濡墨。鬻書於市。蓋君書固卓越人寰者也。平居每爲人言。大丈夫三十不封侯。惟有縱酒以速其死。萬歷末年。東事棘。神宗以熊廷弼經略遼陽。君奮起從戎。軍旣出。墜於崖。喪氣而歸。益縱酒。連日夜不休。迪光雖禁之而不能也。一日天大雨雪。獨酌意不自聊。顧叱家僮爲我覓酒人來。俄拉一肩買者至。對酌甚歡。臨去以一黃金杯與之。迪光旣沒之四年。君爲盜所殺。或曰由其讎閩人陳法瞻者爲之也。

論曰。君年十二補諸生。所居地曰西宅。去予居才數里。其爲人予聞之者詳。然今所記之事。爲皆取資於辛陞手錄之文。以陞曾假館其家故也。陞字克羽。號逋翁。無錫上舍人。明諸生。明亡不再應試。爲并著之。

岳廬先生小傳

諸宗元

先生吳氏。名俊卿。字倉碩。浙江安吉縣人。歲壬子壽七十後。以字行。嘗自署曰

岳廬曰苦鐵。故海內外識先生者。亦以岳廬與苦鐵稱先生也。曾祖諱芳南。隱居不仕。祖諱淵。父諱辛甲。世父諱開甲。皆舉于鄉。先生遂以文學世其家。然少遭喪亂。初不措意仕進。中歲以一官居吳中。積資勞至直隸州知州。曾任安東縣。一月卽謝去。則先生無意于仕宦可知矣。初先生以篆刻名于世。晚復肆力於書畫。蓋于文藝有篤嗜焉。書則篆法獵碣。而略參己意。雖隸真狂草。率以篆籀之法出之。畫則以松梅以蘭石以竹菊及雜卉爲最著。間或作山水。摹佛像。寫人物。大都自闢町畦。獨立門戶。其所宗述。則歸墟于八大山人。大滌子。若金冬心。黃小松。高且園。李復堂。吳讓之。趙悲庵。輩。猶驂斬耳。於篆刻研習爲尤深。所用刀圓幹而鈍刃。異于常人。用以治印者。分朱布白。結字構體。一本于秦漢印鉢。宗元嘗謂先生治印。當代誠無其匹。卽王元章始創花乳石印。以還。鑄削之妙。能齊于先生者。不數覩也。是以得者爭藏弄之。先生復耽志于詩歌。奇氣

空溢時以真樸排稟勝。宗元嘗以擬杜子皇吳野人。論者許爲知言。文不苟作。然其考覈金石。或自爲書畫題記。下筆纏纏數千言。雖工于文者。見輒歎服。蓋先生始居于鄉。旣客海上。官吳下。所與爲師友者。如楊藐翁。覘。任伯年。頤。吳瘦綠。山施旭臣。浴升均甫。補華譚仲修。獻吳退樓。雲。恪齋。大澗。潘鄭齋。祖蔭。胡公壽。公壽之倫。皆爲東南一時之雄彥。相與討論評隲。故所得爲獨多也。其平昔所服膺者。惟藐翁與伯年。以書畫師承。在二君耳。先生軀短。頤頰豐皙。細目而疏髻。今年逾七十。鬢髮無白者。望之若四十歲許人。自晦以聾。然詞令諧妙。見可喜之客。傾談忘倦。宗元曾戲詰先生。聾以自晦。其有託耶。先生亦笑而頷之。初聘妻章氏。清咸豐十年。安吉被兵。與先生母萬夫人。先生之弟妹同及于難。先生每值忌日。感悼不置。後娶施夫人。生丈夫子三。育早殤。涵邁皆儒雅尙學。涵刻印。漢畫山水。亦均有先生風。女子子一。工隸書。墀烏程邱培涵。學農于美。

利堅行畢業矣。有孫三人。先生所著岳廬詩四卷。已刊。其未刊者。有若干卷。題畫詩洎雜文銘跋之屬。則編爲別集。又岳廬印存若干卷。

諸宗元曰。吾于歲己酉在吳下。始見先生于癖斯堂。明日以贈詩來。繼此數數相見。卽相別無踰三月者。先生嗜吾詩。吾所得于先生者。刻印及書畫。蒐聚可充篋。然其言行醖穆。忘年相友。其有厚于吾生。非常人所可幾也。先者自言三十始學詩。五十始學畫。積數十年之日力。所成如此。亦云勤矣。我國人通文藝者。固無不知先生。然海外慕先生書畫。輦金以求者。踵相接。近東人且欲乞先生小傳以傳之。吾用舉所知。以著于篇。其他行誼之舉。舉大者。吾他日更當爲文以貽先生也。

南邨曰。行文固繁。叙次亦佳。

金陵樵者

闕名

靜安舒四長好拳勇。閱數師矣。顧自謂不善。去之金陵。登某甲之門而學焉。甲勇聞通國。生徒甚衆。居數年。略盡其技。一日師徒游於市。遇樵者負薪。疾過。蹙裂甲衣。樵惶恐。俯躬謝過。甲怒。攔其面。樵慍曰。誤而謝焉。亦足矣。何遽攔我。甲以己平素力。擲人無不仆者。樵乃不仆。且抗言愈怒。遂拳之。手未及樵。甲反仆。其徒皆駭。相顧莫敢近。市人無不笑者。樵責讓數言。徐徐負薪去。舒異之。潛隨出城。數里有荒村茅屋一區。樵者入焉。舒拜於門外。求爲弟子。樵反顧訝曰。子何爲者。舒曰。公適所仆者吾師也。知公神勇。故舍而從公。請業爲弟子。樵辭以無能。徑入不出。舒徘徊門外。詢諸其鄰。樵者何人也。鄰人曰。是不久徙此。莫知姓名。有母焉。老矣。日給於樵。甚孝也。舒遂歸。且日復往。伺樵既出。登堂拜其母。出百金爲壽。母亦訖不肯納。舒具陳己意。欲母語樵。使卒爲弟子。母許之。樵歸得母命。且感其誠意。謂舒曰。苟有薄長。敢不以相授。然請見母師。舒從之。樵引

至屋後。有石坡甚峻。軌轍如繩。下有鐵重三四百斤。使舒掇之。僅能舉。樵以足蹴。鐵轆而上。及於坡頂。復轆於下。又蹴之。如是者十數。無困色。曰。筋力久弛。聊以當運甕耳。飲舒以藥。使日習之。久而能焉。遂教以練形攝氣之法。周身如鐵。巨槌撲之。皆反躍。以腹貼牆壁及梁柱。能行而不墜。積數年。乃辭歸。賣漿豫章城。遇人謙謹。若無能者。或言舒若無敵矣。聞者多不信。羣不逞詣之。請與角。舒謝曰。諸公皆壯士。予何能。請不已。乃曰。雖嘗學之。然甚劣。竊欲博觀諸公技勇。使習而進焉。幸甚。衆許之。相與之野外。各呈其能。舒觀而哂曰。甚善。衆欲試舒。舒曰。若欲試我者。則毆我。一少年應聲毆之。甫引拳。忽反撲。少年羞怒。出鐵杵。悉力擊之。舒挾持其杵。作色曰。大惡作劇。是欲死我乎。乃弛衣。裸而立曰。來。來。共攻我。我不畏。於是手足器械。交至如雨。舒屹然受之。衆紛紛顛躓。黠者乘虛力擊其外腎。如擊石焉。衆始懼。羅拜請長其曹。乞勿揚於人。以敗其譽。舒笑曰。

吾以自娛耳。豈欲與諸君競短長哉。幸毋慮此。衆益服其量。由是舒名噪一時。今死矣。嘗曰。吾能氣行耳。樵乃能神行。實不可及云。

南邨曰。技愈高則自晦愈力。古之所謂大勇若怯者也。如樵有之矣。

馬義士

闕名

山海關險甲天下。明置重鎮。連接長城。沿海砲壘。牙城相望。當拳匪變時。聯軍以巴蛇逐象。蒼鷹博兔。勢。鐵騎所到。日色無光。是時山海關保甲局長馬某。審天下大勢。將瓦解。不可收拾。念祖宗發祥地。及附近畿輔。爲八國軍蹂躪。鶴唳風聲。流離失所。乃嘔噓涕泣。邀衆拔劍誓曰。馬某官雖卑。亦忝爲斯城之保甲局長。平時以維持人民安寧秩序爲己職。際此地覆天翻。竊欲拼一死易城中。二萬人民。聞知縣俞良臣欲遁。急止之。歸家集妻子家族。戒之曰。士君子居職死職。固其分也。今兩宮安否。尙未可知。國家前途。未可豫測。除此孤城落日。勝

負之數已決。徒欲以全城膏血。義憤鳴天下。非處變之道也。吾固知其必敗。白骨暴曠野。於國家無補。既智者之所不爲。然以堅城雄關。委諸敵手。日覩其搃劫摧殘。又仁者所不忍也。吾將馳赴列國軍營。與之協議。事成則闔城人民之生命財產可全。事不成。死已耳。今夕六句鐘。予如不歸。汝等當自裁。毋遺敵辱。言辭悲壯。家人泣不能仰。殘魂揮去馬之鞭。敗壘吊孤臣之淚。海雲撲朔。荒草迷離。人影鞭絲。倏忽不見。家人互抱涕泣。惟禱祝其成功。然而長眉有蔽目之僧。救苦無慈悲之佛。天缺西北。地傾東南。時一時刻一刻。死生之解決。點漸次迫近。此時家人心中之苦痛。雖普天下熱血男兒。錦綉才子。以生花筆和淚作墨。亦不能詳爲道之。悲壯淒慘。孰有過於此時者乎。馬氏隻身到秦皇島。遇聯合軍先鋒。卽下馬陳衷曲。口舌所未達。以手畫筆書。繼以涕泣。聯合軍之司令官。始雖威嚇之。輕侮之。嘲弄之。固執之。後終爲馬氏熱誠感動。許其請。遂出令。

曰。凡有軍馬屯南西城門外。毋得擅入城內。擾居民。害安業。違者重罰不赦。馬氏驚喜。急回馬城首。入告知縣。然後回家。時暮雲點點。夜氣沉沉。馬氏入門。見一家均已殉節。無一人留。撫屍痛哭。旋喜慰曰。一家就義。全城藉以無恙。馬氏亦何憾乎。聞馬歸家時。僅後一小時云。

異史氏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馬氏其從容就義乎。西人重責任。馬氏不獨能重。抑且能完之也。觀其一門之內。能逾時殉節。不少顧却。雖古之烈士。何以加之。吾聞燕趙悲歌。慷慨之士。多不在士大夫。而在屠狗。讀馬某烈事。益歎當時士大夫之無能爲也。嗚呼。

柳影憐

闕名

柳芳娘。號影憐。爲秦淮名妓。明季大兵破北燕。福王立於南京。復社諸君子。抱亡國之痛者多至。秦淮陶遣李香君與侯朝宗之情話。大爲秦淮姊妹所豔稱。

柳獨非笑之曰。文采風流。如侯郎者。美矣。然我所欲託以終身者。則非詞華之流。而氣節之士也。適楊文聰棄官歸里。隱於教坊。爲授曲師。一日。柳觀其畫梅。柔媚中有剛勁氣。知非寒士。因請奉箕帚。時柳之名藉甚。富貴子弟擲千金。恆不得其一盼。而楊年已耄。又飄流揚無室。柳忽以身事之。姊妹多非笑者。柳亦置不辨。未幾清兵南下。史閣部死於揚州。南京旋破。柳謂楊曰。此君之死所也。楊曰諾。然倉卒安所得死。柳乃出一籐匣。中貯刀繩各一。笑謂楊曰。君知妾相從之意乎。妾幼讀書。尙氣節。默觀世變。知明祚已盡。他族行將代興。而舉世昏昏。生醉夢死。求一氣節之士。杳不可得。彼曩日姊妹。所物色者。詞華之士耳。行將作貳臣。爲萬世羞。妾恐後世謂吾輩無一人能物色英雄者。故欲附託於君。以傳耳。楊乃起。取索欲自縊。柳止之曰。君爲明朝臣子。甯可不具衣冠而死。爰爲之沐浴更衣。而後縊焉。楊死後。柳乃莞然曰。吾願畢矣。亦引頸就刃而殉。

江南生

張介侯

江南生者。嘉慶間畸人也。游湖廣江西間。自云江南人。不肯言姓字。人故以江南生呼之。年可三十許。無鬚。長身頎立。動止倏詭。逢人輒談韻學。時或及經義。不依傍成說。獨發奇論。非常異議。聞者或舌橋不能下。瀟溪諸生林逢馨館之家。事以師禮。昕夕講貫。風發泉涌。有以疑義詢者。輒曰。出某書第幾頁。檢之果然。數十問。無一誤。顧人不見其讀書也。性嗜酒。酣飲無算。醉輒佻悲嘯。與之游者莫之測也。逡巡避去。遇人無主客禮。尤厭薄富家兒。有造謁者。則閉戶大聲讀書。俟其去乃已。好習禮儀。暇輒設几席。招諸子爲介紹。而已爲之賓。槃辟自西堦上。跪拜罄折如儀。宛然叔孫通之締叢也。常語人曰。聽明誠由天授。而彊識盡人可爲。日以寸紙記五六事黏壁間。日無間。終歲所獲多矣。其作字必依許氏書。未嘗泚筆爲文。而衣帶間恆繫片紙。見之則所作武寧盧氏瀕園記。

也。述經學以漢魏爲宗。縣令楊朝位館之半載。獨居恆拊膺太息。似有大不得已于中者。一日忽辭歸。贖以金。郤之曰。吾無所用此也。遂去。或謂生實姓李。偶見其贈棧客詩。自署李我也。語音類楚。或曰此楚之王百齡。質之皆非是。

董小宛別傳

許指巖

向聞者舊嘖嘖談董妃事。實爲滿清開國第一艷史。近年來諸家筆記。皆能歷舉其佐證。如某氏詩話。以吳梅村之清涼山讚佛詩爲線索。尤風雅足徵信。若條舉其事。則羅揆東氏陳石遺氏所錄頗詳。而予友天隨生。更取影梅庵憶語。批卻導窅而出之。亦旣珠玉在前。家喻戶曉矣。客秋持鰲時節。更遇天隨生於酒樓。酣後縱談。因笑曰。子欲嘗蛤蜊滋味耶。吾尙有秘製五侯鯖。三十年冠蓋京華。珍此敵帚。偷持以享子。殆亦足嚇孤雛而過屠門乎。予立起奉觴上壽。生大悅。灑灑如貫胡繩。則皆非憶語之範圍所可規擬者。蓋於小宛離水繪園後。

與辟疆老人一般傷心史。言之鑿鑿。至入宮數年。迭遭長秋虐遇。且爲皇太后所詔。令順治帝有龍翔之歎。小宛既姬姜憔悴以自殞。帝亦遜國披緇。演成千古奇劇。其曲折隱秘。皆有可述。洵乎聞所未聞。既畢。生曰。子苟綴而書之。大可踵飛燕外傳先例矣。予唯唯。

天隨言小宛之與冒生相失。實在順治四五年間。而輾轉得入清宮。則已在順治十年與十一年間。初江南既定。漢降臣洪承疇爲兩江總督。頗懸物色之賞。軍士競獻美姬以媚主帥。洪氏熟聞江南佳麗地。秦淮一波。紅橋片石。其香豔沁人魂夢。至是尤慕寇白門馬湘蘭李香君顧橫波等盛名。求之俱不得。既而及董小宛。意甚切。知冒爲四公子之一。未可輕動。麾下健兒佟某者。亦攀鱗附翼之一也。揣知洪意。乃自薦曰。小人聞冒某挈妾居邦溝之西郭。地名綠楊村。雖垌野。而境極幽勝。附近多茶寮酒館。亦頗繁華。兵燹後縱稍衰。然私販鱈買

及無賴亡命本夥。冒氏輒以財役使之。私販戴之如官長。保護亦甚力。雖然衆等皆易犯法網。以隙授人。苟率大兵進討。不患無辭也。洪喜甚。旋引入密室與謀。曰。冒得人心。未可輕動。且師出無名。則朝廷聞之。亦於前程有妨。子宜相繼而動。勿孟浪焉。可。佟唯唯。去數日。竟報挈董小宛來矣。洪召入詰之。曰。子劫之耶。其何能速。佟曰。予堂堂正正。以大兵加之。又故縱其主人。而收其妻孥耳。洪曰。奈何。佟曰。適私販滋事於瓜洲埠。據供知巢穴在緣楊村。予即聲言須捕其渠魁。以兵直搗冒宅。衆曰。誤矣。彼冒公子。文人也。奚渠魁爲。予曰。不知爲冒公子。但知有巨慙強娶良家女。匿居於此耳。今有人告官庇匪。旣犯法網。劫女更干官刑。予奉命來征。安得有誤。於是衆知法恐累及。逡巡散去。予乃遣人囑使冒遁去。而收其家屬。旣出。宣言於衆曰。巨慙已逃。幸所劫之女尙在。可將去也。冒流寓此未久。人莫知其姬所由獲。故不敢有言。予遂得與俱來。洪悅甚。命

董入則掩袂嬌啼。歷訴冤苦。且言逮捕之誤。蓋董初聞佟之言。以爲偶誤也。洪伴慰之曰。幸勿自苦。子夫與逆案有關。事得白則且送子歸耳。董曰。然則容兒作書寄去耶。囑彼至此自辯何如。洪曰。否否。予本憐才。故特縱之去耳。不然。皇皇明訟。方緝捕名犯。予安能庇之。今以美人爲質者。掩外間耳目也。子姑留此。吾當爲求昭雪。董不得已。謝焉。洪遂錮之於內庭。以衣飾玩好。名花精器娛其意。董漸悟洪之奸詐。日以淚痕洗面。無何。洪被酒之夜。召董入侍。董涕泗被面。誓不肯行。婢媪曳之入。至則席地以坐。向北呼冒哭。洪自起慰之。不解。洪怒。命閉之後院一小閣中。從此狡鸞囚鳳。不啻文信國之在燕京矣。年餘。洪氏入都。仍命載之後車。行抵江淮關。忽有莽男子夜襲鈿車。欲行黃衫客古押衙故事。驚衛兵。大譁擾。逾時始定。董依然尙在。蓋刦者他一姬及董之侍兒名扣扣者是也。洪聞益加防閑。及抵都中。董覓死者屢。洪恆囑美姬婉勸之。知其未絕意。

於冒。恐有人爲之通聲氣。特遣人偵察之。果得巢民二書。前書略言將於清江浦劫子歸事。并謝其爲己守貞。似有函往而作答者。後書則言圖劫不成。吾已賄滿御史。劾奏洪強占民女不法。若上聞。當必可遣子。吾乃令人北來迎護焉。此書蓋洪之心腹。飾爲失寵。常與董周旋。因而竊得之。以示洪者。洪大驚曰。計毒哉。吾雖不畏彼。然上滿人。常疑漢人不忠。設事發。吾敗矣。吾當先發制人。即日飾董獻入宮庭。且繩其美。及己之忠愛。世祖得董大悅。顧董仍求死不輟。世祖乃命一嬪人伴焉。俾婉順其意。徐圖挽回。嬪亦南人。問董所苦。董告之。嬪曰。若然。則洪氏子讎也。義所必報。欲報之。非得天子勢力不可。今上於子矜寵甚矣。有所求當必聽。聽則洪氏可倒。而若夫可全。否則爾之密函在洪手。洪必且死。若夫。上意厭子。必仍遣若返洪氏。是若固不死於虎。終死於狼也。等死耳。與其受制洪氏手。而且死己夫。孰若得借萬乘之力。以壓洪。而夫又得全。妾觀

若誠慧心殊絕人也。奈何忽憐懂。反與萬乘抗。且子卽日飛去則已。不飛去策無有上於此者。子盍三思之。董聞言心動。蓋董於將入宮一日前。復得冒書言。洪嫉其黨。日夜謀殺。已以絕卿望。今吾上下營救。寧令卿得入宮。不願服此醜惡之漢奸。卿意如何。云。故董聞女伴言而深思。謂誠如冒言。入宮卽可以報洪。吾旣辦一死。忍辱亦何害。且吾苟不順上意。是與夫同盡也。吾忍乎。夫年漸老。不能勝此羅織之苦。吾當自污。以紓夫難。遂慨然曰。吾始以爲萬乘之尊。視人如草芥。必無情之可言。今乃知萬乘亦非必無情者。吾亦悔之。女伴喜。以告世祖。世祖固好董甚。立以寶輿迎之。恩寵有加。誓不相負。恍有長生殿前之私誓焉。於是董得以淑妃位號。爲昭陽殿裏第一人矣。當董被佟捕虜時。雖未墜綠珠之樓。刼痛甚。章臺之柳。冒巢民方謂洪之羅織。將興大獄。不敢復歸水繪園。又以洪之囑。已遠遁。非其本意。疑己之門客納賄所爲。於是流離奔竄。有棘

地荆天之慨。是時巢民尙有一姬曰蔡女蘿。吳門舊家女。因貧而銜鬻。乃自請於父。願擇所婿。得冒甚喜。冒亦悅之。如董姬也。蓋以冒病數月。而姬衣不解帶。食不甘味以侍之。既而羸憊。冒疾小瘳。以爲憐。急覓一姬代其勞。得蔡如左右。董亦相暱如姊妹。被刦禍起。董倉皇就道。顧蔡而泣曰。妹速易男子服。從主公去。吾當以一身了之。行者居者。各盡其道可也。公疾新愈。幸妹善事之。感如身受。勿以我爲念也。女蘿泣應之。遂易裝從巢民西泛采石。由鳩茲漫遊黃山。流寓徽歙間。諸名士以詩酒相招。爲之排悶。巢民心不忘董姬。出賞金募幹僕。至金陵。探洪舉動。每事必報。至洪強脅董姬充下陳。巢民東向失聲曰。吾負姬矣。早知此獠用聲東擊西之計。吾苟以他婢易之事。或可已。今若此。吾將往訟之。奮然欲向金陵。女蘿止之曰。此非宛姊之意也。彼降臣豺狼耳。既能誣君。甯不能殺君。自羅於網。以重宛姊之痛。果何爲哉。巢民愀然曰。然則奈何。女蘿支

頃若有所思。良久。乃曰。君生平以財役人。能得人死力。獨無崑崙奴其人者乎。巢民悟。乃潛歸水繪園。密召其黨之健兒曰。馮小五者。語以所苦。小五曰。予受公衆養久矣。董姬之來。予又受其葬母之惠。方思捐頂踵以報。今有急難。敢不從諸。巢民乃納其女妻於家中而遣之曰。我爾身也。幸母後顧憂。於是小五入金陵。適洪以內召入都。家屬車已發。小五設盛饌。徧延其黨宴飲。客多爲督署侍衛親信者。率皆與小五有布衣昆季歡。酒半酣。小五鑿感而歎。則衆皆起曰。小五數載不至金陵。一旦銜杯聚飲。正當歡樂諧暢。奈何鬱鬱。即有所患。吾兄弟豈容不臂助。盍吐情實。小五乃述冒辟疆事。且曰。吾亦知兄弟輩食人之祿。忠人之事。萬不敢教人叛主。然妾是庶人不樂宋王。董姬亦大是可憐。弟願念此下情。指導幽囚處所。取其人以歸。餘悉不敢有所驚也。衆許吾否。衆皆應曰。諾。此事本亦非公之惡。聞佟某爲之也。馮兄但却人去。今在某某所。弟等決

不相撓也。小五大喜。席將散。忽一人倉皇入告曰。大帥有命。今晚九時啓行。是時署中行李已動。速去速去。勿誤期。衆相率奔出。獨一李三者與小五最契。執其手與之別曰。子但往候於秣陵關下。吾必以美人車數相告。苟爲水繪園上客。他日遇維臬。幸勿揮故人於門外也。小五稱謝至再。遂散。侯門如海。屬車有塵。小五欲入蘭綺叢中。以探驪龍之珠。詎不難哉。然爲知己者用。誓死不肯反顧。既至關下。李三果來曰。順此數第十七車。董姬在焉。姿致已憔悴。然憂容如此。歡態可知。若此尤物。宜乎爲競爭之媒介也。小五曰。董姬非特以色稱。且性婉而品潔。閨閣中曠世一見也。冒公非若不歡。自失董後。病幾殆者屢矣。今日之事。不得姬者。吾命盡於此。無顏復歸矣。李三太息去。於是小五乃尾洪而行。及邗。上守將盛陳兵衛以擁護之。無隙可乘。窺第十七車。髣髴睹麗人影焉。小五擬於夜間進劫。約其黨以待。無何。洪忽命以眷屬車寄將軍營中。而自以輕

騎兼程進行。李三遂不得與小五通聲氣。小五守消息不至。疑李三有變。急探之。知前隊已行。乃更以金錢啗從者。略知其內容。則董姬已易第九車矣。於是朝夕注從車中舉動。護兵多北方健兒。防衛不稍懈。至清江浦。小五急不可復耐。今日不舉動。得母以怯懦貽笑耶。及夜。探得逆旅中第九車所在。挾刃竟入。直取衾中一姬一婢。裹而縛之。背足忽觸守門之厖。厖驚吠。齧足至痛。小五急踰垣遁。邏者聞吠聲。集視見黑影出入。譁聲大起。而姬頰在衾中呼號。小五語之曰。吾來救爾。願勿聲。姬婢果皆寂然。小五因得返其黨人祕密處。所出姬視之。不覺大詫。曰。奈何非董姬。而婢則確係侍董姬之扣扣。扣扣因言已本與董居第九車。忽董姬有寒疾。須久臥。而病臥之安車蒲輪。則在最後之第三十餘車。此等變遷。皆係總管某寵僕所主。董雖因病求醫。例亦無妨在本車伏處。出於人之自願。儘可通融。惟須納賄於總管。董姬獨夷然不稍獻納。故總管憤

菴欲故隔離其主僕。以勞頓之。乃留婢本車。而以董姬配入病臥車中。有第九車既空一人。例須另補一人。乃得女記室而無寵於洪者爲之主。俟董姬病愈對調。故是夜第九車適非董姬而誤耳。小五大懊喪。卽日欲往追之。其黨止曰。昨晚驚衛兵。今夜必倍戒嚴。徒死無益。不如緩之。或轉可達目的也。小五不信。託女記室及婢於其黨。令送之歸雒。而自追洪氏車過山東境。無如午則塞帟排刃。夜則環舍扞擻。防範之嚴。有逾盜賊。而小五之黨悉未從。孤掌難鳴。勢難下手。且內應已絕。更乏把握。設若再誤。非獨徒勞心力。亦且枉損生命。躊躇久之。則洪氏車已自津入都矣。輦轂之下。更難着力。冒辟疆之手書亦至。謂前誤取之姬。亦士人女。金姓。家崑山。爲滿兵所據。轉獻洪氏。已二年矣。常有不自得之意。今得無意中遇救。感恩圖報。願從予不去。蔡姬亦勸之後。聞其家已無人。不得已。遂留不去。其人善畫工詩。才德僅亞於金姬。亦奇事也。願終念董姬。

不已。近日入都。尙能得一隙下手地耶。好爲之。若金錢則予取予求。不汝瑕疵也。小五讀至此。扼腕曰。爲虺勿摧。爲蛇將若何。都中第宅深邃。兵衛森嚴。業繼蛇入壑矣。予無蜀五丁之力。得毋負人之託耶。旣而黨人有官御史者。謂小五曰。子以狀來。吾爲子劾洪。洪畏禍。則縱董出矣。小五以問。冒以爲然。將行矣。洪氏忽飾董姬出庭前。而命之曰。吾送爾歸江南。願之乎。董稽首曰。得見兒夫死且不朽。遂登車及入掖庭。選室。知非其地。顧問侍婢。大駭曰。吾死矣。乃爲老奸所賣。苟遲三日。獨不出險乎。遂佯病不聽選。先是小五承冒命。賄通洪氏僕媼。已遞二書與董姬。董姬知小五之謀。且約三日後實行也。豈知霹靂一聲。相距愈遠。洪氏之計固毒。而董姬之演成入宮豔史。亦若有命存焉。洪之送董姬入掖庭。本爲借刀殺人之計。如阿瞞之送禰正平也。萬不料天子多情。貯以金屋。董姬亦化剛爲柔。居然作入彀之英雄焉。洪聞之。心大不平。乃思間寵傾董

之策。而以太后爲傀儡。初太后飾婢媼自污以誘洪降。事莫不聞。雖太宗不以爲忤。其後洪仍出入宮禁。餘歡之拾。固以不可解解之。及攝政王耽耽臥榻之旁。太后有所顧忌。蹤跡始稍疏。未幾皇太后下嫁攝政王之事。竟見諸實行。洪益引避不復入宮。顧太后念洪甚。時因出游。召見於佛寺。故劍之感。絕而復續矣。蓋因睿邸好色。所寵極夥。豈能愛戀此鷄皮三少者。後睿邸竟又強娶肅王豪格妃博爾濟氏。自是益疏長信宮。所謂春花秋月。悄然不怡者。較之未下嫁前有甚焉。太后遂留洪於京中不遣。會江南有兵事。羣臣皆奏請非洪往鎮不可。睿邸毅然出之。太后怒甚。旋睿邸薨逝。世祖亦親政。太后遂召洪還。卽洪挈董俱北之日也。至是因與太后燕見而說之曰。昔九王（卽睿王）以荒於酒色。幾致國政荒墜。賴天地祖宗神靈。早世殞命。得啓幼主。是我大清不啻再造也。乃今嗣王親政未幾。又復惑溺漢姬。致廢常朝時日。老臣不忍見大業之隳壞。

屢勸主上節慾愛身。留精神以親庶政。乃非惟熱置。昨聞警告。且欲置老臣於死地。老臣性命不足惜。其如大清之宗廟社稷何。今日能挽回主上之意者。惟有太后。太后繼不念老臣。獨不念太祖太宗創造之艱難耶。太后悚然問幼主所寵何人。近日且屢缺定省。吾正疑其有他。卿胡不早言。洪乃告以董妃事。而掩去由。已進獻一事。歸罪於冒戚某顯宦。太后大怒曰。彼爲開國主。甫親政而曠漢女。失德甚矣。乃立命召世祖入宮。詰責備至。且囑卽日遣之出。世祖不敢有言。飲泣奉命而已。清初入關後。宮中例奉喇嘛惟謹。因建寺於西山玉泉勝處。謂之玉泉寺。凡宮人有罪譴謫。悉令寄寺學佛。如比丘尼。唐宮中之才人。宋大內之瑤華。皆是物也。董妃遂以太后命偕居西山玉泉寺。封爲悟眞菩薩。置之西山絕頂庵中。世祖欲爲之救請。太后曰。汝不知祖宗家法。漢女不得入宮耶。今予不殺彼。加恩亦至矣。尙胡喋喋爲。世祖遂不敢請。董姬乃披緇入道。斬

斷情根。亦殊不悲。然世祖愛戀甚摯。先是世祖會以校獵爲名。挾董妃並遊西山。賜宴縱眺。并命董妃賦詩。樂甚。董妃忽懷然淚下。世祖以爲思鄉也。竭力勸慰之。董妃乃奏言。妾如弱草。得依日光。敷榮振采。自以爲得矣。顧朔風一至。萎落無蹤。又祇自憐耳。我皇萬壽無疆。能許妾靈骨西山。長驅狐狸於園寢。誠爲萬幸。倘得更生。仍願世世爲奴婢。以奉巾櫛。我皇許妾設此誓否。世祖亦若有所悵觸。攜手憑檻。喁喁私語。許以必爲春陽之煦。而無秋扇之捐。設有變。朕視棄天下。真若敝屣耳。董妃因漸及洪氏傾陷事。詭言巢民爲其兄。懇保全冒氏一家。世祖驚曰。子之兄固名士耶。朕當密飭江南大吏調護之。決不使之失所也。若卿念手足情不已。朕卽許卿召彼來此。相晤於西山。亦何不可。妃拜謝恩。卽日命人告巢民。時小五在京。爲之傳遞消息。不半月而巢民至。果得與董妃相見於西山。話別後事甚悉。流連浹日。而太后偪宮之變起。巢民恐爲洪氏

所害。隻身南下。董妃送之曰。妾戀君不肯死。今死晚矣。苟得間。尙期脫歸。自縊於水繪園中耳。巢民贈以玉佩爲紀念物。乃行。是時。董妃守菴中。與數女尼爲伴。齋魚粥鼓。處之恬然。蓋宮禁繁華。本非所樂。至此轉覺清涼。特念巢民及主恩。撫心自疚。較生降之。李陵爲尤酷耳。梅村詩所謂可憐千里草。萎落無顏色也。願終無由自脫。一日。宮監傳旨謂帝駕來。在西山前殿。召妃入侍。妃辭之三。往返矣。妃答以恐太后知。重帝過。不敢見。幸待來生。帝不得已。乃自步至菴中。執妃手語之曰。朕今將往五臺禮佛。實奉太后命耳。非卿無可從者。於是復同輦而西。時妃已究心內典。與世祖深參禪悅。不復以肉慾相感。世祖亦能悟塵。凡許董妃爲禪友。雖同榻而不動色相也。既至。徧歷文殊臺。明月池。金蓮池。諸勝。憑肩絮語。執手深談。觸處皆生妙悟。世祖深服董妃之穎敏。主僧名大覺者。言董妃確係善財轉生。夙具慧業。故能得此善知識。又謂世祖係如來再世。世

祖信之。賞賜優渥。於是世祖慨然慕極樂西方淨土。不欲戀帝王之尊。遂有與董妃出家之想。董妃亟謝之曰。陛下身膺大統。關係宗廟社稷至重。安能遽事方外之樂乎。且太后春秋高。不可以此撓其怒。幸三思之。世祖流連終無歸志。如是者幾半月。一日。有自稱董妃之兄入寺求見者。世祖大悅。命常服不爲儀。至則蕭然白髮。一老儒生也。因與語及內典。出入悲智。如數家珍。詩詞亦多清妙。世祖遂命董妃款之一如家人婦子。惟董妃知爲巢民。語與良久。幸侍衛宮婢等皆以董妃爲第一寵人。不敢窺其隱事。董遂得暢所欲言。巢民因言自在西山相見後。歸而蔡姬女蘿病死。心緒益無聊賴。幸而所刦之金姬曉珠者。善解人意。且以得爲才子婦爲幸。習詩畫能捷悟。侍老人情意婉篤。不亞於女蘿。會老人病。刦股和藥以進。竟慶更生。因感天下靈秀女子何多。而自愧無以對卿輩也。感曉珠。因益念姬不已。聞小五言。始知姬在此。故徧賄侍從者及僧寺。

住持得此一遇。不啻天上鵲橋也。予願畢矣。姬幸勿復思遁而南。天家待姬亦不薄。勉事君王。勿以我爲念。持此贈語。所以愛卿之誠篤也。姬含淚不語。久之。曰。妾悟矣。妾知歸依淨土而已。微吾君言。亦將解脫。吾視世界微塵。彈指間皆水繪園也。何戀戀爲。吾君且歸。妾自有息壤。他日君如腰脚健。盍一會妾於峨眉青城間。巢民頷之。遂合羣膜拜而出。是夜。董妃忽失所在。世祖疑彼自匿。以絕帝意。欲促之回鑾耳。因徧索山上下。菴舍及巖穴。無所見。愴然雪涕。欲不復歸。會太后聞之。遣中官內臣促駕。云不返者。太后且自來。帝不得已。謂庵尼曰。董妃必復來。子但言朕意已懺悔。幸復至西山居住。勿忽然也。龍華會裏相見。正復不遠。但此三年中。尙須望彼提撕。勿令朕遂迷本性。尼唯唯。帝遂歸。太后大譴。謂帝匿董妃他所。責使獻出。帝泣述前狀。太后不信。令緹騎四出。徧搜西山及五臺山。後知爲冒氏寵姬。而水繪園亦爲惡吏所擾矣。幸帝方密囑江督

保護。故冒氏尙不至毀巢。時巢民築一室寂處。曰匿峯廬。不與外人相問訊。除金姬外。亦不許一人入其室也。金姬善畫。自號玉山夫人。翎毛花卉。俱臻妙境。汪蛟門詩所謂少保青田姿。能爲鶴寫真。意思本冰雪。自然無纖塵。豈知千載後。乃有如花人。卽題玉山夫人臨薛少保十一鶴圖句也。又有臨洛神圖。亦有名於世。顧洪氏並不知金姬能詩畫。是以絕不疑冒姬卽所刦者。巢民竟得金姬以終老。相傳巢民葬日。忽有一女尼作菩薩狀。垂珠纓珞。瓌爛莊嚴。臨宮穴下視。神光離合。不可偏視。逾時而滅。云蓋指董妃歸來會葬。而已得滅度成佛。如所見狀也。梅村詩云。微聞金雞詔。亦由玉妃出。又云。遊戲登瓊樓。窈窕垂雲鬢。三世俄去來。任作優曇看。蓋紀實而非影響語也。帝王何足貴。佳人最難得。自古多情天子。如南唐後主。陳叔寶之流。徒供史家之掇擊。若曰是卽所以亡國也。絕不意創業垂統之祖。以多情而棄國家。遊方外。乃仍不害其英雄開創。

之本色。與哉。千古無偶之清世祖。殆果生有佛性。此中固不可說不可說者歟。則當冒巢民瘡逝之秋。正清世祖遜入空門之日也。先是董妃失蹤。世祖與太后各爲一方面之邏躡。迄不可得。獨西山萬壽宮太監某者。言當清風明月之夜。輒見董妃徘徊於玉泉寺後之瑤臺石室間。宮嬪從者皆作五色祥光。妃則莊嚴如菩薩。世祖聞之。乃夜宿玉泉寺以求之。數夕。杳無影響。以爲欺已也。將誅此太監。太監故太后舊人。奔訴前事。且求救焉。太后怒曰。妖姬爲祟。如城狐社鼠耳。吾覆其巢。彼將焉托。乃命太監仍居己宮。徙玉泉寺僧人於他所。而命縱火焚西山玉泉寺。崑岡玉石。咸陽鼓鐘。悉付一炬。火三日不絕。於是有宮人之貶謫居此者。多葬身火窟。太后乃命出其尸而號於衆曰。董妃死於是。董妃死於是。世祖方疑董妃蹤跡。一旦對此焦土。雖非確知妃之果罹此難與否。然觸景生情。益不可堪。乃親書哀詔。頒告妃死之慘。其詞悽惻纏綿。秉筆之史所

不能過者。其文曾見某氏筆錄及某某日報中。中有云。雖未晉后位。實后職也。第以今后在。故不及正位耳。此蓋陰指爲皇太后所阨。非皇后也。自是世祖知董妃必已不在人間。世日夜悲悼。較之雨淋鈴曲。關道無人之作。殆猶過之。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嗟乎。世祖之一往情深。正不讓李三郎。專美於前矣。積思成幻。積幻成夢。世祖齋心入定。方欲自懺綺懷。乃忽夢至一處。高山萬疊。巒壑幽深。上有積雪皚皚。照耀如琉璃世界。心疑是何名山。景之清峭。一至於此。方回顧間。頓見琳宮梵宇。高下樓臺。與林木相掩映。日光斜照。金碧閃爍。奪人目精。心中若有所悟曰。此非五臺山中之南臺耶。金蓮佛鉢花開否。於是躡足而登。步履若飛。倏忽至臺巔。星斗咫尺。爽氣沁人。衣袂爲天風所吹。飄飄有凌雲意。四望洞澈。宛如駕雲。而遊乎九霄。山間白雲滃鬱。都在足下。不覺叫絕。忽耳畔若有人呼曰。不欲見

三生石上有緣之人乎。急顧視之。則小沙彌視己而笑。舉手東指。循而望焉。日光眩暈。目不可開。側掌覆目。令光出掌外。然後目始了了。則一山最高。更出己所立足之上。上有金碧樓臺。重疊如畫。與所立處若僅隔數十武。然深崖絕壑。路陡削不可通。但見樓中朱欄迴互。晶牖洞明。美姝四五人往來瞻眺。笑語自若。中有一尤美者。風鬟霧鬢。綽約多姿。急諦視之。則董妃也。帝大聲呼之。終笑躍然曰。吾念子有年矣。今得睹之。豈容錯過。小沙彌在旁笑曰。如隔崖何。帝暗而不應。帝曰。苟得董妃。雖萬丈之淵。吾何畏哉。一躍而下。大驚始醒。汗透重衾矣。憬然悟曰。董妃詔我。我何難敝屣此位哉。即日微服出宮。立一書報太后。請立太子爲帝。儻然竟去。太后不得已。乃命發喪如禮。其後太后及康熙帝屢幸五臺山。終不獲帝蹤跡。相傳至康熙五十年間始圓寂云。

指嚴曰。父老或言世祖遜國。實以魯莊敝筭在梁之憾。而非爲董妃也。今聞天

隨生言。孰知其事固一而二。二而一者乎。以鬻創之君而有是。而復不搖動國本。滿清之久而後亡。誠有天幸焉。

明錦衣徐公墓柱銘

全祖望

公姓徐氏。諱啓睿。字聖思。浙江甯波府鄞縣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公少負才任氣。善爲俠烈之行。眉如稜。目如塹。尤嗜擊劍。臥起常佩之。旁通琴書。篆刻陸博諸技。而篆刻最精。然不肯以藝名。既補諸生。累試於布政司不售。時對酒當歌。輒嘆曰。天生徐公。胡乃老之草間。而使敵寇交訐也。則拔劍起舞。謾罵座上貴人。以劍擬之。貴人皆膝席。莫敢忤視。或跳而去。於是遂相戒遠之。然每規人之過。輒苦口泣下。其方正又如此。既久鬱鬱。一日忽埋故劍佩。椎酒牀。裂琴衣。削髮師事徑山浮屠雪嶠。則又閑靜寡言。粥粥如真道者。釋名洪節。字近公。閉關延慶寺中。錮其門。飲食俱自竇入。其孺人亦受佛法。甲申之變。哭七

日夜不絕聲。既而曰：江南半壁。我高皇帝龍興地。建武之業。猶可望也。則又閉關如初。踰年。南都再陷。則破關出。掘故所埋劍。夾以雙斧。冠鷲冠。衣縹錦衣。大聲如雷。趨錢督師營。道出周太守元懋家。適元懋忌日。公橫刀長揖。曰：介冑之士。不復爲尊先人作拜。顧須飲我酒。酒至。則連舉三斗。逕去。督師故與公同社。亟引見於監國。因問所需何官。方得稱手。對曰：臣請以布衣居肅樂幕。人參帷幄。出捍軍旅。不必官也。監國奇之。授以錦衣衛指揮。不拜。自稱白衣參軍。時江上諸營。鼠首互相觀望。則又罵曰：今日焚舟前進。或可一逞。逍遙坐老。以自困乎。每江上耀兵。則出立矢石間。以先衆。諸營目笑焉。一日晨起。則佩劍集其麾下百夫。屠牛饗之。諭以大義。百夫亦唯唯而泣。徑自東岸渡江。直薄西岸。大兵以爲游騎。不以爲意。亦遣裨將禦之。則奮劍直前。搃殺過半。城上乃亟出銳師爲繼。且戒曰：觀其帥甚奇。必生致之。於是大兵蜂湧而至。長圍四合。且戰且擁。

而公忽陷泥淖中。遂被執。諭之降。則謾罵。大兵怒。刳其腹。實以草。懸之江門。監國聞之震悼。令以原官加贈都督。其子世襲指揮。而招魂以葬之。百夫見公之死。亦無降者。公之出也。督師力阻止之曰。軍行必無後繼。徒入虎口無益也。對曰。信陵君欲以賓客呼秦軍。豈能若秦何。亦各申其志也。吾將觸鬪而死。以愧諸營之賦清人者。至是督師以詩哭之曰。嗚呼。果見其出而不見其入也。初。公聞遼瀋日蹙。兩河內潰。歎息以爲國必亡。則自雕一私印。曰復明。至是竟死。雪嶠之開堂於徑山也。從之者三千人。願未有付法者。最後得江西黃公端伯。曰可矣。卽付之。是後又寂然。及公至。請曰。某亦或端伯之亞也。雪嶠相對而笑。亦付之。明稱爲雙瓣香。識者歎雪嶠之爲冰鑑也。嗚呼。公之志則烈矣。然吾見督師集中。有和聖思軍中思親詩。則其時公尙有親也。君父良難兼顧。但公以環堵書生。未嘗受國家恩命。而必棄其親以從君。斯亦不無小過。是時如彤廡簞

谿蒼水嘿農楚石及管江諸社皆以篤老之親因抗節而有所不顧揆之聖賢之處此未必其然斯論世者所當知也然而大節如諸公爲不可泯沒公之死幾百年同里萬君承勳感公之節爲勒石而徵文於予乃爲之銘其辭曰
包胥之忠夸甫之愚兼斯二者是以捐軀古稱觸鬪多屬空言踐之自我死不
受憐至今江門澄雲爲練時有素車空中飛電

記高螺舟先生軼事

俞樾

杭州高螺舟先生人鑑翰林前輩也余未及見彭雪琴侍郎乃其門下士爲言其軼事云道光間先生奉命封琉球國王禮成散步於館外見一屋中有棺焉前和有題識曰天朝參將某公之柩異而詢之則乾隆間護送封王之使至彼國而以病死者也問何不歸曰海船忌載柩先生曰是俗忌耳何足慮吾當歸之謀於副使副使不可先生曰吾兩人猶彼也萬一死海外亦無歸乎請以吾

舟載之。雖沈溺無悔。而一舟之人亦皆執不可。先生怒曰：此吾舟也。吾爲政卒載之。行未一日。風浪大作。舟中人咸歸咎。崩角於先生之前者數十人。請棄楫。先生不可。而風益暴。求者益衆。其勢洶洶。殆不可止。先生歎曰：彼在外國。固幸無恙。吾載之歸。反棄之海。吾何以對死者乎。汝曹可爲設祭。吾祝告死者。以不得已之意。衆聞之。踴躍從事。數人舁楫至船頭。又數人爲陳設祭品。又數人告具於先生。先生衣冠而出。登木而坐。謂衆曰：速投之海。衆愕然。請先生下。先生曰：吾不下矣。吾與俱投於海耳。衆大驚。爭前挽先生。先生叱曰：何敢然。吾意決矣。吾以一楫故。累爾衆人。不投之海。無以對生者。然吾不與同投於海。又何以對死者。吾意決矣。衆人環顧。罔措手足。正相持間。風浪亦息。先生笑曰：舟平如席。汝曹何紛紛。乃爾。姑徐之。風作再議可也。於是仍舁楫下。而自此風恬波靜。安抵粵東。參將故粵人訪其家而歸之。仁者必有勇。先生之謂歟。而忠信之可

以涉波濤益信矣。先生曾視學廣東。時海警初起。先生屢上封事。且劾粵督甚切。俄授先生衡州府知府。侍郎其部人也。方應童子試。先生見而才之。招至署中。教以讀書作文之法。衡陽一縣。應童試者千餘人。入學頗不易。侍郎是歲縣試。正場及初二覆不出前三名。咸擬正案第一。侍郎亦自謂然。及終覆之日。黎明。齋集縣前。忽府吏持柬來請縣令。令乘轎去未久。卽反點名。給卷如常。至正案發。乃第三。越數日。召而語之曰。以文論。汝宜第一矣。亦知不得之故乎。謝不知。曰。府尊意也。終覆之日。來召我。卽此爲。府尊曰。彭某他日名位未可量。一矜之得失。遲早皆可不計。今歲在吾署讀書。若縣試第一。人必謂明府推屋烏之愛耳。是其終身之玷矣。是歲侍郎竟不入學。後數年始隸諸生之籍。侍郎以此感先生知遇益甚。余謂先生與侍郎。皆有古人風也。因并記之。

記銀妃

柴小梵

乾隆時。與香妃同時侍御者。尙有銀妃。銀妃。山東青州人。父某諸生。生銀妃。日已五十六歲。頽唐龍鍾。得一女。不啻獲明珠。因名曰珠兒。未二年。生竟死。而珠兒猶呱呱。未能離乳哺。以家計困頓。不及卒養。遂送同里黃氏爲義女。故筭後。尙以黃姓。當珠兒年六七歲。已廣額豐頤。明眸皓齒。夏日穿霧縠行陌上。飄飄輕逸。有天仙化人之概。黃氏故邑中望族。登門拜謁者。多縉紳世宦。仰珠兒豔名。媒妁相屬於道。概加婉絕。謂女性嬌憨。雅不欲作人婦。每語所親曰。所貴美。女者。當屏絕男子耳。豈有明珠白璧。而忍全瑕玷者哉。於是珠兒之美。益著聞。然舍刺繡讀書外。殊不理他事。達官貴人。欲一見顏色。不可得也。會清純皇帝南巡。道出魯境。近倖或奏珠兒之美於上前。上默誌之。待回驛至京師。卽手諭魯撫。命與黃婉商。欲迎珠兒入宮。勿張皇。勿強迫。魯撫奉諭。立遣黃懷出手諭。黃瞳目不能語。然恐禍及。於是北向叩首應命。其次日。立遣珠兒入都。待出魯。

界。已有輿馬候於途。兼程行三日。抵京。安置珠兒於坤寧宮。上恐太后知。復匿之。四知書。屋一日之。夜。召見珠兒。珠兒羞澀甚。紅暈兩頰。伏地叩萬歲。上深憐愛之。手扶令起。賜錦珠珍物無算。又次日。喧言珠兒承恩矣。授號銀妃。佩符矣。黃聞之大喜。夤緣一內監入乾清宮。上偶見之。問何人。黃立伏地。不知所對。內監奏。今銀妃之生父黃某也。親自輦送銀妃入都者。上命回營。已有密旨到會城矣。黃某至。則居宅一新。文武官弁郊迎者數百人。俱叩聖安。不置。良田美池。簿錄萬數。黃某於是以富貴稱一鄉。初珠兒之入宮也。一切禮節。俱未諳習。夜闌人靜。或背燈暗泣。或以奏問。上交特旨慰之。如是者蓋非一次。忽一夜。不知何故。偶以事忤上。上憤憤出。宮人皆爲銀妃危。少選。上忽復來。妮之始寂。然無他害。復數年。征回部。獲香妃。香妃初入。與銀妃同宮。每夜闌燈施。互訴衷腸。輒至淚下。居未久。香妃遷他宮。上時時幸之。甚加恤憐。有所賜與。亦優於銀妃。迨

香妃死。上聞之。爲之長哭。至於病目。而於銀妃則棄若敝屣矣。曆數十年。未能一見上面。蓮臉承恩。已成昨夢。韶顏難駐。幽怨彌長。瘦骨支離。未免潛嘆。君王薄倖矣。茗東閔正帆有詠銀妃一首云。金鼎香銷玉漏殘。曉粧懶效綠雲盤。卅年未識君王面。自覺裙腰日日寬。蓋紀實也。小梵按舊本東華錄。及胡輪青野史拾遺。俱載銀妃事。至爲詳悉。檢坊刻東華錄無之。蓋爲君書諱。早削去之矣。或言銀妃實江浙人。其父漁商。以財雄於鄉。且亦非純廟事。康熙南巡。實有是舉。當時委巷小說。今有可徵者尙多。而予行篋所携無幾。無可考也。舊海上黃氏藏銀妃晚妝圖。爲郎世寧所作。有題詞甚夥。皆至哀感之意。銀妃作蛾眉。遐思狀。金鏡銀篋。狼藉無序。蓋作圖時。已入悲慘之境矣。據是以論。爲純廟事無疑。故廣諮博采。擇其可信者。爲著於編焉。

剛剛奪黍

喋階外史

割麥插禾。郭公郭婆。看蠶看火。脫卻布袴。卽布穀催耕之鳥。方言異名。實一物也。吾鄉謂之光棍。奪鋤。濟寧則謂之剛剛奪黍云。李叙五濟人予姻家。告予曰。濟有丐無姓名。人以其好學鳥言。呼以剛剛奪黍。居無定所。多宿古廟中。衣敗絮。冬夏不易。肘間繫瓦罌一。斯須不去身。予孩時聞其過門。必約鄰兒數十環繞之。令其作各種聲。丐蹲牆下良久曰。天明矣。遂聞雄鷄報曉聲。雅雀爭噪聲。牛鳴聲。犬吠聲。蟋蟀聲。蚯蚓聲。長空雁唳聲。夜鼠嚙衣聲。餓貓捕鼠聲。蒼鷹搏兔聲。馬嘶聲。車轆聲。磨室籊籊聲。萬戶擣衣聲。凡世間所有。無弗洋洋盈耳。須臾。呼呼作風聲。拔山撼樹。駭浪驚濤。一時並作。復有千百帆牆。互相撞擊。舟人撐篙把舵。竭力呼號。勢紛糾不可解。羣兒方噤齟不敢言。俄砉然一聲。如巨霆轟震。萬籟俱寂。丐徐徐欠伸曰。技完矣。乞我錢。人予一枚。積至百餘。卽往酒家沽酒三杯。以餘錢貫酒滿罌。買膏粱餅數枚。逍遙去。初叙五以爲都下口技之

流耳。既冠之。江南省其從父。從父曰。汝在家曾見剛剛奪黍乎。曰。瀕行時。猶聽其技也。鬚髮白乎。曰。貌若三十許人。從父拍案曰。異哉斯人也。我幼時讀書。聞其人過。卽逃塾。聽其技。問其年四十矣。今年五十五。計此人將百歲。何不老也。得毋仙乎。叙五留數載。北還。又遇之。貌不異曩時。問年幾何。曰。四十耳。噫。仙耶。否耶。抑有駐顏丹耶。予聞古之異人。常溷跡塵埃中。昔叙五時尙幼。未以吐納導引之術詢之也。

如臯道人

李澄

如臯三元宮道人。失其姓名。初爲人傭。計工而食。不多取。後以老棲三元宮。爲道士。炊。冬夏穿一單布衣。無寒色。或憐其衣敝。與錢一貫。使新之。道人不受。固與之。怒曰。素無功於君。又素無怨於君。道人雖貧賤。不欲來生作豚犬也。嘗過江都市中。得遺金百兩於道。坐守之。三日。遺金者不至。發函。知爲雲間倪姓物。

乃旁於衢。斯會於三元宮。經二旬。倪至。倪固儒者。重道人廉。分其金之半。與之。道人曰。噫。先生何其愚也。道人果欲之。則盡有之矣。何半爲。倪曰。以他日報可乎。笑曰。道人無父母。無妻子。饑而食。飽而睡。寄此形於天地。先生將何以報我。倪曰。畸士也。不可以強。

夢花生曰。士而介爲名也。道人之介則真介矣。天下熙熙皆以利來。人其義道。皇氏之民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以轉。斯之謂也。

南邨曰。天下擾擾者。盡爲利矣。然達人鄙之。以其誠何所益哉。溫飽可給。淋求罔藝。且或以之焚其身。貪鄙之夫。允可閔矣。觀於道人言。其亦省諸。

盲蟲先生 舟中人

李 澄

國初江寧有男子。年四十許。携竹筐。貯酒一瓶。戴竹笠。衣敝縵袍。過鍾山。以酒奠明太祖享殿。哭三晝夜。淚盡繼以血。好事者聞而觀之。問姓名不答。襄陽杜

於皇識曰。此盲蟲先生也。先生劉姓。名蓼雪。江陰人。幼博學。能文章。明亡。棄妻
子。往來吳越間。自號曰盲蟲。盲蟲者。言其命苦如蟲。又盲無見也。嘗痛飲。三山
酒肆中。醉則仰天鳴。或仆地轉輒。如得大疾苦狀。或自批其頰。至血流。或以
頭觸柱。大呼老天殺我。老天殺我。當壚者大駭。以爲崇附之積久。亦不之怪。忽
春初晨起。携酒登鍾山巔。望梅花。且飲且泣。過龍泉寺。向寺僧索筆。題詩於壁
曰。我來揮淚看鍾阜。零落梅花遶樹飛。宗國故公嘶戰馬。孝陵荒草臥肥豕。杏
開乍見紅成市。柳暗初嫌碧掩扉。怪殺俗人如傀儡。明朝拚與世相違。越日遂
卒。

舟中人不知何許人。常駕小舟遊於三吳間。金陵少年之豪者。操弧矢。賭飲於
燕子磯。舟中人從而觀之。一少年引弓而射。矢破的。舟中人笑曰。藝善矣。惜手
平而骨未齊也。一少年進曰。骨齊矣。惜氣不固也。更一少年進固曰。氣矣。惜神

不完也。諸少年譁曰：爾善此乎？曰：幼習此藝。今老矣，恐爲諸君笑。乃令立十竿，爲的於百步外。引穀呼曰：中某節。盡數十矢，無虛發。少年皆驚，邀上坐，請言姓名。曰：吾舟中人耳，無姓名也。取酒自酌，既酣，鼓棹而去。

夢花生曰：人孰不自愛其身。至於污辱之摧毀之而不顧，此非大憤激不至此。然求死得死，先生何怨焉。而舟中人逸矣。



上海交通圖書館出版
 姜輯名著小說一千種

名著十
 世界亡國稗史
 精裝一冊
 定價大洋四角

世界亡國稗史一書爲楊南村先生所著正爲吾國將亡未亡之寫真也自相殘殺如印度有「義烈雙鸚記」濫借外債如埃及有「亞勒白軼事」人心渙散如緬甸有「金環記」強鄰誘逼如波瀾有「喋恨」假威虐民如安南有「邯鄲客語」黨派紛爭如朝鮮有「蘇晉比別記」「南浦漁俠」勢若累卵如臺灣有「三臺遺恨錄」等篇剝膚截肢慘紅嗚綠奕奕逼人無異目覩吾願四萬萬父老兄弟諸姊妹各執一篇知所警惕全書都八萬言

名著十一
 塵寰奇觚
 精裝一冊
 定價大洋五角

○黃退菴纂輯○內外六合無奇弗備是書不啻爲攝影之寶鏡事事物物鴻纖畢具足與集異諾臯後先映輝而離奇中無荒誕弊較爲有過之無不及

名著十二
 香豔大觀
 精裝一冊
 定價大洋五角

楊南邨編纂仿香豔叢書之例採選名著拾遺補殘盡在是編內有美人之研究一帙爲清季某名人遺著凡數千言較眉謠黨史益覺幽雅宜人尤爲特色

訂重
虞初廣志

姜汝羣先生輯

丹斧題



熊內閣書牘

是書內容分爲(政見)(呈咨)(書牘)首附(大政方針宣言書)○凡清釐財政之計畫○整頓稅率之手續○飭理吏治之要圖○振興實業之宏謨無不備載靡遺至於吾民國數年來財政界之困難狀態借債秘密盡情揭露足窺全豹其印刷純用四號五號最新字模排印紙墨精良勘校確正猶其餘事洵可謂民國財政之新史建設時代之鉅製凡吾國民無論政學商各界欲研究時局者不可不讀之要書也每部二册定價大洋兩角半

代售處 上海各省各大書局

掃愁集

是書爲發揚國華鼓吹風雅起見搜羅古籍新著中之雅馴文字近日坊間所出諸册未曾刊載者或名人筆記或遊藝雜誌薰香摘豔索奇駢妍顧名思義足堪稱富茲將第一集內容錄下藉徵一斑

秦雲摘英小譜
度詞
嘯記
快說續記
三友棋譜
酒社芻言
葉子譜
憚淑人傳
燕薩克遜日記
游壯節公傳
石城曲并序
李香君柳敬亭之本史

闕九烟名
黃白家
王丹麓
水道人
黃九烟
潘之恆
俞曼殊
釋飛聲
潘飛聲
居石
心石

全書二百幅計一百頁定價大洋三角

MG
1242.1
105
26



重訂廣初廣志卷十三

鄖水 姜泣羣編輯

黔苗風俗紀上

王 韜

黔中多苗民。黔省東門外。固臨大道。羣苗男女往來如織。有通曉漢語者。述其俗尚土風。詭怪侏僂。不可名狀。其種凡八十二種。青苗在貴陽鎮甯黔西脩文。男女服飾皆尚青。婦以青布一幅著頭上。製如九華巾。男女多帶銀項圈。富者至六七枚。正月作跳年會。男女咸集。吹蘆笙歌舞三日。近省城場凡數處。雞場尤盛。去城十里有老鴉關。其山斗峻。正月一日。少年男女皆出至山上。鋪簑共坐。女以粉團甜糟肉飯。與男食歡笑。竟日。女呼所愛男曰阿雅。亦曰的羅。男呼所愛女曰阿魯。亦曰頓谷。父母不之禁。跳月時。女解所愛男腰帶。手牽其綏類。

重訂廣初廣志 卷十三

頻動搖。曰提羊。七月。男女羣聚跳月。曰米花場。男未娶。翦腦後髮。髮乃留之。紅苗在銅仁府。有吳龍石麻田五姓。衣被皆用斑絲。喪事將死者。衣裝像擊鼓。名曰調鼓。每歲五月寅日。夫婦各宿。不出戶。不言語。以避鬼防虎厄。白苗在貴定龍里。衣尙白。科頭跳足。盤髻長簪。祀祖擇大牯牛一頭。養至肥健。卽約各寨有牛者。合鬪於野。勝者吉。卜日斫牛以祭主。祭者披白衣青套。祭後戚族圍坐。劇飲高歌。黑苗在都勻八寨鎮。遠清江古州。女子日耕作夜績。每十三年畜牯牛祀天地祖先。曰喫拈臟。又以豬雞羊犬骨雜飛禽連毛臟置甕中。俟其腐臭。曰醋菜。食少鹽以廐灰代之。清江黑苗。男女好著錦袍。未婚男子曰羅漢。女曰老陪。春晴日。攜酒食山上聯歌迭舞。相悅者飲以牛角。遂奔生子。乃曰有後人矣。始肯耕作。爺頭苗。亦黑苗類。婚嫁姑女定爲舅媳。舅無子必重獻銀錢於舅。曰外甥錢。無則終不得嫁。或私召少年與合。呼爲阿妹。男女多苟合。惟洞窟不敢

通爺頭。洞憲下戶。爺頭上戶。洞憲苗與爺頭分寨居。爺頭稱大寨。洞憲稱小寨。聽爺頭使令。婚姻各分寨類。若私婚大寨。謂之犯上。大寨聚黨奪其資產。有傷命者。洞憲皆善舟楫。八寨苗亦黑苗類。近寨置空舍。男女未婚者。羣聚唱歌其中。情洽。卽以牛行聘。女嫁一二日。卽歸女家。仍向壻索錢。曰鬼頭錢。不得。則另嫁。箐苗亦黑苗別種。在平遠州。居依山箐。不善耕。惟種山糧。以麻子爲食。衣皆用麻。清江苗。男以紅布束髮。縮錢於上。耳墜大環。男女皆跣足。喜種樹。與漢人通商。盡呼曰同年。九股苗。在施秉凱里。與偏頭黑苗同類。服尙青。性尤猛悍。頭盔身鎧。鎧重三十餘斤。又以鐵片裹髻。左手木牌。右手鏢桿。口銜大刀。上山如飛。挽強弩。名曰偏架。一人持之。二人蹶。張發無不貫。故常喜爲亂。黑樓苗。在清江。八寨鄰寨。共建一樓。曰聚堂。用丈餘木空其中。懸之。曰長鼓。有急。卽登樓擊之。各寨聞之。俱帶鏢弩。至樓下聽寨長令。款以牛酒。無故擊鼓。則罰牛一頭入。

公。黑山苗。在台拱古州。以藍布束髮。深居重谷。多出擄掠行旅。能卜茅草卦。知吉凶。黑脚苗。在清江台拱。男短衣大袴。頭插白翎。出入持刀鏢。以劫奪爲生。不事劫奪者。女不嫁之。凡作事以螺螄二枚置盆中。觀其鬪以下吉凶。每多驗。呼曰軍師。黑生苗。悍甚。長鏢短劍。常結黨訪富戶。夜執火行。後改土歸流。其患始息。車寨苗。在黎平古州。男習技藝。女工刺繡。未婚者於曠野爲月場。男絃女歌。聲清越。在諸苗上。舊古州凡四十五寨。相傳爲馬三保之兵遺。六百。贅苗。女家名六百戶。生苗。洪州苗。在黎平府男勤耕作。女善績織。與漢人無異。葛布頗精。有洪州葛布之名。西溪苗。在天柱縣。女裙不過膝。以青布纏腰。未婚男女。攜榼聚飲於野外爲配。生子後以牛過聘。紫薑苗。在清平都勻。嗜殺好鬪。得仇人生啖其肉。以冬月朔爲年節。元日忌門不出。犯者以爲不祥。二七而解。平伐苗。在貴定縣。祭鬼享客。皆殺犬。男子披草衣短裙。婦人長裙縮髻。谷蘭苗。在定番州。

俗亦兇狠。出入必持槍弩。而婦織絕精。有名諺云。欲作汗衫褲。須得谷蘭布。九名九姓苗。在獨山州。性狡獪。每僞造姓名。變換不已。常以種山爲務。俗同紫薑苗。喪婚宰牛聚飲。醉必鬪。鬪用刀槍。受傷納牛酒請和。克孟牯羊苗。在廣順州。金筑司。居百仞懸崖。不設牀寢。親死不哭。集會歌舞。名曰鬧屍。明年聞子規聲。乃號泣曰。烏猶歲至。親不來矣。東苗。在龍里。清平貴筑。男以花布束首。著淺藍短衣。婦著花裳衣。無袖。以中秋祭先祖及親族之亡者。延鬼師於家。以木板置酒食。呼鬼名而歌舞。西苗。在平越。清平貴筑。谷池尤多。十月收獲後祭祀。曰祭白號牲。以牡羊。男子氈衣帽爲前導。延善歌者。隨童男女數十。舞蹈於後。三日乃止。尖頂苗。在貴陽府。男女皆梳尖頂髻。以仲冬初一過年。夫婦耦耕力作。天苗。在陳蒙。爛土。天壩。一名天家。男女皆私奔。多姬姓。相傳周後。緝木葉爲上服。下著裙。女子年十五六。搆竹樓居野外。男子吹竹笙誘之。情稔則合。謂之馬郎。

房羅漢苗。在八寨丹江。男子頭戴狐毛。披髮於後。最敬彌勒佛。三月三日。男女攜食物供佛。歌舞三日。不火食。亦寒食之流風也。陽洞羅漢苗。在黎平。婦人戴金銀連環耳墜。胸前刺繡一方。短衫長裙。數日必泚米沃髮。復於澗中洗之。婚姻先外族。後他族。短裙苗。在思州葛彰等處。以花布一短幅橫掩及胛。花苗。在貴陽大定廣順黎平。裳服先用蠟繪花於布而後染。既染。去蠟。則花見。飾袖以錦。孟春。男女跳月於月場。男吹蘆笙。女搖鈴隨之。並肩舞蹈。終日。暮則攜所私歸。謔笑互歌。比曉乃散。其俗。以六月爲歲首。以牛酒祭天。病不用藥。惟求鬼師。雖貧必宰牲以禱。動作必卜。或折茅。或熟雞。取骨與腦驗之。婦人以馬鬣雜人髮爲髻。男子年少者。縛楮皮於額。既婚乃去之。楊保苗。在遵義播酋。楊應龍之裔。喪。哀。婚用媒妁。有事推鄉老決之。或告官。使召輒拒不出。樓居苗。在八寨丹江。構樓以居。樓下以處牲畜。婦人梳髻若羊角。人死停喪二十年。合寨卜吉。

以百棺同葬。建祖祠曰鬼堂。什器畏不敢犯。以爲不祥。洞苗在天柱錦屏。居必近水。擇平地種棉爲業。男子衣與漢同。多爲漢人傭。女子藍布角巾。花邊衣襖。織洞帕頗精。葫蘆苗。在定番蘿斛等處。性兇暴。以劫掠爲生。不事耕作。今俗變少醜矣。鴉雀苗。在貴陽府。其語音似鴉雀。故名。婦人以白衣鑲胸箭及裙邊。居山種山糧爲食。爭訟鄉老決之。高坡苗。多住高坡。衣黑衣。喜種小玩。婦女以木板尺許緝髻上。故又名頂板苗。性勤紡織。婚多野合。在平遠黔西等處。郎藤苗在威寧州。婦人產子。必夫在房坐。月不踰門戶。彌月乃出。產婦出耕作爲飲食供。夫時一乳兒耳。生苗多野性。食皆生物。魚肉皆以微熟爲鮮。多在台拱凱里黃平等處。矜家苗。在荔波縣。男女皆以藍布花帕蒙首。未婚者帕稍長。以十月晦日爲歲首。十一月相聚歌舞。所歡者約而奔。及生子。方歸母家。曰回親。始用煤過聘。冰家苗。在荔波縣。男子四圍長衣。以裙爲袴。女子短衣花邊穿袖。重裙。

濟火者。從諸葛丞相征孟獲。功封羅甸王。自濟火後千餘年。世長其土。有四十部。最貴者爲更苴。次爲慕魁。勾魁。部長有九等。曰九扯。兵強悍。爲諸蠻冠。故諺曰。水西羅鬼。斷頭掉尾。食時搏飯爲丸。以七躍入口。作酒盎中。插蘆管。羣吸之。疾病用巫號。曰奚婆。諸事皆取決焉。白羅羅。在永寧。募役司及水西。亦曰白蠻。與黑羅羅同種。黑爲上姓。白爲下姓。飲食煮三足釜。取雀鼠蛙蛇等物灼而食之。人死以牛馬革裹尸。焚於野。居普定者爲阿和俗。與白羅羅同。男子以販茶爲業。八番在定番州。其俗男逸女勞。婦人耕且織。剝木爲臼。曰堆塘。炊時。始取稻把入臼。手舂之。燕會之時。羣擊長腰鼓。以供笑樂。打牙狝狯。在平越黔西。婦人翦前髮披後髮。取齊眉之意。以幅布圍腰。無襜積曰桶裙。女將嫁。必折其二齒。云恐妨害夫家也。翦頭狝狯。在貴定新添衛。男女翦髮。僅留寸許。死則積薪焚之。水狝狯。在餘慶。亦名擾家。善捕魚。能隆冬入水探取。土狝狯。在威寧州。

男子編草爲衣。與羅羅爲傭。每以熱油塗足。入山登嶺。捷健如猿。木狝狝在貴定都勻黔西。性狡悍。善製刀。年節祀鬼。用五色旗。歌鼓迎神。初娶迎婦。主家令男女私合。生子後乃成禮。同室焉。鍋圈狝狝。在平遠州。病延鬼師。以五色絨飾虎頭。置箕內拜禱之。性極嗜飲。多釀刺梨爲酒。披袍狝狝。在平遠施秉清平。男子衣敝惡。女子以線紮髮。蒙以青巾袋。上綴海肥。衣長尺許。外披方袍。從頭籠下。前短後長。無袖。猪屎狝狝。在石阡黎平古州。在清平者。通漢語。面經年不洗。所居穢惡。與犬豕同臥起。得獸咋食如狼。男子出入佩弓弩。有仇必報。力怯則以牛酒款有力者。傷敵致死。以牛償之。紅花狝狝。屋去地數尺。架以木。上以杉葉覆之。曰羊樓。死殮以棺而不葬。置巖穴間。高者千尺。不施蔽蓋。旁立木主。識其處。謂之家親殿。衣花布者爲花狝狝。紅布者爲紅狝狝。狝兜。在黃平施秉鎮遠。好居高巖。四時佩弓弩入山逐獵。藥箭尤毒。中者立斃。狝獐。在荔波縣。男善

耕。女工織。窄衣短裙。僅齊膝。親死不置棺。以木板斂而停之。歌唱其側。子女死。哭必出血。守墓三日乃返。狎獾。在荔波。與獠狝貉同類。歲首祭槃瓠。男女連袂入場歌舞。相悅者負之而去。狎獾。一曰楊黃。在都勻。石阡。施秉。龍泉。提溪。黎平等處。萬山之中。男耕女織。暇則漁獵。荆壁不塗。門戶不扃。出則以泥封之。忌三月朔日。謂之把忌。卡尤狎家。在貴陽都勻。鎮寧。普安。隨處皆有。婦人多美好。女曰囊。男未娶曰羅漢。孟春跳月。用綵布爲小圓毬如瓜。視所歡者擲之。奔而不禁。嫁後乃絕聘。婦以姿色定資。多者至牛四五十頭。花燭燕客。男女必唱歌徹夜。喪事屠牛。召客以大甕貯酒。執牛角徧飲。又以牛馬雞骨和米糝作醅。至酸臭以爲佳。又多畜蠱家。夜出飛飲於溪。有金光者曰金蠱。蠱每以殺人。否則反噬其主。補籠狎家。與卡尤略同。喪亦屠肉。孝子不食肉。惟啖魚蝦。祭用魚。葬者以繖蓋墓上。期年乃焚之。臘月爲歲首。擊銅鼓爲歡。多居於定番。廣順。間。青

狎家。亦曰青家。在古州清江丹江等處。以青布蒙首。衣青衣。女善刺繡。能奕棋。拋毬。呼所私者曰馬郎。夜飲之酒。父母知而不禁。白狎家。在荔波縣。男子頭戴狐尾。女多身小而慧美。著淺藍色衣。紅摺雲花裙。紅繡履。五色布袴。每春擇平地。以大竹一節空其中。名曰巴槽。男女聚飲。漢人能其語者。亦與私。呼爲外郎。女有正配。酬外郎以苗布數匹。曰斷郎禮。乃絕往來。黑狎家。在清江。業種樹。多殷富。漢人貸其賞。約券須以富鄰爲保。有折閱以直告。可再貸。遇奸欺負券。則掘保人祖骨。謂之捉白放黑。保還所貸。乃歸其骨。清江狎家。在台拱。習擄掠。紅帕腰刀。劫行人歸寨。以長木架禁錮。索贖身錢物。經官痛懲。俗乃革。馬鐙龍家。在甯谷西堡頂營。多張劉趙三姓。衣尙白。喪用青。婦女緇布爲冠。若馬鐙狀。加髻上。以簪束之。上插花。曾竹龍家。在安順府。婦白衣桶裙。戴緇布方巾。髮垂一尾。甚長。以猪油塗之。七月七日。男女同上祖墳。紅土黑土坡阿驢寨。皆曾竹聚。

居處。姻戚慶會。男女負羊酒相贈遺。并自帶新衣數襲以誇富。大頭龍家。在鎮
寧。普定。男帶竹笠。女著土色衣。以牛馬鬣尾襟人髮盤髻如蓋。故名大頭。俗勤
耕作。狗耳龍家。在廣順。男善石工。婦人辮髮上指。狀如狗耳。以五色藥珠爲飾。
貧則代以薏苡衣斑衣。春時立木於野曰鬼竿。男女聚集旋舞以爲樂。各自擇
配。既奔。女家以牛馬贖女。方通媒妁。白龍家。在大定平遠。男女入山采藥割漆。
背負之鬻於市。婚喪頗用漢禮。好衣白。宋家。在貴陽。相傳春秋時。楚徙宋俘於
此。遂流爲苗。通漢語。識文字。勤耕織。婚嫁男往迎女。女家率親戚簪楚之。徐與
解釋。謂之奪親。蔡家亦相傳楚俘。或云卽宋家之別也。在貴筑清平威寧大定
脩文清鎮。男氈衣。婦氈髻。飾青布若牛角。喪禮殺牛。吹蘆笙羣聚跳舞。名曰作
憂。夫死將婦殉葬。婦家奪去乃免。或所私挾衆篡去。土人所在。多有在廣順貴
筑貴定者。與軍民通婚姻。歲時禮節皆同。九月祀五顯神。吹匏笙。連袂頓足歌

舞。歲首迎山魃爲儺。男子妝像擊鼓唱神歌。所至家皆飲食之。夔人在普安州。與滇之獮獮同種。性醇好奉佛。男女皆冠片氈。垢不沐浴。以六月廿四日爲節。祭天常持念珠誦梵呪。獠人在貴定勤耕種。暇則採藥沿村行醫。有書名曰榜簿。珍爲祕笈。書皆圓印篆文。峒人姓多忌喜殺。出入夫婦必偶挾鏢弩。在石阡。郎溪者多類漢人。多以苗爲姓。在永從者常貧固自匿。在洪州者地肥而惰於耕。飲食忌鹽醬。性耐冷。冬採蘆花茅花實布中爲絮。被以禦寒。蠻人係龍苗之別。在貴定新添衛丹行二司。性獷戾。以丑戌爲場。十月朔爲節。祭鬼爲樂。又有冉家蠻。在沿河司。俗與蠻人同。冉家蠻。在思南府沿河司。喜漁獵。男女來往鬼巖山桃竹溪等處。得魚蝦以爲美食。六洞夷人在黎平府。未婚男女。翦衣換帶。則卜而嫁之。鄰女數十各執藍布繖。送至壻家。歡飲三日夜。復攜新婦歸。壻時往婦家偕宿。生子方歸。夫家鬻物市肆。多在河洲。六額子。在大定威寧。人死年

餘延親族祭墓。發冢開棺。取骨洗刷令白。以布裹之。復埋三年。仍開洗如初。如此三次乃已。家人病則云祖骨不白所致。亦名洗骨苗。白額子。在永豐羅斛。衣尙白。男梳尖頂髻如螺螄。女長衣無裙。俗略同六額子。病用巫禱。而不洗骨。白兒子在威寧州。男服飾如漢人。女從苗俗。多贅漢壻於家。生子後壻歸漢別娶。卽不復來。其子女有母無父。故名曰兒子。里民子在清鎮大定黔西。男多出門貿易。婦女白皙姣好。著細耳草屨。勤耕作。里民女子工織羊毛爲布。三節風俗與漢人同。此黔苗之大略也。

南邨曰。苗族之式微亦久矣。近世以來。或多躋于文明者。視老民之所記。變易有加。而殊俗異風。因時以革。數百年後。苗之種類或無幾矣。

草付道人

徐枕亞

事無大小。必有其幾。世之昧幾者多。而知幾者少。末由一發其肩鍵。則亦聽其

幾之自生自滅而已。一代興亡之際。兵連禍結。至少亦擾攘十餘年。浩劫沉沉。豈無先幾之發現。其間一二知幾之士。居前測後。微露端倪。以幾示人。而人不之悟。直待事幾已發。始悟昔者所言。歷歷不爽。則羣以爲異人。甚矣其愚也。然世人誠愚。而彼知幾之士。實亦不得謂之智。蓋彼之術。僅能審其幾於事先。坐待浩劫之來。終無術以爲之補救。定術旣莫挽。則亦何貴乎能知幾。紅羊之劫。歷時不可爲不久。焚殺擄掠。次第波及。非無知幾之人。明示先幾之兆。而談言微中。固屬無補。吾謀不用。更喚奈何。事前若隱若現。事後則爲神龍。爲冥鴻。徒令人作天際真人之想。余所知者。有揚州之令狐康。涼州之草付道人。皆世之所謂異人。漢張道陵。宋林靈素之流亞也。令狐康事世猶有知者。草付道人。事尤詭異。余見之於先祖耕亭公筆記中。然略而不詳。舉以問人。無有能知其名者。數年前遊學金陵。見某同學篋中。有傳抄本一種。中有載荷道人事甚詳。閱

之。乃知苻道人與草付道人固一而二而一者也。因成此篇。非敢惑人。聊以記異而已。

咸豐己未之變。東省賴文汶以數十萬衆復晉地。既乃北窺清都。與清帥僧格林沁及勝保等連戰失利。乃折而竄秦。與西省張總愚合股入甘肅境。攻涼州甚急。清涼州總兵鮑超。悉統精銳從兩江總督曾國藩禦太平軍於江南。聞涼警亟回師援之。而太平將陳玉成方糾大股阻其前。累戰不能進。陳又密遣將洪仁幹率兵斷其後。鮑軍腹背受敵。進退兩無所可。涼州由是被圍。斯時城中所存者。老羸之兵二千而已。游擊林士瑞權攝總兵篆。統此羸卒。竭力守禦。鏖戰兩晝夜。死傷過半。賴張悉衆薄城。城幾破者數次。相持十餘日。糧盡援絕。火藥亦罄。城外復發地雷攻城。雉堞東西崩裂。正萬分危急時。忽有道士長軀黑面。碧眼黃鬚。羽衣鶉結。手執短赤色小旛登陴。以旛遙指城外軍壘。口內默有

所誦旋連拂其旛。但見濃烟如墨。自軍壘中起。俄而霹靂一聲。紅光燭天。火燄四射。所至則旗幟弓矢芻米器械。無不焦爛。賴張二軍大亂。人撲馬鬪。互相踐踏。林軍自城上望見。乘勢出擊。城外軍大潰。追殺三十餘里。斬獲無算。賴軍不能營。悉遠遁。是役也。無道士。城必不守。於是軍民交慶。疑道士爲火神。翌日縱跡之於市。共擁入總兵署。林肅衣冠降階迎。道士長揖而謝曰。山野異端。未習禮貌。不敢冒昧晉謁。懼失儀獲戾。林延以上坐。行賓主禮。請留於軍。道士謙遜無謀。不足襄軍事。且軍中有道人。尤爲人所觸目。辭欲去。林固留。推重其法。願相助。道士蹙然曰。法不可恃也。况鄙道之法淺。等諸幻戲。偶用欺敵。出其不意則可。若專恃之。安保無更優於我者。卽不然。或行離間。或逞暗兇。我將保首領性命之不暇。遑問法術哉。林哀懇不已。道士始允暫留。下榻署中。曲相敬待。道士飲食甚簡。日需飯半盂。酒半杯。不御殺饌。問其姓氏。自號草付道人。蓋分姓

爲名。知爲荷堅後裔也。道士習靜時。閉目跌坐。偶與人談。皆養氣凝神事。林不能解。久而厭之。道士自入署後。足未嘗出室。而廣衢曠野中。有見道士踽踽獨行者。或同此一時而見於兩處。人以告林。林詢道士之近侍。皆云未嘗越雷池一步。林疑之。道士好奕。林乃擇日召幕客數人。輪轉與之奕。密令人四出偵視。及暮局未終。諸幕客皆困乏。而道士無惰容。未幾。偵者歸。各述所見。則於市於巷。於舟車山林村落。言人人殊。然要無不見道士者也。由是林益疑之。而道士若不覺者。暇則奕。靜則坐。不改其常度。賴張二軍經此大創。恨道士刺骨。後聞道士已爲林延入署中。則大懼。有隊官某獻計曰。林某爲人剛愎而多疑。可問也。請僞降以探之。賴張從其計。林果納隊官降。隊官旣入林營。偵知林已有疑道士之心而未發。而諸幕客中亦有嫉道士者。因與之協。乘間進言曰。道士嘗遨遊彼軍營。與某酋結好。不可信也。客之嫉道士者。亦譖曰。道士胸無韜略。恃

其法術。出入清捨間。非挾清以制捨。即通捨以欺清。是反覆之徒。不可使知軍事。林本蓄疑。聞二人言。頗然之。然猶以未出爲辭。客曰。彼之不出。正欲取信於公。幸公已值得其分身之妙用。否則墮其術中。永不悟也。林默然良久。歎曰。召之易。退之或難。客曰。是不可退。退之必怒。怒必助賊。是爲虎傅翼也。林曰。然則奈何。客乃獻謀曰。不如置毒以除之。林召庖人。置毒於酒食以進。道士食之果死。乃厚殮之。昇棺出城。軍民皆執香跪送。中途棺忽自碎。片片落地。內空無一物。惟棺底大書十六字曰。水京三刀。去刃之曹。犬豕門日。魚包走召。昇者不解。持以報林。林亦茫然。諸幕客均咄咄稱怪事而已。是夜僞降之際。官胥遁。此後亦無有見道士者。其明年。賴張與太平軍卒復涼州。軍士失律。屠戮無遺類。清同治紀元。鮑超始捷於上江。移師回援。奪取涼州。破賴張及太平軍於城下。賴張二軍分東西竄。甘肅境內乃清。至是始悟道士之留言。水京三刀。涼州也。去

刃爲刼。之曹爲遭。謂遭刼也。犬豕者於牛屬。戊亥合門日爲間字。意爲戊亥之間。魚包走召。合作鮑超。蓋指取涼之歲與取涼之人也。噫。道士能前知而不能全其信用。蓋刼數已定。道士之術。僅足解一時之厄。終莫能出涼州官民於死也。一朝隱去。留示數言。畢竟有何裨益。祇自全其身而已。吾以是知術之終不可恃也。

附令狐康事一則

令狐康者。與草付道人略同。余曩見之於某氏筆記。今不能憶其詳矣。姑約略附記如下。令狐康。蜀之夔州人。初未知其姓氏。年約五十許。冬夏一白袷。亦不見其飲食。狺狂揚州市口。操蜀音。棲止無定。或宿古寺。或居城樓。或依塵閣之檐。爲人言休咎。多奇中。人皆異之。後有蜀僧來揚。與叙契闊。人私訊僧。僧曰。此吾鄉夔府之令狐康也。少入峨嵋山學道。遇異人授辟穀術。因而

不畏寒暑。能預知未來事。時洪秀全稱太平天國於金陵。將由鎮江取揚。風鶴頻警。揚人議送款策。釀銀十萬兩犒師。約弗殺掠。卽獻揚城。謀既定。募寄書者而難其人。有以此事問吉凶於康。康以筆書紙上。左爲水字。三右爲工字。一卽塗去。又書一王字。於其旁。書山而兩字。又塗去。再書一泯字。卽抹去。其左三點。觀者不解。乃別取一紙。畫一城門大開。有衆騎如太平軍狀。結隊而進。城內街衢寂靜。民不啓戶。市無一人。旋以啓畫無數男女老幼咸備。斷首破腹。撲地縱橫。畫畢。復大書一火字以蓋之。或詰其詳。不答。手碎其紙。擲筆而行。人有追問之者。不顧而歌曰。莫問余。問善人。莫詰余。詰兩夕。予予以去。不知所往。後不再見。閱旬餘。揚有江瑞民者。生平茹蔬佞佛。樂善不倦。衆目爲江善人。聞其事。毅然挺身。獨任致款之行。乃持書赴金陵。求見洪秀全。秀全允如約。及入城。師不用命。閉門大索。擄掠一空。焚殺三晝夜。無異屠城。

初瑞民送款回揚。人聞洪許約。皆恃爲可信。附郭居民。爭遷入城。及後背約。悉爲灰燼。迨清將多隆阿移師入揚。揚城已如懸罄矣。然後悟三水者。三點水也。合工乃江字也。王旁有山而合之爲瑞字無疑。混去三點。則爲民。蓋指江瑞民也。所畫之城。始則衆騎。指洪軍之入也。繼而老幼男女狼藉滿地。指被害之民也。大書火字。指一炬之無噍類也。其歌善人。疑卽指江善人。歌兩夕。蓋多字之意。其在多隆阿乎。令狐康之術。與草付道人同。而無術以救揚民。亦與草付道人不能救涼民同。大劫之遭。夫豈偶然。此蓋欲不迷信而不可得已。

衡嶽遊記

黃周星

衡嶽距湘潭二百里而遙。余以九月旣望癸未。薄暮發舟。同行者白門鄉僧津修。邗江程生雲朗。蓋先是修從金陵得得來。以八月抵衡。會連雨弗克陟嶽。歸

來。僅能爲余極道嶽路松之勝。余頷之。至是復攜與偕。越三日丙戌。抵衡山邑。呼篋輿詣嶽廟。甫行數里許。望見道旁蒼虬千尺。森峭觸天。果如修言。稍進則寒陰夾隊。屹如巨人。冠劍林立。拱揖相屬。大夫良爲勞苦。輿人向余言是中松奇特可志者。二曰龍頭。曰子抱母。龍頭今亡矣。子抱母宛然。會天將暝。疾趨廟止宿崇甯寺僧舍。明日丁亥。晨起謁嶽帝。廟貌窿闕。賁鏞嗶然。時釐禱者甚衆。半皆村氓。羅拜爐煙下。口噉喁不辨爲何語。余雖通籍。猶然布衣也。僅齋瓣香爲獻。酸寒可掬。俗人腹笑之。知帝不我訶也。時修朗皆在側。惟仰視囊橐。屢暗曰夥頤。嶽之爲殿沉沉者。繞殿巡行。略無往蹟可紀。遂復返寺。飯罷。謀登山。時陰晴相戰。輿人環立聽命。余悉謝去。獨與修朗及童僕數輩。策杖徑往。有送余者。偶得小僧名福。頗解事。藉爲鄉導。余袖中亦有圖經。迤廟西行。隰畛間二里許。至茶庵。庵則隰之終而山之始也。稍上則岡矣。送者別去。余輩拾級而登。幽

草野花。秋色堪把。稍前遇石磴。磴本一片石。人遷而磴之。傍有時人新題之曰
雲梯。不知何義。過磴。始聞瀑湲聲。自遠而近。砰砢如奔雷。下矚深澗中。若斷若
聯。如曳練。如懸箔者。絡絲潭水也。余心神澄曠。泆然有會。福遙指潭處。示余時
志在高山。未暇窮源。遂去。過玉板橋。水聲益灑灑沸耳。然又非絡絲潭水。蓋由
是以趨潭者。余踞盤石憩木蔭中。良久。復前。山勢漸峻。至此始有嶽意。遊者始
杖。既陟復降。稍塹相間。然塹弗及階十之一。此所設小竹篙嶺。大竹篙嶺也。竹
篙本象山形。巉削。南楚方言耳。而後人輒更爲祝高。殊無謂。兩嶺皆昨略贖。既
與浮雲相亂。初望前嶺。煙靄中有白衣以爲天上人。比達烟所。則白衣又在天
上。凡數休而後至。據地慄慄。渴肺願漿。然屠蘇相望。僧茗可乞。既踰嶺。則嶽思
過半矣。於是。有半山亭。亭已虛無人。空閉旃檀數軀。莓苔告哀。佛有憂色。出亭
四望。則宜衆峯羅立。湘流縈帶矣。時山雲樓起。潏潏無所見。福妄言之。余妄聽

之。修朗輩妄爾和之。稍上雲。黨益盛。餘弗迷者咫尺。遊情少倦。遂折入鉄佛庵。馳裝脫屣。擬稅駕於此矣。時日猶在悲谷。天色乍開乍合。然可決其不雨。余復投袂起曰。今日卽不登峯。夫豈無傍近散勝可搽。胡騃坐爲。余目福。福曰有之。此旁近爲兜率庵。懶殘巖。余欣然往尋。由庵右取道。南折而下。先過懶殘巖。巖庫濕不可坐。半芋旣無。牛糞亦少。上數武卽兜率庵。庵徒四壁立。荒略草創。斧痕尙鮮。階有秋花亭。亭頗類貧女顏色。詢之老僧曰。鉄綫牡丹也。時天忽向霽。出庵遍索無餘勝。意微怏怏。然往返經行處。桐竹參差橫斜。宿艸殘碑。或僵或立。似王侯家新廢臺榭。令人愴然生盛衰之感。仍取故道歸。偶登坂少憩。余坐諸人皆坐。見白雲庵。庵舒卷不恆。儻忽萬變。雲有孤飛者。羣遊者。旁午相觸者。前後相逐者。有滃瀟四起。忽復回互者。少焉衆雲烏合。直來逼人。余輩急起。欲避無地。頃刻匝匝。並在白光封裹中。余歎息謂修朗輩。吾與若終日地下看雲。

亦曾見如是雲乎。嗚呼。此乃其所以嶽也。修朗皆憮然。返於庵。傲夢禪榻。深山無酒。倦劇如醉。越明日。宿霧益壯。似欲雨者然。不甘枯坐。於晨餐後。信脚登山。已過丹霞寺。余自上下。有客自上下。邂逅於泉樹翳蒼間。客乃吳人。亟搖手謂余曰。勿往。適峯頂大風雨。徒敗公芒屨。強挽之至庵中。然庵處固猶未露濡也。余疑之。客曰。茲嶽蓋有三天焉。自玉板橋以下一天。自橋以上至半山亭一天。自亭至峯頂又一天。往往雨其上。霽其中。雨其中。霽其下。而甚者或雨其下。霽其上。霧其中。非復人世陰晴也。余又歎之。有頃。天微霽。余意仍欲搜旁勝。屢目福。福謝無有。良久。曰。無已。則下火場。於是遂東之下火場。然心怪厥名弗韻。比至則畦竈穢俗。所見無非野髡。名稱其實。但竹石礪道。亦彷彿昨日兜率路。差可不悔。時震霖已霏霏矣。疾趨返。未及庵而大雨。明日。雨。余惟匡坐繩床。時呼老衲說無事鬼話。福笑於前。修朗歎於側。僧童輩皆寂無聲。老衲炊飯作

供案間有莠蕪根、竹花菌、皆山蔬也。余屢爲厭餐。蓋自丁亥至己丑。凡三宿庵中。留小詩於壁記之。明日庚寅。雨少歇。霧晦如故。余決策前進。褰裳先登。仍過丹霞。僧智融持一卷索詩。泚筆題之而去。遂歷會泉。經湘南寺。徘徊弗果入。乃至南天門。此土人所稱橫嶺者也。嶺當岡巒之脊。嶙嶸綿亘。實中分嶽。嶺之陽曰前山。嶺之陰曰後山。又自山下仰矚者。高迄嶺而止。自峯頂俛矚者。卑亦迄嶺而止。蓋登斯嶺。始獲覩祝融云。時有僧持茗出飲客。僮夫而操吳音。修呼問所勝。對曰。過此則飛來船講經臺矣。遂從歧路趨至船所。船之上下左右。皆石也。船則高庑兩崖間。適當石之門戶處。人皆從船底往來。船上亦捫蘿可登。余與修盤礴流連。未始不歎其奇也。周視絕壁間。有題曰石舟者。有曰霧雲釣月者。又有擬題曰慈航者。以船喻船。都無是處。往觀講經臺。臺上刻有壽嶽二大字。云是宋徽宸翰。然奇處正不在此。遂復返。尋登峯路。時霽霽迷離。對面茫茫。

如半山亭時。余輩惟以福爲日。福高亦高。福下亦下。經獨覺門故址。余忽恍然。低回久之不能去。蓋余初登橫嶺時。將謂過此以往。當步步攀躋。直到上頭矣。不意此處復作凹凸。既斷復起。類蜂腰然。然嶽中絕無關繫處。而余獨默契其理。以爲登峯。非如此則不妙。似先得我胸中邱壑者。未暇與俗人言也。經獅子泉。入上封寺。寺僧極蕭直。向人惟攢眉說苦。寺亦漂搖頽殆無住理。去之。上天尺庵。至峯頂時。雲絮四塞。白日暉其外。一氣氤氳浮動。如混沌未分時。遊者亦莫知爲祝融峯。則有小祠。石其垣。鉄其瓦。前以位嶽帝。後則思大禪師。有行僧顯霜種種。從祠中出。自稱雒陽人。曰余老此孤峯絕頂十五年矣。指余輩登望月臺。數人者。據石趺坐。相顧淒然。如在窮荒海島中。時見雲色稍明澹。幸其或開。僧掉頭曰。全未全未。余悵然下。此初登也。遂西過不語巖。至會仙橋。橋卽道書所號青玉壇。又在後山之後矣。兩崖斬然中斷如峽。惟近北崖者石脈不絕。

如駢拇枝指。相去三丈許。復突起而爲會仙峯。橋橫跨之。廣可數尺。下臨萬仞。余飄然徑度。修從之。餘人或色戰縮。臍久之乃過。然余旣度此峯。天色忽慘變。濃雲如墨。溼霧濛濛。蕩漭窅冥。疑非人世。余亦悄然悲恐。握修臂曰。人言地獄景象幽晦。無晝夜。當作如是觀。修點首。去峯數尺。復有巨石錯闢。初不相屬。或云可躍而下。以試人之心。遂名曰試心石。石隙有古松數株。拙禿如畫。不知何似天台橋畔。峯上望捨身崖。殊了了。路紋如綫。足跡可數。會昏黑不辨陵谷。身固難捨。心亦懶試。仍循舊徑南下。過觀音泉。蒼翠幽溼。步步踏落葉。有山衲扶藤相御。則觀音巖僧碧環也。巖一名圓明洞。一名高臺寺。今皆不可攷。獨巖在耳。巖左復有小巖。蓋新出之土中者。其洞外有石龍首。洞中有降龍尊者像。不知何代遺蹟。向來遂埋物。爾許年。巖額平廣如席。僧或乞名。余卽題曰降龍巖。旁有石類蟾蜍。西嚮痴望。如請雨者。而觀音巖上故有圓通閣。懸崖置屋。結搆

牢密。僧指石上短松曰。此念庵羅先生手植也。薄暮。霧愈甚。就憩閣旁僧舍。神骨頗覺高寒。中夜時聞浙瀝聲。蓋林露霽。兼山溜冷冷。俱非雨似雨者。比天明。乃真雨。披衣出戶。四望酸然。僕夫况瘁。余猶躊躇未決。問福。福不言。問修朗。朗曰。下山。修亦曰。下山。余無可奈何。遂如所請。然終不能忘會仙橋也。復踏幽溼往觀之。昏黑如故。乃東觀望日亭。舍利塔。脫殼池。而還。返至湘南寺。忽簡圖經曰。此處有貫道泉。亟入寺訪之。泉頗幽冽。石壁中有大觀中趙呀絕句。呀不知何許人。詩亦平平無奇。而此山唐宋人留題絕少。見此聊慰典刑。復過鉄佛庵。庵前爲歧路。東西分。由東道下山。可十五里。卽前日來時路也。西道倍之。且茅塞不良於行。然福巖南臺諸境俱在西。余一意討勝。遂麾奴子肩襍被。從東下。而余與修朗輩策杖而西。仍下兜率庵。至中庵。庵荆扉反鑷。惟餘蕉花守籬外。道經已公巖。巖在隔溪。徑路斷絕。余意頗怠。而福力荐此巖殊險。非曩所

見諸巖比。遂從亂石僵樹間。猿挂而下。入巖見空洞可容百餘人。福言不謬。有五臺僧龕其中。聞足音蹶然。似有喜色。余默思此中面壁何滅少林。祇恐爲僧心不了耳。出巖天忽霽。路漸蕪翳。茅葦如人長。時見衰藁中一片皆死。夾菊土人或不識此毒卉也。然花自可翫。望福巖寺在前。欲往詣之。而福先引至羅漢洞。洞卽獅子巖。以形得名。相傳前代有五百聖僧居之。日飯於福巖寺。寺中故有凡僧五百。合爲千人。然飯罷輒隱其半。主者疑焉。一日披荆跡之。盡在洞中。後遂移巨石塞其門。至今無敢排闥者。說雖不經。然余觀其塞處。摩豁如城闔。石自內出。殊不可曉。石旁有隙。修以丈探入。數叩之。聲鏗鏗然。俄而狂飈怒起。福曰。此豈洞中羅漢嗔耶。往年故有雷雹之異。然同行皆不顧。益賈勇陟其巖。風倍勁。吹人欲墮。有頃乃下。風亦旋止。坐坡側少憩。正見三生塔鼎立層岡。纔露懸結。會雙脛告憊。不任嫫媠。矚修兩人往先之。有奇則以聞。良久反命曰。亡

奇乃已。遂入福巖寺。寺亦無他奇。惟古松數章。龍鱗猶栗。實爲此山之冠。余亟稱之。寺僧爲構李人。向余指畫形勝。云此地四峯環拱。後嶂則俊貌狀也。前臨平畚。有孤垓突起。如龜爬堰。且行且視之。信然。時已過劫餘之南臺寺矣。回望宋人所書之大壽字。在宿莽中。遂至退道坡。坡間石磴。略如東道所稱雲梯。而廣長數倍。歷百餘級始盡。或呼爲天生磴。察其旁。則金中跡存焉。躡痕參錯。間以人趾。此中安得有是跡。豈亦效顰蠶叢故事爲之耶。下眺嶽廟。歷歷在目。以爲西道之勝乃盡。而道左有三石相疊。俯瞰欹巖。欲墜不墜者。飛來石也。修朗輩皆危且奇之。余曰。夫嶽則廣矣大矣。諸勝備矣。胡拳石之足多。抵廟時。天已暮。余中夜深念此來。往返於嶽。自丁亥迄辛卯。凡五晝夜矣。而山靈妬人。雲烟黨錮。祝融之眞面目。其終不可識乎。澄爽有待。務堅定以勝之。越三日甲午。天則大霽。曉望衆峯。歷歷老黛如沐。余仰面長笑。不復言。急呼僕夫戒裝。於是提

修挈朗。仍取玉板橋故道而上。江山草樹如故也。而點蹴跳聽。觸處軒豁。恍如別一天地。令遊人精神怒生。俄而半山亭。俄而觀音巖。皆疾於鳥。巖僧環復趨。迓山阿。草草相勞苦。是日碧空皎澈。上下中幸歎然同一天矣。絕無向客所言兩三天之惑。而余輩懲前者雲厄有戒心。皇皇焉惟恐失會仙橋。接屨而趨。至橋。則日方亭午。此番陵谷割然。崖爲之加深。橋爲之加細。余仍飄然徑度。餘人從之。時修慕試心之名。欲從筇間處躍而下。環從後呵之不止。竟躍而下。有奴子繼之。而余亦從橋畔梯而下。繞峯而達於所躍之石。諦視石上字。乃定心。非試心也。然定而後試。良亦至理。石隙禿拙。松故無恙。有善緣木者。能王長其間。獨捨身崖。則無敢嘗試者。身固重於巖耶。遂趨登峯頂。是日。天地始分。鄉之混沌者。一變而文明。騁懷極目。見界諸境。咸來奔會。環復一指畫。初下其手曰。此某峯某峯也。又下其手曰。某河某河也。復四面下其手曰。此周遭大小諸某。

某山。衡陽郡邑也。長沙郡邑也。邵陵郡邑也。余愔悅久之。或叩後山諸勝地。則皆在峯脚右畔。如古大明寺。如茅坪。如九龍坪。又歷歷入環指掌。精藍纍蘇。遠松如薺。噫吁嘻。危乎高哉。自登此峯。而七十一峯。皆盈砌間物耳。今而後祝融君。猶得不以真面目奉我乎。此再登也。將下峯。聞旁有太陽虎跑二泉。遂并觀之。太陽泉亦與貫道諸泉伯仲。而由泉以達於上封寺。有石窠焉。溜涓涓緣之。以下約二里許。云是唐時一老女所鑿。至今以名其窠。此老女大好事。母乃踞地。喚天無聊之極思耶。虎跑卽在寺後。出樹石根罅。淙淙不絕。然皆不甚著。歸巖語環曰。余詰旦欲觀日。環曰。今且請觀落日。遂假道圓通閣。上觀音巖頂。與修並坐觀之。烏輪墜處。與平地所見亦略同。但下方已嚮晦。而山際猶輝輝弄景爲異耳。是夕念念作日出想。殆不成寐。夜半環促之起。嵐氣嚴嚴。不霜而淒。行者皆擁扇挾纊。暗中燃枯竹。牽牽至望日亭。時北斗煌煌在天。寒雞尙未初

號同遊數人。莫不延頸東望。恭默鵠立。如金闕待漏圖。從者或蠶僂蜎縮。抵背
斲睡。久之。月始上。盈盈一鉤。清輝如濯。此人間夢回酒醒時也。又久之。東方始
作。初僅一痕白。白者漸高。漸淡。則黃。繼之。黃者纔高。則紅。繼之。紅者既高。則紅
盡處。又漸淡而爲白。白則又黃。黃則又紅。如是者又久之。乃吐一綫於莽蒼間。
倏而半規。倏而全輪。紫燕支。頰玉盤。不足以喻其色也。轉瞬扶桑載拂。則色化
而爲光。不能正視矣。而觀者咸詫光中猶蕩漾如冶金。此不知是日動目動時。
朝旭已瓏瓏。同遊者人人滿志而去。無他望。而余獨中懷勃。拳似仍不能忘。祝
融乃復登之。瞿然顧其後。相從者惟有一修。是日所見。則又異。雲瀾於山腰凝
而不流。無遠近皆作一片白。日光在上映之。粼粼鼎。遙峯如鳧雁出沒。渺然
洞庭萬頃。余不覺驚喜狂叫。顧修曰。大奇大奇。昔人云。雲海蕩我心胸。此其是
矣。蓋余三登峯而山亦三變。始則海。終則湖。獨中所見者山耳。嶽哉嶽哉。何其

善幻而不測也。觀止矣。亟去。無太奢侈。取造物忌。既返於巖。遂浩然南下。將至湘南寺。忽又簡圖經。知此處有隱松巖。不憚煩。披蒙葺探之。荒陋殊難爲品題。不知何故被此嘉名。或者岸谷變遷。抵寺日猶未晡。是日蓋乙未也。許往返於嶽者又兩日。於是遊聲始振。乃公對鏡引杯。頗有驕色。栩栩然自謂。目無全嶽。而嶽廟前招提星羅。烟巒相望。豈遂略無小勝可紀。則拱手應客曰。敬聞命矣。竊已於前兩日了之。以壬辰了其西。則集賢書院也。宮庭肅潔。清風穆如。諸賢人姓字煜煜。所云開雲霽雪之先輩具在。院後琅玕萬个。間以瘦松。芬碧瀟疏。能使六月無暑。或采杜句題曰。湖南清絕地。差不惡。此外如胡文定。湛甘泉兩祠。僅可做元日酬酢例。到門投一刺而去。不見主人。以癸巳了其東。則所謂華嚴閣。甘露林諸所。俱卑庸無足道。最後至一處。號近聖蘭若者。廣長不贏十笏。室已闕寂。偶爾步入。正中有出山老迦文妙相。鬚鬢如生。肉色温好。紺目波流。

顧人而笑。余極駭悅。修朗亦皆駭悅。歎未曾有。然莫識所自。返至司馬橋。適遇福。試詢之。福遽曰。是某所活佛耶。余輩始知爲活佛。獨怪此中人。殊乏心眼。不活佛之則已。既活佛之。不以活佛之道事之。而乃聽其抱膝冷坐於蟲絲蝸篆之下。衆生夢夢至此。此前兩日所了廟旁小勝也。攷圖經。水簾洞去廟差遠。乃以下峯之後一日。往了之。其日則丙申矣。暄麗如暮春。仍呼福導夫先路。行十里。經桂藩新下寢邸。稍坐松根觀之。亟去覓水簾路。而福初不識途。妄引余輩入山。行二里許。不聞水聲。頗疑之。望見隔溪村煙曖曖。髻嫗雞犬。如桃花源人家。命福往叩之。始知誤入。急返故道。得牧牛兒爲指南。越陌度阡。吟蹕嘖嘖。聞久之。始涉澗。舉頭遙見白練。知是簾所爲。然此微簾耳。又行二里許山路。始見全簾。蓋朗不能從焉。獨修與余偕。飛流自山頂兩折而下。峻壁高可百尺。水徑之。故曰簾瀉珠濺玉。真有銀河九天之想。欹坐巖上。毛髮浙浙。魂骨俱清。簾畔

大字標天下第一泉。而余所坐處石平如砥。亦大畧朱陵太虛洞天。其旁宋元人姓字楚楚。視嶽有加。然皆不見汗青。何殊腐朽。聞水中有冲退石。堪坐臥。苦斗絕。無路可下。未敢以身許之。然此處亦值得一死。恨不立化爲猿鶴。余歸途日修。言此亦奇觀矣。未知與匡廬瀑布孰爲雄長。顧水而簾。簾而洞。三之則美斯全。今乃闕一。故吾深愛其簾。而猶微恨其不洞。返至先所涉澗。卽簾之餘。渴甚。掬水飲之。果甘冽異常。此泉合置第一。抵廟。偶過準提庵。忽有懷赫蹏見。訪者爲天台寺僧湛公。湛公之來。則邀余爲方廣遊也。嗟乎。余念方廣久矣。未入嶽。神已先往。但以距嶽頗遠。故後之。今不意遂得湛。時弗方失。遂欣然命駕。以明日入方廣。有從余遊者。即前送余茶庵別去者也。其日修行期不行。或便謂修勝期。然山水有緣。亦胡可強。初所歷皆官道。平楚蒼然。黃疇相錯。矯首望天柱。赤帝諸峯。猶冉冉送客。久之始入山。山徑崎嶇。微類福巖路。而詰屈倍之。旣

過西明寺。則益矍矍不倫。怪石虎蹲。藤樹交蔭。林樾齒齒。千澗皆鳴。行人屢入。箒中。霖歷如幄。或數里不見天。惟聞荔蟲龍菴下。水聲潄潄。然亦不辨水所在。時於蔓葉疎隙。窺見之。桐栗俱歲年老。大結實。纍纍枝頭自笑。沙磴多碎散。石膚布地如魚鱗。粼粼有光。或卽舉以當雲母。仙家大藥。不應狼藉如許。徧歷。罅縫間。竟日不逢一人。鳥雀相呼亦少。斜曛始抵方廣寺。寺故壯麗。屢遭鬱攸。今遂零落。然規模猶依稀可覩。殿上佛軀極偉。皆負牆露坐。塵隆於鼻。覺活佛。遭際猶幸。立荒臺佇望。四面銛鋒苞簇。環繞如城。僧言此地形絕似千瓣芙蓉。寺基乃在蓮房上。熟視之。信然。遙指疊巘。有紅葉半灣。正出萬綠深處。余與修。紗眇久之。秋魂欲醉。飯於僧閣。窗扉怡悅。此中儘堪寄夢。而漉已庀榻於天台。勢不能不天台。遂別去。過洗衲石。補衲臺。皆梁海尊者遺蹟。石去地無多許。水徑其上。欲簾不能。然簾意亦可想。臺則囷礪樹石間。可設蒲團孤坐。後人或又。

題曰嘯。獨計此一衲耳。既洗又補。何當復嘯。稍前度石橋。修翳四合。激湍清越。此亦絕無關繫處。而余又樂之。低回駐戀。如過獨覺門時。既暝乃投天台。一徑森黑。穿蘿而入。寺極典嚴。是澣所經營。頗不類巖阿結構。明日晨起。往禮拜經臺。惟有荒寒一片。尋無縫塔。塔磬亂石爲之。位當兩山之會。罡風曉昏雷吼。而浮圖尖終古矗如。宵無呵衛。回視前山椒。亦有亂石塔。與此相望。昔年經震霆。摧而爲二。然俱植不踣。以彼塔匹次塔。所謂東鄰西子也。返過妙高峯。峯通體皆石。峭壁仡仡如百堵。牆而石上有一徑。儼然軌涂。即以車轍名其亭。上劄留元圭六大字。柳骨顏筋皆備。殊可法。有石欹覆高崖間。其形五方。曰分糧斛。不知斛化爲石。石化爲斛。又有稽首石上者。幘痕宛然。石乃不剛於額。顧之失笑。返於寺。澣欲相淹信宿。而佳處已盡入奚囊。安能爲蔬筍留。偶聞福昌寺龍潭有幽致。遂紆道取福昌路而下。既至則茫不知潭所。寺中人導觀之。潭處亂石

間竹蕨冒途。遊屐罕到。一泓黝窅。疑爲龍湫。修稍進。投石試之。導者變色呵止。以是潭嘗殺人故。然我輩豈潭所得殺也。笑而退。是役也。以丁酉往。戊戌還。初志在方廣耳。乃兼得天台。可謂不負西來意矣。擬束裝言歸。忽披圖經。蹶然起曰。尙有黃庭觀見遺。其以明日往。至則荒寂無煙。松筠空鎖。亟訪魏元君飛仙石。突兀傍簷。跛脚朗吟。半天笙鶴。縹緲可想。返至中途。聆澗聲觸耳。知從絡絲潭來。忽憶前福所指潭處。尙未到。慨然往尋之。衣榛帶棘。上下岡坂。乃達潭所。潭不一水。水不一狀。然潭所經。無非澗者。欹臥石上。看壁間飛流。所謂砰砢如奔雷者。足當水簾之半。然又不可以簾論。故是氣象別耳。水旁有山客某小篆趙澗二字。鈎畫亦俊健。世人耳尊於目。趙澗之名。遂以絡絲潭而掩。非身到誰知之者。是日己亥。山行告終。雙履盡穿。踵決尙未覺。明日庚子。高臥僧舍。稍息勞生。然胸中躍躍然全嶽動盪。醒與俱醒。夢與俱夢。方寸幾不能自主。辛丑乃

出嶽。寺僧送之廟前。見道左頑石。上標佛號。漫訊之。僧曰。此嶽石也。蓋世傳嶽帝宮故在峯頂。陳時有思禪師欲踞其地。與帝約曰。吾拋一石。視石止處。創爾祠。故祠遷於平麓。卽今廟是也。余又爽然念此等閒瑣事。不叩則亦不知也。凡余所歷嶽中諸勝。有前人所未及者。多以善問得之。九煙氏曰。余於茲嶽。蓋亦得其八九云。從來品嶽者。高言祝融。幽言方廣。奇言水簾。余旣兼而有之。若夫高外之高。幽中之幽。奇前後之奇。亦鮮不爬羅剔抉。征騭伐荒。鷺入詭出。與猿鶴爭智勇。可謂不遺餘力矣。所微憾者。獨後山未到。人言其金碧繡錯。緇錫如雲。安可過而不問。噫。余本以數千里外之身。一日裹糧拏艇。跋涉山川。徒以嶽故。若僅取金碧緇錫。鋪染快目。豈余所急。且亦豈嶽所望於余者哉。雖俟異日焉可也。

南邨曰。衡嶽在南。寒家辟于西。相去千餘里。身又困于俗棘。欲一瞻嶽神之

奇。卒卒未得果也。今獲茲篇。猶覽之。則覺七十二峯歷歷如在指掌。臥游之樂。亦可以慰情勝無矣。

陳朗生傳

錢澄之

陳朗生。名昉。樞陽人。家世業儒。朗生孕十四月而生。少負奇氣。岸傲。習舉子業。非其好也。既試。有司不得志。益務博覽。飲酒自適。意於詩。好李長吉。徐文長。於文。喜李卓吾諸書。然亦隨其意興涉獵而已。不竟讀也。喜爲詩。多自撰造。不入常格。亦不以示人。宅故倚山。山石礪礪塊然。壓宅而居其左。君毅欲鑿去之。鑿十三年。而塊然者悉破除。鏟平。半壁削立。因其方廣。構軒曰石舫。內供魯仲連。李太白。元次山。黃山谷。王文成。五先生。山谷。則土人相傳宅後山。爲其讀書臺。要無所據。其四先生出處。學術固不同。不知君何取而合供之一室也。自石舫循半壁上。有屋如巢。曰舫閣。閣中見江及江南諸山色。焉。閣後爲浣齋。以課子。

而江以益廣。山以益近。君每憑檻顧望而大樂之。而君之家以罄矣。浣齋者。惡市俗之塵汚人也。而市人亦罕與君交遊。被酒謾罵不休。人望而避之。目爲酒狂。家既中落。顧好客。客益盛。時時置酒石舫。召妓佐客觴。流連日夕。皆鬻產稱貸爲之。以是益貧。其所與遊者。旣得志。則謝絕不與通。饑寒困頓。終無所干謁。人或謂之。則曰。非有所嫌。但性不喜與貴人接耳。所居屋盡質與人。儋州守蕭君爲贖回。君亦不拒。蓋僅事也。君爲人徑情直性。不沒人之善。亦不能掩人之惡。其罵人也。無有宿怨。但酒後人有觸之者。輒罵。以是人亦不深怪。但謹避之而已。崇禎壬午秋。流寇奄至。君方飲於市。酒酣。或告曰。賊至矣。則大罵。賊至。始奔回。家人業已避賊先去。君被執。至義津橋。使負擔。不勝。砍之。仆地死。猶背刺十四鎗。砍未殊。賊去復甦。自顧頸血滿地成塊。撮而啖之。後賊至。佯死。有二小賊見之。曰。此血黑。冤血也。又視之。曰。陳先生也。試喚之。若能效。猶可以活。因連

喚陳先生。君微歎喜曰。可救矣。爲合其頸。取汗污氈帽。燒灰傳之。上下縛定。扶起。捧其首。掖以行。行至楊老媪家。以所掠簪珥。絲枲雜物給之。屬其善視陳先生也。媪視惟謹。已稍愈。昇歸。卒不知二小賊爲誰氏子。方賊大至時。人去盡。獨有老媪在家不去。可怪也。既至家。故居盡燬。瓦燦滿地。卽其地。遽廬臥焉。是時賊去。諸子初避賊返。朝夕不給。孺人出行。汲於水側。得金數銖。以歸。皆黝色。似甫出土者。公叱之。問所從來。具以告。急命諸子。隨孺人再往。復得若干。於是諸子於瓦礫中。梧鼎炊餅。日鬻錢數千。食飲以足。益求醫藥調治。創漸合。平復如常。噫。嘻。君死而不死。乃重活四十餘年。更於廢址次第結構。稍復舊觀。斯亦異矣。人初聞君遇難。謂君性怪僻。故遭奇禍。已見其死而不死。則以君平生熱腸好施得報也。君嘗見有人被誣爲賊者。其人實非賊。須賣婦償所失。乃得免。君慨然解囊。如其數償之。婦得不去。同里生負博錢。謬以他故告急於君。君方鬻

產餘三十金。卽持付之。生以償博逋。竟貧君。君亦不問。皖人范生於通市邊。纒時犯禁。出爲市人裸擊。幾斃。君以歸。爲衣襦。食飲之。事解乃令去。其急人難如此。然君非有心要人感激。值其血性偶動。則爲之。亦不常爲也。樅陽故有上下市。橋以通。相傳橋畔有怪。日落輒出魅。人君嘗飲下市。大醉。夜半逃席歸叩門。家人見其獨返。大驚。問之曰。一老人提燭送我來。徧覓無有。是時市門已閉久矣。又有請乩於陶氏宅者。方縱筆。忽停。訊其故曰。陳朗生過門。是人狂生。且俟其去。又一日醉臥。鄰人請乩仙至。自書姓名。則陳朗生也。由此數事觀之。君不畏鬼神。乃爲鬼神所畏。又復遊戲鬼神之間。豈非眞狂者哉。晚年貧益甚。諸子養必以酒。得酒。餅掛樹枝上。往來過其下。輒就樹飲。飲醉。拾敗葉。破瓷片。書所得句。吟數過。棄去。以爲常。改革後。髡頂服古衣冠。久之冠服敝甚。白髮鬢鬢。望見相識者。卽引去。紙窗聖壁上。徧書爲天下眞逍遙叟。得世間大自在人。袁中

耶詩句也。死年八十一歲。臨死自爲墓誌。只數語云。平生所嗜。山水詩酒風月。閒靜而已。治亂何有哉。又自爲石舫喪制。誠子孫不得用世俗禮。親書銘旌。題爲閒翁石舫老人之匱。君於世事。既少周旋。又不爲身後之名。得酒便飲。胸中蕭然。無有一事。可謂閒矣。亦惟君自知其閒也。有三子。長高。次瑜。次度。度有詩名。皆能順承父志。雖極貧。誓守敝廬不去。謂先人志在焉爾。然皆謹飭類狷者。無復父風。

論曰。君固以酒狂稱。而自署爲閒翁。甚矣。君之有得於酒也。夫閒非聖人所以訓世。而其取諸狂也。必曰簡。惟狂故簡。惟簡故閒。觀君之擺落世俗。遺棄一切。而獨縱意於酒。不可謂不簡矣。方酒時。於時之治亂不問。家之有無不問。卽酒之有無亦不問。至於酒之不問。則君之閒也至矣。酒後罵人。人固不怪。然怪與不怪。總一不問也。而人因以爲狂。君曰吾閒甚。此其所以爲狂也歟。

南邨曰。觀朗生之慷慨好施。匪狂而俠。綽然有長者風。宜其身死而不死。家覆而不覆。所謂屈于人者。則必信于天也。

楚壯士傳

何 黎

楚壯士。年未二十。質頹然甚弱也。甲申秋。奉母來避亂金陵。或問其姓。曰我楚人也。姓楚耳。問其名。曰我壯士也。名壯士耳。家貧不能事生業。時乞食市上。以養母。市上人笑其顛。壯士亦笑曰。我顛也。冬十月。京營大閱。士卒擾攘。馳射擊技。直羣兒戲耳。閱畢。士卒奔散。壯士鼓掌大笑。笑罷大哭。哭罷走入場。場中列石鼓二。各重四五百斤。挈而壘之。雙手挾二石鼓。走場中。周數匝。還分列。再走堂上。取架上刀。可六七十斤重。提走場中。盤舞。舞罷又大哭。哭罷又大笑。先是金陵有焦游擊者。力耕以養母。暇嘗過演武場。挾二石鼓舞刀。兵部尙書史公微服立堂下。固請從。焦固辭不可。曰。小人有母。公曰。我能爲爾養母。給之銀米。

意甚厚。焦遂從公。充親丁。受守備職。後公督師。擢游擊將軍。而承天總兵官劉兆基。能馬上運鉄棍。軍中呼爲鉄棍劉。赴承天。便謁史公於金陵。公表留之。畧麾下前營。力不能勝二石鼓。勇亞於焦。而壯士力能勝二石鼓。勇竟與焦等有言於馬士英者。召之。或曰。可就之以養母也。壯士笑曰。國賊爾。將取其血以淬吾刃。或曰。不如因之。壯士笑曰。既事之。何可刃爲。亡去。是時士英官大學士。居首輔執政。兼攝兵部尙書事。威焰煊耀。與阮大鍼相固結。屏逐忠正。九卿台省諸要職。十七八出門下。市官賀爵。晝夜擔荷金銀珠玉。候相府。惴惴恐不得見。雖市井無籍子。得士英歡。授總兵官。進階都督。巍然朱輪華袞。東玉帶。垂紫綬。直日暮間耳。壯士貧甚。至乞食養母。竟不赴。召見士英亡匿。後母死。或勸之走淮。徐謁督師。以貧故不能往。乙酉春。興城伯趙某募勇敢。潛應募。頃又匿去。江東張國維者。起授戎政尙書。建節開府金陵。壯士欣然來謁。轅門有偉男子。鬚

眉戟豎。繡服錦幘。佩刀坐轅門主謁。壯士敝衣冠。足踢蹠破革鳥。揖偉男子而進。男子顧而笑曰。是顛然者。奚謁焉。壯士奮起。取壁上勁弓并握。一開二弓俱折。見者莫不驚羨。偉男子竟不與進謁。至日晡。壯士復發大哭。取所折弓弦疾走去。次日。有人云。功臣廟樹底。壯士以弓弦自縊死。死月餘。而焦游擊從督師軍與劉兆基同在揚州陷陣以歿。

南邨曰。惜哉壯士也。不唯勇力過人。而其識器又豈庸流可及。乃卒不得用。使以七尺軀衝鋒陷陣。死曷場。爲國効一日之力。徒發憤自殺。亦可哀矣。然尤附于功臣之靈。則志爲何如哉。

奇窮子傳

魏象樞

奇窮子者。環極魏生以號蔚之舊矣也。弁姓易名柏。字象南。家世載郡志。頗詳。其父揮使公乏嗣。禱於三官祠。夜夢神人抱兒予之。遂育象南。生而穎異。美髭。

髯貌磊磊有丈夫氣。性喜豪華。不謹細行。官洗馬林守備。不克終歸焉。卜宅數畝。蒔花樹石。費不貲。嘗好客。典衣充酒資。飲不醉不輟。醉後或歌或詩。動百言。多羽音。然亦不欲傳。人從旁竊聽。得其擬古闋詞。凡若干首。皆哀而不怨。殊無一語及生事者。會二冬煤盡。家人索之。弁曰。屋上椽非吾薪乎。成毀吾事耳。及構草廬棲之。亦不怪。客有惠米者。傾以易花。環列几前。賞且樂。簷際籠諸鳥。能語者。當半部鼓吹。日或不再食。曰。胸中免俗足矣。飽何如耶。藏古琴玉環各一。朝夕撫弄。手譜數曲。有叫斷白雲鄉之句。名曰壯士操。每一臨絃。鳥鳴花笑。無異流水高山。彈罷。抱琴而涕。曰。此吾生死交也。而物之乎。又摩其環。曰。安得君子兮。贈之以白玉。以其言近放。人多嫉之者。卒得詆。亦不少貶。後以艸廬敵。穴地五六尺許。妻子同居其中。遇元日。服葛衣行市上。手攜二子。身無完袴。裹鹿革緩步。各不少亂。及與人談。風生四座。了無抑鬱之聲。有疑難。商之可立決。於

里中之大賈巨家。投一刺以爲恥。其生平行事。異於鄉人者。有如此嗟乎。若象南眼孔中。視人之酒囊飯袋。規規擁銅臭以爲莫予過者。不知作何等矣。此魏生所謂奇窮者也。爲作奇窮子傳。以示予友武承之。承之素交象南云。

南邨曰。樂于天者。自不樂於人。奇窮子之謂矣。

左良玉軼事

闕名

故明大將左良玉。駐軍楚豫時。有某生詣營。訴部兵掠其妻者。良玉聞之。驚絕曰。吾自行軍以來。靡事不以正直率下。衆軍士安忍妄爲負我。却勿之信。某生號且泣。述擄掠狀甚詳。因命生入營搜索。俄得之某暗室中。其妻豔裝華服。備極妖容。偕該兵欲遞酒呼拳爲樂。生覩髮上指冠。闖扉入。擒其妻以質。良玉良玉詰生妻以被掠巔末。願生妻者。故淫婦。薄生之貧。而就兵之富逸也。竟不認良玉。莫決。問生曰。妻枕邊人。體中有暗記與否。當能知之。生曰。曾記吾妻左乳。

下有黑子一粟。良卽命婦解襟露乳。驗之果實。良玉大怒。鞭婦數百。囚之。謂生曰。大丈夫何患無妻。彼既不願爲汝執箕箒。胡事強爲。且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比於軍中。檢一年可十八之美婦。畀生。生泣拜而出。行四里許。歛一騎飛至。贈生以囊。啓視之。男女首級各一。血跡淋漓。目猶微動。蓋一爲其妻。一爲其掠妻之兵。始悉二犯均爲良玉所斬也。生大驚泣謝。一時稱爲快事云。

南邨曰。痛快淋漓之致。絕妙下酒物也。

書楚兩生事

楊南邨

鄭生不知何許人。嘗往來於武陵市上。破巾敝衲。冬夏不易。頰脰之間。積垢齒齒如鱗。赤雙足。烈日積雪中。輒伎伎而行。無所苦。蓄鉞一。叩之錚錚然。叩而歌。佯狂過市。歌詞率詭異。不可解。乞食於人。與之受。不給。亦不艱。嘗數日不得食。或以爲其餓而孿矣。然心甫念。鉞歌聲已錚琤自遠。至揚揚無異於平日。

也。日莫則窺身廁間。梳鉞而臥。鼾聲如雷。蠅蟲羸羸繞其身。咸騰翼而莫下。見者詫焉。意必爲神仙者流。潛尾以察其行事。日久殊無異。而腥穢之氣。蒸人欲暈。於是咸舍去。目之以瘋丐耳。無何有張生者。亦來市中乞。負鴨籠。籠中育鴨三。毛羽皆純白。每得食。輒布飯於地。與鴨競啄。鴨糞時濺耳鼻間。生夷然不顧。食已。納鴨於籠。徐徐負之而去。邑有無賴子。思劫鴨佐飲啖。將隱迹其所在。而攘之。生鸞行。徹宵竟不休。力追之。恆不得近。無賴子怒。礫石而投之。中生首橐橐如敗革鳴。生鸞行如故。一日。邂逅彭生於城北。瞪目炯炯。相視若讎。仇。路人咸竊。閱而觀者如堵牆。鄭生乃逕前攬其袂。相將出城。詣叢葬中。箕對而語。鬪。體縱橫。天風夜雨。鬼聲啾啾滿山谷。兩生洒然如不聞。相持語達旦。分道自去。明日。鄭生擊鉞而歌。歌鳴嗚過市。迤邐詣白馬寺。寺久廢。荆棘塞中。雷狐鼠晝瞰人。人無敢過者。鄭生獨披草而入。入則張生方坦腹臥叢蔭下。置鴨

於胸。鴨蹴踏胸腹間。積穢狼藉。聲濺濺然。彭生大笑。叱曰。僉。弄茲狡僮邪。張生牙牙而笑。笑聲作。鴨皆引吭。嗚。嗒然久之。鄭生遂亦枕藉五礫中。麴麴對寐。時北風甚烈。夜午。天沉沉。雨霰。鄭生忽驚起。踉蹌出寺。寺后瀕河。沮洳甚深。居人咸傾穢於茲。矢溺遍地。生乃跌坐穢淤中。呼張生。生亦起。負鴨籠坐於生前。抵掌狂談。繼而縱聲笑。市犬聞聲皆驚吠。千百相應。一市囂然。以爲有兵火之警。咸起。既廉知爲兩生。則大怒。槩而逐之。兩生狂笑而去。未幾。麻陽街火。白馬寺燼焉。楚兩生於是乎不見。人謂兩生化於火矣。異日。有自嶺南歸者。稱道所遇異人。則兩生也。衆乃咨嗟嘆兩生異。以爲誠仙云。

南邨曰。辛亥季冬。予將歸故里。以公務濡次於武陵。賃居昭忠祠東廂。隔舍有彭生。問爲余道兩生事。予初未敢信。然彭生固自述身猶見之也。吁。宇宙間果有如兩生者哉。惜乎不能親炙而一叩懷抱。

采薇子傳

孫靜菴

采薇子者。衣如懸鶉。兩足重繭如漆。往來績溪嶺北。常宿路亭中。拾棧枝。擷野菜。就沙罐爛煑食之。食已。復擷菜。拾枝如故。而未嘗向人乞一錢。間入村館中。假童子楮筆題詩。詩或可解。不可解。而字甚工。題已。歔歔。歔歔。哭。尾輒署曰。采薇子。叩其姓氏。卽流涕不答。再叩之。則哭號疾馳去。願每歲三月既望。必僵臥地下者數日。不飲不食。不言笑。好事者或蹴而呼之以食。則又歔歔哭不已。人以是度其爲故明之有爵位。而悼喪其君者。

南邨曰。明之亡。士大夫多以奇詭妖鄙自韜晦。不獨一采薇子爲然也。然采薇子獨能凜夷齊之風。義不食周粟。則尤爲可重矣。

一 壺先生傳

戴名世

一壺先生者。不知其姓名。亦不知何許人。衣破衣。戴角巾。佯狂自放。嘗往來登

萊之間。愛勞山水。輒居數載。去久之復來。其踪跡皆不可得而知也。好飲酒。每行以酒一壺自隨。故人稱之曰一壺先生。知之者飲以酒。卽留宿其家。問一讀書。歎歎流涕而罷。往往不能竟讀也。與卽墨黃生葉陽李生者善。兩生知其非常人。皆敬事之。或就先生宿。或延先生至其家。然先生對此兩生。每瞠目無情。輒曰。行酒來。余爲生痛飲。兩生度其胸中有不平之思。而好自放於酒。嘗從容叩之。不答。一日李生乘馬山行。望見桃花數十株盛開。臨深溪。一人獨坐樹下。心度之曰。其一壺先生乎。比至。果先生也。方提壺飲酒。下馬與先生同飲。醉而別去。先生踪跡旣無定。或留久之乃去。去不知所之。已而又來。康熙二十一年。去卽墨久矣。忽又來。居一僧舍。其素與往來者視之。見其容貌憔悴。神氣慵恍。問其所自來。不答。每夜半。卽放聲哭。哭竟夜。閱數日。竟自縊也。

贊曰。一壺先生其補鍋匠雪庵和尚之流亞歟。吾聞其雖行遁。當酒酣大呼。俯

仰天地。其氣猶壯也。久之忽悲憤死。一瞑而萬世不視。其故何哉。李生曰。先生卒時。年已垂七十。

申自然傳

儲方慶

余友陳子昭大。爲余言申自然之爲人也。余甚憫之。昭大曰。申自然者。松江人也。嘗爲故明博士弟子。豐於財。明亡。自然棄制舉業。散家財。結客。欲有所爲。未發。謀竟洩。有司捕得之。同坐者六七百人。皆論斬。自然已押赴西市矣。忽有從衆中易之者。雖自然亦不自知其故也。於是自然得逸去。旣亡抵家。而其家人七十二人。以自然將必死。皆先期縊死。自然之妻孕。旣懸於梁而胎墮。犬守之。鄰人之犬欲噉其胎者。守犬輒鬥殺之。凡殺犬者四。而此犬之力竭。亦死於旁。自然旣坐法亡匿。家人又盡死。子身奔走天下。然善畫。以此糊其口。亦足自給。轉徙至徐之沛縣。會昭大之叔任沛縣教諭。昭大從焉。故昭大得與自然遇也。

始相遇時。見自然之畫於準提庵壁間。昭大善之。叩之庵僧。而識自然。是時昭大病氣逆。已坐定而疾作。自然進藥於昭。大服之。愈。昭大德之。歸謀於叔。將授自然館。自然曰。吾與友十二人俱。不可以俱止。吾將以畫售其值。給十二人裝。然後從陳子遊。約定即去。去踰月。復詣昭。大曰。彼十二人者。吾悉遺之矣。幾踰年。未嘗一言其事。然性嗜酒。飲酒必極醉。醉則歌呼之聲不絕。至學爲犬吠而後已。昭大怪之。問一詢之。不答。至於踰年。而後泣然告昭。大曰。往者吾婦死於緘。而胎墮。鄰人之犬爭噉之者。吾之犬輒殺之。凡殺四犬。而吾之犬亦死。吾每念之。痛心。故醉而爲犬吠也。吾家貴賤七十二人。無一生者。吾嘗赴西市矣。忽有易我於家中者。而吾不知脫我於死者之爲誰也。吾於明時爲博士弟子。豐於財。不忍故主之亡。破產結客。今雖家破身亡。不悔。吾名自然。則自然之。不必叩吾之名。若諱也。吾爲松人。則松人之。不必悉吾之里邑也。然後昭大知自然。

之爲人也。會昭大以其叔之吏事之淮安。自然有故友居山東。呼自然去。不及與昭大別。遣書昭大曰。吾年已六十餘。吾家已無人。吾亦無能爲矣。吾賣畫得二百金。當之宜興。就君居以終老。昭大誌之。後一年。昭大之叔罷官歸。昭大亦去。沛還於宜。後二年。自然自杭城。又貽昭大書曰。吾之友昭大。獄得三千金。可免死。吾賣畫於杭城。幾得半矣。將之金陵。脫吾友於獄。則還就子以遂終老。約昭大又誌之久。之。聞自然所謀脫獄者。竟論死。已行刑。昭大亦於是日扼吭死。康熙二十年。昭大館予家。因論畫及自然。爲余言自然本末云。

儲子曰。異哉。申自然之爲人也。一博士弟子耳。乃敢逆天命。至滅其而家不悔。何哉。將所云殷之頑民者。非耶。然有明三百年來。養士稱極厚。士之登甲科者。榮寵無與爲比。今或棄其故主。更求仕進。就卑官而不之恥。自然書生。未食君祿。乃能隱忍自立如此。可謂庶幾於首陽之風者矣。當革命時。欲爲自然所爲。

者。何可勝數。至於糜爛其軀。而莫知姓氏者。皆是自然。獨以善畫傳。人固有幸不幸與天也。

南邨曰。破家結客。謀雪君仇。忠也。鬻畫拯友。不遂則殉。義也。忠義如自然。可以風此末俗矣。

書虬髯客事

闕名

武昌某。傭於四川。積得五十金。垂老思歸。念孤身不能挾重資。乃裹入破絮爲丐者狀。過重慶。一酒肆有七八人。衣冠俊偉。據上坐豪飲。某往乞。坐中人不可。願久之。聲益哀。一少而俊者。略顧而笑曰。得五十金。尙不足耶。何乞爲。某大驚。遂長跪。四座皆驚。顧而笑。一長髯者。指某曰。將汝絮裹來。某自度不能隱。遂與之。髯者解其繩。繫而重爲結束。縱橫十數結。擲之曰。汝第去。無動此結。此物終爲汝有矣。謝而出。至於石門。有兩人迎而笑曰。元寶來矣。某大驚。兩人將奪。

之。睨其絮裹。久之撫其背曰。與汝戲也。汝行矣。某重覆以敝衣。至巴陵境。有一人隨之行。或前或後。某小憩。其人持其裹。將奪之。去敝衣。忽罵曰。累乃公一日。某請其故曰。汝識某髻。髻所經手。雖萬里無失也。但汝不宜以敝衣覆。令人不見結耳。某大驚。去其衣露裹而行。至家。五十金無一缺者。

書義馬

陳尙古

義馬者。吉水王禎所乘戰馬也。成化丙戌。禎通判夔州。荆襄賊流劫入境。禎銳意往剿。同知王某怯。與禎不相能。而指揮曹能柴成素黨於王。佯翼禎赴大昌。臨敵望風遁。禎陷淖中。大罵叱賊。賊怒斷禎喉。兼殘左肱以死。其馬竟逸去。奔歸府門。闐長嘶踉其肩。若告哀狀。守者入之血淋漓。怒鬣盡頽。蓋大昌去夔約三十餘里。衆始駭禎遇害。然賊未解。後二十五日始殮。子廣貧不能歸。將售行李。并及馬。而王意在得馬。竟不與值。及糲行距殮二十五日夜且半。馬哀鳴特

罪。王命秣者加莖豆不止。王疑秣者給已。自起視櫪。馬驟前嚙其項。久乃得脫。復奮身擣其胸。仆王於地。翼日嘔血數升死。賊既平。有司正功罪。兩指揮伏誅。禎孫鑿爲羅洪先言之如此。洪先初未信。後十餘年得實爲之說。

小霸王

鄒 弢

南昌孫臍。少負神力。郡廟前鐵鼎重二千餘斤。孫舉之行百步外。復置故處。略無喘息。人以小霸王目之。盜賊無敢至其境者。一方賴以安。一日晨起。闔者投一刺。上書愚弟韓滔字樣。孫躊躇。向無此友。得勿誤耶。乃整衣出接。韓揖孫曰。夙聞絕技。千里而來。願請一教。係見韓鬚髻如戟。貌甚魁梧。陰念必非善類。然不與之較。又恐失平日名。竟許之。曰。僕力僅縛鷄。敢云絕技。但拳下無情。倘有失。其無怪。韓曰。諾。孫用鐵棍重數百斤。自仗其力。一手浸韓。曰。能使百回否。韓接笑曰。此吾家繡針。欲舉以嚇人。母乃貽譏者笑。遂接手碎之。紛紛如屑。孫

大驚曰。是我師也。叩首求業。韓拽之起。曰。勿爾。男兒家眼淺心高。夜郎自大。有一寸力。便誇示人。不知河外有江。江外有海。此匹夫之勇也。不遇我。威名掃地矣。孫自此專心習技。日夕與韓討論。一夕漏二下。孫偶至韓寢。不見韓。以爲如廁也。徘徊庭中。忽見韓自檐飛下。隨有四五輩。繼下入寢室。孫大稱異。隱庭角窺之。內語都不可辨。韓袖出一函。共視燈下。若甚喜者。旋卽飛去。孫錯愕良久。莫知所自。明日。託詞問韓。韓不答。孫益疑。時相窺伺。韓不知也。孫從韓半月。技益精。且能於百步飛彈。無不中窳。一日。韓謂孫曰。吾與若誼屬師弟。事無不可言。向以汝問不答者。恐敗事耳。今事已定。不必隱。我綠林大盜也。綠嬀公主。聞某鎮以餉銀五百萬解都。命我等劫之。昨探知已啓行。從某堡經過。擬今夜行劫。少頃。有數人來。毋恐。不禍汝也。但保餉者爲某太保。我衆雖勇。正不能不費躊躇。孫此時如雷擊頂。不敢復言。唯唯而已。是夕漏初起。果有十餘人來。與韓

匆匆俱去。三鼓後。韓面血模糊。踰跟入。曰。幾不汝見矣。太保年雖幼。果精悍。吾等十餘人。均爲所傷。適飛刃傷我右臂。授汝剗傷藥在否。與我少許。敷之當愈。但太保亦爲我飛錐所傷。無此藥。想當就斃也。孫以藥授韓。數畢。曰。吾去矣。一躍而逝。孫目瞪良久。神始定。私念太保亦我道中人。死之可惜。我何不治之。乃袖藥而往。於民家覓得之。各道所以知從人。以不得太保。均已逸去。孫卽爲太保敷治。數日尋愈。且助路資。勸歸察緝。以俟復仇。太保感之。訂盟而別。孫自韓去後。名益噪。有巨商販金珠出口。以海外多盜。欲請鑣師。聞孫名。聘之。孫竟往。縱橫洋面十餘年。無敢犯者。一日。載物出海。過黑水洋。忽颶風大作。船幾覆。正驚惶倉猝間。遠遠一小舟疾飛而至。舟漸近。見頭上立一女子。紅巾蒙首。髮髻甚美。孫知是盜。飛彈擊之。女笑舉兩指撲墮水中。孫又隨飛二彈。女一接以口。其第三彈卽吐口中。彈抵之。笑曰。如此伎倆。亦要向老娘前出醜。乃縱身飛上。

孫船。又兩人繼至。其一則韓也。韓見孫。跪女曰。此卽弟子孫某。望恕之。女不可。又請之。女怒曰。汝豈恃刼餉功。欲反吾耶。揮韓回船。孫懼甚。方欲格鬥。忽西北一舟至。疾如鷹。有一叟。手握器具。距孫船數十丈。一躍而上。孫益懼。嘆曰。吾命休矣。忽見女反身欲遁。叟叱曰。爾久匿不出。害老夫踪跡多年。今日相逢。尙欲何遁。乃執而縛之。如縛鷄。女俯首不言。任其提挈而去。孫始知叟非盜。心遂慰。遙揖致謝。叟船上一少年。出呼曰。孫恩兄。識得小弟否。視之。卽太保也。大喜。時風已平。兩舟相並。各敘契闊。先是太保被刼。回某鎮。欲置之法。太保祖力請追捕。始宥之。祖孫二人。遂扁舟入海。十餘年。今日始獲。孫方知太保祖亦盜魁。而歸順者。談良久。始各別去。孫歸後。知江湖奇人之多。遂不出門。亦循謹如無勇焉。

曲園居士曰。人不可自負。自負則志日驕。人不可自滿。自滿則功益遜。觀於孫

君而知之矣。當其舉鼎誇人。固自謂勇力絕倫無出其右。而不知復有韓韓之勇已奇。而不知更有女。女之勇已至。而不知更有太保及翁。天下事一層深一層。一人勝一人。然而以蠡測海。以管窺天者。適爲夜郎自大而已矣。

南邨曰。以仁待人者雖久而必食其報。觀小霸王之於太保。可以范式矣。

重訂虞初廣志卷十四

鄮水 姜泣羣編輯

龍興慈記 則十四

王文祿

王生文祿曰。自幼聞慈淑母氏言國初遺事。予雖幼。喜問。以故始末甚詳。惜歲久多忘也。蓋外祖陸公源生國初時。壽逾臺。好學多聞。授母氏。母氏授予。予今幾艾。母氏遠養已十有三秋。追書幼聞。恍然如覩。悲哉邈矣。忘者曷能盡書耶。嘉靖辛亥冬十月。

泗州有楊家墩。墩下有窩。熙祖嘗臥其中。有二道士過。指臥處曰。若葬此。出天子。其徒曰。何也。曰。此地氣暖。試以枯枝栽之。十日必生葉。呼熙祖起。曰。汝聞吾言乎。熙祖佯聾。乃以枯枝插之。去。熙祖候之。十日果生葉。熙祖拔去。另以枯枝

插之。二道士復來。其徒曰。葉何不生也。曰。此必人拔去矣。熙祖不能隱。道士曰。但洩氣非長支傳矣。謂曰。汝有福。歿當葬此。出天子。熙祖語仁祖。後果得葬。葬後土自甕爲墳。半歲陳后孕太祖。皆言此墩有天子氣。仁祖徙鳳陽。生於盱眙縣靈跡鄉。方圓丈許。至今不生草木。仁祖崩。太祖昇至中途。風雨大作。索斷。土自甕爲墳。人言葬九龍頭上。系曰。嘉靖戊戌春。遇淞江徐長谷獻忠。言與予幼聞合。且言曾至熙祖陵。龍脈發自中條。王氣攸萃。前瀦水成湖。作內明堂。淮河黃河合襟。作外明堂。淮上九峯。插天爲遠案。黃河西繞。元末東開。會通河。遠之而聖祖生矣。天時地理不誣也。又言誕時。二郎神廟徙去路東數十步。携浴於河。忽水中浮起紅羅一方。取爲襪。今名紅羅幃云。

聖祖始誕。屋上紅光燭天。皇覺寺僧望見之。驚疑回祿也。明發扣問。告以誕請長從游。後睿知天縱。主僧禁縛之。堦下口占一詩曰。天爲羅帳地爲氈。日月星

辰伴我眠。夜間不敢長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系曰。天眷中華。篤生大聖。夙稟
淵一寰宇志矣。伏讀宸章。恍然開闢維新景象。元運安得不迄哉。

聖祖幼時。與羣牧兒戲。以車輻版作平天冠。以碎版作笏。令羣兒朝之。望見儼
然王者。殺小犢煮食之。犢尾插入地。誑主者曰。陷地裂去矣。主者拽尾。轉入地
中。真以爲陷也。掃梵宇。以帚擊伽藍像。令縮足起待我掃。卽縮起。佛前燭鼠傷
責伽藍不管。書其背曰。發去三千里。其晚僧夢伽藍辭行曰。何也。曰。當世主遣
發三千里矣。明早。僧視伽藍背有字。追問之。聖祖曰。戲耳。今釋之。晚又夢伽藍
來謝。江淮訛言接新天子。聖祖立於仆碑。跌石龜背上望之。石龜行數十步。系
曰。聖天子出。百靈受命。非異也。常也。有開必先哉。

聖祖渡江。至太平府。不惹庵僧。問話不已。題詩壁上曰。腰間寶劍血星星。殺盡
南蠻百萬兵。老僧不識英雄漢。只管叨叨問姓名。僧洗之去。題詩旁曰。壁上新

詩不可留。欲留在此鬼神愁。慢將法水輕輕洗。洗出毫光射斗牛。後差人密訪錄詩進呈。遂不問。系曰。神武英發。玉音朗宣。剗剗不平。義之決。宥釋細故。仁之寬。

虞 初 志 補

劉伯溫見西湖五色雲起。知爲天子氣。應在東南。微服以卦命風鑒游江湖間。密訪之。先至會稽王冕家。與之閒行竹林中。潛令人放砲。冕聞響而驚。嘆曰。膽怯。往海昌賈銘家。時新建廳堂精潔。唾污之。銘出見。命拭去。嘆曰。量小。遂往臨淮。見人人皆英雄直諫。屠販者氣宇亦異。買肉討饒。卽大砵一塊與之。算多王侯貴人命。嘆曰。天子必在此也。不然。何從龍者之衆耶。晚得聖祖。知眞命天子。遂深結納之。許定大計。後荐聘起者。明出之以正也。

青田山中有異。劉伯溫隱居時。日對之坐。山忽開石門。進入。見石壁上有字。曰山爲基開。取石擊之。石門又開。進入。內有道士枕書臥。遂取書看。乃兵書也。曰

明日能熟之。吾當授汝。明日果熟。遂授以兵法。少時讀書寺中。僧房有一異人。每出神去。鎖門或一月半月。偶有北來使客。無房可宿。見此空房。擊開之。曰。此人死矣。可速焚瘞。我住之。僧不能禁。遂焚之。其人神返。身已焚。無復可生。每夜叫呼曰。我在何處。基知之。開牕應曰。我在此。神即附之。聽明增前數倍。天文兵法。一覽洞悟。翊運爲謀臣之冠也。

聖祖賜劉誠意一金瓜。曰。擊門。雖有急。則擊之。一夕夜將半。擊宮門。乃洞開。重門迎之。曰。何也。曰。睡不安。思聖上奕碁耳。命碁對奕。俄頃報太倉災。命駕往救。劉止之曰。且奕。聖祖遽起曰。太倉國之命脈也。不可不救。曰。請先遣一內使。充乘輿往。遂如言。回則內使已斃車中。聖祖驚曰。何知以救朕厄。曰。觀乾象有變。特來奏聞耳。曰。何人爲謀。曰。明早朝衣緋者。是。早朝西班中。有一臣衣緋。命縛之。即取袖中懸哨。鵠放起。鵠已死。袖中蓋以鵠爲號。起伏兵也。其臣姓名忘之。

劉誠意影神畫中有童子持金瓜隨侍。卽上賜也。系曰。篤生聖君。允降賢輔。湯武伊呂合轍也。皇矣上天。惠民哉。或疑誠意伯祿米不及忠勤伯多。殆功少云。曰否。辭減祿米。以減括蒼耗稅也。聖祖神武。惟誠意伯能盡言。每稱先生不名。後生烏可輕議哉。

刑部尙書開濟。聰敏明辨。深契聖心。久亦疑之。聖祖午門見羊。唱二句。忘之。濟續曰。昨日方過。九月九。今朝又見兩重陽。侍遊後苑。聖祖唱二句。曰。柿子熟綿綿。不落待何年。諷退也。濟續曰。因沾恩露重。寧碎玉階前。聖祖一夕不睡。召濟曰。朕欲燕上天二十八宿。濟曰。臣意亦然。曰。燕何品也。曰。昴奎用酪。畢用鹿肉。紫用根及果。參牛用醞。斗井鬼用梳。米華和蜜。柳用乳糜。星用梳。米烏麻作粥。張用毗羅婆果。翼用煑熟青黑豇。軫用莠稗飯。角氏用諸華飯。亢用蜜煑菘。豇房用酒肉。心危用梳。米粥。尾用諸果根作食。箕用尼拘陁皮汁。女用烏肉。虛

用烏葦汁。室用肉血。壁用肉。婁用大麥飯并肉。胃用杭米烏麻野棗。列於二十八張金桌上。曰。何以知至否也。曰。二十八把金椅。用二十八續紅綿。剖鬆椅上。至則芒頭倒。不至則芒頭不倒。如濟言燕之二十六金椅芒頭倒。二椅芒頭不倒。問曰。二宿何不至也。濟曰。一宿陛下。一宿臣。聖祖疑曰。卿欲做朕不難也。后以事見法。問曰。卿聰明絕世。錦心繡腹。且賢人心有七竅。可見乎。濟曰。先剖腹風入。無見也。先斬後剖。五肉宛然。臨刑歎曰。待我了清軍事。方可死。今死後不能清矣。如言剖之。無見也。曰。濟死且誘朕。真聰明也。濟前元孺學。職以荐起。初造天下黃冊。不能清。問濟。濟曰。以新收次舊管。則清矣。至今因之。我朝建置多出濟口。系曰。濟有學有養者。觀臨刑不亂。神完哉。天生賢以輔世。死生不論也。或曰。何不見幾遠去。曰。用世才。天授之也。必用之後已。曰。用之不盡。奈何。曰。後亦恐不盡用。故不去也。曰。清軍未完。其未盡乎。曰。大者亦盡矣。其未盡。留之以

待再來耳。

武甯達疾亟。聖祖幸其第。至榻前問之。占二句曰。聞說君王變。駕來一花未謝。百花開。蓋諷待用英賢之衆。戀主之思乎。執聖祖手不放。聖祖曰。卿欲朕緊掌山河。達就榻上叩頭。勉主之忠乎。嗚呼。君臣始終兩得之矣。

聖祖憫常開平（遇春）無嗣。賜二宮女。妻悍不敢御。晨起捧盂水盥櫛。開平曰。好白手。遂入朝去矣。至回內。出一紅盒啓之。乃斷宮女手也。開平驚憂。後入朝。儀度錯愕。聖祖問之。不敢對。再三詰曰。面色非昔。豈謀朕邪。開平懼。盡吐其實。且叩頭曰。聖上憐臣。賜二宮女。恩莫敢也。今若此。有孤聖恩。萬死莫贖。故連日驚憂。聖祖大笑曰。再賜何妨。且入宮飲酒解憂。外命力士肢解其妻。分賜功臣。上寫曰。悍婦之肉。開平回。不見其妻。驚成顛癩。又有無嗣功臣。若指揮千百戶。妻面奏聖祖求養。聖祖曰。你們平日妬悍。絕我功臣後嗣。可着禮部各給木碗。

一隻拄杖一條沿功臣門求討作樣。系曰。雲行雨施。每快人意。當元末大亂後。用重典。允哉奉天也。觀此細事。垂戒無窮。

季巴巴王媽媽者。聖祖微時有恩隣人也。登極後召至。命工部造房與居。官其子。携入宮燕之。二人直呼御名而疑曰。如何。我到古廟中來。聖祖笑而不較。蓋不知宮殿之高廣。而帝王之尊嚴也。系曰。今人一至富貴。舊皆忘之。豈思國報。惟我聖祖。天縱英明。不忘人所易忘云。

聖祖職偶失利。夜行宿妓館。明發語姓名。題詩於壁曰。二之十。古之一。左七右七。橫山到出。得了一。是爲之土之一。皆不能解。後生子。聞登極。錄壁間詩。携子奏聞。即命工部造府。子爲王。其婦不召見。詩蓋言王吉婦得子爲王。系曰。欽仰聖睿。非膚淺所能窺也。又聞氏云云。起兵時微行御女與記。後生子合年月日。認之多封王。亦名養子有封侯者。噫。衆建親王。垂萬世無疆之休。

國初頑民。蠶避緇流。收聚數十。掘深坑。埋身露頂。大斧一削去數顆。名剷頭會。惟一僧削去復生。連削連生。凡四五次。乃釋之。併罷斯會。系曰。佛法之大有如是哉。此教不當滅。故出此僧。以現神異。殆佛之轉世歟。故聖祖存之曰。陰翊王化云。

聖祖遣高僧宗泐拜表上天宮。宗泐沐浴。俯伏神遊。三日後返。入奏曰。天宮所見。有胡黨藍黨。蓋惟庸藍玉。以二人故。牽連戮者十萬人。目曰胡藍二黨。問又何見也。曰徐太傅坐龕子中。蓋武甯達。問又何見也。曰婁宿現形。俄疽背崩。一云上有疾。差使訪周顛仙於匡廬。天池山巔。令遍閱廿八宿躔舍。皆有人。惟一舍空然無人。一蛟龍垂首流血。顛云。此世主也。又角亢宿矣。系曰。聖祖盪滌天下。首闡大治。上天經星降靈。亶哉三十餘年太平。而上賓焉。令人切鼎湖之恩也。臆於昭於天。陟降在帝左右云。

烏蒙秘聞

許指嚴

專制厲民之習。其末流養成自尊自大風。輒謂蠻夷禽獸。冠帶國不屑與伍。若夫汗吏蠹役。奸毗羣小。藉此肆威福。奴虜之使不足。更淫虐蹂躪不逮犬馬。蠻人非木石。具有知覺。罹苦毒不堪命。則激而生變。鋌鹿走險。亦固其所。滿清初葉。一二驍桀之主。好張武功。稍有反側。輒勞師動衆。糜國力以求勝。蠻人含冤誰訴。急不暇擇。亦惟揭竿自救耳。雍乾之間。苗疆多事。邊臣爭邀功。世宗本好粉飾。遂銳行改土歸流之議。於是蠻獠苗猺之受虐者。以恆河沙計。而其間事迹離奇。情狀慘苦。實滇南烏蒙一役爲最。珥筆小儒。怵於畏禍。輒爲滿延諱。且當日主兵大臣。霸酋方假以尊嚴。孰敢以文字賈禍。蠻荒僻遠。付之燕書郢說而已。茲從滇中某君家藏秘錄中。搜得軼事數則。綴輯成篇。不敢遂云信史。然當年人物事狀。歷歷如繪。其黑暗怪惡。令人神悚毛戴。在今日纂述舊聞。亦致

足矜異也。

雲南烏蒙蠻者。大都裸也。在明以前曰烏蠻。明初設烏蒙府。入滿清經吳藩兵事。仍設烏蒙土府。隸之蜀矣。然舍府治漢苗雜居外。烏蒙部酋祿氏。以土官雄長其間。頗擅負隅勢。而對於大吏獨畏忌。奉令惟謹。大吏知威權可用。因魚肉之。雍正八年。遂有祿萬福之叛。先是萬福父曰鼎坤。其兄鼎乾。援承襲例。繼烏蒙土司之任。以不法爲鄰府東川部舉發。滇大吏逮捕。下之獄。旋殺之。而許其子萬鍾襲官。時滇督鄂爾泰。世宗寵臣也。改流議起。特詔以烏蒙撥隸雲南。已蓄觀釁而動意。感情日惡。鄂有參謀章某者。深窺朝旨。在有事烏蒙。鄂督急功。惟恐爆裂之不速。乃進言曰。鼎乾有壻隴慶侯。年少特勇。卽今鎮雄土府也。其妻白閩。豔絕蠻中。萬福夙與有禽獸行。搆慶侯之惡於其父。時鼎坤典兵。萬鍾之權頗旁落。而惡叔父跋扈。其情眈眈然。鼎坤察之意不自安。此其機可乘也。

大帥倘能不吝以金幣良馬。輒生必厲徒黨。修間計。使彼自相攻戰。而吾安受其燼。惟大帥熟圖利之。鄂喜。屏左右密議。章某知鄂方喪寵姬。正物色佳麗。又素負道學名。世宗賜以宮女而不受也。不欲人知其漁色。惟俘虜非部民。比僕妾之其分也。且邊遠無稽。可亂中朝耳目。聞白閭美婦人。意似忻動。章某遂力繩之。抑揚慫慂。無所不至。鄂置酒饗之。曲盡其計。於是滇南之殺機動。而花妖血眚。迭起環生。慘痛之黑幕將開矣。

烏蒙地方險阻。山川環絡。後枕雪山。斗絕飛鳥。前金沙江支流。渡以索橋。夙蒙奇景。左拱龍峒。右挹源山。其西部有大城曰魯甸。烏蒙兵甲之精銳萃焉。卽鼎坤所據也。去雲南省垣約六百里。萬福好游畋。披山窮谷。連騎走都市。與官營中諸健兒頗通聲氣。章某知某營弁頗與莫逆。遂介之以告萬福。萬福本不憚於萬鍾。且欲毀隴氏。奪白閭歸。而已得爲烏蒙土司。乃如願。探知父意亦惡萬

鍾銳身任章某前驅。以見於鼎坤。章某備述主帥厭棄萬鍾。而欲扶植鼎坤。意鼎坤老而嗜酒淫佚。無遠慮。忻然從之。即日秣馬厲兵。將與官軍會討烏蒙矣。萬鍾聞之。使告於隴慶侯。密爲之備。並爲先發計。又探官軍本無意進攻。特以誘鼎坤耳。乃潛約師期。將以夜襲魯甸。會慶侯之叔父聯星。亦掌兵符。聞調發。恐與滿清兵連禍結。牽大局。且對於慶侯積不相能。處境悉與鼎坤同。平時又與鼎坤使書往還。至是遂洩萬鍾謀於鼎坤。鼎坤告急於鄂督。而自率兵疾趨烏蒙。萬鍾亦急出兵防禦。顧鎮雄之兵。爲聯星所扼。聲援不能聯絡。萬鍾乃鼓勵蠻兵。血戰一晝夜。鼎坤力幾不支。而鄂督遣心腹武弁哈元生氏至矣。哈驍勇敢戰。爾泰物色得之。將薦爲宮門侍衛。烏蒙事起。忽變計。使會鼎坤進兵。蓋已秘密授意。使禽隴慶侯而生致白閭也。元生既至。三戰三捷。渡藤索橋。破金鎖關。遂入府城。萬鍾跳足易服。棄家室珍寶奔鎮雄。泣求慶侯出援師。爲捲土

重來之計。慶侯力促聯星。時章某說客。已由鼎坤輸入鎮雄。而鎮雄之仇阿底土司者。磨厲以須。狡焉思啓。聯星大懼。遂通款清軍。與哈元生祿鼎坤阿底諸軍相應。共禦慶侯。兩少年知事不可爲。遂棄府治遁入川邊。依東川諸部祿天祐等。而於是兩土司眷屬重器。盡爲鄂督麾下之戰利品。

紂獲姐已而亡商。吳受西施而喪國。自古禍水漸入。有卽在極盛驕盈之後者。往往而然也。况周后入宮。李煜尙在。奸人側目。肘腋生心。其能保此尊榮之態度耶。外人不知。輒云蠻夷無信。戎狄豺狼。絕不問致寇有媒。厲階誰梗。彼緩帶輕裘之儒將。實縱慾敗度之罪魁。徒以大盜恃寵。要荒可欺。至今猶未揭其假面具耳。烏蒙之破也。萬鍾倉皇出走。其愛姬曰嬰。欲以塵土晦容。雜備媼出。萬福夙稔其豔。乃語元生。蓋致之以獻於帥。意蓋爲己欲得白閭地也。元生念白閭未來。先以此爲贄。計亦良得。乃拂濯以薦於鄂督。果光豔出儔輩。鄂置諸密

室而愛玩之。以爲中土無此美妹也。旣而元生虜白閭。錦車繡幃。以致於滇。白閭泣不從。引錐欲自刺。左右嚴備之。萬福請以白閭歸於祿。願代搜獲慶侯之妹名嫫者。容顏嫋嫋。肌膚若琢玉。獻之主帥。以自贖。元生僞許之。謀於章某。章某曰。此主帥征烏之驪珠也。可投閭乎。子盍佯許之。謂主帥受俘後必賜子。旣入乃可圖也。萬福欲不允。而難於決裂。恐清軍合阿底等以圖己。且父鼎坤將斥以無道。遂隱忍從。元生請乃私謂元生曰。吾宗世傳有寶玉二器。一玉馬。夏日倚之不汗。一珠冠。夜冠之可無燭也。子能與吾白閭。吾爲子致之。章某問器所在。萬福不肯言。曰。子第爲吾盡力。吾豈欺人爽要者。章某遂無語。旣而白閭入督府。遂不復出。萬福大悔恨。怨憤溢於詞色。返鄂督所賜物於地而歸。魯甸章某歎曰。彼豈憾而能諺者耶。禍且不旋踵。雖然。吾將致其寶器。輦金而歸。老於鄉。願亦足矣。乃語元生曰。祿父子怨望不久。且反側。非早爲芟夷不可。元生

乃挽章某偕言於鄂。鄂猶豫。忽祿鼎坤父子請以土兵從征東川。擒萬鍾慶侯。鄂喜許之。

鄂既以計殘烏蒙。收其地設流官。烏蒙曰府。鎮雄曰州。奏上。世宗大喜。褒嘉至再。納俘女事不問也。當日亦無有言之者。惟遣祿鼎坤父子質妻子於滇垣。而以守備參將等官階賜之。及征東川罷兵。萬鍾已走死。慶侯不知所之。鼎坤以爲論功。已必襲烏蒙土職。而不知清廷宗旨。本在歸流也。乃調鼎坤河南。萬福貴州。父子俱大失望。互相責怨。萬福尤不能忘白閩。尋僞以治產贍族。乞請歸魯甸。道經滇垣。徘徊探望。欲一睹白閩顏色。時章某尙在督署。萬福走求之。章某要以寶器。萬福曰。此白閩所手藏也。今迷其處。非面詢不可。章某譁曰。此賺我也。焉有既達目的。而予我寶者乎。忿忿拂袖去。萬福懼事洩。因賄某盜刺殺章某。而自遁歸魯甸。

督府新歌三婦豔。蠻夷韻事少人傳。白閭以妖冶蕩逸之姿。驟承恩寵。舊好漸忘。非特萬福之徬徨。彼所不念。卽隴氏兔絲女蘿之好。亦如泡影。惟日以爭妍鬪寵爲事。盡洩萬福隱秘及隴氏豪侈狀。鄂督大欣羨。蓋當虜獲兩土府之際。蠻人多所隱匿。元生志在得豔婦。未窮其異也。鄂疑元生有私。遣使微諷元生追問一切。按白閭語。元生大駭。皇恐自陳。鄂遽召之入密室。要以必得。元生獻計曰。此亦易易耳。今萬福方歸魯甸。盍以事促之來。勒令進獻。許以烏蒙相報。否則殺之。重器必可得也。鄂以爲然。萬福聞召。恐有變。不敢卽行。乃上書求請。以裸兵千人爲衛。并白閭手書。保無他虞。始應命。鄂皆從之。會萬鍾姬嬰與白閭爭寵。欲有所媚。以固鄂督歡。而害白閭之多詐。乃乘間語鄂。白閭與萬福禽獸行。衆莫不知。不可招之臥榻之旁。重寶實在宗老祿某處耳。妾有良臣弟者。自能致之。無煩大舉也。鄂以爲娶忠於己。乃疏白閭。而不許萬福携兵衛入省。

垣萬福請滅其數。亦不許。未幾。良臣果奉宗老入獻寶器於鄂。其物爲玉螭。匡
鑿絕工。茶花一株。碧葉丹葩。雕鏤如生。亦有珠冠一。圓湛光耀。若戎菽。鄂以爲
至寶。優賞良臣。宗老而嬖。嬰姬逾常度。白閭敦請一觀寶器。鄂許之。嬰姬力阻。
已無及矣。白閭既視。掩口胡盧曰。此所謂殘膏賸馥。雖非贗鼎。然較之妾所云
云者。猶小巫之見大巫也。姑無論玉馬溫潤生動。宛首振鬣。汗血斑然。足以奪
化工。且其性具煖涼。夏日跨之。飄飄乎如晚涼聽蟬。玉池清而秋波滑也。珠冠
多夜明避風之品。大者如胡桃。此冠不逮十一。主公奈何甘受其欺。鄂笑曰。子
口若懸河。而未能一徵諸實也。物果安在。如可致者。吾當嬖汝以專房。卽令世
守此寶。汝盍速圖之。白閭泣曰。主公惑人言。以妾爲不肖。妾恐適啓口而七首
陷胸也。今主公壽顏迴天。妾得睹天日。敢不盡忠。然物願藏於萬福。烏蒙舊例。
此寶本以傳嫡。妾父鼎乾。因得罪下獄。幾致削除。鼎坤遂攫寶而有之。萬鍾繼

嗣而勿出也。兩家由是構鬩。今萬福嫡妻。鼎坤所愛也。洽妙有殊色。鼎坤遂授此器俾守之。王師未至時。兩家爭此內訌久矣。然萬福父子秘不肯宣寶所藏處。恐王師之見奪也。今主公誠欲之。妾敢不道其情。鄂曰。子固萬鍾同產也。奈何知萬福事。且此寶果目睹耶。白閭從容辨曰。妾從父鼎乾得一睹。時年尙幼。不復記憶。及適隴氏。妾夫與鼎坤相歡洽。請一觀之。萬福偕其婦親齎之來。隴氏一宮傳觀焉。夫妹嫠與其列。今在此。主公可一詢也。妾言寧有詐耶。鄂聞語及嫠。忽慙然若有所思者。既而曰。個妮子介介殊惱人。願侍者曰。往視嫠姑。今在庵中作何消遣。白閭知有異。不敢問。亦微聞嫠頗忤鄂督意而已。久之。侍者走報曰。渠方禮古佛。誦妙法蓮華經。不願應大人召也。鄂督意甚恚。然固鎮定。不欲爲人所窺測。強笑曰。如是亦佳。乃語白閭曰。吾信子不誑。願何術以致之。白閭知鄂督有忻動意。故煙視歛足。斜踞而進曰。妾甚願効忠於主公。所患兒

疑而自取戾耳。鄂曰：吾靳得寶，他何所疑？勿自嫌也。白闔曰：然則妾請往見萬福妻而取以來。鄂督曰：吾資爾以金幣，好自爲之，勿爲嬰姬笑。白闔遂盛車駟，齎金幣而過萬福。萬福不虞所求之驟償也，大喜過望。白闔又曲意媚之，乃偕返魯甸。說其妻，其妻固知萬禮之禽獸行，且羞白闔之反顏事讎也，恚而不納。顧萬福妻亦有嬖小臣曰福五者，侈橫逾常度。白闔所知也。往說之曰：吾此來非行樂也，欲以存先人一線之業而救死也。烏蒙旣亡，區區魯甸，如燕巢幕上，旦夕不自保。彼今復欲出兵刼制而設流官，吾請以寶器自贖，誠不忍祖宗遺業掃地以盡也。老主翁遠之中原，少主處危疑之地，促促不自安。一旦有變，卽子亦寧得出入宮幃，晏然享陪輦之福乎？福五聞之懼，乃犇告萬福妻。萬福妻始見白闔，白闔盛飾繁從，大陳儀衛而見之。萬福妻意頗動，顧恐白闔誑已攘功，議必以往見鄂督，得復封魯甸之請而後獻寶。白闔允之，偕行之滇城。白闔

先入語鄂督曰。萬福妻美而豔。主公如有意者。可並留之。其意蓋欲聞嬰寵。而已得專萬福也。且來必復鼎坤職。居魯甸。留萬福滇城以爲質。鄂督大惑其言。杲促見萬福妻。妖冶流盼。大勝白閭。張盛筵。陳百戲。魚龍曼衍以樂之。酒酣。鄂督鄒袖與萬福妻嬉。賓主大亂。旣而萬福妻亦以復鼎坤魯甸請。鄂督許之。寶器旣獻。鄂督大會賓客。傳觀歌詠。奏獻於滿廷。世宗褒賞甚至。寵眷益深。鄂遂留萬福妻於府中。別築院宇。器用陳設。一如蠻中。寵幸無與倫比。爲萬福別娶某土司女。萬福戀白閭。恭順如厮養僕。且若歆幸焉。自是白閭出入自如。雖不能與萬福妻爭寵。而畜萬福如面首焉。穢聲稍稍播聞。幕僚以爲言。鄂輒持懷柔大義拒諫。蓋隱恃主眷也。

無何。嬰姬失寵大恚。因萬福妻之來由白閭。欲中傷之。顧白閭淫於萬福。鄂督若姑縱使羈縻焉。不足以激之怒。乃使人求計於福五。福五失萬福妻。怏怏給

使令。憺由白閭。故與嬰姬合謀。造作白閭書。遣傑兵渠弁殺鼎坤。已得與萬福歸主魯甸。僞爲遺書甬道者。嬰姬婢拾以獻鄂。鄂驚怒。使左右縛白閭。磔之於密室。萬福不知也。尋使衛士某者刺萬福。某故深族。陰袒萬福。反告之。萬福遂遁去。僞求相肖者首報鄂。鄂督以爲無事。乃以盜殺萬福告鼎坤。且賜文哀悼焉。鼎坤見萬福歸。大懼。

天涯何處無芳草。此語良然。隴嫫與嬰白閭俱以俘女充下陳。而嫫獨不戀富貴。涕泣求死。鄂督愛其秀慧。百計娛之。顧憐渠年尙稚。或未解情事。姑留以待時。然後納之。遂闢別室以居。令臧獲婢媵善伺其意。毋令悶苦。嫫要求披荆爲尼。不獲。乃索念珠木魚經卷。朝夕焚修諷誦。宛比丘尼。鄂督恐拂其意。不之阻。時過從相視。嫫以冷豸相待。淡泊如方外。數問輒不一答。鄂大激賞。蓋鄂本有理學名。墮禪悅。嫫旣明慧。不妨微參歡喜緣。自以爲如蘇長公之得琴操。

也。願嫫心死灰。不甘春蠶自縛。且鄂已逾艾。劫之以勢。終無以動其愛情。於是所謂無遮善理。摩登色戒者。皆泡影耳。幸鄂始盡於白閨。及嬰姬。繼溺於萬福。妻不甚係念。至是漸厭故物。而欲以嫫代新歡。且嫫年已二九。過是恐春華易蕩。鄂始有日暮途遠之想。戒宮人潔除殿宇。盛陳設。謂將以某良辰宿於是。賜嫫衣飾珍物無算。侍婢迫嫫拜謝。嫫不從。婢媪皆笑曰。子居此有年矣。猶覩覩作兒女態耶。不從將焉之。今日之事。正主公之深恩也。子獨不知白閨之事乎。嫫驚問曰。白閨何如。蓋白閨之死。嫫尙不知也。侍婢詳語之。嫫駭而泣。諸婢急止之曰。主公且至。奈何作此態。事洩。則吾輩以多言受重譴矣。嫫遂抑鬱不歡。去志乃決。初隴氏有戚曰魏某。幼孤而好學。且有齊力。美丰姿。慶侯絕愛之。與嫫年相若也。嫫亦倜儻好出獵。蠻靴窄袖。豔絕人寰。魏生雅慕好之。因嘗藉蹇修之力。託微波而通辭矣。蠻俗婚姻自由。締約後乃告於家長。烏蒙禮俗自謂

少進。儀節頗繁。隴聯星爲家長。業許魏生壻於隴氏。然責以備禮。魏生貧。方屏當耳。精師夜襲之難作。魏生與隴慶侯遁入川邊。聞嫫爲鄂督所得。心不能忘。僞爲雜隸入隸役中。傭作於督府。賄婢媼得見嫫。驚勉以自立。吾幸得完璞相待。假焚修以韜晦。子苟介於鼎坤以請。或可得志也。私語者屢。甫成議而鄂之威逼至。嫫懼事洩。亟告魏生。令出府。且曰。今日鋌而走險。留亦死。不留亦死。吾儕本不叛清。無可奈何耳。魏生曰。萬福因白閭慘殺。遁歸魯甸。彼其志不在小也。盍往投之。嫫曰。吾試往探。嬰姬與萬福妻。苟同志者。事當益順。子待我某所可也。乃僞語婢媼。吾不敢逆主公意。願受恩禮。數吾不能嫻。無已。往見嬰姬。與萬夫人一詢之。婢媼曰。彼等且嫉令孀之得志。惡肯語子以情。且主公將至。勿他往也。嫫且語。且行曰。吾欲一視渠等。爾輩輒敢阻之。會當訴諸主公。扑折脛。婢媼相顧錯愕。不敢復語。嫫至嬰所。一見卽譏笑。詞色俱若甚妬者。且曰。白閭

死而子繼之。主公將以妖媚死。不然。則子以刀劍死。嫫知不可與語。太息而出。又抵萬福妻所。萬福妻僞譽之。而詞色之間。挪揄無所不至。忽嬰至。見嫫在。冷笑欲掉臂。嫫起。遽執其手而泣曰。吾兩家固盟好。若獨不憶吾羈鼎時着紅鬪衫來白宮下看跳舞。若夫子笑指吾當得佳婿耶。曾幾何時。煙銷灰滅。故國河山。不堪回首。顧忍在此爭寵耶。嬰姬意大動。淚皆瑩然。然轉念恐爲嫫所賣。乃掩耳而走。且曰。舊事何堪重提。子欲嘔人心肺耶。萬福妻亦相對黯然。然卒無悔禍意。嫫遂辭出。揮涕自歎曰。勢利溷人。一至此哉。疾走出甬門。奪守者劍手。刺之。褫其服。易定。一躍而出。府中無有防嫫爲此者。蓋平日在弱靡曼。較之南方閩秀。了無異處也。

是夕。鄂督滿意作黨太尉。羔酒圍鑪。低垂紅袖。飽賞新人歡笑矣。不虞入宮良久。倩影杳然。詢之婢媪。始知往嬰與萬。遣人促之。則云已返。鄂督不能耐。自往。

搜之。或云。已毒之瘞園後矣。鄂督怒甚。執嬰姬與萬妻鞠之。箠楚備卒。顧終莫得要領。忽報兩閹人爲盜所斃。衆疑嫠奮門出。而廻思其平時怯退輕盈狀。事頗不類。鄂終疑爲二姬妬寵所害。憤欲殺之。轉念又不忍。逡巡於邑。意緒無聊。命盡執二姬婢媼嚴鞠焉。忽元生求見。時已督諸軍矣。鄂出。元生倉猝探懷中書。抵膝密陳。鄂驚色如土。連呼荷荷。旣而元生獻計如此。當可折其凶燄。鄂督曰。爾好爲之。吾行得罪詣廷尉。僥倖則荷戈荒徼耳。尙何言。元生曰。聖眷方隆。諒無他虞。第官軍威信盡喪。且謠譟多端。咸謂主帥以女戎召禍。此語若流傳禁中。不可爲諱也。願速割愛。以全大局。鄂唯唯。遂語以失嫠事。元生沈思良久。恍然曰。是必往魯甸矣。彼其兄隴慶侯猶在也。鄂曰。子何以知之。元生曰。前日聞樛卒言。羣往西山會宴。問何事。初不肯言。及捕二卒。臨之以威。始言若輩歡迎故主。問爲誰。鎮雄舊土府也。非隴慶侯而何。急遣騎捕之。則已散矣。然則嫠

殆隨隴慶侯去也。鄂曰：嬖之去非嬰姬萬妻罪，殺之可乎？元生曰：公如不畏吏議者，被罪而去。左右擁抱何害？卽不然，今上密使徧天下，二憾在側，能母爲奸人羅織乎？鄂悟，顧左右曰：取永巷二姬首來。左右應聲往，須臾，朱盒爛然，陳于几右，啓之，赫然美人首也。粉白黛綠，與血污相狼籍。元生大服曰：公之毅力，非人所能及也。卽日會諸郡出師傳檄討祿，萬福罪滇西大擾，較萬鍾時聲勢十倍焉。

萬福挾資歸魯甸，乞治產耳。妻給事督府外，母及兒女。又鼎坤之弟鼎明，俱質於省垣。官僚相謂：固未有虞，其速叛者。及鄂督有已故之說，宣告其父，人始駭然。萬福自知不免，泣告其父。鼎坤因畏清軍，又哈元生驍勇，不願嘗試，嚴詞峻拒。萬福曰：父以爲吾家固在省垣耶？妻子給役府中，其辱已甚，而母又夷爲鬻下婦。吾儕雖蠻族，世長茲土，古諸侯不啻也。今求爲奴隸僕妾，不可得，淫污蹂

躡迭加具有心肺面目。能無愧痛。父不良圖。吾不能忍此詢矣。揭旗而出。號召各峒。鼎坤不能已。乃整列勒兵而出。會隴慶侯魏生與嫫俱至。分往說鎮雄東川各州縣。俱戕官裂衣冠。應萬福。哈元生受帥而病。力疾趨龍峒。禦兵勢張甚。元生督兵進戰。敗鼎坤。擒之。魏翥國者。中軍參將。亦鄂督嬖人也。馳赴東川。與元生爲犄角勢。忽爲刺客所傷。尋卒。清軍氣奪。

萬福叛耗之至滇垣也。其叔鼎明。義憤號叫。請於鄂督。質妻子獄中。而自往說鼎坤。俾悔罪輸誠。免夷戮。鄂督許之。既至魯甸。則受萬福委任。往東川招誘。魏翥國知其詐。親起禽之。將置之獄。以待鄂督命。方寄樊中候昇者。魏翥國詢黨羽所在。鼎明日。吾失聲。子能略近者。自當直言。翥國果就樊外。鼎明突出利刃刺翥國。洞胸脇立斃。元生委韓某代領其衆。屢戰不利。清軍勢不支。祿隴同盟兵進逼。大局岌岌。鄂督上疏自劾。世宗雖慰留。已密遣人偵察。將易督矣。忽祿

萬福兵大潰。元生奏奇捷焉。

憤兵必敗。古語已然。况淫縱無紀。輕而寡謀。進無援師。退乏屯糧之新造邦乎。祿萬福以受創於鄂督。甚憾之。刺骨。然滿漢不辨。官民不分。凡非蠻獠戶口。卽縱兵虜掠。擾其妻女而陳列之。妍者自取。嗤者賜其下。滇西川南諸府之被淫毒者。不可以數計。其酋弁馬足所至。輒先分金帛。次列婦女。累累如貫珠。酋弁指數人留。餘以給各兵。則擁之叱去衣。肆其禽獸行矣。或更刃刺之。若割羊豕。萬福選擇尤嚴。然日輒得數十人。一日帳中驅婦女入。鬻飛劍舞。妙備燕環。或笑或顰。或啼或怨。萬福顧而樂之。迭令褫衣橫陳。衆皆穀竦乞命。憔悴可憐。獨一處子年甫笄。毅然不從。顏色慄於冰霜。顧幽姿麗質。轉增其豔。萬福心醉。必欲得之。處子態愈厲。故事凡不從者。撻以刀背。左右欲循例撻處子。萬福急止之。命撻他婦以示威。周而復始。終不撻處子。蓋憐其殊色也。處子終無屈意。萬

福方無奈。忽小校報市人獻酒着甚豐。須主公親蒞頒犒。萬福呵護而出。與市中紳耆酣飲。處子與婦女仍留帳中。立處近萬福坐坑。萬福去。處子忽收淚。捨地下。佩刀左右以婦女無能爲。不知防。他村婦竊議曰。是將抗之耶。恐非其敵也。一婦曰。渠女耳。必羞澀。殆欲於無人處從之。言未竟。萬福乘醉入。處子避坑後。以磨隱蔽其面。又負手隱蔽其刀。萬福踉蹌求女。徧詢村婦。始得之。突舉兩手前抱女。女回刀刺萬福。力抵洞胸腹。仆地立斃。左右大譁。衆獠集。處子已自刎死矣。諸衛士碎其屍。時隴慶侯方督獠兵鏖戰。聞警大駭。氣頓沮。而覆軍之禍作矣。

隴氏故多悍將。慶侯雖年少。中更患難。益歷練。在獠族中爲特色。數戰輒陷陣。當者披靡。顧清軍火器銳利。一發則獠兵如牆之墮。元生以是稍稍勝。慶侯思有以抗之。捕得故礮手一。令施礮。礮手不願助獠族。佯以礮口上向。慶侯斥之。

時禦兵奪得火藥數桶。礮手詭云。礮非多實藥。無力及人也。慶侯許取藥。礮手
竊携火燃投桶中。桶爆裂。雷奔地裂。山石崩墮。數十里內血肉皆飛。慶侯與一
軍俱殲。礮手亦死焉。後清軍欲訪其姓氏旌賞之。不得也。名之曰義役。建祠祭
之。元生始奏凱歸。

當滇垣獻俘之際。元生又得嫫。恐鄂收覆水。損盛德。欲遂除之。有告者。鄂督急
馳索。元生不得已進之。鄂督方命嚴鞫前案。將處以極刑。忽嫫伏地乞命。曼聲
悲吟。極悽楚可憐之色。豔照一室。鄂督意大動。遽命釋之。詢顛末。嫫語婉媚。沁
人心肺。鄂遽情移。及幸。嫫婉轉曲從。大異昔日。鄂嫫之愈常。顧恐其反復。防閑
綦密。自是元生迭攻滇邊諸蠻族。所謂撞裸犵羆諸族。無不略取其積蓄。芟夷
其種姓。以其地置流官。鄂督功高。世宗尊以爵相。命遠巡天山瀚海。所至輒以
嫫從。積十餘年。鄂防之始疏。然寵專房如故。一夕暴卒。嫫亦自縊。家人不欲宣

揚。謂嫫媿所天云。

野史氏也。吾讀魏邵陽聖武記。鋪張西南夷改流事。鄂爲首功。顧諸蠻非積叛。乘勢盪決。必有術致之明甚。茲錄雖未可盡信。然霸權功狗。何所不至。彼荒微賤種。當然供其草薶禽獮已耳。奚是非之足云。然則秘聞半皆實錄。固恢奇頑豔。致可喜也。

傲吾曰。鄂督之荒淫。亦云至矣。使無元生之饒勇。烏蒙之叛亂。終無已時也。觀此記清廷收服諸夷政策。可見一斑。

閨房記樂

沈二白

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正值太平盛世。且在衣冠之家。居蘇州滄浪亭畔。天之厚我。可謂至矣。東坡云。事如春夢了無痕。苟不記之筆墨。未免有辜彼蒼之厚。因思關雎冠三百篇之首。故列夫婦於首卷。餘以次遞及焉。所

愧少年失學。稍識之無。不過記其實情實事而已。若必考訂其文法。是責明於垢鑑矣。

余幼聘金沙子氏。八齡而天。娶陳氏。陳名芸。字淑珍。舅氏心餘先生女也。生而穎慧。學語時。口授琵琶行。卽能成誦。四齡失怙。母金氏。弟克昌。家徒壁立。芸旣長。嫻女紅。三口仰其十指供給。克昌從師。修脯無缺。一日於書篋中得琵琶行。揆字而認。始識字。刺繡之暇。漸通吟咏。有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之句。余年十三。隨母歸甯。兩小無嫌。得見所作。雖嘆其才思雋秀。竊恐其福澤不深。然心殊不能釋。告母曰。若爲兒擇婦。非淑姊不娶。母亦愛其柔和。卽脫金約指締姻焉。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是年冬。值其堂姊出閣。余又隨母往。芸與余同齒。而長余十月。自幼姊弟相呼。故仍呼之曰淑姊。時但見滿室鮮衣。芸獨通體素淡。僅新其鞋而已。見其繡製精巧。詢爲已作。始知其慧。心不僅在筆墨也。其

形削肩長項。瘦不露骨。肩灣日秀。顧盼神飛。唯兩齒微露。似非佳相。一種纏綿之態。令人之意也消。索觀詩稿。有僅一聯。或三四句。多未成篇者。詢其故。笑曰。無師之作。願得知已。堪師者。敲成之耳。余戲題其籤曰。錦囊佳句。不知天壽之機。此已伏矣。是夜親送城外。返已漏三下。腹飢索餌。婢媪以棗脯進。余嫌其甜。芸暗牽余袖。隨至其室。見藏有煖粥并小菜焉。余歡然舉箸。忽聞芸堂兄玉衡呼曰。淑妹速來。芸急閉門曰。已疲乏將臥矣。玉衡擠身而入。見余將吃粥。乃笑。曰。頃我索粥。汝曰盡矣。乃藏此專待汝壻耶。芸大窘避去。上下譁笑之。余亦負氣。挈老僕先歸。

自吃粥被嘲。再往。芸卽避匿。余知其恐貽人笑也。至乾隆庚子正月二十二日。花燭之夕。見瘦怯身材。依然如昔。頭巾既揭。相視嫣然。合盃後。並肩夜膳。余暗於案下。握其腕。暖尖滑膩。胸中不覺怦怦作跳。讓之食。適逢齋期。已數年矣。暗

計吃齋之初。正余出痘之期。因笑謂曰。令我光鮮無恙。姊可從此開戒否。芸笑之以目。點之以首。廿四日爲余姊于歸。廿二國忌。不能作樂。故廿二之夜。卽爲余姊款嫁。芸出堂陪宴。余在洞房。與伴娘對酌。拇戰輒北。大醉而臥。醒則芸正曉粧未竟也。是日親朋絡繹。上燈後始作樂。廿四子正。余作新夏送嫁。丑未歸來。業已燈殘人靜。悄然入室。伴嫗睡於床下。芸卸粧尙未臥。高燒銀燭。低垂粉頸。不知觀何書。而出神若此。因撫其肩曰。姊連日辛苦。何猶孜孜不倦耶。芸忙回首起立曰。頃正欲臥。開廚得此書。不觀閱之。忘倦。西廂之名。聞之熟矣。今始得見。真不愧才子之名。但未免形容尖薄耳。余笑曰。唯其才子筆墨。方能尖薄。伴嫗在旁促臥。令其閉門先去。遂與比肩調笑。恍同密友重逢。戲探其懷。亦怦怦作跳。因俯其耳曰。姊何心春。乃爾耶。芸回眸微笑。便覺一縷情絲。搖人魂魄。擁之入帳。不知東方之既白。

芸作新婦。初甚緘默。終日無怒容。與之言。微笑而已。事上以敬。處下以和。井井然。未嘗稍失。每見朝嗽上窗。卽披衣急起。如有人呼促者然。余笑曰。今非吃粥比矣。何尙畏人嘲耶。芸曰。曩之藏粥待君。傳爲話柄。今非畏嘲。恐堂上道新娘懶惰耳。余雖戀其臥。而德其正。因亦隨之早起。自此耳鬢相磨。親同形影。愛戀之情。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而歡娛易過。轉睫彌月。時吾父稼夫公在會稽幕府。專役相逐。受業於武林趙省齋先生門下。先生循循善誘。余今日之尙能握管。先生力也。歸來完姻時。原訂隨侍到館。聞信之餘。心甚悵然。恐芸之對人墮淚。而芸反強顏勦。代整行裝。是晚但覺神色稍異而已。臨行向余小語曰。無人調護。自去經心。及登舟解纜。正當桃李爭妍之候。而余則恍同林鳥失羣。天地異色。到館後。吾父卽渡江東。主居三月如十年之隔。芸雖時有書來。必兩問一答。半多勉勵詞。餘皆浮套語。心殊怏怏。每當風生竹院。月上蕉牕。對景懷人。

夢魂顛倒。先生知其情。卽致書吾父。出十題而遣余暫歸。羣同成人得赦。登舟後反覺一刻如年。及抵家。吾母處問安畢。入房。芸起相迎。握手未通片語。而兩人魂魄。恍恍然化烟成霧。覺耳中惺然一響。不知更有此身矣。時當六月。內室炎蒸。幸居滄浪亭。愛蓮居西間。壁板橋內。一軒臨流。名曰我取。取清斯濯纒濁斯濯足意也。檐前老樹一株。濃陰覆牕。人面俱綠。隔岸遊人往來不絕。此吾父稼夫公垂簾宴客處也。稟命吾母。携芸消暑於此。因暑罷繡。終日伴余課書論古。品月評花而已。芸不善飲。強之可三盃。教以射覆爲令。自以爲人間之樂無過於此矣。

一日芸問曰。各種古文。宗何爲是。余曰。國策南華。取其靈快。匡衡劉向。取其雅健。史遷班固。取其博大。昌黎取其渾。柳州取其峭。廬陵取其宕。三蘇取其辯。他若賈董策對。庾徐駢體。陸贄奏議。取資者不能盡舉。在人之慧心領會耳。芸曰。

古文全在識高氣雄。女子學之。恐難入彀。唯詩之一道。妾稍有領悟耳。余曰。唐以詩取士。而詩之宗匠。必推李杜。卿愛宗何人。芸發議曰。杜詩錘鍊精純。李詩瀟洒落拓。與其學杜之森嚴。不知學李之活潑。余曰。工部爲詩家之大成。學者多宗之。卿獨取李何也。芸曰。格律謹嚴。詞旨老當。誠杜所獨擅。但李詩宛如姑射仙子。有一種落花流水之趣。令人可愛。非杜亞於李。不過妾之私心。宗杜心淺。愛李心深。余笑曰。初不料陳淑珍乃李青蓮知己。芸笑曰。妾尙有啓蒙師白樂天先生。時感於懷。未嘗稍釋。余曰。何謂也。芸曰。彼非作琵琶行者耶。余笑曰。異哉。李太白是知己。白樂天是啓蒙師。余適字三白。爲卿壻。卿與白字何其有緣耶。芸笑曰。白字有緣。恐將來白字連篇耳。吳音呼別字爲白字相與大笑。余曰。卿既知詩。亦當知賦之棄取。芸曰。楚辭爲賦之祖。妾學淺費解。就漢晉人中。調高語鍊似覺相如爲最。余戲曰。當日文君之從長卿。或不在琴而在此乎。復相與大笑。

而罷。

余性爽直。落拓不羈。芸若腐儒。迂拘多禮。偶爲披衣整袖。必連聲道得罪。或遞巾授扇。必起身來接。余始厭之。曰。卿欲以禮縛我耶。語曰。禮多必詐。芸兩頰發赤。曰。恭而有禮。何反言詐。余曰。恭敬在心。不在虛文。芸曰。至親莫如父母。可內敬在心。而外肆狂放耶。余曰。前言戲之耳。芸曰。世間反目。多由戲起。後勿寃妾。令人鬱死。余乃挽之入懷。撫慰之。始解顏爲笑。自此豈敢得罪。竟成語助詞矣。鴻案相莊。廿有三年。年愈久而情愈密。家庭之內。或暗室相逢。窄途邂逅。必握手問曰。何處去。私心忒忒。如恐旁人見之者。實則同行並坐。初猶避人。久則不以爲意。芸或與人坐談。見余至。必起立。偏挪其身。余就而並焉。彼此皆不覺其所以然者。始以爲慙。繼成不期然而然。獨怪老年夫婦。相視如仇者。不知何意。或曰。非如是焉。得白頭偕老哉。斯言誠然歟。

是年七夕。芸設香燭瓜果。同拜天孫於我取軒中。余鑄願生生世世爲夫婦。圖章二方。余執朱文。芸執白文。以爲往來書信之用。是夜月色頗佳。俯視河中波光如練。輕羅小扇。並坐水牕。仰見飛雲過天。變態萬狀。芸曰。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間。亦有如我兩人之情興否。余曰。納涼玩月。到處有之。若品論雲霞。或求之幽閨繡闥。慧心默證者。固亦不少。若夫婦同觀。所品論者。恐不在此雲霞耳。未幾燭燼月沉。撒果歸臥。

七月望。俗謂之鬼節。芸備小酌。擬邀月暢飲。夜忽陰雲如晦。芸愀然曰。妾能與君白頭偕老。月輪當出。余亦索然。但見隔岸螢光明滅。萬點梳織於柳隄。蓼渚間。余與芸聯句。以遣悶懷。而兩韻之後。逾聯逾縱。想入非夷。隨口亂道。芸已漱涎涕淚。笑倒余懷。不能成聲矣。覺其鬢邊茉莉濃香撲鼻。因拍其背。以他詞解之。曰。想古人以茉莉形色如珠。故供助粧壓鬢。不知此花必沾油頭粉面之氣。

其香更可愛。所供佛手。當退三舍矣。芸乃止笑曰。佛手乃香中君子。只在有意無意間。茉莉是香中小人。故須借人之勢。其香也如魯遠詔笑。余曰。卿何遠君子而近小人。芸曰。我笑君子愛小人耳。正話間。漏已三滴。漸見風掃雲開。一輪湧出。乃大喜俯窗對酌。酒未三盃。忽聞橋下鬨然一聲。如有人墮。就窗細矚。波明如鏡。不見一物。惟聞河灘有雙鴨急奔聲。余知滄浪亭畔。素有溺鬼。恐芸膽怯。未敢卽言。芸曰。噫。此聲也。胡爲乎來哉。不禁毛骨皆慄。急閉牕。携酒歸房。一燈如豆。羅帳低垂。弓影盃蛇。驚神未定。剔燈入帳。芸已寒熱大作。余亦繼之。困頓兩旬。眞所謂樂極災生。亦是白頭不終之兆。中秋日。余病初愈。以芸半年新婦。未嘗一至。問壁之滄浪亭。先令老僕約守者。勿放閑人。於將晚時。偕芸及余幼妹。一嫗一婢扶焉。老僕前導。過石橋進門。折東曲逕而入。疊石成山。林木葱翠。亭在土山之巔。循級到亭心。周望極目。可數里。炊烟四起。晚霞燦然。隔岸名

近山林。爲大憲行臺宴集之地。時正誼書院猶未啓也。携一毯設亭中。席地環坐。守者烹茶以進。少焉一輪明月。已上林梢。漸覺風生袖底。月到波心。俗慮塵懷。爽然頓釋。芸曰。今日之遊樂矣。若駕一葉扁舟。往來亭下。不更快哉。時已上燈。憶及七月十五夜之驚。相扶下亭而歸。吳俗婦女。是晚不拘大家小戶。皆出結隊而遊。名曰走月亮。滄浪亭幽雅清曠。反無一人至者。

吾父稼夫公喜認義子。以故余異姓弟兄有二十六人。吾母亦有義女九人。九人中王二姑。俞六姑。與芸最和好。王癡憨善飲。俞豪爽善談。每集必逐余居外。而得三女同榻。此俞六姑一人計也。余笑曰。俟妹子歸後。我當邀妹丈來。一住必十日。俞曰。我亦來此。與嫂同榻。不大妙耶。芸與王微笑而已。時爲吾弟啓堂娶婦。選居飲馬橋之倉米巷。屋雖宏暢。非復滄浪亭之幽雅矣。吾母誕辰演劇。芸初以爲奇觀。吾父素無忌諱。點演慘別等劇。老伶刻畫。見者情動。余窺簾見

芸忽起去。良久不出。入內探之。俞與王亦繼至。見芸一人支頤獨坐鏡奩之側。余曰。何不快乃爾。芸曰。觀劇原以陶情。今日之戲。徒令人腸斷耳。俞與王皆笑之。余曰。此深於情者也。俞曰。嫂將竟日獨坐於此耶。芸曰。俟有可觀者再往耳。王聞言先出。請吾母點刺梁後索等劇。勸芸出觀。始稱快。

余堂伯父素存公早亡無後。吾父以余嗣焉。墓在西跨塘福壽山祖塋之側。每年春日。必挈芸拜掃。王二姑聞其地有戈園之勝。請同往。芸見地下亂石有蒼紋斑駁可觀。指示余曰。以此疊盈山。較宣州白石爲古致。余曰。若此者恐難多得。王曰。嫂果愛此。我爲拾之。卽向守墳者借麻袋一。鶴步而拾之。每得一塊。余曰善。卽收之。余曰否。卽去之。未幾粉汗盈盈。拽袋返曰。再拾則力不勝矣。芸且揀且言曰。我聞山果收獲。必藉猴力。果然。王憤。撮十指作哈癢狀。余橫阻之。責芸曰。人勞汝逸。猶作此語。無怪妹之動憤也。歸途遊戈園。穉綠嬌紅。爭妍競媚。

王素怒。蓬花必折。芸叱曰。既無瓶養。又不簪戴。多折何爲。王曰。不知痛癢者何害。余笑曰。將來罰嫁麻面多鬚耶。爲花洩忿。王怒。余以目擲花於地。以蓮鈎撥入池中。曰。何欺侮我之甚也。芸笑解之而罷。芸初緘默不言。喜聽余議論。余調其言。如蟋蟀之用葦草。漸能發議。其每日飯必用茶泡。尤喜食芥滷乳腐。吳俗呼爲臭乳腐。又喜食蝦滷瓜。此二物。余生平所最惡者。因戲之曰。狗無胃而食糞。以其不知臭穢。蜣螂團糞而化蟬。以其欲修高舉也。卿其狗耶。蟬耶。芸曰。腐取其價廉。而可粥可飯。幼時食慣。今至君家。已如蜣螂化蟬。猶喜食之者。不忘本也。至滷瓜之味。到此初嘗耳。余曰。然則我家係狗寶耶。芸窘而強解曰。夫糞人家皆有之。要在食與不食之別耳。然君喜食蒜。妾亦強啖之。腐不敢強。瓜可掩鼻略嘗。入咽當知其美。此猶無鹽貌醜而德美也。余笑曰。卿陷我作狗耶。芸曰。妾作狗久矣。屈君試嘗之。以箸強塞余口。余掩鼻咀嚼之。似覺脆美。開鼻再

嚼。竟成異味。從此亦喜食。芸以麻油加白糖少許。拌滷腐亦鮮美。以滷瓜搗爛。拌滷腐。名之曰雙鮮醬。有異味。余曰始惡而終好。理之不可解也。芸曰情之所鍾。雖醜不嫌。

余啓堂弟婦。王虛舟先生孫女也。催粧時偶缺珠花。芸出其納采所受者呈吾母。婢嫗旁惜之。芸曰凡爲婦人。已屬純陰。珠乃純陰之精。用爲首飾。陽氣全克矣。何貴焉。而於破書殘畫。反極珍惜。書之殘缺不全者。必搜集分門彙訂成帙。統名之曰斷簡殘編。字畫之破損者。必覓故紙黏補成幅。有破缺處。倩予全好。而捲之。名曰棄餘集。於女紅中饋之暇。終日瑣瑣。不憚煩倦。芸於破笥爛卷中。偶獲片紙。可觀者。如得異寶。舊鄰馮嫗。每收亂卷賣之。其癖好與余同。且能察眼意。懂眉語。一舉一動。示之以色。無不頭頭是道。余嘗曰惜卿雌而伏。苟能化女爲男。相與訪名山。搜勝跡。遨遊天下。不亦快哉。芸曰此何難。俟妾鬢斑之後。

雖不能遠遊五嶽。而近地之虎阜靈巖。南至西湖。北至平山。儘可借遊。余曰恐卿鬢斑之日。步履已艱。芸曰。今世不能期以來世。余曰。來世卿當作男。我爲女子相從。芸曰。必得不昧今生。方覺有情趣。余笑曰。幼時一粥。猶談不了。若來世不昧今生。合卺之夕。細談隔世。更無合眼時矣。芸曰。世傳月下老人。專司人間婚姻事。今生夫婦。已承牽合。來世姻緣。亦須仰藉神力。盍繪一像祀之。時有茗谿。咸柳隄名。善寫人物。倩繪一像。一手挽紅絲。一手携杖。懸姻緣簿。童顏鶴髮。奔馳於非烟非霧中。此戚君得意筆也。友人石琢堂爲題讚語於首。懸之內室。每逢朔望。余夫婦必焚香拜禱。後因家庭多故。此畫竟失所在。不知落在誰家矣。他生未卜。此生休。兩人癡情。果邀神鑒耶。

遷倉米巷。余顏其臥樓曰賓香閣。蓋以芸名而取如賓意也。院窄牆高一無可取。後有廂樓通藏書處。開牕對陸氏廢園。但有荒涼之象。滄浪風景。時切芸懷。

有老嫗居金母橋之東。埂巷之北。繞屋皆菜圃。編籬爲門。門外有池。約畝許。花光樹影。錯雜籬邊。其地卽元末張士誠王府廢基也。屋西數武。瓦礫堆成土山。登其巔。可遠眺。地曠人稀。頗饒野趣。嫗偶言及。芸神往不置。謂余曰。自別滄浪。夢魂常繞。今不得已而思其次。其老嫗之居乎。余曰。連朝秋暑灼人。正思得一清涼地。以銷長晝。卿若願往。我先觀其家可居。卽被襪而往。作一月盤桓。何如。芸曰。恐堂上不許。余曰。我自請之。越日至其地。屋僅二間。前後隔而爲四。紙牕竹榻。頗有幽趣。老嫗知余意。欣然出其臥室爲賃。四壁糊以白紙。頓覺改觀。於是稟知吾母。挈芸居焉。鄰僅老夫婦二人。灌園爲業。知余夫婦避暑於此。先來通慫慂。并釣池魚。摘園蔬爲饋。償其價不受。芸作鞋報之。始謝而受。時方七月。綠樹陰濃。水面風來。蟬鳴聒耳。鄰老又爲製魚竿。與芸垂釣於柳陰深處。日落時。登土山。觀晚霞夕照。隨意聯吟。有獸雲吞落日。弓月彈流星之句。少焉月印。

池中蟲聲四起。設竹榻於籬下。老嫗報酒溫飯熟。遂就月光對酌。微醺而飯。浴罷而涼鞋蕉扇。或坐或臥。聽鄰老談因果報應事。三鼓歸臥。週體清涼。幾不知身居城市矣。籬邊倩鄰老購菊遍植之。九月花開。又與芸居十日。吾母亦欣然來觀。持螯對菊。賞玩竟日。芸喜曰。他年當與君卜築於此。買遠屋菜園十畝。課僕嫗植瓜蔬。以供薪水。君畫我繡。以爲詩酒之需。布衣菜飯。可樂終身。不必作遠遊計也。余深然之。今卽得有境地。而知己淪亡。可勝浩歎。

離余家半里許。醋庫巷有洞庭君祠。俗呼水仙廟。迴廊曲折。小有園亭。每逢神誕。衆姓各認一落密。懸一式之玻璃燈。中設寶座。旁列瓶几。插花陳設。以較勝負。日惟演戲。夜則參差高下。插燭於瓶花間。名曰花照。花光燈影。寶鼎香浮。若龍宮夜宴。司事者或笙簫歌唱。或煮茗清談。觀者如蟻集。簷下皆設欄爲限。余爲衆友邀去。插花布置。因得躬逢其盛。歸家向芸豔稱之。芸曰。惜妾非男子。不

能往。余曰冠我冠。衣我衣。亦化女爲男之法也。於是易髻爲辮。添掃蛾眉。如余冠。微露兩鬢。尚可掩飾。服余衣長一寸又半。於腰間折而縫之外。加馬褂。芸曰。脚下將奈何。余曰。坊間有蝴蝶履。小大由之。購亦極易。且早晚可代撒鞋之用。不亦善乎。芸欣然。及晚餐後。裝束既畢。效男子拱手闊步者良久。忽變卦曰。妾不去矣。爲人識出。既不便。堂上聞之。又不可。余慙慙曰。廟中司事者。誰不知我。卽識出。亦不過付之一笑耳。吾母現在九妹丈家。密去密來。焉得知之。芸攬鏡自照。狂笑不已。余強挽之。悄焉徑去。遍遊廟中。無識出爲女子者。或問何人。以表弟對。拱手而已。最後至一處。有少婦幼女。坐於所設寶座後。乃楊姓司事者之眷屬也。芸忽趨彼。通款曲。身一側而不覺。一按少婦之肩。旁有婢媪。怒而起曰。何物狂生。不法乃爾。余欲爲措詞掩飾。芸見勢惡。卽脫帽翹足示之曰。我亦女子耳。相與愕然。轉怒爲歡。留茶點。喚肩輿送歸。

吳江錢師竹病故。吾父信歸。命余往弔。芸私謂余曰。吳江必經太湖。妾欲偕往。一寬眼界。余曰。正慮獨行踽踽。得卿同行固妙。但無可託詞耳。芸曰。託言歸寧。君先登舟。妾當繼至。余曰。若然。歸途當泊舟萬年橋下。與卿待月乘涼。以續滄浪韻事。時六月十八日也。是日早涼。携一僕先至胥江渡口。登舟而待。芸果肩輿至。解維出虎嘯橋。漸見風帆沙鳥。水天一色。芸曰。此卽所謂太湖耶。今得見天地之寬。不虛此生矣。想閨中人有終身不能見此者。閒話未幾。風搖岸柳。已抵江城。余登岸拜奠畢。歸視舟中洞然。急詢舟子。舟子指曰。不見長橋柳陰。已觀魚鷹捕魚者乎。蓋芸已與船家女登岸矣。余至其後。芸猶粉汗盈盈。倚女而出神焉。余拍其肩曰。羅衫汗透矣。芸回首曰。恐錢家有人到舟。故暫避之。君何回來之速也。余笑曰。欲捕逃耳。於是相挽登舟。返棹至萬年橋下。陽烏猶未落也。八牕盡落。清風徐來。紈扇羅衫。剖瓜解暑。少焉霜映橋紅。煙籠柳暗。銀蟾欲

上。漁火滿江矣。命僕至船梢。與舟子同飲。船家女名素雲。與余有盃酒交。人頗不俗。招之與芸同坐。船頭不張燈火。待月快酌。射覆爲令。素雲雙目閃閃。聽良久。曰。觴政儂頗嫻習。從未聞有斯令。願受教。芸卽譬其言而開導之。終茫然。余笑曰。女先生且罷論。我有一言作譬。卽瞭然矣。芸曰。君若何譬之。余曰。鶴善舞而不能耕。牛善耕而不能舞。物性然也。先生欲反而教之。無乃勞乎。素雲笑。捶芸肩曰。汝罵我耶。余出令曰。祇許動口。不許動手。違者罰大觥。素雲量豪。滿斟一觥。一吸而盡。余曰。動手但准摸索。不准捶人。芸笑。挽素雲置余懷曰。請君摸索暢懷。余笑曰。卿非解人。摸索在有意無意間耳。擁而狂探。田舍郎之所爲也。時四鬢所簪茉莉。爲酒氣所蒸。雜以粉汗油香。芳馨透鼻。余戲曰。小人臭味。充滿船頭。令人作惡。素雲不禁握拳連捶曰。誰教汝狂嗅耶。芸呼曰。違令。罰兩大觥。素雲曰。彼又以小人罵我。不應捶耶。芸曰。彼之所謂小人。蓋有故也。請乾此。

當告汝。素雲乃連盡兩觥。芸乃告以滄浪舊居乘涼事。素雲曰：若然真錯怪矣。當再罰。又乾一觥。芸曰：久聞素娘善歌。可一聆妙音否。素則以象箸擊小碟而歌。芸欣然暢飲。不覺酩酊。乃乘輿先歸。余又與素雲茶話片刻。步月而回。時余寄居友人魯半舫家蕭爽樓中。越數日魯天人誤有所聞。私告芸曰：前日聞若堵挾兩妓飲於萬年橋舟中。子知之否。芸曰：有之。其一卽我也。因以偕遊始末詳告之。魯大笑釋然而去。

乾隆甲寅七月。余自粵東歸。有同伴携妾回者。曰：徐秀峯。余之表妹婿也。艷稱新入之美。邀芸往觀。芸他日謂秀峯曰：美則美矣。韻猶未也。秀峯曰：然則若耶。納妾必美而韻者乎。芸曰：然。從此癡心物色。而短於資。時有浙妓溫冷香者。寓於吳。有詠柳絮四律。沸傳吳下。好事者多和之。余友吳江張閑。整素賞冷香。携柳絮詩索和。芸徵其人而置之。余技癢而和其韻。中有觸我春愁偏婉轉。撥他

離緒更纏綿之句。芸甚擊節。明年乙卯秋八月五日。吾母將挈芸遊虎邱。閑愁忽至。曰。余亦有虎邱之遊。今日特邀君作探花使者。因請吾母先行。期於虎邱半塘相晤。拉余至冷香寓。見冷香已半老。有女名愁園。瓜期未破。亭亭玉立。真一泓秋水。照人寒者也。款接間。頗知文墨。有妹文園。尙雛。余此時初無癡想。且念一杯之叙。非寒士所能酬。而既入個中。私心志。強爲酬答。因私謂閑愁曰。余貧士也。子以尤物玩我乎。閑愁笑曰。非也。今日有友人邀愁園答我席。主爲尊客拉去。我代客轉邀客。毋煩他慮也。余始釋然。至半塘。兩舟相遇。令愁園過舟。叩見吾母。芸愁相見。歡同舊識。携手登山。備覽名勝。芸獨愛千頃雲高曠。坐舟良久。返至野芳濱。暢飲甚歡。並舟而泊。及解纜。芸謂余曰。子陪張君留愁園。妾可乎。余諾之。返棹至都亭橋。始過船分袂。歸家已三鼓。芸曰。今日得見美而韻者矣。頃已約愁園明日過我。當爲子圖之。余駭曰。此非金屋不能貯。窮措大

豈敢生此妄相哉。况我兩人伉儷正篤。何必外求。芸笑曰。我自愛之。子姑待之。明午愁果至。芸懇懇款接。筵中以猜枚贏吟。輸飲爲令。終席無一羅致語。及愁園歸。芸曰。頃又與密約十八日來。此結爲姊妹。子宜備牲牢以待。笑指臂上翡翠釧曰。若見此釧屬於愁。事必諧矣。頃已吐意。未深結其心也。余姑聽之。十八日大雨。愁竟冒雨至。入室良久。始挽手出。見余有羞色。蓋翡翠已在愁臂矣。焚香結盟後。擬再續前飲。適愁有石湖之遊。卽別去。芸欣然告余曰。麗人已得。君何以謝謀耶。余詢其詳。芸曰。向之秘言。恐愁意另有所屬也。頃探之。無他語。曰。妹知今日之意否。愁曰。蒙夫人擡舉。真蓬蒿倚玉樹也。但吾母望我奢。恐難自主耳。願彼此緩圖之。脫臂上釧時。又語之曰。玉取其堅。且有團圓不斷之意。妹試籠之。以爲先兆。愁曰。聚合之權。總在夫人也。卽此觀之。愁心已得。所難必者冷香耳。當再圖之。余笑曰。卿將效笠翁之憐香伴耶。芸曰。然。自此無日不談。

愁園矣。後愁爲有力者奪去。不果。芸竟以之死。

傲吾曰。前讀影梅菴憶語。幾疑人間不復有此樂矣。迄今閱沈子所記。蓋歎
冒氏不得專美於前。

顏氏忠孝錄

曾衍東

顏公衍紹復聖六十五世裔。居曲阜。少孤。讀書攻苦。舉崇禎進士。出知鳳陽。令
有能聲。會流寇橫行江淮。公練兵濬隍城爲戰守計。賊知有備。不敢逼。已而內
召。將入都。適上遣宦者楊顯名監鹺政議行屬禮。公厲聲曰。何議爲。盜不做官。
不失我身。議則終當屈膝耳。遂束裝北京。累試當改官翰林時。淮安陳啓新給
事。吏垣欲交結公。公以其大言輿櫬上封事。又矯着布絮見上。公曰。此罔上者。
又沽名小人也。屢謁公不報。陳怒。遂劾選擢諸臣。多大吏私人。率罷歸。公左遷
廣平府經歷。是時王師入關。所向皆摧。邯鄲直其衝。吏部請以習兵事者。公前

守禦江淮。故補邯鄲城庫薄。勢在旦夕。公馳就譙門到任部署。日夜募得鄉勇者千人。邑人張執塘統之。塘故兵校也。勉以大義。咸踴躍思奮。開公帑給軍。守者不可。公曰。此城失。皆非我有也。公犒千金。有兩士夜縋欲遁。邏得之。諸生多爲丐免。公曰。吾治軍。當行軍法。卽拔佩刀斬二人。人心肅然。三日。兵薄城不下。解去時。各城失守。村堡被焚。執塘尋獲數人。至縣瞋目曰。吾高總兵部兵也。公曰。吾治焚劫吾民者。鞭之極刑。列其罪狀。太監高起潛怒。適部將侯拱極敗績。起潛劾公阻撓。冀卸其罪。以歸公。撫按皆力爲辯。始從薄罰。鑄三級守城之功。不敘。將告歸西山。盜發。受命遷真定府。同知往捕之。賊曰。顏邯鄲安在。躍馬而出曰。汝欲識顏公耶。賊望見投戈羅拜。曰。我輩恨不爲邯鄲民。公至自能活我。皆乞降。盜悉平時。公冢子伯璟。次子伯玠。皆家居。三子伯珣。隨任。甫六歲壬午。公知河間府。閏十一月王師再入關。攻河間城。急。公縱火焚其梯。反風吹火燒。

延樓櫓。公知勢不可支。趨署。令諸僕拒門守。乃集家人。一室中積薪縱火。火烈。公衣冠北面再拜。躍入自焚。僕呂有年冒焰負公。季子出。上聞嘉悼不已。勅子優卹。初公有幕客嚴柏齡。善察休咎。及之河間。密言此城不可居。公伴不省。陰使人護之出。柏齡揮涕去。又公赴河間時。長子伯瓌在兗。夜夢一人僵臥。支體焦爛不可識。一人指曰。此太守也。明日公除河間信至。瓌涕泣不食。寄書極諫。不可往。公笑曰。兒曹欲吾爲自全計。此方百姓安所逃死乎。視事如故。夫人孟氏。亞聖裔也。公舉於鄉。喜甚。典簪珥佐觴客。及捷南宮。臥不起。姻黨相賀。答曰。國家多難。而遽以身許人。吾滋懼焉。何以賀爲。當公之未遇難也。伯瓌旣得惡夢。日夜憂慮。道阻事不相聞。未幾兵至。袞城破。兵民皆走。瓌體肥不良於行。玠掖環疾走。環麾之曰。吾等父在河間。存亡不可知。汝當速去。兄弟併命於此。無益也。玠泣不去。環給之。使他顧。遽自睥睨間躍下。玠遂死。亂兵環仆地。傷左

足。至夜乃甦。爲邏者所得。見其修髯廣頰。狀甚偉。不敢害。車舛以告其帥。見帥不爲屈。帥驚曰。吾自入關。未嘗見如此人。旣知爲顏子後。遂留帳中。有人語環。昨日驅婦數輩。一婦罵不肯行。卒反刀擊其背。罵不已。卒殺之。覓下有媪。指曰。此顏氏婦。環曰。必吾妻也。環告帥。至墻下。覓之。果然。蓋刃傷已四日矣。試其息。猶未絕。載還曲阜。而帥告環曰。汝日念父。兗州破時。破河間已一月矣。環聞痛哭。投地絕。復甦。告帥曰。吾父素矢忠貞。義無苟全。我幸遇公。得不死。曷縱吾去。俾收骸骨。帥憐而許之。因得間道歸曲阜。已遂匍匐赴河間。當是時。室人朱氏。創劇。二子患痘。毅然不顧。兵火充斥。嘗積日不得食。或被執。環慷慨與語。聲泪皆迸。輒爲感動。釋去。達河間。得遺骸灰燼中。躡蹠慘怛。觀者泣下。先是。僕有年。負伯珣走。道中流矢。至珣竄民間。環訪得之。携與歸。因悲珣之死。而愈篤珣之愛也。鼎革後。暇輒讀書鼓瑟。平生坦易。遇人甚溫。家法嚴。以肅友愛。季弟三十。

年無間言。恆自言年至六十一卒。後果驗。有子六人。朱淑人出者三。皆知名長。運使公。次考功公。三學使公。時人號爲一母三進士。後科第連綿。至四世。今崇芳。崇簡。崇芬。一母三孝廉云。蓋忠孝之遺澤長也。余讀唐書天寶河北之變。忠節公父子死節。負骨。與此事脗合。是顏氏之於忠孝有所由來者矣。此傳蓋採賚上彙。尊諸傳合成。最稱詳確。

我五世祖宏毅公。字泰東。爲宗聖六十三代嫡裔。襲世職。內遭家變。外侮熾凌。負奇概有膽略。崇禎八年。公行取入京陪祀。過歸德州時。登州游擊孔有德叛。騷動州邑。遇總兵楊御蕃。爲賊所困。公素與蕃善。遂與賊戰。身中流矢。活挾其一賊歸。擲於馬前已斃。後十四年。嘉邑滿家祠土寇襲二麻作亂。先後攻城。公率家丁與閭邑紳士邏守之。保無恙。竟以勞瘁三十二而卒。其義勇直可與顏氏比烈。惜子孫微薄無傳之者。東不文謹附篇末。用備採訪。

紀珍妃軼事及辨殉國異聞

說元室主

珍妃與瑾妃爲同母姊妹。瑾性行醇厚。而珍則機警。故上獨眷之。孝欽雖位中宮。然恆不爲上所禮。故常悒悒。壬辰夏。上偶因事。與后反目。后詣孝欽所哭訴其事。孝欽溫語慰之。且曰。上有廢疾。度必不久人世。汝盛年。正可行樂。何必屑屑與此。且暮人較耶。先是孝欽遇上。雖無恩。然猶未有仇隙。至是始惡。上如眼中釘。廢立之機。萌蘖於此矣。以惡上故。遇兩妃益苛。孝欽自歸政後。益務聚斂。賣官鬻爵。日不暇給。二妃旣寢。失慈眷。宮中用度。頗不足。內侍乃有以效法太后之策進者。瑾妃頗畏謹。卒不敢用其言。珍妃恃上寵。輒偶一爲之。魯伯陽之放江海關道。卽由某內侍納賦而得之者。孝欽亦微聞其事。顧己所爲。乃千百於此。亦不敢獨嚴於責人也。旣而有玉銘之事。玉銘者某木廠商人。隸籍內務府。夤緣得包攬醮賢親王廟工。侵蝕巨萬。且勾結醮邸內監。竊重器十餘事。直

亦數十萬。上微聞之。而玉銘倚李蓮英爲奧援。上無如何也。玉旣獲巨資。忽動宦興。遂棄商而官。捐道員候選於吏部。更因李監報效銀三十萬。充頤和園經費。孝欽大喜。遂語上。援以四川鹽茶道。上初不識爲何人也。及翌日謝恩。呈遞膳牌。叙履歷。上閱之。始憶及醴邸事。思藉事去之。旣召見。詢以向在何署當差。對曰。在某木廠。專供應內廷工作。上微哂曰。然則木匠耳。顧何以不匠而官。則對曰。因四川鹽茶道。歲入過十萬。更勝木廠生意數倍耳。上曰。能作字否。囁嚅久之。始對曰。能。上乃授以御筆。命內侍給紙一幅。使自書履歷。玉駭汗浹背。歷一時許。始書玉銘兩字。而紙幅已滿。且訛舛不成字形。上始震怒。立逐之出。命以同知降補。孝欽聞其事。益忿曰。汝能用魯伯陽。吾乃不得用一玉銘乎。自是兩宮益交惡。孝欽更日伺二妃過失。李監輩讒間愈肆矣。其後玉銘竊寶器事。旋爲某御史所劾。奏上。命革職拿辦。乃祝髮爲僧於西山某寺。以免魯伯陽抵

江南劉忠誠留之金陵年餘。不令到任。旋劾其才力不及。恐誤交涉。得旨開缺。另補。憤而出。爲黃冠以終。時人謂之一僧一道也。甲午十月。孝欽六旬萬壽。豫撫裕寬入都祝嘏。覲謀升蜀督。先謀之李監。所索奢。未能滿其欲。裕故與二妃母家爲近姻。乃輦金獻之珍妃。俾伺便言之上前。未及行。而事爲李蓮英所調。知憾裕之舍己而之珍妃也。遂以告孝欽。孝欽果大怒。召珍妃至。親詢之。妃直自承不諱。且曰。上行下效。佛爺不開端於前。孰敢爲此乎。孝欽忿極。乃命褫其衣。杖之百。禁中杖人所用。乃以全竹爲之。通其節。而實以鉛。妃受杖未及半。已血流殷地。上不忍。因跪求賜帛。諸先朝妃嬪亦環跪乞恩。乃釋之。而與瑾妃并降爲貴人。時甲午冬十一月事也。次年十月。侍郎長麟汪鳴鑾得罪革職。始復二妃封位。庚子之變。孝欽以上及后與瑾妃西狩。已出宮矣。忽憶珍妃未從行。因遣人促之至。至則迫使投井。且下石焉。而後去。辛丑回鑾。始出其尸。斂而之。

此事都下人人能言之。一時勝流多爲詩詞以志哀悼。而曾重伯太史之落葉詞尤爲哀艷。未嘗爲孝欽少諱。近見某氏筆記。乃力辨妃於孝欽出宮後。追隨不及。始自行投井者。妄也。附辨於此。讀者勿爲所惑。

傲吾曰。珍妃之死。蓋自取也。於孝欽乎何尤。

漫游隨錄 八則

王 韜

香海羈踪。余年未壯。卽喜讀域外諸書。而興宗慤乘風破之想。每遇言山水清嘉。風俗奇異。輒爲神往。惟以老母在堂。不敢作汗漫遊。庚辛之間。江浙淪陷。時局愈危。世事益棘。滙上一隅。風鶴頻警。秋初老母棄養。余硯田久涸。本思鋤口於遠方。兼以天譴司命。語禍切身。文字之崇。中或有鬼。不得已蹈海至粵。附魯納輪船啓行。時同行者爲江甯范春泉祖洛。其弟鏡秋。蕭山魯荻洲希曾。并其友許誠齋。與作清談。頗不寂寞。每話亂後景况。爲之酸鼻。舟行兩晝夜。抵福

州。泊羅星塔。兩岸重崖巔。山氣蔥蘢撲人。閩省多山。城堞皆依山而築。惟漳州平地差多。閱月抵廈門。市集頗盛。翌日午後抵香港。山童赭而水汨滅。人民椎魯。語言侏儻。乍至幾不可耐。余居在山腰。多植榕樹。窗外芭蕉數本。嫩綠可愛。既夕挑燈作家書。隔牆忽有曳胡琴唱歌者。響可遏雲。異方之樂。祇令人悲。香港本一荒島。山下平地距海祇尋丈。西人肇畫經營。不遺餘力。幾於學精衛之填海。效愚公之移山。尺地寸金。價昂無埒。沿海一帶。多開設行鋪。就山曲折之勢。分爲三環。曰上環。中環。下環。後又增爲四環。俗亦呼曰裙帶路。皆取其形似也。粵人本以行賈居奇爲尙。錐刀之徒。逐利而至。故貿易殊廣。港民取給山泉。清冽可飲。雞豚頗賤。而味遜江浙。魚產鹹水者多腥。生魚多販自廣州。閱時稍久則味變。上中環市廛稠密。闐闐宏深。行道者趾錯肩摩。甚囂塵上。下環則樹木陰翳。綠蔭繽紛。遠近零星數家。有村落間意。博胡林一帶。多西人避暑屋。

景物幽邃。殊有蕭寂之致。下環以往。漁家艇戶。大半棲宿於此。中環有保羅書院。上中交界有英華書院。上環有大書院。皆有子弟肄業。教以西國語言文字。造就人才。以供國家用。英華書院兼有機器活字版排印書籍。上環高處爲太平山。兩旁屋宇參差如雁翅。碧窗紅檻。畫棟珠簾。皆妓女之所居也。粉白黛綠。充牣其中。惜一六寸膚圓。雪光緻緻。至於弓彎纖小。百中僅一二。容色亦妍媸參半。其有所謂鹹水妹者。多在中環。類皆西人之外妻。或擁厚賞列屋而居。佳者圓姿替月。媚眼流波。亦覺別饒風韻。或有乞余作香港竹枝詞者。余口占答之云。絕島風光水面開。四重金碧煥樓臺。海天花月殊中土。誰唱新詞入拍來。港中近日風氣一變。亦尙奢華。余初至時爲經紀者多著短後衣。天寒外服亦僅大布。婦女不務妝飾。妓多以布素應客。所謂金翠珠玉。借以作點綴者。僅一二而已。嗣後日漸富侈。自創設東華醫院以來。董事於每年春首必行團拜禮。

然朝珠蟒服競耀頭。銜冠裳。躋濟一時稱。盛而往時樸素之風渺。矣熱鬧場中。一席之費竟多至數十金。燈火連宵。笙歌徹夜。繁華幾過於珠江。此亦時會使歟。

穗石紀遊。香港絕島。孤峙海中。非一葦莫能杭。余於癸亥十月。始作羊城之游。舟去如駛。其平若砥。登舵樓而遠眺。得覽零丁洋虎門諸處。所築礮臺。久已殘廢。海道雖深。而兩旁相距尙遙。守兵控扼殊難。非恃乎礮之命中及遠。不能收其效也。城中廬舍鱗比。商賈輻輳。民物殊有豐阜之象。誠炎方一大都會也。往游河南海幢寺。聞始爲郭家園。其後宏敞莊嚴。爲嶺南雄刹。偶記佛殿楹聯云。藩府關三摩。海碧天青。團日古榕開法界。曹溪傳一指。鷓飛鹿繞。依雲老衲認禪燈。相傳崇蘭堂前有鷹爪蘭。乃郭園舊植。好事者蓋之以亭。環以欄楯。識者比之優曇花。余訪之人莫有知者。附近多蒔花之圃。異卉奇葩。無所不具。一

至正月。鬪紅紫。參芬芳。如入祇樹林中。復遊大通古寺。南越劉晟賜名寶光。達岸禪師住此化去。有肉身。祈禱輒應。大通烟雨。羊成八景之一。寺有龍霞井。四時不竭。時出霞露。海上風帆。影落井中。城外以西關最爲廣斥。華林長壽兩禪院。稱有名。蘭若。達摩從西竺來。涉歷重溟。三周寒暑。始闢華林。駐錫焉。余遊屐所經。低徊不忍去。城內書肆數十家。插架多新書。舊帙奇編。十不獲一。茶寮頗雅潔。食物價廉。味美。勝於港中。粵東氣候常如初夏。子瞻記云。四時皆是夏。一雨便成秋。洵然。余初至粵。相識殊稀。時左司馬孟星。吳太史子登。皆在穗垣。余未一詣。有友寄居西關惠愛醫館。留余小住。每當夕陽欲落。輒出外散步。醫館毗連咫尺。卽所謂新基深街曲巷。別有洞天。粉白黛綠。充牣其中。詢之人曰。妓寮也。地獄變相。不過如是。相隔里許。曰穀埠。悉泊畫船。大小不等。鷄首連時。雁齒橫排。就河劃界。分上中下焉。其間皆妓之身。價自高者居之。客欲開夜讌。必

揮霍十餘金。或數十金不等。謀夜合歡者。纏頭之費亦與相埒。笙歌雷沸。燈火
宵明。爲銷金鍋焉。海珠在城南五羊驛。前排湧出海中。其平如掌。有樓月夜可
以登眺。城市遠近。朗若列眉。珠江之得名以此。固烟花之藪澤。風月之壇場也。
凡遊十日。乃返權。致書所知云。韜身鄙小材。羈栖下旅。王粲之託荊州。已嗟得
所。敬仲之奔他國。能勿傷懷。屢欲一游羊城。以擴眼界。重訴心期。緬吳漢之舊
疆。覽尉任之遺跡。講學則仲衍甘泉其人。也。談詩則梁屈陳三家。固嶺南之大
宗也。經白沙之村。而想其高風。讀赤雅之編。而悲其身世之與我同也。及游羊
城。一無所遇。靈氣所鍾。流風邈絕。豈翁山海雪輩求諸今日而已難耶。
物外清遊。余羈旅香海。閉門日多。罕與通人名士交接。讀書之暇。惟與包榕
坊孝廉作物外游。臨水登山。別饒勝趣。最近爲博物院。中藏西國書籍甚夥。許
人入內繙閱。輿地之外。如人體機器。無不有圖。纖毫畢具。院中鳥獸蟲魚草木

花卉神采生新。製造之妙。殆未曾有。院旁卽觀劇所。西人於此演劇奏樂伎。大抵搬運之術居多。神妙變化。奇幻不可思議。英人所設書院三所。曰保羅書院。主其事者曰宋美。曰英華書院。主其事曰理雅各。曰大英書院。主其事者曰史安。皆許俊秀子弟入而肄業。學成則備國家之用。或薦之他所。保羅書院與會堂毗連。一帶修竹蕭疏。叢樹陰翳。細草碧莎。景頗清寂。每至夕陽將下。散步其間。清風徐來。爽我襟袖。輒爲之徘徊不忍去。中環房舍尤精。多峻宇雕牆。飛甍畫棟。所設闌闌。多絕大貿易。衢路亦開廣。故不若上環之甚囂塵上。近臨水濱。有自鳴鐘甚巨。聲聞十許里外。博胡林相距較遠。爲西人避暑所居。霧閣雲窗。窮極華美。四圍環植樹木。雜以名花。綠蔭繽紛。綺交繡錯。中庭流泉灑灑。噴薄而出。室內湘簾。几。玉碗。晶杯。入坐其中。幾忘盛夏。不必雪藕調冰。浮瓜沈李也。理君於課經餘閒。時招余往。作竟日流連。一榻臨風。涼飈颯至。把卷長吟。襟

懷閒曠。余謂此樂雖神仙不啻也。理君不敢獨享。必欲分餉。眞愛我哉。距數十武。有蓄水池。澄波數頃。徹底可鑒。旁設兵舍。有專司之人。蓋恐人有投毒物於清流者也。港人飲水多仰給於此。雖遇旱乾亦無害。飲和食德。沾被廣焉。博胡林左右。所有西商別墅。多由漸拾級而上。建屋諸式。均各異觀。雉堞周遭。層臺軒敞。隱然若防敵國。西人於居家亦講求武備如此。其屋或在山腰。或踞山脊。造其巔而遠望焉。四顧蒼茫。浩無涯涘。崗巒若埤。海水若盂。船艦橫排。具有行列。亦可擴胸襟而豁眼界矣。附近有仿日本屋宇。紙窗竹欄。亦復雅潔。可喜。香港素無蚊。惟其地多長林豐草。夕間安睡。頗有蚊患。亦一憾事。再由此曲折而登更上一層。則爲山頂。小屋數椽。窗明几淨。守者所居。戶外高矗一竿。上懸旗幟。外埠有船至。則一旗飄颺於空中。從下瞻之。瞭然可識。余曾至懸旗處當風而立。擲手中巾於地。仍復飄回。守者謂無論何風。必向內而吹。亦一奇也。遠客

來遊此間。必往公墅。公墅廣袤數十畝。雜花異卉。高下參差。惜無亭榭樓臺。爲之點綴。殊遜於中國園囿耳。每日薄暮。隸鳥將落。皓兔旋升。乘涼道暑者。翩然而來。霧縠雲裳。蕉衫紈扇。或並肩偶語。或攜手偕行。殊覺於此興復不淺。此亦旅舍之閒情。客居之逸致也。

新埠停橈。余至香海。與西儒理君雅各譯十三經。旋理君以事返國。臨行約余往游泰西。佐輯羣書。丁卯冬。書來招余。遂行。香海諸君。餞余於杏花酒樓。排日爲歡。十一月二十日。附公司輪船啓行。已正展輪。與余左右房相鄰者。爲法國醫士備德。普國船主堅吳。略通華言。船中何物不具。侍役皆西人。房外即飯廳。非食時亦可小坐觀書。舟離香海未卅里。卽覺簸蕩。供午餐。不能食。偃臥至晚。旣夜。燈燭輝煌。朗如白晝。翌晨頭暈稍可。強登舵樓。以遠眺。彌望汪洋。浩無涯涘。海面遙見飛魚成羣。鼓翅翱翔。似有行列。二十七日辰正。抵新嘉坡。泊舟

正埠。距塵市尙十許里。賃車登岸。竟寓於海濱。一酒樓。園圍寬廣。樓臺軒敞。叢樹雜花。風景清綺。晚餐肴饌精美。器具雅潔。丹荔黃蕉。盈盤璀璨。座客皆供以冰。時序正當嚴寒。而其地熱如盛夏。黃赤道氣候之異如此。持友人書往訪宋佛儉。同乘馬車。環遊一周。爲言余舊識邱天生亦在此。走詢其家。妻孥團聚。其二女木屐桶裙。作馬來妝。見余仍操上海土音。各喜海外相逢。出於意外。邱嫂略知上海烹飪法。殺雞爲黍。以款余。久不嘗鄉味。食之殊美。夕留余宿。小屋三椽。云是新築。自上海回。出囊貲所購者。清晨天生偕其子爲余入市售食物。余問此間闐闐熱鬧。可往觀乎。曰可。乃以車代步。市中亦有酒爐茗寮。彷彿粵垣。登樓買醉。所飲無算。地多潮郡女子。多作異樣裝束。衣履與粵垣迥殊。然點綴生新。亦饒別趣。新嘉坡古名息力。華人之貿易往來者。不下十餘萬。多有自明代來此購田園長子孫者。雖居處已二百餘年。而仍服我衣冠。守我正朔。歲時

祭祀仍用漢臘亦足見我中朝帝德之長涵皇威之遠播矣聞前時斌京卿椿持節過此曾有頂帽補服前來謁見者其念念不忘名器之尊故土之樂有可知已使我朝能以一介之使式臨其地宣揚恩惠憑藉聲靈俾其心悅誠服歸而向我樂爲我用豈非於海外樹一屏藩哉新埠疆域廣袤華人多居平地深山遂谷多爲華人足跡之所未到層巒疊嶂之間樹木叢茂林菁深密皆土番之所處結廬種地自樂其天卽其地之古民焉善符咒咒物能生致之咒林中飛鳥立墮咒虎能使之馴伏牽入市中售之於人初不虞其噬也其擅異術如此每日必雨以潤生物雨過日出晴晦之狀頃刻萬變多產果實結子纍纍於樹間翠綠紅黃絢爛可觀土人日必一浴生長於其地者亦必以冷水灌頂否則必患熱病米穀既饒雞豚亦賤居者易於謀生終年一襲單衣可卒歲矣多產鸚鵡白羽翠毛紅珠黃距其色不一余購二頭籠歸船上閱日偶疎羈勒卽

飛去。

錫蘭佛跡。錫蘭在南印度東南洋中一大島也。週迴千有餘里。自檳榔嶼行五日而抵埠。乘小舟以登岸。近岸風濤尤猛。激石翻銀。跳珠濺雪。不減廣陵八月之潮。沿海濱行數里。至一城。寬寓舍。殊寬敞。樓正面海。入夜濤聲喧訇。枕角二西人備德堅吳相約同寓。許之。同乘高車。游歷各處。登高山。詣一古寺。僧寮四五輩。皆偏袒衣黃衫。山門規模。略如中國。佛像莊嚴。或臥或坐。或起立。有一僧膜拜誦貝葉經。梵音清朗。約略可辨。布施銀錢。卻而不受。詢以釋迦牟尼古跡。則掉首不答。余誦大悲咒與聽。則合掌聳耳。似有領會。下山環歷園囿。花木繁綺。林樹鬱蔥。而游者殊少。驅車至郊外。涼風徐來。見有黃教紅教諸衆。散行野田中。意甚暇整。有一土人。能操英語。前來導遊。入一公園。廣袤無際。其中男女老少。或行或坐。皆作清遊。以娛晚景。導者令園丁以水晶杯貯葡萄釀出而

餉客。一巡既過。別以銀盤乞錢。園中一廳。多羅至奇珍瓌寶。令人目不給賞。前見小寺多石幢柱八角。而頂刻蓮花。今觀園中石幢林立。上鑄梵字。殆彼都人士性之所好。與入山一路。皆茂林修竹。風景幽靜。有小鳥鳴於林間。其聲宛轉可聽。詢之土人。亦不知其名。佛祠俱建於山脊。須盤拆而上。有一古蘭。若據山之阜。頗覺荒寂。佛像剝落。窗檻損壞。樹木蕭疏。苔蘚徧地。至其建置之年。寺中並無碑誌。不可得而考也。聞有臥佛長三丈許。幾於橫塞一屋。旁侍二尊者。佛像亦巨。寺在沙地。殿宇狹隘。規制卑陋。不足稱也。余故未及往觀。按錫蘭爲我佛如來降生之地。遺跡尙存。自佛教流傳中土。晉法顯。北魏惠生。唐元奘。皆親歷其境。今覽佛國西域諸記。班班可考。明永樂年間。太監鄭和曾賚法器寶幡布施寺中。或傳尙有釋迦涅槃盤。眞身在寺。香花供養。華人之來此者。當以鄭和爲能副其職。俾國威遠施於域外。嗣後華人亦幾絕跡矣。過此則爲自古不通。

中國之地。故在錫蘭欲覓一華人。殊不可得。錫蘭房屋多參洋制。然不甚高廣。外障蘆簾。內施窗牖。行衢市中絕不見室以內人。堅吳欲導觀土妓。余婉辭之。各店以象牙玳瑁諸器來求售者紛如也。顧多賈品。索價亦殊昂。略購一二以充贈遺。錫蘭有城堡。設兵居守。有一總督駐筭其地。有議會以治理政事。向爲強國。民戶甚繁。葡萄牙荷蘭迭據其地。英人逐而有之。向來各部立一主爲民間所公舉。後廢。有野民居島之深處。云是土番遺種。爲人跡所不到。以果樹穴獸爲糧。幾有上古茹毛飲血之風焉。豈釋迦牟尼時卽有斯族歟。所不可解已。

庇能試浴。東南洋中諸島嶼。皆林樹叢茂。遙望之蔥鬱之氣。撲人眉宇。從新嘉坡行二日乃抵庇能。是島亦英之屬地。庇能閩人音。一名碧瀾。亦曰檳榔嶼。山水明秀。風景清美。洋房櫛比。氣象喬皇。輪舟至此。例停四時許。以便裝載煤

炭。余與二西人登岸同乘四輪高車。遊行各處。醫士備德。謂山頂有泉可浴。盡往一觀。車行由漸而上。初不覺其高。至則同舟人大半皆在室。甚軒敞。坐甫定。卽進酒醴。供餅餌。意甚敬恭。須臾館人請浴。曰。湯已具矣。導入浴房。則每人各據一室。余推扉而進。拾級以上。則方池開廣。可容十餘人。試之冷水一泓。深不可測。不敢縱身入內。祇坐石上洗濯。然已寒意襲兩腋間。殊不可耐矣。亟趨而出。呼酒狂飲。船主堅吳謂時尙早。此地不可久淹。盍覓佳處以暢襟懷。驅車遂行。所經多別墅名園。碧樹綠陰。紅花翠萼。點綴其間。殊覺絢爛。其屋皆孤峙園中。四周圍以欄檻。入其內。湘簾棊几。詵氈貼地。潔無纖塵。出而送客者皆女子。肌膚如淡墨色。視其眉目。頗覺娟好。殆媚豬之儔也。見客殷勤款留。捧銀盤以檳榔進。余出笑問堅吳曰。此何地歟。堅吳曰。此妓室也。堅吳蓋好作狹斜遊者。令車夫爲先導。車夫探懷中冊以示。則皆紀妓之著名者也。又至一家。較勝於

前。堅吳乃喜形於色。余與備德舉杯對酌。摘樹上果爲下酒物。意蕭然也。歸舟見麻六甲人拾器物求售。如珠寶鑽石之屬多贗品。揮之乃去。時舟尙未開。造舵樓憑欄眺望。見水中拍浮者皆羣小兒也。齒白唇紅。其肉黑幾如漆。見客嬉笑乞錢。所駕小舟。剝木爲之。首尾兩漿。掉之如飛。偶以兩足踏船。翻身落水。中船亦隨覆。出沒波浪中。狎之如鷗鷺。洋客競投以銀錢。羣兒於水中捫得之。高擎其手。舉以示客。象罔求珠。無此靈捷也。埠中貿易者。約數萬人。閩人多而粵人少。聞有許名其人者。頗風雅。曾爲甲必丹。擁賞鉅萬。土人獠狂未變。亦巫來由種類。所產異鳥小猿。亦足珍重。迤南高山峻嶺。直接霄漢。瀑布長十餘丈。亦殊可觀。惜未及往。數日舟行殊穩。風浪平靜。如居室中。所歷小嶼。多作團圓形。林木暢茂。舟中無事。剖椰子食之。作青色者。尙嫩。甘漿盈溢。可以解渴。吻祛睡魔。天氣晴朗。羣山皆出舟之南面。環青聳碧。綿亘數百里者。爲蘇門答臘。按

東南洋諸小國。列於職方。歲時朝貢。以備供球。自明中葉至今。盡爲歐洲列國所分踞。視爲東來之要道。蠶食鯨吞。幾無寸土。而海外之屏藩撤矣。予偶與備德言之。亦爲歎歎不置。爲言此間如新嘉坡等處。亦有藩王。卽古之居於其國者。爲英官所節制。僅擁虛位。食廩祿而已。嗚呼盛衰無常。可勝歎哉。

亞丁夜讎。亞丁爲紅海口外形勝之地。屬阿非利加洲。本隸阿刺伯。後爲英人所踞。駐兵泊舟。爲歐洲西來之要道。其山童赭無一草一木。日光照之作紅色。終歲無雨。視水尤爲珍貴。牲畜穀蔬皆取之於外。物價殊昂。自錫蘭至此。六千四百餘里。非有此埔頭。則煤炭無從接濟。淡水食物亦不能繼。輪船經此。誰供其困乏者。英人以其爲東西往來必由之路。特設重兵以資防守。泊舟之所。有兵房煤廠信館酒樓巍然並峙。地勢與阿刺伯毘連。英人就山以築礮臺。山盡處東西各爲一山。山形突兀。怪石嶙峋。橫出海面中。廣十許里。天然可以停

泊西人自通商至者。皆環東山以居。英之戍兵二千有餘。以阿刺伯人皆奉回教。其性剽悍。狙詐。動輒刼殺。不可以理喻。以故設兵宜多。時剛十二月。而天氣炎熱如盛夏。以地在赤道下。故其人皆黑肉紅唇。卷髮如蓬葆。酒樓頗軒敞。甫入。卽有二三童子持扇取風。同船數西人留余夜讌。呈食單。請擇其精美者。有日耳曼樂工男婦十餘人。自其國中來。將鬻伎於印度。道經此間。聞有設讌者。前來奏樂。所持樂器。形製詭異。不可名狀。一樂旣興。衆音畢奏。或激昂慷慨。或宛轉悠揚。或聲宏壯鏗鏘。或如鐵騎縱橫盪決。有若沙場戰鬪聲。須臾特作霹靂鳴。衆樂遽止。樂工離座。至席前以銀盤乞賞。或畀以銀錢一二枚。衆婦中有一女僅十四五齡。月媚花嬌。異常秀麗。獨睨視予。微笑不語。衆謂之曰。此中華文士也。能作詩歌。女益喜躍。洩衆請予亦歌一曲。予曰。歌則我不能。請爲吟古人詩句。聊洗箏琶俗耳。何如。衆曰善。余爲吟高青邱七律一章。其音高以抗。淵

淵如出金石。衆俱鼓掌歎賞。顧謂女子曰。卿必有以答之。女子請爲彈琴唱歌。以侑一觴。琴韻歌聲。各極其妙。或脆同裂帛。或響可遏雲。靜坐聽之。彌覺神遠。衆咸曰。今日耳福。洵不淺哉。特呼香賓酒。徧餉樂工。女子凡罄三爵。卽以其杯斟酒奉予。予爲之一吸而盡。見予所持扇。索觀字畫。愛玩不忍釋。余卽舉以贈之。始致謝殷勤。握手別去。是夕飲者皆大戶。酒興淋漓。咸有醉態。歸舟已子正。清波微縹。皓月橫空。上下水天。汪洋一色。亞丁亦有城堡。距泊舟處約九里許。恆有馬車來送。頃刻可達。土人多驅駱駝以運水。行沙漠中不虞渴。其沙甚細。搏之可作餅餌。以火炙熟。亦堪下咽。果爾則耗土醜人。永無絕糧之厄矣。抑何幸也。至於地土之枯瘠。人民之窮苦。物產之斷絕。未有若亞丁之甚者也。按昔時英人東來之海道。皆繞好望角而至中華。自咸豐年間始由亞丁直抵紅海。陸行百七十里。而至地中海。計程可近數萬里。誠捷徑也。於是好望角形勢。

之雄。遂成虛設。逮至蘇彝士運河一開。東西輪船均可直達。局面又一變矣。地勢無常。可勝慨哉。

改羅小駐。自亞丁行五六日。路約三千八百餘里。有地曰蘇彝士。上古名國埃及之屬土也。近岸有西人所設旅館。頗軒爽宏敞。中庭有巨缸蓄金魚。活泉噴注。高激丈許。魚在其中。游泳自得。凡同舟中人登岸者。必集於此。啜茗飲酒。與衆逍遙。或則仍歸舟中。或別覓寓所。時堅吳備德二西人已乘輪車先發。余與夏文偕行。夏文在印度皆署司筆札。乞假過歸。携有一子一女。年十三四歲許。時將入地中海。天氣驟寒。可著珠皮。寓中尙未圍爐。亦覺不寒而慄。所供肴饌頗豐潔。晚飯罷。余卽倦而眠。夏文約余出觀夜市。辭之。翌晨早餐後。卽登輪車。始行猶緩。繼則如迅鳥之投林。狂飈之過隙。林樹廬舍。瞥眼卽逝。不能注睛細辨也。所經皆村落多土室。日作淡黃色。漸有冷意。久之停車道旁。有屋宇十

餘橡。蓋買醉之黃椽也。食物畢備。男婦紛然俱下。各據一座。沽飲焉。須臾搖鈴。招客。車遂啓行。午後抵改羅。埃及之都城也。城外隙地頗極寬廣。陳果品逐什一者。婦女居多。肌膚已漸作黃色。面目亦無異人處。惟多以白布蔽面。僅露雙睛。睽睽向人。狀殊可怖。入城見甲士持械夾道立。循西例也。衢市稠密。而屋制頗卑陋。寓舍格局堂皇。房宇精美。所供肴饌亦殊豐腴。長桌兩行。可坐百數十人。食時有日耳曼人進而作樂。音韻鏗鏘。自蘇彝士至改羅都城。計程三百七十八里。命車往觀蘭園。環行一周。西北行二十餘里入山。林樹扶疏。訪所謂古王陵遺跡。尚有存焉者。有一石洞。僂僕可入。中有石棺。叩之淵淵作聲。有一禮拜堂高踞山巔。規模宏遠。堂高幾四十丈。直聳霄漢。四壁皆雲石。光怪陸離。不可逼視。堂中玻璃燈大異尋常。燃燭須萬枝。輝耀遠近。守者俟遊客至。跪而進履。易之而後入。謂聖地不可輕踐也。鋪地盡以雲石。細膩滑澤。殆無其比。其地

多驢。殊健能涉遠。而價亦甚廉。是役也。以待易船。小住三日。乃行。復乘輪車。至亞勒散得。乃彼處一海口也。自改羅至此。陸路四百八十九里。街衢房舍。與都城髣髴。按埃及一國。聲名文物。久著西土。以曾爲土耳其機所統轄。故多奉回教。土特設總督以相控制。旋總督叛土自立。政由己出。英人從而助之。開疆拓土。漸次稱雄。得復古國之舊。蘇彝士東南界紅海。西北接地中海。爲兩海之頸地。英人特築火輪車郵遞文書。迎送客旅。東來之道。以此爲捷徑。近日自法人里息新開河道。而輪車之鐵路行者漸稀矣。時局屢變。人事無常。可勝慨哉。西人以埃及所傳爲上古文字。曾經英法博學之士。細爲推究。而知其係象形爲多。或間有同中國蝌蚪籀篆文者。可知原始造字之意。六者俱備。原無分於中外也。自後世雜學紛歧。競趨淺易。而古意亡矣。

徵吾曰。此錄言簡而該。自是記遊聖手。雖成于十餘年前。今日視之。亦可作

重訂廣初廣志 卷十四
南洋指南觀。



關東馬賊之奇
聞異事實足令

姜俠魂編輯

人拍案叫絕
本編所撰實

有其人實有
其事非嚮

壁虛造在
廣告中大

吹牛皮者
可比

注意！

注意！

紅鬃子

每部兩厚册
定價一元二角

上海新開路二七四號
振民編輯社

各省各大書局
均有出售

